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三輯

民聲週報

陳正茂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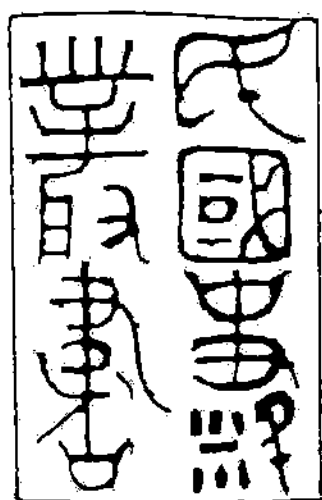
國史館印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三輯
陳正茂 編輯

民聲週報

國史館印行



民聲週報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三輯

民聲週報：自第四期至第三十二期

國史館印

行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序言

一、「中青」成立簡介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於法國巴黎成立的中國青年黨（以下簡稱「中青」），在民國政黨及政治史上，無疑有其一定的歷史地位。「中青」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五四時代的「少年中國學會」之國家主義派，其後由於山東臨城劫案的發生，引起國際共管中國鐵路之議；兼以旅歐中共黨團的興起，為謀與之對抗，乃由曾琦聯合旅歐愛國青年如李璜、何魯之、胡國偉、張子柱等人於巴黎近郊之玫瑰城共和街所發起。其成立宗旨為：「本國家主義之精神，採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

二、重要經過階段（含主要代表刊物）

「中青」成立於民國十二年，迄今已屆七十年，此七十年中經過之歷程，約可分為十個階段，茲略述於下：

（一）海外建黨時期：從建黨日起，到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醒獅週報」在國內出版止。「中青」甫告成立，隨即與中共在歐洲展開激烈之鬥爭，雙方初以言辭展開唇槍舌戰，後且演成流血衝突之爭，故謂「中青」為中國最早之反共團體實不為過。此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刊物為「先聲週報」。

（二）擴大宣傳及統一組織時期：從「醒獅週報」創刊起，至民國十四年十月十日發表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宣言主張及簡約止。隨著國內外環境形勢的遽變，民國十三年起，「中青」黨務由海外轉移至國內，是年十月，「中青」於上海創辦了「醒獅週報」

爲言論之機關，該刊之立論，主要在闡述國家主義之理論，兼亦嚴厲批判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之非。於此期間，「中青」雖然遭受國、共兩黨之夾擊，但仍能吸收廣大優秀之知識青年，黨務拓展甚速，茁壯亦快。

(三)反對聯俄容共及外人干涉中國政治教育時期：從民國十四年「五卅運動」起，迄於民國十六年七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止。此期間主要工作爲極力糾正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之謬誤及提倡國家主義的教育，最終目標則希望收回外人在中國之教育權，表現刊物除「醒獅週報」外，尚有與「中青」關係頗深的「中華教育界」。

(四)反對一黨專政爲民主政治奮鬥時期：從民國十六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起，到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前止。北伐統一後，中國國民黨主張訓政，高唱「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中青」深以此舉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則，故反對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及堅持民主政治之決心。此時期的主要代表刊物爲「新路雜誌」。

(五)單獨抗日運動時期：從「九一八事變」起，至民國二十四年七月苗可秀殉國死難止。爲「中青」提倡「野戰抗日」，組織義勇軍單獨抗日時期，主要代表刊物則爲陳啓天所創辦的「民聲週報」。

(六)精誠團結及擁護抗戰時期：從苗可秀死難後起，到民國二十七年九月發表第九次全國代表宣言止。「七七」變起，「中青」體會到國難方殷，各黨派宜捐棄成見，共赴國難，故由左舜生主動致函中國國民黨總裁 蔣中正，取得諒解，不分朝野，精誠團結，共同抗日。此時期的主要立論刊物有「國論月刊」、「國論週刊」、「國防線半月刊」及「國光旬刊」等多種。

(七)促進憲政運動時期：從民國二十七年七月第一次「國民參政會」召集起，到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召集止。八年抗戰，「中青」始終與政府同甘共苦，一面協助政府抗戰到底，一面在抗戰中推進民主。此時期的主要刊物除「新中國日報」外，重要的有「國論半月刊」、「中青半月刊」和「民憲半月刊」。

(八)調停國共衝突促進全國和平時期：從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左舜生等六參政員訪問延安起，到「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以後。時值抗戰甫結束，國、共內戰卻有一觸即發之勢，然全國人心望治，「中青」以第三方面之身分，負責爲調解國、共衝突而努力，惜功敗垂成。此時期的主要刊物有「青年生活半月刊」及「青年中國週報」。

(九)共同擔負國事時期：從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參加制憲國大起，至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止。此時期國、共內戰已起，中共竊國之心已露，政府一來需要戡亂，再來欲推行憲政，還政於民。處此艱困時期，「中青」始終扮演與政府共進退的角色，爲反

共戡亂貢獻不小。此時期的主要刊物除「中華時報」外，尚有「中國評論月刊」及「風雲半月刊」。

(十)遷臺反共時期：從民國三十九年一月政府遷臺迄今，「中青」一則不幸發生黨務分裂；再則仍善盡在野黨職責，監督政府，維護憲法，貫徹反共國策，厲行民主法治制度。此時期的主要刊物，在香港有「自由陣線」、「聯合評論」，在臺灣則有「青年臺灣」、「民主潮」和「新中國評論」等。

三、蒐集經緯始末

編者爲已故「中青」史學家沈雲龍先生之門生，早在「政大」求學時，即對「中青」產生研究興趣。茲因彼時資料有限，故碩士論文乃以「少年中國學會之研究」爲題，雖非直接研究「中青」，但仍與「中青」略有淵源。雲龍師仙逝後，編者不僅沒有遠離「中青」，反而承蒙諸多「中青」前輩友人之提携鼓勵，其中尤以李璜先生的知遇之恩，更令編者感激不已。職是之故，承李璜之託，編者一方面蒐集曾琦文章，欲編纂「曾琦先生文集」（現已由中研院近史所編印中）；再方面亦處處留心「中青」史料。初時因兩岸學術交流尚未開放，故所獲有限，其後兩岸學術交流頻繁，成果遂頗爲豐碩。其故何在？緣因「中青」追隨政府來臺之際，諸多大陸時期之重要史料文獻均未及携出，全部留在大陸，而港、臺、美、日各地，平情而論，存有「中青」原始史料鮮少，幸編者因緣際會，兩岸大通後，方有此便利，蒐集不少資料，而解決史料闕如之難題。經編者窮數年之力，復承甚多國內外友好之鼎力相助，編者現已蒐集之「中青」史料，計有「先聲週報」、「醒獅週報」、「新路雜誌」、「民聲週報」、「國論月刊」、「國論週刊」、「國光旬刊」、「國論半月刊」、「民憲半月刊」、「青年生活半月刊」、「青年中國週報」、「中國評論月刊」、「青年臺灣週刊」、「風雲半月刊」、「創共半月刊」、「國防線半月刊」、「中青半月刊」、「國魂週刊」、「時代文學半月刊」、「探海燈週報」、「自由陣線週刊」、「聯合評論週刊」、「民主潮半月刊」、「新中國評論月刊」、「現代國家月刊」、「民主國家半月刊」、「全民半月刊」等。其中除民國三十八年來臺後之刊物較易尋獲外，其餘大體上均甚難於國內各大圖書館覓得；因此，編者遂透過各種管道從大陸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四川成都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江蘇無錫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史丹佛大學胡佛圖書室等地蒐集而來。

綜觀「中青」七十年的歷史，可謂集愛國、民主、反共於一身，就身爲在野黨立場而言，不愧爲中國國民黨之諍友；就對國



家而言，患難與共，耿耿孤忠。以如此的一個政黨，奇怪的是國人對其瞭解的不多，研究者亦少。有人只知譏其為「政治花瓶」；有人諷之以「泡沫政黨」；甚且有人還誤以為其乃近年在臺成立之小黨。就在編者數度前往大陸蒐集資料，目睹大陸研究民主黨派（包括「中青」）甚為興盛的今天，國人對「中青」及在野黨派瞭解之淺薄，實讓人感慨萬千！正因如此，才讓編者發憤欲蒐羅「中青」原始史料，編纂成冊，以供國人研究參考之願，此乃編者蒐集「中青」史料之經緯梗概及心路歷程也。

四、編輯綱要

國人對「中青」瞭解之淺薄，緣於所知「中青」史料之不多，既然編者擁有上述彌足珍貴之史料，何不公開於世，付梓發行。幾經交涉，蒙國史館朱文原先生初步之慨允幫忙；復承遲景德先生之精心審查，國史館原則上答應影印出版此批史料。今依照遲景德先生之審查意見，擬以史料價值、缺期情形及（影）印刷狀況三方面為編輯之考量標準。

封面設計：擬以各期刊特色，配以相關之照片圖案。

名稱：擬以「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名之。

版面：以十六開為主，力求版面畫一。

冊數：擬分十二輯，每輯再依照篇幅字數細分若干冊。

編輯順序：按史料之時間先後為之，缺期情形，則評量其史料價值而定；（影）印刷狀況，除若干些微史料較模糊者外，大體上均甚良好。

準此而言，茲將編輯綱要簡述如下：

第一輯——醒獅週報：醒獅週報為「中青」最具代表性之刊物，「中青」又稱為「醒獅派」，其故在此。醒獅週報於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創刊，共發行二六六期，編者蒐集由創刊號至一九五期，約近五分之四，當中雖有些許缺頁，但可說仍甚齊全，此週報可謂研究「中青」必備之重要基本史料，按篇幅字數，酌情以四冊出版。

第二輯——新路雜誌：新路雜誌為李璜與張君勱所合辦，創刊於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一共只發行至第一卷第十號即停刊，編者蒐集有一至八號，恰好五分之四。本刊立論主要為批判共黨暴動路線之誤及中國國民黨一黨訓政之非，為一相當珍貴之史

料，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三輯——民聲週報：民聲週報為陳啓天於民國二十年十月「九一八」國難發生後在上海所辦，該刊物主要言論立場為鼓吹「野戰抗日」及反對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總共發行三十八期，編者蒐集有二十三期，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四輯——國論月刊：國論月刊為「中青」繼醒獅週報後，最有深度內涵的刊物，內容包羅萬象，頗為可觀。該刊於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創刊，至盧溝橋事變後停刊，共發行至第二卷第十期，編者蒐集第一卷有十期；第二卷有六期，由於該刊份量頗多，按篇幅字數，酌情以兩期併為一冊，分八冊出版。

第五輯——國論週刊：國論週刊為國論月刊停刊後，於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在成都出版，共有三十四期，編者全部蒐齊，內容以闡揚抗戰到底為宗旨；另有重慶版三期，可以附錄方式放於後面，本刊份量適中，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六輯——國光旬刊：國光旬刊為左舜生於抗戰初期，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在長沙所辦，共發行十二期，編者全部蒐齊，內容以激勵民心士氣，報導抗戰消息為主，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七輯——民憲半月刊：民憲半月刊為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中青」於抗戰末期加入「民盟」後所辦之刊物，故該刊物頗具第三方面色彩，主要言論為鼓吹民主憲政，並對中國國民黨於戰後行憲有所期待及建言。「民憲」總共發行至第二卷第六期，編者蒐集至第二卷第二期，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二冊出版。

第八輯——青年生活半月刊：「青年生活」係「中青」於戰後，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七日在上海重新復刊之刊物，主要內容為報導戰後國內之消息，兼亦披露江浙一帶之人文動態，為一本綜合性之刊物，共發行至第二卷第十二期，編者蒐集至第二卷第五期，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九輯——青年中國週報：青年中國週報係「中青」於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上海所辦，該刊取材多樣活潑，政論、藝文、小說、詩詞均有。總共發行五十期，編者全部蒐齊，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十輯——中國評論月刊：「中國評論」為徐漢豪於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日於南京所辦，主要內容以有關政治、政黨、經濟、軍事、外交之評論為重點，一共發行十期，編者全部蒐齊，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十一輯——青年臺灣週刊和風雲半月刊：時值政府戡亂失利，時局動蕩不安之際，「中青」與國家共患難，先後於臺灣發

行青年臺灣週刊及在上海創辦風雲半月刊。青年臺灣週刊創刊於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由朱文伯所發行；風雲半月刊創辦於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一日，由夏濤聲所負責。兩份刊物內容相似，主要以評論時事為主。青年臺灣週刊共發行十五期，編者擁有十四期；風雲半月刊一共只發行至第一卷十二期，編者全部蒐齊，唯兩份刊物篇幅不多，性質相近，酌情可以合併一冊出版。

第十二輯——其他：包括「劇共半月刊」、「國防線半月刊」、「中青半月刊」，這些刊物因蒐集有限，篇幅不多，但又深具史料價值，故不擬按時間順序編輯，酌情量之，綜合為一冊出版。

綜而言之，此批珍貴史料，為編者窮多年之力，費盡千辛萬苦，得來委實不易，於國內可謂絕無僅有，倘蒙不棄，能由國家最高史政機關國史館影印出版，讓珠沉滄海終有重見天日之刻，此舉，相信不僅嘉惠士林，裨益學界，亦編者衷心能聊以告慰先師沈雲龍及李幼老（璜）知遇之恩也。

編者陳正茂謹識於臺北蘆洲

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編者說明

民聲週報爲中國青年黨領袖之一陳啟天於「九一八」國難後在上海所辦，該刊頗能代表青年黨在三〇年代的言論立場，故發行時間雖然不長，但在青年黨黨史上卻頗具意義。該刊於民國二十年十月創刊，停刊於民國二十一年冬，總共發行三十八期，編者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嚴如平之助，於該所圖書館影印二十三期，雖未能全部蒐集齊全，但由影印的二十三期中，仍可窺見彼時青年黨之政治主張及立場也。

編者陳正茂謹識於臺北蘆洲

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民聲週報

第四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年十月廿四日出版

第四期目錄

怎樣才能實現全國和平統一？

且看今後的國民黨

對國民黨統一會議的要求

提高民權的具體辦法

什麼是目前所需要的救國政府？

東北問題之癥結

野戰抗日

滿洲問題與列強外交政策

痛關幾種似是而非的救國論調

滿洲痛史(四)

日本果足畏乎？(轉載)

陳啓天

左舜生

王造時

劉仲平

劉天予

張恪惟

常乃惠

謝承平

劉天予

江聲

龔德柏

本刊特別啓事

本刊自本期起改訂小冊，以便讀者。定價略加，以資維持。

凡訂閱者請直寄本社可也。

怎樣才能實現全國和平統一？

一？

陳啓天

自國民黨執政以來，全國的和平統一固未實現，即國民黨內的和平統一，也未實現。當此赤匪猖獗，日軍壓境，亡國滅種，禍在眼前的時候，突然現出和平統一的轉機，不能不算是一件很可慶幸的事體。但是我們要和平統一的轉機，完全變成事實，必須求得真正和平統一的方法；要求得真正和平統一的方法，必須明瞭過去不能和平統一的根本原因所在，而澈底加以改正。過去不能和平統一的根本原因在什麼地方呢？我們可以簡單答覆：是在國民黨「對內只知有派，不知有黨，對外只知有黨，不知有國」而已。換句話說，乃

由國民黨對內對外都只知自私和排他而已。

何以說國民黨對內只知有派，不知有黨？我們試取近五年來的國民黨內爭的事實一看，便可明白。同屬一黨，今天我說是反革命，明天你說我是反動派；今天我要打倒你，明天你要打倒我；打來打去，鬧個不休，結果是派既不能成功，黨亦歸於失敗。推其原因，在求派的勝利，不惜黨的失敗，在求自私，不惜排他而已。現在國民黨甯粵兩方議和，似乎已有覺悟，看看胡漢民先生給粵方的刪電，便是一證。該電說：

「……現在外患急迫，不弱於甲午，而國內不調整之現象，則爲甲午所未有。其所以致此之由，在於過去黨內紛糾迭乘，政治舉措失當。人每欲挾黨內一部份力量爲己有，黨即失其團

結之本體。人每欲自私，即互相排他。排他則糾紛愈多，而各人遂忙於對人，忽於對事……久而久之，黨不為人民所重，乃為人民所輕，積漸且為人民所忌恨矣。……此其錯誤皆不容吾輩各自諉責，弟亦容或為錯誤中之一人。目前欲求今後政治上開展之生路，乃不得不於過去種種錯誤持改正之決心。弟深信吾黨同志能體總理親愛精誠之旨，斯黨可以團結堅固，能體總理天下為公之精神，斯過去一切錯誤即可改正。」

不錯，國民黨內因自私排他，致黨為人民所輕，所忌恨，到現在已到了極地了！今後欲不為人民所輕，所忌恨，只有改正過去種種錯誤，勿再自私排他。現在上海舉行的國民黨的和平會議，即是他們自己改正過去種種錯誤的惟一時機，我們且看他的結果罷！如果國民黨真正覺悟，決心改正過去種種錯誤，使國民黨今後能成為一個和平統一的黨，也是我們人民樂觀其成的。不過我們還要勸告國民黨：過去國民黨對內因自私排他造成種種錯誤，致為人民所輕，對外也因自私排他造成種種錯誤，致為人民所恨。對黨內的錯誤固須改正，對黨外的錯誤，尤其應該改正。國民黨對黨外的重要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扼要點說，即在違反天下為公的精神

，實行一黨專政的惡法。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一切設施應該由人民作主，為人民着想，這便是天下為公的精神。而自國民黨執政以來，有黨國無民國，有黨治無民治，有黨權無民權，有黨意無民意。有黨員無國民，有訓政無憲政。一切權利，概歸黨員。一切義務，概歸國民。一切自由，概受限制。稍有異議，便成反動。在此種政治之下，一般人民不但忌恨，而且痛心。忌恨什麼？忌恨國民黨以黨治做自私和排他的工具。痛心什麼？痛心國民黨只

張菊生先生惠贈

壓迫或干涉。

二、一切言論都有法律上的保障，不受一黨一派的壓迫或干涉。

三、國家的根本法律即憲法必須根據全國人民的公意，不是一黨一派的主張；必須保障全國人民的權利並限制政府的職權，不是用以鞏固一黨一派政權的工具。

四、執政者無論何黨何派，其他黨派

必須在法律上有參政的自由和機會。

五、為貫徹以上幾種原則，在目前應該民選代表開一個全國和平統一會議制定憲法，在將來應該常設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即從前的國會，決不是南京所謂立法院。

怎樣才能實現全國和平統一？這樣才能實現全國和平統一。如果仍想在黨治之下，實現全國和平統一，不是自私，便是做夢，我們敢斷定絕對辦不到。要切實辦，只有取消黨治，實行憲政！

且看今後的國民黨

左舜生

最近幾年來的國民黨，雖然對於其他黨派隨時加以種種壓迫，但我們每當國陷於生死關頭之際，仍然是對於國民黨有滿腔善意的期望，這因為：

一、我們始終承認國民黨是中國一個有歷史的黨，他們應該對國家負一部分的責任；

二、我們相信原始的國民黨曾為中國盡過他們相當的努力；他們的種種錯誤，都是近年舉措的失當，或有改正的可能；

三、我們相信他們在握有政權以後加入的分子，比較的難纏；但他們多數的

老同志，却多少還保存得他們最初從事革命的原意，每當國家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便隨時都可看見他們這種精神的流露。

果然，從這一次的國難期中，很可以證明我這種觀察的大致不錯：

鄭洪年說：『此時吾黨有歷史的同志，自應立即團結，求恕於民衆之前，而與民衆開誠同赴國難，而吾黨方能挽回信用』。（見鄭洪年致戴季陶的庚電）

胡漢民致汪精衛等的刪電，一則曰『政治舉措失當』，再則曰『黨不爲人民所重，乃爲人民所輕，積漸且爲人民所怨恨』。而最後的結論，則曰『不能不於過去種種錯誤，持改正之決心』。

鄭胡兩位的話，都說得很沉痛；承認錯誤，不憚改正，在態度上也不失爲坦白；所可惜的，就是他們兩位還沒有提出改正錯誤的具體方法。

李烈鈞準備向和平會議提出的九條，便比較鄭胡兩位進了一步，我們很願意把他們提案的原文，全部錄在下面！

「敬啓者，當公理未彰，風雲暗淡之秋，本黨同志，欣集一堂，共籌救濟，前途實幸。諸同志躬膺重任，必有薰籌貺安國本，愚等幸參斯會，謹竭

愚慮，條陳數事，以供參考，即希衡核採納施行，敬述如次：

一、切實保障人民實行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

二、本第一項原則人民得自由組織團體或政黨。

三、縮短訓政時期入憲政時期，其法如次：

（甲）於六個月內設立國民大會籌備會。（乙）國民大會籌備會人員由人民選出之。（丙）國民大會籌備會之責任，除籌備各項事務外，并須擬訂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及施行細則。（丁）國民大會籌備會設立後，於一年內開國民大會，決定國是。

四、實行自治，發展地方。

五、喚起民衆捍禦外侮，貫徹對日經濟絕交，并爲不得已時進一步之準備。

六、尊重國聯條約與凱洛克非戰公約，務期世界文明日益進展，永遠和平得以實現，而野蠻橫暴之勢力，無所施其技能。

七、恢復蘇俄國交，并增進美利堅之國際關係。

八、洪水爲災應速籌政治之救濟。

九、綏靖荊楚，宜并重政治設施。右述各條，是否有當謹提請公議。提案

人，李烈鈞，徐謙，程潛，張知本，陳嘉祐。

我們認這個提案是國民黨一個新生命，同時也就是國家和平統一前途微微的一線曙光，我們在這裏再進一步對國民黨表示我們的希望：

一、我們希望國民黨切實證明所謂『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說法，到底是不可能，最近幾年的事實，已完全證明這種說法的錯誤，關於這一點，尤其希望胡漢民先生有一番深切的反省，而持以改正的決心。

二、希望國民黨不要怕，在今日任何一個有政治主張而又能愛護國家的黨派，他們不僅不會希望國民黨的勢力減少，他們毋甯是希望國民黨的勢力擴大，因爲他們承認國民黨應該是今日與他們共赴國難的一員，假如國民黨的勢力縮小了，不僅是國民黨的損失，同時也是他們非國民黨的損失。

三、希望在國民黨秉政的最近，能產生一個真正可以代表民意而不是代表國民黨一黨的正

式的，法定的民意機關，這個民意機關成立的時期，應以來得及批准這一次中日交涉的結果爲限。

四、基於上述的幾點，我們自然希望國民黨自今以後能夠真正的團結起來，並且希望你們絕對不要貌合神離，人自爲戰；尤其在你們的領袖與領袖之間，更應該有一番切實的懺悔，以赤誠去恢復你們多少已有損傷的友誼。因爲我們斷然的相信，一定要國民黨能變成一個統一而有力的黨派，別的有力的黨派，才可得着他們健全的發展。更說一句老實話，也非另有一個健全有力的黨站在旁邊，國民黨也無永久團結的希望。不過假如國民黨內真正有兩派以上不可調和的『政治主張』，則與其同在一黨而互相妨害，暗中搗亂，毋寧分爲兩黨以上而各以其主張訴之於全國國民。這在各國的政黨史上是一件尋常的事。

對國民黨統一會議的要求

王造時

日本侵佔東北已經一個多月，而我們的當局，還沒有統一起來；兩方的同志們，心目中好像只看見中央的政權，而沒有看見全國的敵人。這是國民黨最大的恥辱，也是我全個民族最大的恥辱！

但是這個恥辱已經是事實，我們哭也無益，罵也無益。我們現在只希望快要開幕的所謂和平會議，兩方的眞實同志們能夠犧牲個人的權利及黨派的立場，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前提，去定出對外對內的方案來。

站在國民的立場，我們不管國民黨內糾紛，左也好，右也好，中也好，事到如今，我們不能不要求下列幾個根本條件。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統一的政府，我們再不能姑容拿什麼國民黨內各種黨派來分裂全個國家。誰要阻礙統一，誰就是賣國賊。這是當局者最後懺悔的機會；若是不覺悟，我們只好舉國共棄，聲罪致討。須知在這種空前的外侮之下，有統一的政府還難對付；那能讓你們繼續這種雞虫得失之爭？

第二，我們要求這個統一政府的建築在全民的立場上，再不能以一黨的利益爲前提，牠的織成，應該以人才爲標準，

不排斥黨外的分子。如果還是『黨員儘先任用』，『裁員先從非黨員裁起』的辦法，那麼結果只有慘敗，『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第三，我們要求這個統一的政府最低限度做到下列幾件事情：

（一）對外須準備與日宣戰。如果國際聯盟，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都不能主持正義公理，統一的政府，只有一條路可走，便是領導全國國民，與日作殊死戰爭。如果統一的政府，還是完全倚賴人家，無絲毫準備，或甚至於與日直接交涉，斷送東北，那麼我們只有設法先把賣國政府打倒，再去對付日本帝國主義。

（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信仰、住居、通信的完全自由，使人民的力量能夠表現出來，根據這個原則，政府不能壓迫言論，不能封閉書局，不能檢查報紙信件，不能禁止各種集會，不能隨便拘捕人民，不能任意搜查住宅。根據這個原則，人民可以依共同的意志，組織政黨，以爲參政的準備。根據這個原則，人民可以自由主持愛國運動，用不着黨部來干涉，更用不着政府來拮制。根據這個原則，讀遺囑，黨化教育，及黨部國辦的辦法，都應取消。否則，所謂統一，是少數同志的統一，不是國民黨與全國人民的統一。在我們國民看來，却毫無意義。

(三)預備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把政權完全交還給全國國民。國民黨訓政五年，不但毫無成績，並且每況愈下，到了現在『取消一黨專政』之呼聲，已充滿全國。國民為國家前途及本身政治生命起見，萬無繼續把持之理。否則，將來難免革命危險。且我所謂取消一黨專政，並不是要把國民黨根本打倒，只是國民黨須容許其他政黨的存在和自由，不受國民黨的壓迫和干涉。根據這個原則，國民黨應該馬上開放黨禁，讓各黨各派，凡是不根本謀國家的顛覆，及用暴力的手段者，公開出來活動。然後將來所召集的國民大會，有政黨為後盾，才有意義，才能代表各方面的意見與利益。否則，難免所謂國民會議之續，始於『指派』，而終於『粉飾太平』。

提高民權的具體辦法

劉仲平

在資格最老而『冷』靜沈『默』了多年的上海申報，今年的雙十節居然發表了一篇『一年計畫』的文章，他們認為在這一年中

應該做的事計有六項：一，提高民權，二，建設廉潔政府，三，武裝民衆，四，勵行實業計畫，五，改進教育，六，復興災區。這六項中據我們看以提高民權為根本，民權不提高，其他五項都辦不到，也無從着手。現在我把該報關於『提高民權』的一節，錄在下面：

『民權』高於一切。在民主國中，人民為國家之主人，民權為天經地義，不受任何限制。無權之民，即為變形之奴隸，即失『民主國』之真意義。真正之革命政黨，必立基於廣大之民衆；為民衆利益而奮鬥之黨，必扶植民權，以民權為黨權。惟民權大，黨權乃亦大。近年來黨權超越民權，鎮壓民權，遂且形成為黨權與民權之爭。結果民權小，黨權亦小。一國之中，竟無可以統制全國之中心權力，故民衆企望和平，而和平迄難實現；民衆要求抗強禦暴，而政府仍無抵抗。今後一年，全國人民及執政之黨，須一致認定民權高於一切，非提高民權，無以保民族，厚民生。為人民者，固應以自己之偉力，提高本身應享之『民權』，而為民服務之黨，尤應扶植民權之伸張，以符天下為公之正義。』

『善』的工夫，眼。看。着。外。交。失。敗。敵。兵。侵。入。老。百。姓。連。一。個。彈。劾。政。府。的。機。關。也。還。沒。有。下。種。連。一。個。有。全。權。決。定。宣。戰。構。和。的。機。關。也。還。沒。有。胚。胎。我。們。想。起。來。真。是。憤。慨。真。是。痛。心！現。在。我。把。我。們。認。為。提。高。民。權。應。有。的。具。體。辦。法。提。出。如。下：

- 一、我們應該舉國一致要求國民黨即刻廢除『黨治』，換言之，我們要要求國民黨的政府，立刻解放這四萬萬個被人看成了奴隸的主人。
- 二、國民言論集會結社居住及書信秘密的自由，應受絕對的保障，誰敢侵犯，應視同公敵。
- 三、國民黨外的其他黨派，應有公開活動的自由。
- 四、政府應立即召集國民大會，不得有時間上的延宕，不得有任何條件的附加，不得由任何一黨一派包辦，更不得朝三暮四，召集一班毫不相干的人來愚弄國民。否則全國民衆團體，可以起來自行召集。
- 五、要制定一部全國人民可以公認的憲法，不能視憲法為實現一黨一派的主張的工具；要建設一個名副其實真正可以代表民意的國會，不得由任何黨派威迫利誘的從中操縱。

什麼是目前所需要的救

國政府？

劉天予

我不是個對於中國政治真有研究的專家，也不是個所謂會讀若干冊外國政治專籍的學者，本來不配談這種問題。然而我却自信還有點公民常識，所以就根據這點常識來說說現在公民心目中所需要的一個救國政府。至于所謂專家學者們的觀點如何，那只有一概不管。

國家的功用雖然很多，但惟一重要的，似乎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存。所謂政府，不過是履行國家職責的一種組織，如果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存，那便不成其為政府，那便不值得人民來擁護，那便有改弦更張的必要。

自從日寇進佔東三省各要地以來，人民失其生存的保障，國家喪其完整的主權，于是政府改組的必要，殆已漸由環境的逼迫，成為無可延宕的事實。我們翹首企足地望着，掬誠含淚地望着，望着在這千鈞一髮的時期湧現出一個嶄新的政府，一個比較健全的救國政府來！

即將湧現的政府，究竟是怎樣，究竟能否領導四萬萬國民來保障自身的生存，維持國家的地位，我們雖不敢十分樂觀，但胸中却是具有無限的同情與希冀。我們此刻要請諸公們注意的，就是在目

前的中國應當趕快產生出怎樣的一個政府！

政府是國家最高機關，負着鉅大的責任，如果不能集中全國人才分工合作于其中，那必然是要誤事，是要塌台的。何況當此人禍天災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的今日，更是需要人才小心應付，一致戮力，否則萬不能排除國難，轉危為安。原來國內人才本就不多，一黨一派所有，更是寥寥無幾，加以派中有派，黨中有黨，互相牽制則有餘，獨膺艱鉅則不足，南京政府之令黨內外同致不滿，其最大原因就在此處。將來的政府，如果不從全國各黨各派中網羅具有國家觀念的人才，使他們共同出挽危局，勢必人才與飯桶不分，惡吏與貪官一色，殷鑑不遠，覆亡可待，還談什麼救國！所以第一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蠢才濫竽的亡國政府，而是人才集中的救國政府。

有了人才，就要譚組織，人才憑藉組織而活動，組織不良，則效率必然大減。組織究竟如何，應視目前的需要如何以為斷。如果忽視目前的需要，拘泥死人的說法，勢必院也，部也，會也，應有而無，可無而有。疊床架屋，則此牽彼制，運用不靈；虛設機關，豢養閑員，則徒糜國款。至因政權的分配難均，要人的安插無所，于是駢拇枝枝，以求調劑，那是糊塗萬

分了。現在南京政府的組織，不但政治專家們不滿意，就是以常識看來，所謂院也，部也，會也，表面上雖然點綴得煞是好看，實則院與部之間，部與部之間，部與會之間，權限不清，衝突迭起，過去事實，實為組織未盡合乎需要的鐵證。目前救國的政府是要切實負起救國的責任的，不是分贓的場所，也不是所謂要人們養尊處優的一塊大肥肉。如果責任不能專一，運用失其靈敏，雖有一部分人才夾在中間，也是無濟于事。所以第二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因人定制的亡國政府，而是組織經濟的救國政府。

一個政府要使人民來擁護他，信賴他，必得先拿出點能使人民心悅誠服的事實來，乾脆言之，就是要先做幾件言行一致的行動給我們小百姓看看。如果只會在標語宣言之上，總理紀念之週，拼命標榜要造成廉潔政府，要蒼蠅與老虎同打，却不曾使院部衙署的黨官們屏除賄賂，杜絕中飽，却不曾使老虎損失一根毫毛，雖然蒼蠅也曾折過翅翼。這如何能叫人民擁護而且信賴呢？現在且不談黨外人民的輿論，只要聽聽黨內比較稍有血氣的同志們的牢騷，也夠令我們啼笑俱非。此中佳話，他們是不諱言的，豈但不諱言，且對黨外人以言此鳴高，以言此自剖呢。今後組織政府，如果不能一反此種行徑，縱然天天

發出堂皇而冠冕的宣言，縱然舉手朗讀像煞有介事的誓詞，也沒有一個人民放心得下。當國難臨頭的今日，組織政府諸公們，若猶不能清白乃心，若猶無法使左右宵小利斂其抓錢不做事的惡行，則人民惟有『與汝偕亡』，自救且不及，還夠談救國嗎？所以第三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文詞粉飾的亡國政府，而是言行一致的救國政府。

日本既然冒天下大不韙，進兵東三省，如果其他帝國主義者因本身利害關係一致干涉，它也未始不可稍斂其兇殘的火燄。但日本民族與中華民族在利害關頭上是永無共存共榮的可能，今番如果不能如願以償，它也要乘時再來個第二次，第三次，以及無數次的大侵略。世界第二次大戰，以目前國際形勢觀之，終不能倖免。縱不由日本此次侵入中國而引起，也必有別的導火線在最近期內使之爆發起來。所以無論就目前言，抑就最近的將來言，中國斷然無法免于轉入大犧牲漩渦的。犧牲雖然不定是無代價，但從今日起，如果沒有一個像樣的政府組織起來，全國同心，上下一致，臥薪嘗膽，處危應變，則泄泄沓沓，愈鬧愈糟，如何不能不陷于萬劫難復的境地！現在的政府完全充滿了腐氣，暮氣，是敷衍的，是苟安的，外交緊急，而重要國家無正式公使，日寇磨牙厲爪於旁，而惟知私門以逞勇，一旦殺將進來，除不

抵抗外無自衛方法，除仰賴國聯外無作戰準備，今世何世，欲國家之不危亡，真是夢想荒唐。所以第四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泄沓因循的亡國政府，而是處危應變的救國政府。

處危應變，譚何容易，如果沒有偉大的憑藉，雄厚的實力，政府本身雖然很好，也無從貫徹它的政策。這憑藉，這實力，就是民衆的冷峻理智，民衆的熱烈情感，與民衆的一致行動：總而言之，就是民氣，就是民意。政府如果不以它們做後盾，則外交，尤其弱國的外交，是沒有方法勝利的，內政是沒有方法弄好的。所以處危應變的政府，其惟一要訣，在鼓舞民氣，不在摧殘民氣；在服從民意，不在逆抗民意。這幾年我們中國民氣的消沉民意的不伸，可謂達于極點。在國家無事之時，政府未嘗不以此自滿，以為天下英雄盡入牢籠，言論思想已趨統一了，而不知國難之來，就是乘此虛隙而入，結果政府本身也終不免于瓦解，何苦來！今後的政府如果再濫用什麼反動的罪名，曲解什麼訓政的說法，仍不歸還人民言論思想等等的自由，我敢斷言高壓下的民氣與民意，必在一致抵抗外侮之前，先行暴發出來作澄清內政的壯舉。近來之國民固然不是一二三十年前的國民可比，今年受了大刺激的國民，且也不是前兩年的國民可比：這是處在政

府方面的要人們所時時要牢記于心的事實。所以第五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作威作福的亡國政府，而是尊重民意的救國政府。

我國既當此赤俄暴日輪流侵略邊疆的危局，苟不急早厲行徵兵制度，充實自衛能力，則隨時有亡國之虞。東三省有幾十萬大兵，一旦敵人來侵，便不加抵抗，大退特退；全國有幾百萬大兵，眼見敵人殺入腹心，却安然不作宣戰準備。這種開門揖盜的長官，開門揖盜的政府，怎能叫人民滿意，難道練兵只是爲着擁戴私人，不是爲着保護國土嗎？今後的政府，得立下決心，一方面除防匪所必需的軍隊外，一律調往邊疆各要害以防外敵的侵襲，一方面又須施徵兵制度，厲行軍事教育，以爲世界大戰爆發時救危圖存的準備。這次縱然退一萬步想，由美國與國聯的干涉，使日寇不敢橫行，但如果自家仍不積極充實國防的兵力，一旦到了它們自身都陷于危境時，則中國不亡于赤俄，也必亡于暴日，萬不可在目前標榜什麼和平夢想，附會什麼大同謬言，因爲這是能自衛的民族才有資格說的話。所以第六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開門揖盜的政府，而是鞏固國防的政府。

上面說了一大套，對於現在的政府固然不免有所責備，但重要之點却在對於目前即將湧現的新政府供獻其一得之愚。甫行恢復自由的胡漢民先生最近由滬電粵，

頗有幾句光明磊落，令人心折的話，現在就摘錄于下，以作本文的終結：

『過去國內不調整之現象，皆由於黨內糾紛，政治失當，人每欲挾黨內一部力量爲己有，相互排擠，忙於對人，忽於對事，遂致黨爲人民所忌恨，錯誤責任，吾人皆不容推諉』。

十月十七日寫。

東北問題之癥結 張恪惟

一、肇禍之原因

日本已爲工業國。工業國之普通現象爲原料與食糧不足，以及人口過剩。原料與食糧不足，必力求其來源而且有以鞏固之，以爲萬全之計，免戰時有意外之慮。同時並拓殖地域，使過剩之人口，亦有出路。故工業國家之國策，須向他人身上打算，乃爲必然之事。日本自奪去台灣，滅亡朝鮮而後，所念茲在茲以圖謀之者，厥惟滿蒙之侵略。自與俄國一戰，驅俄於長春以北，取得旅順大連，以及南滿鐵道，繼即與美國抗衡，打消錦環鐵路之議，獨佔我東三省之利益。其所以九死一生，非爭不已者，亦良爲食糧原料與人口問題也。近則撫順之煤，鞍山之鐵，關係日本之工業與國防，至重且大，日人安能視己有之利益，少有動搖之勢。日本本國之開發，將到最後一步，不但人口日多，而且人

材日衆，苦無安插之地。日人在我東北，已根深蒂固，有長駐之兵，有無在不是之警察，有虎視眈眈之關東廳，又有野心勃勃各種機能具備之滿鐵會社。而我則有無限之寶藏，肥沃之土地，豐富之森林，充足之礦產，優美之禽產。我有魚肉，人有刀俎，侵略之勢力已成，安全之策安在耶？

自張作霖被炸以後，張學良深啣不共戴天之仇，而國家觀念漸盛，人孰無愛國之天良。更自易幟而後，楊常遭變，吉黑數省之軍閥，已馴服於邊防長官之下，張學良內無反戈之憂，外有南京可恃。反日之謀，日逼日緊，民間仇日之空氣日盛。傳單標語，紛紛出現，外交團體亦相繼成立。鐵路政策，又逐步實現。葫蘆島築港，非託空言，字形之鐵路，乃漸形露骨。然標語傳單徒爲宣傳外交，而無實際計畫與工作。國防策略，多付於腐化分子，如是反日焉能勝日。所以日人一訴諸武力，惟有拱手讓人而已，豈不大可痛心哉！

二、日人佔領東北之用心

日人之佔領東北，觀其設施，意不在小。日軍佔瀋陽之翌日，其機關報正式宣佈，係屬保障佔領，所謂保障佔領者，乃沿用一九二四年法人佔領魯爾區域之名辭，法人佔住魯爾區域，以爲賠款之保障，一俟賠款問題解決，法人即次第撤兵。日

人意謂佔住東北，以爲其特殊權益之保障，須俟特殊權益問題解決，方可撤兵。然日人此次之在東北，除佔領軍事機關與軍用工具以外，並將所有財政機關與銀行以及一切民政機關，亦完全佔領。交通機關如電務鐵路，無論國有民有，均在任意佔領之列。其佔領城市也，無論其爲重要城市，或與軍事絕無關係之城市，均是欲佔便佔。其沒收財產，除當局如張學良，湯玉麟諸家外且間及於民間。其搗毀工廠也，除機器工廠或屬於鐵業以外，且及於肇興鑛業公司。且到瀋陽以後，即着手成立市政公所，以土肥原(日人)爲市長，所內重要職員，概屬日人，而受關東軍司令之委任。在其他城市亦然。至其進行獨立政府，顯見別有野心。尚可謂保障佔領耶？毋乃欲永久佔領耳！

然據其外交界宣稱，則謂日人絕無領土野心，短期以內，即可將兵撤至鐵路附屬地以內。雖未做到，究可見日人尚無永久佔領之最後決心，以及其國內並無永久佔領之一致意見。苟國際空氣緊張，國際聯盟約章，九國協約以及非戰公約，稍有效力，日人終須讓步。然所謂讓步者，並非絕對的，乃或將由外交當局正式宣佈解決，彼之特殊利益，得到保障，俟一切懸案解決，彼之特殊利益，得到保障，即可撤兵。故懸案之解決，尤爲目前東北問題之

癥結也。

三、中日在東北關係上之重要懸案

據日人聲稱日本與東北之懸案，共有三百餘件。惟一切懸案之中心，厥惟鐵路問題與商租權問題。

日本在我東北之鐵路侵略，自一九〇五年與俄一戰而勝，取得南滿鐵路以後，即強迫我國與之解決安奉線營口支線等，更進一步以借款政策，促吉長、吉敦、四洮、洮昂之修成，造就滿鐵左右兩翼之培養線。乃我方不甘長於落伍，自一九二五年以來，各方競修國有國資之鐵路，由是大通、瀋海、吉海、呼海、齊克、洮索等次第動工，次第完成。更於一九三〇年由北甯路修葫蘆島，以爲東北各路聯絡之中心，以爲東北各地之吞吐港。該港二年以後，即有一部份可以開用，迄一九三五年全部工事完竣後，船隻停泊線，有八千八百呎，同時可泊四百呎身長之輪船十六艘。以之吸收背後地之物產，自有相當勢力。美國某著作家云，「滿州內之鐵路，無論其爲何國所建築所管理，如果不得海港爲其尾閥，則經濟上終必成爲有港鐵路之培養線。蓋該鐵路所載運之大宗貨物，遲早總須輸到海港準備出口也」所以葫蘆島未築以前，東北所有各路，仍於大連有利而無害。乃自葫蘆島動工，而且東四路與西

四路聯運成功，顯成包圍南滿之勢。東北交通委員會更有東北鐵道網計劃委員會之設，其以連山灣爲中心之鐵路網，行將由計劃而見實現，日本所佔之滿鐵與大連港，將受威脅，所以決心求破壞之策，而其目光，首在兩路南港主義之實現。

兩路即南滿路與吉會路，兩港即大連港與清津港（坐落朝鮮）。清津港早有鐵路以達會甯。但中國境內之鐵路，日人雖於一九〇九年，中日間島條約中，得到一種規定，及西原借款案內，已有日千萬元（日金）之墊款，及成立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但西原借款，乃曹汝霖一手所包辦，國人誓死反對之。且正式借款，迄未成立，預備合同中所規定各項，當然失其效力。故迄未能正面修理。惟日人神通廣大，避名求實，吉會路線，已成吉敦（吉林至敦化）天圖（天寶山至圖們江二段，其中所缺者，只有二百里。邇來報章傳日人修吉會鐵路者，即修此一段也。此段修成後兩路南港政策，完全成功，我東北之一大半地域，在其鐵路擁抱之內，自然失其作用，即在其範圍以外者，亦大受其威脅，其將何以圖存？而況東北各路，十之八九，被其佔領，吉敦爲吉會路之首段，吉長爲其延長線，有借款關係，早在日人監督管理之下，其尙爲我所有耶？四洮洮昂之資本，仍出於滿鐵，管理權亦半屬於日人。

此次事變後，借款問題如何解決？所有權不移轉於日人者則萬幸也。瀋海、吉海、固爲我國自辦之鐵路，日人始未加以反對者，因有培養滿鐵之作用也。迄與北甯路聯運告成，已與日方一大打擊，再有葫蘆島爲其吞吐港，該三路對於滿鐵之利益，洵是不翼而飛。故佔領瀋陽之初，即佔住瀋海，今且以改組間，日本之奉天市政公所所長土肥原取得該路官股董事之資格矣。此一懸案，將如何解決？日人之築成吉會鐵路，固可爲軍事策略，吾人若要求拆除，則大通爲滿鐵之平引線，日人固早要求拆除也。且當年之安奉路，亦以軍運築成，今則何如耶？故此案欲求解決，唯有接收日本鐵路政策之合理，否則前者既成爲懸案，今將永爲懸案也。

懸案中之次要者，爲商租權問題。商租權問題，關係於我國私法，即民法上土地所有權之問題，因外國人而異。蓋外人在我國，除租界外，不能購置或租賃土地，以與我國人民作經濟上之競爭。而自一九一五年日本有二十一條之要求及同年中日條約訂立以來，此問題始甚囂塵上。所謂二十一條中，第二號第二條有要求曰：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爲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爲耕作，可得需要之土地之租稅權或所有權。同號第三條要求。

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來往，並經營商工等項生意。

二十一條要求提出後，中國未全承認，惟所結中日條約中，對於是項要求，完全接收，且有允准中日合辦農工業之規定。日人之計售矣。惟一九二三年，我國已致照會於日本，聲明取消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條約及換文。則所謂商租權，日本始終未得我國之允許。故前奉天省長王永江曾於要求解決商租權問題時，當謂以「中央認為無效條約作基礎，不能允諾協商」一九二四年，奉天省議會亦決議拒絕交涉。日人之要求我國允諾，曾以願取消領事裁判權，以作交換條件，其意義之重大，於此可見一斑。緣日人之移民政策，乃以日本人移到朝鮮，再驅朝鮮人到我國東北，但無法取得土地權，朝鮮人終無立足之地，謀生之法。近年來以我不允商租之故，日人別取途徑，或以借款方法，或以重利誘我愚民，入其圈套，租以土地，人民懼政府之責罰及同胞之攻擊，受其引誘者，雖為數不多，而朝鮮人之來東北，仍年有增加。以致引起許多難題，造成許多懸案。今苟明白承認其商租權或所有權。以我民之貧苦，地價之微賤，朝鮮人必排山倒海以來，將來東北之危機，尙堪設想耶？此一懸案，又將如何解決？竊此案在我視之，自一

九二二年三月十日我國政府致照會於日本聲明取消以後，固早已解決矣。日本強指為懸案，屢欲交涉，其拒絕之也自然理正名順。此如可算為懸案，則惟有任其永遠為懸案也。

懸案既無法解決，日本又安肯撤兵？如欲日本撤兵，又無直接行動，則惟有承認懸案之利日解決。日本不撤兵，東北固已亡矣。若承認要求（即解決懸案），以求日本撤兵，東北亦名存而實亡矣。所以東北問題，從懸案上面細觀察起來，直無和平解決之道。欲求恢復東北，惟有一戰而已。

野戰抗日

常乃惠

在北平中央公園公開講演

日本這次佔領東北事變發生的原因和野心，國人已經討論得很多，我們不必再來復述。這次事變在日本並不是一個突然的舉動，他們在數月以前已有充分的準備，南陸相公然說增兵朝鮮是為的解決滿蒙問題，幣原外相公然說中村事件如不得適當解決，雖再釀第二濟南慘案亦在所不惜，這些話報紙上都公然登載過，國民政府的當局不應該不知道，知道而事先毫無準備，軍隊打不過人家還猶可說，外交上何等重要，連駐歐美公使都殘缺不全，這就是國民黨對不起我們中華民國的地方，這次王正廷的被打，就是中國民自動起來責

問國民黨誤國之罪的第一步。以上這些責任問題，我們現在要問大家研究的，是敵人侵略到了如此地步，我們應該用什麼方法去抵抗他，這是舉國國民所一致要研究的問題。

現在先將幾個國民政府所已經實行或一部分人所提出的主張，略加批評，然後再提出我們的意見。

第一個辦法是不抵抗主義，這是國民黨政府的對日政策。這種辦法祇能叫做奉送江山的降表，不能算是一個政策。在他們以為我們不去抵抗，讓日本人自由進兵，才算我們有理，才能獲得國際的同情。

這個觀察是完全錯誤的。世界上祇有爭氣的國民，才有被人看得起的資格。祇有兩造打起架來，才有第三者出來調停的機會。若是一方祇管進攻，一方祇管退讓，則退讓者就是甘心願意讓別人來進取，是一種自願的行爲，不是被強迫的行爲，就引不起他國的干涉。凱洛格非戰公約是要兩國發生戰爭行爲時才有效的，若我們一味不抵抗，就與和平出讓土地一樣，不擾亂東亞和平，就沒有非戰條約發生效力的可能餘地。所以不抵抗主義，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主義。

第二個辦法，就是訴諸國際聯盟，這也是國民黨政府所自詡為錦囊妙計之一。國際聯盟是個什麼東西，不過是幾個強國把

持的欺騙弱國的工具。一切唯強國之命是聽。現在國際的形勢，與遠東利益最有關係的英美兩國，正在鬧失業和財政的恐慌，並且滿洲問題與他們利害較淺，他們決不會替中國出死力對日宣戰，英美尚且如此，法意等國更不必說。幾個強國不出頭，國際聯盟就一點自主的胆量也沒有。這一次國聯對於中日兩國的爭執始終是模稜兩可的滑頭態度。現在算是勸日本於十月十四日以前退兵了，我們且看國聯的命令效力如何

第三個辦法是聯合弱小民族，共同打倒帝國主義，這也是國民黨的高調之一。弱小民族各有各的利害關係，弱小與弱小之間也免不了互相衝突，那裏有聯合的可能？遠者不必言，兩月以前，屠殺我們的華僑的就是弱小民族的朝鮮人，並且還是同受日本壓迫的，現在奉天殺我們同胞的也是朝鮮人。在西半球同時屠殺我們華僑的是弱小民族的墨西哥人，排斥我們華僑工作，取締華僑教育的，是弱小民族的菲律賓人。其餘距離較遠的，雖無衝突，也無力幫助。試問我們能夠仰仗印度，安南，土耳其人的援助就可以打退日本人嗎？所以這種高調，完全是不明國際情形的一種夢想。

第四個辦法是聯俄抗日，這種主張是共產黨乘機煽惑的一種謬論，我們也不可輕易受惑，蘇俄和日本還不一樣是帝國主

義的國家？前年中俄戰爭的國恥還未雪，我們已經忘記了嗎？俄國若是有力量和日本開戰，他早已不等我國哀求而逕自出兵了，若是不敢和日本開戰，縱然哀求，也是枉然。況且即使蘇俄能夠和中國聯合起來打退日本人，試問打退日兵之後的東三省還是誰家的土地？從前李鴻章憤於馬關條約失敗，唆使俄國出來干涉遼東半島，結果將滿洲送與俄人釀成日俄戰爭。現在聯俄抗日倘論若實行就是把李鴻章的覆轍再來演一過。況且事實上俄國已經佔領我們的外蒙十餘年之久，受俄國羽翼的共產黨人也佔領我們的湘鄂贛三省數年之久，先後攻陷我們的廣州，長沙等地，比日本的佔領瀋陽，其屠殺尤有過之，這樣的國難還可以忘記，還可以主張聯合那麼又何必反對日本人的佔領奉天呢？

以上這幾種辦法，我們都認為是不能實行的辦法，甚至有害而無利，那麼我們應該採取什麼辦法來抵抗日本的侵略呢？我們提出兩個有效的辦法，全是靠自己而不靠他人的。第一個辦法是平和的，就是對日本徹底經濟絕交，以制日本經濟的死命，第二個辦法是激烈的，就是用野戰的方法去實行和日本作戰。前一個辦法的效力是國人所周知的，現在祇求事實上能貫徹就好了。但是單靠這一個方法還不夠。因為日本人現在已實行佔領我們東北數省了，他們利用東北的天然富源，發展他們的工商業，就能夠與世界產業先進國競爭，開拓世界的商場雖使中國對日徹底經濟絕交一時

也尚不能完全制其死命，所以必須有第二個方法來輔助，擾亂他的佔領地，務使其不能安穩佔領，利用東北資源，才能獲得完全的勝利。

所謂第二個野戰的辦法，就是中國國民，尤其被佔領地的東北國民，自動地結合起來，三十人，五十人零碎組成隊伍，在日人佔領的區域內，向橫暴的日本駐軍施行個別的攻擊。凡遇有日本兵士或武裝人民的地方祇要人少，立刻施行攻擊。對於日人所把持的鐵路，工業及其他機關，盡情地加以破壞。日本大隊人馬來時，立即退開避免犧牲。這樣一來，可使日本駐軍晝夜不能安枕，所佔領的地方完全不能利用，持久下去，敵人必然悔悟而自動退讓，但是需要國人長久的犧牲。

這個辦法是一切弱小國民抵抗強暴最有力的方法。從前五代時候契丹人滅了石晉，入主中國，就被中國人用這種方法抵抗回去。西班牙人抵抗拿破崙，近年來愛爾蘭新芬黨人抵抗英國，摩洛哥人的抵抗法國，以及台灣生番的抵抗日本，都是用這個方法。中國的國際關係較為複雜，如果能用這個方法支持半年以上，以殉國的血震動世界的耳目，則國際視聽必為之一變，日本人終不能用對付台灣生番的方法來對付我國，但是我國人却不可不如台灣生番的奮鬥。

這種辦法當然是犧牲很大的，日本人如果能有覺悟，早點退兵，則我們也不必一定非如此犧牲不可，自然可以用其他和平的方法去解決兩國的衝突。但是日本人能否有覺悟呢？現在十月十四的撤兵期限已經快到了，且看看吧，倘若十月十四日本人仍不依限撤兵，就是永久佔據我東北土地的意思，就是我們中國國民應當自決的時期到了。我們應該奮起全國國民的精神，不分地域，不分黨派，不分階級，在關內經濟絕交，在關外實行野戰，以抵抗到底，給世界上看看我們中國國民的精神。

滿洲問題與列强的外交

政策

謝承平

十月十四日已經過了，國民政府要我們小百姓無抵抗地鎮靜，靜候國際聯盟來替我們解決日本侵佔東省的問題，等到現在，國聯會議已成僵局，日本態度仍然強硬。於是又在希望國聯外的美國或蘇俄出來幫忙。我不懂衰衰諸公何以如此沒出息，既不積極準備實力，也不運用外交，只是一味地想找一個外國來做靠山。請把日本侵佔滿洲期間列强的外交看看明白，也該覺悟一點了。

最初列强對於日本侵佔滿洲取緘默的態度，在外交上已使日本勝了一着。日本出兵，固是乘我甯粵紛爭，共匪騷擾，洪

水為患之危機，尤其是看清了列强多陷於自顧不暇之境地。日本在東省如此轟城殺人，難道各國都不明白這是侵佔的軍事行動嗎？他們明看到暴賊橫行，可是各有其國內的難題和國際的糾紛；並且他們都要看中國政府『打倒帝國主義』的功夫又是如何，然後說話。列强在華雖有利益上的衝突，可是他們何嘗不想有一國甘冒世界之大不韙，為大家開瓜分的局面呢？

一面日本着着進攻，一面中國着着退讓，實行無恥的不抵抗主義，同時大聲疾呼求救於國際聯盟，乞憐於美國，甚至至於要『擁護蘇聯』。到了此時，為他們自身的利害，為維持『上國』的體面，列强不能再置之不理，於是有第二步的中日直接交涉。為什麼列强還不積極干涉而主張中日直接交涉，他們居於從旁調停的態度呢？為明白這些，就有分述各國目前的情形之必要。

首先要說的是法國。白里安這位老外交家在國聯中對於滿洲問題最為出力，其實法國在中國經濟上軍事上的地位遠不如英國之深切，為什麼法國要有所主張？有的中國報紙上以為白里安真貫徹『巴黎公約』或『白里安，開洛公約』(Brand-Kellogg Pact)了，以為國聯真要行使職權，同時邀請美國來共同制服暴日了。其實何嘗如此，請看國聯會議中所主張的是

(一)中日直接交接(二)日本退兵到滿鐵附屬地(三)由國聯監視中日和平關係之維持(四)中國切實保護日人的生命和權利。請問這幾條那一條有利於中國？那一條合於國聯之宗旨『保障各國政治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那一條對於侵犯巴黎公約的罪人加以絲毫懲罰？法國明明是為日本說話了，為什麼？為的是討好於英國。這又為什麼？為的是謀法國安全之保障。

原來大戰後的法國民窮財盡，對內要謀政治經濟的安定，對外要謀歐洲的和平，防止德國報仇。可是兩大目的都難由法國自身促其實現，於是一面拚命壓制德國，尤其要索取賠款；一面拼命拉攏英國，求其對安全保障加以切實援助。可是英國既不願壓制德國，以致破壞了她最好的市場；也不願承認歐洲和平維持之責任，而增加自身的負擔。同時以法國為後台的『小協商』能力薄弱，而意俄諸國又難與為友，因此法國在外交上陷於孤立地位，在斯特來斯曼白里安兩人掌外交時期，德法為經濟的供求，為敵愾的減輕，曾經一度和好。可是德國近年來內部的振興，工商業的發展，軍備上的擴張，在在使法國寒心。同時英國也看到德國的發展，尤其是最近德國和美國接近，與英國失業和殖民地的糾紛互相比較起來也不免引起英國對德的恐懼。

這正是時候了，法國利用日本侵佔東三省的事件，做外交上的工具，乘機轉變歐洲和東亞的局面，同時在維持和平的狀況之下，法國得着安全的保障，更進一步來制止德國抬頭。法國最怕國際又發生戰爭，使法國的情況更壞，而德國野心勃勃，也就可乘機搗亂；因為在協約國治下的和平，只有履行凡爾賽條約，德國處處受他們的宰治，如果國際戰爭發生，那對德國賠款，限制軍備等等就顧不到了。法國看到日本侵佔滿洲，而態度強硬，暫時各國雖各有危困不敢武力干涉，但是如果讓日本這樣橫行下去，至少要引起美國的惡感，甚至於發生日美戰爭。日美戰起，則英國和歐洲都要牽入旋渦，那於法國太不利了。白里安這個明銳的老外交家，時時刻刻要為他的祖國求安全；既看出這個危險，當然不能聽其惡化，並要抓住這個機會，以滿洲為贈禮，做他外交上的活動。

英國對日本過去既有同盟的關係，直到一九二八年還有恢復日英同盟的呼聲，此次滿洲問題發生，英國為下列兩大理由，當然處於同情地位。第一，實行瓜分中國，英既然認日取滿蒙，而英國實際上已取得西藏，近半年來更用印兵指揮藏番進攻西藏，英併中國西南，日本自亦可諒解。並且近年來『打倒帝國主義』的運動，也是英國所討厭的，並且也認為這又是俄國對英的傳統政策，此刻既有日本這個帝國主義者為大家報仇，英國何不樂觀其成？第二，防止美國稱霸，戰後美國海軍地位一躍而與英平等，這更是以海上王為其歷史的光榮之英國所痛恨的，而近年來美國在中國經濟侵略的發展令人吃驚，如果這次日本侵佔滿洲後，英國若不予以援助，終被美國所逼迫而退讓，那不是叫美國真成了遠東的主人了嗎？英國雖然贊助日本，可是也不好過於得罪美國，並且麥克唐納還在台上更不願使盎格羅撒克遜的民族關係，過分破裂。法國看到英國有說不出的苦，於是投其所需代英國說了話。這在英日兩方都是引以為高興的事。

拉攏英日算是成功了，但是美國如果決不讓步，那也非法國之幸，所以進一步要拉攏美國。國際聯盟理事會邀請美國出席參加討論，就是要美國到這個寡不敵眾的場所，完成法國所做的國際妥協而犧牲中國的工作。美國也很聰明，訓令該國的代表對會議上討論到經濟制裁及其他緊要關頭的時候，最好還是不發表意見，以保留將來美國單獨主張的餘地。法國又看到這一步，於是又勞該國總理的大駕，賴伐爾親自到華盛頓去。有些中國報紙以為法國如此重視滿洲問題，欣欣然有喜色。殊不知法國同美國要討論的主要問題在德國賠款，戰債，軍備這些與他們有切身關係的問題，不過也拿滿洲做他的贊見禮。法國要勸美國在東方不必過分反對日本要佔滿洲問題作為地方事件，即令日本佔了優勢，金圓外交仍有門戶開放的機會。同時勸美國在歐洲不必過於提拔德國而招英法之忌；反之英美關係如能借對中日關係而趨於較好境地，海上戰爭也可緩和一步，並且法國過去所提倡的「歐洲聯邦」合力抵制美國的經濟侵略這一層工夫也可放鬆。美國看到英日同盟恢復性之可怕，再加法國之聯合戰線更不好對付，同時對日妥協尚有在滿蒙經濟的平等機會，那何必為無抵抗的中國去冒險呢？果然，美國就軟化了。將來可不提什麼巴黎公約和九國條約，反而要引用四國條約，由美英日法四國共同解決太平洋問題哩。這樣，在白里安的安排之下，國際成了妥協，滿洲做了犧牲，中國只有坐待宰割，可是倡導和平的老手又在稱頌國聯『會議的外交』(Diplomacy by conference)之又一成功了。

(未完)

痛闕幾種似是而非的救

國論調

劉天予

青年學生是社會的中堅，國家的寵兒，將來的種種希望要他們來實現，種種的危難要他們來挽救。

在此國難中，我們不能倚賴所謂守疆

保民的軍人，因為他們只知採取無恥的『不抵抗主義』；我們也不能希望所謂一黨專政的政府，因為他們只知拿『鎮靜』、『忍耐』來苟延殘喘，緩和民氣。我們也不能完全靠其他各方而以及所謂老成人們，因為他們的暮氣，他們的苟安，實在不夠來挽救目前的危局。

那嗎，無望了嗎？同胞們！且莫過於悲觀，希望雖然不多，却有一線綿綿未絕的光明在那兒放射，放射自我不甘束手待斃起而反抗的救國青年。

青年，尤其是青年學生，處此國家危亡的變態局面之下，要認清自己非常的環境，一致起來擔負非常的責任。所以現在社會上種種言論，你們要先看清楚，看清楚它們是否針對目前需要與目前責任而發。如果是些迂闊不切於事情的似是而非的說法，那就得立定脚跟，不要為其動搖。否則，你們便易失去負起救國的非常責任的勇氣。現在我且指出幾種似是而非的救國論調於下：

（甲）讀書救國說的似是而非 誠然不錯，青年一切的智能均尚在未臻成熟之境，大器晚成，所以他們擔負國事的責任在將來，目前要緊的責任在求學，不求學便無能力救國。然而這種論調，如果發之於歐美常態的國家，則是對的；如果拿來指導今日的中國青年，則大錯而特錯。今日

的中國是什麼樣的中國？是日本來搶奪我同胞所恃以託足圖存的土地的時候，來蹂躪我同胞所恃以立國自衛的主權的時候，來屠殺我同胞所恃以團結禦侮的身手的時候。我以為這次國難的結局，不外兩途：

一是我國政府甘為城下之盟，將滿洲權利切實地，具體地奉獻於日本帝國主義，以為其進一步滅亡全中國的憑藉，否則，日本決不能輕於停止獸行的擴大；二是中華民族要發揮自衛的人性，不願暫圖苟安，種下全體民族與整個國家覆亡的禍種，而一致起來拿鮮紅的熱血澆息日寇的凶殘砲火，積累的屍骸引起世界的人類同情。如果出於第一途，則青年何必讀書，讀了書更是傷心於萬劫難復的亡國慘痛，何況那時連讀書也不可能！如果出於第二途，則目前全國青年惟有從速武裝起來，預備與日寇廝殺，爭向前敵，競為國殤，為人類留正氣，為未死同胞爭萬一生存的機會。故就目前日寇侵入國土之時，全國青年只有執戈衛國，求將來生存與讀書的機會，決不是埋頭讀書，可以解除目前亡國亡家的危難的。那嗎，目前應讀書來從容救國呢，抑應救國以求得讀書的機會呢，願我熱血青年靜心一思之。

（乙）科學救國說的似是而非 二十世紀是科學的世紀，國與國戰爭是科學的戰爭，救中國惟有科學，惟有青年埋頭於科

學的試驗室。這種議論真好聽，也真冠冕堂皇，只可惜忘記了目前中國的危局，忘記了目前中國的科學。現在殺到中國來的是日本，它的武器是世界最新科學的產品。至於我國的所謂科學，至少要比人差幾十年的程度，人以科學來，在最近時期我們實在沒有臉說也以科學往。日本第一步攫取滿蒙，第二步併吞全中國的計畫與實力，早已預備得停停妥妥，一旦機會到來，彼即長驅直入。我們中國所謂的科學家們在東抄西襲之後，究竟要經過若干歲月才能有點發明與貢獻，實在令我這個科學門外漢懷疑到萬分。現在日本殺進來了，我們來高唱科學救國，來策勵青年埋頭科學研究室，請問我們的科學在那裏，現在東北大學與馮庸大學的科學研究室入了何人之手？使日本的獸行再擴大到黃河長江珠江的流域，則全中國研究室均將一變而為日兵拴馬之場。科學救國嗎，國已亡，科學還沒有影兒呢。此時抗日救國，其利器不在於舊式的戰艦與軍械，也不在於無紀律少訓練的軍隊，以此對日，真如以卵投石，而在於全民族不屈不撓的奮鬥氣概，而在於全民族奮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犧牲決心。舍此無可奈何中比較能救急的辦法而不圖，却來在敵人殺入國內時高唱什麼科學救國，真可謂糊塗萬分。科學雖是不可不研究的東西，但在這時來策勵青年研

究，一則足以懈弛執戈衛國的努力，一則足以使偷惰苟安者有所藉口。青年們！快準備着從那種落後幾十年的科學研究室，走向與日寇做殊死戰的前線，犧牲自己，為後來同胞謀取從容研究科學的機會吧！

(丙)忍耐救國與公理救國的似是而非
天下事有可忍者，有不可忍者，所謂忍辱，其目的在於求存。現在日本殺進中國，就是看透了我們要忍將下去，我越忍，他越暴；我越退，他越進；勢非忍到退到亡國的地步不止。奮鬥而亡國，雖可痛心而不可恥；忍耐而亡國，既極痛心，又極可恥，何況奮鬥還可有幾分救國的希望。如果忍耐而有濟於事，則忍耐亦未可厚非，試問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豈是這種辦法所可消弭得了。倡忍耐救國者，其結果必致我同胞忍耐以亡國。至公理救國的說法，更是不知現在的世界是什麼樣的一個世界。公理何在？不在學者文人的腦際，而在大砲巨艦的身上；不在帝國主義者所操縱的國際聯盟，而在民族自衛圖存的血戰之場。某邊防長官說『我相信世界公理存在，故日本終有撤兵之日』。嗚呼，公理何嘗不存在，但要存在於有講公理資格的民族。這資格在帝國主義者是準備好的大砲巨艦，在弱小民族是奮鬥中的積屍熱血。公理自身不能存在，要有東西來存在它

。如果只相信世界公理存在，而不能相信自身有實現公理的憑藉，則日本終無撤兵之日，中國終無生存之理。故現在的青年萬不能採取忍耐的無恥行動，也萬不能相信公理的飄渺力量，惟有一致地不忍，不耐，在日寇刀下俎上掙扎，掙扎出一點公理來！

由此以觀，所謂『讀書』，『科學』，『忍耐』，『公理』等等說法，都只有片面的理由，都是妨礙國人，尤其青年，一致起來衛國的努力。青年們！你們如果甘心苟且偷生於這種傷心慘目的國家，則這些說法很可為你們引以自慰自解的資料，否則，你們便要特別戒嚴，特別打定主意，來肩負你們目前應肩負的救國責任！

十月十一日寫。

滿洲痛史(四)

江聲

十月十一日

日居留僑民，在滬虹口一帶大示威，辱我備至，後有大隊日軍保護。

日軍迫四平街施行市制。同日日軍抵營溝支路田莊台站。

審講武堂器械，均運東京。同日復辟派雲集遼甯。

日政府因錦事後國聯與美政府活動特擬發二次聲明書，謝絕第三者要求。

日軍收繳吉垣商民槍械。

美鼓勵國聯，希望行政會善用權威；謂必要時，美國準備援用凱洛格非戰公約。

十月十二日

施肇基要求國聯派員調查。各國代表紛抵日內瓦，今夜即開非正式開始考慮特別會議。

日方計議提一對案，將滿洲作為國聯委託統治地，委日本代管。

日政府答覆我首次通牒，謂撤兵須有條件。我方二次通牒，要求立即撤兵，但外務省表示拒絕。

日政界要人著宿，深恐國際干涉，漸感不安。

日軍在瀋陽各城門埋設地雷，又鐵嶺城九日被日佔領。

瀋海路為日人強行改組。吉長路日軍組巡察隊。

日飛機到彰武縣。吉省歡喜嶺，日軍架砲，挖數十里戰壕。

十月十二日

國聯行政會特開會議開幕據云西外長勒樂因事回國，推定白理安代理主席。非正式會十時集議，某代表稱可抱樂觀，因中國聽從國聯，而日本又主張和平，可視為得解決之嚆矢。

施肇基發表激昂演說，英代表報告日

軍暴行。

日飛機追擊王以哲旅兵車，在打虎山投彈五投。

日飛機又到錦州投彈。並有飛機擾害北甯路線。

日軍分三批開山海關。

日人檢查遼吉郵件，瀋陽愈益混亂，日本收回警察槍械、官銀號由日人操縱。恭親王代表溥儀來此活動復辟甚力。日軍進昌圖城，佔領各機關，組織自治會。

日軍大部向新民集中，似有西進模樣。

十月十四日

國聯行政會秘密會議結束，決請美國代表列席。日本在國聯堅持直接交涉。白里安告中日二方，維持和平態度。

張海鵬與日方訂密約，率蒙軍侵黑省、黑軍奉令向東退。

蒙匪襲擊通遼，日飛機助戰。

日兵車開新民，步騎兵到馬山家子下車，以剿匪為名，搜索各村莊。

十月十五日

日本意圖延宕，擬請國聯派委員會來華，作一般的調查，延至明春再行決議，一面準備直接交涉。

日本不贊成美列席國聯，竭力避免外來干涉。

于光輝旅別墅被炸。

日飛機到龍江視察。

日飛機轟炸通遼車站，又日朝人指揮下之胡匪數千竄擾大通沿線，日派飛機偵察。

日本封鎖大連，暗中輸運軍隊。

日軍在新民挖掘戰壕甚長，增兵新民皇姑屯巨流河等處，似有取山海關野心。

長春日軍建築大飛機場。

日本軍人派決定對華方針，圖獲東省自由居住權，以門戶開放哄騙列國。

營口日領館主持營口政務。又瀋海路保安維持會、受土肥原監督。

十月十六日

國聯理事會今夜以十三票表決請日內瓦美總領事吉爾白列席理事會，芳澤投反對票，並提出措辭強硬之抗議，謂須全體通過方能有效。

美政府因恐開罪日本，故胡佛似有拒受請書意，但美政府尚未表明態度。

日本放出退出聯盟空氣，堅持直接談判，不容外界干涉。

洮昂路戰仍烈，張海鵬軍腹背受敵，日飛機助張軍作戰。

日軍近在瀋，積極備戰。土肥原任瀋海路監事長，日內瀋海路與南滿聯運通車。

日軍指揮蒙人包甯亭率蒙匪千餘襲攻彰武，被張樹森旅擊退。日飛機六架，顯

長春吉林敦化等處日軍，強制徵發我國人，從事建築飛行場道路等工作。

日人企圖佔有東北礦產。

某外人談，國際對華形勢危險，惜中國外交平時無政策，臨時不知所措，國聯既不足恃，中國仍迷戀不捨，最後失敗，挽救無及，中國外交，應速圖之。

日本政府公佈日軍出動滿洲經費，由昭和六年度第二預備金支下一百三十八萬四千六十七元。

十月十七日

美國已接受請書，吉爾白以旁聽資格，參加國聯行政會議。

國聯行政會，對日軍撤退，現擬一折中辦法，即一面由日本分期撤兵，一面即與撤兵期內，由中日二國開始談判。

新民日軍拉夫。

日艦集秦皇島，有窺山海關意。

美紅十字會職員艾梅博士對日暴行，發表宣誓證詞，由註津美總領事監督。

蒙匪蓋三省等通電，願任對日前驅，慷慨淋漓！

十月十八日

國聯現陷於僵局，有召集特別會議之擬議，電請中日注意非戰公約。

新民城外南台子村十六晚有日人指揮胡匪二百餘名來攻，十七日晨被陷，全村

十九被殺，婦女被污，三百餘戶，頓成一片焦土。

日人計劃沒收東北各路，悉改南滿路支綫。

東省官銀號，邊業銀行，均由日人指揮管理。

瀋陽日軍積極準備軍事，附屬地掘有地窖，渾河沿岸設炮位。

遼吉日軍，建築冬日營房。

十月十九日

今日國聯理事會授權白里安，與中日代表直接商榷，求覓一能解決滿案辦法。

路透社探悉日本代表團之提出解決滿洲難題之計劃，計有五點，內容未披露。但若得同意，則既可免直接干涉，且可使日本輿論壓滿。此種計劃，與行政會所擬之方式，將為今日討論之根據。衆信五點中，有一點涉及中國造一鐵道，與現有瀋陽鐵路成平行線之問題。此難點之可能的解決方法，或可於此路完成後，由中日合管中得之。

國聯擬要求日本限期撤兵，日代表表示反對，直認日軍將佔據中國領土，不到時不即撤退。並援引英國前此派兵來滬事，以淆觀聽，而難英方。

日軍自強佔瀋陽後，所有到達瀋陽我國各鐵路，概行改組，強迫通車，並自行毀路造路。

營口日軍增加，有進窺溝幫子模樣。日艦過長江武穴時，高呼打倒中國口號。

日本果足畏乎

龔德柏

一·敘言

自暴日入寇以來，全國上下悲憤達於極點，主戰之聲，遍於全國。然有一部分人士對於強弱之勢，尚懷疑慮，不敢公然主戰。吾人亦非謂中國兵力優於日本，然在今日之複雜國際關係中，苟外交上，經濟上，財政上無相當準備，雖有強兵，亦無所施其技能。蓋日本之強，非自今日始，而中國之弱，尚有甚於今日者。而中國之所以能生存至今者，無他，國際關係及經濟財政情形不容日本之吞併也。然今日外交上經濟上財政上日本之地位，較任何時代為劣，而其軍閥竟急不暇擇，出此暴舉，若中華民族，尙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不敢執干戈以衛其國家，則此種民族，除沉沒於太平洋海底外，實無在現世紀生存之價值。而況一般人所懷之疑難，並非真疑真難，一經解釋，當渙然冰解，三國演義載劉備兵敗江夏，諸葛亮赴吳求救，見孫權慮曹操兵多未敢決策，亮將曹兵雖多不足為慮各點，解釋明白，而孫劉與之交戰，曹兵以敗。今日中日關係，亦何以異是，吾人不敏，由外交上經濟上財政上及日

本人民思想上，說明日本之真相，以解吾國人之惑，或於中華民族之興衰，不無關係也。

一二·由外交上言之日本萬無

勝理

日本嘗戰勝中國矣，又嘗戰勝俄國矣，然何以有此勝利，則實外交上之勝利，而非軍事上之勝利。蓋中日之役，在朝鮮事起後，陸奧宗光之外交政策，在外交上固佔被動地位，在軍事上則佔主動地位，故日本欲出兵，則誘中國使先出兵，待華兵既出，而日兵則源源而出。一方對於各國，則卑辭厚禮，務使對於中日事件，無絲毫干涉餘地。其後雖招三國干涉，然實日本野心過大有以致之，使日本於講和會議時，只奪去台灣，而不涉及遼東半島，則三國干涉決不致發生，此稍治歷史者皆能言之。俄日之役，小村壽太郎先結英國以爲同盟，復結美國以爲友邦，故終俄日之戰，日本不特外交上受英美之援助，而財政上亦受其重大援助，最後若非羅斯福大總統早提講和之議，日本亦不免戰敗之辱，此亦日人所自承者也。然反觀今日，日本在外交上之地位則何如？因其行動違反國際聯盟規約華盛頓九國協約及非戰公約，故招國際聯盟，美國之干涉，世界雖大對於日軍之行動，並無一人表示同情者。

自近代國際關係成立以來，兩國相爭，自始即是非明瞭，受全世界之攻擊。未有如此次之日本者。雖日本對國際聯盟之干涉，拒絕接受，而國聯第二步之辦法，現在尚未明瞭，然自國聯成立以來，所遇重大問題，當以此次為最。若此次事件國聯不能解決，則國聯即喪失其存任之根本理由，故國聯為保持其尊嚴計，必有進一步之辦法。今即假定國聯對於日本毫無方法使日本悔禍改行，外根據國聯規約第十六條，當能予以經濟上之制裁，茲為易於了解起見，將第十六條第一項前段引用於左：遠反第十二條（即此次中日事件所適用之條文）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之規定，而訴諸戰爭之聯盟國，認為向其全體聯盟國宣戰，其他全體聯盟國，對該違反國，應即斷絕一切通商上及金融上之關係，禁止本國國民與違約國民間之交通，……（該條約二項係規定用兵力裁制）

日本此次行動，至少當然應適用此條，已無絲毫之疑義，如此，是使日本還於原始時代之孤立狀態，試問在現在經濟複雜情狀之下，日本能忍受乎，雖美俄兩國非聯盟國，然美國既已接受聯盟之決議，並根據非戰公約及華盛頓九國協約，而單獨向日本干涉，則美國至少當亦與聯盟各國取一致步驟，自不待言。俄國對於日

本之行動，亦表示極端反對之意，報紙之攻擊日本，較任何國為甚，聞加拉罕對華代表莫德惠曾有懇切之表示，對於日本所宣傳俄日有諒解之說，甚為憤慨，亦足見俄國之態度也。是世界雖大，並無一國非日本敵國，若日本在此與全世界為敵之狀況下，尚能得到最後勝利，則世界將成為日本之世界，恐無如此便利之事，而況日本之真意，係在先併滿蒙，然後藉滿蒙之資源，以對美對俄，美國俄國並非愚癡，必不能讓日本從容併吞滿蒙，貽禍自身，決乘中日戰爭時，將日本解決，以去後患無疑，故在今日之國際關係上，不論如何為日本着想，亦殊無絲毫制勝之道也。

三、由經濟上言之日本萬無勝理

在歐戰時，德奧兩國被世界封鎖，能支持四年半之時日，因其國內有豐富之資源，凡戰爭所需要之物品，國內皆能生產，加以有優秀絕倫之科學技能，發明種種德國所缺之物資之代用品，然而終致因物資缺乏而失敗，足見國際封鎖力之堅強。今以日本與德國比，無異狗與象比，凡稍明國情形者皆能言之。蓋戰爭所必需之物資如鋼鐵煤油棉羊毛，日本國內或產量甚少或全不生產，苟一經國際封鎖不能由他國運入，不須半年，日本之大陸軍大艦隊皆成廢物矣，今試分項說明於左：

甲、鋼鐵材料之缺乏

國十七年間，日本使用鋼鐵一百八十萬噸，使用鋼材二百四十三萬八千噸，計日本產銑鐵一百一十零一萬噸，鋼材一百七十零三萬噸，其餘不足之數，概由外國輸入，計一百四十餘萬噸。然其生產數內，並非完全出自日本鐵礦，而遼甯省之鞍山製鐵所所產，佔大部分，大冶所產之鐵礦，運往日本製成鋼鐵，亦算為日本自產，其所謂輸入者係指由英美德三國輸入者而言，今假定日本與中國開戰，日本需用鋼鐵材料，當二倍或三倍於今日，而中國大冶所產之鐵礦，當然不許其再輸往日本，今即假定日本國內及在日軍支配下之遼甯鞍山製鐵所，每年共能生產鋼鐵二百萬噸，所不足之六百萬噸至一千萬噸之鋼鐵，當然須由外國輸入，然全世界之國，皆認日本為敵國，而日本所由輸入鋼鐵之英美德三國，又為此次主持公理之主要國，斷不致輸運鋼鐵於日本，以助其侵略戰爭。日本既無鋼鐵以補充其軍需品，則半年或至多一年後，軍需品必大感缺乏，日本之大陸軍？必成廢物，中國乘勢加以攻擊，日本雖欲不敗，其可得乎？

乙。煤油，據民國十八年統計，民國十七年間，日本共使用煤油二千七百六十七萬五千五百九十一箱，其中二千一百一十五萬七千八百九十二箱，係由外國輸入，日本國內只生產六百五十一萬七千七百餘箱，是輸入者約占生產者之三倍。設一旦開戰，日本所有大軍艦，皆須開動，而用煤油，當達現在之二倍或三倍，除日本自產之六百餘萬箱外，不足之四千餘萬箱以至七千萬箱之煤油，經由外國輸入，而平日供給日本煤油之主要國為美國，而英國次之，英美兩國俱為此次主張公理之國，當然能實行國聯規約，斷絕日本煤油之供給。日本既無外國之供給，待現存之油消費後，其大軍艦即無法使之活動，亦與死物無異，時現世海軍國，必勢加以攻擊，而使其海軍全滅也。

丙。棉花 日本為不產棉花之國，每年製造火藥，及紡紗所用之棉，皆輸自外國，計民國十七年，由美國輸入棉花值二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萬六千餘元，由印度輸入二萬三千二百二十六萬七千餘元，由中國輸入四千九百二十五萬九千餘元，由埃及輸入二千八百六十八萬三千餘元，此外由荷領印度法領印度海峽殖民地，各輸入少許，若一旦開戰，英美必斷其棉花之輸入，日本非有棉花，不能製造火藥，即假定將現存之棉概存以製造火藥，然為數有

限，不特不能支持長久，且各紡織工廠，因無棉花，實必停工，而現在從事紡織之百零五萬工人，必完全失業，不特影響日本綿布商場，且必惹起重大社會問題，而日本之經濟組織及社會秩序，必完全破壞，在現代化之工業國家，此種情況，必危及國家根本，日本雖有強兵，何能為力，而況強兵巨艦，因無鋼鐵煤油，已成廢物乎？

丁。羊毛 日本為不產羊毛之國，民國十七年間，日本輸入羊毛一萬一千一百八十五萬六千餘元，輸入毛織物一千九百五十九萬餘元，若一旦開戰，軍服軍氈所需羊毛尤宜，如欲以棉織物代用，亦因無花而感困難，而平日供給日本羊毛之國除中國外，則為英領澳洲。中國既與開戰，當然無由供給，而英國亦必於此時斷絕其羊毛之供給，則一年之後，日本軍隊因無軍服軍氈禦寒，何能作戰，拿破崙攻莫斯科之往事，當復見於今日，雖欲不敗其可得乎？

戊。日本生絲無由輸出，日本為出產生絲之國其國民生計，大部分由生絲所得之價維持，國內產業，除米一項外，未有較生絲更大者，每年所得之價，在七萬萬元以上，而輸往美國者，則在百分之九十六四上，其價額約在七萬萬元左右，故日本貨物之輸出國以美國為第一，約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中國尚在第二位，約百分之二十二左右，設一旦開戰，日本生絲當然不能向美國輸出，即此一項，已足制日本國民之死命，其何能支持久長耶？

以上所述鋼鐵。煤油。棉花。羊毛。皆軍事所必需，日本或缺乏甚巨，或全不生產，以此種情形言戰，殊不自量。又加以國民生活巨源之生絲，無由銷售，全國大部分人民，必歸破產，而況既以世界為敵，世界與之斷絕一切通商及金融關係，日本根本即無由生存，尚何能戰之有，故由經濟上觀之，日本絕無獲勝之理也。

本刊編輯部啓事

本刊發行以來，頗受讀者愛護，同人當益加策勵，充實內容，以副讀者期望。凡有來稿均所歡迎，惟篇幅有限，恕未能即爲盡量發表，尙希鑒諒。本刊爲明立言責任計，凡來稿須開明真實住址，發表時並須用真實姓名。否則礙難發表也。

對日作戰

陳啓天著

本書對與日本作戰的種種理由，發揮極其透澈，讀此即知抗日救國只有對日作戰。定價連郵費一角。由本報發行。

救亡兩大政策

王造時著

本書盡量發揮對日作戰及取消一黨專政兩大救亡政策，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者。定價一角。新月書店發行。

一致抗日問題

諸青來著

本書於一致抗日必須取消黨治之理由發揮盡致只須郵票一分由本報代贈。

民聲週報

第五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年十月卅一日出版

第五期目錄

| | |
|--------------------|-----|
| 注意日本的所謂基本條件 | 左舜生 |
| 上海各大學教授的沉痛陳詞 | 陳啓天 |
| 日本對滿洲無領土的野心嗎？ | 蘇森 |
| 國民應準備參與未來的中日交涉 | 袁浩風 |
| 國難聲中幾篇差強人意的日報社論劉天予 | 袁浩風 |
| 未可樂觀的十月廿四日國聯決議 | 袁浩風 |
| 抗日聲中的中俄復交問題 | 陳啓天 |
| 滿洲問題與列強外交政策(續) | 謝承平 |
| 吉會鐵路與東北存亡問題 | 張子敬 |
| 日本果足畏乎？(轉載續) | 龔德柏 |
| 滿洲痛史(五) | 江聲 |

注意日本的所謂基本條件！

左舜生

日本這一次的出兵佔領遼吉，完全是

對中國抱着一個算總帳的態度，日本既下了一百二十分的決心，在他們是大有不達目的不止之勢。我們立在國民的地位，遇着這樣一個死不爭氣的政府，假如我們不也抱定一百二十分的決心，不也抱定一個與日本算一回總帳的堅決態度，則不僅遼吉兩省有名存實亡之憂，就想要在最近的中日交涉上稍稍有一點補救，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

本月二十日，日本會以所謂必要中國首先承認的五項基本條件通告國聯，二十六日由日本外務省所發表的，也與通告國聯的大致一樣，其原文如下：

- 一、否認相互的侵略政策與行動；
- 二、尊重中國領土完全；
- 三、相互徹底取締足以妨害通商自由運動；
- 四、對於在滿洲各地之日本人民之和平的業務，須加以有效之保護；

五、尊重日本在滿洲方面條約上之權利。

關於第一項，日本在最近的這三十幾年以來，幾幾乎沒有一時一刻不在那裏推行侵略中國的政策，尤其以日俄戰後在滿蒙方面的侵略成績爲大有可觀，現在日本忽然說這種話，用來欺騙中國的一個小學

生已經無效，想要用來欺騙國際，也適足以證明日本之無恥。

關於第二項，完全是日本外交家對於美國自來所標榜的門戶開放政策和華府會議所締結的九國公約，一種無聊的敷衍，在一般蠢蠢然的日本軍閥的腦筋中，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關於第三項，日本還是要用『相互』的字眼來欺騙中國人，但要知道在日本的對華態度未根本改善以前，中國人的仇日之念絕對的只有增無減！以大炮向人訂，以

炸彈向人丟，還要禁止別人的仇恨，這全是一種妄想。我國對這一項如果接受，不但對日的經濟抵制即經濟絕交不能繼續實行，連愛國的教育也不能實行，那不是等於亡國了嗎？

關於第四項，我們只知道在日本境內在朝鮮境內常有多數的中國人得不着日本有效的保護，至於在中國的日本人，則除掉少數的軍事密探頗引起中國人的厭惡以外，其餘的大多數，中國素來是盡力保護的。

至於第五項，則日本的立場是包括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中國的國民則至今只承認二十一條是白紙寫的黑字。從日本的立場看，所謂滿蒙方面條約上的權利，計有下記的多端：

- 一、關東租借地九十九年的租借權；
- 二、關東租借地與中國領土接壤的中立地帶種種的限制權；
- 三、南滿鐵道附屬地內的種種權利；
- 四、南滿鐵道九十九年的經營權利；
- 五、安奉鐵道九十九年的經營權利；
- 六、吉長鐵道三十年內委任滿鐵經營的權利；
- 七、其他種種鐵道的借款權利（包括吉會路）；
- 八、南滿的土地商租權；
- 九、南滿的自由居住往來權；

十、東蒙的合辦農業及附屬工業權；
十一、撫順鞍山及其他多處的鑛山採掘權；

十二、鴨綠江森林採伐權；

十三、間島的朝鮮人雜居權；

十四、南滿鐵道界內的駐兵權。

這裏面有許多是日本人的一向情願，而中國人是不能承認的。但日本既提出這種種作為中日開始交涉的條件之一，則我們不能不加以極端的注意，這裏面那幾項是我們絕對不能承認的，我們要有和日本作總結算的決心。至於這次東北事件要據實調查一切直接間接的損失，要求日本政府賠償，當然是不待論的。

上海各大學教授的沉痛陳詞

詞

陳啓天

上海公私立大學之多，在全國居第一位。所有教授多自東西洋留學歸國，各種人才之多，在全國也居第一位。論理，上海各大學教授不但可以指導上海的學生，並且可以指導全國的教育；不但可以指導全國的教育，並且可以促進全國的政治。然在事實上，因教育的黨化和黨部的高出一切，將一切大學教授竟壓到十八層地獄，只許讀遺囑做紀念週，奉行黨部命令，不許指導教育，批評政治。大學教授被壓迫到了這種境地，真是中外古今奇觀！大

學教授們忍氣吞聲，如今已有數年。到現在所謂黨國弄得內而赤匪猖獗，外而日寇橫行，國破家亡，迫在眉睫，而黨國的要人們尚在爭什麼黨權，講什麼黨治。凡是稍有血氣的人們，見到這種情形，無論如何再不能忍受下去，何況是大學教授？我們想此次上海各大學教授二百二十六人聯名致書於上海和平會議，措詞沉痛，而且扼要，也無非是忍無可忍，逼出來的。茲將原文照錄如下：

和平統一會議全體委員公鑒：敬啟者，溯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建設未聞，破壞日甚，赤燄薰天，災黎遍地，國無甯歲，民不聊生。以言軍政，則每值暴寇之來侵，革命軍隊，俯首貼耳，任人宰割，備極人間之謙遜。而黨國先進之議政，意見偶歧，劍拔弩張，曾無些須之容忍。以言外交，則人民鎮靜之態度，幾乎聽於無聲，而當局折衝之成績，從未見其錐末，舉凡滿清專制時代，洪憲篡政時代，軍閥割據時代，所未見未聞之慘禍奇辱，在國民革命政府時代，既已習見習聞之矣。乃者東北淪亡，國運垂絕，草野匹夫，猶知戮力同心，誓赴國難，異邦人士，尚且深表同情，主張公道。而我黨國碩彥，同為總理信徒，同宗三民主義，有何世仇，不共戴天，有何宿嫌，不可捐棄。乃必經民衆之再四呼

籲和平，調人之往返磋商條件，始於暴日入寇一月之後，從容不迫，姍姍來遲，舉行會議。一若非待國家真正滅亡之日，諸公決不罷同室之戈。全國人民，誠不得不為諸公歎息，而以此大會議為給予諸公最後改過自新之機會，尤望諸公之能善用此機會，勿使國人終於失望。諸公當知際此國家民族萬分危急之秋，當前唯一之任務，祇有竭忠盡慮，披肝瀝胆，共赴救亡禦侮之目的，萬勿再涉及過去一切對人問題，再發生一切無聊之爭執。蓋諸公均為黨國柱石，誰未問政，誰不當分負貽誤黨國之責。此後惟澈底覺悟，精誠團結，一致對外，方可自贖前愆，而恢復國人之信仰。今之會議，不應僅謀黨內之妥協，冀人人各得其所為已足，更當集思廣益，採納國人之公意，求得盡善盡美之方案，治標治本之良圖。同人等執教鞭於本市公立大學，慟國亡之無日，覺緘默之難安，敢援匹夫有責之義，就愚見所及，略陳一二，維諸公鑒之。

(一)對日須堅持無條件撤兵及保留賠償道歉諸條件，萬不可稍有退讓，苟暴日竟始終悍然不顧，我即當作最後之對付，雖任何犧牲，亦所不惜。

(二)集中全國賢能，組織國防政府。蓋國內人材既不見甚多，而又不盡屬於一

黨，亟應本黨共同禦侮之義，廣事延納，務使人盡所長，野無遺賢，決不宜自割天地，使才識之士，有愛莫能助之歎。

(三)尊重人民權利。人民為國家之主人，黨治以來，主人之權利，剝奪殆盡，法律上所應享有之一切自由，絕無保障。真正民意，抑鬱銷沈，反動勢力，乘機暗長，有識者莫不痛心。今欲正氣之發揚，民意之表現，首當尊重人民固有之權利。

上陳諸端，皆為目前急要之圖，尙望諸公儘量加以採納。至於治本之策，要非一端，容俟異日，再效芻蕘之獻。迫切陳詞，幸維亮察。順頌公祺，上海各大學教授二百二十六人啓。

本刊同人發行創刊號的時候，以為欲救國難，必須：(一)對日斷絕國交，立即宣戰，(二)對內廢除一黨專政，組織國防政府，(三)民衆自由集會，實行救國運動，與上海各大學教授的三條主張大致不謀而合，可見這是一種真正輿論了。然而黨國的要人們似乎對於這三種主張毫無接受的具體表示。他們對日只是乞憐國聯和平解決，秘密出賣，不肯立即作戰，甚至連作戰的準備也沒有！說一句痛心話，日禍和赤禍的問題在一般要人心目中的重要尚不及什麼黨權與黨治。我們看最近幾日來要人們所發表的函件和談話不，是以「集權

於黨，厲行訓政，為黨國根本問題」嗎？不錯，集權於黨厲行訓政，確是黨國根本問題。因為不集權於黨，便不能在黨內爭權奪利大分其肥，不厲行訓政，便不能對黨外作威作福，為所欲為！那末，黨國不就完了嗎！黨國的完不了，是黨國要人的根本問題，我們且不必管他。我們所必須要管的是民國，是中國。民國已因黨國亡了，中國已因黨爭亡了。我們要復興民國，必須取消黨治。要救中國，必須制止黨爭。這是我們對於一般國民的希望，尤其希望上海各大學教授照着他們自己所提出的主張，繼續奮鬥下去，不達目的不止。

『日本對滿洲無領土的野心』嗎？

蘇森

日本用暴力佔據我奉吉之後，國際聯盟理事會根據中國之提議，向中日兩國勸告：

(一)戰鬥中止，

(二)急速撤兵。

日本鑑於外交之不利，乃由政府發表關於滿洲事件聲明書，謂：

「日本對於滿洲無何等領土之野心，要使日本臣民能安心從事和平事業，能以資本勞力參加開發地方而已。」

同時又命駐美日本大使出淵氏向美國

國務卿史汀生氏鄭重聲明，亦謂：

「日本對滿洲無領土之野心」。

吾人對於日本斯舉，只覺得日本之狡辯得無聊。且日本愈聲明其對滿洲無領土之野心，而其野心愈不可掩。

上海四馬路上的野雞，於拉客時往往自己聲明：「阿拉清爽得來。」竭力辯其無梅毒。盜賊在常人前亦往往自辯：「酒家從來不偷別人的東西。」日人之王婆賣瓜式的「對滿洲無領土之野心」的聲明，殆亦四馬路上的野雞之流亞而已。

謂予不信，試觀日本侵略朝鮮之歷史。

當中日因朝鮮問題相持不下時李鴻章運用聯甲制乙之外交政策，曾慫恿英俄出而干涉。俄國為其自身利益，當然願接受李鴻章之要求。俄國駐日公使於五月二十一日訪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詢問「中國撤兵，日本亦撤兵否？」陸奧宗光答覆，「中國若允與日本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或日本獨力改革朝鮮內政而中國不妨害，則中國撤兵，日本亦撤兵。」俄公使於二十一日再進一步照會日本政府謂：「朝鮮通告各國公使，稱內亂已平，要求各國援助，促中日兩國撤兵。故俄國特向日本勸告，如中國撤兵，而日本不撤則日本負重大之責任。」日本政府即訓令駐俄公使向俄國聲明：「非不撤兵，但事機未至。」又申

明：

「日本決無侵占朝鮮土地之意。朝鮮內亂絕滅之時即行撤兵。」

朝鮮之土地，早已為日本所領有，則日本政府「決無侵占朝鮮土地之意」的聲明，一文錢不值，由此可證矣。

今日日本又聲明「日本對滿洲無領土之野心矣」；行見滿洲之為朝鮮第二也。

國人如甘心使奉吉為朝鮮第二者，則予欲無言；如不甘心者，則請下定決心，與日本決一死戰。國際聯盟與美國，俱無用處；中國的封疆大吏，對於自己所應守之「土」，尚不免在「無抵抗主義」護符之下拋而棄之，然則聯盟與美國又豈能代我對日作戰呢！

國民應準備參與未來的

中日交涉

袁浩風

一個民主國家，論理當有一個代表民意的機關，以討論，研究，和決定國家人事。因為國家的一切生活都與國民有切膚關係：國家的榮興就是國民的榮興，國家的悲哀就是國民的悲哀。暴日以其匪軍佔領滿洲，冀圖實現其大陸政策，不是舉國狂歡，額手稱慶嗎？我國人不是因東北大好河山，誤於「日本人愛什麼就給他什麼」的軍政長官，慘遭焚掠，蹂躪及強佔，羣情悲憤，目眦欲裂嗎？

國家與國民的生活——悲痛或歡欣——既

是如此休戚相關，所以國民於國家淪亡時宜有其表示意見的機會。特別要備有一個法定機關，俾人民代表得商榷國事，作最後的裁決。一個共和國國家的基本原則是，主權在民：就是說人民不是奴隸，而是主人翁，執政者不過是其公僕。如其主事失當，人民隨時得而罷免之，懲辦之。這種德模克拉西政治，在歐美行之已久，成績斐然。

在中國可是不同，雖號稱民國，然而民權却是永不兌現的支票；除達官要人外，平民永無享受的機會。這還得配談名副其實的民國嗎？一般老百姓不是久居於奴隸地位嗎？但所苦者就是國人往往做了奴隸而不自知，醒覺，自救。

過去數十年國人陷於奴隸的境地已指不勝屈。對外作戰，每戰皆敗。戰敗的結果，就是割地賠款。割地，像是個人作買賣一般，可由少數人簽字核准，人民從未參與，甚至連被割領土內的人民都沒有像亞爾薩斯勞倫二州人民來得痛快，還得有代表在法國國民大會中涕泣陳詞，竭力反對亞勞割讓於德。然而中國人民像綿羊似的被當局拍賣了，絲毫不感到恥辱而悲憤。賠款，一次就是幾千萬兩，拳匪之亂竟一賠四萬萬兩，也可由少數人簽字核准，人民從未同意。然而這都是民脂民膏，千

剝萬削集成以償付列強的；中國人民像農奴似的被當局剝削了，絲毫不感到苦楚。如今民國創立了，而人民被當局生吞活剝如故。廿一條件得因個人利益而簽定，用不着得國人的首肯；西原借款亦得因個人利益而締結，且得後來的政府的追認，而國人的核准也是多事。以後還有多少喪權辱國，盜賣人民的條約，從未得着國人主人翁的同意的啊！我真不忍說下去了。

割地賠款，為戰敗之自然結果，尚屬常事；而無故喪權辱國在歐美史上却罕不多觀。然而割地賠款這麼重大的事可由少數人專辦，不諮詢國民的意見，在現代史中更無匹獨有。一八七一年法敗於普，普兵臨巴黎，法人雖有愛國志士甘貝達（Gambetta）其人竭力主張與普作殊死戰，究因精疲力竭，環境不許，不得已由國民大會以五四六票對一〇七票核准佛郎克福和約。一九一八年歐戰終，德國敗績，河山被佔。德國國民大會遂於一九一九年六月廿二日以二三七票對一三八票核准凡爾賽條約。觀此，可知歐美各國如遇有和平條約（普通條約亦然）時，必須先得代表國民的會議核准纔生效力。

現暴日不顧信義，破壞公法，已佔領吉遼了。其結果何若，雖難逆料。但以常理推之，此後無論是馬上直接談判，或正式開戰，將來締結條約，以解決爭端，總是

免不了的事。所以我們應接受歷史的昭示，不蹈前事的覆轍，主張召集一個民意機關，以便研究，監督及核准未來的中日交涉。庶幾我們的奴隸地位得以解除，主人翁的地位得而實現。國家既以民為本，那末國有福樂，民宜共享之，國有患難，民宜共赴之。今日寇侵凌，正是國難臨頭之日，我們全國人民應準備『總死』以與暴日決戰。不過國人既準備鉅大之犧牲以盡國民的義務，國人也得應有參與外交談判的權利。國亡，與其像往日亡於極少數人之手，實不若亡於多數人之手。割地賠款，與其被三四人全憑自己意志而簽署，不若國民代表依全民意志而核准。前者足以喪失國人人格，後者足以提高國人人格。像今日滿洲事件，國家前途運命所寄。政府措置之得失，就是國家之得失，同時也是國人之得失。其有關於國人者至重且大。國人還應儆前人的愚昏，任人處理，忍受有關國家生存的國際條約，而不思自救嗎？

國難聲中幾篇差強人意的

日報社論

劉天予

自日寇進兵東北，國內現象令人可哭的地方固然很多，然而生機勃發，言論界令人可滿意的，却也不少。茲僅就日報中提出幾篇，其他專以抗日救國而發行的刊物，

無待指陳，故從略。

（甲）大公報的痛切陳詞

天津大公報向以社評馳名，雖然吞吐其詞的多，然而發隱快微，中人心坎的詞句，却時時可以見到一些。十月二十二日它的社評標題是『喚起滬會諸公之責任心』，其結尾一段，實在說得沉痛萬分，茲摘錄出來，使大家含着淚來欣賞欣賞。

『二十年來，政潮無限，起伏迭乘，歷次當權人物，其不以一『悔』終者，能有凡人？人生數十寒暑，能經得幾『悔』？國家有若干生命，能供英雄偉人之一『悔』再『悔』？吾人所為喚起滬會與會諸公之責任心者，惟求諸公，勿再貽後『悔』而已。』

最近國民黨中要人類皆有幾句光明磊落的懺悔言論發表，但如何帶罪立功、挽回未悔前自身人格所受的損失，彌補國家元氣所蒙的創傷，與夫為何才不致又貽後悔，使得國破家亡，永無再悔的餘地？這是要請衰衰諸公念茲在茲，不容須臾忘懷的！

（乙）時事新報的期望正大

在上海幾個較大的日報中，比較具有敢言的態度者，不能不推時事新報，有時雖因不得已的苦衷，吞吐甚于大公報，但不畏權威，拋除黨見的社評，也頗有令社會稱快之處。它的十月二十一日社評，以

『期望于和會者』六字標題，以『自由與公開』作期望的對象，今擇其最精彩者於後：

『黨治數年，乃至內部發生裂痕，乃至至原有組織不足以排難解紛，乃至不得不出之以和議之方式，事屬至可痛心。推原其故，不獎進自由討論，詎非造因之一端。……則至少應於會議期內，予舉國以自由說話之機會。』

『一切罪惡，一切偏私，一切卑鄙無恥，一切爭權奪利，無不掩護其形跡於秘密之中』。

國民言論的自由，早已被黨政府剝奪得乾乾淨淨，稍有觸犯三民主義或違反要人意旨者，則不識時務的執筆人立刻可以變為階下之囚，心血結成的刊物立刻扣留堆集於什麼部裏當柴燒，吾輩好發議論的書生，除自歎生不逢辰外，還有何話可說。至於一切均守秘密，乃是由於阿斗國民所致，鑄成大錯，由來久矣。

(丙)申報的老當益壯

『老申報』！『老申報』！凡是住過上海的人，誰不會於每日清晨睡態矇矓中聽過呢。它的時評，從無擴展地盤的野心，侷促於豆腐干塊，含蓄於然而今夫，實在名不虛傳，老氣十足。然而返老還童，不是絕無希望。它的社論，近因字數關係，不得不大大侵略其廣告的地盤，因為順應潮流

話。謂予不信，請看它本月二十一日社評：『我國今日已至最後難關』。該文的小標題是：『國人應有極堅強之表示』，內中警句是：

『此時吾國民，應當一致主張，非將吾國因日本出兵受所之損害先行解決，不能談及其他問題。此次國聯調處，如果合乎正義，我國當然極願接受。如專順日本單方面之意旨，提出不合正義之條件，如日方最近所宣傳，則絕對不能接受。吾人自當誓死以殉正義，以保國家之生存。』

此次國聯與美國雖然一致不願意日本這樣地侵略我國，但乾脆說來，與其說是仗義援助，不如說是為己設想。我們固然希望他們能秉公處理，但萬一他有了他種利益的交換，不秉公又將如何！這是強盜世界不稀罕的事，假使我們不先具『誓死以殉正義』的決心，不出於忍辱亡國，又將怎樣！

總之，目前國難雖然令人可痛，但它却已賜予我們言論界以若干的『活力』與『生氣』。如果沒有狂風暴雨的意外摧殘，由言論上的『活力』與『生氣』，進而創造國民心智上的『活力』與『生氣』，國家雖然多難，也終有復興之日。

未可樂觀的十月廿四日國

聯決議

袁浩風

為中日關於遼吉事件，做了一個多月談判疎解工作的國聯，到了十月廿四日雖以日人的跋扈倔強，竟毅然決然，霹靂一聲，以十三票拒絕日代表的提案，又以十三票表決了行政部的議決草案。行政部一向以『和事老』名於世，不敢對凶頑的會員，作嚴重的警告並斷定其責任。然今日行政部悍然不顧盟員國日本的反對，而以大多數通過的議決案，這由法律方面看來，（公約第五項規定一切決議均須行政部或代議會之一致表決）固不能發生效力，但由道德方面看來，則其影響於世界輿論，實至鉅且大。所以日代表芳澤事後宣稱：『今日為余有生以來最痛苦之一日，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一大悲劇』。

國聯因一向來缺少有效的工具，以迫使凶頑盟員就範，所以吾人於行政部自九月十八日起的種種措置，不無疑惑而認為違反國聯公約。然而行政部開創國聯有史以來的先例，在此極其嚴重情形之下，能以一致的投票（除當事國日本外）通過其決議案，這至少是國聯在最低限度內早日應辦的事。以吾人依國聯公約所希望於行政部者雖不能認為滿足，但國聯最後掙扎的勇氣即可嘉。

國聯的決議案除重述九月三十日之決議案外，其主要條項有如下者：

(一) 促日政府立即開始並不間的撤退軍隊至鐵路區域，庶在行政會下屆開會前可完全撤退。

(二) 本會請中政府為收回受影響的地方計，籌劃可保障該處日僑生命財產安全之佈置，以履行其負責保護在滿日本人民生命安全之諾言，並請中政府容他國代表聯合中國所指定辦理此事之官員，庶他國代表可視察此項佈置之執行。

(三) 本會主張中日政府應立即派代表協定關於撤兵各點之施行細則，並接收已撤兵之土地，庶可進行無礙。

(四) 本會主張中日政府於撤軍完成後，即直接開議雙方間各懸案，尤其是因近來事件而起，及關於現有困難，及因滿洲鐵路問題而發生者之案件，為此旨趣，本會建議雙方，應設立一種和解委員會，或類此之永久機關。

(五) 本會決定休會至十一月十六日，屆時將再研究時局，但本會許議長有權於其認為須從速召集，得提早召集之。

我人苟將行政部廿四日的議決案與九月三十日者相比較，則其相異點實可堪注意：(一)此次議決案不僅純依國聯公約，且亦提及非戰條約與九國公約，可增加議決案的力量；(二)撤兵日期確定，不若上次議決案的含混空泛；(三)為切實保障日人在滿之生命財產計，國聯將派遣代表聯合中國所指定之官員，視察有關於保障之佈置；(四)日軍完全撤退後，即直接開議雙方間各懸案，尤其是因近來事件而起……收回滿洲鐵路問題而發生之案件……並建議組立一種和解委員會。

廿四日的決議比前者更進一步，彰彰明甚。依序前進，本為外交調解應有之方式。所以吾人對國聯富有彈性，未敢大膽作鮮明表示之決議，以國聯之窘難地位，實不願有所苛責。若純以國聯公約而評論行政部，則其月來之倒行逆施，實有足多者。

至行政部決議案之與日本對案相比較，則又有三大異點：(一)行政部決議案拒絕日本提出之基本原則不列入決議案內；(二)行政部決議案主張先完全撤兵，後開談判，與日本之對案實相反；(三)為敷衍日本『上國』面子計，該決議案不表明派遣專員，監視日軍之撤退，但主派遣專員視察中國採取保障日人安全之佈置，間接實能視察日軍之是否撤退。

此外，平心而論，行政部的決議案實相對的比較接近中國提出之要求，雖中國要求承認之賠償損失，未曾明言列入決議案中，但以其『因近來事件而起後關於現有困難……而發生之案件』諸語而論，外交詞語，極富彈性，吾國所要求之賠償損失，當亦包含在內無疑。

惟行政部之決議案，姑無論白里安等受何政治背景而出此，必為日本拒絕履行。不到十一月十六日即可斷定。至法律上，該決議案已失其拘束之功效，至道德上，雖能博得世界輿論之一致同情，然輿論只是輿論，其奈強頑惡極之日本何。故國聯苟欲維護其威信，保持世界和平及促成明年之裁軍會議，則於下月十六日後，必須有更進一步之辦法，迫使暴日就範。此辦法為何？

如國聯能保持其昨日投票反對日本之決心，而列強又不為日本的陰險外交所誘惑，則行政部對日的辦法有如下者：

(一) 由英法等協同非戰條約之發起國——美國，對日作嚴重之警告，實施外交壓迫。

(二) 依據國聯公約第十五項，行政部以調解不成，作一報告。此報告以廿四日之情形論，必能得行政部一致的同意。(爭議當事國除外)該報告因是而得有制裁力量

，並許被侵犯國對侵犯國作戰，由其他盟員給以自願之助力。

(三) 行政部即援用第十項或第十六項實行有力之制裁。

在國聯公約範圍內，行政部得取之辦法，不外此三端。惟依據公約，第十項與第十六項之實施，應在於滿洲事件發生之時。原因前者規定盟員間不能互作侵犯戰爭，須互相尊重領土之完整……，後者禁止盟員國在將爭議未提付仲裁或行政部之先，訴諸戰爭。但以今日之國際現況與經濟恐慌觀之，該兩項即得到行政部全體一致同意之表決，能否見諸行使，大屬疑問。即經濟制裁恐亦難能。過去國聯對俄波戰爭及意希事件所持之態度，與其對此條項之謬誤解釋，諒為讀者所深知，國人又何必妄想呢？

第二個辦法，雖報告的效力具有制裁性質，中國能在法律方面佔絕對之優勢，但我國當局願否與日作一殊死戰，殊屬疑慮。即戰而能否得列強有力之援助，亦屬問題。

至第一個辦法，雖有絕對的可能性，但以今日暴日軍閥派之決心，毫無忌憚，不顧一切。列強之嚴重警告，恐亦不能影響其行動於萬一。

由上述的分析，國聯行政部廿四日的決議案不僅不能發生效果，即日本於拒絕

履行後，且亦在法權上無迫使其實行之權。國聯以制裁實行之不易，恐必再出調解疎通。日本遂因而得故意延宕，一面樹立其穩固勢力與組織於滿洲，一面靜待中國內政之變化。

總言之，中日事件，非國聯所得而調解之事件，亦不是暫時的事件。即此時得而調解，日本願意撤退軍隊；安知暴日不乘今後之國際事變，而再捲土重來？蓋中日事件由各方面看來，均是兩國存亡的問題。暴日一日存在，中國不安；中國一旦強盛，日本必衰。而中日間今後之關係，必以武力之高下為準則。幸國人勿醉迷於國聯，而趕快設法自救。

抗日聲中的對俄復交問題

題

陳啓天

自日本強佔東北以來，政府當局除令軍隊不抵抗，令人民鎮靜外，使用所謂「信賴國際聯盟」為却寇安邦的妙計。可惜國際聯盟畢竟不可完全信賴：國聯第一次決議限令日本於十月十四日以前撤兵已因日本橫蠻不從，失了效力。第二次決議又限令日本於十一月十六日以前撤兵，日本又聲明不服從決議，到時之不能發生效力，自不待說。國際聯盟既終不能制止日本的暴行，死不長進的中國人，還不自行設法抵抗，又想乞憐俄國，妄想俄國可以制

止日本，幫助中國，於是有對俄復交的說法，甚至有聯俄的說法。在人民方面固有如此說法的，在政府方面也有如此說法的。我們且不問主張對俄復交的是什麼人，也不問主張對俄復交的人之真實背景是怎麼樣，但我們必須考究對俄復交與中國的利害究竟怎麼樣。在國際間，各國的縱橫捭闔，只須以本國的利益為前提，原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今天與甲國相聯以抗乙國，明天又與乙國相聯以抗甲國。這本是極尋常的事件。如果中國對俄復交甚至聯俄確於中國有利，本不妨復交聯俄，以渡過目前的難關。如果對俄復交甚至聯俄，並不足渡過目前的難關，而且足以增加國家的危險，那就非堅決反對不可。

就我們看來，對俄復交是聯俄的初步。聯俄固於中國有百害無一利，即復交也於中國有百害無一利。中國不可與俄復交的理由，我們可從各方面加以證明。

第一從日俄的關係上看，中國不可與俄復交

現在主張對俄復交的人們，以為聯俄可以抗日，而不知日俄在過去幾年間以及現在正在避免衝突，彼此妥協，以實行夾攻中國，本來日俄兩國在立國的方針上原屬根本衝突，日是白色帝國主義，俄是赤色帝國主義，應無妥協的可能。在滿蒙的利害上，也屬根本衝突，日要北進，俄要

南進，也應無妥協的可能。然在實際上竟彼此盡量妥協，實行夾攻中國，以各遂其野心。日俄戰爭以後到俄國革命時代的日俄關係且不必說。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日本承認蘇俄政府，爲日俄妥協的第一聲。同年同月二十日日俄兩國在北京締約，解決兩國過去的糾紛，爲日俄妥協的第二聲。自是以後，兩國互派大使，妥協的程度，並不因立國方針和實際利害而減少。在日本方面固是採取聯俄政策，希望在俄國諒解之下，進一步取得滿蒙特殊權利。在俄國方面也是採取和日政策，希望在日本諒解之下，同樣取得滿蒙特殊權利，並貫徹整個赤化中國的陰謀。最近幾年來，日本政友會及民政黨內閣先後派人去勾結俄國。例如久原以經濟代表赴俄；成立日俄經濟協定。後藤數次赴俄，「要求諒解日本在東三省之特殊權利及外蒙交換等問題，並締結商約及協商各項重要問題」。這都是日俄妥協夾攻中國的證明。在民國十八年中俄戰爭時，中國曾以俄國破壞非戰公約的罪狀通告非戰公約簽字國。英美法三國會根據此通告，勸告俄國而日本雖爲一簽字國，全無聲響，反乘此時與俄國盡量交好。這又是日俄妥協夾攻中國的證明。以上是從日本方面提出的證據。再從俄國方面攷察，也可得到同樣的證明。俄國在遠東採取的外交政策是「和日，反英

，亂華」六個大字。貫徹這種政策的實際表現，便是共產黨製造的五卅慘案之集中反英，鮑樂廷指揮下的武漢政府之對日讓步。最近日本強佔東北，白色帝國主義的國家尚有正式出來說話的，而赤俄亦爲非戰公約簽字國之一，竟無何種正式表示，反有日俄成立新默契的傳說。由此可知日本固侵略中國，俄國對中國也決無好意。他們爲避免侵略中國的彼此衝突，已早有妥協，中國要聯俄以抗日固不可能，即令可能，也不過從日本手中送給俄國。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究於中國，有何益處？

第二從俄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看，中國不可與俄復交

俄國自革命到現在，在國際上幾乎完全陷於孤立的地位。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全在俄國想用他已經失敗了的共產主義，煽動所謂世界革命，實行搗亂列強。列強爲防止俄國的煽動計，對於俄國尚有未承認的，即已承認俄國的，還是非常戒嚴，不但不願俄國的勢力潛入列強的本國以內，即侵入中國以內，也是他們所不願的。如果中國對俄復交甚至聯俄，在一方面，對於列強固是一種大威嚇，在又一方面，中國在國際的地位與俄國同陷於孤立，不易再獲得列強的幫助。中國與俄國成了一條戰線，其他列強與日本又成了一條戰線。這兩條戰線，便是赤色帝國主義與白色

帝國主義的對壘。赤色帝國主義蘇俄的五。年計劃尚未告成，軍事實力，也不充足，在目前還不能不曲意與白色帝國主義妥協（例如與日本妥協）以免過早引起世界大戰，致無勝利的把握，中國聯俄以抗日，即有拿赤色帝國主義以抗日白色帝國主義的重大意義。俄國如不認中國因再度聯俄有全部赤化的把握，決不敢冒險幫助中國以造成白色帝國主義圍攻俄國的局勢。如俄國不惜犧牲，願以實力幫助中國，則中國以得到俄國幫助的原故，更不易得到其他列強的幫助。甚至列強可以承認日本強佔東北，爲抗俄的第一步。那末，中國不但犧牲了東北，並且犧牲了全國，這是何等危險！我們要知道在國際宣傳上製造中國如不得已時必須聯俄的空氣，以恐嚇列強，尤其是英美法三國不得不干涉日本退還東北，這是無大妨害的。但是要超過宣傳的作，實行聯俄，則恐列強反幫助日本，不幫助中國。因爲滿洲被日本佔領，在列強看來，是與他們反俄的鬥爭有大利的。由此說來，得到一個俄國的幫助，未必能代中國抵抗日本，反而失去列強對中國的同情，連在外交上也再不肯幫助中國，甚至與日本協同壓迫中國，這不是有害無利的外交政策嗎？從前國民黨的聯俄政策，已將中國造成孤立的國際地位，致日本敢於橫行不顧一切。一誤已害事不小，再誤，

中國還經得起嗎？

第三從中國與俄絕交的歷史上

看，中國不可與俄復交

我們現在攷究中國不可與俄復交的問題，還須追溯從前與俄絕交的歷史，將其原因十分記在心坎。原來中國與俄國在民國十三年曾經訂定中俄協定，正式發生關係。這是歐戰後中俄第一次復交。在中俄協定中有以下的規定：

「第六條 兩締約國政府互相擔保在各該國境內不准有為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及舉動，並允諾彼此不為與對方國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之宣傳。」

而實際上，俄國在締結此協定之前三年（民國十年）已經組織以暴力反對中國政府的團體即所謂中國共產黨。同年又令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掛羊頭賣狗肉，以擴大違反中國公共秩序及社會組織的赤色宣傳與活動。當時國民黨利於俄國的幫助，實行所謂聯俄容共及農工運動三大政策。國民黨向北發展一點，共產黨和俄國也向北發展一點。發展到武漢政府時代，鮑樂廷支配一切，是俄國勢力在中國的一個極盛時代。因此招致列強的恐慌，陰與北京政府以暗示，於十六年四月六日由北京政府搜查俄國大使館，獲得重要秘密文件甚多

，俱見於「蘇俄陰謀文證彙編」，蘇俄無法狡辯，大使館人員遂被迫出境。這件事可說是中國與蘇俄絕交的先聲。此次所發覺的文件共數百種，自軍事政治，密探黨務以及經濟無所不有。由此可以證明俄國公使館在表面上是一個外交機關，在實際上是俄國在中國指揮共產黨黨務軍事政治以及各種民衆活動的高機關即總司令部行營同時又是總糧台。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序言上說：

「近兩年來其足使吾人失望而深為太息之事，即蘇聯利用其外交領事官之指揮參與我國之內爭是也。蘇聯種種陰謀之事實不一而足，舉其最著，如供給軍械，鼓動工潮，勾結土匪，擾亂治安，甚至指揮參與我國之戰爭。密佈機關，破壞我國之社會。其技倆之險詐，無所不用其極。四月六日搜查舊俄兵營（即公使館之附屬機關）之結果竟發現其為蘇俄對華陰謀之策源地。……顧追求中國之亂源，則蘇聯政府及前任大使加拉罕實應負其責任也。」

「蘇俄利用外交領事館之指揮，參與我國之內爭」，這是從前北京政府要搜查俄使館的原因。現在如與俄復交，至少須許其設外交領事館，那不是又令其得一利

用外交領事館之指揮，以參與我國之內爭嗎？

俄使館既搜查以後，國人對於蘇俄之可怕已有相當認識。不到三四月，標榜聯俄政策的國民政府也於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即廣州暴動後三日）因俄國利用外交領事館指揮共產黨暴動不得不明令撤消俄領。該令說：

「查國民政府統治下各省之蘇俄領事館及其國營商業機關，恆為宣傳赤化，藏匿共黨之所。……本月十一日廣州事變驟起，共黨佔領省垣，斷絕交通，焚燬全市，肆行殺戮，皆由共產黨藉蘇俄領事館及其國營商業機關為發令指示之地，遂致釀成劇變，勢若燎原。即其他各省地方，亦不無暴動之慮。本政府為維持治安，預防蔓延起見，……應即將駐在各省之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領事一律撤消承認。所有各省之蘇俄國營商業機關一律勒令停止營業，以杜亂源，而便澈究。……」

這次撤消蘇俄領事，可算是與蘇俄正式絕交，並且不許通商。中國本部各省如果沒有這次國民政府勇於改過的絕俄，我們敢斷定像廣州暴動的同樣事件必再見三見甚至無數見於其他各地。現在主張復交

的人們如果還記得「蘇俄領事及其國營商業機關恆爲宣傳赤化，藏匿共黨之所」，我們相信除共產黨外決不敢再行主張聯俄復交。因爲復交了，就必須正式允許蘇俄遍設領事館及國營商業機關以爲其宣傳赤化，藏匿共匪呢。

經過此次撤消俄領，中國已與俄國正式絕交。而俄國反於十八年利用中東路事對我宣佈絕交，實行作戰。可算又狡猾又毒辣了。中國政府曾於同年七月十九日對外發表宣言說明中東路事件的有六起因如下：

「本年五月廿七日北滿一帶蘇聯共黨領袖，在駐哈俄聯領館開第三國際共產宣傳大會，經東省特區行政長官當場查獲，搜得破壞中國統一，組織暗殺團，在南京遼甯及其他要埠實行，並組織秘密破壞軍實行炸燬中東鐵路各項密謀各項密謀文件以及種種宣傳赤化助長內亂之鐵證。而所獲人犯，多係中東路重要職員及中東路職工聯合會蘇聯商業聯合會商船局，遠東國家貿易局等機關之經理及委員等。該地當局爲杜絕亂源，保衛治安起見，遂不得不對於中東路執行相當處置。並封禁上述蘇俄各機關。……」

經中國政府宣佈蘇俄在北滿的陰謀以

後，蘇俄竟不惜暴露赤色帝國主義的獷狽面目，實行用武力進攻中國，如同日本此次佔領南滿一樣可恨。到現在中東路戰爭的議和代表尚在莫斯科。蘇俄推延將近兩年，還沒有結果。其中最大的原因便在蘇俄想藉此取得侵略北滿的條約保障，並和中國正式復交通商以便接濟共黨，指揮共黨，並藏匿共黨。中國如願與俄復交通商，自是他所樂意接受的，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以上三次絕交的事實和理由，以閉門揖盜呵！

第四從國內的形勢上看，中國

不可與俄復交

我們曾聽見主張對俄復交的人說：「日本帝國主義可以利用俄國侵略中國，中國爲甚麼不可利用俄國抵制日本呢？法西斯蒂主義的意大利可與俄國修好，中國爲甚麼不可與俄國復交呢？」不錯，如果中國是日本或者是意大利，我們也極端贊成與俄國復交甚至可以聯俄。日本和意大利都有統一的政府控制一切，具備利用俄國的積極資格；同時又沒有俄國指揮下的共產黨到處活動，無所顧慮，具備利用俄國的消極資格。中國呢，既沒有利用俄國積極的資格，又沒有利用俄國的消極資格，怎麼可以與俄復交甚至聯俄呢？如果不相信，可以看看國內的實際形勢。最近三四年來，中國在名義上好像有了統一的政

府，在實際上還是始終沒有產生統一的政府。在民國十六年，北京有一個政府，武漢有一個政府，南京又有一個政府，成爲鼎立的局面。到十七年武漢政府和北京政府雖已塌台，然在南京政府同一名義之下，還設有武漢，廣東，及西北三個政治分會各由一種武裝勢力支配，連南京政府儼然成爲四分的局面。十八年經過兩湖及河南的兩次戰爭，雖強迫將政治分會取消了，而各省仍未能實際統一。十九年又產生北京的擴大會議與南京政府對峙，經過中國亘古未有的南北內戰，擴大會議才縮小而分散了。本年又新產生廣東政府與南京政府對峙，到日本佔領了東北，還未能言歸於好，共禦外侮。假如中國沒有連年的內爭，日本決不敢這樣欺侮中國。縱說日本的欺侮是由連年國內紛爭引起的，也不爲過。像這樣只知內爭不問外侮的政府，那有資格利用俄國？況且現在國民黨的政府，曾經利用俄國，而反爲俄國所利用。更有資格又來利用俄國？更進一步說，連年國民黨所以忙於內爭無法統一中國者，乃由從前聯俄政策所結下的惡果。俄國不願中國有統一的政府，尤其不願中國有不受俄國控制的統一政府。因此十六年開始大分裂起來，俄國利用親俄的國民黨分子以及共產黨支持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對抗。武漢政府雖然不到幾個月就塌了台，但是

武漢政府時代的主要人物不仍舊在去年的北京擴大會議和今年的廣東政府繼續不斷的大活動嗎？這次寧粵和議的不易成功，即令成功也可斷言決非久局，不是由於俄國仍舊站在一部人的後面在那里作怪嗎？如果說完全沒有那回事，何以現在上海對俄復交的空氣忽然死恢復燃？又何以有要人說出一「蘇俄也不妨聯絡，只要蘇俄不妨害中國」閃爍論呢？

我們姑且假定主張對俄復交的人們不一定都有俄國的背景，並且假定真正統一的政府，在取消黨治的條件之下行將實現，中國確可具備利用蘇俄的積極資格；但是中國利用蘇俄的消極資格，決無法一時具備。因為俄國指揮下的共產黨自十六年活動到現在，已經擁有武裝勢力將及十五萬枝槍砲，大部集中在湘鄂贛三省，並小部分散在其他各省。政府用四五十萬大軍，經一年時間，不見有若何大效，反有愈勦愈衆的危險趨向。現在因政爭和外侮的原因，連勦也不勦了。就我們的推測，不久的將來，共禍必定又大發作，比去年的長沙慘變要利害多少倍。再大獵猖以後，不但要驚倒中國的人民，並且可以引起世界的注意。如果中國自己無法收拾共禍，必定招至列強的武力制壓，致中國陷於都市共營和鄉村共產的亡國滅種之現狀。這種慘狀的到來，幾乎成了必然的趨勢。我

們那還可實行對俄復交以助長共黨的聲勢呢？有些人咬文嚼字的說，「對俄復交是一事，聯俄是一事，助共又是一事。在暴日橫行的時候，又何不可對俄復交或進而聯俄以抗日，同時還是對共呢？」這種說法，實在於不明俄國與共黨的不可分性。在目前中國共黨極其猖獗的時候，俄國對於共黨的關係尤特別重要。如其要繼續對共，決不可聯對俄，即俄復交也足以增大共黨的勢力，使中國更無法自救，更有些人急不暇擇的說，「中國既無法抵抗日本，與其亡於日本，不如去做共產黨與日本搗亂到底，還可痛快一點。這種說法，真不免太不想想！我們要鄭重告訴這種話的人們：你們要知做共產黨也不過做俄國的亡國奴。你們不見中國尚未亡國，共黨早在那里高呼「擁護蘇聯」嗎？這不是亡國奴的口號是什麼？現在如果有人高呼「擁護日本」便必被人罵做賣國賊，難道做亡國的賣國賊便不該罵反而可賀嗎？即令你們不怕罵甘心做俄國的賣國賊，你們還要記着在目前國際形勢之下，決不能容許中國全體人民都做蘇俄的賣國賊。一個日本的一兩師陸軍十幾隻軍艦，便嚇得許多人不敢抵抗。如果中國有整個赤化的危險，一切帝國主義的國家必定與日本共同出兵壓迫中國，屠殺人民，到那時，縱做了共產黨又有什麼方法去抵抗一切帝國主義

呢？結果，不過是整個的國家全被犧牲，整個的民族也全被犧牲，那里還有國家讓你們出賣，又那里還有生命讓你們活着呢？

因此所以說，他國儘可以利用俄國，中國的國內形勢既沒有統一的政府，又有勢已燎原的共黨，實在沒有具備利用俄國的兩種資格。

由以上四方面說來，中國要抗日，而日俄關係却正在一種妥協狀態之下，決無法聯俄以抗日。即令俄國願與我聯，但俄國在國際的地位完全孤立決無力來為中國抗日本以及一切白色帝國主義國家。從前中國與俄國絕交的原因既在蘇俄利用使領館指揮，供給並藏匿共黨，決不可再行復交使共黨更大猖獗起來。如果將來中國有了統一政府並且肅清共黨之後，也不妨復交甚至聯俄。但在目前無論如何決不可聯俄，也決不可對俄復交。這是我們在抗日聲中必須採取的對俄態度。

滿州問題與列強外交政策

(續)

謝承平

法國利用滿洲問題討好於日英，且進而拉攏美國，這種論斷在國聯開幕時更證實了，因此日本芳澤公使稱頌白里安的功效。其次，讓我們看看美國對滿洲問題的政策又是如何。美國在日本轟擊我東省之後，竟然一言不發，繼而由國務卿正式勸告中日兩國同時撤兵。美國隨便開了這個笑話，可是叫中國政府方面太失望了，不料中國人素以爲是中國的靠山美國，今日竟如此不可靠。其實我們要細察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情形，這是意料中事。

對中日美三國外交關係，首先要打破的錯誤觀念就是一向以爲美國親華仇日，殊不知美國的東方政策，也同其他列強一樣，始終以其自身的利益爲前提；遇日本妨害其利益時，則仇日；遇袒護中國而有害於己的時候，則犧牲中國。原來美國自領有菲律賓以後，對遠東的局面就非常的注意；門戶開放的主張宣布以後，就由海上根據地一脚踏上了中國這個陸上市場，於是東方的主宰就兩腳站穩了。爲保障菲律賓，避免日本的侵略，羅斯福總統，出而調停中日戰爭，朝鮮成了日本的勝利品，而美國默認，這能不算日美提攜嗎？再說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在中國報紙

上和一班外交家口頭上就常發現歌功頌德之詞，以爲美國在這一次真個壓倒了日本，而保障了中國之領土的完整與政治的獨立。其實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在謀美英海上平等，打破英日同盟，因而涉及太平洋問題和中國問題。給美國的門戶開放主張加了保障，並且取得中國親美的情感，於是在中國這個市場和軍政舞台上更深地插入了。尤其要明白的，日美在此時並不如報上宣傳的那樣要有作戰行動，反而對日本表示好感，在『四國條約』上明白規定日本屬地台灣、琉球、南庫頁島及委任統治地帶不受國際的干涉；美國不對日建築海軍根據地，即不在根姆，白爾達達兩處建築砲壘。請問美國是怎樣地『仇日親華』嗎？

美國在戰後一躍而爲世界富翁，海軍亦與英國平等，海外貿易的發展，尤使英人驚駭。雖有麥克唐納與胡佛的攜手，然而大西洋兩岸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終不免利害衝突。倫敦海軍會議（一九二九—一九三〇）之時，日本舉足輕重，英美兩方都要攏絡日本。後來美國政治家甚至於主張特爲日本修正一九二四年的『移民律』歡迎日人到美，減除兩國的惡感，因爲美國怕日英同盟復活，將來日英在太平洋大西洋夾攻美國，那就糟了。

最近日本侵佔我東省，一班抱無抵抗主義的人們都在要求美國援助，以爲美國要引用開洛公約或華盛頓會議時所簽訂的

九國公約，來裁制日本，甚至於爲中國對日宣戰。事情有這麼簡單嗎？美國決不單爲中國，而作這大的犧牲。英國最初對日本暴行不置可否，美國敢得罪日本嗎？如果態度過於強硬，日本既抱作戰之決心，美國那時是屈服呢，還是宣戰？美國經濟的利益和人民的感情都不會讓日美立即作戰的，何況中國又那樣無恥地忍受，那他們又何必多事？

和平與秩序是經商發財的要件，美國的發展全靠『金圓外交』，所以美國在國際上的努力不外乎保障和平，維持經濟的殖民地之現存政府，美國現在是世界各國的大債主，同時國內失業問題也很嚴重，所以她最怕的是歐洲或東方發生什麼國際戰爭。法國要在列強妥協，國際和平中求安全，壓制德國。而美國則要在同樣狀況下求金元的膨漲，和債務的清還。別的國家要打戰尙欲加以阻止，難道自身反而孤注一擲嗎？反過來說，如果中日不發生戰爭，而日本在經濟上甚至於在軍事上，完全吞沒了東省，同時厲行田中政策，歡迎國際投資，那美國的大洋也可以充分發展，可就不管滿洲是屬於中國或日本了。記得美國蕭特威教授於出席太平洋學會，自日本回美後，他說從經濟發展上着眼，滿洲應該讓日本經營，方不致爲中國的軍人土匪所破壞，而害及世界經濟的發展。這

是一位有名的國際主義的史學家，這是白里安開洛公約的草創者，其主張如是，其他可想而知了。

從人民的情感來說，美國也決不單為中國而對日戰。從國際戰爭的心理上看，國與國戰，決不單起於少數人經濟的利益之受直接損害，也不一定起於多數人經濟生活之受間接損害，而是由於國家的光榮之受損害，民族心理之激動。威爾遜雖曾演說，勸美國人『為救民治主義而戰』，可是一兩年的歐戰並未立即引起美國人的敵愾，一直到德國潛艇無限制的攻擊並且轟斃了數百美國人民，纔動了美國憤怒。請看現時的日本暴行並未殺到美國人頭上，同時並未損害美國的利益，為什麼美國要動兵？並且，美國一班人民，從勞工到所謂名流學者，平時對於日本存敬畏之心，對中國則輕視，至多不過憐憫而已。他們心目中的『支那蠻』是唐人街的華僑中之貧苦者，那些洗衣匠和茶房是中國的代表，勤苦耐勞的華僑，尤其是工界的仇敵。至於研究東方問題的學者和教授，很多是親日的，他們有的是日本政府的顧問，有的是受過日本熱烈招待過的，都樂意為日本說話。甚至於所謂國際主義者也認為『帝國主義的文化使命，『對『落後的國家』是有益處的。

『滿洲』 Manchuria 這個名詞在歐

月言言不一樣的。在這兒不能不驚服日本國際宣傳的厲害。當蘇俄進兵爭奪中東路之時，美國大學裏『國際關係』研究中的討論，有人以為滿洲是中日俄三國的緩衝國，有人以為滿洲是中國歷史上的領土，甚至認為中國之堅決要收回滿洲，也不免是帝國主義的行爲。

美國從國際的情勢，本國的利益上着想不輕為滿洲問題而對日強硬，同時一班人民對中日的情感又是如此，那我國一班人士，尤其是所謂大人物，也該醒悟，『美國並不一定是中國的救星。』

第三要說的是英國。英國對東方的政策有兩個重要點。一是印度，一是中國的揚子江流域。自從歐戰以後，尤其自中國和印度革命以來，英國在這兩方面都感困難。印度如果一旦完全獨立，則大英帝國失却了最大的子國，失却了最好的原料供給地和商品銷售場。戰後英國失業問題一天嚴重一天，所以即在勞工黨執政時期，也不肯放棄這個殖民地。又鑒於海軍力之不足以保護世界各處的殖民地，乃由海上政策轉而用力於陸上掩護，近年來英國不特侵佔西藏，且進而要取得西藏，這個意義非常重大，就是一面深入中國內部，打通長江下流的阻隔，一面尤其在陸方培植武力，以備壓制印度。英國所以力主緬甸

部，當然對於日本分割東北是同情的，過去的日英二次同盟就明白規定了這互助的義務。並且日美爭霸於遠東，為限制美國勢力之深入長江，防止美國海軍力在太平洋占優勢，日英提攜是必要的。可是要注意，英國的傳統政策『維持均勢』，不特運用於歐洲，同樣也用於遠東。日本過分的發展何嘗是英國之利，並且爲了英國自身的利益，中國抵制日貨，同時就歡迎英貨，請看近日英國棉織中心藍克西爾之活動，和英國報上漸有反日論調，就可明白了。

至於英美關係，英國現時內部既窮，而無大力來增設海軍，對美國過於強硬，也不是大不列顛帝國所敢冒昧從事的。英日縱然再行軍事同盟，那美國也可以聯合其他，而與英日抗。不幸而使太平洋成爲戰場，那太不利於英國了。英國對於中國，無所愛惜，但是市場的擾亂，消費者的死亡，較之和平中商業的發展，利害相差太遠。

英國既不願過分親日，同時也不敢仇美，而只要求妥協中的勝利；加之英國又是國際聯盟的主宰，為維持所謂國聯的尊嚴，都不願坐視中日決裂而至於戰爭。在這個情形之下，英法在過去老是爭霸，為暫時的互助，法國最好出來主持，來解決這個滿洲問題，而英國從中扶助。此次國聯的最後議決要日本限期撤兵，似乎顯出國聯

決心，似乎顯出英法合作的成功。但是，將來看罷。日本撤兵，英國也不會有什麼強硬行動，除非中國真對日本作戰了。因為如果照國聯的盟約說來，不服從國聯的命令而侵犯盟員國，發生戰爭行為，其他盟員國要對之施行經濟的封鎖甚至於武力的制裁。美國已訓令其代表，討論到經濟的制裁時，不許發言，這就是表明美國不願分担制裁侵犯者的責任。無論經濟封鎖或武力制裁，必賴海軍出力幹。日本既是犯法者，美國又不加以制裁，那剩下的就是英國了。爲了這一層，英國在過去抵死不肯承認，對法國的安全不肯加以切實保障。因為英國於戰後已經不是海上王，自顧不暇，那能保障他國？在這兒看到，好像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戰時期一樣，英國的態度很能決定兩方的勝敗，但是她總不肯表明，以致於兩方誤會，都引英國爲友而終於一戰。英國在滿洲問題發生時，也是不決定親日或親美。

爲保障殖民地，爲求和平中的商業發展，英國對華的外交政策，既不願戰，而主妥協。並且她的最大仇敵還在活躍，更不能不叫英國顧慮。英國最大仇敵，當然是俄國，從帝俄到蘇俄都是一樣。中國近來『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震動天地，固是中華民族自覺之表示，但是蘇俄從中利用也是原因。俄國的東方政策以反英爲最大

目標，數十年不斷地在中國細亞，以至於西藏，最近還在印度，對英國攻擊。近來叫英國更恐怕的就是俄國竟能利用中國的革命，直向英國的勢力範圍，揚子江流域挑戰。例如五卅慘案之起源由於日本紗廠中華工被殺，但竟變爲南京路，沙基等處的慘案，轉而成爲強烈的抗英運動。請看在北京俄使館搜出的『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第一冊政治類第十頁上說：

『實行此種排斥歐人之運動時，保存各國間之不協調，非常重要。日本能於最短期派多數軍隊來華，故令日本與各國離隔尤爲特別重要。爲達到此目的起見，於一切運動中，必須嚴加監視，務使日本僑民無被害之人；但於激烈排外風潮之時，將日本除外，殊足引起不愉之觀感故必須假託反對不列顛，（英國）運動之名義也』。

由此看來，在中日認真打戰之時，英國站在那一邊好？如果助日，則更引起中國之惡感。現在未戰之時『聯俄抗日』已混爲一談，已使英美懷疑，將來事件擴大更不好處了。英美這些侵略主義者，在過去乃至於將來雖仍要利用中國內部的紛爭從中取利，但是他們也明白，國際的戰爭如果發生了，使中國這個市場，這個傀儡舞台都崩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無論日本的武力強盛，或蘇俄使中國社會起了變化，都是不利。所以英國爲了自身利益，並爲

了對付蘇俄，都要採取使滿洲問題地方化，使中國戰鬥心和緩的政策。

吉會鐵路與東北存亡問題

張子敬

「吉會鐵路，是一條日本致富的路線，也是一條日本武裝的路線」。這是田中義一上日皇奏章，陳述滿蒙積極政策，對於吉會鐵路要即築成的重要理由。

吉會鐵路以清津爲出口港，以永吉爲中心，頭頂長春，手踏會甯，路徑是直線的，到我東北的腹地，里程是最短的。——運我東北的農產品，礦產品，森林產品經由吉會鐵路到清津港，較經由北甯路到葫蘆島與經由中東路到海參崴，是最方便的。所以吉會鐵路的營業發達，可以致北甯路中東路於衰敗的地步。吉會鐵路沿線有豐富的大豆高粱與木材，有可與撫順相比擬的煤礦，有金銀銅各種礦山。吉會成功，就可開發。吉會鐵路沿線尚有許多荒地水田，可以移植剩餘的人口。而且吉會可以進窺北滿。因爲這些關係所以吉會可爲日本致富的路線。

吉會鐵路成功後，使我東北腹地與朝鮮打成一片。吉會鐵路以清津爲尾閥，就我東北腹地，在日本海支配之下。我東北腹地與日本的空間與時間，均經縮短，軍事形勢，何等優越。從日本運兵到長春

，慢則二日夜的時間，快且只須一日夜，一旦有事，我東北要害的地方，轉瞬在日人佔領之下北可把住齊齊哈爾以阻俄軍的南下，南則扼守山海關，以杜我國軍隊的來路，整個東北被日人封鎖，民食糧，戰事材料，均可予取予求，以此制敵，何敵不摧。此所以吉會鐵路可爲日本武裝的鐵路。

日人要築這條「致富」與「武裝」的鐵路，早在南滿鐵路初經營得的時候。不過南滿鐵路以及牠的出口港——大連，很夠他們經營，所以先取滿鐵中心政策，大連至上主義，對於吉會鐵路，惟先引誘我們上圈套，允許將來建築，並未積極進行。迄滿鐵大連均發展到相當程度積極圖謀起來的時候，又遇見我國人民國家觀念漸強，居然反對吉會的建築，日人費了一千萬元，日金的勢款，只取得了一個借款預備合同，正約始終騙不到手。狡猾的日人，自然另有辦法。於是先來和中國人共辦一天圖鐵路，天圖鐵路是自天寶山到圖們江，就是吉會鐵路在我東北境內末尾的一段。這段成功以後便來墊款於中國築吉敦鐵路，吉敦鐵路，是自永吉到敦化，就是吉會鐵路的頭部胸部。天圖路的成功，費了許多波折，吉敦的實現，又候了不少時機，結果到郭軍倒戈，乘張作霖困難的時候，全不費工夫的，得到了吉敦包工建築權，於是吉會鐵路的名稱，從未出現，從未使用，

而吉會鐵路實際上築成了三分之二了。沒有築成的，只有敦化天寶山間的一段約一百〇五公里之譜狡猾的日本人令我們痛心剛毅的日本人，令我們慚愧。

最近日本佔住東北，雖再三申明，沒有領土野心，而經國際聯盟會爲保持牠自己的作用，稍予以道德上的壓迫，既過了十月十四沒有撤兵，沒有自城裏撤到城外，撤到鐵路附屬地，又對於十一月十六的限期申明爲解決「基本原則」不能接受。日人所說的「基本原則」，作何解釋始終不肯說明，實際上也有不能說明的苦衷。因爲日本完全採取延宕政策，坐以待變。如果中國內爭脹，黨國要人，從前算不清楚，現在也算不清楚，會議而不能團結，惹起更大的糾紛，加以江西共產乘機前進，北方又出了新問題，全國陷入混戰局面，無政府狀態，日人將還要向國際誇他眼明手快自然不用撤兵，也再沒有誰來談聯盟約章，非戰條約，要他撤兵。而且或者還要他增兵，以代中國維持秩序。倘若黨國賬算清了，可以精誠團結各方面隨之不起重大變化。日本人將可無領土野心，慢慢的來撤兵！怎樣慢？等他完成一切工作。

日本人佔領後的工作最重要的莫如造成各方的獨立，但是這種獨立在日人武力下產生，日人恐怕沒有方法，在他武力去掉後還能使他保存。其次的工作，就是破

壞我國的鐵路，與建築他「致富」與「武裝」的吉會鐵路。我國的鐵路，經他破壞，雖受重大損失，遲早還可以恢復惟有吉會鐵路築成後，我們便難以應付了！

吉會鐵路只有一百餘公里尙沒有成功。一切材料他早已準備好了，儲藏在會甯車站。自然不須好多時間，便可築成。到了他與我們辦交涉的時候，他一定申明，吉會因爲保障治安的關係，根據已有條約，在軍事期間完成了！在軍事期間完成的鐵路，前有安奉，今則爲連絡朝鮮與奉天一大血管，同與滿鐵要求延長到九十九年的佔有期間。我要有胆，要求日本折毀日本則久以平行線的理由，要求我折毀大通線。我能且敢強日本折毀嗎？

吉會鐵路防害我國國防，混亂我國鐵路系統，簡單的說，吉會鐵路乃是扼我咽喉的一把利刃。我如欲保全東北，絕不能容吉會路存在。如果吉會路不與滿鐵成一大循環，我還可以修了字形的鐵路，從側面去截斷牠。但是吉會與滿鐵互相擁護，勢成犄角，我絕無方法，以鐵路來制鐵路。吉會借款，只有預備合同，而無正式合同。條約根據，雖允諾延長吉長路到朝鮮的會甯，然而「何時開辦」明白規定我可「酌量情形」，今日本武裝完成這條路，在條約上，我是不用承認的。吉會路問題如何解決全看我們的國防政策與外交政策如何，這望政府當局猛省負起責任來。

日本果足畏乎

(續)

龔德柏

四·由財政上言之日本萬無勝理

現在戰爭完全為金錢之戰，歐戰所用之款，致使歐洲各大國困難萬狀，此盡人所知也。民國七年，日本曾出兵西伯利亞，時間約二年，兵數最多時達七師團，最少時約二師團，其用款七萬萬元以上，計每師團軍費，每年約需一萬萬元，假定日本與中國開戰，出兵一百師團，每年軍費約需一百萬萬元，假定戰爭支持二年，軍費共約二百萬萬元，試問日本有此財政能力否。

中日之戰，因戰爭範圍甚小，用兵不過十餘萬人，時間不過七個月，所需軍費至為有限，然日本已十分拮据矣。俄日之戰，因日本有中日戰爭之賠款為豫備金，故最初數月，竭盡其國人之力，僅能勉強支持，其後完全靠在英美市場招募公債，以維持其戰費，使無英美財政上之援助，日本決難維持，此為世界及日本人所公認之事實。現在戰爭規模較大，戰線之長，當在俄日戰爭時十倍以上，日本既無豫備金，尤無得外國援助之希望，何能望戰爭之勝利，此其一。

日本現在經濟恐慌，產業凋落，一切

國庫之收入，皆告短小。『赤字』問題，舉國騷然，所謂『赤字』，即國庫短收之數字，政府為填補此『赤字』，業已千孔萬瘡，明年豫算，尚未着手編製，國庫之剩餘金，掃地無存，歐戰後所存諸英美各國之現金，亦皆使用盡淨，加以國債之數，已達六十萬萬元以上，每年付出之利息，在二萬五千萬元以上，人民負擔能力，已達最大限度，要求減稅之聲，遍及全國，若一旦開戰，一切貿易完全停頓，國庫收入將減至現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反須每年增加百萬萬元以上之軍費，苟非有點金之術，決難維持，財政上既絕無辦法，戰爭焉能勝利，此其二。

日本既不能借外債，而政府自身亦無能力以支付戰費，使國民經濟能力充裕，當國事危急時，尚可應募公債，以救國難，然而日本國民之經濟能力，亦極有限，國民十七年末，日本共有銀行一千一百六十三家，資本金總額一十八萬二千六百七十二萬七千元，公債金總額九萬六千七百六十七萬四千元，全國存款共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二萬一千元，合銀行資本公積金及存款三項，共為一百四十五萬五千一百七十三萬二千元（此為三年前數字，現在經濟凋落，至少當減二成），是日本國民共有之活動資金，只一百四十餘萬萬元，然此種資金，為金融社會所必需

，若減少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則金融社會必起巨大恐慌，此稍有經濟常識者所週知之現象，今即假定將日本所有之資金，皆提充戰費，亦不能支持一年半，若一年半之後，尚不能克服和平，則日本又將如何，日本之不能戰勝，此其三。

日本財政情形既如上述，在日本固無挑起戰爭之資格，然其軍閥竟不顧一切，挑起事端，故挑釁之次日，（十九日）日本金融市場即起空前之大恐慌，開市不一小時，一切債券皆暴落七八元不等，因而停市，二十日為星期日無市，二十一日有數種債券開市，僅一小時，又暴落十三元有奇，（連十九日所跌共達二十餘元）又致停市，至今尚不能重開，若一旦開戰，日本一切債券當成廢紙，於由財政上言之，日本萬無獲勝之理也。

五·由人民思想上言之日本萬無勝理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完全以軍國主義鼓勵其國民，而日本國民，遂完全為軍閥之奴隸，以供其犧牲，中日俄日兩役，即在此種情況下進行，並因種種之關係，僅乃得勝，然自歐戰後，人民思想上大起變化，覺軍閥之行爲，不過自掘坟墓，且國家愈強盛，軍閥之壓力愈大，人民之自由愈無由伸張，故不特不願供其軍閥之犧牲，且極願軍國主義失敗，日本國民方有自

母之可言，從前中日俄日兩役。人民於軍隊出發時，皆爲白衣冠之送，祝其戰死，今則自由思想者，則希望其倒戈以打倒其軍閥，十七年濟南慘案，日本軍隊出發時，曾有此種事件發生，今則又經過三年餘之時間，日本國民又有大進步，而軍閥之倒行逆施，較前更甚，此次侵略行爲，舉世非之，日本國民當然亦有覺悟，且濟案時，動員人數甚少，自由思想者尙難普遍活動，此次開戰，動員人數，必在百萬以上，自由思想者，當然有多數身入行伍，而開導其同僚之機會亦多，戰事延長，軍閥軍隊思想之變化，亦必隨之而進行，加以近來知識階級之失業者日多，大學畢業之學生，能得到生活者，不能達百分之二十，彼等對於軍閥及資本家，皆抱強烈之反感，甚願打破現狀，以謀出路，惟承平無事之時，警察力量尙可防制，一旦開戰，一切產業，皆告停頓，失業者陡增，處處皆爲彼等活動之範圍，人民見其軍閥倒行逆施，而自己之生活，竟爲所奪，則反抗軍閥之念必隨之而生，再加以自由思想者之鼓動，欲不爲亂，其可得乎，歐戰中俄德兩帝國之崩潰，即循此途徑也，而日本之推倒軍閥，較俄德當尤快，至多不能過一年，蓋其人民思想已漸成熟故也，故由國民思想上言之，日本決無獲勝之理也。

六·日軍果善戰乎

日本因外交上經濟上財政上思想上種種原因，萬無勝理，已詳述之矣，惟日軍善戰之名，久已深入國人之腦中，此亦道聽途說者流，以訛傳訛而致，非真善戰也，試以事實言之，中日之役，仁川之戰，葉志超以二千五百之舊式軍隊，當日軍萬二千餘人之新式軍隊又在包圍之中，在理以重大損失，衝出重圍，集中平壤，中國軍隊，可謂善戰矣，平壤之戰，華軍一萬五千人，且有衛汝貴之匪軍在內，指揮既不統一，將帥亦不和睦，且四面防守，分散兵力，而實地當敵者，僅八千人，日軍以四萬餘人攻之，濟戰四日，僅乃克之，是華軍真可謂善戰矣。其後中國軍隊，從未有萬人以上之部隊，日軍以數倍兵力攻之，宜其勝也。俄日之役，俄軍腐敗達於極點，不論遇如何軍隊，皆在戰敗之列，然日軍屢次陷於苦戰，死傷逾二十萬人，僅乃克之，致乃木大將，愧而自殺，而日軍總參謀長兒玉源太郎，且每日黎明，跪向東方祈禱天佑，亦足見其毫無把握也，從此以後，日軍橫行一世，未遇強敵，遂自以爲天之驕子，十七年濟南之役，華軍守城者僅一團人，日軍攻之，毫未得利，其後華軍奉令撤兵，突圍而出，幾使日軍潰敗。當時大阪朝日新聞，曾電致本國，謂

日本陷於苦戰，日軍參謀長黑田周六見之大愧，召集各報記者，責其不愛國，竟將真相暴露，演說達一點半鐘之久，亦足見日軍之無用也，蓋日本自俄日戰後，未遇大戰，現在中將階級以下之將校，素未親臨戰陣，雖曾受教育，亦不過紙上談兵，決非中國軍隊身經數百戰者可比，且其將校驕奢淫侈，無所不爲，每遇出兵機會，即攜帶藝妓（即長三么二姑娘）隨軍，每日荒淫於窯子之家，視戰爭如無物，待兵士如草芥，其腐敗已與俄日戰勝之俄軍相等，設遇強敵，則不戰自潰，其器械雖優，亦不過以資我用耳，試觀革命軍自北伐出師以來，屢挫強敵，收其器械以爲己用，今後對日，亦何以異是，願我國人勿自餒以張敵勢，蓋日軍爲紙虎，稍摧之即穿，毫無恐懼之必要也。

七·吾人須有破釜沉舟之決心

日本由各方面言之，皆不能戰，已如上述，國人或疑吾人乎，吾人試觀日本政府除南陸相外，皆不欲戰，故極力壓迫南陸相之挑戰行爲，即可知日本不能戰，蓋日本政府，亦日本人，彼等之愛護其國家，當不後於南陸相，彼等之欲立功名以傳後也，亦不後於南陸相，然彼等何以不欲戰，不過彼等知悉日本在外交上經濟上財政上之地位，而南陸相則於此道完全盲目

故也，不特日本政治家不欲戰，即軍人之有政治知識者亦不欲戰，前陸相宇垣一成即其適例，試觀終宇垣陸相之任，日本固無挑戰之意，至南陸相繼任，而風雲遂急矣，日本既不能戰，戰必潰，且軍閥之勢力亦可恨本消滅，中國若尚畏縮不戰，任其佔領遼吉兩省，而其結果，勢非如六國之被秦蠶食，終至滅亡而後已，而中華民族亦永無振興之機。則今日之當國者，將何以見炎黃於地下也，故今日宜將政府遷至安全之地，以破釜沉舟之決心，為民族爭人格而戰，時順勢利，則堂堂與敵軍對壘，萬一時勢不許，亦當效俄人在十二年前對待日軍之故智，乘隙搗虛，出沒無常，使敵人防不勝防，疲於奔命，日軍在西伯利亞失敗之往事，尚在吾人之目中也，昔普法之戰，拿破侖被俘，巴黎被圍，康必達組織國民軍，以抗普軍，幾敗普軍而解巴黎之圍，至今康必達之名，尚存於法人之腦海，國人有為康必達者，吾願為之執鞭，若竟無康必達，則吾人當仁不讓，亦願學康必達，而為國家效命疆場也，國人國人其速起！

(轉載完)

滿洲痛史(五)

江聲

十月二十日

十九日國民社電國聯行政會宣告無期延會。

白里安與中日互換意見，以便利中日

政府間之直接談判。

日本所提條件，芳澤仍諱莫如深。但日官場咸以為全部問題之難點，現集於日本之要求中國先承認其在滿洲之權利，連同二十一條件要求而得之一九一五年條約權利在內此外所不承認之條約，亦一併要尊重。

日本撤兵條件，據可靠消息，五要點為：(一)中日相互担保各不侵略，並保障彼此土地之完整；(二)中國境內各種排日形勢，連抵制在內，須永遠取消；(三)保障中國境內日人生命與財產之安全；(四)償付用以敷造滿洲各鐵路之款，並承認滿洲敷造鐵路之現有條約；(五)承認現有之條約權，內連日人在滿租地之問題在內。二，四，五，三條可以制中國人的死命。

出席國聯理事會之美國代表，始終未發一語。

吉海吉長二路日方強制動工按軌。該二路原距三百六十五米，東北當建路之初，避吉海為滿鐵培養線故未聯軌。

日軍圖卸藩兵工廠機件，英美商人提出抗議。

日飛機決以二十六架，逐日出發各處偵察。

復辟派在滿討論建設新國體方案，日方代表十一人參加。遼維持會供日軍月二十九萬元。

日軍查封東北礦務局。

十月二十一日

國聯行政會五國代表昨開秘密會，討論內容，嚴守機密，調解工作，迄無進展。

行政會擬三星期後在巴黎重開。

趙欣伯就瀋陽重長職，一身兼數要職，為日方唯一紅人。並聘土肥原任顧問，日軍人派仍欲增兵滿洲藉口預防盜匪竊發。

皇姑屯日軍阻止美人攝影。巨流河日營房，限本月底完功。

日軍監視東省銀行營業。凡銀行職員，須日軍認可。

十月二十二日

國聯公開會議延期。自日覆白里安建議文後五人委員會漸軟弱。

趙欣伯就市長後，通令各機關加用日本文。

馬龍潭藉日人勢，組織所謂獨立維持會，昌言中滿獨立。

日飛機在洮昂路投彈，並探查錦洲我軍情形。新民日軍習野戰。

十月二十三日

國聯行政會昨開全體會議，白里安所提出之議決案如左：！

(一)促日政府立開始不斷的撤兵至鐵路區域庶在下屆開會前全撤；

(二)請中政府籌備保障日僑生命財產之安全，並請中政府容他國代表聯合中國所指定辦理此事之官員，庶他國代表可視察此項佈置之執行；

(三)主張中日政府應立即派代表協定關於撤兵各點之施行細則，並接收已撤兵之土地；

(四)主張中日政府於撤軍完成後，即直接開議雙方各懸案，尤其因近來事件而起，及關於現有困難，及因滿洲鐵路問題而發生之案件，爲此旨趣，本會建議雙方應永立一種和解委員會，武類此之設機關。

中日代表各電本國政府請訓。

日本堅持附條件的撤兵，再三聲明條約權利，迄未改變原有態度。

日飛機到農安縣投彈；巨流河日新設卸貨月台；到連日軍將開山海關。

十月二十四日

今日下午五時國聯行政會以十三票對日本一票通過決議案，限日本十一月十六日前撤兵；日政府對案亦以十三票對一票否決。

昨晚理事會議中，中代表聲明接受提議後；日代表即提出對案內容，承認撤兵原則，但不欲規定撤兵日期，及理事重判

日期，並盼中政府立即與日本開直接談判。英代表要求芳澤解釋日本要求在撤兵前與中國開直接談判之基本原則；並要求事明日本之對案是否可以釋爲日本容許調查委員會團前赴滿洲？主席白里安起橋：渠覺雙方作撤兵直接談判之基礎，今仍存在。並言宜爲大局計，而作忍耐云。

昨晨行政會討論所謂基本原則，英代表要求切實說明，芳澤謂難發表，且不願除中國外任任何人知此基本原則云。

日軍在新民一帶，大肆活動，並於鐵道沿線，埋設地雷。又屢派飛機赴錦州視察。

開原外交協會會長蕭共天，被日軍凌遲處死。

南京特別委員會決議接受國聯議定草案。

十月二十五日

國聯行政會休會三星期。

白里安切實說明此次決議案雖無法律上之價值，但有道德上之價值。

施肇基聲明保留請提早開會權。

日本東京發表所謂五基本原則爲：(一)中國排日抵貨之對日敵視行爲，永久停止；(二)尊重既有條約；(三)確認領土之保全；(四)排日教育之禁止；(五)確認在滿洲之日僑居住營業自由權，及土地使用權。

遼偽實業廠奉日命開始勘驗全省礦產，日人以賤值收買瀋陽附近農田，並由實業發給偽照。

日飛機飛江橋站偵察。日軍在吉林團山子開飛機場，佔民田三百餘畝，熙洽禁民反對，亦不給價。

瀋陽日軍派工修理北大營，顯有久駐準備。

十月二十六日

國聯議案通過後，國府發表宣言，深望決議案早日實行。

日政府發表聲明書，認國聯決議不成立，軍閥仍欲蠻幹到底。

清恭親王溥偉昨日繼闕朝覲就遼甯四

民維持會長，今午十一時偕滿清遺臣參拜

東西二陵，奉告就職。

營口商埠日軍增駐三四千名。

日飛機到興安區視察。

津日軍赴塘沽。

日軍藉口剿匪，開赴四洮路各站。

日浪人在黑交署尋釁。

上海各大學教授對時局發表意見，有三點如左：(一)準備對日作戰；(二)集中全國賢能，組織國防政府；(三)尊重人民權利。

民聲週報

第六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年十一月七日出版

第六期目錄

國難與黨爭

黨治之下果能完成民主政治乎？ 諸青來

根據條約日本也不能在鐵路區

域駐兵

敬告上海各大學教授

救國的成人教育徵學制

日本陸軍滿蒙作戰計劃之解剖

滿洲問題與列強外交政策（二續）

日本在滿洲的文化略侵政策

蘇俄果能幫助中國嗎？

陳啓天

諸青來

張格惟

劉天予

黃敬思

郭甄泰

謝承平

揚正宇

李德履

國難與黨爭

陳啓天

自九月十八日暴日強佔遼吉以來，全國國民莫不痛心疾首於國難臨頭，在無可如何中盡力設法抗日。有的從事經濟絕交，有的參加義勇軍，有的奔走呼號，有的發言立論，甚至有的絕食，有的自殺，都足以表示愛國的熱誠。然執政的國民黨既不抵抗日本的橫暴，反於日本繼續進攻之時，大鬧其黨內之爭，置國難於不顧，這不是比暴日還要痛心一萬倍嗎？

就最近幾日的形勢看，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爲益趨嚴重。舉其最著的事實，第一爲遼吉兩省除錦州以西外，已完全入於日軍之手，絕無中國自己的軍隊。第二爲日本利用溥儀熙洽等國賊從事獨立運動，並着手組織所謂光明帝國，以吞併朝鮮的手

段吞併東北。第三爲日本利用國賊趙欣伯等組織所謂交通委員會，將東北的鐵路完全操於滿鐵會社。第四爲日本利用國賊張海鵬及白俄奪取黑龍江。第五爲日本利用蒙匪奪取熱河。此種種企圖如果完全實現，則東北四省區就完全完了。而日本侵略的行爲猶不僅限於東北，並且要擴大範圍到直魯。日僑在山東搗亂秩序的企圖和日軍向津沽的添駐，便是一個證明。由此可知日本決無在十一月十六日以前撤兵的意。他的真實意思，已明明在延長時間，擴大範圍，以求永久佔領東北四省區。而其方法除以上各種外，還一面不惜挑起日俄戰爭，以轉移國際的注意，使中國失去國際的同情，又一面待中國內部之變，免

本刊啓事

一、來稿一律歡迎，但請開明住址及姓名，以便酌量發表。
二、訂閱請郵寄本社，零購請向各代售書局接洽。

中國有一致對日的新政局產生。

果然，中國內部之變，行將出現。一致抗日的新政局，不但我們所主張的國防政府一時無法產生，即國民黨所謂和平統一會議，也不和平，不統一，連會議也不會開了。什麼主席問題，什麼總司令問題，什麼四全大會問題，都是國民黨要人爭執的主要問題。這些主要問題的骨子，都不過是爭權奪利。國難當前，猶不覺悟。國民黨已執政權的人不肯絲毫讓給黨內的政敵，同時未執政權的人，也不肯絲毫讓給黨內的政敵。像這樣爭執下去，中國不將為國民黨的黨爭所亡了。張默君女士說：「中國不亡於滿清，不亡於軍閥時代，而將亡於國民黨之統治，此國民黨之罪惡。」（見九月廿四日天津益世報南京專電）恐將不幸而言中，奈之何哉！

黨治之下果能完成民主政治乎

此次粵方代表蒞滬，擬與甯方解決糾紛，共赴國難。曾提出辦法六條，其中第三條載明左之文句：

「認定黨國根本問題，最要在集權於黨，而按照建國大綱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

粵方代表汪精衛孫科兩氏，均發表談話，其中論點亦有涉及民權之處。茲分別

我們要鄭重勸告國民黨的要人們：你們如果還記得孫中山先生臨死時「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呼聲，你們便不應只是爭權奪利以亡中國。如果中國不幸因你們的黨爭整個亡了，你們也將永無權可爭，無利可奪。到了那個時候，你們再悔也遲了。你們曾經聽過最近英國各黨派合組的國民政府嗎？麥克唐落犧牲黨的利益，救濟國家的危難。一般國民不問屬於何黨派何階級一致擁護這種舍黨為國的混合政府。國會選舉結果，工黨慘敗即為一個明證。你們之中如果還有人良心未死，便應該舍黨為國，停止黨爭，共赴國難。不然，你們彼此既都是同志究有何仇何怨，不惜以國家為犧牲而從事黨爭呢？你們如果再不覺悟，一般國民恐怕再不能眼睜睜望着你們「以黨亡國」，而羣起革命了！

諸青來

照錄如下：

汪氏嘗言勵行黨治，扶植民權。此次談話仍本平日主張，其言曰：「訓政時期，民權在時間上日日增高，在空間上處處擴大，必如是始可達於憲政時期。」

孫氏之言曰：「訓政時期注意訓練民衆，行使政權，使之完成地方自治，以

進於參預中央政事。至於人民私權，如身體居住營業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尤當以法律為之保障。蓋民權增長，為訓政之成功。反是，則失敗。」所謂集權於黨，訓政時期訓練民衆，莫不以黨治為前提者也。在黨治之下，果能完成民主政治乎？國民黨所謂黨治，究含何種意義乎？攷黨治二字，及「以黨治國」之略稱，「中山講演錄」中曾載明左列語句：

「現有一事，可為我們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我們現在並無國可治，祇可說以黨建國，待國建好，再去治他。」（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演說詞）

由上述者觀之，國民黨所謂黨治，實即鈔襲蘇俄陳文，章章明甚。攷蘇俄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成功，標榜農工專政，實則倡行黨治（Party dictatorship）黨治與政黨政治（Party Politics）或稱政黨握權不同。後者由各黨更迭執政，在朝之黨承認他黨在野，喚起輿論，監督政府，英倫所謂王的反對黨（Royal Opposition）是也。前者則大不然，一黨取得政權，不容有在野之黨，即使異黨名稱尚未消滅，為當局所壓迫，不能保持在野地位，盡監督之天職。質言之，一國以內，一黨獨裁而

已。自蘇俄開此惡例，法西斯黨（Fascist）起而效尤，兩國經濟制度，雖若冰炭之不相容，其勵行黨治之精神，則無二致。民國十三年春，國民黨改組，援彼先例，揭櫫以黨建國，以黨治國，其最重要之標語曰黨權高於一切。可見在中國國境以內，惟國民黨有至高無上之權，黨權既至高無上，則國家地位何若，人民居於何等，可不待煩言而解矣。

蘇俄共產黨，掙奪他國議會制，不遺餘力，謂為虛偽之民治。故自革命告成，廢除議會，倡行蘇維埃之制。所謂蘇維埃者，係由勞動階級各按職業選出代表組織而成，與議會制不甚相同。就其實際運用論之，在野之黨，既不存在，操縱把持，無所不至，勞動階級何嘗有絲毫活動餘地。彼黨領袖更明白宣言：謂『國家為一壓迫機關；階級尙存存在，非此階級壓迫彼階級，即彼階級壓迫此階級，所謂民治，毫無存在理由。非俟階級剷除國家消滅之日，德謨克拉西無由出現也。』共產黨直截痛快，否認民治，其倡行一黨獨裁，專事壓迫異己，又奚足怪。國民黨既襲俄制與民主政治絕緣。乃彼輩巧為飾詞曰，『勵行黨治，所以為培養民權地步。』試問在黨治之下民權將如何培養乎？民主政治何以能完成乎？自吾儕論之，黨治與民治根本不相容，有黨治則無民治，有民治

則無黨治。欲勵行黨治，不必再談民治，欲完成民治，應立即取消黨治。然而汪氏處此，亦自有說。姑照錄其說如左：

『革命之對象為反革命；革命之構成分子為被壓迫在下層之大多數民衆中最覺悟之分子。反革命之構成分子，即為對於此大多數民衆而施壓迫之少數人。此少數數人在今日中國以內，即所謂封建餘孽，人數雖少，所處地位則為上層，壟斷政治上經濟上之權利，由來已久，為維持其地位與權利，不能不向革命者作殊死戰。此外尚有所謂不革命者，亦往往為革命者障礙。故革命時代，革命者必當確立革命政權，一方面抑制反革命者，一方面吸引不革命者，使之參加革命。此從革命對象觀察，不能不勵行黨治之理由也。』

『革命時代，全國以內顯然有兩種對峙的壁壘；一種是革命的，即是被壓迫在下層之大多數民衆；一種是被革命的，即是在上層施行壓迫之少數人』

『黨既為被壓迫在下層之大多數民衆之領導者；而在政治鬥爭之陣地中，其最要條件：一為力量集中；一為領導權統一。』

黨治時代；人民之言論集會出版自由，必當予以切實之保障。若如南京當局所為，不但為民治之敵，抑亦黨治

之敵。南京當局標榜黨外無黨；其實黨員以外人民之言論集會出版自由，悉被隨意剝奪，不如謂之黨外無民。『我們主張對於人民集會出版言論之自由，應有明白規定：（甲）黨治時代，對於黨之主義及根本政策不能違反；（乙）對於黨之主義及根本政策之施行方法，黨以外的人不但容許參加意見，並且容許參加行動。』

由汪氏之言，革命與反革命界限分明，極易辨認。凡在上層施壓迫之少數人，為反革命；在下層被壓迫之大多數人中，未嘗無覺悟分子，所處地位相同，未必盡屬一黨，正應不分界域，認彼反革命者為共同之敵，合力抵抗，安有同在下層互相排擠之理。汪氏所謂集中革命力量，確立革命政權，得毋有排他意味存乎其間耶？既有排他意味，革命團體不能聯絡，將為反革命者所乘，革命失敗，勢所必至。且一方受人壓迫，一方反施壓迫於人，革命者不啻陷於反革命矣。其說不免自相牴牾者一。汪氏既云人民言論集會出版等自由，應予以切實保障。人民所發言論違反黨義與否，無庸干涉；人民自動組織政團，苟以適宜手段，為政見上之競爭，亦斷無禁止之理。何以汪氏主張黨之主義及根本政策不能違反耶？黨之主義及根本政策既認作天經地義，不能違反，所謂切實保障自由

者果作何解？「黨外無民」汪氏豈非躬自蹈之耶？其說自相牴牾者二。汪氏今日所目為反革命者，固儼然勵行黨治。彼此同主黨治，似無革命反革命之別。倘謂彼方所行之黨治虛偽而非真實；汪氏主張完成民治，非亦欺人之譚耶？黨治愈真實，則與民主政治相距愈遠，汪氏其何以自解耶？此其三。

根據條約日本也不能在鐵路區域駐兵

張恪惟

自九月十八事變發生以來，大家所注意的，就是日本撤兵問題：是否永遠不撤兵，何時撤兵？日本的軍隊是從鐵路區域開來，大家所說的撤兵，是撤到鐵路區域裏去。國際聯盟會十月廿四的議決案，也明言「促日政府立即開始並不斷的撤退軍隊至鐵路區域，庶在行政會下次開會前可完全撤退」。事變發生後，關東軍司令本莊繁，解釋此次事變，屬于地方性質，絕非戰爭行為，亦以根據條約，日本在鐵路沿線每公里可駐兵十五名，此次出動數目，尚不及此數，既完全係地方原有軍隊，何得謂為正式戰爭？日本說鐵路駐兵，是根據條約的。國際聯盟會承認他的說法，只要求他把兵撤到鐵路區域。我國也默認他在鐵路區域有駐兵權，萬衆一心，所祈禱的，就是日本撤兵到鐵路原有防地。究竟根據條約，日本有駐兵於鐵路沿線的特

孫氏主張與汪氏完全相同，無庸再加駁辨。要之，民主政治決不能在黨治之下完成。國民黨領袖永無覺悟則亦已耳；否則應毅然決然，即廢黨治。其具體辦法應如左列三項：

- (甲)解除學校及民衆團體之黨化；
- (乙)任人民自動組織政黨；
- (丙)速組制憲機關促成真正民憲。

權嗎？這個特權是我國允諾的嗎？

日本在我東北所有鐵路，除安奉的租權，係直得將自我國外，餘皆由俄國轉讓于他的。查光緒二十四年，中俄為南滿路支線所結「中俄續訂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裏面，絕無駐兵的規定，而且在光緒二十二年所訂的「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第五款裏面更明白規定，「凡該鐵路及鐵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國政府設法保護，」是鐵路的警察或保護兵，當然由中國設立。迄庚子之亂，俄國飛機在鐵路界內設立警察，並派兵四佈東省，佔據關外鐵路。庚子事定後，俄國雖允退兵，實際並未將護路權交回，且未完全撤兵。日俄戰爭之結果，日俄和約內，該兩國保留駐兵保護雙方在滿鐵路之權利，並規定每公里將設護兵十五名。該項規約係日俄的自由協定，當無束縛我的力量。惟日

俄和約締定後，中日亦訂「東三省善後條約」，他的附約第二條，有如左的規定：

「因中國政府聲明，極盼日俄兩國，將駐紮東三省軍隊暨鐵路護兵，從速撤退。日本政府願副中國期望，如俄國允將護路兵撤退，或中俄兩國另有商訂妥善辦法日本政府允即一律辦照。又如滿洲地方平靖，外國人生命產業，中國均能保護周密，日本國亦可與俄國將護路兵撤退。」

因此條約，日本在我東北暫時駐兵權，遂行成立。亦日本駐兵于我東北唯一的條約根據。

然該約內明明規定，在以下三條件中，有一實現，日本即須撤兵，就是要完全交回護路權：

1. 俄國撤兵；
 2. 中俄商訂有妥善辦法；
 3. 中國能完全保護外人生命財產。
- 現在俄國因民國七年，哈爾濱共產黨暴動，中國將其軍隊，解除武裝，送出國境，該路乃由中國保護。嗣後中俄協定成立，護路權完全劃歸中國，中國歷年來，保護中東路及沿線外人生命財產的成績，即日人也不能否認。是則1, 2, 3, 三項，均已實現，日本在我東北的駐兵權，早已消滅，理應早將護路權交回我國，方算是尊崇條約上的義務。

當民國七年俄兵既已撤退，按照條約，中國當然要照會日本，要求即時撤兵。

據一般人觀察，中國政府未出此舉，乃以民國四年中國要求日本撤退駐魯軍隊，日本遂以此爲口實，向中國要求二十一條件，幾陷中國于萬劫不復的地步。所以未敢再觸逆鱗，向日本提出是項要求。迄華盛頓會議，外兵駐華問題（包括警察及鐵路護兵皆在內），經中國代表全部提出討論。日本代表聲明，日本駐兵南滿，在現時馬賊蠶起的情形下，是絕對必須的辦法。中國則指明日本駐兵東三省，適足惹起衝突，日本不肯撤兵，予中國相當機會，使中國無從表示其確具有保護的能力。一場辯論終無結果。然俄國既已撤兵，中俄又已訂妥善辦法，而且中國在中東路的護路成績，事實具在。日人不專尊崇條約的尊嚴，反處處藉口中國無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能力，不得不採自衛手段，外人亦知東三省的馬賊，均由日兵造成，均由日兵保障，武器均由日本供給嗎？日兵不撤，馬賊自無從絕跡。反以此責中國，何狡賴一至于此？

日本在我東北駐軍，計有駐節師團，獨立守備隊二種。駐節師團司令部，平時設在遼陽，兵力分置于長春，公主嶺，奉天，海城，旅順等地。總數名爲一萬，實則較此爲多。從前每隔二年，與日本內地

師團交換一次，最近改爲常駐軍，廢去瓜代辦法。至獨立守備隊司令部設於公主嶺，分屯普蘭店至長春間，及奉天至安東間，原爲六大隊，後改爲四大隊。其最高機關，爲關東軍司令部，在旅順另有要塞司令部。並有關東憲兵隊，本部在旅順；分隊在旅順，大連，遼陽，奉天，鐵嶺，長春，安東，分置所在柳樹屯，大石橋，營口，海城，撫順，開原，四平街，公主嶺各地。此外更有警察，分駐鐵路附屬

敬告上海各大學教授

——過去感想與今後希望——

稿紙攤在面前，鋼筆握在指頭，正苦思路枯澀，文題難擬。忽然接到要二日始

達的滬報，先看目錄，見有「大字標着：『

上海各大學教授對時局發表宣言』，這真

令我驚訝萬分。于是不管日寇的暴行如何

，國聯的消息如何，與甯粵國民黨兩政府

爭長較短的議和條件如何，便逕直翻到申

報第四張，一口氣將上海各大學教授二百

餘人聯名致所謂和平統一會議的意見書讀

完。好沉痛！真乾脆！深疑如此這般的文

字，未必能出於向來不大理會國事與力避

政治臭味的教授階級。然而申報的編輯先

生却不惜篇幅，文後從第一個姓丁的起，

依筆畫登到最後一個姓龔的止，的確確

有二百二十六個人署着大名。這怎能不令

地，日本領事館及租借地，亦不下三千人。此種權利的侵佔，愈使日本在我東北千餘公里的鐵路，橫梗腹心，「國中有國」了！其妨碍我國政治的獨立，危害我國國防，自不待言。而駐兵既無條約的根據，又加此次事變，純由是項制度促成，此次事變所發生的各項損失，與日本名譽的污穢，實不容忽視，則此項制度，無論爲何方計，實不應任其繼續存在！所以解決東北問題，當以此爲最先交涉的一點。

劉天予

人精神爲之一振，感想如潮湧而來，又怎能不令我恭恭敬敬地做一篇文章來告上海各大學教授！

國內各大學，我也濫等了幾年，老實說，對教授階級中一般朋友的確沒有什麼好的印象，也絲毫不存着什麼希望。故這次國難發生，我所做的文章，不得不將萬種希望，于無可奈何中，歸着於赤誠坦白與奮發可爲的青年學生，對於教授們反時時發些譏刺的論調。這是因爲數年來常深深地感着教授們雖身居於社會的最高地位，享受着國家的優厚待遇，但在平時真能不辜負這種地位待遇，而願犧牲個人，盡心竭力地做點有益於國家社會的文章與行動者，固然不能說沒有，但也實在少得令人可歎！故此刻在對上海二百餘教授們略

致其誠懇熱烈的希望之前，且一述我向來的感想。至於感想得對不對，固是一個問題，然而我心中反映着這些感想，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就我所知的而言，多數（不是全體）教授中，其上焉者，第一是對專門學術真感興趣的，他們多自命為專家，以不問國事相標榜，却忘記了自己除為專家之外，還同時要做個公民，要盡普通公民對國家應盡的責任。第二是潔身自好的人，認定政治是穢濁的勾當，以掩耳不聞，閉口不談為高尚，然而忘記了自己雖不去管政治，政治却要來管自己時，將爛污撒到身上來。其中焉者，第一為除外主義的信徒，他們記熟了『濟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的格言，別人為社會努力為國家犧牲的辛勤與壯烈的行為，也未始不表同情，但自己却要除外，不願加入。如果人人都做了除外主義的信徒，你教授還當得成嗎？第二是奉行享樂主義的人，他們以為榮膺頭銜，實任教授，便當善保千金之軀，要從住居的設備上，飲食的烹調上下一番心力，誰還有功夫去注意社會，關心政治！領導民衆與監督政府的責任，壓根兒沒有存在他們的腦海。其下焉者，第一為旁觀笑罵的爛名士，不但自己不願拋開安閑生活，伸出頭來為國家社會盡點力量，反而覺得他人做得起勁時，自己就內不免

愧於心，外無以解於人，因而要澆凉水，放冷箭，發些不關痛癢的偏鋒議論，以文飾自己的束手旁觀，不是不屑為，乃是另有高（？）見。第二是投機鑽營派，在其所謂學術上，時乎馬克斯，則馬克斯；時乎先總理，則先總理；以學校為階梯，以學生為工具，遍發演稿，四出風頭，雖然席不暇暖，可惜目標不是社會國家，而是個人權利。以上所言，只就見聞所及，略將教授階級加以分析。我認為無論是上焉者，抑中焉者，抑下焉者，其人品雖有高低，然統而言之，皆不足以言大大造福社會，維護國家。當此日寇大肆暴行的時候，要不是青年們，民衆們，自動起來幹，而如果要待如此這般的教授來推動，那嗎，請眼看看亡國吧！

我的悲觀印象，雖然如上所言，但此次上海二百餘教授，不惜權威，挺身出來發表救國的政治主張，不但使我向來的感想一掃而空，並因此深覺『多難興邦』的話實有至理存在。這篇意見書中對於黨治政府下的軍政，外交，以及同志的私鬥，和會的遷延，均有極沉痛的批評，極具體的指摘，末了更以國事危急，根據人民公意，堅決提出以下三項主張，茲抄錄於後，再來申說鄙意。

（一）對日須堅持無條件撤兵，及保留賠償道歉諸條件，萬不可稍有退

讓，苟暴日竟始終悍然不顧，我即當作最後之對付，雖任何犧牲，亦所不惜。

（二）集中全國賢能，組織國防政府。

蓋國內人材既不見其甚多，而又不盡屬於一黨，應本共同禦侮之義，廣事延納，務使人盡所長，野無遺賢，決不自劃天地，使才識之士有愛莫能助之歎。

（三）尊重人民權利。人民為國家之主，黨治以來，主人之權利，剝奪殆盡，法律上所應享之自由，絕無保障，真正民意，抑鬱消沉，反動勢力，乘機暗長，有識者莫不痛心。今欲求正氣之發揚，民意之表現，首當尊重人民固有之權利。

以一地二百餘教授聯合發表救國的政治主張，這是中國目前政治運動中最值得人注意的一件壯舉。它的意義，約可分為三項：

第一，表示教授們在平時雖以學術為生涯，但到了國家危亡之秋，大家仍然不能不盡其公民的責任，奔走呼號對於抵抗外侮與澄清內政有所主張。

第二，年來教授們雖因黨治權威將正氣蹂躪得絕蹤息影，但到了國家

危亡之秋，大家仍然不能不拋開個人利害，挺身出來申討它的罪惡。

第三，年來教授們雖因種種關係，漸失其領導國民的資格，但到了國家危亡之秋，却也不能自甘落伍而要與民眾站在一條戰線上，並領導其向黑暗勢力進攻。由此觀之，這種壯舉，不但指出了上海二百餘教授在今日危亡國家中努力的方向，並也確定了全國教授們應當遵循的正軌，這是日本大砲利刃所賜給我民族的一點生力，如何能等閑視之！

然而譚何容易！上海教授諸公如果認為這意見書只是敷衍國民的一篇應時文章，只是因為朋友們相約，不得不隨便署上自己大名，那我還說什麼。如果不然，如果諸公認定所提三項意見是各個人內心的堅決主張，是各個人救國的人格標誌，不出於衝動，不視為兒戲的話，則請諸公注意你們兩肩上已放上艱鉅的責任了。日寇此次侵略我國，是早有精密的計劃，早已下了最大的決心，它在國聯中那種倔強的態度，總該使我們知道不是容易應付的了。吧！要想如諸公之願，使他無條件的撤兵，以我看來，非快作最後對付的準備，下一個反抗到底的決心不可。那嗎，諸公此後將如何努力以貫徹這第一項抗日的主張呢？

？如果不繼續努力製造抗日的實力，一紙宣言能將日寇無條件地嚇退嗎？至於諸公以後應如何奮鬥，當然早有成竹，我現在且寫出幾條於下，以當芻蕘之獻。我以為自發布這主張之後，凡負責署名的教授，至少要對於以下幾項事件特別努力：

- (一) 自己所辦的學校與所教的學生，應全體一律受切實的軍事訓練，在課程上，在設備上，在言論上，應盡量予軍事訓練以便利，以鼓勵。雖然人數不多，但散開來便可到社會領導民眾去與日寇決戰，尤其是野戰式的決戰。
- (二) 應趕快多辦喚醒民眾與監督政府的宣傳刊物，有錢者力節糜費出錢，善文者力抽暇時作文，二百餘教授如果這樣決心幹起來，首先上海民氣必為之勃興，一隅發動，全國響應，日寇來侵，則政府不敢不戰，人民不忍不戰。
- (三) 大家應認定，只要日寇決心以武力破壞我國，同胞要決心以熱血擁護生存，則目前繁華錦繡的山河，在極短時期內即可變為血肉模糊的屠場，只有先下捐軀毀家的決心，才能抗禦日寇凶暴的武力。什麼科學，什麼哲學，那是在將暴力打退後，才有從容研究

的餘地，才能用為治本的要圖，想拿來挽救目前的危局，真是癡人夢想。故在對日交涉未辦妥前，應相約一致。不作那些迂闊的高調，懈弛了緊張的民氣。

至于諸公所提第二三兩項主張，在國黨以前，是決不能採納的。他們認為執政者只有國民黨的黨員，國民黨外的人才，不過是一羣反動派，一羣不應享受政治權利與思想言論等自由的奴隸。如果全國人民起來一致主張，堅決要求，則所謂人才集中的國防政府也，國民的權利也，恐怕仍是大夢一場。國民黨以四萬萬國民為阿斗，抹殺黨外不為威屈利誘的人才，這種心習，豈是諸公一紙意見書所能轉移得了。所以我以為自發布這第二與第三兩項主張之後，凡負責署名的教授，至少要努力於以下幾件工作：

- (一) 分頭用演講與文字向全國各界與社會民眾痛數一黨專政的政府，足以危害國家生存的理由，使他們羣起要求組織各派人才集中的國防政府，來共赴國難。
- (二) 領導人民向黨治政府堅決索回國民被剝奪的種種自由，恢復近幾年來在黨治下失去的主人權利，來共籌抗日的方路。

(三)如果國民黨不能覺悟，不能自動地改弦更張，則上海各大學教授便應通電全國，領導國民起來反對，不達目的不止。

我們在數年來就堅絕地反對一黨專政，反對以國民阿斗。最近月餘，本刊有許多文章，一致主張對日準備宣戰，改組國防

救國的成人教育徵學制

黃先生這篇文章，本專家的見地，作救國的主張。雖然具體辦法，容有精密計劃的必要，但他的提議，確為一種救國法門。特為發表，以引起教育家的注意並實行。——編者

(一)引言

我國民族脆弱頹廢，散漫怠荒，益以近年民衆運動，徒事宣傳工作，虛驕之氣更甚，一若列強與帝國主義均已在或將入口號呼號之下打倒者，近來暴日侵略，強佔我東北，國人平日毫無準備組織，備受蹂躪，武人不戰而辱國喪地，只知勇于國內鬥爭，對外侮之來，毫無抵抗，甚至未嘗思及抵抗。彼日人不宜而戰，我應不平和，然按之實力，一旦宣戰，暫時之慘敗恐所難免，根本之圖，仍在我國教育之整頓改進，十年教訓，急起直追，屢敗屢戰，當終有勝時，大好河山決不致被人久

政府，與恢復人民自由。這三件事，今上海二百餘教授也共向此三個目標努力，求其實現，我們實在認為這是中國生機勃發的朕兆，日寇雖暴，又何其不終屈服于我民氣高漲之下。諸公乎！其努力，努力設法貫徹公等負責發表的三項救國主張！

黃敬思

佔。茲謹就管見所及，就成人教育之改進言之。

(二)成人教育徵學制與徵兵法

法

一般人——我也在內——認為我國現時所辦之成人教育，為貧苦兒童識字娛樂教育，至多不過是貧苦無業者失業者之生計教育，或訓政時期之準備選舉教育。且成人較兒童距死之日近，教育效率時効短，按之一般之辦理成人教育機關，除少數優異者外，恐不幸言中，亦不過爾爾。所謂民衆，未嘗「衆」也。近讀三卷一期「民衆與教育」鈕惕生先生實行全民訓練之方法文中云：

「最近約法正擬以法定人民一律受成人補習教育，若根據此意，仿德法日本之徵兵制，蘇俄之徵工制，吾國創

辦一種徵學制，（即本強迫教育而推廣之）俾全國接受訓練，成為人民對於國家必須之服務，則困難問題自易解決。此實訓政時應有之辦法。」鈕先主真知物見，語長言重，私心至深贊可。

徵兵制在外國實行者已不少，我國亡清末年亦曾實行徵兵法，惜所徵軍隊不多。到民國初年二次革命時，所有新兵（就是依着徵兵法得的軍隊）全被袁世凱除盡，以致所存軍隊全是募兵。最近立法院十月十七日舉行第一百六十七次大會，委員黃右昌朱和中張默君劉積學竺景崧陳長蘅史維煥等二十餘人提議請令法制委員會軍事委員會自治法起草委員會同起草徵兵法草案，並完成戶籍法草案，經各委員討論，結果決議交三委員會會同起草。茲錄原案文如下。

「我國向行傭兵制度，兵不曰徵而曰募，募則應之與否聽之人民，非法律之義務也。中世紀之歐洲各國亦採傭兵制度。自普魯士創行徵兵以來，各國相繼仿行，人民在憲法上享種種權利，即有納稅服役之義務。舉國國民按期負擔，不能因身分而解除，亦不能以金錢而豁免，雖兵制各有不同，然採用國民皆兵制則一。夫以舉國皆兵與一部分被傭為兵之制相較，得失

奚啻霄壤。查本黨政綱對內政策第七款「將現時募兵制度漸改爲徵兵制度」，并聲明國民政府應依此最小限度政綱以爲原則。委員等外憤國恥之重大，

內察國民之要求，竊以爲在此時期，應起草徵兵法，厲行徵兵制度，以爲常備兵之后備。黨國有道之基，多難興邦之智，均可于此覘之。又中國人口號稱四萬萬，（按內政部最近發表統計全國人口爲四萬萬七千萬）不過概其大要，調查實未精確。建國大綱第八款，以全縣戶口調查清楚爲第一要義。今欲厲行徵兵制度及地方自治，應以整頓戶籍爲入手方法。是徵兵與戶籍法之息息相關，有如車之有輪，舟之有舵也。查本院自治法起草委員會于戶籍法草案已經着手，亟應限期完成，以與徵兵法同時施行。謹依本院議事規則第十六條十七條之規定，提案如左，當否，敬候公決！」

大致兵役分預備現役后備三種，兵又分陸海空三種。凡中華民國年在二十二歲以上者，「約四十三歲以下（個人据以下預備現役后備兵役年限推算而得）」均係預備兵期限，陸軍五年，海空軍四年，預備兵役后爲現役，現役兵陸海空均四年，現役后退伍充后備兵，陸軍以十二年爲限，海軍以十一年爲限。此種辦法，事體較大，且

每人自預備兵至后備兵終止期先后共二十一年，時間過長，且調查戶口，籌措經費，在在困難，一時殊不易收効。

按日本現有陸軍常備二十一萬，預備一百五十萬○三千，后備四十六萬一千，總軍力七百一十三萬。海軍十一萬七千餘人，船二百○二隻，共七十七萬五千一百七十七噸。空軍機數計一千三百，將校九百八十三，兵卒六千八百五十三，兵力合計七千八百三十六，操縱員七百七十七（根据日本每年年鑑大正十四調查）

中國陸軍据中國年鑑現役兵約一百四十萬，海空軍實力一時調查未得，所能言者，海軍能力極薄耳。

（三）徵學制之効力

徵學制除爲成人教育有効之辦法外，且庸兵于學，有裨國防。倘於現時募兵制度下，同時強迫軍人受公民教育半年，寓學于兵，則亦較現時軍人未受教育，毫無國家思想，民族觀念，只知長官私人命令者爲優。再加實行成人教育徵學制，那就已有徵兵之實，且較徵兵輕而易舉。就是實行徵兵制，亦可與徵學制并行不悖，惟須另訂已受徵學者減免徵兵時之期限辦法及已受徵兵者徵學時之減免軍事訓練辦法。

此次全國學生因暴日侵略，義憤填膺，中等以上學校發起組織學生軍，中央亦頒佈青年義勇軍條例，然人數則甚有限。

按教育部發表十九年統計全國大學及專門學校學生爲三四一二人，是全體武裝，個個充數，女生在內，亦不過三萬餘人。至中等學校學生，身體年齡多尙不宜受軍事訓練，是全國大學停課，軍事訓練收効亦甚有限，得不償失。或謂義勇軍之訓練等于美國學校之 ROTC，係訓練預備軍官，然其收効究竟亦屬甚小，較之成人教育徵學制加入軍事訓練，或軍人加入公民訓練，其收効之程度當大有不同。

現在我國民衆教育最大的困難，据我看就是雖有教育而無民衆，換句話說，民衆教育館等機關內受教育的人——享用人——太少了。我覺得不問民衆有沒有，來不來，來了多少，來的是不是各種民衆，而辦理各種民衆教育機關，似乎不大經濟。徵學制，就是澈底施行強迫教育。強迫教育，本不新奇。但對于成人教育說，我國還未實行過。實行起來，民衆教育機關，就不至感民衆的不來，而恐怕是感覺無法收容的困難。就是盡民衆教育館農民教育館平民教育會農會商會工會祠堂廟宇工廠學校等容量恐怕還得辦露天學校，兼施行半日制等辦法。

最好是按民衆之興趣，分班分組分期

既免接換，又可增加教學效率。

(四)徵學制課程之內容

1, 加入軍事訓練——民衆教育向只注重「文治」方面，對於國家社會之武裝自衛能力，向未注重。我想加入軍事訓練爲一種必修課目寓兵于學，國民組織化，武力與民衆真正結合，國家無事可保衛地方治安，——人民輪流任保衛的責任——國家有事則舉國精壯皆兵，且係受有教育者。——徵兵制之實——執干戈，衛社稷，區區倭奴，當不難撲滅殲除，甚至類似此次日本強佔東北之奇恥大辱，外人亦決不敢冒然相加。

按大學軍事訓練爲必修課目，訂爲三年，每週二小時，縮短至半年，則每日一小或二小時即畢。此意詳細規劃當另請教於軍事教育專家，倘現時民衆教育除爲貧苦兒童識字娛樂教育貧苦無業失業者生計教育，及所謂訓政時期之預備選舉教育外，對於有職業比較不貧苦之農工商等界成人加以軍事訓練，抗日救國，則効力必不小。因爲我國成人行動多無紀律，不易領導。且學校現行之軍事訓練効率有限，中等學校訓練，年齡似亦太小。

2, 注重公民教育——十月十五日申報教育消息特載吳君增芥抗日救國與成人教育內云：

「我初入學創一部分學生到蘇州婁門城外附廓地方去講演和化裝表演，聽衆大多是鄉民，講演的人說的精疲力盡，而聽衆仍是不懂。你和他講「中國」「日本」「瀋陽」「萬寶山」，他們腦子裏一些形象也沒有。他們只知道我們的村莊，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親戚不知什麼叫「國」，也不知什麼叫「中國」，更不知道什麼是「日本」了。他曾經問一個婦人道：「你是那裏人」，她道「我是婁門人」。我再問：「你曉得你是蘇州人嗎？」她搖頭說：「不曉得。」你想她連自己是蘇州人都不知道，那裏會知道她是中國人呢。這次講演雖竭力使言詞簡單通俗，終究不能引起聽衆的反應。」

首善之區的省分，文化較高的蘇州，尙且如此，他省他縣當更不堪設想了。

新近在青島有位朋友某君談，在日兵佔瀋陽后一兩天，有一次有人請客，席上多是所請中上階級的人。有一位說：「日本人快要打魚了，我們可以吃便宜魚了。」另一位「紳士」說：「中國人自己沒出息，連魚都不會打，還不准別人打。」你聽了這種議論，感想如何？據友人某君說：日本因受我省市府限制，已不擬再打魚。嗣經我國不肖分子嗾使邀請，于是又重新打魚。又當我國被日暴力壓迫，于是此間

官廳只得不管，又讓他們打魚了。這種事實你又生什麼感想？

諸如此類的事實不少，都是我國人民缺乏民族思想，國家觀念的證據。我想民衆教育加入公民教育，則實行各種民衆運動較易。

3, 注重國恥有關之歷史地理——「知恥近乎勇」，我國恥太多，然一般人并不知道，或雖知道，然事過境遷，已淡然忘之。有恥之國，而無知恥之民，欲求雪恥，當不能。故應在民衆教育內充分加入國恥教材，切實做喚醒民衆工作，不喚而醒，已不能望之於中國一般民衆，至地理歷史常識爲討論一切空間時間所必需，且國恥無不有空間時間性，故史地常識須盡量借國恥事實而貫輸，國恥亦須借史地常識而感覺深切。

4, 選習一種技能教育——中國素以讀書爲學問，文章可治國，對於生產技能，農工職業，向少參加和研究。民衆教育須限定任何人在適齡（意義見后）期內獲得生產技能一種，且屬於農工方面者，僅會書算不能即認爲有生產技能。至于選習技能之種類則極自由，任人根據體力智力興趣及社會需要，選習自認但必須經過考試認爲及格者將得認爲已得有某種技能訓練。至已得有一種農工方面生產技能者不再強學他種技能。似此則中國之生產力必大增

，且勞逸較均，社會之不平現象，不安狀況當減少。

(五)實施辦法

1 負責機關——全國計劃由教育部擬訂，分年分區實行。各省計劃由各省教育廳根據教育部計劃，編製各縣計劃，僅須按之實際情形，由縣教育局負責，根據本省計劃，略加補充，變通改訂。

2 教材——民衆教育關係全國成人教育，其教材應由教育部組織編輯部編輯，并由國家印刷局印行，免費分發各省，轉分各縣。不宜如現在此機關出平民千字課，彼機關出三民主義千字課，農民千字課，民衆學校字典等，凌亂支離，採用莫衷一是。且教材無一貫精神，致所訓練的民衆亦無共同信仰及國家意識。此種狀況，國家主管教育機關似應負責。至軍事訓練之最低課程，須由專家擬訂，槍械由國家供給，領用辦法須另行嚴密規定。

3 期限——徵學期限限定半年，施行有效，經費無困難時，得再酌予延長。

4 適齡——被徵之民衆暫訂自十八至三十七歲止爲徵學適齡，即此二十年中爲成人教育強迫期間年齡合被徵之資格。已在學校及軍隊者除外。

5 徵法——分五年十期即每十個已屆徵學制適齡而未具相當民衆教育程度的成

人，先徵一人，甚至先徵已識字若干之民衆，俾奏速効，期于五年內徵完十期，如合兩家或兩家以上爲一組共徵一人，被徵者屬於甲家，則組織中他遇必要時對於甲家應負若干義務。

6 經費——除教材槍械由中央發給外，經費各省自籌經費約分

一教師經費，二簡單設備費，三一部分食宿供給費

上項經費由下列等款酌予撥充。

一累進所課稅。詳細辦法須請專家另訂。

二累進遺產稅。詳細辦法須請專家另訂。

三緩徵金倘每期應被徵之人因私人關係，要求改緩至下一期應徵，得繳納緩徵金若干。（約担負公家應爲一個民衆所用之公費）數目須核實規定，不得過多，亦不得過少。但至多不得繳納若干次以上。應徵之期必須在五年以內，同時亦必須各個人之適齡以內。

7. 師資——由省市教育主管機關訓練或選任選任範圍如下列一二三三項，訓練機關如四項：

一公共團體。

二下級軍官。

三現有之師範畢業生

四特設民衆教育專修科等機關，訓練

人才。按此項人才爲師資當最相宜。唯現時緩不濟急，只能期之於將來。現時師資當不能不用其他人才如上列一二三等項所列者。

8 地點教室及操場——利用民衆教育館，農民教育館，平民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祠堂，廟宇，學校，及其他可利用之機關或私人房屋。惟借用時需用時間及其他條件須均得其主管機關或房主之同意。一地內可多設分「校」定期會操。

關於選擇地點，籌備校舍，指關操場，省由教育廳，市縣由教育局，區由縣教育局負責。

9 優待辦法

一書籍費一律豁免。

二制服費：按其家庭及個人經濟力分別徵收或豁免。

三膳宿費：斟酌辦理。暫定交通在半小時外始達者供中膳，一小時以外始達者，供全膳，無家可歸，及有家歸不得者供宿。

10 懲獎辦法——

一懲誠辦理教育不盡職之地方官吏，及人員，詳細辦法另行規定。

二獎勵辦理成人教育徵學制之特殊優異人員及成績優良之學生詳細辦法另定。

(六)結論

總上所言，卑之無甚高論，均係個人感想所及，一得之愚，謬誤當所難免。且實施辦法，多關係軍事財政及政權可議之處，及應補充更正之點，當必甚多。但徵

學制之意，竊深信其可行，尙望謀國明達，勿僅以辦法之不完善，而竟病此制之不良，詳加考慮，迅予施行，是一救國之道。謹以此質之談救國教育者。

日本陸軍滿蒙作戰計畫之解剖

郭甄泰

東北爲中國屏藩，國防要樞，居高屋建瓴之勢，俯瞰關內。遼金既以此爲根據，入主中原。有清亦以此爲肇基，奄有華夏。其與中國之關係，實屬唇亡齒寒，輔車相依，存則本部有金城湯池之固，失則中原有亡不旋踵之慮。中國之保東北也並非僅欲保東北，而實在於保全中國。日本之吞東北也，亦非僅欲吞東北，而實在於管握大陸。東北介於日俄兩大之間，東受日本大陸政策之進攻，門戶洞開，藩籬盡撤。北受俄國東進政策之襲擊，蘇聯勢力，升堂入室其危險狀況早屬可慮。爲中國計縱積極振奮，雄飛猛進，猶且不能圖存。乃中國當局，醉生夢死，頹廢貪玩，既不勵精圖治，以修明內政，復不開放黨禁以確立國策，致令日寇鎧袖一舉，萬衆鼠逃，坐使神州河山，淪於腥膻，大好金甌，重缺半壁。言之傷心，聞之酸鼻。今也東北處於日寇鐵蹄之下，業已月餘，日本政府受其軍部之強姦，對於本莊等關東軍官早失統馭之力，『追認』爲其妙技，『隨從』爲其政策，對我抗議，則悍然強辯，對於

國聯，則視若無睹。現在日軍在東北之冬營既修，撤退之意思毫無，其有重大決心以求貫徹其主張也實屬昭然若揭。長此以往，蘇俄虎視眈眈，決不坐視，國際聯盟威信所繫亦或有進一步之舉動。如是則遠東戰禍之決難倖免，中國前途之絕對悲觀也，所可斷言。奈之何黨人尙爲蝸牛之事，仍不團結，國人猶存倚賴之心，舉棋未定，是真所謂魚遊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者。青山不老，綠水常存，百年之後歷史上其將以黨國諸公爲何如人，炎漢黃帝之子孫爲何如種也。可痛可恥，孰甚於斯。不佞此次由奉返滬，繞道東京，於某處無意中窺看其參謀本部之陸軍滿蒙作戰計畫，特就記憶所及擇要條舉如後以供國人及當局之借鏡。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倘國人黨人因此而稍有警惕及振奮焉，則幸莫大矣。

一、滿蒙爲日本國防之第一綫國家命脈之所繫，乘此時機至少須使形。成一獨立國，置於日本勢力之下。原日本國數十年來之國策即爲兼併滿蒙。

惟現在若驟然使成爲帝國領土之一部份則必受世界各國之干涉及非難，結果恐反不利。故須做併合朝鮮時之前例，先使獨立，然後再爲進一步之解決。因此第一須斷然排斥外務省之退嬰政策斷然進兵佔據奉天及各重要城市粉粹張學良之勢力。第二步擁戴與日人接近之支那人，掌握政權，使與南京脫離關係，進行各種交涉，確保日既得權。

二、蘇俄對日本此舉，決不坐視，爲謀滿洲佔領之安全，須先驅逐沿海州及「亞穆爾」州之赤軍，於大規模之長期戰爭時，並須佔領西北利亞以保證我內部交通綫與滿洲管制之安全。赤軍最大之集中地爲「札貝克爾」地方，日軍於蘇聯執敵對行動時，宜即在「札貝克爾」地方與滿蒙鐵道網之中間地域，配置重兵，以防赤軍之襲擊。查赤軍之總兵力共有狙擊師團七十一，騎兵師團十三，獨立騎兵旅團六，空軍約二百中隊。但彼爲與波蘭及羅馬尼亞對抗，西部國境，須加警備，最精銳之「烏苦來那」軍等不能送至極東，又爲防止國內之反革命運動，莫斯科軍及「列甯格來多」軍，亦須殘留一部，故其派遣至極東之兵力，不過爲其總軍之三分之二。此三分之二兵力中第一

線爲「赤塔」第十八軍團。此軍團由「赤塔」第三十六狙擊師團，「伊魯苦苦」第三十五狙擊師團，「歪魯夫乃烏晉斯苦」獨立騎兵第五旅團而成，有優勢之野戰重砲兵團。第二綫爲屬於第二十一軍團之某某三狙擊師團（民兵）。第三綫爲駐屯烏拉爾山脈以西之第十三軍團，此軍團中之二狙擊師團動員令一下即將攜帶其可誇之三十七年式步兵隨伴砲，續續輸送至東方戰場，一方數十中隊之空軍及輕快之「福喀」戰鬥機，重大之「B.N」轟炸機，亦將整隊東下，集中於「扎貝克爾」成立其大對外戰之準備。日本對此宜以滿洲師團及朝鮮師團實行佔領中東鐵路，嗣依朝鮮鐵道，南滿鐵道，吉會鐵道集中軍隊於奉天，長春，哈爾濱，擴大中東鐵路沿線之佔領區域，長驅蹂躪齊齊哈爾，集結主力於大興安嶺，對於在「哈爾濱」之赤軍取攻擊之姿勢。他方對於滿洲內部之鐵道網，完全佔領以隔絕中日兩國軍事上之聯絡，要之對俄作戰之原則有三。

一、置主力於大興安嶺，以爲滿蒙國防之第一綫。

二、佔領滿洲內部之鐵道網以隔絕中俄兩國軍事上之聯絡。

三、佔領海參威及烏蘇里鐵道，掃

蕩極東之赤軍。

現在俄國之極東部隊祇有二師團，其任務爲佔領中東鐵道沿綫及防守海參威，但對此戰略的行動，二師團實屬不足，因第一師團僅爲防禦日本朝鮮駐軍之攻擊海參威，且虞不足，更無進佔中東路之能力也。以現在之情勢觀之，俄之極東部隊不出數週間，日軍即可加以掃蕩。赤軍之極東部隊若被擊破則日軍在與安嶺作戰即極容易因日軍之輸送幹綫有三——大連長春綫，安奉綫，清津長春綫——俄國祇有一西比利亞鐵道僅就輸送能力言，已有其三倍，勝敗之數，固不卜可知也。此外如與安嶺被中東路經過之大森林地帶，爲日本軍陣地之中心，已由日本大興安嶺之軍事地理研究機關探查甚詳，對於後方陣地如齊齊哈爾及安達一帶之食料糧秣關係亦經調查詳盡。至滿洲作戰之中心根據地爲哈爾濱，此由四千之居留日本人義勇軍，在日本未到以前即可實行佔領。日俄協會學校中收容有日本青年數百名，此學校之建築類似城砦，哈爾濱市之任何地點均可在此處以大砲威嚇。餘如牡丹江之溪谷，亦爲日軍由中東鐵路攻擊海參威及烏蘇里綫之作戰根據點，亦已有精密之調查，總之日陸軍若僅對俄，殊有充分之勝算也。

三、俄國既不足慮，所餘惟有美國，美國自歐戰後，自命爲天之驕子，事事欺

歷日本，日本在亞細亞不能獲長足之發展，即爲美國從中作梗。故日本之假想敵國，於大正十三年，即確定海陸共爲美國，日本若實行佔領滿洲或使成一獨立國及與那有反抗帝國軍隊之行爲而出以戰爭時，美國必將根據華盛頓會議條約，及非戰條約出而勸告或干涉。夫滿蒙爲日本之死命綫，國防之第一綫，安能因美國之勸告，或干涉而退縮，且日本與美國遲早終須一戰，當然以早戰爲得計。如此當斷然拒絕，不惜賭國家之命運與彼一戰。日美戰事之戰場，主爲太平洋，戰事之主力爲海軍。美國海軍對日本之爲十對七，日本海軍攻雖無力，但守則有餘，於宣戰之始，宜以迅雷不掩掩耳之手段佔領菲律賓，此島日本皇軍鎧袖一觸即可獲得。菲律賓實爲日佔，美國海軍在東洋即失却其根據地，現在一等戰艦之航續力，由炭油燃料上觀，其經濟速力，約爲一萬哩於此一萬哩中，前進佔三分之一，回路佔三分之一，運動佔三分之一，是其航續圈不過三千哩，美國於失去菲律賓後，必以舊金山爲中心策謀作戰。今試以舊金山爲中心，以三千哩爲一半徑，畫一半圓，日本之橫須賀尙在其圓外一千七百九十一哩，苟以夏威夷爲中心畫一同樣之半圓，橫須賀仍在其圈外四百哩，亦係莫如何。至若美國艦隊恃其多數之優勢強欲奪還菲律賓，則其海

陸軍，勢須輸送莫大之軍需品，炭油，燃料，飛行機材料及軍隊等，而輸送此等艦隊之規模又必須極大。舊金山，夏威夷，米豆，歪奇，爪囊，菲律賓間當至形成一連綿不絕之大長行列。對此長大之行列，日本可任意出沒，加以攻擊。諒美國必不出此。所懼者惟為美國之大轟炸飛行機及其與俄國連合運送陸軍至西比利亞對日本實行共同作戰耳，但飛機日可以防空設備，空軍防禦縱有痛苦，國民必須忍耐。至美俄連合當在某時期以後，在此期間可從容經營滿蒙，管握中國，將京漢線以東揚子江以北完全佔領，確保日本至上海，青島，大連之三交通綫。勿論美國及俄國，彼若不佔據支那大陸，決不能使日本屈服也。日若佔有中國大陸，則大冶，鞍山，本溪湖等之鐵礦豐富之食料及礦產，可以任意使用，有衆多之勞士可以任意徵發，如是縱戰事延長至一二年之久，帝國亦毫無所懼也。

四、列強關係除美國外英國亦至可慮，英國代表在國際聯盟之主張對日非常不遜，蓋中國若排斥日貨彼則可取日之商業地位而代之，居心至為可惡，美俄若均與日本宣戰彼必乘火打劫出而干涉，彼之東洋海軍根據地為新加坡軍港，其建築目的全對日，彼若與美聯合以制日，則海軍方面敵人佔絕對優勢，日宜效德國歐戰之

故智將輕快艦隊出沒近海將主力艦隱於吳，橫須賀及日本海方面取待機進攻之姿勢。此時日本對華之三條海上交通綫，必屢受敵人巡洋艦之飛機之襲擊。對於日本國遠征中國軍之供給，宜由朝鮮鐵道，安奉綫北甯綫為迂回之輸送。顧此等鐵道接近海岸，受敵炮擊轟炸之機會亦多，於此宜完成日本海——清津——吉林——通春——四平街——鄭家屯——通遼——熱河——北京——漢口與敵人隔絕之大交通綫。此綫為日軍最後之生命綫，以現在之鐵道技術完成此鐵道，使能為大量之輸送，並非難事。此陸上交通綫若一完成則可任意應英，美，俄，三國之挑戰矣。

滿洲問題與列強外交政策（續）

謝承平

法美英三國既為他們的利益對於滿洲問題只願『謀東亞的和平』，在國際的妥協之下，使中日不至十分決裂；那末我們要希望他們及其所支配的國際聯盟來收回東北的主權是很困難了。第四，再看蘇俄的態度又是如何。一九一七年的蘇維埃革命，對於蘇俄的外交政策根本上並無大變更，無論帝俄或蘇俄都是要（一）取得不凍海口，（二）以國際借款發展本國，（三）在亞洲謀發展，並處處向『資本帝國主義』的先鋒大不列顛攻擊。其傳統政策如此，對於此次滿洲問題當然不能放棄其根本的立

以上所述為不佞腦中所記憶之大概，詳細實尚十倍於此，然吾人於此已可知日本軍部對於佔領滿蒙實有重大之決心，撤兵云云決難實現，此時，我若不舉國一致對日，前途更無希望。將來戰爭結果日本勝——縱屬暫勝我國固亡，英美俄勝，我們亦必萬劫不復，黨國諸公，口口聲聲高談救國，至今若尚不能團結一致對外，國際輿論其為我何，縱國際輿論可置不顧。然對此生於斯，長於斯，聚族於斯之家國勢將淪亡，猶能無所動於中乎。為一時，個人，一派之利而忘却國家百年之大計，諸君之肉將不足食矣。時急矣，事迫矣，幸熟思之，幸熟思之。

場。照此標準看，俄國不能為了中國而對美國改變態度。至今俄美雖未復交，但是經濟上關係至為密切，尤其實行『五年計劃』以來，得美國過剩的資本之幫助極大；蘇俄怎能為了中國而得罪這個債主？同時俄美在政治經濟的主張上，一是資本主義，一是共產主義，二者絕不相容，要想在外交上攜手，那也不可能。結果俄對美只能守中立。其次，俄國自始至今採用一貫的反英政策，英國在亞洲方面處處遇着『赤色帝國主義』的攻擊。無論英國為滿洲問題而對中國處於敵對的或友好的地位，

蘇俄總是要反英的。再其次，俄國對於日本究竟怎樣？這是近來很引起糾紛的疑問。根據以往的歷史，和此次的態度，我們敢斷定俄國雖恨日本，但也怕日本，並為減少直接衝突起見，只有力謀俄日的暫時妥協。俄國近來雖亦派兵到邊境，其目的只在防止日本的侵略。至於有些人竟因此宣傳俄國進兵，不過是『擁護蘇聯』的一種方法和夢想而已。同時日本提出抗議，也不過是促起白色帝國主義者的注意之一種策略而已。

最要明白的，蘇俄之根本理想和外交策略與一般人所希望的全然不同。如果明白了這層要點，『聯俄抗日』之說不攻自破。蘇俄內政外交一貫的努力方針在使世界赤化，在求共產主義的國際之實現。新式的外交手段並不是聯甲國倒乙國，而是增加各國內部的紛亂，促成共產黨的專政。他們大聲急呼『全世界弱小民族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這等於說全世界聯合起來，在蘇俄所指揮的第三國際的指導之下，造成一個極大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U.S.S.R.)。原來蘇聯憲法上規定蘇聯的領土無限制，全世界都可投歸俄國。他們又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樣俄國可不與師動衆，只要送錢用，派人指揮，就可以使各國的人民叛其祖國而投入蘇俄的懷抱。

滿洲屬於中國或屬於日本，從蘇俄的立場看來，都不成問題，蘇俄只要問滿洲是赤色的還是白色的。只要滿洲的執政者不是蘇俄所指揮的無產階級，只要滿洲的政體不是蘇維埃，那統治者無論是中國或是日本，都是帝國主義者的行為，在這兒我們該覺悟了，中國的救國運動之下不能得蘇俄的同情那是當然的，蘇俄治下的中國共產黨乘救國運動而把持民衆團體，破壞抗日工作也是當然的。他們不問東北淪亡與否，他們只要『勞苦民衆起來』，『擁護蘇聯』，『反抗一切帝國主義』。他們移轉了『反抗日本』的目標，破壞了愛國運動。從近來的標語口號，傳單上可以看見，並不是我們挾什麼黨見來說的。要想借俄國的力量來取回『祖國的山河』，那是根本就打算錯了，從蘇俄的眼光看來，更是可笑的部落思想。那末聯俄之結果如何，只有引起白色帝國主義者的聯合戰線，增加中國各地的共黨活動中心——俄使領館。

最後，要說到德意兩國的活動。這層似乎太說遠了。其實，如果滿洲問題若擴大成爲世界的鬥爭，這兩國也不能不注意的。德意志自巴黎會議以來，天天在受凡爾賽條約的壓迫，尤其是法國的干涉。在法國所維持的歐洲和平之下，德國好比一個苦力，工作所得，不過盡給債主而已。

因此，德國自身目前雖不能報仇，但是希望有一天發生國際戰爭，德國可乘機而起。並且德國始終不忘懷於東亞，近年來德國來華的經濟調查是很有重大的意義。同時，德國軍官和軍火在中國的作用甚大，這已成了公開的秘密。這個窮困而經濟日見起色的德國能不注意到滿洲——世界上一個最肥沃的地帶嗎？

戰後德意志共和國的外交政策有東向西向兩派，最近德既不親俄，也不友法，轉而親美，總理白魯寧之歌頌美總統賀佛，因爲他主張德國延付賠款，此次法總理赴美，上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波拉竟向法國提出修改凡爾賽條約的意見。德與美國如果發生深切關係，這不僅對英法有大影響，對於東亞也有關係。

意大利既不得意於巴黎和會，墨索尼里又是那樣的有野心。最近報上說他擬一改造世界局面的大計劃送給美國總統。也許他目前並不重視滿洲問題，可是意大利同德國一樣幸災樂禍，希望於國際戰爭中打破歐洲的現狀，尤其是法國的霸權。意相近又公開演說爲德國及其自身主張修改凡爾賽條約。如果滿洲問題擴大，在國際鬥爭中意國也是一個要角。

* * * * *
滿洲問題與列強外交政策，我爲篇幅所限，只能如上所述。從各方面看來，列

強在目前只利於國際的妥協，而使滿洲問題地方化。英美俄法諸國遠不如日本之有作戰的決心，並且他們自身的利害也沒有逼他們到最後的地步。如此，我們中國若是一味抱無抵抗主義，以和平正義為中華美德，那只有斷送了我東北領土而已矣！最痛心者，『弱國無外交』這種錯誤的觀念仍深藏於政府當局之腦海中。『依賴的外交』這種傳統的政策百年如一日；只知求援於某一國，對某一國親善，即以之為後台老板，從不知『運用外交』，只是坐待國聯之命令，依仗強權之聲勢，竟然先行成立『收復東北委員會』，這真是大題小做，不知天下有難事矣。

列強對於日本領佔吉遼後的態度冷靜，從各國歷史上的背景和目前的局勢，爲了他們自身的利益，那是當然的現象。而我國當局竟不明大勢，一味自家熱鬧，以爲公理不滅，總有說公道話的。對於他們以上所論各點也許不以爲然，甚至認爲危言聳聽，擾亂世界和平。那末往者不必可以爲鑒，再把近數日的各國的態度看一看罷。

國際聯盟十月廿四日決議要日本於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將在東北的軍隊完全撤退到南滿鐵道附屬地。這是我國政府認爲最得意的了。並且這次決議以十三票對一票通過，對日本在面子上加一打擊。白里安

認爲這樣有道德上的價值，既有了面子，國聯於是乎閉會了。請問日本不遵照這個議決，又怎樣辦？那末，又由議長召集會議。會議復會議，日本一切佈置好了，怕你什麼？如果中國自身不決一死戰，請問那一國又來對日宣戰？

國聯決議如此之沒有必然實現性，反過來看日本則着着增加實力。將要增派兩師團軍隊到東北，並努力軍備，以爲作戰根據地。由趙欣伯等賣國賊成立東北交通委員會，將中國所辦之鐵路統屬於日本，以便軍事運用。命溥偉及恭親王等滿清遺老組織獨立國，日人並已代鑄新國幣。本莊已收編土匪三萬，授予槍械，名爲自衛軍。助張海鵬叛軍進攻黑龍江。又使蒙匪偷襲通遼。如此進行下去，縱然日本在形式上把軍隊集中南滿鐵道附屬地，可是日本藉口土匪擾亂，指中國不能履行國聯的議決案之一，即『本會請中國政府爲收回受影響的地方計，籌劃可保障該處日僑生命財產安全之佈置，以履行其負責保護在滿日本人民生命安全之諾言。』日本可以隨意又出兵，何況日本政府，當局決定先要中國承認取締抗日運動，尤其要尊重日本在南滿洲方面條約上之權利。

在此嚴重情形之下，美俄兩國付之淡然。請看十一月一日華盛頓電：國務卿凱塞爾說『美國國務院與駐中日兩國使館

對於滿洲事件，亦時通消息，即中日兩國駐美外交家亦專與國務院有密切之交往，惟美政府將來究竟採取何種方針，現在尙未決定，中國方面在日軍佔領其領土期間，勢必堅持不與日本直接談判，而日本至今猶未有願於本月十六日以前撤退日軍之表示，雙方長此相持不下，美國官場，固極爲憂慮也。』

美國對日本不撤兵的方針至今未定，只是極爲憂慮，這真是不成話。在這兒，我們對美國也該絕望了。同日報載：

『俄哈爾濱阿爾洛夫三十一日訪哈日領大橋云，對中日事件，俄政府始終抱不干涉主義；但將來事件擴大，侵害蘇聯權利時，則蘇俄絕對制止。』日本侵占中國領土，而俄國抱不干涉主義，這算是對中國親善嗎？

最近只有日英情感漸形惡化。日本南陸相在內閣會議發表言論『關於中英密約之說，英國迄未有切實之證明，日本朝野對於英國之疑恨情感，將愈深切。倫敦報紙之否認中英領判權談判成功之消息，適以增日人疑團，蓋東京未接到此項消息也。現有兩種報告已引起多大憤滿。第一爲中英密約已締成，以互助原則爲根據，中國保護並担保英國在長江之經濟利益，而英國則以在日內瓦援助中國爲報。第二爲藉朋友案，解決條件之祕不公布。』日人猜

疑中英締結密約，至少也是一種策略，一面激動日本軍民之憤慨，一面提起蘇俄之注意。同時英國最有力的倫敦太晤士報，也攻擊日本外交方略：

『日本須知在此各方不靖時代，國聯原則稍一破壞，即足發生廣大慘惡之後果。反抗國聯志願，孤行己意，以摧殘的打擊，加諸他國之穩健政治，是鼓勵各處認武力為解決強頑難題之最有效工具者之輿論也。英國輿情對於日本表現於滿洲之政策加以攻擊者，徒以此耳。日本乃以為英國在日內瓦與南京所行者為仇日政策，此種印象，失實甚矣。』

美俄兩國既不能為靠山，於是又轉而向英國，請不要太樂觀呀，更不要以為有了某國的親信人物就可以收回東北。日英情感固然惡化，但是日美如果攜手，乃至於日俄共同對英，英國素主均勢，肯為中國決然作戰嗎？那是不會的。

從國際情形，從列強的外交政策看來，我們依賴的外交絕對不可用。我們一面要從速充實外交的佈置；至少像目前的特別外交委員會和留本國而未出發的公使，坐待機會，絕對不行。我們要運用列強的衝突，從中取得我們的利益。絕對不能照舊式辦法，先與某國成立所謂同盟，而予以種種利益。縱然將來打了勝仗，也不過為他人作嫁衣裳。

他一面我們尤其要對日作戰！全國振起民族自立的精神，博得世界的尊重和同情。乘國際不滿於日本的強硬態度之時，我們為人類除這個暴徒。最緊切的就是對日作戰之後，列強就不能取旁觀態度，就要積極出而武裝調停，甚至於參加戰爭。到了這個時候，英國為保障其揚子江的利益，美國為保障其遠東的市場，當然不肯坐視日本橫行。我們如果一戰而勝，那國際的地位立即增高，什麼不平等條約都可廢除，如果不幸而敗，國際的門戶開放主義決不容日本吞併我全國，我所損失者也不過如今日之損失一樣大。甚至如德國的屬地一樣將東北改為國際的自由地帶，將來也許有退還中國的希望。無論如何總比無抵抗地坐以待斃好，總比在和平局面下求援他邦，訂立多一重的辱國喪權條約好。不戰時列強的調停是一種功勞，當然索償。可是在戰時，他們的參加對日是一種

日本在東三省的文化侵略

我在以前幾期中間已經把日本人如何調查東三省的情形，如何養成各種侵略的人才都一一說過了。現在我要說到日本在東三省怎麼施行他的文化侵略，這個題可以分做三點講。第一點是日本在東三省如何辦理大規模的日本教育；第二點是日本如何代替中國人辦教育養成順民，同時並

為自己的工作，當然說不上酬勞。

世界上許多所謂弱小民族都給我們許多好例，教我們要在死戰中求國際地位，在死戰中求民族生存，在死戰中求國內的統一與和平。美俄英法，如果我們要想靠他們，一個個是不可靠，因為他們自身利益在謀和平求妥協。美俄英法，如果我們對日作戰，一個個都必參加，因為他們自身的利益動搖了。所以我們國家的命運在我們自身的決一死戰，同時國際的局面也看我們決定。

滿洲問題，靠列強來解決，必定斷送了我中國的東北！辱沒了我華族的人格，中華民族從此淪亡，我四萬萬同胞或為列強的奴隸。

滿洲問題，靠自身解決，必定降服了橫暴的日本，引起了列強的尊重，中華民國從此統一，我四萬萬同胞成為獨立的自由人！

楊正宇

替朝鮮人和俄國人辦教育把亡國的白俄人養成順民；第三點是日本如何收買中國學生養成忠實的走狗。現在逐一說來：

第一，大概一國家總有她統一的教化，才能把全國國民養成一種協同的精神。那怕她的國民僑居在外面，務必想法子使他們受和國內相同的教育。在那個所僑

居的國家裏面辦學校，就辦不能夠的時候也務必把他們的子弟送回去受教育。無論那一國的僑民都是一樣。可是日本就更特別看得重要。祇要他們所到的地方，他們就很注意辦他們的學校。反轉來說，一個被人僑居的國家總不高與外國的僑民在自已的領土內辦一種不同的教育，如南洋地方英荷等國對於我們華僑所辦的學校特別摧殘，美國人限制日本人入口，骨子裏面雖說是因為種族差別，而表面上則日本人在美國的領土造成與美國絕對相反的教育宗教風俗習慣等，破壞美國的民族精神障礙美國的社會組織，也是美國人藉口的一個極重要的理由。日本的僑民在美國等處想辦他們獨立的教育，固然很難。可是在失掉了獨立統一的中國，却能任意為所欲為，尤其是在東三省更特別的發達。他們不獨辦學校來訓練本國未來的國民，並且同時收中國的學生來同化中國人。現在我把日本在東三省所辦的日本學校來報告一下：

現在我說他們主持經營的機關

一、關東所營的學校

小學校……二十所

高等女學（即女子中學）……三所

中學……三所

商業學堂……一所

農業學堂……一所

師範學堂……一所

旅順工科大學……這個學校是民國十一年四月一日才設立的，除附屬預科而外，本科有機械工學電氣工學採礦學冶金學等科目。據民國十八年的調查裏面有教員一百名，職員二十二名，預科日本人一百七十一人，中國人三十一名，本科日本人一百五十二名，中國人十六名。

二、大連市所經營的學校

彌生高等女學

商工學校

三、滿鐵會社所經營之學校

滿鐵會社負擔教育及一切文化經營的責任，是政府明令責成的。從日本明治四十年四月創立以來即開始實行牠的職責。現在的成績如下

小學校……三十所

小學分教場……五所

實業補習學校……三十三所

補習學校……一所

實業補習學校分教場……一所

青年訓練所……六所

家政女學校……十三所

幼稚園……二十五所

幼稚園分所……二所

公費補助之幼稚園……八所

中學……四所

商業學堂……一所

高等女學……四所

農業實習所……二所

商業實習所……二所

工業實習所……一所

滿洲教育專門學校……此校于民國十三年九月創設于奉天初原為養成初等教育人才。其後（十四年四月）改為高等專門學校，內設文理兩科，每科，又分二部，三年畢業，學生概屬官費。據民國十八年四月之調查，有職員三十四名，學生一百一十一名，學生畢業概充南滿鐵道區域內之教師。

南滿洲工業專大學校……此學校在大連原為中等工業學校，于民國十一年五月改為高專，內分建設工學科（包建築土木鑛山農業土木）機械工學科（包電氣機械工作鐵道機械鑛山機械）皆三年畢業。據民國十八年四月之調查，有教職員六十三名，學生二百三十四名，此外尚附屬有職業教育部。

滿洲醫科大學……開辦于明治四十四年四月，原為南滿醫學堂，後于大正十一年（即民國十一年）五月改大學，內附屬有預科及專門部據民國十八年四月之調查有教師一百零一名，預科學生中國人一百二十一名，日本人一百八十五名，專門部一百一十四名。大學二百四十二名。

四、居留民會（即日僑組織之會）所經營之學校于錦州滿洲里間島局子街頭道溝長春等尚有小學多所。

五、東洋協會所經營之學校

大連商業學校

旅順語學校……日本人學中國語及英語

蘇俄果能幫助中國嗎？

日本想佔滿洲已非一朝一夕之事。田中義一爲日本首相時，即計劃得非常精密，那是有耳共聞的。無奈中國政府只知牆聞之爭，而不顧外侮之將至。中國人民都醉生夢死。既不知國家爲何物，而執政者又認愛國爲反動。如此情形，日本當然願早日實行其田中計劃而敢於佔我遼吉。我東省行政當局，平時無準備臨時不抵抗，聽日本爲所欲爲，此種奇恥大辱，誠開一九〇〇年以來未有之新記錄。當這種國難臨頭之日，我們中華黨國的國民固然都鍾胸泣血的仇恨日本說它侵略我國的領土，破壞遼東的和平；但是當局對付日本的方法仍然還要「鎮靜」「忍耐」。因爲只有「鎮靜」和「忍耐」這兩種東西才能求得國聯的憐惜才邀得列強的同情。可憐的中華，你若是不會生存的嗎？國聯和列強因爲我們的「鎮靜」和「忍耐」所以在一年一度的九月國聯行政會議之中居然議決了要求日

之學校

以上各級學校日本學生之總數有四萬七千餘，而日本僑人數有二十萬三千，學生人數約佔日僑數十分之二而強。

（未完）

李德履

本務於十月十四日以前將日軍撤至所謂南滿鐵路區域之內。這種議決案，固然是名正言順，不過等於一紙空文，已不奏效，日本不但已佔的地域未能如期撤退，且變本加厲更派大批飛機轟炸錦州及明日張膽毀我四洮鐵路，且暗助日本及高麗浪人劫我北甯鐵路。如此非法行爲，無非蔑視國聯行政院議決案之意。該行政院以滿州情形日行嚴重故又有十月臨時會議之召集，主席白里安氏——法國外長——爲慎重起見，除與中日兩國首席代表屢次接洽外，並又開數次秘密會議，備求各方之諒解與同意。終於公開大會中以十三票對日本之一票議決仍請日本撤兵，並規定撤兵日期爲十一月十六日。自該項議決案之消息傳至中國後，中國人民是於十月十四日之本未能撤兵之往事皆懷疑於日本恐其不能再於十一月十六日撤退其軍隊至所謂南滿鐵路區域。因此現又有人因美國態度模稜，而國聯又能力薄弱，轉而希望俄國能以

助我。吾人爲明瞭這種希望果能實現與否？必須先看一看俄國與滿洲的關係。俄國對於滿洲早也有併吞之意。從歷史上說來，帝俄時代俄皇古列拉二氏曾利用我甲午之役敗於日本之際，特派其財政大臣微德與我李鴻章議定中俄祕約：

「中國政府爲俄國對日交戰時轉運俄兵的便利起見，特許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道過通中國的黑龍江吉林等地方以達於海參威港」——此即中東鐵路

此外又於一八九八年之中俄旅順大連租借條約，帝俄得建築由中興鐵路接至旅順大連之遼東半島支線。（此即今日爲日本所有南滿鐵道）溯自此「丁」字形之鐵路築成後，俄國即佔東三省全部之利益而有之。帝俄爲保持其在東省之利益計，曾於一九〇〇年乘我庚子義和拳匪之亂，即派兵佔領滿洲。當時日美兩國以俄國此種行爲實有碍於「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諸原則，特向俄國交涉請其撤兵。俄國爲不撤兵計，乃向外宣言：

「俄國以 Blagoveschensk 受華兵砲擊，故向滿洲出兵，此實爲一時保護鐵路起見，斷無特別行爲。一俟滿洲秩序恢復之後，俄國當即撤兵。」此種欺人口吻與今日日本所謂：「日本之所以佔據遼吉乃由於華兵毀

我（指日本）南滿鐵路，日本對於滿洲並無土地野心，只在保護日僑之生命財產，苟日僑之生命財產中國能以保護時，則日本即行撤兵」，

如出一轍。從此可見日俄對於滿洲均有同樣之野心，不過自日俄戰後，俄敗於日，俄國不得不將南滿利益讓與日本而成日俄平分滿洲之局。（俄佔北滿之利益，日得南滿之利益）此種局面迄今帝俄雖變為蘇俄，但仍未變更去歲蘇俄對我作戰，即為鞏固其北滿利益而發，日俄在滿洲的利益自然各有範圍。現在日本要推廣其南滿範圍而及於北滿，俄國對之果能默然嗎？因此近來有一種傳言，謂蘇俄暗助黑省政府之種種軍用品，使其抗日，據十月三十日莫斯科消息，謂日本駐俄大使廣田因疑蘇俄在軍事上暗助黑省特向蘇俄外交委員會提出抗議，蘇俄外交委員會特由加納罕延見廣田作下列之答復：

「蘇俄政府絕未助扶滿洲對敵軍隊之任何方面，不僅如是，蘇俄且守嚴格不干涉之政策，因蘇俄尊重中國簽定之國際條約也」

又據同日東京消息謂：

「日外務省對於加納罕之申明顯然相信蘇俄真欲維持中立態度，祇須其中東鐵路之利益不受侵害耳。」

從此兩段消息看來，我們知到加納罕

所申明的是未助滿洲，對敵軍隊之任何方面。他明明只指敵對軍隊而言，絕不是日本所相信的蘇俄真欲維持其中立態度。至於蘇俄真欲維持中立態度與否，在此刻仍不得而知。現在我們為研究蘇俄果能助我與否當然要先研究蘇俄的態度。果欲嚴守中立當然談不上助我。

蘇俄見日本在滿洲之勢力將由南滿及於北滿而危及其自身利益，依理說來，當難以坐視。不過以蘇俄目下情形而論，亦難以干涉。因為「干涉」，大概說來可分為兩種：一種為「善意的勸解」，一種為「實力的干涉」。說到善意的勸解，現在已有國際聯盟的一勸再勸，但是日本仍固執己見，不願撤兵。俄國以一國之力更何能勸解？至於實力的干預，大體又可分為兩種：一種為武力壓迫，一種為經濟絕交或封鎖。先就武力壓迫言之，蘇俄的紅軍固

有其強大之戰鬥力，不過蘇俄自史丹林專政以來，專以排斥異己為能事。因之史丹林之政敵，即日見其多。同時反對派之組織，亦層出不窮。史丹林為防禦其反對派起見，特將其紅軍派佈國內各地，以便從事鎮壓。因之蘇俄之紅軍，難與任何國家作戰。去歲蘇俄襲我邊陲之際，特由農工商各界所組之遠東隊以代紅軍，即是之故。因此所謂「武力壓迫」目下蘇俄是辦不到。再論經濟絕交或封鎖一節，蘇俄與日本之經濟上來往本無關得失。故日本絕不怕俄國對之經濟絕交。因此蘇俄對我目下實無能為力。同時蘇俄為日本不侵害其中東鐵路上之利益起見，最好是以持曖昧態度為宜。緣此吾人所望於蘇俄助我的人其是夢想。望，國人速除去此種夢想，而做自立自救的救國事業，那才是對的。

對日作戰

陳啓天著

本書對與日本作戰的種種理由

，發揮極其透澈，讀此即知抗日救國只有對日作戰。定價連郵費一角。由本報發行。

一致抗日問題

諸青來著

本書於一致抗日必須取消黨治之理由發揮盡致只須郵票一分由本報代贈。

民聲週報

第七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版

民聲第七期目錄

兩重國難夾攻下的中國

全國注目的中日江橋戰事

這就是和平統一嗎？

請汪精衛再說進一步的話

英國大選舉的意義之重大

且看十一月十六日以後的國際聯盟

日本朝野對東北事件的態度

關於日本之常識

日本人所說的關東州

滿洲痛史(六)

湖北抗日救國會宣言(來件)

陳啓天

張子敬

左舜生

楊正宇

謝承平

謝承平

楊偉

任天

左舜生

江聲

兩重國難夾攻下的中國

陳啓天

從前愛國的志士常常喊出亡國，亡國的呼聲，以警醒一般人民，而一般人民每每以爲是危言聳聽，不肯加以繼續的注意，致亡國的危險性一天增加一天。到現在中國爲兩重國難所夾攻，亡國的事實已經擺在眼前，再不能當做危言聳聽了。一般人民如果還不相信，請你們睜開眼睛看看日俄兩國夾攻中國的侵略行動。

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已有三四十年的歷史。甲午中日戰爭的結果，奪去我國的朝鮮和台灣。日俄戰爭的結果，奪去南滿鐵路，關東州及大連旅順等。民國四年二十一條的強迫要求，奪去滿蒙及漢治萍的種種權利。這都是過去日本侵略中國的重大事變，此刻且不必詳談。現在日本還要進一步，強佔東北四省區，以完成其大

陸政策。九月十八日以來幾已完全佔有遼吉兩省，並組織所謂維持會宣言獨立與南京政府脫離關係。南京政府絕無作戰的準備，只是乞憐於國際聯盟，決無和平奪回的希望，這不是中國已一部分亡國了嗎？日本的野心，不僅在奪取遼吉兩省，還想取得黑熱。最近黑軍與日軍在嫩江的戰爭，即是日本實行奪取黑熱的初步行動。黑軍兵力有限，而南京政府尙無援助的傾向，則黑熱之入日軍手，恐不幸又要實現。這不是中國又將一部分亡國了嗎？東北四省區既有全落於日本之手的危險，華北各省即處於被威脅的境地。最近日本勾結失意的軍人等在天津搗亂，即是一個證據。田中所謂「征服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已經一步一步的在東北及華北實現，這

本刊啓事

一、來稿一律歡迎，但請開明住址及姓名，以便酌量發表。
二、訂閱請寄本社，零購請向各代售書局接洽。

還不足令人驚心動魄嗎？如果東北不用武力收回，則中國領土雖大，恐怕五年之後，中國全國的領土均要亡於日本了。況且日本似乎還不待五年十年之後，即欲伸手於長江流域，傳說日本與某派勾結，使甯粵的和議不易成功以共同對日，然後日本可以不費大力永佔東北，同時又可藉口中國內爭及勢將爆發的赤禍，以佔長江流域。這樣一來，中國不就整個亡了嗎？

日本一國侵略中國，已有亡國的危險。再加上俄國又用盧布和所謂主義夾攻過來，亡國的危險更要利害。俄國在革命前與日本夾攻中國的歷史，我們且不必說。俄國革命以後，即開始厲行赤色的東方政策，而以中國為其侵略的目的地。他認清中國正為白色帝國主義所苦，而以主義做幌子，盧布做後盾，共黨做工具以實行赤色帝國主義。俄國對中國的這種新侵略政策，已一步一步的成功。第一步的成功，是取得了中國的外蒙無人加以反抗。第二步的成功，是赤化了國民黨，使其理論與分子無法與共黨劃分清楚，得以頂着國民黨的招牌做共產黨的工作。武漢政府垮台以後，共黨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雖稍稍受點頓挫，但是到現在國民黨仍舊隱藏不少的共黨分子，自稱忠實同志或什麼派，使人不易認識他的面目，而秘密活動。第三步的成功，是促進近三年國民黨的內爭，得

乘機建立十五萬枝槍的武裝勢力於七大赤色區域，使國民黨無法肅清共黨。我們可以說，最近六七年中國的事變，都受俄國進攻的影響。如果沒有俄國的工具共黨做先鋒，國民黨決不能取北洋軍閥而代之。如果沒有俄國的工具共黨做內奸，國民黨決不會四分五裂，即隨北洋軍閥而崩潰。共黨一天發展一天，便是俄國在中國的勢力一天發展一天。現在共黨已取得湘鄂贛皖豫閩等省的赤色區域，並且建立了所謂中央及地方蘇維埃政府，以實行「武裝擁護蘇聯」，那不是中國又有許多土地亡於俄國了嗎？

日本侵略中國的標記是白色帝國主義。俄國侵略中國的標記是赤色帝國主義。他們侵略的方法雖不同，但是同以中國做目的地。他們本身的利害雖不同，但是對於中國的侵略在相當範圍之內採取默契的態度。前年俄國侵略中東路時，日本守中立態度，現在日本侵略遼吉，俄國仍一聲不

全國注目的中日江橋的戰爭

張子敬

日本人無端侵佔東北，不數日間，奄有遼吉二省，如入無人之境，難怪本莊們大得其意，硬要造成滿蒙獨立政府，以便掩蓋世人耳目，再于無形中吞併之。十月十四以前，這個計劃未完全實現，竟置國際公論于不顧，且不惜置國際聯盟會于萬

響，即是明證。他們對於中國的侵略，雖最後不免要大衝突，但是過去以及現在，彼此互相助長侵略的勢力形成一種夾攻的狀態。因為最近兩三年俄國勢力在長江流域的特別擴大，日本便眼紅了，硬用武力強佔東北，因為日本強佔東北，顯出白色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激起全國人民一致對日的感情，俄國在長江流域的勢力即共黨的勢力得於圍困中解放出來休養整頓，再圖大舉；同時又可假借抗日的旗子在全國公開活動起來，以擴大俄國的勢力。如果不幸俄國在中國的勢力因抗日運動更加擴大，那末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必更積極，東北固無法收回，即長江甚至珠江流域也有亡於日本的危險。由此我們十二分覺得日俄夾攻下去，足使中國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今後中國要死裏求生，必須：

抗日。不忘。劃共。
劃共。不忘。抗日！

難之地，遣派大隊飛機轟炸錦州遼甯臨時省政府。日人非不知轟炸遼甯臨時省政府，有犯國際法之尊嚴，有觸國際聯盟理事會之衆怒，致造成中國在國際間之較好形勢。無如臨時省政府不打破，日本軍隊的勢力，將不能及于遼甯全省，仍僞促于鐵路沿

線，所得未免過微，所以斷然採此「一不做二不休」的態度，錦州于是大受摧殘。十月十四日已過，滿蒙獨立政府，粗具規模。錦州之省政府，有等子無。日人在其企圖上稍有進展。然而國際聯盟又議決日本須于十一月十六號以前，將軍隊盡撤到鐵路區域，為期已迫，凌印清攻錦州，既歸失敗，張海鵬圖龍江，又成泡影。如是將軍隊撤退，縱吉會鐵路之建築，大體已成，中國之聯運政策仍可恢復，東北之政權，仍落子張學良之手，夫豈野心勃勃之日軍閥，所能甘心。故不惜親自出馬，經由洮昂鐵路，以奪取黑龍江，此江橋之戰所由來也。

江橋為洮昂鐵路之一車站，因洮昂鐵路飛渡嫩江而建，有鐵橋，同時因其為往來船隻集中之地，故為交通之中心。商業亦頗繁盛，洮昂鐵路在該車站之收入，在十八年，旅客業務，計為七千八百餘元，貨運業務，計為五萬七千餘元，共佔該路全路收入百分之三。該橋當張海鵬攻黑龍江之際，由馬占山炸斷。日人欲再攻入黑龍江，必先修復，否則兵車不能通過。而馬占山扼要以守，日人竟出意外，不能如願以償，居然抵抗有人，一再挫折。黑龍江軍隊不過三萬人，日軍可由安奉路經由南滿路四洮路自朝鮮源源運來，我則北甯路尚不能通到通遼，我國軍隊，無從前往增援

，如欲增援，除非是假道海參崴與中東鐵路，中東鐵路，主權屬我，自可運兵，俄國無從阻止，但海參崴純粹係俄國海港，我能假道嗎？俄國如無與日本一戰的決心，決不能允諾。縱俄國允諾假道，我國尚須考慮，因若引起日俄戰爭，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或將助日而抗俄，我將何以自處呢？與日本站在一條陣線為理所不許，與俄站在一條陣線又勢所不能，此所以假道海參崴以出兵助馬占山，乃極危險之事，不過我可從關內進兵，以躡其後，仍可使日人左右受敵，馬占山保全黑龍江之目的，不難達到。非然者，馬占山以數萬之衆，敵日本新來不斷的精兵，遲早必須敗衄。這是我們應完全明瞭的。

江橋向北過去一站，即大興是，相距一十三公里，再過去便是昂昂溪，昂昂溪距大興，計三十公里，距江橋共計四十三公里，到此就是中東鐵路，中東鐵路雖主權屬于我國，而暫係中俄共管，與俄人利害攸關，俄人何能默無一言？況北滿俄人自認為彼之勢力範圍，日人無端侵入，俄人豈易欺者？而日人一經修復江橋，打破馬占山軍隊，不三小時即越昂昂溪而抵齊齊哈爾（昂昂溪至齊齊哈爾僅廿二公里），則日俄之衝突，豈能倖免？日人非不知也，

這就是和平統一嗎？

知之而仍力圖之，當有最後的決心。說者謂日本之必攻下齊齊哈爾，拿到黑龍江，乃欲完全取得東三省，完成滿蒙獨立政府，再由獨立政府出面，以民族自決為理由宣佈與中國脫離關係，使中國無可接收，使國際聯盟無從說話，中國既不敢與日本作戰，自亦不敢與滿蒙獨立政府作戰，因為該政府有日本為後援，結果仍係與日本作戰，則獨立政府可以鞏固其基礎，一切交涉，完全可如日本之願，日本之計售矣。蘇俄縱因侵入其所認定之勢力範圍，出而干涉，亦難在短時期以內，即與日本決戰，彼再以蘇俄赤化中國全國之可畏，煽動美意英法各國與之聯絡，（至少可得精神上的同情。）一面拉攏波蘭羅馬尼亞（素為蘇俄之仇人）進其陣線，同與日本敵對蘇俄，日本之計又可售矣。

所以江橋戰事，關係絕大，馬占山如能扼守江橋大興，使日軍不能前進，俟十一月十六國際聯盟理事會再行開會，在國際輿論上造成一種對日較惡的空氣，日政府或者覺悟，不允日軍前進，如果日本在十六以前打到齊齊哈爾，則事件更為複雜，吾人應付之術將窮，所可異者，南京竟寂然無聲，不宣佈外交方針，促國聯早日開會耳。

左舜生

自上月十七日京粵兩方代表在上海

舉行會議以來，爲時共計十二日，開所謂『預備會議』者凡歷七次之多，『正式會議』既未舉行一次，結果則京還是京，粵還是粵，政府既有兩個，四全大會也只好分開，在這十幾天中所提議所討論的種種，似乎完全只有一種空氣作用，要求發生實效，仍須由雙方的四全大會，作成種種提案，交由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南京開第一次會議時處理之，而這一次京粵雙方引起種種風波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也要四屆中執委第一次全體會議時始能決定。換言之，一定要到那個時候，『南京政府』才有改組的可能，同時『廣州政府』也一定要到那個時候才有取消的可能。至於目前狀況比較開這一次京粵代表會議以前所不同的，只是：

一、過去若干被開除的國民黨員如唐生智陳公博等都已恢復了黨籍；

二、胡漢民居正李濟深方振武幾位，總算在這一次的和平空氣裏回復了自由；

三、本來事實上由甯方負責的外交事件，總算由粵方表示了附條件的採取一致行動，同時議定了：（一）訴之國聯及非戰公約的簽字各國，要求主張公道裁判日本之橫暴，及（二）左軍事經濟上爲最後抵抗之準備。

兩個空空洞洞人云亦云的主張。

至於其他的一切，則與未開這次會議以前還是一模一樣。京還是京，粵還是粵，政府既有兩個，四全代表大會也還是分開；在過去本無所謂『和平』，到現在也還是無所謂『統一』。人民的希望算是白希望一場，王季緒先生，也算是白白的挨了幾天的餓。

現在我們假定京粵雙方的四全大會，都能如期在本月十五日以前開會；又假定開會兩星期就可以畢事；更假定雙方協商中央執監委員候選人的產生方法，毫無困難問題發生；再假定全體的中央執監委員七十二人都平平安安的產生了；并且到了那個時候這次粵方代表所憂慮的南京環境，居然已大大的改變，不致再有一部分被選的執監委員因而裹足不前；居然第四屆的中央執行委員，能開成第一次的全體會議；然而最快已是一個月或四十天以後的

請汪精衛再說進一步的話

前天汪精衛先生答覆上海各大學教授代表的一段話，很爽利，很痛快。但是還不能令我們十分滿足的，就是汪氏的話至多也祇能代表一部分的國民黨員。所謂自由意志祇是汪先生個人的自由意志，或一部分和汪氏同氣味的國民黨員的自由意志。所謂找一條去死的出路，恐怕也祇是替

事了。

夜長夢多，我們能預料這一個月或四十天中全國各地不會再發生其他的事變嗎？所謂南京政府的改組，果然能辦到如這次『中央政制改革案』的程度，而爲粵方所滿意嗎？對日外交，在這一個月或四十天中當然即由南京政府負責，但能預料不會中途發生更危險的事實嗎？假定一切一切都平平安安達到了相當的目的，而粵方所期望的理想政府也已居然產生，到時候這一回的國難果然能從根本上有所補救嗎？

說到這種地方，我們總覺得國家敗壞到了這步田地，而甯粵兩方的當局還是在黨言黨，絕對不許全國國民有機會可以參與國事，這實在是一種可悲的現象，而全國真正的和平統一，還不知道在十年或二十年內有無實現的可能哩！

楊正宇

這一部分人去找罷。因爲汪氏說話祇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我們聽說國民黨黨員有四十萬，就算這是一個的確的數目，那麼中國也還有我們三萬萬六千三百六十萬人未曾榮膺黨籍。以汪氏一位廣東國民黨的領袖跑入南京，沒有發表自由意志之餘地，這句話我們很相信，並且很同情。但

是請汪氏替我們這班未曾榮膺國民黨籍的老百姓想一想。我們跑到南京固然是受壓迫，跑到廣東恐怕也免不了受壓迫，（上海和香港的日報不能一律在廣州通行便是一證。）就是在上海依然隨時感着壓迫。那有我們發表自由意志的餘地？汪氏和一班廣東的國民黨員固然找不着一條可死的道路，這句話我們也很相信，並且很同情。但是請汪氏替我們這班未曾榮膺黨籍的老百姓想一想，我們到南京固然是受排斥，跑到廣東也是受排斥。就是你汪某登了台，恐怕依然免不了受排斥。我們這腔熱血也找不到一個灑的地方。我們這幾根硬骨頭也不能拋到一個可拋的地方呵。汪氏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為接近汪氏的國民黨員說話，

英國大選舉的意義之重大

謝承平

一九三一年十月世界發生兩大事件，一是日本侵佔中國的東北，一是英國的大選舉。前者給人類添了一頁醜史。倭寇橫暴，固為野蠻的表現；華軍抱無抵抗主義，更是落後者的奇恥。後者給世界增加了光榮。英國自身因此得進一步的發展，各國政治上也得着一個更好的榜樣。英國大選舉已在半月前完成了，遲到如今我纔來說。不過我認為這次盛舉不特非「時評」性所能限制，而且是世界史上遠久要申述的故事。此次大選舉所表現的精神，和政治

是很親切痛快。但是我還希望汪氏站在更高一層國家的立場上，更進一步替我們全國國民說幾句話就是：

「黨派是救國的工具，國家是超越在一切黨派之上的，國家不是國民黨一黨的，乃是國民黨以外全國人民所共有的。現在全國人沒有發表自由意志之餘地，沒有自賣自力之餘地，沒有舍身救國的餘地，還要說他們是反動派，叫他們怎麼能甘心呢？」

這恐怕是我們的妄想罷！因為汪氏主張厲行黨治，比南京政府還要兇，那允許人民自由？目前汪氏所講的話，只是為他自己要求；我們人民要自由也必須自己去爭呵！

形式的變更，不特是英國最進步的成績，更是我中國所要效法的。再想到黨國諸公此次所謂和平統一會議的下場，比起英國來，那只有叫我們愧死！因此，英國大選舉的意義之重大，對我國人更有敘說的必要。

第一舉國一致共赴國難——從歐洲大戰以來，英國的國難就是失業問題，有一位史家把戰後英國史的標題寫為「英人對失業奮鬥」，這種經濟的國難之嚴重可想而知了。一九一八年後，世界經濟情形大

變：各國人民之購買力大減，歐洲大陸諸國金融市面衰落，加之新興國家都提高關稅率，使英國工業品出售困難，所得代價也不好。對外貿易既失敗，航運，製造各種事業也停頓了。英國人民百分之八十居於城市，靠工商業為生，這末一來，怎叫大多數人不失業呢？因為解決失業問題，英國國會和內閣經過多次改變，最重要的現象是「由黨的立場到國家的立場」。一九二二年，勞易喬治所領導的混合內閣（即保守，自由，勞工三黨合組者）不能支持，清一色的保守黨內閣取而代之。要求在安定中求進步的心理雖使包爾溫得以主政，可是保護貿易的政策並不能救濟經濟的國難，當時失業者有加無減。於是後進的勞工黨昂起頭來。於一九二四年竟然成立清一色的勞工政府。當年的國際經濟情形，英國失業者的奢望，以及工黨本身的幼稚，都促成了麥克唐納政府的短命。新國會的選舉結果表明了人民對工黨的失望，在這反動心理之下，保守黨竟而有五年長期的執政。張伯倫的外交政策雖亦趨於國際合作，包爾溫政府的社會政策，雖亦有激烈的變化，可是對於罷工之處置，對於蘇俄之外交關係，都不能有美滿的應付；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的失業者增至二百萬人以上，更是糾紛的問題。一九二九年大選舉時，怎樣解決失業問題，仍是各黨運動的

中心。自由黨唯一的法門就是國家舉辦大規模的交通及建築事業，以收容失業者，勞工黨主張在現存民主政治之下使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保守黨大聲疾呼『安全第一』！擁護憲法，反對總罷工，在和平與秩序中求發展。因選舉方式的便利，新選舉者的贊助，勞工黨以少數席位的勝利而出而組閣。麥克唐納個人的精神雖為全國所敬佩，英國在倫敦海軍會議中雖博得榮譽，然而失業問題仍然不能解決。麥克唐納左右做人難。他的減政計劃頗招政府人員的攻擊甚至引起海軍的罷操。他的右傾態度，同時引起同黨的反對，終而有工黨的分化。麥克唐納雖被工黨一派所開除了，可是他仍為國效死。不僅如此，他打破了英國憲政史的紀錄，首先組成各黨人才集中的內閣，造成了真正全國一致合作的政府。

因政治主張上重大的變革，和工黨內部的糾紛，使麥克唐納不能代表工黨而領導政府。於是在今年十月大選中產生這個空前的政治革命。大選的結果使各黨在國會中占有席位如下：

| | |
|--------|-----|
| 保守黨 | 四四七 |
| 國家勞工黨 | 一二 |
| 自由黨 | 六三 |
| 勞工黨反對派 | 四三 |
| 無黨派者 | 二 |

勞工黨如此慘敗，保守黨如此絕對勝利，真是驚人之舉，連各黨自身也未料到有這樣的結果。再就工黨自有生命以來在國中所取得的席位而論，更不勝升沈不定之感：

| 選舉時期 | 議員席數 |
|-----------|------|
| 一九〇〇 | 二 |
| 一九〇六 | 二九 |
| 一九一〇(正月) | 四〇 |
| 一九一〇(十二月) | 四二 |
| 一九一八 | 五七 |
| 一九二二 | 一四二 |
| 一九二三 | 一九一 |
| 一九二四 | 一五一 |
| 一九二九 | 二八九 |

英國政黨政治變化如此之大，其主動力在『經濟的國難』。他們並不像我中國之黨爭私鬥，更不是由少數武人政客操縱；他們黨派的勝敗在乎民意的向背，他們的上台下野在乎國利民福的增減。勞工黨雖然失敗，可是英國國家勝利了。麥克唐納的認識更是如此，所以他還在努力組織國民政府，以期不負全國人民的熱望。第二以國家利益為前提，而非黨權高於一切——政黨這個名詞在英文為 Party，就是一部分的組織，其目的在謀國利民福，而非結黨營私，在黨的權利與國家的權利相衝突時，那黨一定要尊重後者。並

且全體等於各部份之和，部分不能大於全體，這是數學上極簡明的原則，決不容大小倒置的。這樣的真理，在中國說來，就有人指認為與朝黨爭地盤的法寶，可是英國的往事，尤其是這次的表現，充分地證實了政黨為國家而生存的意義。十一月二十九日英國各黨領袖的演說尤其明白懇切。

麥克唐納早已不惜被指為社會主義和工黨的叛徒，而一心做個救濟國難的先鋒。只要為了國家，什麼個人的毀譽，乃至於黨的立場他都不顧了。他在大選舉之後，向全國宣言感謝各黨千百萬人的盛意，因為他們為國家急切的需要而犧牲黨派的情感。

史諾登說大不列顛在世界上的地位將因此大選舉而大加鞏固。絕大多數之贊助國民政府，表明這不是黨派的勝利而是國家的勝利；這次選舉的結果給國民政府的特權就是要為國家說話，而非謀得任何黨派的利益。

包爾溫同樣地向全國宣布：國家取得了真確而偉大的勝利了。這並不是黨的勝利。這就是不列顛全體人民的宣言，贊助全國合作，以恢復國家的福利。

新起的自由黨首領薩繆爾說得更有獨到處。他說國會大權已在保守黨的掌握中，但不是無條件的。這是要他們做國民政府

的人員他們要運用權力於公認的目的之實現，而在任何黨派的目的之追求。

爲謀國利民福，任何黨派可以有所主張，而受人民的擁護，出而執政。你們幹不好，下台，讓我們幹；我們辦不了，下台，讓你們辦。這就是英國各黨的態度，他們的態度是何等的光明磊落，我國則反是，國家可亡，而黨權不能不提高；他黨的主張儘管是對的，但是自己的地盤不能不把持。

第三，民治主義成功階級鬥爭失敗！

！在大家沒有飯吃的時候，一部分人在享樂，這是最不平而最無同情的行爲。同樣在全國陷於破產境地的時，某一階級要求獨自富裕，或獨有特殊保障，那也是自私自利的勾當。英國勞工黨反對派的首領韓德生之失敗，是英國人民，連工人在內，都反對這種主張的表現。韓德生死抱着狹義的社會主義，反對麥克唐納之入於共赴國難的正途。他要領着一班爲自身而奮鬥的工友，用總罷工這一類的手段，取得工人階級的利益。他還以爲英國失業是資本家單方面所造成的罪惡。殊不知在英國煤礦大罷工以後的調查和研究，早已明白失業問題之根本原因不在國內分配之不均，也不僅在國內生產之不發達，而在國際經濟全入於恐慌狀況，英國這個工業國家當逃不了受害。所以麥克唐納要求全國人

民，當此世界恐慌，全國失業之時，要大家攜手同心，共謀救濟。國民政府的工作異常困難，這是顯而易見的；政府決以誠懇的態度，用全副心靈，去征服目前的困難。對於一班有反感的政友，尤願能幫助成功，因爲新政策的勝利決不忽視勞動階級的利益。

包爾溫也說：民治主義自身得着顯明的正確的證實，而英國人民竭力表現了愛國的本能，並且全國選民明白的宣示在國家危急之時，階級鬥爭的主義不能阻礙國際合作的精神之發展了，全國的工人定要信任國民政府。政府決不使他們失望。

謀經濟的發展，首先要有和平與秩序，要有政治的安全。天天在搗亂，那只是破壞一切人的幸福，希望人人入於窮困之境而後挺而走險，然後發展階級鬥爭的蠻性，想取得自身的利益。殊不知人人皆窮，在枯骨中也榨不出膏血呵，英國合作政府的大路是民治主義，他們爲全國的發展，工人的利益當然在內，先要求國內政治的安定。並且從國民政府勝利後，工業頓呈恢復氣象。工業家正打算修理工廠，以應付外國定貨之需求。同時，外國製造家看到英國關稅要提高，現在也有人在預備設工廠於英國了。

第四，尊重人才而不排擠政敵——在現代的國家中負重大的責任者，不僅是如

往昔一班策士或演說家所能勝任，他們不僅眼快手快，尤其有專門的技能，特別要在國難危急之秋，更需要見地遠大，計劃切實的政治家來指導全國。爲了這種原因，麥克唐納的新閣員是這樣分配的：

| | |
|---------|-------------|
| 首相兼管庫大臣 | 麥克唐納（國家工黨） |
| 樞密院主席 | 包爾溫（保守黨） |
| 財政大臣 | 尼維爾張伯倫（保守黨） |
| 司法大臣 | 桑基（國家工黨） |
| 外相 | 西門（國家自由黨） |
| 海外自治地大臣 | 湯姆斯（國家工黨） |
| 殖民大臣 | 李斯特（保守黨） |
| 內務大臣 | 薩繆爾（國家自由黨） |
| 印度事務大臣 | 賀爾（保守黨） |
| 商部大臣 | 任錫曼（國家自由黨） |
| 陸軍大臣 | 海爾商（保守黨） |
| 海軍大臣 | 孟錫爾（保守黨） |
| 航空大臣 | 倫敦堡（保守黨） |
| 蘇格蘭事務大臣 | 辛克萊（國家自由黨） |
| 衛生大臣 | 楊格（保守黨） |
| 掌璽大臣 | 史諾登（國家工黨） |
| 教育大臣 | 馬克倫（國家自由黨） |
| 農業大臣 | 哲爾摩（保守黨） |
| 工部大臣 | 且特頓（保守黨） |

國民內閣以前的名額是十名，現在擴充爲二十名，其中保守黨佔十一席，自由黨五席，國家工黨五席。從這新的局面看到英國憲政史上實在發生了空前的變革。

這次不僅不是一黨執政的內閣，也不是如以往的混合內閣。這次國民政府的外交和經濟等重要政策也是調和的，至於人員不用說更是因才而分的了。一國的大事由一黨專辦而不受其他政黨監督固是危險；萬分緊急的時候，就是承認多黨政治，而由一黨執政，這一黨的人才也是不夠用的，麥克唐納這次的政府之組織，人員之分配的確是抱人才主義，更說不上排除政敵了；尤可注意者，往昔英國閣員之入閣要以國會的贊助為依據，可是這次勞工黨閣員占全政府席位五分之一，但工黨在下議院的勢力並沒有五分之一。這種重大的變革，是戰後史很可注意的一頁，英國政治雖富於傳統性，可是世界的恐慌和全國的危險，不能使她仍然不變。

談到不排擠政敵一層，我認為有申述的必要。我國政治界中人不特嫉視異黨，連同黨不同派，乃至於同派的人都不相容。請看英國的政治家又是何如！麥克唐納之與包爾溫攜手，不僅在形式，而且精神上澈底一致。他們並不為爭領袖互相攻擊。勞易喬治於退休之後也是懇切的勸告工黨，他對新聞記者談話，贊成自由主義與勞工黨合作。一切黨派進步的頭腦誠然能為國家利益而作多年的合作。

勞易對他的同黨更毫無忌才之心。他鼓勵薩繆爾繼其後而為自由黨首領，並且

希望自由黨今後與一切人合作，只要他們真心為數百萬國人於一九二九年所希望的理想而努力求進。他並不會亂罵人賣黨篡黨

且看十一月十六日以後的國際聯盟

袁浩風

東北事變發生以來，轉瞬間足足快兩個月了。在這時期中什麼國際公法，九國條約，國聯公約。及非戰條約都援引過。但是遇着這強橫野蠻的暴日，一切條約都正如戰前德宰相奧爾維格所說，連『紙屑』猶不如。所以我覺得時至今日，條約的效力已全部廢滅。而國人若還靠什麼條約來叫日兵乖乖地撤退遼吉，那真無異癡人說夢了。

然而國際聯盟究還依國聯公約，繼續存在。國聯一日存在，而中國又一日不放棄將東北事件提訴行政院的政策，國聯自不能託詞置諸不理。不過國聯就在十一月十六日，日本拒絕撤兵後，繼續干涉，究有何實效方法迫使暴日就範呢？又試問國聯盟員願否作相當的犧牲以維護公約的尊嚴呢？即盟員國肯犧牲，又要問執世界經濟財政方面牛耳的美國願否與國聯合作？凡此種種，皆是十六日後的最嚴重問題，且是有關我國東北運命的問題。怎可不加以十二分的注意。

國聯如有制裁暴日的決心，依據公約，可施行第十項和第十六項。第十項是保

；試問我黨國諸公的精神比之不列顛的各黨首領又是如何呢？

障安全項；第十六項是為實行經濟制裁，以懲戒不將爭議交付和平解決，逕行訴諸戰爭的國家而規定的。其實，當事變發生時我國就應援引此兩項中之一項，請求行政院立即實行制裁，以阻止日人之暴行。乃不悉當局是何用意，反援用無關痛癢的第十一項。抑且在其致國聯聲明書中，竟連『戰爭或戰爭威脅』數字都未提及，好像我國不認日本的戰爭行為是戰爭，也不認日本強佔瀋陽是侵犯我國領土。自此項援用與聲明書宣讀後，日代表芳澤聽了固眉飛色舞，覺得我國人會化大事為小事，儘管不妨多幹些焚掠砲轟的野蠻行為；而國聯更私衷竊喜，感謝中國減輕了她的義務。因為我國有援用第十一項的錯誤，所以九月終施代表以日人在東北橫行，忍無可忍認暴日已違反第十五項，要求施行制裁時，英代表便以中國援用第十一項為辭，國聯祇有調解的義務，而無判斷爭議之責任，施行制裁的義務。施氏以援用該項的失策，亦無可如何。然而外交當局誤用條項已由此可見一斑。恐其反響將有更嚴重於此者，自在意料之中。

雖然，國聯能否施行第十項和第十六項的規定，固屬問題。但是已居於被害境地，而不援引適宜的約章，至少予外人以不良的感想。即國聯無力實行該兩項，而吾國若照章援用，必使行政院洞悉東北事變，非等閒可比，而知亟謀制止。因為國聯是個最喜偷安的機關，從不願多處理嚴重事件，但假如正式以戰爭和侵犯事件提訴，則國聯必愈着急，而取有效之措置。

作者個人就不信任在十六日後，國聯有施行第十六項的經濟制裁之可能性，第十項更不用說。國聯本身沒有絲毫實力，須賴盟員國願意犧牲。試問今日經濟恐慌，異常劇烈時，那個政府肯願犧牲？又試問被害者如中國自己不犧牲，誰肯為人犧牲？在現代民主國家內，這種僥倖事情的發生，比從前專制國家猶難。

我們睜開眼光看，知道國聯的主要盟員國是英，法，德，意。（除日外）此四國是否與東北事變在利害方面有密切的關係？其國內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與其外交政策是否許其作嚴重的措置，毅然依國聯約章，義不容辭，對日反目呢？凡稍知目前國際局面的人，都知其不可能。

即萬一國聯議決對日實行經濟制裁，美國的態度亦為國聯所應顧慮者。美國早已訓令其列席國聯的代表，討論到經濟的制裁時，不許發言。由此可知美國暫不願

分担制裁侵犯者的責任。使美不參與制裁而自由行動，則國聯不僅因英國的態度須仰美人的鼻息，不敢議決實行制裁，就是實行的話，其效果也不會有與美合作而行的那麼大。除非美政府以恪守其門羅主義之故，在名義上不願居國聯監視之下實行制裁，而在自由行動的名義下實際採行同一的措置以應付美國的輿論。

因為第十六項不易實行，且將累及盟員國的經濟與財政，所以國聯除施行第十五項和對日外交壓迫外，別無他法。不過以中國人的立場第十五項又有何實效？這確是一個難問。其結果或許會一樣令人失望。因為國聯不即施行第十六項，而暗示中國援用第十五項，根本就是她巧避第十六項責任。日本不是早經觸犯了第十二項嗎？

依據第十五項，行政院將調查與研究中日間的東北事變，出而調解。如調解不成，行政院將草一報告。而此報告之效力如何將賴其是否一致通過為定。如非一致通過，爭議國（即中日）為擁護正義與權利得為有自由行動之權。如是一致通過（投票時中日代表除外）則盟員國相約決不向彼服從此報告之國家開戰。由是，我們應有下述的疑問：國聯派遣專員調查，日人願否准其入境？即准其入境，能保日人不煽動土匪，以阻其前進？調查苟不完備，日人將

不藉詞推諉？至國聯調解不會成功，已一見再見，即依十五項再行調解，恐亦無效。於是行政院勢必草一報告，報告苟僅得過半數票同意，中日可明正言順的作戰。至一致同意票能否獲得尚屬問題。即得實現，亦不過准許中國對日作戰，禁止其他盟員國對我國取仇視態度。必須暴日在報告作成後三個月內訴諸戰爭，第十六項纔得實行。其實，因非戰條約之故，任何國家將永不下哀的美敦書，正式宣戰，甘為戎首。反之，暴日對我作戰時已二月。炮轟兵工廠及城市不是戰爭行為嗎？飛機拋擲炸彈又不是戰爭行為嗎？還要等日本殺盡了中國人，肅滅了中國全部都市，纔算戰爭嗎？

所以現在若是依第十五項手續進行，無非是國聯藉以敷衍面子的技巧。其予我國人的失望必比前更大。不過國聯盟員國中的主要分子如英法等為其本身之安全與明年裁軍會議之成功計，或許還曾出來作後的掙扎，冀免使事件擴大，與激動日俄戰爭，被牽入漩渦。但國聯最後掙扎的方式只有對日施行外交壓迫之一法。而此壓迫的效果可能使日軍暫止其暴行，但不能迫使日本撤退其獸軍。

這是作者對於國聯在十六日後所能做到的觀察。而此觀察是否與將來之事實恰相符合，我非預言家，謹待事實之證明。不

過以此存亡有關之嚴重問題，當局還持『鎮甯』忍耐』而不決定備戰。確是世界史上僅有的一頁。我國人常以『遠東病夫』與『近東病夫』相比擬。其實我國那能及『近東病夫』呢？『近

東病夫』雖也病入膏肓，但是他曾對外作戰至最後一息，流血到最後一滴，一直到凱末爾復興之日止。

日本朝野對東北事件的態度

楊偉

日本自前年民政黨上台以來，對華外交政策，原採取緩和的幣原式的外交。在幣原的本意，並不是放棄對華的侵略，而是鑒於前田中外交的失敗，已激起了我國全國同胞的反感，所謂對日經濟絕交的抵抗，已給日本一重大打擊，所以自民政黨上台以來，爲要恢復以前殺人不見血的經濟侵略政策計，爲要緩和我國同胞抗日的熱潮計，乃有略比田中較爲緩和的幣原外交政策實現。但自幣原政策實現以來，即滿遭日本朝野的攻擊，『軟弱外交』已成爲日本的流行語。尤爲露骨的就是當日軍此次侵佔東北，幣原爲着世界各國的外交尚未謀得協調的發展，一旦對華無理濫施以壓迫恐引起與世界各列強利益衝突的糾葛。所以對於日軍積極侵佔東北，頗嫌其有今非其時之勢。然而日本一部份軍人，即有打倒幣原外相而要毫無顧忌的建立其軍人政府的意思，以求其吞併滿蒙宿願的實現。此種陰謀的策動，我們當居在東京時所耳

聞，在表面上雖尚未成事實，但日本軍閥絕未顧及什麼外交不外交，悍然出兵東北，當時日本陸軍省與外務省之明爭暗鬥，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不過外務省終歸失敗了。迨此次事件發生後，日本貴族院方面也對幣原外交政策放心不下，一班蒼顏白髮的貴族議員，親身跑到外務省去督勵幣原質問幣原，甚至要另行組織外交委員會來專門處理此次事件，完全要使幣原沒有過問的餘地。幣原迫於各種的情勢，也惟有放棄原來的緩和政策和採取積極政策了。我們要知道他國人民對於政府是有監督實權的，政府對於民意也祇有順從的。若不順從則人民自有其有效方法可以貫徹其主張，若輿論之可以公開攻擊，若選舉時使牠落選，若議會開會期間中之彈劾質問，都不失爲有效的方法。在日本尤爲特色的有效方法，就是手槍。若以前原敬首相之被刺，以及去年濱口之被刺，分析其內容都是其人民監督其政府的有效表示。此次

日本侵佔我東北，我們在日本所觀的日本青年團之大示威以及日本在鄉軍人團體激昂的舉動。我們知道日本政府將來對東北問題之解決，決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因爲日本全國國民對華問題，皆抱有一種總解決的決心，日本政府是不敢違抗其民意而行的。

我在上面已說了日本一般人對此次事件的態度而日本政府將來也必然要依民意而行的。我們再看看所謂代表民意的政黨集團對此次事件的態度是如何。我們知道日本的政治已跑上了政黨政治的軌道。現在支持政府的民政黨，其對政府之東北侵略政策不待說是十分擁護的，但在野黨的政友會又何如？我們知道所謂『軟弱幣原外交』一名詞，是政友會攻擊民政黨外交政策失敗的術語，即此一端即可知政友會對於民政黨以前對華的緩和政策之不滿，而欲藉此奪取政權，以再來實現其田中的強硬外交政策，然當此事件發生後，政友會即默不作聲，直到日本在國際聯盟曾有失敗的消息，乃驟起監督而有倒閣的呼聲。然而倒閣我們祇看到報紙上的登載，隨呼隨息並沒有積極的進行。其原因都不外國難當前一致對外的超黨派心的表現。民政黨對此次事件雖然在國際聯盟失敗，但對此次事件發生和進行，政友會至少是默認的。並且當問題緊急時，民政黨首若槻和政

友會黨首犬養曾有二度的晤面，談話間並沒有什麼意見不同之處。此日本二大政黨對侵略東北的態度。至於其他小黨在政治上固沒有多大勢力，然亦沒有對政府的侵略政策有攻擊的表現。尤可奇的是日本大衆勞農黨的態度。大衆勞農黨在其原始之主義上是左傾的，是馬克司式的世界革命的目標。但是經此次東北事件後，察覺日本國民之要向外侵略，是全國一致的，若在這時還講什麼世界革命，還來反對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顯然是自掘墳墓，所以公然的改變其主張採取國家社會政策——這種改變會給日本輿論上一大衝動——但我們祇覺得這是該黨認識了廿世紀的潮流，認識日本全國國民的需要，也認識了即所謂日本無產階級不以國家的整個力量的向外發展，結果是無產階級的本身也沒有存在的餘地。我以為該黨在日本將來的政治地位有增大的希望，或者會成爲日本的勞働黨（如英之勞働黨）也未可知。至於日本的共產黨我們在各方面去看他對於此次事件什麼有效的表現一點也沒有，好似政友會的默認態度一樣。平日我們在表面上看到他們一些什麼日本資本主義已到了沒落的第三期的理論，日本帝國主義因其自身的矛盾會馬上完成其歷史上的運命的文字，但我敢說日本若是一旦得了原料豐富版圖寬廣的東北，我敢否定共產黨的理

論是錯的；因日本資本主義得了東北，不僅沒有沒落到第三期的危險，反有返老還童的趨勢。帝國主義不僅不會完成其歷史的命運，反有創造新的歷史的可能。這樣看來，日本共產黨爲要證明其理論的正確，在事實，對於此事件，總得要在日本本地，召集其黨徒作一次大規模的反抗運動，阻止其侵略我國的陰謀，才足稱爲名副其實的共產黨，確實是在爲世界革命而不要祖國，爲其主義而努力。然而我住在日本絕沒有看到日本共產黨有這麼一次悲壯的表示。你說日本共產黨是一點勢力也沒有罷？那又不然，若是遇到罷工，所謂全協份子的活動，確實也能使日本軍警生一點麻煩。我想來，難道日本帝國主義爲要延長其生命的侵略政策比之小小的一次罷工還要輕微嗎？這誠使一般久在夢想著的世

關於日本之常識

（近在黃仲誠先生處閱及此文，題爲『日本』，深覺簡明扼要，特易今題，介紹於本刊。編者。）

一、日本之民族 日本人係大和民族爲漢族與馬來族之混合血統，漢族由朝鮮渡海而至日本，馬來族則由南洋北航而至日本。日本土人爲倭奴族，其血統與北歐民族相近，身短多髮，今已日就漸滅。

界被壓迫民衆連絡起來的人，大大的失望。這是我對於日本共產黨所不了瞭的地方。然而我祇是對日本共產黨不了解，對我們中華的共產黨是了解的，你們不看在各民衆團體中一般共產黨不是極力破壞全國一致的愛國運動罷！「擁護蘇俄」的口號不是高唱入雲嗎？

以上是我對日本侵略我東北的觀感，也全是我住在日本時根據目見的事實而說的。我的結論就是日本侵略東北是其國家舉國一致的意志，也是舉國總動員在那裏進行！日本前田中首相說「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從此也可知道日本之侵我東北是其滅亡中國的第一步！也是吞併世界的第一步！

任天

二、日本之地勢 日本羣島，乃地殼斷層陷落未盡之山脈所構成，故多火山與溫泉。時常發生地震。最高之山（富士山）高一二四二二呎，東岸海深五哩。

三、日本之土地 日本羣島面積共十四萬餘方哩合庫頁島南部，朝鮮，琉球，台灣及舊德領太平洋赤道以北之島嶼面積共二十六萬方哩。本州及朝鮮約占全領土三分之一。

四、日本之人口 日本全帝國人口約九千萬，日本羣島人口僅六千餘萬。

五、日本之歷史 日本自神武天皇開國以來，迄今已歷二千五百餘年，天皇萬世一系。現昭和天皇爲第一二四代天皇。

六、日本之文化 日本無固有之文化，其文化皆仿自外國。魏晉以前，日本無文字，晉時迎中國博士王仁到日本，並帶去論語，千字文（鍾繇的）等書籍，是爲日本接受中國文化之始。南北朝時佛像佛經由北濟輸入日本。隋唐時代，日本派遣留學生至中國，於是中國經學，文字，歷術，天文，地理等書，以及美術，工藝悉輸入日本。到了明代中國理學輸入日本。直到一八六七年以前，日本完全爲漢化的時代。一八六七年以後，明治維新，收幕府之權於中央，廢封建改爲州郡，派遣留學生至歐洲，摩仿西洋各國政治社會之制度，立意革新，故一八六七年以後之日本爲歐化的時代。

七、日本之文字 日本在唐始有其本國文字。唐時日本留學生吉備真備造「片假名」；空海造「平假名」。

八、日本之政治 日本自神武天皇開國，直到現在昭和天皇，相傳一二四代，一脈相承，從未發生過易姓更朝的事實。自明治天皇即位以後，遷都東京

勵行新政，一八九〇年發布憲法，召集國會，定君主立憲之制。內閣對天皇負責，天皇權力超出於憲法之上。貴族在政治上亦占優越地位，因日本階級觀念已深，一時尙談不到民主政治。

九、日本之宗教 上古之世，日本亦以神道教爲「神道教」，設社祭祖，教義簡單。南北朝時，佛教由中國經百濟輸入日本，是爲日本有佛教之始。後與神道教混合，宗派分歧，盛行全國。惟日本之佛教有其特異之點，即教徒不出家，茹葷飯酒，謂學佛在心而不在迹，遂大開方便之門。

十、日本之交通 日本現已築成之鐵道長一〇，五〇〇哩。汽船總噸數約二百萬噸。

| 產品 | 產量 |
|------|-------------|
| 米 | 六二、一〇〇、〇〇〇石 |
| 大麥 | 八、八二九、〇〇〇石 |
| 小麥 | 六、一二一、〇〇〇石 |
| 裸麥 | 七、一三一、〇〇〇石 |
| 茶 | 六〇、三七五、四〇六斤 |
| 生絲 | 五七、二四七、八〇〇斤 |
| 石炭 | 三一、四二六、五四九噸 |
| 銅 | 一二、二七五、七四九噸 |
| 其他礦產 | |

十一、日本之教育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銳意革新教育，派遣留學生赴西歐考察教育制度，尤其注重國民教育之普及。國民不識字者甚少，每七人中有一人每日讀報。故日俄之戰，日本勝俄，歸功於國民教育，國立大學有五所，以帝國大學爲最有名，在亞洲要推第一。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有二十二所。

十二、日本之都會 東京爲日本政治經濟之中心。其次爲大阪，橫濱，神戶，京都，名古屋。

十三、日本之生產 日本東京之氣候與上海相仿。日本特產米，絲，茶，亦如我江浙。惟近年生產進步，絲茶二項，已超我國而上之，占世界第一位。日少飼養牲畜。北海道當寒暖之衝，產魚特多，爲世界三大漁場之一。茲將日本重要產品列表如下：

| 產品 | 價格 | 說明 |
|----|--------------|-------|
| 米 | 三三、〇七三、〇〇〇元 | 占世界第一 |
| 大麥 | 八五六、四七七、〇〇〇元 | 占世界第一 |
| 小麥 | 二三一、〇四二、二六九元 | |
| 裸麥 | 五〇、七六六、七一二元 | |
| 茶 | 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 |

水產

紡織品

十四日本各種職業人數與全人口之百分比

| | |
|-------|-------|
| 農業 | 四八・二% |
| 工業 | 一九・五% |
| 商業 | 一三・七% |
| 水產 | 二・七% |
| 礦 | 一・八% |
| 交通 | 四・五% |
| 公務自由業 | 五・四% |
| 其他 | 一・八% |
| 使用 | 〇・一% |
| 無業 | 二・三% |

十五中日之經濟關係 一八六六年中日始

訂通商章程。一八六六年日本對華輸出入總額爲三，六七四，〇〇〇海關兩，一九二六年爲五四八，六五〇〇〇海關兩，較六十年前增加一四九倍強。

一八七〇年中國對日貿易總輸出入額爲三，七六六，〇〇〇海關兩，一九二六年，爲五四八，六五〇，〇〇〇海關兩，較一八七〇年增加一四五倍強。據一九二六年統計，中國對日英美三國輸出輸入統計如下：

| 輸出 | 百分比 | 輸入 | 百分比 |
|----|-------|----|-------|
| 日本 | 二九・四三 | 日本 | 二四・五〇 |

五三、一五三、三三九元 占世界第一

一、四六六、二八七、七五〇元

英國 二一・〇四 英國 二四・七九

美國 一六・三九 美國 一七・三七

日本輸出方面

美國第一占百分之四十二，中國第

二，印度第三。

日本輸入方面

美國第一占百分之四十二，印度第

二，中國第三。

十六日本之民族性

(一)感情熱烈 日本人對於租稅公債之負擔，不待政府費力，而鉅數已成。對於不利於本國之人，裁制甚嚴。情死之多，冠於世界。

(二)重秩序 服飾整齊，遵守秩序。官吏，學生，工，商，各有一定之服裝。路旁車輛有條不紊。政治社會很少有革命的事實發現。

(三)重實踐 日本人做事，重腳踏實地，王陽明的學說(知行合一)盛行於日本，即是這個緣故。佛教到了日本以後，也變成入世的了(日本和尚如大谷光瑞都是對華主張積極政策的)。報紙不僅注重輿論，還要實行。

(四)善於摹仿 維新以前，日本政制社會工藝技術一切完全摹仿中國。維新以後，摹仿法國，後仿德國，歐戰以後，政

制摹仿英國，經濟摹仿美國

(五)生活簡單 小泉八雲曾說：「倘教我作一千哩路的旅行，我可以在五分鐘以內，把我所有行旅應用物件備好，並且總值只有七角五分錢」。日本大學生衣服往往只有一套不分秋冬，從入學穿到畢業。普通人住的房屋比上海亭子間還小得多。吃的東西比苦工吃的還差得多。

(六)狹隘 日本人受地文的反應，心地狹隘，社會上報仇殺人之事層出不窮。仇殺人罪犯佔第一位。即對華種種慘案，多起於日人之狹狹心理。

(七)殘忍 日本人爲世界上最殘忍之民族。平時往往教八九歲小孩子，在夜間至殺人場上去把人頭搬回來，以此爲勇敢之訓練。日本人從小孩時代已經把仁慈的天性漸漸地消失了。

十七日本之國際地位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不過是一個很小的島國，自從一八五三，五四兩年被英兵艦打開門戶以後，歐洲各國接踵而至，日本幕府訂了種種喪權辱國的條約，於是觸起日人覺悟，因有「攘夷開國」的運動。一八六七年明治天皇即位幕府歸政權於天皇，銳意革新，政治，法律，社會，科學，工業，一律摹仿西洋，國勢大振。一八九四年一戰勝我，割我台灣，澎湖，琉球，使朝鮮離我獨立。一九〇四年再戰

勝俄，後遂併吞朝鮮，俄人轉租遼東半島及讓南滿鐵路（長春至大連）與日本。日本勢力遂伸展至南滿。歐洲大戰起後，日本加入協約國，戰後，太平洋赤道北德屬島嶼（除耶浦（Yap）島）歸日本代管，由是日本遂一躍而為世界五強（英、美、法、日、意）之一。

十八日本對華之野心 日本對華向抱兩種政策。

一親善政策 希望華人對日恢復好感，日貨在華可以暢銷，把中國的金錢盡量的向日本吸收。換言之，此種政策便是經濟侵略的政策。

二積極政策 積極政策就是日本對我滿蒙實施侵略的政策。日本之武人及野心家都主張這種政策。現在把日本前首相田中義一之滿蒙積極政策，簡要的述明如下：

（一）開發鐵道政策。

田中說：日本在滿蒙建築之鐵道，缺少循環綫，是以經濟為目的的。今後必須以軍事為目的，建設滿蒙大循環綫：

通遼至熱河路綫
洮南至索倫路綫
長春至洮南路綫
吉林至會寧路綫
渾春至海林路綫

（二）大連海運政策

田中說：大連為滿蒙貨物之吞吐港，每年出入船七二〇〇只，一，一六五，〇〇〇噸佔滿蒙貿易七成。謀大連海運之發達，可以打倒安東營口二港之勢力。

（三）吸收富源政策

田中說：滿蒙之鐵有十二億萬噸，煤二十五萬噸，以二十五萬噸之煤，練十二億萬噸之鐵，足可敷我日本七十年之用，則我日欲為世界第一國之要素成矣。撫順煤油含量有五十二億噸，可製得煤油三萬五千萬噸。每噸利益以十五元計可得五十二億五千萬元，其他如農肥，曹達，鐵，鋁，合上項煤鐵共可獲得利益六百億萬元。

（四）控制金融政策

田中說：支那用銀，日本用金，支那銀行之紙幣如不打倒，則我日本之金票之在滿蒙永無發展之日。故打滅奉票不確實之力，而用我金票以代之，以期壟斷滿蒙經濟及財政。更進而迫東三省當局聘請我國人為顧問，俾可操縱其金融及財政。

（五）朝鮮移民政策

田中說：現在在東三省之朝鮮人已有百萬有奇。最好用歸化支那之鮮人，收買滿蒙田地，而另由各地之信用合作社或銀行，或東洋會社，或滿鐵公司以通融之

，將來在滿蒙之朝鮮人如擴張至二百五十萬以上，待有事之秋，則以彼等為原動力而作軍事活動。加之鮮民之在滿蒙有歸化為支那民者，亦有未歸化者，斯時事到之日，是支那籍之鮮民作亂，抑或日本籍之朝鮮民作亂，可以懸羊頭賣狗肉之方法對付之。

六）拒華移民政策

田中實行拒華移民，有二種辦法：利用日本警察控制入滿蒙之華人，資本金降低工資以騙之；擴張電動力及水電力以代勞力之用，可防支那民之侵入。

嗟乎！日本不過一渺小之島國耳。其舊有領土，不及我國三十二分之一，本島人口不及我國七分之一，乃一戰勝我，再戰勝俄，乘世界大戰之機會，一躍而為五強之一，今乃其視耽耽，其欲逐逐，乘我水災共禍阨隘不寧之際，兵佔我遼吉，墮壞我城池，屠戮我軍民，從重我滿蒙獨立。更復肆其淫威，派遣兵艦到我沿海及沿長江各埠，借保僑之名，行恫嚇之實。我國軍人，勇於鬪牆，怯於禦侮，坐視日兵之跳梁，而莫之禦。危亡之機，迫於旦夕，試一讀田中滿蒙積極政策，能不義憤填膺，髮指皆裂耶？彼直以滿蒙為朝鮮台灣矣，彼直以我同胞為釜中魚俎上肉矣。今田中之墓木雖已拱，而其所奏之滿蒙積極政策正開始

實行。同胞乎！同胞乎！當茲國難臨頭，應如何捐嫌釋怨，團結一致，本風雨同舟之懷，振百折不撓之氣，此頭可斷，此身可碎，此數千年祖宗遺留之土地，尺寸不可與人，以我華民族之力量，與日人作殊

日本人所說的關東州（東北問題常識之一）

左舜生

一、條約上的根據

日本人所說的關東州，係遼東半島最南的一角，包括旅順，大連和金州一帶。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三月，中國由李鴻章張蔭桓爲全權代表，俄國由巴布羅福爲全權代表，會訂條約九款，其第一款云：

爲保全我國水師在中國北方海岸得有足爲可恃之地，大清國大皇帝允將旅口順，大連灣暨附近水面租與俄國，惟此項所租，斷不侵中國大皇帝主此地之權。

又第五款云：

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按即中立地），此地之界，由許大臣在森彼得堡與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內，一切吏治，全歸於中國官，惟中國兵非與俄官商明，不得來此。

同年閏三月，中俄兩國又在俄京會訂續約六款，其關於旅大租借地的界域規定如下：

死戰，中國未必即亡。即或不幸而中國敗亡，我四萬七千餘萬之神炎華胄，也得個轟轟烈烈。同胞乎！同胞乎！其速猛醒！

從遼東西岸亞當灣之北起，穿過亞當山脊（山脊亦在俄國租地內），至遼東東岸皮子窩北盡處止。

租界附近水面及陸地周圍各島，均准俄國享用。（以上見續約第一款）

其關於中立地帶的界域規定如下：

從遼東西岸蓋州河口起，經岫巖城北，至大洋河，沿河左岸至河口，此河亦在隙地內。（見續約第二款）

非經俄國允許，不將隙地地段讓與別國人享用，不將隙地東西沿海口岸與別國通商，并不將隙地地段內造路，開鑛及工商各利益讓給。（見續約第三款）

日俄戰後，兩國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八月訂立朴資毛斯和約，根據此項和約的第五款，俄國乃將前舉旅大租借的權利轉移於日，同年十一月，中日新訂東三省條約的第一款，更由中國對於前項轉移予以正式的承認，是即日本享有關東租借地在條約上的根據。

二、面積和人口

所謂關東州包括南滿鐵道屬地，其總面積爲三千九百八十七方公里。據一九二九年日本『關東廳的統計書』，此總面積上之人口數，實爲二十萬一千三百七十四戶，一百二十二萬五千七百八十八人。再細分之，日本人凡四萬七千九百二十七戶，二十萬三千零二人（十七%）。朝鮮人凡三千一百一十四戶，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五人（二%）。中國人凡十四萬九千六百五十五戶，一百萬四千八百七十八人（八二%）。再就地方細分之，則關東州人口總數爲八十八萬三千七百七十八人，（內大連三十五萬八千六百六十一人，貔子窩十四萬四百一十一人，普蘭店十四萬三千七百七十八人，旅順十二萬八千七百五十四人，金州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五人）南滿鐵道附屬地爲三十四萬二千十人。

滿洲痛史（六） 江聲

十月二十七日

施肇基函致白里安稱，謂中國隨時可與日本商訂中日仲裁公約，日本官方在原則上，極贊成此議，但覺中國未能遵守現有條約前，實無再談判任何新約之理由。

照治爲籌日軍餉，及斷絕東北財源起

見，乃奉日命委魏宗蓮爲吉黑確運局長。魏偕日兵強制接收，驅逐華洋稽核員，哈各領以爲有破壞鹽務借款行爲，已各電平公使報告。

日軍開往洮南爲張海鵬聲援。四洮路全入日軍範圍。

日飛機到農安，偵察騎兵常旅動作。又有飛機到大凌河。

滿商團由日憲兵支配。日人脅逼馬占山移交黑省政權於張海鵬，馬未允。

巨流河日營房日內可竣工。

日白川大將到東北視察後，即由本國增調大批軍隊，以達其軍事上最後目的。

本莊繁委八木同一爲遼省教育廳長，強迫各校用日本教科書。

日本已派員測勘吉省森林，將自動採伐。

馮庸大學校長馮庸脫險到京，詳述經過，謂凡屬青年，俱應有備戰決心。

十月二十八日

國聯祕書長勸日本撤兵，日政府決計不理。

中國通知國聯預將中日條約上爭點，悉付公斷。但日方意，必須中國先承認兩方現有之條約，不願將條約問題，提交公斷，因海牙判詞，須若干年月，始可公佈，在此時間，日本滿洲利益，將何如乎！

日陸軍省討論東省駐兵問題，決派相

當兵力替換。

日人限價每斗六角強迫收買東北紅糧（按原價每斗二元餘）欲使東北明春發生糧荒。又南滿沿線，日軍設冬防，並搜索民有槍械。

日軍強制檢查長春郵件。又吉長路職員要缺經肅親王子金璧東概委日人充任。

巨流河日營房已成，昨開兵工趕築防禦壕，壕成，即有新兵開到過冬，重炮炮口直指西北，注意北甯路軌。又爲擴大軍事計劃，有占溝幫子企圖，其鉄甲車，已由南滿站移至北甯路，爲西進預備。

國賊張海鵬補充部隊，積極以圖北進。

十月二十九日

日軍積極籌組滿洲獨立政府，已允薄偉之請求，將委薄爲獨立政府主席。

日對東北路權力謀強佔，除已將北甯與瀋海，吉海，吉敦之東四路聯運破壞外，並將瀋海，吉海，吉敦三路派員接收，改爲滿南路支線，換用日文車票，規章由日方釐定。刻又將四洮南路由鄭家屯至通遼間各站，全數封鎖，欲盡毀各路器物，以阻北甯與四洮洮昂齊克之西四路聯運。日人將由鄭到通之路軌封鎖，此後齊克洮昂四洮各路之運輸到鄭家屯則必東行至四平街，再將入南滿路線，故西四路之聯運又被破壞。聞將組交通委員會，管理一切。

四洮路日軍仍積極活動，並攻擊我國

傷兵。

日艦槍斃載陸戰隊到漢。

山東日僑開居留民大會，通過議案五，計：（一）造成重大事件之努力；（二）擴大山東內地利益之調查，向日政府報告；（三）好決山東懸案與滿洲問題同樣斷然處置；（四）義勇團與扶桑會取一致行動，暫受領事館指揮；（五）安全地點四十餘處。

十月三十日

日方藉藉口修築洮昂路江橋，向該路派兵掩護張海鵬軍進占黑垣。張海鵬積極備戰，已募集黑匪甚衆，並擬設黑省政府行署。

日本指使丁鑑修闕鐸金璧東萬成章趙欣伯等所組之東北交委會已成立，所有中日間鐵路問題，日將借此機關根本解決，南滿路公司因此滿意，內田江口二人即將由日歸連，再來瀋與該會訂立種種密約，滿鐵經營本源地，將移至瀋陽，現數名理事，交替駐瀋，袁金凱等之交委會，除滿鐵北甯中東三路外，凡在東北之鐵路，悉在管轄之下，該會對滿鐵顯協調態度，該會最高顧問由滿鐵選派此因所有借款路，悉署滿鐵，依共同經營或委託經營二方法辦理，所謂滿鐵綫包圍問題，自可解決。我東北四路問題，將爲三數賣國奴斷送淨盡。

十月三十一日

山東日僑公然宣言以強硬主張，恢復華會以前狀態；甫由青島歸國之坂西氏昨電日僑時局研究會，謂日本內地輿論，亦一致主張急取青島為根據，遲則無濟等語。而駐泊前海之日艦士兵，每日攜帶地圖分隊徒步登陸，向各處探察。

今日特外委會電施肇基，向國聯秘書長提照會，駁斥日本聲明書，有「日本如期將軍撤退，一切困難均可解決」等語。

溥偉等現起草明光帝國宣言，滿鐵沿線各學校，學校課本，均經日方刪改，並加授日語，

日運銀塊百萬，盛期到哈爾濱造幣廠，鼓鑄銀元三千五百萬，東三省官銀號千五百萬，邊業千萬，中交二行各五百萬，改島幣制，此款在溥偉創建之東北新政體條件內。

張海鵬續得日方軍火。熙洽強接收吉黑確運局，並請日軍拘局長靳某。

日飛機到錦東視察。

駐津日領田尻抗議救國運動。

日本增兵營口，滿無線電台附近掘戰壕。

十一月一日

日鐵甲車開到通遼北站，開砲向城轟

轟，掩護蒙匪進攻。

昨日晨溥偉就四民會長職，聲言滿人治滿，決與日人合作到底，並通知全城懸日旗誌慶。溥並設滿蒙獨立研究會，計劃獨立方案。溥在未就職前曾於上月二十六在瀋祭昭陵，偕復辟派四十餘人在陵前行三跪九叩首禮，號洵大哭；引導鄉民，大呼中日親善萬歲。可謂極喪心病狂之至！觀者無不憤慨。聞溥儀有密函致溥偉，望努力建築獨立國，續承祖宗遺業云。

張海鵬得日兵援助，再進兵泰來鎮。瀋維持會委派各縣縣長。日鮮浪人騷擾四鄉。

日軍向哈移動。日陸軍當局，接到白川報告，定四日召開最高會議，決定駐滿軍之交替及增兵方針。

據調查日軍現佔據並強迫改制之縣鎮，共二十八，為：瀋陽，昌圖，懷德，梨樹，開源，鐵嶺，遼陽，營口，海城，蓋平，牛莊，通遼，開通，遼源，洮南，本溪，撫順，安東，新民，熊岳，（以上屬遼甯省）永吉，敦化，額穆，長春，延吉，和龍，汪清，龍井村。（以上屬吉林。）東北僑交委會於本日午後在瀋開成立會，日有代表出席。

南京外部發表致國聯電文，內容為：（一）嚴促日本遵守國聯決議；（二）請國聯公正解決糾紛。

十一月二日

日軍鐵甲車一列，載日軍二百餘人，已通過泰來，直抵江岸；俟江橋修復，即掩護張海鵬部，進犯黑垣。

日軍鐵甲車一列，到距通遼南站二里，向南站連放五炮。蒙匪得日助，進攻通遼我軍。

北甯路列車今晨在柳河溝車站，遭匪截劫。

復縣縣長景佑剛被日人驅逐，日委劣紳董毓基為縣長，將縣政府改維持會。

瀋僑交通會擴大權限，管理東北四省郵電航鐵，委員長本莊派袁金鎧充任。

吉長吉敦路偽局長金壁東為見好日本，將各站長全易日人。

英報攻擊日本外交，方略，謂不恤孤行已意，破壞國聯原則。

趙欣伯接遼高法院後，各法官均逃，現司法在停頓中。

十一月二日

白里安函芳澤，謂日政府所提基本原則，中國已給予充分保證。

日本教員聯會電國聯，要求取締中國排日教育。又國聯以日人在滿仍行威嚇，有提早開會說，

通遼形勢危急，日軍在北站挖掘戰壕，並要張樹聲率部退出。

張海鵬受日方接濟日金千萬，槍萬枝，爲日逼再侵黑，日飛機隨張部掩護。

日政府決定派樺山伯爵爲赴美專使，作不利我之宣傳。

各地日人準備大舉挑釁，津日軍練習巷戰。

土肥原到津，邀溥儀赴瀋，組織獨立政府。

瀋日軍續增，且助關朝璽成立三師。所有東北各實業機關，日方積極派人接收，企圖將來據爲己有。

東北偽交委會聘日人佐美等充顧問。安東關被日人迫取消統稅。

日本強迫遼吉各地郵局，停止售用中國郵票，一律使用日本郵票。

凌印清部被汲金純解決，傳凌已被捕。日大批軍火到津。

瀋維持會添設滿蒙專科，擬經營內蒙。

天津北洋工學院王季緒等爲國絕食，以求早日統一。

十一月四日

洮昂路有激戰，因日軍借修江橋，實行侵黑，令防軍吳旅退卻，吳拒絕，日本遂猛擊，吳旅奮勇應戰，日敗退泰來鎮待援。

四洮路一帶，日人助匪溫殿臣等大肆焚劫，沿路漢人逃亡一空。

今日午後四時日飛機到大興站擲彈二十餘枚，五時許始飛去。

溥儀拒絕土肥原組織獨立國，現溥宅被日本監守。

施肇基向國聯再提聲明書，謂在軍事佔領壓迫下，絕對不允開始談判，國聯及美，當不坐視。

日軍焚燬瀋陽無線電台，並預備炸瀋兵工廠。

日軍進齊齊哈爾，國聯甚爲憂慮，恐引起日俄衝突。

十一月五日

洮昂路戰事益烈。日軍已達二千，晨再度來攻，飛機助戰，且度搶登口岸，均賴我吳旅忠勇擊退。午後，我軍增援，士氣百倍，三時將敵擊敗。我軍已在江橋一帶挖戰壕，防敵再來。馬占山獎勵將士，雖餘一兵一將，亦不容日軍入黑。

日軍今晨在昂昂溪擲彈。張海鵬軍，半爲日人改裝，與黑軍激戰，倭渡嫩江被吳松山旅擊退。

白里安促日撤兵，以堅定語氣函芳澤。

施肇基告報國聯，日軍提鹽款。駐美日大使出淵向美政府聲明，修橋非以運兵爲目的。

日在通遼北站，挖壕甚多，並埋設地雷，電網。

溥儀擬先設四省長官署，自爲長官，再進而組明光或中和國。

日軍準備換防。東北稅收全入日軍掌握。

十一月六日

哈日領表示，決圖黑垣，限馬占山部四十八小時退黑垣，否則襲擊，洮昂路日軍已完全占領。

今日日本公報稱嫩江戰事仍未息。

江橋戰事已停，黑軍退昂昂溪。

美國致日牒文，作友誼的勸告，內容嚴守秘密。

英美俄各報，披露田中奏摺，日當道竟聲明爲偽作。

日軍連日炮擊通遼城。

日人援助溥儀建設獨立政府，擬十六日前成。

日軍部派員慰勞日本暴軍，今日史克里浦何沃德系之紐約世界電

聞報社評，痛斥日本，謂侵界行爲，直同強盜，促政府採相當步驟。

興隆店馬家間，日軍建築炮台，皇姑屯日軍嚴查旅客。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在南京討論備戰步驟。

漢日租界華人居室被搜

十一月七日

今日洮昂路戰事仍烈。馬占山部反攻，擊退日軍，並擊燬日機一架，日軍死傷不少，江橋收復。

白里安分致中日照會，促雙方維持和平。

國聯因日提鹽款，影響外債担保，各關係國共謀裁制暴日，擬研究召回駐日大使。

滿鐵裝運軍隊，過瀋禁人觀看。
日人以炸彈作禮物，恐嚇溥儀。
德報不直日本，望其懸崖勒馬。

十一月八日

洮昂路已入休戰狀態。黑軍佈新防線三道，馬占山回省。張海鵬部一營，繞道江橋投誠。

日軍增調部隊，開赴嫩江作戰。日飛機一架飛黑垣視察。哈日領迫張景惠馬士濟退讓，張馬拒絕。

日定十五日召開全滿日僑大會，討論經濟政策。

藩維持會布告執行全省政權，公然聲稱斷絕國府關係，行文日司令請求鑒核。

白里安深夜接見芳澤，責日軍深入黑省，違反諾言，但日方仍堅持所謂五項基本原則。

日軍暴行不已，引起國聯反感，將擬援用盟約十五條，施重大壓力於日本。（？）

天津日租界建築街本日晚十時，集遊民千餘人，赴海光寺，領得步槍子彈鐵甲

車，即過牆子河，向二區二所進攻，槍聲如沸，約二十分鐘始止。十一時後，機關槍聲大作，日法租界斷絕交通。駐稱此種

湖北抗日救國會宣言（來件）

暴徒由日政府策動，將搶省政府公安局。日人在武漢組黃色義勇軍，武力阻止檢查日貨運動。

近代國家必須人民領土主權三者完整，而後謂之國家，而後在國際地位上有獨立國家之資格。否則雖有人民而任人殘殺，雖有領土而任人分割，雖有主權而任人蹂躪，如昔日之波蘭印度，現在之朝鮮台灣則亦殖民地而已矣，不得謂之為國家，更不得謂之為獨立國家。我中國自受外人強暴迫脅，先後所締結一切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八十餘年以來，幾無日不在鐵蹄踐踏之下苟延殘喘，尚無以自儕於自由平等之國家。最近日軍公然佔領我遼甯吉林兩省，焚掠我府庫，慘殺我人民，業風怒號，不可終日，以視加之朝鮮台灣，殆有過之而無不及，則亦次殖民地而已。在日人心目中東亞地圖之上，固早已無我中華民族之獨立顏色矣。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國民苟欲為獨立國家之國民，則奇恥大辱之來，其將長此如東北將領抱定不抵抗主義，寇來則退，退之不及則繳械乎？以中國環境之困難，對外作戰，固不敢必其勝，然不抵抗而東三省亡，再不抵抗而黃河流域亡，以次不抵抗，而舉國淪亡。列強之亡人國家，其刀俎魚肉任情宰割之

亡國痛史，隨在可取一頁以為萬劫不復之證。抑將含垢忍辱，如中央所指示國民對日方針應持鎮靜態度，根據非戰公約請求國際聯盟會議，以公道制止日之強暴行為耶？則國聯已通告中日兩國雙方退兵，毋再擴大紛爭之範圍。夫所謂雙方退兵云者，按之我國未免太涉滑稽。蓋日人在我領土主權之內，充分為軍事行動之自由。凡日軍所欲佔之地，我軍無不一退再退已亡兩省。兩省之內，已無一兵一械之倖存，何用退兵？試問我軍不能駐我本國，我民不能居我本土，其將掃數退往太空中之一星球乎？此國聯第一步之公道主張，已可概見。而日人且有不受此項決議之表示矣。強權即公理，弱國無外交，其事實昭告於吾人者，已歷歷不爽。噫，以我中國九萬方里之大，四萬萬人之衆，苟非自亡，誰敢亡之？亡不自救，有誰能救？慨自辛亥改革以還，軍閥政客循環造亂，勢力之迭為消長，人民之荼毒不堪。而革命救國適為全國一致之要求，以為軍閥可以從此絕跡也，政治可以從此公開也，痛苦可以從此

解除也，和平統一可以從此實現也，庸詎知一誤於聯俄容共之失策，造成今日湘鄂贛皖閩赤匪猖狂不可收拾之局，再誤於黨內之紛爭，時而化友為敵，又時而化敵為友，自相殘殺，信義全乖。同一國民黨也，同一主張黨治也，去歲北平之擴大會議，一現曇花，今則廣東又一國民政府也。大好渡山，支離破碎。一黨專政，萬弊叢生。上干天和，下招民怨。此次洪水泛濫，幾徧全國，雖曰天災，抑亦人事顛連，共孽共報，相感而應有以成之也。如此之國家，如此之政治，如此水深火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國民，外人焉得不乘機侵略，為所欲為，如入無人之境者乎？況日本對華外交有一成不變任何內閣不敢有所更張者，即所謂滿蒙政策是也。近年因我國民之覺醒，愛國運動之猛進，彼邦人士多惴惴於滿蒙特殊地位之動搖，每思利用其挑撥離間之計，使我國內無真正統一之可能，以便貫徹其斷然處置之成算。前者萬鮮兩案，責任全在日本。而當時之幣原外相，即已聲言難保不無第二濟案發生。則此次佔我遼吉兩省，其為有組織有計畫之行為而更信矣。嗟乎，滅亡之禍，迫在眉睫。我國民其終而楚囚對泣，延頸以待其刀鋸鼎鑊之加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背城借一，義無可逃。廣州國民政府應即取消並峙之形式，南京國民政府除為蘇俄作

工具之共產黨仍須積極剷除外，應即大開黨綱之禁，俾全國聰明才智之士均得集中抗日，為國犧牲。雖一刺亦足以入日人之心，雖一針亦足以見日人之血。羣策羣力，國存與存，顧彼島夷，終須屈服。否則一本包辦政治之故智，轉而包辦救國運動，而曰抱定不抵抗主義，而曰應持鎮靜態度，全國民衆處於內外兩種壓迫之下，奄奄一無生氣，則日人再進一步，國亡黨亡，其最少數之軍閥黨閥固可挾重資以遁逃海外，作亡國之士大夫。其他黨官黨員恐無一能得葬身之地。屆時噬臍已無及矣

。本會同人本誓死救國之誠，矢抗日先驅之願。值此崖岸千鈞，間不容髮之際，何暇論列國內之是非，致啓黨人借題發揮之議。然內憂外患，癥結所在，此而不解，則主張不能一致，行動不相為謀，甚至憤於內亂之紛乘，不惜倒行逆施，如過去之聯俄容共，最近之粵日論交，賣國徇私，禍至無日，衰衰諸公，其速圖之。我國民當不能束手以待強鄰之兼併也。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抗日救國，之死靡他，望我民衆，共鑒斯言。

本社代售

日人口中之「滿州問題」
致東三省死命之吉會路

光弼譯著
價洋五角

日美戰爭之預測

郭紹宗著
價洋七角

脫出紅俄

朱乃一著
價洋三角

反俄與反共

明志論著
特價九角

對日作戰

陳啓天著

本書對與日本作戰的種種理由，發揮極其透澈，讀此即知抗日救國只有對日作戰。定價連郵費一角。由本報發行。

郵費加一掛號另加六分

民聲週報

第八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年十二月廿一日出版

民聲第八期目錄

| | |
|-----------------|-----|
| 全國總動員援助馬將軍抗日到底 | 陳啓天 |
| 日本利用薄儀復辟的嚴重性 | 左舜生 |
| 「滿蒙帝國」之傀儡戲與世界和平 | 王愼廬 |
| 黨外無民 | 諸青來 |
| 親美的迷夢可以醒了！ | 楊正宇 |
| 怎樣去對日作戰 | 常乃惠 |
| 一個救亡禦侮的方案(上) | 劉天予 |
| 日本還要求商租權嗎？ | 張子敬 |
| 韓光第之死(三幕悲劇) | 侯曜 |
| 記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 左舜生 |
| 滿洲痛史(七) | 江聲 |

本刊啓事

一、來稿一律歡迎，但請開明住址及姓名，以便酌量發表。
二、訂閱請郵寄本社，零購請向各代售書局接洽。

全國總動員援助馬將軍抗日到底

陳啓天

自暴日以武力強佔遼吉以來，地方當局以無恥的無抵抗主義喪地辱國，中央當局以黨內的鬥爭坐視喪地辱國而不問。只有施肇基一人在國際聯盟中盡力掙扎，稍稍撐持顏面，亦不足以阻止日本的野心。日本得寸進尺，近更以大兵進攻黑龍江，非盡吞併東北三省不止。賴有馬占山將軍死力抵抗，使暴日不能自由進展。此不但可以一洗無抵抗主義之恥，並且可以證明只要有了決心，便無不可抵抗之理。馬將軍力抗日本，實在爲中國爭光不少。日本以不能迅速佔領黑省，竟對馬將軍下哀的美敦書，限二十四小時內退出省垣並不得在中東路以南駐兵。我們須知此項最後通牒的表示，即是日本對中國正式宣戰。馬將軍是中國的地方長官。黑龍江是中國的領

土，不許中國的地方長官在中國領土以內駐兵，便是侮辱中國，便是侮辱中國全體人民！日本既以武力侮辱中國及中國全體人民，即已正式入了國際戰爭狀況。凡國際戰爭應爲全國的，不是局部的，然後可以獲得最後的勝利。但是中國近百年來的對外戰爭幾無一不是局部的，而非全國的。鴉片戰爭只限於南洋的局部。甲午戰爭只限於北洋的局部。庚子戰爭，只限於平津的局部。中東路戰爭只限於東北的局部。其他各地無一次不是觀望，以故無一次對外戰爭不失敗。因爲外國用整個國家的力量向中國進攻，而中國只有一局部的力量去抵抗，何得不失敗？現在馬占山將軍已與暴日正式開戰了。我們要鑑於從前對外戰爭的迭次失敗而求得最後的勝利，不僅

要○全○國○援○助○馬○將○軍○，免○得○有○局○部○的○失○敗○，
并○且○還○要○全○國○總○動○員○一○致○與○日○本○拚○命○作○戰○，
免○得○有○全○部○的○失○敗○。

如何全國總動員與日本拚命作戰呢？

第一要求政府當局停止內爭，取消黨治，並組織國防政府負擔對日作戰的責任。

第二要求政府先行與日本斷絕國交，召回駐日公使領事及華僑並驅逐日本公使領事及居民出境。

第三要求政府立調大軍並匯巨款援助馬將軍。

第四要求政府命令全國所有軍隊，迅速力加整理，分區備戰。

第五要求政府將全國中等以上學生一律編為國民義勇軍加緊訓練，開赴前敵實行作戰，如屬通敵或親俄的國賊得以軍法從事。

第六要求政府命令全國工商界徹底對日經濟絕交，並強制盡量輸助糧餉以為政府後盾。

第七要求政府通告列強，日本違背國際條約，侵佔中國領土，請協助中國以武力懲創日本的橫暴。

第八要求政府對日作持久戰，不得最後的勝利決不議和。

中國的生死關鍵，在此次對日作戰。只是援助馬將軍還不夠

表示救國的決心和誠意。必須全國總動員對日作戰以求得最後的勝利。國民不肯對日作戰便是國

日本利用溥儀復辟的嚴重性

左舜生

十六已經過了，日本依然是不撤兵。不僅不撤兵而已，並且在國聯休會這三個星期中，日本政府做了三件極重要的工作：

一，以重兵奪取黑龍江，并利用流氓在天津搗亂；

二，由土肥原挾持溥儀赴瀋陽復辟；

三，集中日本在歐洲的外交人才，到巴黎幫助芳澤在國聯活動。

回頭看看南京政府，雖然口口聲聲說『已有辦法』，說『已具最後的決心』，但到底辦法是什麼？決心又怎樣？我們還是不知道。

馬占山的抵抗日本，全國國民是贊成的，南京政府也是贊成的；張學良有電勉馬奮鬥到底，國民黨的四大大會也對馬慰勉有加；可是既不出兵援助，也不給以餉械，馬部勢處孤危，以有限之兵，當方張之寇，恐怕結果馬氏雖如何忠勇，仍不免要做韓光第梁忠甲第二，而黑龍江仍不免要為日寇所占領，這是一件何等痛心的事啊！尤其令我們不安的，便是溥儀的赴瀋

家的罪人，政府不肯對日作戰，尤其是國家的最大罪人！

。日本處心積慮要建一個滿蒙緩衝帝國，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溥儀之可以利用，乃遠在袁金鎧，趙欣伯，溥偉，張海鵬這班賣國賊之上。一旦事實已成，日本乃以每年數百萬的歲費，供給這位童騷的會長，而一切軍政，財政，交通，金融，警察的大權，則完全入於日本人的掌握。名義上是民族自決，滿人治滿，實際上則東北三省，已完全夷為朝鮮第二！

并且為害之大，猶不止此。中國人不會因東三省的滅亡而停止內爭，這是日本人看得見的；中國人不會因東三省的滅亡而勵精圖治，也是日本人看得見的；中國人不會因東三省的滅亡而實行民主政治，使全國國民可以獻身於國家，更是日本人所能夠燭照數計的。溥儀這一個小傀儡，既已落了日本人的圈套，今天固然利用他在東三省復辟，難道將來還不能利用他在北京城裏掛龍旗嗎？果然有這樣一天，豈止是『黨國』要化為烏有，就是無數先烈這四十年來以頭

顯心○血○所○造○成○的○一○部○光○榮○的○革○命○史○，○不○也○
要○根○本○的○推○翻○嗎○？
形○勢○的○嚴○重○已○經○到○了○這○一○步○，○國○民○黨○

的○政○府○即○不○為○國○家○計○，○即○不○為○國○民○計○，○單○
單○為○自○己○黨○的○立○場○，○黨○的○歷○史○，○不○也○應○該○
來○和○日○本○人○拚○命○嗎○？

「滿蒙帝國」之傀儡戲與世界和平

王愼虛

自九一八以來，全世界之視線，咸集

於滿洲問題。日軍暴行，不獨赤裸裸的對中國露其窮兇惡相，抱定一不做二不休之決心；同時不啻對全世界總示威。蓋日本對中國當局及列強之虛實，確有極明瞭之認識，深信中國當局，銀樣蠟槍頭，個個不成東西，即所謂列強，亦大率外強中乾，決無再來一次世界大戰之勇氣。故公然敢冒不韙，佔取遼吉，且提兵北進，使黑省及東蒙古，亦入其版圖。此乃日本南陸相及本莊關東司令一般軍閥之一致心理也。軍人頭腦簡單，要幹就幹，不知其他；然日本實行政黨政治，亦既數十餘年矣，所謂政治外交家也者，其謀國之方法，當然較軍閥為高明。現當局若規幣原者流，其吞併滿蒙之心理，固所同具，而於方法之攷量，不得不多費一番研究，務使一方面剛柔並用，如願以償；而一方面又可以間執國聯之口，使國聯撤兵命令完全失效。於是，遂一意導演「滿蒙帝國」之傀儡戲。茲者戲已開演，喧傳數日之薄儀復辟問題果將實現。今後我國之應付，國聯之處置，列強之對策，均須調轉方向，此吾人

不可不注意者也。

所謂滿蒙一名詞，其在今日之涵義，已大異往昔，頗有細加剖釋之必要。滿洲之謂。當努爾哈赤未入關之初，原為部落社會，其中最強者，厥為葉赫與愛新覺羅二族。然遼甯自戰國以來，即為中土。戰國屬燕，漢為遼東郡，唐屬安東都護，明為遼東都指揮司。努爾哈赤一世之雄，崛起長白，滅葉赫氏，吞併各部，浸至入主中原，滿族遂為室宗。經二百餘年之變遷，所謂滿族，已成歷史名詞。民國以後，八旗之制廢，漢滿早已混為一體，至今已無一純粹滿族存在。東三省三千萬衆，在法律上固為中華民國之國民也。至於蒙，除外蒙已淪為赤俄附庸外，其在內蒙，盟旗王公制度猶存。計分六盟，東四西二。曰哲里木盟，昭武達盟，卓索圖盟，錫森郭勒盟，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分佈於遼熱察綏四省，及吉黑之邊界。其中哲里木盟十旗與黑龍江省之呼倫貝爾兩池附近，尚保存原有蒙古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其在熱察綏三省之五盟，久與漢族同化，三十以下之蒙人，類多不識蒙語，遑

論蒙文？不佞於民國十七年間，曾親至內蒙，致察數月，接觸蒙人甚多，又嘗於役東北垂四年之久，故能道其詳也。

據上述之事實觀之，吾人可得以下之

結論：（一）所謂滿蒙，固為中華民國領土

之一部；其人民亦皆中華民國之國民也。

（二）滿洲一名詞，已成過去，所謂南滿北

滿，實係日人強為分化，別有用心；而在

我東三省人民之自身，固未嘗承認也。（

三）東北置行省，設官分治，已歷數十年

，猶之江浙舊為吳越，兩廣昔稱粵桂，河

北古名燕趙，同為歷史上之名詞而已。若

滿蒙可以單獨建國，則吳越粵桂燕趙秦晉

齊魯等省，何一不可以建國？荒唐奇特之

事，有逾於此者乎？明乎此，則知所謂滿

蒙帝國明光帝國也者，純為日人所導演之

傀儡戲而已，夫薄儀與少數昏瞶糊塗之遺

老在日人眼中固為絕好之傀儡也。茲者戲

已開演，滑稽之事，將層出不窮。此在中

國固屬不幸，而其影響及於遠東與世界和

平者，又豈淺鮮？此不僅中國一國之問題

，深願各友邦有識之士，加意及之也。

中國今日在國際間，經濟上政治上均

佔最重要之位置。以言經濟，則遠東大陸

，自通商以來，久為各國商品之共同的市

場，同時亦為各種原料之供給者。中國與

各友邦，相取相需，經濟上之連鎖，至為

密切。而中華民族，素尚寬大，對於通商

各國，無所軒輊，有無相通，一本供求之原則，以故各國得保經濟上之平衡。今日人以扶持滿蒙獨立為第一步，吞併滿蒙為第二步，滅亡中國為第三步。中國果不幸而亡於日，則日本將壟斷遠東市場，全球四分之一人口之主顧，將盡歸於日，每年十數萬萬金元之貿易，亦將為其獨佔。則倫敦紐約柏林之失業工人，必將什伯倍於今日，影響之大，可待言乎？以言政治，則華府會議，海牙和會，國際聯盟，軍縮會議，非戰公約，胥為一九一八年休戰公約後之產物，蓋列強深受世界大戰之教訓，力謀遠東問題之和平解決，保證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再爆發也。故華府會議，慎重宣言，對於中國，力持三大原則；（一）領土保全，（二）門戶開放，（三）機會均等。今若滿蒙藉日人而獨立，則關外數千里膏腴之地，悉淪為朝鮮第二。於領土保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旨，均有抵觸。不獨華會精神，破壞無餘，非戰公約，立成廢紙；各國雖有堅甲利兵，又豈能高枕而臥？各國雖欲避免戰爭，又豈事實之所許？中國雖以積弱之邦，然民氣激昂，恨日入骨，若至忍無可忍之時，為自衛計，為維持共和國體與保全國土計，或政府毅然與日人宣戰，或人民自動與日人作局部之格鬥，當此之時，各國又豈能坐視？影響於國際政治必不減於塞奧問題也。

抑尤有進者，中國共和政體，迄今已二十年，此二十年中，雖有少數野心家，謀叛民國，但不久率能蕩平。雲南起義，不數月而定。非兵甲之強，實由全國民心有以促成之也。論者嘗謂民國以後，他無長進，獨於國體，有深切明瞭之認識，深信五族共和，實為中國最適當之政體，永垂久遠，不令破壞。故袁氏張勳以後，無有敢再冒此不韙者。（國民黨專政數年，至今已無法維持下去，不久勢將取消。然此究與君主專制政體有別也。）今日

黨外無民

汪精衛氏謂『黨外無黨，實即黨外無民』，誠哉斯言。在黨治之下，黨部處於特殊地位，人民一言一動，莫不受黨部之箝制，任黨部之頤指氣使，蓋惟黨部中人為有人格者，此外無一有人格者；『黨外無民』，洵非虛語也。大者遠者暫置不論，試以淺近之例為證。

自暴日侵占東北，民情憤激，輿論沸騰，可見人心未死，救亡尚非絕望。『時代評論』為上海最近出版品之一，出版已達四期，尚受社會歡迎；黨部竟目為有破壞國民黨並顛覆國民政府之企圖，依據出版法之規定，禁止其發行；該報乃以被迫停版聞矣，茲提出疑點三端以資討論：

（1）出版法各條規定之用意，是否與

不察我國國情，不明我國人民心理，必欲利用毫無作用之腐朽僵尸作傀儡，一手遮盡天下人之耳目，以掩其暴行，誠所謂其愚不可及者矣！

中國人民酷愛和平，愛國心理，固所同具。而於世界和平尤所馨香禱祝者。今日人強佔東北，甘為戎首，不顧國際之責難，復巧施毒計，以溥儀廢帝為奇貨，挾而走東北，以關東軍之命，組織滿蒙帝國，是誠視列強如無物矣！嗚呼和平！嗚呼世界和平！

諸青來

其黨義相合；

（2）該報主張是否有破壞國民黨及顛覆國民政府之企圖；

（3）該報縱使違背出版法，黨部是否有禁止發行之權

按出版法規定各條，大抵以束縛言論限制出版為惟一之標準。其十九條云：『出版品不得為左列各款之記載：（1）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三民主義者；（2）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者』。又第三十五條云：『違反第十九條之規定者，處發行人編輯人著作人及印刷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觀以上兩條規定，其用意所在，尤為明顯。彼立法者既一味責人遵守黨義，不得踰

越；其自身立法却棄置其黨綱如敝屣，抑何矛盾至此耶？查國民黨十三年改組時，決定最小限度之政綱，共二十二項，其中對內政策第六項云：『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彼立法者身為黨員，尊重黨義，自應根據此第六項，對於言論出版，明定條規，保障其完全自由權，方與最小限度之政綱相合；今按出版法規定，完全自由，絕無保障，反加以嚴重之限制，此非違背黨義而何？黨內違背黨義，乃偏責黨外人以恪遵黨義耶？

『時代評論』主張尙屬正大，對於國民黨固然以諍友自處；局外忠言，不免逆耳然未嘗有仇視國民黨之心。加以破壞罪名，殊難令人折服。至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更屬捕風捉影之談，三五書生，以言報國，乃竟誣以顛覆政府，抑何與事實相距太遠耶？近年以來，國人對於『治國之黨』，未能滿意，東北問題發生，失望愈甚，街談巷議之中，不免蹈腹誹偶語之禁。誠如鄭洪年氏所謂『取消黨治，取消訓政，成爲一般人議論』是也。匪特黨外如此，黨內奚獨不然，褚民誼氏嘗痛斥以黨亡國；李烈鈞氏等五人更提案於和平會議，謂『爲保障民權計，應任人民自由組織政黨』夫使此議實行，不啻取消黨治，取消黨治主張，本爲保全國民黨而發，並非破壞國民黨。若以取消黨治爲意圖破壞，則破壞者

不在黨外而在黨內矣。且今日甯粵雙方，各有中央黨部，各設國民政府，統一之期，河清難俟，所謂意圖顛覆者，亦應由黨內尸其咎，與黨外人風馬牛不相及。即使如黨部所言，『時代評論』違背出版法，停止發行之權，應屬諸市政府或內政部。試就下列條文觀之，便可了然。

第二十二條 不爲第七條或第八條之聲請登記，或就應登記之事項爲不實之陳述而發行新聞紙或雜誌者，省政府或市政府得於其爲合法之聲請登記前

親美的迷夢可以醒了

十一月十六日的報紙上載着美國各報紙左袒日本美國代表不願出席國聯的消息。一班關心國事的同胞，很惶駭的奔走相告道：『哎呀！糟了！美國也靠不住了！』哎呀！同胞們，我老早在本報第二期上面「看了東三省流血慘痛以後」的裏面就告訴了你們，美國靠不住的。不單是美國靠不住，就是無論那一國，假使和中國沒有共同利害的關係，都是靠不住的。一個民族無論甚麼外交問題發生，自己不想辦法，自己不用能力去對付，總是眼睛望着別國，心裏想依賴着別國。這是乾兒子求乾爸爸的外交，不顧國民人格的心理。我們精神上早已亡了國了，這種不顧面孔卑怯的「理」早就應該借敵人的槍砲來洗滌一下。

停止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

第二十三條 內政部認出版品載有第十九條各款所列事項之一或違背第二十一條所定之事項者，得指明該事項禁止出版品之出售及散布并得於必要時扣押之。

要而言之，黨治之制保持勿替，則黨部永爲特殊級階，臨乎人民之上，黨權高於一切，即人權低於一切，輕民重黨，黨外無民，黨治之流毒無窮，有心人安得不痛心疾首耶？

揚正宇

我們這幾年來盲目依賴的親美，所得的惡果，已不在少數。現在我舉一個最重要的來說，就是這幾年來的親美的心理，破壞了國家對外的獨立精神與積極準備。我們這幾年來的政治當局總是把美國當做一個保鏢的。有了這個保鏢，有了王正廷顧維鈞幾個所謂外交家，便以爲萬事可以安心了。平日對於無論那一國從無一點打算和一點辦法。甚至於舉國上下，終日祇在做那「日美戰爭」的噩夢。假如你要問他，日美不戰爭時，我們中國便怎麼樣？就是日美戰爭時，我們中國又怎麼樣？一點所以然也答不出來。不單是從前軍閥政府的外交是這樣，就是現在所謂革命政府的革命外交還是如是。日本兵來了祇有

退。人家來搶自己的領土的時候司令的不令，邊防的不防，手送給人家之後，再來和人家去到國際聯盟去請人評道理。堂堂一國的政府，有這樣滑稽的舉動，真是使全世界人笑掉牙齒。現在眼見得國聯坍台了，小宣統重行搬出來了，日本兵不單是不撤退，還有躍躍進關之勢。他們的辦法在那兒呢？祇好埋怨美國罷，祇好痛罵國聯罷，祇好求上帝保佑罷。我們要曉得這種對外毫不打算，毫無準備的大錯誤。依然是這幾年親美心理造出來的。這種惡劣心理不打破，對外是始終無辦法的。

威爾遜那無戰勝的和平早就騙了十年以前的德國。這下子硬撞硬，沒有滑頭的餘地。雖對於二十餘年來惟自己的馬首是瞻緊緊追隨着的乾兒子，也祇好把公理正義人道的假面具揭開了。恐怕他還要教訓你幾句：「我的乖乖！這是你自己弄糟的呵！」

同胞們！我們要牢記着這個大教訓。我們要澈底覺悟，我們要覺悟祇有我們自己可靠。祇有自已的鐵拳是為我們自己用的。美國人不合作，怕甚麼？日本人凶惡，怕甚麼？假使張學良像馬占山一樣，奉吉二省不會失掉。假使蔣介石像馬占山一樣，全國早就對日宣戰了，旅順大連等地恐怕早已佔回來了。同胞們！我們恢復我們二十年前悲壯不屈獨立不倚的國魂呵！別人

胆小我們自己來罷。政府無辦法，我們國民自決罷。假使全國同胞個個都像馬將軍一樣，我們不單是保全東三省，我們還要收

怎樣去對日作戰

日本佔領奉吉的事件發生以後，中國全國輿論無形中分為兩大派，負辱國責任政治軍事當局，及一部分怯懦苟安的國民，是主張「和平」「鎮靜」「無抵抗」，大多數有智識的國民，尤其是有革命性的激烈分子，則主張對日宣戰，抵抗到底。我們是主張不顧一切對日宣戰的，關於主張宣戰理由，本報二三期已有陳啓天君一文說明，此刻不必再贅。小心謹慎的人，一定要問，以中國國勢這樣的衰弱，你們主戰，應該怎樣的戰法。不錯，這確是主戰論成立與否的中心問題。我們現在將我們所主張對日作戰的實行計劃寫在下面，以幫助國人對於主戰論的認識。

(一) 對於反對宣戰理由的駁斥

關於主張對日宣戰的理由，已由陳啓天君那篇文章詳細說明，此刻不必再複述。但是有幾種反對宣戰的普通理由，陳君那篇文章還沒有解答，故我們先舉出來，略加解答，以補充理由的說明。

第一種反對的理由是說我國的實力不充足，不能對外作戰。中國現有軍隊，內

回旅大等失地呢。那時我們再來對着美國說：「乖乖！乾爸爸雖邁衰一點，却還有一點最後掙扎的老勁呵！」

常乃惠

容腐敗，誠不足與日本戰。但實力不足的国家，並不是絕對不能與強敵作戰的。歐戰時塞爾維亞的抗奧，比利時的抗德，均以弱敵強，取得最後的勝利。因為國際形勢，敵人的國情，均對於戰爭的勝負有關。日本因為國內生產的不足，經濟的凋敝，和思想界的動搖，若持久戰爭下去，必定失敗。

(參看龔德柏著「日人果足畏乎」一文)而國際情形又是有利於我國，中國軍隊之不能戰，並不在軍士的怯弱，而在乎器械的不利和統帥的無能，以及交通的準備不充分等。中國軍隊經過二十年長期內戰的訓練，除智識不如日人外，對於作戰的經驗和吃苦耐勞的本領實勝於日軍，戰事一延長則有能力的統帥自然顯露，無能力者自被淘汰，器械方面可由國際的援助而得，作戰區域，必在中國，則地形交通的便利與否，彼我共之，所以以上種種，均不足為反對作戰的理由。況我們主張作戰，本抱有大犧牲的決心，若想一想無犧牲而獲得最後的勝利，未免是夢想。歐戰時比利時，塞爾維亞均以舉國委敵，僅乃得濟，我國今日若欲外抗強權，也非有舉國犧牲的大決

心不可。

第二種反對的理由是說戰事的犧牲太大了。萬一戰事開，作戰的區域必是中國的土地，中國沿海一帶居民的生命財產必盡受蹂躪，生產事業必完全破壞，經濟必完全破產，若不幸戰敗，國家所蒙的損失越大，這都是作戰的危險。但是現在東三省並未作戰，已經被日人蹂躪了，二十年來中國並未向外國作戰，但是內戰的犧牲也不少了，中國人民能忍受內戰的犧牲，能忍受對外和平退讓下的犧牲，就不能為國家永久的前途計而再受一次大犧牲嗎？況今日局勢，即使退讓，日人得寸進尺，他日又安知不以蹂躪東三省的鐵蹄再來蹂躪我山東，福建，以及其他各省呢？與其節節退讓仍難免日後陸續的蹂躪，到不如孤注一擲，為國家爭一次最後的人格了。

第三種反對的理由是說戰事一開，共匪必乘機攪亂，全中國有赤化的危險。戰事一開，人民田園財產受蹂躪，土匪增多，共產必乘機為赤化宣傳，誠為危險。但須知戰事開後，人民武裝自衛的勢力也必與匪化勢力同時並進，共匪縱能擾亂，也不過一二省區，斷不能席捲全國，人民受國難的刺激，能抵抗日本，也必能抵抗蘇俄的侵略，共匪若乘機破壞中國的後防，則人民的武裝勢力必起而與之死戰，結

果共匪必與日人同其失敗的命運，況日人若勝，對共產黨必盡力剷除，共黨又何利於助日亂華呢？

(二) 作戰的準備

以上將我們主張對日作戰的反面理由，都已經說明，但是怎樣才可實現作戰的主張呢？現在對日和戰之權，不操於國民自身，而操於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政府。國民黨現在正忙於本身的統一問題，連政府都不穩定，更何論於決定大計。對外除乞憐國際聯盟之外，便無別法。故仍不能不賴我們國民自己努力，自己去準備備戰。我們對於國民自動備戰的方策如下：

一、鼓吹全國輿論，主張宣戰，迫政府以必戰。國民為舉國一致對外起見不願與政府為難，如政府能有覺悟，順從國民公意，則我國也可以暫時放棄其他一切問題，加以擁護，以便統一國力。故主張全國輿論應一致鼓吹宣戰的利益，迫國民黨政府下必戰的決心。

二、政府如畏日投降，則國民應自動起而組織國防政府，實行指揮對日宣戰。舉國一致對外是國民的希望，但須政府真有覺悟，對內恢復人民自由而對外強硬。如政府仍無覺悟，對內壓迫而對外屈服，則我國民不能仍長此忍受無抵抗的犧牲。應即起而自動集合，組織基於民意的國防政府，對日宣戰。現在全國民氣沸騰，軍人

也多覺悟。自動救國，其時已至，國民不要忘却自身的責任，而一味依賴政府。

三、一切有智識的愛國國民均須捨棄本業，到民間去組織武力，實行對日作戰。現在國事日亟，全賴受過教育有相當智識的愛國國民犧牲一切，為全國民眾領導。現在全中國的農村武裝組織到處皆有，愛國的智識分子應一律投身其中，將他們聯合起來，加以啓發，使一致對外。不可再泥於和平救國的迂遠之說，以坐誤時機。

四、聯絡全國軍人使自動抗日作戰。軍閥也是中國人，如能幡然覺悟，放棄私爭，一致對外則我們自當原諒。但如始終不悟，則國民也不能再加寬恕。我們應利用中下級軍人愛國憤恥的心理，加以聯合，使起而自動脫離本軍，實行對日作戰。這種零碎的愛國軍隊一多，則統一起來便成為有力的對外作戰基本隊伍。

(三) 作戰的方略

在備戰期間當然仍可進行外交運動以期和平收回國土。但國聯援助之無最後制裁力已可斷言，故全國人民仍不可不作最後宣戰決戰之準備。故我們將作戰的方略說明於下。

第一，正式軍隊作戰既不可靠，故只有用野戰方法以零碎的隊伍，分布於各地，與敵軍作持久的散兵戰。日軍器械訓練俱遠勝於我國，在東三省及沿海一帶的廣

大平原之中作戰。我軍頗難取勝。故我軍不利於大規模的密集式戰鬥，而利於零碎隊伍的散兵戰。我軍因語言習慣及愛國心的關係，容易伏藏於民間伺隙而動。日軍所到之地，因給養及他種關係，勢不能殺盡我國民衆，故我軍即可利用此廣大的民衆爲隱藏，爲引導。日軍勢強則我不出，日軍勢弱，則我出攻。如此方法雖不能一時得勝，但可使日人不能摧毀我主力軍隊，並使日人時時戒備，勢必集兵一處，不敢分散，其佔領即失去作用。

第二，利用野戰的兵力破壞日人的佔領地一切資源及軍用工具。野戰的方法主要不在摧毀日軍的實力，而在破壞日人佔領地一切資源及軍事交通等工具。如東北的南滿鐵道，撫順煤礦，以及一切農田，工廠，商肆，俱可用野戰的方法以破壞之。如此日軍雖佔領多地，不能利用，且必用重兵防守，由國內運輸接濟。持久下去，日必坐困。

第三，自行破壞一切將被日人佔領之地。日人所恃爲對付英美俄等國干涉之把握，在利用我國天產以爲其軍事的資源。我軍於一經宣戰之後，自料不能固守之地，如沿海各口岸，即在臨退之時，將一切田莊，工廠，建築物，盡量摧毀，使日人雖得一地，等於空城。從前俄國抵抗拿破崙大兵即用此法。我國今當全國存亡之機

，非有此大犧牲的決心不可。

第四，殺戮與日本聯絡及供給日軍各種需要之賣國奴。日本以少數兵力，欲想統治我國，非利用我國的賣國奴及一般貪圖小利的愚民不可。欲斷絕日本人的利用，非對於這些大小賣國奴施以極嚴厲的懲創不可。凡受日本委任，統治地方者，殺無赦。替日本人奔走拉攏者，殺無赦。替日本人偵探消息者殺無赦。貪圖小利供給日人以物品及他種需要者殺無赦。懲一儆百，則賣國奴必紛紛自懼，而不合作政策成功。日人百戰百勝亦無所施其技。此種懲罰手段不能明用者，則以暗殺行之。

第五，萬一軍事不利，則遷政府於西部高原。對日作戰最初的勝利把握是很少的。故政府必遷於較安全的地帶，萬一沿海諸省均失陷，則遷都於西北或西南，西安，成都，蘭州，重慶，綏遠，昆明，皆有作最後國都之資格。

第六，非戰勝不講和。最要緊的是持久作戰的勇氣非戰勝不講和。因爲以我國軍事之窳敗。最初開戰，必無戰勝的把握。若一戰敗而即言和，則損失權利更大，反不如不戰了。故言戰必有持久的決心。必如歐戰時之比法等國，雖國境盡失亦不言和，如此方能引起世界的幫助，取得最後的勝利。

第七，全力煽動全世界之反日。最後

的勝利仍須賴國際形勢的展開，故作戰之時，同時即須注意外交的對策。努力煽動列強加入戰團，一致抗日。對於與遠東間題有深切利益的英法美等國，尤須特別努力。

(四) 必勝的把握

倘貫徹上述的作戰方略，持久下去，不怕一時的犧牲，不因戰敗而屈伏，則我國必有最後勝利的把握。以下解剖這個道理。

第一，戰爭延長，中日兩國經濟關係全斷，日本必破產。戰事延長，對日經濟絕交不必鼓吹而自然實現。現在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是日本倚賴我國者多，乃是很顯著的事實。日本每年要向中國和平榨取金錢至六萬萬圓以上。戰事延長一年，則日人即損失六萬萬之鉅，以日本的國力，斷難支持。若英美加入戰團後，經濟實行封鎖，日人更非敗不可。

第二，日本雖佔領各地而不能利用，等於空費。野戰方略如能貫徹，則日人佔領地點毫無用處，等於赤地。縱使強迫一部分華人作工和耕種，而大家都在朝不保夕的狀態中勢難收效。日軍不利用佔領地，則軍事行動毫無所得，主戰派必失去民心而失敗。

第三，列強因經濟受損，必強迫日本退兵，戰事延長，受害者不僅中日兩國，其

他各國也必因中國秩序不安之故而大感經濟上的損失。英美等國利害較切必出而運合干涉迫日本退兵言和。如日人不肯屈服，則列強必加入反日戰團，至少可以造成克里米戰爭中英法意助土抗俄的局勢。

第四，日本如久不能戰勝，則國內必起革命，軍閥政府必倒。日本近年來國內青年思想急進，久已不滿於其國體及政治社會組織。而一般軍人狂於中日，日俄，日德，幾次的勝利，尚欲好大喜功，求競於外。倘日人不戰而取我東北，則其軍閥為有功於國，尚可保持一時。倘戰事開後，久不解決，無論戰敗，即不勝不敗，在永久相持的局面中，日本軍人的體面亦必大為損失。彼時日本國民感受經濟困難，失業的恐慌，國威的墮落，新思想的引誘，加以褊狹急進的國民性，自然必起而革命，推倒軍權，改變國體。這種危機，是凡有識者所都能了解的，這是我們所以要主張對日持久作戰的一個重要的理由。

(五) 戰後的計劃和利益

我們主張對日作戰是要抱定不戰勝不講和的決心的。戰而不勝，雖犧牲全國，亦決不言和，倘以如此決心，則最後無不勝之理。戰勝之後，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的幾種利益：一，收回失地及一切已喪失的國權；二，取消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

約；三，將百戰精兵組成國防軍隊；四，建立真正民治的統一政府；五，乘勢與英法等國交涉，取消一切不平等待遇，恢復國家的獨立自由；六，乘勢與蘇俄談判，根本禁絕赤化的宣傳；七，除扶助朝鮮獨立之外，對於日本民治政府可恢復中日的國交，聯合一致，對付白色人種的侵略。不幸而一敗，再敗，至全無抵抗能力之時

一個救亡禦侮的方案(上)

(一) 談救亡禦侮者應先認清的幾點

(二) 我的救亡禦侮的治標方案

(三) 我的救亡禦侮的治本方案

(四) 目前國人應整齊的抗日步驟

『救亡禦侮』！『救亡禦侮』！這種應時的聲浪與文章，在最近一個多月中，實在聽了不少，也見得很多。然而一察目前流行的什麼道德救國，學術救國，與文化救國的等等論調，又不禁引起了我的無限感想，深覺一方面要對這類似是而非的說法加以痛闢，一方面自己也得提出一個比較具體的方案以供國人的抉擇。茲謹分項說

，亦不過與今日局勢相等，我們又何畏而不言戰！中國對日本的戰爭，就如一個無家無業的破落戶和上等紳士吵架一樣，破落戶被紳士打上幾拳也不見得失去多少身分，紳士被破落戶唾下一口，便成為終身的恥辱。同胞們，二十年長期內戰的苦痛也早已受夠了，為什麼不能再忍受一次外戰的犧牲呢？

劉天予

明於下：

(一) 談救亡禦侮者應先認清的幾點

杜威博士說得好：邏輯思考的步驟有五，一是感覺當前的困難，二是認清困難的所在，三是擬設解決的方案，四是推敲所擬諸方案之可能的結果，五是試行所擇方案以觀後效而定從違。現在絞腦敵神於救亡禦侮的方案的人們，如果能依據這五步驟做去，雖不中，亦不遠矣。所可惜者，是自日寇進佔東三省各要地以來，舉國雖惶惶然怖於大難之已至，然而目前難關究竟何在，應付方法究有若干，此若干方法中究以何者比較適當，恐怕能明確認識的人不見得多罷。如果只知國家危險，而不知目前可危的是什麼，只知想方設法，而不知方法未必一一對症，則輕發議論，

亂出風頭，立異鳴高，渙散團結，不惟不能解決目前困難，反而加重國家危機，這是要請登台弄舌與伏案搖筆的名流學者們特別顧慮一下的。

以我看來，當茲國難臨頭之時，第

一點要認清目前困難的事實究竟何在。如果執着主觀的成見，馳騁浪漫的感想，則崇奉道德者，提出道德救國的方案；醉心文化者，提出文化救國的方案；迷信宗教者，提出宗教救國的方案；甚至有人可以說惟哲學能救國，惟優生學能救國，惟藝術能救國；下而至於紙煙店，牛肉館，亦何嘗不能大登其廣告說：惟有多吸國貨紙煙，痛吃國產牛肉才可救國；凡此等等，何嘗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一考目前迫切的事實，又皆不免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滑稽辦法。不過當前危險的事實，亦非片語可盡，概括言之，一為屬於國外者，一為屬於國內者。屬於國外者又可分兩項說來：

(甲)日本軍閥的侵略決心

日本決心侵略東三省，遠在光緒三十一年（即一九〇五年），當時它與俄國締結的十五條樸資茅斯條約有兩條關於中國，茲錄於下：

第五條 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旅順大連及附近領地領水之租借權

，與關聯租借權及組成一部之一切特權及讓與，又租借權效力所及地域之一切公共房屋財產均讓與日本；但在該地域內俄國臣民之財產權受安全之尊重。

第六條 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長春旅順間之鐵路及其一切支線，并同地方附屬一切權利特權及財產與其所經營之一切炭坑無條件讓與日本。

除這兩條外，還附帶規定了一條，即：

兩締約國為保護滿洲鐵路起見，於每基羅米突得置十五名之守備兵。

俄國為日本戰敗，遂盡舉得之於中國者完全奉送於日本，這是不足為耻的事，所可恥者，是中國的土地與主權，乃一任帝國主義者私相授受，輾轉讓渡而莫如之何！於是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野心至此乃得所憑藉，發榮而滋長。第一步先滅朝鮮，朝鮮既滅，自然輪到東三省了。

後來日本的大陸進取政策又戰勝了海洋進取政策，強硬對華政策完全代替了柔軟對華政策，軍閥的侵略野心更是一天增大一天，政府的侵略計畫，更是一天精密一天。所謂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也，關東廳也，關東軍司令部也，實無一不在那兒積極做吞併東三省的充分準備。加以它近

幾年來（一）人口的過剩，（二）糧食的缺乏，（三）商品的富餘，（四）原料的不足，與（五）資本的盈溢，這又無一不足使它吞併東三省的陰謀急轉直下，勢非達於圖窮匕見之時不可。所以我在本刊第一期上說：『日本侵略中國的準備，早已到了成熟的地步，乘機發展獸行，不過是時間問題，縱無中村事件，也要在最近期間製造機會，以為進兵佔據東三省的口實。它此次悍然不顧人道正義，侵奪我要地，屠殺我同胞，並非什麼意外，也非什麼特殊糾紛所招致，只是它預定陰謀的貫徹與表現』

現在從種種事實看來，日本軍閥侵略的野心，社會經濟的逼迫，決不能令其暫戢兇鋒，無所得而罷兵，也決不能令其拋棄大陸進取的傳統政策，使東三省不經中國的一番大決鬥大犧牲，而安然免蹈朝鮮的覆轍。這是目前談救亡禦侮的人們所萬不可忽的第一件事。

(乙)國際援助的渺茫難靠

現在日本決心侵略中國的事實既如此，那嗎，國際間的形勢又如何呢？談到此事，則可注意者，一是國聯的依約制裁，二是美國的仗義干涉。今之國聯有無依約制裁日寇暴行的決心與能力，尚有極大的問題存在。何以呢？因為國際聯盟只是白色帝國主義者的一副假面具，在平時却有兩種功用，一是用以欺騙弱小國家，掩飾自身

的猙獰面目，二是用以牽制其他競長爭雄的國家，保持自身權利的優勢。一旦到了面目無可掩飾，優勢無可保持之時，帝國主義者勢必訴諸武力，求公理於疆場之上，弱小國家要想藉國聯條約做護身符，那真是一百二十分的荒唐夢想。袁浩風先生在本刊第二期「破產的國際聯盟」一文中說得好：「一切國際爭端，苟兩造中之某造為一強國，則雖知後者如何破壞公約，踐踏公約，堂堂國聯執行部亦無如之何」，它並舉意之對希，羅之對匈，以比今番日寇之對我國，推斷國聯仍不免要保持向來態度的。要曉得國聯份子雖多，但能操縱其間者只有幾個強國的代表，只要公約的破壞與踐踏不致損及本國的利益，他們又何必為弱小國家作嫁，而得罪強大的國家。如果其他破壞公約的國家再能以他利種益交換，他們又何必不以條約為紙屑，共分杯羹呢。最近國聯雖然有十三票對一票反對日本之表示，但除幾個小國代表是出於同病相憐之援助外，其他若英，若法，若意等強國代表，殆多由一種酸素作用使然。將來日本外交手腕設能運用得巧妙些，又安見得他們不以空洞敷衍的政策始終其事？國聯之不足恃，就是如此。

至於美國，它一向對中國的外交雖然比較的好，但這種比較的好，與其說是由於尊重中國的主權領土，無甯說是出於憎

惡他國的捷足先登。它對於日俄侵略滿蒙，誠然時時從中破壞，例如一九〇五年收買滿洲鐵道的企圖，一九一〇年滿鐵中立的提案等，雖然大出其力，但目的也只在使滿蒙不要成為日俄兩國的禁樹，只在使自已也有揩油分羹的機會，何嘗是主持公道更何嘗是仗義援助中國！這次日本進佔我國東三省，在一般看來，以為美國必定能為我助，甚至可以引起日美的戰事。現在究竟如何呢？一個多月的事實已告訴我們，美國是始終在作壁上觀，始終未傷日本的好感。自國聯一致主張請美參加後，美則訓令代表，對討論經濟制裁時，不許發言。這從表面上看來，雖似嚴守中立，實則就是不肯過於得罪日本。它嚴守中立，並非有憎於中國，亦非有愛於日本，乃是因為自己的利益還未在外交的算盤上打好，乃是因為不明日本此次將怎樣向它做外交的買賣，於是不得不暫以曖昧態度，掩其商人惟知圖利的醜行。如果日本能有他種重大利益條件與之交換，則美國不但不能仗義援救中國，或且將乘機暗助日本。最近日本政府派要人赴美疏通，就是為此。設日本外交生意做得不順利，則美國也許憑藉好名詞來干涉日本侵略的暴行。但美國自利的外交算盤究竟如何打法，日本究竟如何還價，其權完全操諸他人。我們若不趕快設法自謀生存，只知坐待美國的仗

義，豈非緣木求魚的夢想？至於聯俄制日，更是危險萬分，因為聯俄，就外交言，不但不能制日，且先失英美法意等資本國家的同情，使之轉而與日本站於一條戰線之上以對中俄，就內政言，不但不能團結，且易先使稍殺凶饕的共匪因而乘機作更大的發展，本刊第三四兩期陳啓天先生論之已詳，無庸多贅。惟自助乃能受人助，現在國際援助的渺茫難靠，這是目前談救亡禦侮的人們所萬不忽的第二件事。

當前危險的事實，屬於國外者既然如此，屬於國內者又何如？以我看來，也可分為兩項說：

（甲）黨治政府的私門誤國

民國以來，國家大事一誤於袁世凱的陰謀帝制，再誤於北洋軍閥的輪流火併，三誤於國民黨中文武同志的私門不已。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始則有甯漢兩政府的對峙，繼則有桂系的分裂，有閻馮與蔣的大戰，近則有甯粵兩政府的抗衡。以號稱革命國民革命的武人，三民主義的同志，一旦攪得政權，遂不惜步武北洋軍閥的後塵，年年相殘，時時互鬥，以人民為犧牲，以民族作孤注，國不成國，民亦失其為民，外患內憂之來，實為必然無可倖免的事實。到了日寇進據東三省，黨政府事前既泄泄沓沓，毫無準備，臨時又不能奮門抵抗，惟知仰賴渺茫而不可恃的國聯援助。至於

私鬥的情形，則甯粵的分裂如故，權利的爭奪如故，言詞的醜詆如故。自所謂和平統一會議開幕以來，名曰精誠團結，實則異夢同床，名曰共赴國難，實則爭攬黨權。彼黨國要人目前所敝精勞神者，不是如何準備對日作戰的問題，而是如何箝制黨內異派的問題；不是如何集中國內賢才以禦侮的問題，而是如何安插夾袋人物以營私的問題；不是如何運用國際外交以打擊日寇陰謀的問題，而是如何嗾使嫡系同志或機關報紙以醜詆對方同志的問題。眼看國聯限日本撤兵的期限即到，日寇不但無服從的模樣，反而繼續擴大暴行，則十一月十六日以後的情形如何，實有不堪設想者。黨政府不能節其私鬥之精力，以爲抵抗外侮之用，重私利而輕國權，不圖一至於此！這是目前談救亡禦侮的人們所萬不可忽的第三件事。

(乙)社會人民的麻木依然

這次國難之來，從外表上看，好似社會各方人民頗有極大的覺悟，認爲非全體一致起來監督內政抵抗外侮不可。但從事實上切實一看，則知因此次國難而振奮者，只爲極少數之智識份子，而大多數國民仍是麻木如故的。即以教育界而論，各校雖組有抗日救國會與義勇軍，但除外患刺激較深與輿論鼓吹較力的地方，尚能做得起勁外，其他仍只是少數熱烈份子在那兒做擬宣言發

通電的功夫，在那兒辛辛苦苦地受着訓練，而號稱富於愛國精神的青年學生，多數仍然是鎮靜如故，乾脆言之，就是麻木如故也。至於教職員們雖然近來也漸肯出頭說話，但除上海二百餘教授曾經發表他們沉痛而正大的主張後，全國其他各大學起而響應者在那裏，獨標新主張者又在那裏？這不能不令人佩服大多數教授們的涵養功深與臨難不驚的鎮靜態度了。此外如商界，工界等，雖然偶而也有愛國言論與行動的表現，但更是少數中之少數者，而極大多數仍是莫明國難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至於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人，更是然麻木無知了。這樣死氣奄奄的民族，要想爭存於二十世紀，要想免於強權的宰割，要想排除當前的國難，真爲因果律所不容，事勢所難許。這是目前談救亡禦侮的人們所萬不可忽的第四件事。

目前困難的事實如上述，一爲日本軍閥的侵略決心，二爲國際援助的渺茫難靠，三爲黨治政府的私鬥誤國，四爲社會人民的麻木依然，則第二點就要認清這些三事實有將演成何種形勢的可能。這些困難情境實在是要從內外夾攻中來毀我國家，從相得益彰中來亡我民族，而且它演化是永無止息的，是日漸擴大的，今後究竟要釀成何種結果，我們須得細細考察一番。在本刊第四期中，我曾說：

『這次國難的結局，不外兩途，一是我國政府甘爲城下之盟將滿蒙權利切實地，具體的奉獻於日本帝國主義，以爲其進一步滅亡全中國的憑藉，否則日本決不能輕於停止其獸行的擴大；二是中華民族要發揮自衛的人性，不願暫圖苟安，種下全體民族與整個國家覆亡的禍種，而一致起來拿鮮紅的熱血澆息日寇凶殘的砲火，拿積累的屍骸引起世界人類的同情與援助』。

這兩條路現在都呈現於全中華民族之前。第一條是死路，不必再說；第二條是生路，還得加以研究。因爲如果決心走第二條路，則可由這決心中，這氣概中，孕育出第三種形勢來，即是日本軍閥的戒心與世界列強的恐慌。要曉得日本軍閥所以日日加強其侵略中國的野心，實鑒於中國政府太糟糕，民族太墮落，毫無抵抗力的原故。如果我們當此次危亡之時，政府與人民一致團結，一致抵抗，不避艱險，不怕犧牲，竟然作宣戰的準備，這便出乎日本軍閥意料之外，他們考慮到佔據東三省，佔據中國，不但不可能，縱有可能，其自身所受蒙的損失未必能償所得時，也未始不可稍斂其暴行，而求他方面的解決。至於世界列強心目的中國政府與中國民族，也與日本無異，只有輕蔑，沒有重視。

如果這次能突下甯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決心，則觀感必爲之一變，以爲中國不是毫無希望，示好於它不是毫無利益，這時未始不可由心理上的同情，轉而爲實力上的援助。日本如果有所戒懼，列強如果能來援助，則國家危亡之機，未始不可利用這種形勢而得挽救，民族爭生存的血戰未始不可暫免。不過天下事都要付其相當代價，才能實現出來，中國目前惟有積極作宣戰的準備，才有免於戰的可能，惟有決心作衛國的犧牲，才有免於犧牲的可能。我們雖不一定要走上述第二條的慘痛之路，但不先決心走它，則不但第三種比較好的形勢萬無形成的希望，而且勢必轉入第一條死路。這是談救亡禦侮的人們所萬不可忽的第五件事。

目前事勢推演的結果既不外上述三條途徑，則第二點就要認清怎樣才能擬出針對事實的方案。我以爲救亡禦侮的方案必得根據以下幾個原則擬出，才能比較合於實際：

(一)應抓住當前的事實 我

國文人學者最大的毛病，是好騁空想不顧事實，尤其是呈現於眼前的事實。譬如因日寇佔據東三省而引起國難，因國難而來談救亡禦侮的方案，這明明有個事實的線索可尋，也就是日寇是抱着何種態度來侵

略，列強是抱着何種方針在觀望，以及所謂侮，究竟是何種侮法，所謂亡，究竟是怎樣亡法。救者救此亡，禦者禦此侮。而現却有一般人偏偏不睬這些眼前難於解決而又不得不求個比較好的解決的事實，只在那兒高談什麼精神力量，文化功用，與固有美德。他們的文章似痛切而實空洞，其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願而且不能緊握目前國難的一件具體事實，所以也不能針對着它們而擬設一個較好的方案來。

(二)應重視救急的辦法。

輕視具體的治標方法，這是我國一般學者文人們的第二個毛病。要曉得治本固然要緊，但治標有時且比治本更重要，有時且爲治本之本。譬如高樓不堪風雨的打擊，傾倒即在目前，此時治標救急的辦法，惟有室中全體動員，出來設法，蔽其風雨，撐其牆柱，才能暫免於覆亡。這時如果有人在那兒唱高調，說這不是根本的辦法，這是亂來，這是無聊，而主張固其牆基，堅其結構，試問能有補於當前的傾覆嗎？不但無補，且足以弛懈室人救急治標之勇，以速其傾覆。治本之談並非不重要，但不能因此而忽於治標，以致本且無有，何有於治！當今日千鈞一髮之時，與其空喊什麼精神，文化，道德的高調，實不如細細研究如何使民氣膨脹，國人覺醒，如何使日寇戒懼，世界同情，如何裁制國民黨政府使毋

因私鬥而亡國的等等辦法之來得切實，來得有效。諸公真要拿出什麼根本救國的大計，似可不必在這時趕熱鬧，等到將此次交涉辦得不十分吃虧時來談也不算遲啊。

(三)應打破復古的心理 什麼

『發揚固有文化』，『提倡儒家道德』的呼聲，在最近一個多月內的國難中都給一般華洋合璧的八股派學者唱得高響入雲。我們的固有文化，與儒家道德究竟是什麼？究有無『復興』，『發揚』，與『提倡』的必要與可能，這是一百年也打不清楚的筆墨官司。國家與民族在目前給人蹂躪到這個地步，不在目前看看，不從將來思想，只是矜誇過去的堯天舜日，孔言孟行，引着時代的車子開向幾千年以前，試問能絲毫有濟於國難嗎？縱使堯舜孔孟復生，他們那一套本領能嚇退日本人出東三省嗎？能使二十世紀中墮落的中華民族忽然向上嗎？我以爲惟有從應付目前國難的悲壯行爲中，培養國民自衛的，合作的，與舍私顧公的新道德，創造國民進取的，向上的與適時應變的新文化，才能創造出一個新的國家來。撇開目前能製造文化與道德的實際環境不管，而來空談復古的救國方案，真可謂不識時務。

以上三點——一認清目前困難的事實，二認清事實推演的可能結果，三擬設方

案時所應守的原則——是我對於此次國難之事實的觀察與立言的態度，下篇所擬治標與治本的方案，也就是準據這觀察，這

日本還要求商租權嗎？

張子敬

日本自九月十八出動軍隊，十九晨佔住濟陽長春營口安東各地，二十一日佔住吉林，由是南滿鐵路安奉鐵路及吉長鐵路吉敦鐵路各沿綫重要城市，胥入日軍掌握之中，繼而吉林有熙洽承命主持，遼甯有袁金鎧代維秩序，錦州臨時省政府，既經轟炸，威望全失，張海鵬大舉攻黑，日軍且親自出馬，雖經馬占山孤軍苦戰，一再挫折，而正力圖再攻，即為日本「上國」面子計，亦不打到齊齊哈爾，勢不罷休，今且擁溥儀登殿，恢復大清帝國，以便受日本之保護，則鯨吞之計已成，尙何求於商租權呢？不過如果中國有決心，死力爭國權，保國土，致引起國際重大糾紛，滿洲的大清帝國由日軍卵翼而生，終隨日軍撤退而去。日人所謂五項基本原則，將為交涉之中心，商租權問題，乃中日折衝要點之一，則其性質，我們不能不澈底研究，茲特略述其梗概。

商租權實乃土地租借權，我國特設有租界，供外人之居住及經營工商業，租界外之不容外人插足，乃為情理之當然。日本知有利而不知有理，乘歐戰機會，向我國

態度而來。深望閱者能予以切實的指正。
(本文第一部分完，全文未完)

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其中第二號第二第三兩條要求：「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為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耕作，可得需要之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並得任便居住往來，及經營商工等項生意。」由二十一條之要求，我國受最後通牒之壓迫，而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奇恥大辱之中日條約，該約第二條允許日人「在南滿洲為營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經營農業，得商租其需用地畝」第三條規定「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一切生意。」至在東部內蒙古則並未許日人有商租權及自營農工業之權，僅在第四條裏面規定「如有日本國臣民及中國人民願在東部內蒙古合辦農業及附隨工業時中國政府可允准之」是日人所要求之含有硬性的土地租借或所有權，而結果為軟性的商借權，所謂商租者，必先商得地主同意，始能租借之謂也。又五月二十五日關於南滿洲商租解釋之換文，謂「第二條所載之商租二字，須了解含有不過三十年之長期限及無條件而得續租之意義」，是商租權僅有三十年，期滿後苟

不得地主同意即不能繼續租借，字義顯然，毫無曲解之餘地。乃日人解釋為商租之期間，定在三十年以內，滿期因預知可無條件續租，故滿期即可重行商租，永遠繼續，是則日人永遠佔有，何必設存續期間為三十年？此等解釋，自屬強詞奪理，實則無條件三字，乃對中國政府而言，並非對地主而言，對於地主，既曰商租，既有期限續租自必仍須得地主同意，殆無疑義。惟約中所用之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等字樣，毫無明確之界，南北滿如何劃分，而且既有南北滿，自亦有東西滿，各方之界限何在？所謂東部內蒙古之含混，亦與南滿同，再南滿洲與東部內蒙古又將如何劃定？如長春以南之蒙古王地，早成為滿鐵沿綫之開放地，亦屬於東部內蒙古？抑屬於滿洲？以兩國間締結之條約，而如是含混不清，殆亦足見該約之成，乃出於非常手段，雙方均不免慌張與唐突的情形。

該約雖然成立，而中國從未承認，一九二一年在華盛頓會議席上，中國代表，一再申請取消，一九二二年衆議院，參議院先後通過取消該約，一九二三年中國政府正式照會日本政府，聲明該約作廢，日本政府覆稱「斷難承認」，由是在我國立場上，商租權已經撤銷，而日本立場上，則認為仍然成立，且積極進行其商租，一再要求東省當局，訂定合式的商租細則，東

省當局不爲所屈，一再拒絕。而日人移民政策，根本上有所變更，商租權問題，乃與東北朝鮮人問題，有不可分離之概。

日政府擬大批移民於我東北，從實權上侵佔我領土，不料經二十餘年之努力，耗費鉅額款項，結果在我東北之日人，連官吏鐵路職員及暫時居留者在內，亦不過二十萬人，而中國人之增加，則自日俄戰前之一千二百萬，到最近之三千餘萬，其中自內地移來者，民國元年至十一年每年一萬至三萬不等，民國十二年後，關內各省，因連年天災人禍的結果，增至每年竟有四十萬至百萬之多，用是日人有「征服中國者往往反被華人征服」之說，其恐慌之情，溢於言外。

日政府鑒於以日農移殖我東北之失敗，乃轉其目光於朝鮮人，其始日政府對朝鮮人之移居我東北，不甚注意，故朝鮮人入我國籍者甚多，迄近年，日政府迫朝鮮人在領署註冊，極力助其反抗中國官廳之任何干涉，由是朝鮮人問題，乃使我無從措手。糾紛層出不窮，本年之萬寶山案，亦其一例。朝鮮人在我東北者尤其是甘心爲虎作倭之輩，大受日人之特殊保護，而在朝鮮，則受日人之特殊壓迫，所以差別其待遇者，乃實行其間接殖民政策也。所謂間接殖民政策，即殖日人於朝鮮，殖朝鮮人於我東北，所以必使鮮人在家居感受痛苦，在東北且享受幸運，而後朝鮮人既有不能不他適之苦，又有急往樂土之願，日人之計誠辣，日人之用心亦良苦。

朝鮮人之特長，在種水稻，我國農民，頗樂僱用之，而不能取得土地權，仍無基礎，且來者必不能多，我國既未承認商租權，日人雖可由已歸化之韓人或漢奸頂名冒購，而韓人因重國籍之故，我國已有限制，漢奸則畏國法，不敢輕易受命，用是日人雖頑強狡猾，仍不得實現其理想，所以必爭商租權，以便完成其殖民政策。朝鮮人可置產業及自由雜居之地，乃爲延吉汪清和龍琿春數縣，而是地已韓人多於華人，不啻朝鮮之延長地帶，是爲有所謂商租權之結果。竊我國經濟力薄弱，富

韓光第之死（三幕悲劇）

劇中人：（以出場先後爲序）

韓光第
張季英
何雙奇
林選青
張副官長
參謀長
范靜芝
韓夫人
魏長林
勤務兵甲

源未能開發，不動產價格甚低，商租實行，挾日人之雄厚資本，不難一一收買，以殖其朝鮮順民，而況日人或朝鮮人所到之處，日人即要設立領事館，及隨帶有日本警察，以直接管轄其臣民，則我之行政權，亦遭破碎，吾民將何以爲生。所以商租權問題，其性質之嚴重，殆較吉會鐵路，有過之無不及。換言之，日人之要求商租權，即欲蠶食我領土。如目前鯨吞之舟，一帆順風，自無取於蠶食之計，萬一風浪突作，鯨吞之舟，縱不沈沒，亦必折回原地，而後仍須借商租權以蠶食之，必力爭其基本原則。惟吾人固必反對鯨吞，亦決不可爲避免鯨吞，而任當道者甘受蠶食。

侯曜

勤務兵乙
礦工代表甲
礦工代表乙
共產黨員
傳令兵甲，乙，丙，丁，戊，己，六人
護兵四人
俄軍官一人
俄兵六人
救護隊若干人
傷兵若干人

第一幕

時間：民國十八年十月間
地點：海拉爾。
佈景：東北陸軍步兵第十七旅司令部旅長韓光第之臥室。室內非常簡潔，當中的牆壁上用圖釘釘着一張北滿的軍用地圖。圖上插有紅黃兩種小旗，表明敵我兩軍形勢。圖之右方壁上掛着四架手提機關槍。圖之左方壁上掛着指揮刀、望遠鏡、防毒具等軍用品。室之左方有一窗，窗下有一張蓋以白布的辦公桌，桌上放着一架軍用電話及一卷公文，桌後有一椅。室之右方擺着一張行軍牀，靠牀的壁上掛着韓旅長親筆所寫的一對紙聯，一張上寫『忠字神聖』一張上寫『勤字萬能』

人物：

(以登場先後爲序)韓光第，張團長季英，何團長雙奇，林團長選青，張副官長，參謀長，勤務兵甲，乙，范靜之，韓夫人。
(開幕時韓旅長與張，何，林三團長已站在室之中央)

韓光第

(立在桌旁向三個團長說話)……本旅長對你們所說的話，已經很多了。現總括起來說：蘇俄是一個最野心的國家，斯拉夫民族是一個最殘忍的民族。他們的赤

化政策在西方失敗了，就轉而向東方實行他們的赤色帝國主義，中東鐵路就是他們根據侵略我國的大本營，所以事事把持，不許中國人過問，我國爲正義起見，爲公理起見，爲國家之獨立與自由平等起見，非剷除他們的赤化大本營不可。所以我們第一步就依照協定把俄籍局長撤換，在我們可說是平心靜氣已經大題小做了。然而他們却喪心病狂的小題大做起來：立刻發出最後通牒，立刻出兵向我國進攻，侵犯我疆土，掠奪我財物，慘殺我人民。所以我們軍人不能不起來盡我們保國衛民的天職！(此時遠處軍號聲起，吹的是預備號)我們的友軍第十五旅在滿州里已經盡他們的職責與敵人拚命了。現在前方很危急，本旅奉命即日開往札蘭諾爾增援。在本旅未出發之前，我有兩個字要你們記着，一個是忠字，一個是勤字(以手指他親筆所書掛在壁上的對聯令三團長看)你們看那兩句話！『忠字神聖』『勤字萬能』是本旅一生的信條，望你們也拿這句話時時刻刻記在心裏。

張季英

最後還有幾句話留你們轉告部下，我們此次是爲保國衛民而戰！貪生怕死的人就是國賊！我們陣的時候應當有一種：『上無天，下無地，前無人，後無我』的大無畏精神！完了！(三團長行禮，旅長答禮。)

韓光第

(行禮後報告)第十三團團長張季英報告，本團時時刻刻都準備上前線的，請示旅長，本團什麼時候開拔？(報告後爲禮)

好軍人是應當隨時準備的！本旅此次出發札蘭諾爾是準備殺敵，準備犧牲的！十三團既有這種準備的精神，今天就出發到前線去接防第十五旅三十八團之陣地，自滅赤山起至西山止。(對何團長說)本旅第六團(何團長即立正)何團長在明天領第六團出發，接十五旅四十三團的陣地。自滅赤山起至札蘭諾爾車站止。(又對林團長說)本旅第十四團(林團長即立正)林團長在後天出發，第十四團的任務就是担任防守札蘭諾爾站的側面，及保護鐵路與十五旅聯絡。任務已分配清楚，你們回去準備罷。

(三團長爲禮魚貫而下。韓於三

團長去後，即立地圖前注視，此時一勤務兵入）

勤務兵甲（爲禮後報告）報告旅長，副官長請見。

韓光第

勤務兵甲

張副官長

請是。（爲禮下）

（上場，爲禮後，報告）報告旅長！剛纔太太從公館打發人來說，行李都收拾好了，問旅長現在有空回公館沒有？

韓光第

現在那還有空回公館！太太的行李既然收拾好了，你就替我派人送她回我的老家雙城去罷！

張副官長

韓光第

旅長不要和太太見一面嗎？我出發的時候，向來是怕和女人見面的，尤其怕和我一老母親見面。

張副官長

旅長雖然是英雄氣壯，恐怕太太免不了兒女情長罷。

韓光第

我不見她，免得擾亂了我的心，（停頓了一會兒，把腰間所佩的手槍拿在手中）唉！兒女私情，人所難免，這把手槍是我朝夕所佩在身邊的，你替我拿去給太太，說我現在沒有空見她，此後什麼時候再相見也很難說，她見了我的手槍，就

張副官長

勤務兵甲

參謀長

如同見我的面了。

（接了手槍，非常受感動，呆立了一會兒，把手槍仔細看了一下，然後慢慢的放入褲袋裏，向旅長爲禮後，退下）

（把門窗打開站在門口高聲報告）報告旅長！參謀長到。

（上場，爲禮後，報告）報告旅長！滿洲里第十五旅派了一個參謀來告急，據他們的報告，赤俄兵力約在四師以上，由遠東軍總司令布留海爾指揮，飛機三十餘架，重砲二百餘門，坦克車五十餘輛，鐵甲車兩列，敵人的兵力佔絕對的優勢，請本旅趕緊向札蘭諾爾前進增援。

韓光第

你把本旅已經準備出發的情形，打一個電去通知十五旅梁旅長罷？

參謀長

是，敵人的兵力在四師以上，我們的兵力，只有兩旅，而且缺乏新式的兵器，想要防守持久，還得要增加兵力纔行。

韓光第

戰略如何，有我們的長官計劃，我們可以放心，我們不管敵人怎樣，只知道盡我們的防守責任，敵人多來多打，少來少打

參謀長

韓光第

，我們剩十個人也打，剩一個人人也打，我們只有拿出拚命的精神來補我們兵力的缺憾！是的！旅長話很對！俗語說：『二人拚命，萬夫莫當。』本旅有八千人，八千人二齊拚命，就可以抵抗八千萬的敵人！

話雖然是如此，但是在現代的戰爭是科學的戰爭，是智力的戰爭，倘若國民的科學不發達，智力不如人，雖有數十萬，數百萬肯拚命的軍隊，也不見得有多大的用處！我以為現在生存競爭這樣激烈的時候，全國人都要有拚命的精神，纔能爭得全國的生存。因爲現在的戰爭，不比從前，不能專靠軍人作保護國家的工具，我以為凡是國民都應忠於他的責任，都應當做保護國家的工具。軍人不過是工具中比較重要的一種罷了！

參謀長

（此時台後吹集合的軍號）十三團集合了，旅長要對士兵說話嗎？

韓光第

我不對他們說話，我所要說的話，張團長會代我向他們說的。可是我倒要去看他們的精

神怎樣？你也和我一齊去看看罷！（叫勤務兵）來人！（勤務兵甲乙二人入，韓對勤務兵甲說）你到公館去招呼太太上車站去，事情辦好了，就到十三團團部來找我！

勤務兵甲

是。

（韓與參謀長及勤務兵上。此時室中只有勤務兵甲一人，甲就將室內的東西收拾，忽然電話鈴響，他急去接。）

勤務兵甲

（接電話）兵！那裏？（停）十七旅司令部。（停）你是誰？（停）張副官長嗎？我是勤務兵啊。旅長上十三團去了。（停）什麼？太太？太太沒有上這兒來啊？……

（此時韓夫人與范靜芝——韓旅長之表弟，登場）

韓夫人

（問勤務兵甲）旅長上那兒了？

勤務兵甲

（急答話，忘記把電話的聽筒口遮住）……上十三團去了。

（他答了太太之話後又急急與張副官長打電話。）喂！太太上這兒來了。（停）什麼？我沒說太太上十三團去啊，（停）我說旅長上十三團去了。（停）我和太太說話啊。

范靜芝

（很驚奇的神氣，問勤務兵甲）太太在這兒呢，怎麼你還打電話到公館去要和太太說話？

勤務兵甲

（急把電話掛上）范先生！您誤會，我剛纔是和張副官長說話啊，張副官長上公館找太太去的，太太不在公館，他就打電話上這兒來問問太太有沒有上這兒來，我剛告訴說太太沒有上這兒來，誰知太太正這個時候來了。我回太太的話說「上十三團去了。」誰知張副官長又誤會了我說太太上十三團去了。後來我對張副官長說「我和太太說話」他明白了，您又誤會了。

韓夫人

范靜芝

（聽了笑起來，對范靜芝說）表弟！剛纔誤會得真有趣。

天下有許多事情，都是由小誤會而起的，就拿這回中東鐵路的事情來說罷。我們免俄局長的職，爲的是要求辦事，權力公平，免得他們把持全路來作赤化遠東的大本營，他們却誤會起我們要用強硬手段來奪取中東路，因此就引起了滿天風雲。

韓夫人

誤會一輕解釋，就可以明白的

。我以為這次中東鐵路的事，不全是誤會做成的，起頭或者有點誤會，後來他們已經明白真相，還故意裝成誤會，這真是太無賴了！唉！中東鐵路的事情別提了，說起來我就心痛！（向勤務兵甲）旅長什麼時候纔回來？

勤務兵甲

他沒有留話，他只是吩咐早點送太太上車站去。

韓夫人

勤務兵甲

旅長什麼時候上札蘭諾爾去？沒準兒，說不定明天去，後天去，大後天去，我跟了旅長十幾年，旅長無論什麼事，都是到最後五分鐘纔告訴人的。

韓夫人

（默然了一會，對范說）唉！表弟你容易纔從雙城送我到這裏來，誰知道我和你表哥見了一面，又要匆匆的回去了！今天這一別，又不知道要什麼時候，纔能相見。他今天就是夜裏十二點回來，我也要在這裏等他，和他再見一面我纔回雙城去。

范靜芝

表嫂！你爲什麼非要見表兄一面不可？

靜夫人

我有要緊的話和他說。現在開拔的時候，表兄是很忙

韓夫人

的，恐怕不一定再能見他一面啊！表嫂有什麼要緊的話，就留一封信給他罷。

表弟！你不知道我的話非筆墨所能形容的，非當面說不清楚的。

范靜芝

表嫂！我說一句冒昧的話，請你原諒。表兄這回到札蘭諾爾去，是爲國出力，你何必……

韓夫人

（急插口，打斷他的話）不！不！表弟！你不要誤會！我並不是有什麼依依不捨，我知道爲這次是去爲國盡忠。他既去爲國盡忠，我就不得不替他爲親盡孝，所以我一定要見他的原故，就於要當面勸勉他幾句「祈戰死」的話，同時也希望他告訴我怎樣替他侍奉他的老母親。（極悲壯地說）

張副官長

（上場，向韓夫人爲禮後，將手槍拿出來）太太。（遞槍給韓夫人）

韓夫人

（接槍，沉思一會兒）旅長把他朝夕所佩的手槍給我，是什麼意思？

張副官長

旅長說，今天不能和太太見面了，以後什麼時候再見也很難

韓夫人

（凝視手槍，若有所思，繼有所悟。終乃微笑點首）

衆人

（默視韓夫人舉動）

勤務兵乙

（匆忙登場向韓夫人爲禮）太太！

韓夫人

旅長呢？

勤務兵乙

旅長和參謀長上車，先到札蘭諾爾去了。旅長叫我帶一句話給太太，就是『千萬不要讓老太太知道旅長上什麼地方去了』

韓夫人

還有什麼話沒有？

勤務兵乙

沒有什麼話了，還有一條寫了字的手巾，叫我帶給太太。

韓夫人

（取巾出，遞給韓夫人）太太有什麼話，可以留一封信，讓我帶去給旅長。

（接手巾，打開看，巾上寫着兩句詩「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哈哈！表弟！你送我回雙城去罷！你表兄的意思我已

記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東北問題常識之二）

舜生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會社，或滿鐵，正式成立於一九〇七年四月一日，（日本明治四十年，清光緒三十三年

，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四年的歷史了。現在該社的資本，共爲日金四萬萬四千萬，每股日金五十元，合計爲八百八

勤務兵乙

旅長坐的車開了。

韓夫人

（急至窗前企足引頸而望，回頭對勤務兵說）把旅長的望遠鏡拿給我！（此時遠處軍樂聲大作）

勤務兵甲急以望遠鏡給夫人，韓夫人用鏡在窗前遙望，一面揮上寫有詩句的手巾向他的丈夫送行。）

（幕徐徐閉。）

（未完）

十萬股，政府與商股各占一半。

由該社直接經營的鐵道，計：

- 一、大連長春間幹線，長四百三十八英里五。
 - 二、周水子旅順間支線，長三十一英里六。
 - 三、大石橋營口間支線，長十三英里九。
 - 四、烟台烟台煤礦間支線，長九英里七。
 - 五、渾河撫順間支線，長三十五英里四。
 - 六、瓢兒屯千金寨間支線，長四英里。
 - 七、大房身柳樹屯間支線，長三英里六。
 - 八、蘇家屯至安東支線（即安奉路），長一百六十一英里七。
- 合計總延長為六百九十八英里四。
- 除鐵道外，為該社所經營之事業尚有：
1. 港灣業，包括大連，旅順，安東，營口各灣港工事。
 2. 鑛業，包括撫順烟台兩處的煤鑛。
 3. 製鐵業，有鞍山製鐵所。
 4. 地方事業，包括關東州及鐵道附屬地內各種事業之設施與經營，其主要者：
（一）附屬地內土地及建築物之經營，
（二）附屬地內市街經營，
（三）教育

，（四）衛生，（五）警備，（六）輔助發展產業的種種設備。

該社雖係官商合辦性質，但日本政府實握有最高的管理權，正副總裁各一人，均由政府任命；理事四人以上，亦由政府於握有五十股以上之股東中指派之。

現在該社基於業務上之必要，其組織共分為十二部，即總務部，計劃部，交涉部，經理部，鐵道部，炭鑛部，製鐵部，販賣部，殖產部，地方部，工部及用度部是也。

規模宏大，條理細密，內力充實，實儼然一亡中國的東印度公司。

滿洲痛史（七）

江聲

十一月九日

今日晨一時，天津突有日兵二名，率華便衣隊數十名赴東一區二分署公安局，要求華警撤退，日兵接收，警察拒絕，旋即租界日兵指揮中國便衣暴徒，（在數日前官方事前已有所聞，故於東南城角華日交界處預為防範。）分三路向中國地方攻擊，（一）日軍數百名率中國暴徒二三百名由日租界衝出開口，向大紅橋公安局進攻，日軍在租界開砲向大紅橋轟擊。直至晨九時始退回日租界；（二）日軍數十名率

領暴徒三四百名擬假道意租界，向中國地方進攻，意兵阻止，日軍開槍，意軍還擊，日軍退回，另以小砲向意租界轟擊，至晨七時炮聲始絕，交通已斷；（三）日軍二百餘名率暴徒五六百人晨二時由海光寺進攻，暴徒亂放機槍，中國軍警抵抗，至七時日軍彈盡始退。但暴徒已被包圍。晨五時半日本駐屯軍司令派代表二次見王樹常，限中國軍警於晨六時以前退出三百米突以外，正在爭辯中，同時日租界又衝出便衣隊數百名，向保安警察襲擊，王樹常不得已下令保安隊退三百米突。惟日軍於六時後，竟開大砲向華界公安局轟擊，放四十餘發意水兵目見，願作證。有砲彈在營門口爆發，法國橋已被轟毀，河南北交通斷絕。晨七時日軍司令電旅順派軍艦來津，並令天津在鄉軍人，在七小時內組成，令在公會堂組野戰病院。午刻令日僑十小時內退走。

本日晚，中日交界之道口電網，由日兵接通電流，日租界內電燈全滅，在鄉軍人全體出動，華捕探絕跡，遍地皆屬日兵日警日兵在中原公司屋頂架山砲並探照燈。入夜槍聲四起，盛傳夜間有劇戰，便衣隊設在日租界蓬萊街太平里五號七號日軍官多名參與逆謀總數三千五百名。

日機數架在三間房擲彈，滿日軍悉數

向北滿推進。

日本政界對於美日秘密外交不滿，特別注意於十一月五日駐日美國大使所遞與日外相之公文，該文內容違兩國間之諒解未經公佈，日覆文將於今晚送出，亦不公佈。聞日政府有請美國准予公佈之意。

十一月十日

津暴徒昨均被擊退，今日各租界秩序已復，惟日租界自動封鎖，架設鐵網機槍，日軍荷槍實彈，遇華人即施槍擊，故與日租界毗連處，行人絕跡。現日軍正老羞成怒，對我之軍事準備，愈逼愈緊，恐對我難免衝突。

自八日夜至本日晚，捕獲便衣隊三百餘名，梟首及槍斃者四十餘名，擊斃者五六十名，保安隊兵傷亡二十餘人，中隊長一傷一亡，王樹常本日晨懸賞緝拿亂魁李際春。

旅順日軍部調派艦隊赴津。

今日國聯中人有組織國際警察，維持

遼吉治安之議。

敦化日軍設護路隊部，強派員護吉敦路。

江橋站以西，已無日軍蹤跡，馬決守三間之方，日調第九師團赴黑。

日飛機到昂昂溪投彈八枚。

傳日政府訓令在武漢僑民，武裝相樁發難，形勢嚴重。

日軍強提鹽稅總額在三百萬之以上，施肇基喚起各國注意。

十一月十一日

津便衣隊昨夜十一時起，開始猛攻，槍聲四時，約有四百發在日租界集合，由日人率領，一部出發東南城角，一部出開口，到公安局前，便衣隊即被斃五名，該日人暫時扣留，以作交涉證據。直至今晨三時二十分，有一鐵甲汽車從日租界馳出，與中國警察互擊，先後四次，紛擾至今晨七時，始退入日界。

九日日軍及張軍在景星出現，距東路富拉爾基站五十里，想係繞道襲擊。

日軍積極補軍實，圖再向洮昂我軍進攻。

日飛機二架到江橋投炸彈於我防線內至三十餘枚。

昂昂溪有日飛機數架向我陣地投彈，被我擊落一架。

外人接哈電，謂嫩江駐軍司令，八日向馬占山提出最後通牒，請馬於廿四小時離齊齊哈爾。

吉林長春鄭家屯洮南等處我國兵房，已由日軍修改駐兵。

國聯在十六開會，日本所取態度為「不作絲毫讓步，亦不稍敢其在上屆集議時所提出五項基本原則為解決根據者必須中

國承認之主張，且進一步提議籌劃一種外人管理中國之方法。並努力使國聯確解欲使中國有一忠實政府，不可不有一種外人干涉，如國聯贊同此種見解，而中國有真正信任國聯之誠意，中國應即依允此項計劃。

十一月十二日

今午後一時許，日軍五百餘，分十人為一組，向我江橋方面來攻，並以機關槍向我陣地射掃，我軍近，一時四十分將敵擊退。至二時十五分日步炮兵六千餘大舉襲來，向我三間房新立屯大與站陣地，取大炮包圍式猛攻，日軍長谷旅團長天野旅團長，分任左右翼指揮，守備隊長森連在正面指揮，分三枝向我軍壓迫，頃戰事正激烈。日軍重炮聯隊，由飛機七架護掩向我右翼吳旅炮政極猛，我軍已調二三道防綫守軍加入前綫，馬占山調程志遠旅開江橋，程部今午後到海拉爾，晚可到前綫。今午後昂昂溪間前方炮聲甚烈。

日人以在津所收編便衣隊，全不濟事，憤甚，已將該項便衣隊逐出境外，使之消滅，重新編成五隊。第一隊由日人自充；第二隊由韓人担任；三四隊則由所募之華人充之，隊員多係日租界之車天寫夥等，在萬國公寓覆台，每人發給大槍一枝子彈十二粒，每日給現洋八角，符號為新中國獨霸天六字，準備及時動作。

本日津日租界內遠大等工廠工人數百名，強迫抽赴日兵營，發給手槍，即於夜間令向中國地進攻，日兵在後以機關槍督戰，退即槍殺。

袁金鎧所主之滿洲『新政府』昨日舉行成立禮，宣布與南京北平完全斷絕關係。

關東軍司令本莊奉其政府令，今晨秘密回國。以前駐軍即調赴東省。

日覆美牒已到華盛頓，惟史汀生不允發表，以爲發表，或將使各國爲難。

日內瓦對於美多推測，互相疑問曰，美國對於日本，究作何言乎？日本如何答覆乎？豈美牒嚴勵，故白宮不欲發表之乎？抑美牒措辭不若他國之有力乎？道威斯之參加行政會，在美牒之關係中，究有何種意味乎？皆不能答。

十一月十三日

洮昂線正面戰事已停，日軍改以小隊側攻馬占山陣地。

今晨日軍派飛機多架，猛烈炸我三間房等處防地。

津日軍續助暴徒侵擾，前夜槍聲大作，日軍在屋頂上架大炮擊華街。便衣隊昨晨擊潰，現中國地挨戶搜查。

溥儀確於十日深夜微服離津，由日方護送大連，即日赴瀋，前清攝政王載灃，居住英租界，十日由日人陪赴日租界與溥儀同往。

通遼已失守。
日本現聚外交人才於巴黎，候國聯開會。

漢口日僑加緊演習巷戰，在鄉軍人趕速登記，隊部設置軍械修理所。

十一月十四日

今早四時，日軍騎炮兵七百，自布西方面繞道向我黑軍騎兵吳旅第三道防線猛攻，同時正面日軍開炮，激戰至六時許，我軍騎六團長沙勝貴爲流彈射傷，陣線甚危，值滿洲程旅涂全勝團開到，加入前方，氣振，八時後，日敗退。今午後日軍不斷以小部隊騎兵，向我礮姑溪湯池一帶我軍第三道防線，側面擾亂。

日軍自十二日夜向我新立屯防線猛攻，十三晨復攻烈諾頭騎兵陣地，均未得手。

昨晨日飛機二架求我江橋陣地擲彈二十餘，並炸毀江橋一段。

日司令本莊向其參謀長請示，准必要時，自由行動。

溥儀到瀋，預定十五日登極，正式宣布各國復辟，十六日日本宣佈撤兵，再由溥儀請求出兵保護。

日本此次利溥儀復辟，決取立憲政體，皇室經費年三百萬，須三省統一後再撥，至統治政府內，須聘日人所指定之顧問，一切軍財大權樣日人手。

瀋日軍向西推進，錦州防務緊張。
英法人士主張但國際軍隊，維持東省秩序。

十一月十五日

江省軍固守大興戰線，日軍數度進攻，均敗退。現江省軍大部聚中湯池。

張海鵬部一營未渡江前，被日本將槍械騙去，在渡江，被日擊沉。

津法工部局今日起檢查華文報紙，此爲外人干涉中國言論自由之先例。

溥儀寓瀋舊皇宮，定今晨十時登極，國號仍大清，年號爲明光，沿用軍機大臣及六部制內定軍機大臣者爲溥偉鄭孝胥袁金鎧金梁。

馬占山又接本莊通告，揚言，將切斷中東路西線，截黑軍後路，謂日軍應向龍江站出進。馬答：守土有責，當嚴重守衛。

聞本莊已抵哈，迫張景惠獨立，並助攻黑。

美報袒暴日，高唱美日親善。

張海鵬擬以洮索路向滿鉄抵款三百萬。

本日日內閣議決定方針爲：（一）直接交涉；（二）中國承認五項原則，然後直接交涉；（三）樹立滿洲新政權；（四）非有中國保障在滿日僑之安全，決不撤兵。

民聲週報

第九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年十二月廿八日出版

第九期目錄

我們理想中的『國難會議』

左舜生

蔣張今後之所以自贖於國人者

劉天予

誰敢做秦檜？

仲平

一個救亡禦侮的方案(中)

劉天予

祇有對日作戰纔能救亡

袁浩風

國難中大學教育應有兩大改造

王恩懋

論經濟絕交足制日本之死命

揚人偉

韓光第之死(三幕悲劇)

侯曜

本刊啓事

一、來稿一律歡迎，但請開明住址及姓名，以便酌量發表。
二、訂閱請郵寄本社，零購請向各代售書局接洽。

我們理想中的『國難會議』

左舜生

時局可以說是險惡到萬分了：就對外說，日本已將黑龍江攻下，東三省算是整個的滅亡，日軍且有攻錦州以威脅山海關之勢；國際聯盟到底拂不過強國的意旨，顯然要通過利於日本一面的所謂調查團，不僅不能科日本以應得之罪，似乎還要辦中國一個反坐！

就對內說，南京的四全大會算是勉告成功，廣東則已經出了毛病，全國國民所希望於國民黨的和平統一，在最近的期內，恐已無法實現！

現在一線的救國希望，便存於南京四全大會在原則上已經通過的『國難會議』了！

我們理想中的『國難會議』，不是一個虛應故事的東西，也不是一個敷衍殘局的

工具。它應該是在這個國難期中能夠徹頭徹尾去完成它救國工作的惟一機關。不決心一戰，東三省是絕對收不回的；照目前的情勢，戰爭的空氣已經濃厚到了萬分，國聯的調解，已經完全絕望，中國對日的自衛戰爭，到底將不能免。一旦戰爭爆發，則一切形勢改觀，對內對外均將展開一個嶄新的局面。國難會議要挾民衆的力量以完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要憑它的智慧以解決一切繼續不斷的困難，要靠它的信用，以籌得大宗源源不斷的戰費，無論戰勝戰敗，還要靠它外交上最後的折衝，還要靠它謀全國在戰爭以後的總善後。所以這個會不開則已，如果要開，它應該是全國經濟，智慧，良心的總團結。

因此之故，所代表的方面要多，而分子不宜太雜，人選的標準，應該以在民衆的信用一點上站得腳住的爲主，不要以爲

蔣張今後之所以自贖於國人者

劉天予

這幾年國民黨政府下的軍人，最威風者是蔣介石，最幸運者是張學良。

蔣自廣東北伐出師，首先摧毀吳佩孚孫傳芳二人的武力於長江流域，繼則削平桂系，打倒馮閻，軍隊中嫡系的實力增厚，編練的輪流愈力。不久雖有廣東黨政府的樹立，仍未能稍減其聲威。乃自日寇進據遼吉黑三省以來，蔣以堂堂黨政府主席與陸空軍總司令之尊，除日日乞憐於國際聯盟，時時教人民忍耐鎮靜外，別無積極抵抗的準備。內戰英雄的威風竟烟消雲散於日帝主義武力之下：這無論如何是不能律邀愛國民衆的寬恕的。現在蔣自己下的南京四全大會也一致忍無可忍，議決請蔣中正同志迅即北上。我不知蔣主席，蔣總司令，究將何所主，何所司呢？

至於張學良承襲他父親張作霖的基礎，以地位之優越，竟於蔣馮閻大戰中坐收其漁人之利，入關內，據平津，儼然爲黨政府海陸空軍的副司令了。不久雖有石友三的叛變，亦賴于學忠的効力，未損其幸運的毫末。何圖日寇進兵，張竟令數十萬向來用以競雄內戰的勁旅，拱手讓地數千里

這是可以用來敷衍任何方面或控制任何方面的一種工具。

最近馬占山瀕斃彈絕之時，不就近調兵牽制日寇，而空以電文責其死守，這真足令人一哭！關外同胞淪爲亡國之民，而關內主席與司令的安富尊榮如故：這種行徑實爲中華民國青年軍人之奇恥大辱，愛國同胞斷無一日可忘的。

蔣在平時可以指揮數十萬兵從事大規模的內戰，而不能提一旅以禦日寇！張則眼看祖宗墳墓淪於敵人治下，而猶繫情於權位，不能拼死一報殺父亡國之仇；我真不知此二公者將何以自贖於國人也！以我看來，國民今日雖不能爲蔣張恕，但同仇禦侮，國貨需才，帶罪圖功，未始不可洗去怯於對外的耻辱。現在國聯的無能爲力，

誰敢做秦檜？

蔣介石先生在南京四全代表大會的閉會詞裏，再三表示願做岳武穆，所怕的就是後方有秦檜其人要利用十二道金牌去搗他的亂，我覺得這一點實在是蔣先生的過慮。

誠然，在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政權完全握在少數的人手裏，那末，只要有一

二日寇的愈逼愈緊，實已成爲千真萬確的事實，蔣張還不速盡軍人衛國的天職，則尸位誤國與擁兵亡國的罪名必深印於四萬萬愛國同胞的腦海而永無磨滅的一日。茲爲國家生存計，爲蔣張自贖計，謹提出四項辦法於下：

(一) 蔣張應立即辭去一切職務，專爲抗日救國的軍事準備。

(二) 蔣應立即調遣一部分勁旅協同北方軍隊出發關外奪回三省失地。

(三) 張應立即率領所部出國，與日寇作殊死戰。

(四) 蔣應立即召集全國軍事長官妥籌與日寇繼續作戰的攻守方略。蔣張如果能這樣做去，勝則其榮將千百倍於主席之尊，敗亦能爲國人所寬恕。苟猶繫情於政權，沈溺於安樂，其如天下後世的口誅筆伐何！

十一月二十日寫。

仲平

二奸臣權相，當時對外作戰的武人，便無論如何忠勇奮發，也沒有成功的希望，可是現在的時代不同了。

現在中國的人民，在教育上，思想上，乃至政治上，已經有了三十年的解放，雖然我們仍可以說它是很幼稚，但我們不能說它對於國家仍舊像君主時代第一樣的

漢不關心。同時我們也不能說它對於國家忠於國家，誰是賣國賊，也絲毫不能鑑別；我們只要看全國人民這次對於馬占山一致的敬頌，一致的贊助，便可以証明我的話并不是瞎說。

所以現在問題的關鍵，只要問有不有人真下決心去做岳武穆，如果有的話，打倒秦檜國民是可以包辦的。

雖然如此，秦檜的面孔我們是看見過

一個救亡禦侮的方案(中)

本文全部共分四章，第一章認清當前的事實，已在上篇說過，現在所要陸續說的，是第二，三，四等章，也就是我的救亡禦侮的治標方案，我的救亡禦侮的治本方案，與目前國人應整齊的步驟。這種方案與步驟均係建築在上篇所說的事實上面，所以閱者如肯賜以批評，請首先批評我所舉的事實是否合於目前的真象，然後再批評本篇所說的方案是否針對着那些事實。

(二)我的救亡禦侮的治標方案

無論是治標，抑是治本，都不外要解除事實上的困難，實現心意上的理想。不過後者是長期的工作，是從容的工作，雖然收效比較迂緩但極切實重要；前者則係因當前困難而發生，因應付危局而發生，雖然不是根本之圖，但根本之圖——治本方

的，秦檜的本意也是想救國的，秦檜沒有一個可以直接參與政治的法定機關，恐怕秦檜還是要肆無忌憚！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做一個小小的測驗：誰是真正的岳武穆，他是一定要感到有這個民意機關的需要的；誰是真正的秦檜，他是決定要運用他的金牌，而絕對不願意這個民意機關實現的。

劉天予

案——却要以它——治標方案——的完成與實現為起點，否則根本立時顛覆，不容吾人施以從容的救治。所以兩者性質上確是相輔相成，沒有畸輕畸重，而在步驟上則不免有先後緩急之異。此次日寇本其預備成熟的計畫向我國作大規模的侵略，外觀內省，原因甚多。談方案者，如果只求遠因，不顧近因，只計將來，忽略現局，則危亡的今日便決然無從渡過，而國家與民族勢必益陷於不可救治之境，本末俱摧，治將安施。

現在國難之所以為難，不外由四種因素組合而成，亦即由前篇所舉的四種事實——一，日本軍閥的侵略決心；二，國際援助的渺茫難靠；三，黨治政府的私門誤國；四，我國社會的麻木依然——所組合而成。所謂治標，就是設法打破或減輕這

四種因素或事實。在目前條件下，國家與民族能保持獨立與生存的憑藉，以為徐圖復興的基礎，茲且分項提出比較具體的方案並略加說明於後：

(甲)如何應付日本軍閥侵略決心的事實？

心的事實？

(1)以破釜沉舟的犧牲精神打破日寇威嚇的外交政策。

數十年來日寇對中國所採的外交政策，所以愈逼愈緊，愈來愈硬，皆因窺破我國政府惟知苟安，人民不管國事，無論國權喪失到何種地步，只要一受列強威嚇，沒有不立即屈服，使敵人如願以償的。攫取土地權既這樣不要多付代價，自然使得日本軍閥侵略的野心一天堅決一天了。如果這次自政府以至於全民大家都覺醒過來，認定苟安終無可安，退讓將無可讓，破釜沉舟，實願國家為一時壯烈的玉碎，不為傷心可恥的瓦全，無論如何，決不使國家利權在日寇威嚇下喪失一分，則日本軍閥鑒於此次侵略中國非付極大的代價不能有所獲得，威嚇既失其效，彼為本身計未始不可翻然改圖，改變其向來吃便宜食的外交政策。

(2) 以全民武裝的持久戰略抵抗日寇的橫暴軍隊。

如果日寇悍然不顧一切，要貫徹其佔據東三省進而佔據全中國大陸侵略政策，而我國又破釜沉舟，決心作戰，則彼以優勢的武力，於短時期內，進據東三省全部及華北一部分，實為意中之事。此時如能顧慮到這種可能的事實，早將各地民衆武裝起來，準備在未被佔據前作大規模聯合的防禦戰，在已被佔據後作小規模分合無定，出沒難測的野戰，則必使日寇不但不能且也不敢深入我國內地作戰，它縱然一時佔着優勢，也是不能持久的。至於這種武裝的辦法，第一先從日寇武力比較容易達到的地方或省分做起，第二喚醒這些地方民衆使知一與日寇作戰，即隨時可以入於敵人武力控制之下，第三使他們尤其是學生與農工，一部分立即受軍隊式的訓練，一部分教以野戰制敵的常識與技能。這樣可和可戰的準備，雖然不能說是無患，但至少可以減少患的程度。

(3) 以斷絕交易的經濟策略還報日寇目前的破壞蹂躪。

在日寇未公然向中國正式宣戰與我

國未決定對日宣戰之前，我國土地，人民，以及種種權益已經備受蹂躪與摧殘，此時欲圖報復，惟有與日寇斷絕一切交易。抵制日貨，只是斷絕交易的一種辦法，此外還有兩種尚未為國人所痛快採行。一是不以人力賣結它，二是不以產品賣給它。現在日輪上的中國水手與日公司工廠中的中國買辦與工人，雖然有些激於愛國熱忱，宣布與日人斷絕關係，可惜還未澈底普及於全國日人所在地。至於日寇最近在中國購買的產品如棉花等，大都可用以在作戰時製造殺中國人的軍用品，如果大家都無形地相約不賣產品與它，它立刻在軍用品與製造品的原料上受着重大的打擊。我國既不能以武力向日本進攻，但這種經濟的進攻政策——斷絕一切交易，却是大可澈底採行，使日寇軍閥的侵略決心，先受一矢的創痛。

(乙) 如何應付國際援助渺茫難

靠的事實。

(1) 準備自身實力，打破專恃列強援助的迷夢。

國際聯盟之不能有助於弱小國家與美國之不能仗義干涉暴日，我在上已詳言之，現在政府完全倚靠國聯

聯，自己却不速速準備作戰實力，實是極誤國的辦法，日寇最近敢於向黑龍江進展，在天津幫助暴徒搗亂，就是窺破只要不過於妨害列強在華利益，它們是決不願因什麼聯盟與非戰的無聊條約，來將自己國家捲到戰爭漩渦裏。故我國此時惟有準備自身實力是抵抗日寇之比較可靠的方法。

(2) 宣布甯願奮鬥亡國不願蒙辱圖存的決心。

在國際間要想人家助我，必拿出點國格給人看看。列強幫助人不免要顧慮到結好甲國與取怨乙國之是否合算的。如果弱小國家毫無奮鬥向上精神，他們便認定扶不起的豬大腸，是一旦有事不能為己助的幫手，自然不願結一無用之友，而樹一可畏之敵。中華民族如果在此次國難中一掃向來泄沓苟存的無耻行動，向世界宣布奮鬥到底的決心，則一方面可以使他們起敬，認為中國大有希望，侵略既不可能，自然樂於轉向聯絡之途；又一方面可使他們生畏，因為覺得此次中日交涉若不得其平，勢必引起戰爭，甚至空前的世界戰爭。勝利如果屬日，將更橫暴而不可制，它們為本國打算，不縱

制止日寇於戰前，未始不可助我於戰後。如果自己國家且顧吃虧了事，則他人也只有繼日本來共分一杯羹了。

(3) 鼓舞民氣救國，激勵軍人守土以對抗日寇的威嚇外交。

強國外交以武力為先鋒，弱國外交以民氣為後盾；強國武力以攻人為能事，弱國武力以守土為原則。我們是個弱國，政府平時對於民氣極盡摧殘的能事，對於武力又完全用作擁護私人私鬥的工具，一旦國家有事，復不能鼓舞人民。合力救國，激勵軍人守土殉國，何怪兩月而失地萬里，國危而酣睡依然，又何怪日人以威嚇為對中國外交之惟一工具呢。我們在外交上是慣受威嚇的國家，所以帝國主義者也就慣行其威嚇，現在不受威嚇了，武人甯以身殉土，不願偷生而失寸地，黑龍江之尚得保存，這是抵抗主義的勝利，還是不抵抗主義的勝利呢；南京學生打外交官，各地學生組織義勇軍，這種事傳到各國，却引起了極大的注意，這是忍耐鎮靜的功用，還是不忍不靜的功用呢？事實具在，不待我來答覆了。

(4) 注意國際宣傳，運用外交手腕以

孤日寇的聲勢。

我國這幾年的外交可算糟糕極了。所謂公使，多數成了武人購買軍械的經紀人，所謂部長，也不過是政府招待外國人的一員差遣。明知日本對我國侵略的計劃遲早就要大暴發出來，而外交機關在國際間却毫無宣傳與運用的準備。例如田中侵略中國與打倒列強的奏摺，一經發覺，就立當譯成各國文字分送各國政府，何致等待他國報紙於最近始行披露以引起各國政府的注意。又國難將近兩月，日本除大使外，復陸續派員赴美疏通，而我國顏公使反在國內遲遲其行，至於新任的德公使，我們不見其使德，只見其使湘，使寧滬，並準備使四全會呢。美國態度的曖昧，德國態度的冷淡，原因雖多，這也不能不算是其一。我們雖明知國際援助不可靠，但不可不盡國家外交的能事，以障礙敵人的進行，建樹自己的聲援。

(丙) 如何應付黨治政府私鬥誤國的事實

(1) 取消黨治的政府建設民治的政府。自黨治政府在南京成立以來，國民

黨中長衫同志的火併乃愈演愈烈，這是因為他們認定政府為權利的大本營，為打倒北洋軍閥的報酬品，而「共患難易共安樂難」的原則，雖以同宗一總理，同奉一主義的同志，也不能逃脫它的鐵腕支配。於是黨中有黨，派復分派，或以封建主義的地域分，或以偶像主義的人物分，或以元老新舊的倫序分，或以左傾右向的趨勢分。數年以來，他們朝友暮敵，乍合還離，置國事於度外，等職守若兒戲，聚為煙瘴氣的人物，造成烏煙瘴氣的政府。四萬萬阿斗受此訓政的薰陶，無行者習與之化，而智勇辯力之士，乃悉被趨於反動之到。以此當國，要想免於內憂外患豈非夢語！所以要救治所謂「長衫同志」的私鬥誤國，惟有將政府開放為全民所有，一黨既不能藉以樹權謀利，則同志間的爭奪，自然減少，誤國的機會，自然可免了。

(2) 取消私人的軍隊建設國家的軍隊。國民黨長衫同志既以言詞心計為私鬥的工具，而武裝同志自然要以長鎗大砲為私鬥的憑藉了。利之所在，人樂趨之，文同志既以政權為對

象，於是武同志便以地盤爲鵠的。未有患無，既有患小，利害衝突，內戰乃起。這幾年國民黨武人所打的內戰，實在有聲有色，一天進步一天，何以故？因爲他們各有私兵幾萬，十萬，或二三十萬不等，隨時可以調來自衛，也隨時可以調去攻打其他同志，結果則被日本人看透了中國雖有一二百萬兵，却是專供內爭，不禦外侮的。此次國難之來與社會元氣的大傷，皆因國民黨只練私人的軍隊，不練國家的軍隊所致。今後要想救國，必將軍隊由私人轉到國家，要想免除國民黨武人私鬥以誤國，也非如此不可。

(3) 縮小地方的黨部，組織民意的機關。

國民黨的文武重要同志既大爭于上，隨從捧場的小同志自然要效尤於下了。古人說：『苛政猛於虎』，現在可說：『黨部猛于虎』。談起各縣市黨部成績，真可令人作嘔，也可令人痛哭。它們可以任意干涉分外的一切，却不能恪盡表率民衆的職守；它們今天貼打倒同志張三的標語，明天又發擁護李四同志的宣言，『一切權利屬於黨』，『吃苦頭的只是哀哀無告的順民。我們雖

不主張國民黨取消它的黨部，但確主張這種黨部的權力與範圍要大縮小而特縮小，只能算是一黨的一個宣傳機關，而不是一地方的一個作威作福的太上機關。現在民衆對於它們是毫無信仰可言，要想領導民衆共赴國難，惟有讓各地方自動組織一個真能代表民意的機關，來領導民衆做他們應該做的事。

(丁) 如何應付社會民衆麻木依然的事實

上面三個問題內所舉的十項建議，要想由今日黨治的政府在短期內自動地澈底地實現出來，那比登天還難，要想由社會少數人的提倡或督促，就使它完全接受，誠意奉行，那也是癡心妄想，所以惟一救國的希望是在於大多數的民衆一致起來監督它幹，或一致起來自動地幹。然而大多數民衆此刻都還在渾渾噩噩不識不知的境界，沒有人呼喚是不會覺醒的，沒有人領導是不會活動的。政府現在正利用這種渾渾噩噩以延其訓政命脈，那嗎誰人應負着這呼喚，這領導的責任呢？難道不是我們知識階級嗎？知識階級，廣言之，可以包括學者，文人，教職員與青年學生等，他們處在國難之

中，不但自己要盡其救亡禦侮的責任，還要能使全體都起來共負這個責任才行。茲且提出幾個辦法，以供知識階級從事喚醒民衆與領導民衆的參考。

(1) 凡屬智識的分子每天至少要在做事教書，或讀書中抽出一部分時間做口頭宣傳的工作。

(A) 口頭宣傳地點

這地點要普遍到社會各地，深入到社會核心，如鄉村，如工廠，如街市，如茶館酒肆，均要宣傳到，否則，大多數民衆對於國難仍然是毫無警覺的，仍然是不能發生極大力量的。

(B) 口頭宣傳的材料

以上所說關於國難事實及分別應付的方法，均應深入顯出地，真摯沉痛地說給一般民衆聽，教他們知道有起來幹的必要。

(2) 凡善文能畫的知識分子每天至少要抽出一部分時間做文字宣傳的工作。

(A) 文字宣傳的種類

這種類是很多很多：或利用現有的報紙刊物去投稿，或集合友朋新辦雜誌日報，週報，三刊，不定期刊，以及畫報等

等，盡量地輸送到能識字的同胞眼前。

(B)文字宣傳的資料。

同口頭宣傳的材料。

(3)凡富於資產及善於活動的知識分子，或自己捐出錢來，或每天抽點功夫去向各界捐些錢來以爲上兩項宣傳之用。

當此危局，而猶不願稍損私囊，試問國破家亡之後，尙有什麼存在！

(4)凡屬知識分子應盡量參加到社會種種救亡禦侮的組合以爲民衆的領導。

知識分子常有兩種毛病，一是好逸惡勞，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方針，一是自高身價，不屑與蚩蚩者氓爲伍。實則到了國難臨頭，你不做事，敵人却要多事，你擺架子，民衆就與你不生關係，還能宣傳什麼，領導什麼呢？

以上四種提議，如果能切實行之，則在短時期內即可將民衆喚醒起來，發動起來，形成一種極大的社會力量，可以監督政府，可以抵抗暴日，救亡禦侮的一切治標法，都要以此爲起點，願大家共同努力！(中篇完全未完)

祇有對日作戰纔能救亡

袁浩風

這次東北事變，當局因應付之無方及祇知屈服讓步，現在已達到最危險的境地。非戰條約固已成爲廢紙，國聯公約亦失其效力，政府衰微諸公當初認其爲『具體計劃與最後決心』的國際公約，今已一一失敗。試問衰微諸公更有何『具體計劃與最後決心』？又問除對日一戰外有何更好的具體計劃與更勇的最後決心呢？

不然，就是默認已成事實，讓暴日佔據東北以樹立其滅我中國的基礎，不然就是以武力收復失地，拯救我國一線的生機。舍此二條途徑外，別無第三條路可走。前者是亡國的死路，後者是救亡的生路。我們時至今日，祇有這條路可走。

自人類有史以來，沒有一個國家龐大有若中國者土地被人佔領而不知自衛者，也更沒有一個國家不經慘痛的戰爭而能救亡者。落後的非洲土人遇白種人侵襲時尙圖抵抗，所以在摩洛哥與的黎波里內地，迄今猶未被完全征服，時起戰爭。我人竟連非洲土人還不如嗎？

至於以戰爭救亡的國家，史例更多。一八三〇年比利時爲解除荷蘭的束縛，與戰數年而興國。希臘之得以脫離土耳其帝國也是一樣。一八五九年前撒丁王國以不及我國一省之大的國土，爲謀意大利的獨

立與統一，遂初則聯法以攻奧，繼則聯普以損斥奧國勢力於意大利半島之外。兩戰強奧而獨立。一八七六年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各羅與土耳其帝國慶戰二年後至柏林會議中獲得其獨立與自由。在歐戰後的新興國家如波蘭，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基，芬蘭，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那個沒有費鉅大之犧牲及血戰經年的呢？

最顯著者就是愛爾蘭土耳其的復興。愛爾蘭受美國壓迫已達七百餘年了。乃以民族靈魂未死，故不忘運動獨立。十九世紀雖有新芬黨的勇敢與努力，終未得實現其願望。一九一六年歐戰期間，以有機可乘，但以實力有限，苟與英戰，無殊螳臂當車，遂實行野戰法，與英慶戰五年之久。英終以疲於奔命，無法壓伏，遂於一九二一年承認愛爾蘭爲自由邦。

就是以『近東病夫』聞名的土耳其帝國到今日已建立一嶄新的少年土耳其。歐戰後，土以盟德而被敗，其由細爾福條約還受之負擔，不可謂不慘，且有比凡爾賽條約有過之而無不及者。乃幸有凱末爾將軍其人，率領健兒，與英希(希臘)聯軍血戰，大敗之。因此一戰，土耳其不僅一筆勾銷了細爾福條約加與之義務，甚至由一九二十三年的羅山條約頓變成了一個毫無外

力拘束的獨立國家。

以愛爾蘭而與英戰，以敗後的土耳其而與英希聯軍為敵，是無異驅侏儒而抗巨無霸，誰也預斷愛土必敗。然因愛土人民甚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及視死如歸的決心，所以終敗強敵。這可不是一個精神力量戰敗物質力量的明證嗎？

今日以我國之實力與暴日戰，容或有未盡完善之處。但是以暴日的實力與英國作比，而以我國與愛爾蘭，土耳其相比較，則我國的實力實遠超乎愛土之上。以愛土之力尚能敗英希，難道我們就不能敗暴日嗎？

國難中大學教育應有兩大改造

王恩懋

A. 學校課程上的改造 B. 學生態度上的改造

關於救國和讀書的問題，劉天予先生在本刊上論之頗詳（見本刊第四期痛關幾種似是而非的救國論調），其言曰：「誠然不錯，青年一切的智能均尚未臻成熟之境，大器晚成，所以他們担負救國的責任在將來，目前要緊的責任在求學，不求學便不能救國。然而這種論調，如果發之於歐美常態的國家，則是對的，如果拿來指導今日的中國青年，則大錯而特錯。今日的中國是什麼樣的中國？是日本來搶我同胞所恃以託足圖存的土地的時候，來蹂躪

所以對日作戰決勝負的標準，是精神問題。祇要我們人人有決死之心與犧牲之志，則一月不成，繼之以一年，終有將暴日戰敗的一日。而為摧毀此強敵，也祇有實行野戰法為最宜。

由史實上看起來，由現在我國情形看起來，並非絕對無力以與日戰，也非國人無決死之心以與日戰，實因當局之愚鈍庸懦，甯願國亡，依戀祿位，而不願對日作戰。然而由史實昭示我的教訓，祇有對日作戰纔能救亡，纔能出我國於現時之危境。不然，不僅東北三省淪為異族而已，就是山海關以內亦將不保。

我同胞所恃以立國自衛的主權的時候，來屠殺我們同胞所恃以團結禦侮的身手的時候。……目前全國青年惟有從速武裝起來，預備與日寇廝殺，爭向前敵，競為國殤，為人類留正氣，為未死同胞爭萬一生存之機會。故就目前日寇侵入國土之時，全國青年只有執戈衛國，求將來生命與讀書的機會，決不是埋頭讀書，可以解除目前亡國亡家的危難的。……一劉先生的這種主張，完全是說，現在欲救中國，青年就不該還是埋頭讀書，須要全體武裝起來去和日本拼命，從這中間求得讀書的機會。

救國的急不容緩，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所以我對於劉先生那種「急起救國」的論調，在原則上是可以贊同的，不過，他所主張的方法，頗有值得討論的價值，因為我們知道，若照劉先生的辦法，叫全國青年，馬上都不要讀書，大家去拿了槍同日本人拼一個死，這事，我覺得非但實行不易，但即使做到了，事實上恐也不會發生多大的效力，只是把大批的青年犧牲了，豈非太不經濟呢！

那麼，照樣的讀書嗎？這又不行。因為讀書與救國，這兩件事，在實際上好像是根本突衝的，一讀了書，往往有不能再來救國的危險。顯著的例子，就是像最近的交大，據說他們校裏，因為要恢復讀書之故，對外就退出了本市反日救國的集團，與學聯斷絕往來，對內就宣告停止一切的救國運動，而全國各大學，自實行復課以後，對於抗日救國的運動，也好像有些煙消雲散了。

專門救國嗎？不行。專門讀書嗎？也不行。那麼如何是好？這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現在，據我個人的意見，救國當然是重要的，而讀書也很重要，在這國難臨頭的時候，我們總須想法把救國和讀書兩事，使他不相衝突，而且要向一直線進行，或即把兩事打成一片，合為「救國即是讀

書」，不過，要實行這種主張，我們從現在的大學課程和大學學生兩方面看來，都應該有一個急切的改造。

A. 大學課程性質上的改造——即是由通常的轉而為救國的。我們若問，「人類為什麼要教育？」一言以蔽之曰：「起於需要，需要一種適應環境的知識和技能。」人類的環境常變，各時代的需要不同。所以教育的內容和方法，也須隨時改變。現在的中國是什麼時代？是國難當頭的時代，現在的中國，是什麼環境？是國難臨頭的環境。國難要救，上面已經說過，這是無容疑義的所以一種救國的教育，就應着中國時代和環境的需要，而急切地應當發生了。

我們知道，中國以前和現在所奉行的那種常態國家的教育，在目前已是不適用了，不過，教育的實施，方面頗多，根本的大計，還須有待於學者們的詳細探討，切實釐訂，像我末學，實在不敢造次胡說。而現在大學中的課程一項，我認為無論如何，總須先行加以改造。

我認定現在大學中所設的課程，應該是與救國工作相連一致，絕對不可有絲毫的衝突，因為不是這樣，學生就會覺得救國不能讀書，或讀書不能救國的。我們看了上面交大的實例，自不難可以明白了。然而，怎樣才能使校中的課程能和救

國工作相連一致呢？我想不外下列兩途：

(一)儘量減少不合時代的課程和添設救國的課程；

(二)儘量把原有課程的性質改變，增加救國教材。

關於第一層，現在我見許多大學，他們往往於原有課程之外，添設幾門救國的課程，名曰加緊工作，此種辦法，我覺得實在不妥，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知道，在學中各學生選課的時間，是不相一致的，則這種訓練，當然難於普及，同時一人的精力有限，他除了每日原有工作之外，究竟能不能加緊？這也是值得我們的注意，所以我對於這種添設課程的敷衍辦法，不能贊同，而主張將原有不合的課程，加以裁減，另外添設一種救國的課程。

不合時的課程有那幾種呢？這自然要看各校的情形而有不同了，但顯著的，即如那些所謂「墨子研究」「文心雕龍」「英文修辭學」「拍拉圖研究」……等等，這些無關緊要的東西，我實在看不出他研究了以後，究於東北的問題，有什麼裨益，所以我就主張把他儘量減少，而加入一種「日本研究」「國際聯盟」「東北四省研究」……等等的救國課程。

關於第二層，現在各大學的課程中，有許多原設的課程，在名目上或者可以不必加以改變，只因他們現在所用的材料

，大都不能切於目前的救國，所以我主張將這種課程的內容和性質，要儘量改變，把教育的目標，移轉到救國的旗幟之下。

現在讓我舉出幾個實例來說吧：譬如我們同樣學「中外地理」，我們姑且把澳洲的山脈和非洲的沙漠等問題暫時擱下，而先把東北四省和日本的地理，研究一個明白。同樣學「法律」，我們姑且把「羅馬法」「法國人權宣言」等問題暫時擱下，而先把「國際聯盟的章約」，研究一個明白，不使十三對一為不生效力的表決而認為狂喜。同樣學「經濟」，我們姑且把「先秦經濟思想」「生產消費的法則」等問題，暫時擱下，而先把「對日經濟絕交的關係和方法」，研究一個明白。同樣學「化學」的，我們姑且把理論的問題，暫時擱下，而先把「抵貨以後中國所需要的化學物品」，研究一個明白。……

我想，假使有某一只大學，他能把我上面所舉的辦法，將課程改變了，那時，讀書與救國，實在就是一事，同時若還加上嚴格的軍事訓練，作一種作戰的準備，這種救國，或是最適宜現在的中國吧。

B. 大學學生態度上的改造——由傳統的書本的而轉為救國的。大學的課程，雖然改變了，假使大學生的態度，依然不變，則實施起來，仍是要發生阻碍的。我現在仔細觀察現在大學學生，都有下列數種

謬誤的觀念：

(一)以為讀書必須要在講堂，且必須要依原來的法則的；

(二)以為讀書只有讀課本；

(三)以為讀書是預備將來的生活。

因為有了上列的第(一)(二)兩條理由，所以他們往往認聽講「東北問題」，或出外宣傳，都不可以當作讀書看，又因為有了第(三)條的理由，所以他們當在受軍事訓練時，就要想將來日本撤兵了，我們還用得着這些嗎？於是，他們覺得這些這些，都沒有意思，而不高興幹了。其實，此

論經濟絕交足制日本之死命

楊人偉

(從兩國對外貿易之相互關係上看)
對日經濟絕交已成為我國反抗日本侵

略的傳統政策了，但在事實上究竟能給日本多大損失呢？過去幾次絕交的失敗，我

是大錯。杜威先生說得好，『教育即是生活』。又說：『我們假使能夠把現在的環境適應得相宜，那麼孫於將來的環境，也就一定會得適應。』我們聽了這幾句話，那麼，對於我們所懷想的那些，還站得住嗎？所以我現在要奉勸一般的大學學生，你們切實地認清你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和環境，負起你們的責任，又根據了教育即生活的原理，確定你們的救國工作，即是你們現在所需要的教育，也就是你們生活的整個的全部。你們如其不願做日本人的亡國奴，就非快趕的一致起來救國不可！

們是自己不能不承認的，不過在兩國經濟的關係上來看，若是我國有毅力的堅持下去，實不失為膺懲暴日的有效方法，今試從兩國對外貿易的相互關係上來看，即可窺見一斑。

一、日本對外貿易之不能與世界各國競爭 日本現在國勢，雖然已發達到了工商立國的地步，但是因其後於列強諸國，一切發達尚未臻於與各國分庭抗禮的程度，所以其工商貨品，縱有進步，然亦須利用其自己關稅牆壁政策的保障，纔可以完全驅逐舶來品於其自己領域之外，但是若說到進一步要蠶食到列強的領域以內去，現在尚非其時，我們來看日本對外貿易各國的輸出入表就明白了：

日本對外輸出入國別表 (見日本一九二九年之國民年鑑)

國名

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

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

| 國名 | 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 | | 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 | |
|-----------|--------------|-----------|-------------|-----------|
| | 輸 出 | 輸 入 | 輸 出 | 輸 入 |
| 一、亞細亞洲 | | | | |
| × 中 華 | 四二一、八六一千元 | 二三九、四一〇千元 | 二三四、一八三千元 | 二二六、〇三四千元 |
| ○ 關東州(東北) | 九九、六〇六 | 一五七、〇三三 | 九一、二七〇 | 一三二、四四七 |
| × 香 港 | 五二、九七三 | 一、四二六 | 六六、五二八 | 一、五九八 |
| ○ 英領印度 | 一五五、九五— | 三九一、一三六 | 一六七、五八〇 | 二七〇、五九二 |
| × 海峽殖民地 | 四一、四九七 | 三九、八七二 | 三六、六五七 | 三五、八七三 |
| ○ 荷領印度 | 七四、七五四 | 一〇三、〇七七 | 八二、五八一 | 一〇三、七七五 |

| | | | | | |
|-----------------|--------|---------|-----------|---------|---------|
| 三、北亞美利加洲 ○美國 | ○法領安南 | 六、二〇六 | 二四、五一九 | 五、八七三 | 三三、一七九 |
| | ○俄領亞洲 | 五、二九九 | 二三、八八三 | 七、七七六 | 二四、五二六 |
| | ×菲律賓 | 二七、八二一 | 一八、七五四 | 三二、八三四 | 一七、八四一 |
| | ○暹羅 | 九、二七〇 | 一四、三五八 | 一一、一四六 | 二二、二六〇 |
| | ×其他 | 八、一七三 | 四、一四八 | 八、一〇一 | 四、七八一 |
| | 共計 | 九〇三、四一五 | 一、〇一七、五八一 | 八四四、五三四 | 八七二、九一〇 |
| | 二、歐洲 | ○英 | 一七〇、二七四 | 六四、九二九 | 一五三、二七一 |
| | ×法 | 四二、四一一 | 二四、五四五 | 五四、〇四五 | 二七、三三一 |
| | ○德 | 八、一三一 | 一四、二二〇 | 一〇、六一二 | 一三一、三九〇 |
| | ○比利時 | 一、一六八 | 二四、二四〇 | 二、二〇五 | 一四、三一八 |
| ○奧 | ○意大利 | 五、二五一 | 六、七四六 | 三、八六五 | 六、三二七 |
| | ○瑞士 | 四九五 | 二一、八一九 | 一、四一六 | 一八、〇九三 |
| | ○奧 | 三五二 | 三、二八五 | 二七三 | 二、八五七 |
| | ○巨哥斯拉夫 | 五 | 五六〇 | 五 | 二、八〇五 |
| | ○荷蘭 | 二、四九六 | 四、七二六 | 三、三八七 | 三、九八一 |
| | ○瑞典 | 四六八 | 一三、九四六 | 四九七 | 一〇、八八九 |
| | ○挪威 | 二八 | 五、二六三 | 五九 | 四、二一四 |
| | ○俄 | 四 | 七九三 | 八六九 | |
| | ○波蘭 | 二、五〇一 | 二、二八四 | 七 | 七、五七三 |
| | ○西班牙 | 九五〇 | 一、〇四九 | 八三六 | 一、三六三 |
| ×土耳其 | ×丁抹 | 六〇八 | 四四〇 | 一、三八八 | 八三四 |
| | ×土耳其 | 四、二三四 | 四八三 | 二、九四七 | 三〇一 |
| | ○葡萄牙 | 八 | 一二九 | 五 | 四一九 |
| | ×其他 | 八〇八 | 四九二 | 五三八 | 一九〇 |
| | 共計 | 一二九、四二〇 | 四一六、三〇三 | 一四七、八九二 | 三八七、七三九 |
| ○美國 | 共計 | 八六〇、八八〇 | 六八〇、一八五 | 八三三、八〇四 | 六七三、六八五 |

○加拿大
 ×墨西哥
 ○古巴
 ×其他
 共計
 四、南美洲
 ×秘魯
 ○智利
 ×
 ×
 ×其他
 共計
 五、亞非利加洲
 埃及
 好望角殖民地
 其他
 共計
 其他各地
 ○澳洲
 ×新西蘭
 ×布哇
 ○其他
 共計
 ○暫設場
 ○不詳

二四、七五三
 一、一四五
 七一二
 二、六〇九
 八九〇、一〇二
 六三、九二八
 一三九
 一〇、六四六
 五九七
 七五五、四九八

二七、四〇一
 一、二六五
 一、〇六一
 三、二一五
 八六六、七四八
 五五、六六九
 一九
 一〇、三一〇
 二八七
 七三九、九七二

一、九五一
 一、九二六
 六、三三三
 一、五九七
 五、〇二二
 一六、八三一
 一七四
 八、六九〇
 二、四九六
 一五二
 四三〇
 一一、九四三

一、二二二
 二、〇六三
 九、五二八
 一、二五〇
 六、八一九
 二〇、八八六
 一六八
 七、八六八
 二、〇〇三
 二九四
 一四三
 一〇、四七七

二三、〇九八
 一〇、七四一
 九、三一五
 四三、一五四
 八、四一〇
 四一、二八六
 三一、九五八
 九一六

二九、〇〇六
 一一、六四〇
 一〇、五八八
 五一、二三四
 一〇、六八五
 三六、四〇一
 二四、六三三
 一、〇八二

五一、六一一
 二、九四五
 六、七〇〇
 五四五
 六、七〇〇
 一四〇
 一二八、三九六
 六九〇

五〇、五六六
 三、三四七
 六、八九四
 二二四
 一〇四
 一二三、八四〇
 四二〇

六、八〇二
 五四五
 一三三、一七二
 二、九四五
 一、七二五
 九八三

六、八〇二
 二二四
 一三三、一七二
 二、九四五
 一、七二五
 九八三

註×表示日本對外國出超

○表示外國對日本出超(即日本入超)

年日本計入超三萬三千二百七十五萬七千元，在次年尙未入超一萬八千六百八十三萬六千元。再從上表看來，日本對外出超祇有南北美洲，然其出超之數尙祇能抵補對亞洲及澳洲等處之入超，其於歐洲每年約有二萬萬元以上入超之數，除了拿出存儲在外國的金幣填補外，是沒有別的辦法的，在此我們當然知道日本之對於歐洲爲入超國，毫無疑問地是日本工商業比不過歐洲工商業先進的國家，不獨不能比過，有時日本還要從歐洲輸入工業品，因爲那些貨品是日本國民日常所必需的，此日本不能與世界各國競爭證據之一，再則以日本近來之輸出入貿易表一看亦可以知道日工本商是敵不過各列強的：

共計

| | | | |
|---------|-----------|---------|-----------|
| 二四一，三〇〇 | 二，〇三一，一〇〇 | 八四五，三〇〇 | 三，一〇七，二〇〇 |
| 六六四，二〇〇 | 八四五，三〇〇 | 三二五，三〇〇 | |
| | | | |

千元

然而機會畢竟祇有一刻兒的停留，日本賺錢的黃金機遇，在一九一九年遂隨着巴黎和會的鐘聲而消逝了，我們不看日本在一九一九年以後十年間的貿易狀況嗎？

年代

內地之入超額

包含台灣朝鮮之入超額

| | | | |
|-------|-----------|-------|---------|
| 一九一九年 | 七四，五八七 | 一九一九年 | 一七九，一四九 |
| 一九二〇年 | 三八七，七八〇 | 一九二〇年 | 四八六，二四一 |
| 一九二一年 | 三六一，三一七 | 一九二一年 | 四三三，二二二 |
| 一九二二年 | 二五二，八九五 | 一九二二年 | 三三七，五六二 |
| 一九二三年 | 五二四，四八〇 | 一九二三年 | 六二二，三七四 |
| 一九二四年 | 六四六，三六七 | 一九二四年 | 七二五，六一二 |
| 一九二五年 | 二六七，〇六八 | 一九二五年 | 三五六，六三七 |
| 一九二六年 | 三三二，七五六 | 一九二六年 | 四四四，六〇三 |
| 一九二七年 | 一八六，八三七 | 一九二七年 | 二九三，八〇九 |
| 一九二八年 | 二二四，三五九 | 一九二八年 | 三三四，八〇九 |
| 共計 | 三，二六八，四四七 | 共計 | 二一四，一〇〇 |

我國從此表看來，日本在此十年間輸

被各工商先進國家踢出黃金之國，而仍返

說，即是日本資本主義想要蠶食歐洲資本

入超過總額達四十二億圓之鉅，平均每年
要入超四億二千萬圓，超起在歐戰中所發
的一筆橫財算來，尚要差十一億元之數，
此無他，因為在一九一九年以後歐洲大戰
停了，各工商先進國家的戰士已由戰場
重行回到工廠和商店來了，且爲着要救他
們戰後經濟的恐慌，拚命在那裏恢復他們
原來有的生產力和已獲得的市場，于是在
歐戰中曾爲一代幸運兒的日本，惟有一脚

其年年要付出四億元以上超入額的窮境了
，從此已可知日本與歐洲各工商先進國家
來作經濟鬥爭是不夠資格的。此日本對外
貿易相互關係上可特別注意之點。但是日
本的商品，又找誰作牠的顧客呢？在後面
就會要回答這問題。
II中日兩國出超入超在各自對外貿易
上之明互關係 我們在前面已經明了日本
資本主義是敵不過歐洲資本主義，換句話

主義的市場，除了還有歐洲大戰那樣機會
的再現外，日本每年是祇有孝敬歐洲資本
主義國家幾萬萬元的入超額的，但是日本
對各工商先進國家歷年來被他們剝削了多
少膏血以去呢？看了下面自明治二年至昭
和三年六十一年間的貿易總額表，其被剝
削之可憐，也不禁要替牠灑同情之淚！

日本六十一年間輸出入貿易表

| 年次 | 輸出 | 輸入 | 合計 | 輸出 | 輸入 | 輸出 | 輸入 |
|-------|--------|--------|--------|-------|-------|------|------|
| 明治二一六 | 一六、八一六 | 二六、一四四 | 四二、九六一 | 九、三二八 | 〇、五〇〇 | 〇、七九 | 〇、八〇 |
| 七一二 | 二二、九九五 | 二七、五三九 | 五〇、五三四 | 四、五四四 | 〇、六七〇 | 〇、八〇 | 〇、八〇 |

均 平 年 一 間 年 五 每

| | | | | |
|--------|-----------|-----------|-----------|--------|
| 二二一六 | 三三、三三三 | 三一、七三三 | 六四、〇五六 | 五二 |
| 一七一二 | 四七、六一九 | 四〇、二七二 | 八七、八九二 | 七、三四一 |
| 二二一六 | 七七、六三二 | 七五、四八八 | 一五三、一二〇 | 二、四四 |
| 二七一三 | 一四〇、八五六 | 二〇五、三七一 | 三四六、二二八 | — |
| 三二一三六 | 二五三、九七七 | 二八七、三七六 | 五四一、三五四 | — |
| 三七一四一 | 三九二、三四九 | 四五二、九〇〇 | 八四五、二五〇 | — |
| 四二一六正二 | 五一六、三五九 | 五六四、六七三 | 一、〇八一、〇三三 | — |
| 大正二一七 | 一、二三一、六八〇 | 九三六、二二八 | 二、一六七、九〇九 | 二、五、四三 |
| 八一一二 | 一、七四一、九七七 | 二、〇四六、五五七 | 三、七八八、五三五 | — |
| 一三一昭和三 | 二、〇六五、三〇六 | 二、三九五、三一五 | 四、四六〇、六二一 | — |
| 昭和元年 | 二、〇九八、一二八 | 二、四三五、五〇四 | 四、五二三、六三二 | — |
| 二年 | 二、〇四四、一二八 | 二、三七、八四一 | 四、二六一、九六九 | — |
| 三年 | 一、九七一、九五五 | 二、九六、三一四 | 四、一六八、二〇七 | — |
| 四年 | 一、八一七、一二一 | 一、九二〇、三六八 | 三、七二七、四八九 | — |

(註)昭和三年以後特別品輸入不計，四年計至十月止，朝鮮台灣庫頁關東州南洋各地之輸移出入不計。

在此六十一一年間，外國對日之貿易總額輸出合計為三百二十七億九萬萬元，輸入為三百六十六億七千萬圓，出入相抵，

韓光第之死(三幕悲劇)

侯 曜

第二幕

時間：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地點：札蘭諾爾

佈景：東北陸軍第十七旅在前敵之旅司令部。一個大營幕，幕後為山林，隱隱望見煤窩，幕之左右有掩蔽之

由此可知日本被各列強侵略了三十八億八千萬元以去了，其中雖有一部分或為公司之設備或為工場之機械而尚存留，沒有全部消耗以盡，然而此鉅額之現金則皆流入於各列強之囊中了：(未完)

防禦工事。營幕門廠開着，門口插着一面旅司令部的軍旗。

人物：(以登場先後為序)傳令兵甲，韓光第，礦工代表甲乙二人，魏長林(十五旅的旅副)，張副官長，共產黨，參謀長，護兵四人。

| | |
|--------|--------|
| 〇、八九 | 〇、八七 |
| 〇、二三 | 一、〇五 |
| 一、九一 | 一、八五 |
| 三、三〇 | 四、八一 |
| 五、五九 | 六、三三 |
| 八、一一 | 九、三六 |
| 一〇、一〇 | 一一、〇四 |
| 一二、一一 | 一六、八一 |
| 一三、〇四 | 一五、九五 |
| 一四、六六 | 一四、〇八 |
| 一五、三七 | 一三、三四 |
| 一六、七三 | 一六、一七 |
| 一七、三三 | 一七、三七 |
| 一八、四一 | 一八、四一 |
| 一九、五八 | 一九、五八 |
| 二〇、〇九 | 二〇、〇九 |
| 二一、〇五 | 二一、〇五 |
| 二二、〇五 | 二二、〇五 |
| 二三、〇五 | 二三、〇五 |
| 二四、〇五 | 二四、〇五 |
| 二五、〇五 | 二五、〇五 |
| 二六、〇五 | 二六、〇五 |
| 二七、〇五 | 二七、〇五 |
| 二八、〇五 | 二八、〇五 |
| 二九、〇五 | 二九、〇五 |
| 三〇、〇五 | 三〇、〇五 |
| 三一、〇五 | 三一、〇五 |
| 三二、〇五 | 三二、〇五 |
| 三三、〇五 | 三三、〇五 |
| 三四、〇五 | 三四、〇五 |
| 三五、〇五 | 三五、〇五 |
| 三六、〇五 | 三六、〇五 |
| 三七、〇五 | 三七、〇五 |
| 三八、〇五 | 三八、〇五 |
| 三九、〇五 | 三九、〇五 |
| 四〇、〇五 | 四〇、〇五 |
| 四一、〇五 | 四一、〇五 |
| 四二、〇五 | 四二、〇五 |
| 四三、〇五 | 四三、〇五 |
| 四四、〇五 | 四四、〇五 |
| 四五、〇五 | 四五、〇五 |
| 四六、〇五 | 四六、〇五 |
| 四七、〇五 | 四七、〇五 |
| 四八、〇五 | 四八、〇五 |
| 四九、〇五 | 四九、〇五 |
| 五〇、〇五 | 五〇、〇五 |
| 五一、〇五 | 五一、〇五 |
| 五二、〇五 | 五二、〇五 |
| 五三、〇五 | 五三、〇五 |
| 五四、〇五 | 五四、〇五 |
| 五五、〇五 | 五五、〇五 |
| 五六、〇五 | 五六、〇五 |
| 五七、〇五 | 五七、〇五 |
| 五八、〇五 | 五八、〇五 |
| 五九、〇五 | 五九、〇五 |
| 六〇、〇五 | 六〇、〇五 |
| 六一、〇五 | 六一、〇五 |
| 六二、〇五 | 六二、〇五 |
| 六三、〇五 | 六三、〇五 |
| 六四、〇五 | 六四、〇五 |
| 六五、〇五 | 六五、〇五 |
| 六六、〇五 | 六六、〇五 |
| 六七、〇五 | 六七、〇五 |
| 六八、〇五 | 六八、〇五 |
| 六九、〇五 | 六九、〇五 |
| 七〇、〇五 | 七〇、〇五 |
| 七一、〇五 | 七一、〇五 |
| 七二、〇五 | 七二、〇五 |
| 七三、〇五 | 七三、〇五 |
| 七四、〇五 | 七四、〇五 |
| 七五、〇五 | 七五、〇五 |
| 七六、〇五 | 七六、〇五 |
| 七七、〇五 | 七七、〇五 |
| 七八、〇五 | 七八、〇五 |
| 七九、〇五 | 七九、〇五 |
| 八〇、〇五 | 八〇、〇五 |
| 八一、〇五 | 八一、〇五 |
| 八二、〇五 | 八二、〇五 |
| 八三、〇五 | 八三、〇五 |
| 八四、〇五 | 八四、〇五 |
| 八五、〇五 | 八五、〇五 |
| 八六、〇五 | 八六、〇五 |
| 八七、〇五 | 八七、〇五 |
| 八八、〇五 | 八八、〇五 |
| 八九、〇五 | 八九、〇五 |
| 九〇、〇五 | 九〇、〇五 |
| 九一、〇五 | 九一、〇五 |
| 九二、〇五 | 九二、〇五 |
| 九三、〇五 | 九三、〇五 |
| 九四、〇五 | 九四、〇五 |
| 九五、〇五 | 九五、〇五 |
| 九六、〇五 | 九六、〇五 |
| 九七、〇五 | 九七、〇五 |
| 九八、〇五 | 九八、〇五 |
| 九九、〇五 | 九九、〇五 |
| 一〇〇、〇五 | 一〇〇、〇五 |

(開幕時，韓光第正坐帳內看軍用地圖，一傳令兵入)

傳令兵甲 (向韓為禮後報告) 報告旅長，外面有兩個煤窩礦工的代表求見旅長。

韓光第 (沉思一會兒) 你領他們進來罷。

傳令兵甲 是。(為禮下)

韓光第 (從營帳裏走出來，向煤窩處眺望，對勤務兵甲說) 請十五旅派來聯絡的魏副旅長來！

勤務兵甲 是。(為禮下)

(傳令兵領礦工代表甲乙上場，三人俱向韓為禮後，傳令兵下。)

礦工代表甲 我們今天來向旅長報告一件重要的事情。

韓光第 什麼重要的事情？你們盡量說罷！

礦工代表甲 自從俄國的兵到我們這裏之後，時常向我們的煤窖放大砲，打死了我們的工人很多，前一個多星期，又用水來把第九場淹了，可憐淹死了我們一千多的工友，今天我們來向旅長請求，替我們的工友報仇，並保護我們。

韓光第 替你們報仇是應當的，我們軍人，不只應該替你們報仇，實在是應該替國家報仇，不但應該保護你們，實在應該保護我四萬萬的同胞。

礦工代表乙 那些俄國大鼻子，平常騙得真利害，他們口口聲聲的向我們說：『你們工人是我們的同志，我們是愛護工人的，保護工人的，我們的俄國纔是你們工人的祖國，你們應當不要你們的國家，應當聽我們的指揮，因為工人是沒有祖國的。』誰知他們一來打我們的中國，就首先打我們工人，殺我們工人，用水來淹死我們工人，他們所說的話，簡直是放屁！

韓光第 他們那句『工人無祖國』是騙人的話，就是騙各國的工人不要他們自己的國家，得不着國家的保護，他

們纔好利用工人來作他們的走狗，他們這一次完全把假面孔露出來，我想不只你們覺悟受騙，就是全世界的工人也應當覺悟了。

礦工代表甲 旅長的話，一點兒不錯，他們騙我們不要愛國，但是他們在煤窖做工的俄國工人，却天天的講愛他們的俄國。自從昨天起，他們罷工之後，就用種種野蠻的手段來強迫我們中國工人也和他們同樣的罷工，我們不願做賣國賊，不願做亡國奴，誓死也不答應他們。他們就打我們。起先我們還以為俄國的兵，待我們不好，害國的工人，待我們一定很好的，誰知他們的野蠻不講理和俄國兵是一樣的。

韓光第 你們不肯跟隨他們一起罷工，你們實在是愛國的工人，因為中東鐵路的煤，完全是由你們的煤窖供給的，他們罷工的原因就是想斷妨礙中東鐵路用煤的供給，停頓交通，妨礙我們軍事上的運輸。

礦工代表乙 報告旅長！我們受俄國大鼻子的氣，受夠了，我們全體工人決心投軍，把那些俄大鼻子殺一個乾淨，我們今天來，是代表全體工人請求旅長收編我們。

韓光第 他們工人的愛國熱誠，我十分的欽佩，但是救國的途徑很多，不

一定只有投軍纔能救國，我以為你們現在維持煤窖，比投軍還來得重要。因為交通是戰爭的命脈，而燃料又是交通的命脈，所以我勸你們還是好好的在煤窖做工。

礦工代表甲 我們是很願意聽旅長的話的，但是那班俄國的工人阻止我們做工，怎麼辦呢？

韓光第 我以兵力來幫助你們，保護你們，你們放胆做去罷！

礦工代表甲 有旅長幫助我們，保護我們，我們當然可以放心了，可見到了生死的重要關頭，只有我們自己的同胞最可靠，只有我們自己的國家最可愛。

韓光第 你的話說得很對，請你們二位回去對他們說，隨時隨地愛國，隨時隨地團結，隨時隨地盡責，就是救國的唯一方法。

礦工代表甲乙 是。（向韓為禮，下。）
勤務兵甲 （上場，向韓為禮後報告）報告旅長，魏副旅長到。

魏長林 （上場，向韓為禮。）

韓光第 （對魏長林說）長林！你替我到陣地去詳細的視察一下，凡有工事薄弱的地方，就極力構築堅固。因為札蘭諾爾這個地方，和俄國交界，距離拉巴該圖不過三十華里。此地是中東鐵

路哈滿線終點的第二站，並且有著名的煤礦在這裏，中東鐵路的煤，大半是由這裏的煤窯供給的。札蘭諾爾這個地方，是軍事上所必爭之地，如果給敵人占據了，一可以截斷滿洲里方面的聯絡，二可以使中東鐵路缺乏燃料，阻礙交通，這個地方既然這樣重要，我們防禦工事，非格外的堅固不可。

魏長林 報告旅長！本旅自從海拉爾開到這裏來，已經一個多月，防守的工事，已經做成十分之八九，我們應當留心防備敵人在我們的工事未完成以前就來攻擊。

韓光第 你的所料，正和我的一樣。你去視察陣地的時候，傳令他們加意警備

魏長林 是！（爲禮下）

張副官長（上場，向韓爲禮後報告）報告旅長！本旅騎兵捕獲破壞鐵道的中國共產黨一人，現已送到旅部，請示旅長，怎樣處置？

韓光第 把他帶進來，我親自審問他。

張副官長 是（爲禮下）

（一會兒，兩個勤務兵推着共產黨人隨張副官長上）

韓光等（審問那共產黨員）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共產黨員 我姓我，名叫你他。

韓光第 胡說！快把你的真姓名說出來！

共產黨員 我的真姓名，就叫做我你他。

韓光第 你是那裏人？

共產黨員 我是中國人。

韓光第 他既是中國人，爲什麼不愛中國，甘心做賣國賊去幫助俄國？

共產黨員 我雖是中國人，但是我的心中

只知道有俄國。

韓光第 俄國待你有什麼好處？

共產黨員 好處太多了，我沒有錢，俄國就拿盧布給我。我沒有老婆，俄國就送一個金髮的美人給我。我沒有……

韓光第 得了！不用再說了！你爲了盧布

與女人，就不惜加入共產黨來殺人放火擾亂自己的父母之邦。你的良心在那裏？

共產黨員 我們是不講良心，不顧父母，不要國家的人，我們只知道共產。

韓光第 共產於你有什麼好處？

共產黨員 你有錢，我來共，我有錢，自己用。這就是共產的好處。

韓光第（冷笑）哼！像你這種還沒有明白

共產究竟是什麼東西，就輕輕的把性命白送了的人，真是可惡又可憐！來！我告訴你罷！共產主義是馬克斯所創的一種錯誤的經濟學說。這種主義

，完全不合中國國情。因爲中國現在是個無產的國家，應當提倡生產，不能提倡共產。因爲有產纔能說共，本來就無產，拿什麼來共。現在中國的共產黨人，不但不明白這種道理，更用殺人放火的手段，擾亂社會秩序。中國人的生產變成破產，這真是中國的國賊。我今天在沒有拿你去斃槍之前，讓你明白了，也免得你死了還是做一個糊塗鬼！

共產黨員 我一時糊塗，走錯了道，請旅長可憐饒我一命罷！（跪下哀求）

韓光第 不是我不肯饒你，實在是國法不能饒你。

共產黨員（跪在地下，向韓叩頭）俄國人一個月用十幾塊的盧布，就買了我的性命，實在是太不值了！求旅長饒了我的一條狗命罷！

韓光第（揮手對勤務兵說）把他推出去斃了！

（共產黨員放聲大哭，勤務兵二人推之下。）

張副官長 共產黨實在是令中國亡國滅種的惡魔。我們軍人應用全力去撲滅他

韓光第 我們軍人在邊境上直接抗俄，就是間接反共。抗俄反共，就是目前中國人民之最重要的工作！

(台後三聲槍響，一會兒勤務兵甲上場)

勤務兵甲：報告旅長！犯人已經辦了。

(爲禮下)

韓光第 (點頭) 唉！中國的青年誤入歧途，實在是國家的重大損失！

參謀長 (上場，與韓爲禮) 報告旅長，告本旅官兵的訓令已經擬好了，請旅長畫行！(說畢以稿給韓)

韓光第 (接稿看了一會兒) 這個命令，大體已經擬得很好。不過對於「不勝惟一死」，失敗恥偷生」這兩句話的精神還應該特別的發揮一下，(仍將原稿交還參謀長。)

秘)是。
韓光第 我昨晚做了一首激勵士氣的歌，你替我製一個譜罷。

參謀長 旅長的歌做，不能用一個現成的譜嗎？

韓光第 詞我把歌念給你聽，你能找出合我的歌詞的現成樂譜也很好。

參謀長 請旅長念給我們聽罷！

韓光第 好，我念，你記起來罷，(念歌

國事千鈞重，頭顱一擲輕。昂藏七尺漢，怕死不當兵。策馬衝鋒去，踏破敵人營。笑臥沙場上，千秋萬歲名。

參謀長 (用日記記畢，默想了一會兒)我

想起一個很好的樂譜，可以合旅長的歌詞。

韓光第 好！請你唱給我聽聽！

參謀長 (唱歌，歌譜見後，歌完了，向韓說話) 旅長聽這個譜要得嗎？

韓光第 很好！很能表示出一種悲壯的精神。

傳令兵甲 (匆匆下，爲禮後，報告) 報告旅長！十三團來電話報告滅赤山後發現敵人的兵約一團向我陣地前進。

韓光第 (揮手令傳令兵下，對參謀長說) 我預料這一兩天，必有大戰，今天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你替我打電話去告訴何團長，我們甯可將我們的尸體疊成一座尸域，我們甯可把我們的碧血流成一條血溝，也要阻止敵人的鐵蹄來蹂躪我們的寸土！

參謀長 是！(爲禮上)

傳令兵甲 (又匆匆上，爲禮後報告) 報告旅長！第六團來電話報告敵人步兵約兩團於飛機，重砲，坦克車掩護之下，向我札蘭諾爾車站取包圍的形勢前進。

韓光第 (揮手令傳令兵下沉思)……

參謀長 (匆匆上，爲禮後，報告) 報告旅長！電話打過了。

韓光第 (對參謀長說) 今天我們爲國犧牲的機會到了，他快替我通知本旅官兵准備罷！敵人來一個殺一個，咬著牙狠狠的打！那一方面緊急，我就到那一方面去。

參謀長 是！(爲禮匆匆下)

韓光第 (對副官長說) 我今天破釜沉舟的

和敵人拚一拚。你去把旅部的馬放了，今天不是前進就是死！在軍人的字典中是沒有「退後」「偷生」這四個字的。

張副官長 是！(爲禮下)

傳令兵甲 (匆匆下，向韓爲禮後報告) 報告旅長！第十四團來電話報告敵人約有一師兵力向我秃尾山陣地前進

韓光第 (此時槍砲聲已作) (此時槍砲聲已作)

參謀長 (匆匆上，向韓報告) 總計敵人此次有兩師以上兵力向我們猛攻，我們的兵力太單薄，請示旅長有什麼辦法？

韓光第 (此時槍砲聲益猛) (此時槍砲聲益猛)

張副官長 (匆匆上，爲禮報告) 報告旅長，一切辦妥了！(報告的言語，幾盡爲槍砲聲所掩。)

傳令兵甲 (匆匆上，爲禮，報告) 第十四團來電話報告，林團長受重傷，不能指揮了，(報告畢，爲禮，匆匆下)

韓光第 (此時槍砲聲又較前猛，並雜以肉搏喊殺之聲) (命令參謀長) 你快去代替林團長指揮作戰！

參謀長 是！(爲禮，匆匆下)

傳令兵甲 (匆匆上，爲禮，報告) 報告旅長，十四團來電話報告，三十里小站完全受敵人包圍。(報告畢又匆匆下)

韓光第 (此時槍砲聲，較前尤猛。)

韓光第 (拿起盒子砲，對張副官長說) 我們上前去！

(此時韓，張，及韓之護兵四人，皆雄糾糾的手上執利器，槍砲聲又較前爲烈) (幕急閉)

民聲週報

第十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第十期目錄

- 主戰 左舜生
中立區域與收復失地 夏雨時
中國壽命的推測 張子敬
我們對於黨政府的幾個起碼要求 劉天予
爲國難告國民 陳啓天
對日作戰須利用日本民族性的弱點 楊正宇
非戰心理之分析 唐慶增
論經濟絕交足制日本之死命(續) 楊偉
這一週的國難形勢 江聲

本刊緊要啓事

本刊特別歡迎投稿與訂閱，爲免失郵起見，最好將稿件或報費託人轉交本社；如無友人可託則請於付郵時書明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汪彬收即可，不必寫刊名爲要。

主戰

自東北事變起後，本報即始終主戰，非戰無以保全國家領土，非戰無以改造民族精神，非戰無以消弭國內戰爭，非戰無以防止國賊賣國，非戰無以轉移青年趨向，非戰無以貫徹經濟絕交，關於這幾層意思，本報二三兩期已發揮得淋漓盡致，但是除此以外，我們還有幾個比較更重要的理由：

第一，非有對外的一戰，不能培養真正的人才，不能產生舉國愛戴的最高領袖。中國自甲午以後，便沒有正式的對外戰爭，因之領袖人才的缺乏，在這幾十年間的并世諸國中，也以中國爲最，中山何以一時取得領袖的資格？亦以其提倡種族革命，雖曰對內，而在漢民族的立場，實多少帶有一點對外的意味之故。再說這一點

左舜生

，曾胡左李之流，何以在當時能主持一時的風會，即在今日也還有一部分人在贊美他們呢？則因爲他們之打太平天國，雖說是一種內戰，但他們爲擁護本國數千年一種傳統的文化，而排斥外來的一種莫明其妙的宗教，亦實有其對外的立場之故。更就我們的仇敵日本看，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至今還不到七十年，然而領袖人才之輩出，實在是項背相望，假如日本在這幾十年中，而僅僅只有討平幕府的『東北之戰』『函館之戰』，乃至後來討平西鄉的『西南之戰』，則我們可以斷言日本的領袖人才決不會有如是之多。我們細設最近四十年來日本最高領袖人物，幾幾乎無一不是參與過中日日俄兩次戰爭的，然則領袖人才的造成，確有待於對外的一戰，不是很顯然的事實嗎？今日中國的軍事領袖，其地位與職

守高出於馬占山的，何止十數輩，假如有人能毅然決然不顧性命，不顧權位，與日本一拼，則成則為凱瑪爾，敗則為岳武穆，在個人享不世之名，在國家蒙萬世之澤，到底何所畏懼而不敢放手一幹呢？

第二，我們只承認惟戰可以備戰，有人說，這一次我們不妨對日本讓步，甚至於就把東三省送給日本也不礙事，只要我們在失敗以後，能夠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經過二三十年備戰的工夫，還怕東三省不像法國的亞羅兩省一樣，終有原物歸還舊主的一天嗎？我們要注意，這完全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胡說！我們說中國人善忘，中國人不知恥，說中國人在這八九十年間經過了無數的恥辱，並沒有一次報仇雪恥的事實，這還是反對這種胡說的一種很淺近的理由；最可痛心的，便是這二三十年來的內爭，天災，匪患，煙賭，淫洗，驕奢，懶惰，等等，實在把中國民族的元氣腐蝕殆盡，假如沒有一度對外的拚命，把中國民族的元氣，從枯骨裏復活過來，則今後任何人來從事政治活動是騙人的，任何人來談教育是騙人的，任何一步的來培植社會勢力也是騙人的，其他如介紹新知，整理國故等等的高談學術，更是騙人的。民族的衰頹到了這一步，還在忍辱含垢之後來高談生聚教訓，這種人

不是太無良心，便是太無知識。我們可以斷言：如果中國人民經過了這一度的緊張之後，而政府還是喪權辱國，屈志求和，則不但是生聚教訓想在十年二十年後求與日本一戰絕對的不可能，而且中國這個民族一定還要更頹喪的下去：個人主義一定在中國更加猖獗，淫洗的更加倍淫洗，驕奢的更加倍驕奢，鴉片，嗎啡，白麵，要充斥中國的懶惰階級，天災匪患也要繼續不已的發生，並且我們可以担保，等到明年的春二三月，江南草長，士飽馬騰，難免又有一度的空前內戰不發生於長江以南，便要發生在黃河以北，或者同時發生陷全國於一種的大混亂也未可知。凡此種種，絕不是危言聳聽，更不是樂禍幸災，一個生氣將就銷滅的民族，我們如果不把它最後剩餘的一點點精力引到一條正當的軌道上去發揮，它是一定要出毛病的，所謂日暮途遠，倒行逆施，在個人是如此，在民族也是如此，一到這種境界，再進一步便是死亡，我對這次中日事件，所謂戰則或可亡，不戰則必亡，便是這種意思。

第三，「中國還不是一个國家，至少中國還沒有具備現代國家的條件」我們的仇人日本人是這樣說，同時也實在是值得我們反省的：一位最開明的國民黨老前輩對我們說：『中國譬如是一條笨牛，一定要

重重的抽牠一鞭子，牠才肯向前走一步！』鴉片戰爭是一鞭，中法戰爭又是一鞭，推而至於中日戰爭，八國聯軍戰爭，日俄戰爭，乃至世界大戰，無一不是對中國一條有力的鞭子，然而鞭子雖是這樣利害，笨牛還是笨牛，我們不能說牠沒有前進，但前進得實在太遲緩，甚至於不止遲緩，簡直還走入了一條歧路！所以我們不願我們的國家現代化則已，否則非再痛打它一鞭子不可，要有最後的這一鞭，才能夠把它的醜惡盡情的暴露，才能把它遲緩頑鈍的毛病痛快的打掉，才能叫它不致於又退回舊路來兜圈子；雖然明知這是一種苦肉計，但這一次的苦頭是非吃不可的，因為你就避免了這一次的苦不吃，還有更苦的在後頭，仍舊是非强迫你吃不可的。

敬愛的讀者，你不覺得中國目前沒有偉大的領袖是國家前途最可憂慮的一點嗎？你不覺得民族頹廢的劣根性會使我們一天一天走上亡國滅種的路程上去嗎？你不覺得中國不從死裏求生再受一次絕大的教訓絕對不會完成一個現代的國家嗎？假如你有同感，請你贊成我們的理由，一致主戰，一致督促政府主戰。

中立區域與收復失地

夏雨時

自暴日侵佔我東三省後，我國政府除乞靈於國際聯盟外，毫無他法，我們早就知道結果必是喪權辱國。國聯兩次限日本撤兵，而日兵不但未撤，其侵佔區域，反日益擴大，近且砲擊天津，並移兵西指有攻奪錦州的企圖。國聯如若想保其聲譽及其存在的理由。早應根據國際聯盟的規約第十六條，對日本予以經濟封鎖及絕交的懲戒。乃國聯計不出此，近來日在那裏商議什麼委派調查團的議案，對於限期撤兵事竟一字不提，是國聯已不啻為日本強權所征服，信用威望已掃地無餘。我國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以武力收復失地外，實已無第二辦法。故全國民氣激昂，莫不一致主張對日作戰，以武力收復東三省已失的土地。然而惡耗傳來，實有出人意外者！我國屈於日本威嚇政策，竟有劃錦州一帶為中立區域的提議。這實在是自喪國權；自損國威，對於日本強奪的土地加一層保障，暴露出我國不能收復失地的懦弱決心！

錦州為我國的領土，我國軍隊在此駐紮，實為天經地義的當然事件；而在此集兵設防，也是保護國土的必要手段。現在因日本有進攻的威嚇，我國即提議劃為中立區域，是不啻承認日本進攻為正當，我國沒有自保國土的權利。且日本今日要進

攻錦州，我們即劃錦州為中立區域；明日要進攻平津，我們再劃平津為中立區域；是中國雖大，何處不可劃為中立區域，試問我中國軍隊更退至何地？

中立區域，是戰前或戰後一種避免戰爭的方式。此次我國對於日本橫暴侵略，既毫未加抵抗，如有發生戰事的可能，除非是日本侵奪不已，悍然進攻，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國當然應採取自衛的手段，戰事發生，也應由日本完全負責。且日本外交，素來狡猾異常。對於中立區域提議，前雖表示贊成，但現在又聲言反對。並聲明尚須保留。所謂保留者何，就是在日本認為必要時，尚須以軍隊通過中立區域，并抵禦土匪之合法權利。這一點實在是危險極了！因為所謂必要與不必要，有土匪與無土匪，完全由他的主觀。他從前說，佔領瀋陽是必要；現在又說，砲擊天津也是必要。并說東三省無處不是土匪，故其行動，完全在合法權利以內。那末，他將來也可以在秦皇島或天津或北平放幾砲，或收買土匪擾亂錦州，馬上就認為事

中國壽命的推測

自鴉片戰爭以來，拖長辮子裹小腳的華人，在列強的目光裏，是與「不准到公

態嚴重，有派遣軍隊撲滅土匪并通過中立區域的必要。所以劃錦州一帶為中立區域的提議，於日本毫無拘束，而我國則自搏其手。山海關以外等於完全解除武裝，聽日本人宰割了！

日本既無端侵佔中國三省的領土，又不接受國聯撤兵的勸告。我們如果甘心聽三省的錦繡山河淪於異族，那就不必說；否則，我們是不是應於最近的期間以武力收復失地？今既以錦州劃為中立區域，算是顯明表示無以武力收復失地的決心與勇氣，是不啻將三省的領土，拱手讓給日本。日本佔領東三省，現在算得到一層保障！辱國喪權，真是莫此為甚！

我們在蔣主席宣言「決心北上，收復失地」之後，陡然看見這個劃錦州為中立區域的提議，我們實在不能不萬分的詫異，萬分的痛心！試問收復失地，將以口舌爭乎？那又何須北上。否則，既劃錦州為中立區域，我們真不知道將用何方法度過此中立區域而收復失地？

所以我們反對劃錦州為中立區域，主張以武力收復失地！

張子敬

園裏的狗」一樣。各處設立租界，外人在華要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百分之五，

一切不平等條約接二連三的產生。到了辛亥革命，中國有維新的氣象，列強表示同情，稍有讓步由中國自強的意思，不料內部糾紛迭起，袁世凱稱帝，北洋軍閥竊權，南北對立，爭戰不休，政治絕無正軌，政令不出都門，民氣囂張，專制益甚，由是有二十一條，西原借款，臨城匪案及一切新的喪權辱國的條約產生。中國的混亂日甚，「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牌子仍高懸於上海公園的門前。中國的國際地位，又是一落千丈。自國民革命，推翻北京政府，打倒北洋軍閥，易共和而為黨國，所謂革命外交，居然收回漢口英國租界，雖然國民黨的民族運動，不若土耳其青年黨民族運動的單純，而聲勢浩大，亦足使外人心折，「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牌子，也不得不從公園門前摘下。中國民族的生命，又有欣欣向榮的氣概。假使國民黨清共以後，能一致團結，不作無謂的紛爭，以義務黨員，以福利給民衆，在上勤勞廉潔，領導人民，同以堅苦精神，積極為國家建設，則中國已奠定基礎，一切不平等條約，何難相繼取消？又不料政府腐化，黨部惡化，主政的不循政治軌道，辦黨的不知黨的義務，所孜孜的，都是爭權奪利，以致黨的系統，混亂不清，政府由黨產生，黨統既起糾紛，政府何從保持牠的權威。由是一戰再戰，戰得民窮財盡，對內

對外，俱失信仰，危機深伏，一旦觸發，竟至不可收拾！

列強對於我國民族革命，也表同情，對於我國求自強，爭獨立，也一再有讓步的表示，並不是他們希望世界上多一個強大國家，來分他們的勢力，實際上是深中達爾文，尼采一類哲學思想的人們，只服強不服弱，只怕硬不怕軟，一到我們表現有自強的精神，獨立的能力，他們只有心悅誠服。不幸我國民族，自不知檢點，任外人侵略以來，早只有一個空殼，而無靈魂，自己毫無信任心，政府不信任人民，又無以見信任於人民。人民自己復互不相信，大家不信任中國人的能力，大家不信任中國的文化，大家不信任中國的物產，中國一切的土產是壞的，中國一切的製造品也是壞的，中國一切的組織也是壞的。有款要存諸外國銀行，看病要請外國醫生。雖然中國銀行並不弱於外國的，中國醫生，也有技術高明的。固然中國有許多不好的地方，難令人信任，但是這樣絕對的不信任，是承認我們國家無獨立的可能，是承認我們民族，無自強的資格，何怪人看待我們，趕不上他們自己豢養的貓或狗呢。有了這樣的民族所以形成了今日的國家，形成了今日岌岌不可終日的國家。

日本入寇東北，無端而佔住南滿鐵路一帶的重要城市，破壞我主權，殺戮我人

民，更無端而侵入吉林，打下黑龍江，所予我物質的損失，如鐵路兵工廠飛機武器以及一切的公家物件，乃至於民間的損失，不可勝計，而在精神方面，我們受這樣奇恥大辱，不敢絲毫責日人的違法，要他負完全責任，反處處退讓。如天津便衣隊事件，既撤退軍隊與保安隊，且向日人道歉，而日人仍增兵不已，進攻不止。錦州地方，竟不欲守，承認劃為中立區，日人且聲言要將中立區，設在榆關塘沽一帶，日人節節進攻，我國處處退避，彷彿只要日本不再進攻，已往的行爲，我們可以承認，這是何等的荒唐，而所予民族精神的影響，更不堪設想，這樣，我們那有抬頭的希望？

東北問題，從政府承認錦州設中立區一點着想，在我方已大體解決了！因為既承認錦州一帶為中立區，那末，錦州以東便為敵方所有，過去堅持的「先撤兵，後交涉」及「限期撤兵」的幾點，便一脚踢翻了。因為關於東北一切爭執，根本不用交涉，所要交涉的，不是東北問題，是東北以外的中日問題，這樣輕便的斷送三省土地，是歷史上所未有的。影響所及，內憂與外患，大約如下所述。

一、內憂。北方馮閻，失敗以後，實力並未消滅，早思蠢動，近來進行尤力，只因國難當頭，不敢輕於一試，一到政

府承認東北歸日本，發難有詞，受民衆唾罵的張學良，於受重創之餘，安能敵有名之師，張必不待戰而先敗，更有吳佩孚陳兵陝甘，也是待時而動，北方局面，必大起糾糾，一定混亂不已。南方粵桂早別樹政府，近來亦以國難之故，稍形歛跡，一到紛亂再起，湖南必又爲戰場，再有共產黨出沒無常，那有不乘機而大動之理？如是三月或半年以後，內亂必又大作，南京政府將不知如何籌餉，如何置彈以應戰？

一、外患 歐洲列強爲得保持和平，到處注重均勢，九國協約，大家規定尊重中國政權與領土的完整，用意便是維持遠東的均勢，中國的老而不死，就是託庇於這個均勢之下。今果東北被日本搶去，九國協約等於廢紙，遠東均勢，失了平衡，他們要造新均勢，只有拿中國開刀，日本佔了三省，他國一個個的不知要佔幾省，如是，中國雖大，能不亡嗎？歐戰後，有一個國際聯盟，亡國易促成一個新方式，即由聯盟會代管，據說，國際方面早有「經濟共管中國」的商議，只因日本主張滿蒙除外，不得要領，主此議者，爲政府中一個外國顧問，聞爲波蘭的猶太人，名叫 Jarschmann 想政府不至如是糊塗，用這樣一個顧問，內容如何，不得其詳，波蘭的猶太人，究竟名姓如何寫，均未調查清楚，尙屬一大疑問，不過東北已送諸日

本，滿蒙天然除外，列國便容易一致。如果內戰迭乘，共管之禍，決難倖免。況經濟共管料即由外人共同投資，建設中國經濟事業，這些事業，均由外人共管之意，投資須有保障，建設須秩序安定，既有內戰，誰肯投資，何從建設？經濟共管，萬難成立，政治共管，方有辦法。如是，中國亦亡。那末，中國將不亡於瓜分，即亡於

我們對黨政府的幾個起碼要求

劉天予

國家現在危險到這種地步，誰不能說這幾年的黨治不是最重要的近因？然而兩月以來，愛國民衆們雖然一致在呼號取消黨治，黨國要人們雖然一致在宣言懺悔，事實上却不見一線真正開放政治的曙光。

這真十分可耻，可恥的是國民居然讓這般人在那兒「以黨亡國」以黨內之爭亡國！

我們對於黨政府與黨國要人們實已漸漸到了絕望的時期，茲且按下一腔憤慨不平之氣，再來一說明知無效而又不忍不說的幾個最低的具體要求：

(一)我們希望黨政府要因應付國難的原故，將政權公諸國民，不要利用國難爲把持政權，互擾政權，與集中政權的口實，遷延復遷延，以致真正抗日的國防政府，渺然無實現的一日。

(二)我們希望黨政府要因應付國難的原故，澈底集中各派人才共組政府，不要

共管，這個事實的促成，恐怕在東北送掉以後，各種軍閥混戰再半年或一年的時候，便是不出二年，中華民國，即壽終正寢。

這是中國壽命推算的結果，想救命，想起死回生，只有對日作戰以促政治上軌道。

只是讓出一兩個部長的缺，一方給投機分子去做官，一方博取開放政治的美名。

(三)我們希望黨政府要因應付國難的原故，將全國人民所出的金錢謀全國人民的生存，不要拿去供一黨黨員的揮霍與私人工具的餽養，以致有任何經費可省，而數百萬黨費則不能短少分文的奇特議決案。

(四)我們希望黨政府要因應付國難的原故，勵行愛國救國的教育，不要乘機強姦民意，逼迫全國學校義勇軍，抗日救國會，以及其他種種救國的組合高呼什麼三民主義萬歲，以懈弛救國的大結合。

(五)我們希望黨政府要因應付國難的原故，嚴厲責成守土有責的軍人趕快拋棄目前養尊處優的地位，去與日寇作殊死戰，不要爲着舍不得犧牲權位，而含垢忍辱，種下全民族萬劫難復的禍因。

以上是我們對於國難中政治，財政，教育，軍事等方面低而又低的要求，如果現在的黨政府連這點都不能做到，那便是

爲國難告國民

陳啓天

一、曠古未有的兩重國難，同時夾攻中國：日本從外攻進來，俄國利用他操縱的共

黨從內攻出去，使得經過五千年歷史，擁有四萬萬人民的中華民族，入了最後的關頭，有亡國滅種的慘狀，不得不令我們悲憤痛恨。我們悲憤痛恨什麼？一面悲憤痛恨日本的橫蠻，一面悲憤痛恨俄國的毒辣，其勢非使中國亡國滅種不止。但是我們既是中國人，眼睜睜看着中華民國行將亡國滅種，不能坐待亡國，做「候補亡國奴」，也不能坐待滅種，做古生物室的陳列品，因此，我們徒然悲憤痛恨是不中用的，我們必須於萬分悲憤痛恨中稍稍轉過念頭，澈底加以反省，澈底加以懺悔，澈底加以改造。古話說得好，「國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日本不敢侮他國，而獨侮中國，俄國能伐中國，不能伐他國。（中東路戰爭，是俄國正式出兵伐中國，湘鄂贛剿匪戰爭是俄國用改裝的便衣隊即所謂紅軍伐中國）這必是由於中國自侮自伐，而有令人可侮可伐的所在。我們必須在這種可侮可伐的所在，澈底

甘心糟蹋國家，蹂躪人民，難道不想到一朝失了政權後，受國民裁判的痛苦嗎？

加以反省澈底加以懺悔，澈底加以改造，然後才能從日俄的夾攻中，將中國救出來，以免於亡國滅種的慘禍。

中國民族令人可侮可伐的在什麼地方呢？我們應該很坦白的承認：我們民族的基本立場，即一般國民的基本立場不適於近代的國際競爭，我們民族的基本態度也不適於近代的國際競爭。近百年來對外的種種屈辱，都由於此，最近日俄兩國敢於拚命夾攻中國也由於此。近代任何國家一般國民的基本立場是國家，基本態度是鬥爭，站在國家的立場上一致向外鬥爭。所謂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的國民固是如此，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如蘇俄的國民也是如此。所以他們都有舉國一致令人不可侮不可伐的精神。我們將他們的基本立場與基本態度和自己的基本立場與基本態度對照着反省一下，便可恍然覺悟到中國令人可侮可伐的所在。我國一般國民的基本立場和基本態度是什麼？我們不妨將敵人對於我們民族的批評加以省察。去今十八年前即民國二年日本川島浪速曾著「對華管見」一

小冊子，說明日本併吞滿蒙的必要與可能。他所謂併吞滿蒙的可能，即由於中國民族缺乏國民資格。茲引該書一節，以作反省的資料。

「由來漢民族之大缺點，利己心分外發達，與巧黠怯是也。若將其性情下一通評，則全爲女性的，毫無男性的意味；雖偶有慘酷暴亂之行爲，或悲憤激越之舉動，亦與婦人女子嗔怒發狂之狀態無異，決非堂堂男性的勇氣所發動也。國民性化爲陰柔，即亡國之兆。」

「吾人之口頭禪，常喻漢民族爲砂。砂之爲性，就其個體檢查之，其團結如石，保守自身之力強固而不易碎。中國人利己的觀念達於極端。其保衛國家之勢力，究不及我國人。砂之個體太堅，故黏着力完全消滅，雖引取多數而結合之，終不能作成團體。是故中國人具有一種人種能力，而完全缺乏國民資格者，乃以此耳。」

中國民族的大缺點，在「全爲女性的」，「利己心分外發達」，「完全缺乏國民資格」等，雖出於敵人之口，我們不能不坦白的加以承認。此次日本強佔東北，政府當局採取可恥的無抵抗主義，國民黨內爭不已，一般國民也無對日作戰的一致決心，都不外是女性的表示，利己心在暗中

作怪，國民資格缺乏的証據。我們要抵抗日本，並且要抵抗任何其他強權國家，必須先在我們國民的基本立場和基本態度上痛下一番改造的功夫。這種處所，如果不徹底改造，休想抵制日本，活該做亡國奴而已。

二、

我國一般人民的基本立場，簡單點說，是在自私自利主義的特別發達；分析的說，有的是個人的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有的是家族的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有的是地方的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有的是黨派的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因為這四種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遂使整個的國家亂如散砂，幾乎陷於不可救治的慘境。

何以說我國一般人民的個人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呢？個人的自私自利主義在中國最爲普遍而且徹底，但以自私自利爲惟一目的，不問個人以外的事件，縱有間及的也不過是達到自私自利的一種手段。這種主義表現的方式有種種：第一種表現的形式好像是豬仔。只求自己個人以及他的家族有吃有穿多活幾歲，關在檻內也不管，睡在坑裏也不管，只要暫時可以享福，甚至預備要上殺場也不管，自然管不到國家的大事。這種人可以叫做豬仔式的國民。第二種表現的形式好像是綿羊。有毛給人穿，

有奶給人榨，有肉給人吃，總算盡了相當的義務；但對於強力的壓迫，無論是國內的政府或國外的強權總是屈服，不敢反抗，所以對國家的大事不能發生一種積極的力量。這種人可以叫做綿羊式的國民。第三種表現的形勢好像是蝙蝠。朝秦暮楚，覆雨翻雲，是這種人的常態。惟利是視，惟勢是視，是這種人的方針。在這種人心目中無所謂是非曲直，只要有奶便是娘，有力便是理。這種人可以叫做蝙蝠式的國民。第四種表現的形式好像豺狼。榨取並壟斷他人的利益，以完成自己的安富尊榮。小而言之，強盜土匪，大而言之軍閥黨棍都屬於這一類。這種人可以叫做豺狼式的國民。當前中國差不多全爲豬仔式的，綿羊式的，蝙蝠式的和豺狼式的國民所充塞。雖然他們表現的方式各各不同，但其歸結均在自私自利，而不肯爲國家絲毫犧牲。像這樣只講自私自利的國民，怎能配做國民呢？又怎樣使國家免於危難呢？

何以說中國一般人家族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呢？中國社會的進化尚未脫離宗法時代，以故每個人的宗法觀念仍非常濃厚。父母兄弟和妻子的關係將每個人捆得緊緊，不能放下，在未受教育的人們不消說得，以此爲盡其天職，逃不出家庭的圈子。而已受教育的人們以父母兄弟妻子的緣故，不敢大胆爲國家服務，致國家受了

他們消極的損失。即在社會事業上稍稍國所建樹的人們，也爲家族的勢力所包圍，幾乎非有生殖器的關係，便得不到親信的地位。這一面不免於遮塞賢路，使人才投於無用之地，又一面不免宵小把握，致事業敗於冥冥之中。這種種情形在中國可以到處尋得，攷其歸宿，不外求家族的自私自利。既只求家族的自私自利，自然管不到國家的大事了。每個人顧問國家大事的意向敵不過他營求家族利益的企圖，國事焉有不壞之理？

何以說中國一般人的地方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呢？地方的自私自利主義是擴大的個人的或家族的自私自利主義。地方或家族的利害關係，在一般無大知識的人們也能稍稍感覺得親切有味，所以地方的自私自利主義也能特別發達起來。地方自私自利主義表現的方式有兩大種：第一種視地方的利益重於國家的利益。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不求保持國家的利益，但求保持地方的利益。例如東北事變發生以來，有幾個地方有切實保衛那個地方的企圖，却無一個地方肯用實力去收回東北也無一個地方肯將東北事件擴大到他的範圍以內同受災難。地方當局利用這種觀念按兵不動，保存實力，以遂其個人的自私自利主義。雖然有些地方當局曾經通電主戰，而其用意在藉以博得同情，果真

要他統兵出戰，他便縮頭了，還要藉口地方治安，不便輕離職守。這便是個人的自私自利主義假借地方的自私自利主義以達到其目的。第二種視同鄉關係親於其他一切關係。從前所謂直系和皖系，現所謂浙系和粵系桂系，差不多全是以同鄉關係做結合的基本條件。任何國家利益都可不顧，惟同鄉的利益決不可犧牲，這是我們在政治上所習見聞的。從前有人說南京的鐵道部成了廣東會館，農礦部成了湖南會館，可見地方觀念之重。難怪一個稍有才能的人，不問是在公共機關或私人事業中都要盡力援引同鄉，以為只有同鄉才可靠，只有同鄉才能狼狽為奸不相搗亂。這樣一來，個人的自私自利主義固可藉地方的同鄉觀念得一層保障，而公私事業却為這種地方自私自利主義所敗壞，至於不可收拾。

何以說中國一般人的黨派自私自利特別發達呢？此節所謂一般人自然是專指與政治運動有關係的人們。原來黨派只是用來解決國事的，而目前中國的一切黨派，尤其是有權有勢的黨派反用來增加國難。他們不認國家的利益超於黨派的利益，而認黨派的利益重於國家的利益；不認國權高於一切，而認黨權高於一切。因此黨與黨之爭，派與派之爭，循環不息，雖當國難正盛之時，也無絲毫悔意。他們心中彷彿以為國家可亡，黨權不可讓。民族可滅，黨爭不

可止。已經取得政權的黨派，其所注意的中心問題不在如何應付國難，而在如何防止敵黨的活動，鞏固自己的政權。自己叫人民共赴國難，却自己既不肯先赴國難，又不肯令人民有共赴國難的機會。未取得政權的黨派，所注意的中心問題也多不在如何應付國難，而在如何擴大自己的活動，推倒敵黨的政權。像這樣只講黨爭不講國難的把戲，我們看看甯粵所謂和議經過將及三月還無結果，足夠證實，不用多說。黨派的自私自利主義還有一種反常心理暴露出來，便是國家是黨派的所有物，不與一般人民相干。人民要過問國家的事，無論主張如何，在他們心中都是反動，都是該殺，壓得一般人民有「黨存國亡」之感，只好坐待亡國；不然，便必得起來革命，才能毀黨救國！

由上說來，中國雖號稱一個國家，然組成這個國家的國民，都為自私自利主義所浸潤。大多數國民沉醉於個人的，或家族的或地方的自私自利主義而不管國事，少數過問國事的國民又牢執着黨派的自私自利主義而忽略國難。

對日作戰須利用日本民族性的劣點

楊正宇

——在上海復旦大學講演稿——

從日人侵佔東三省以來，全國對日作戰的呼聲，到處都有。為遏抑日本之野心不能不一戰，為求自己民族之生存，不能

自利主義而忽略國難。像這樣的國民如何可以共救國難？我們要共救國難，使中國免於亡國滅種之禍，必須自己反省一番，將個人的，家族的，地方的尤其是黨派的自私自利主義剷除盡淨。確切覺悟國家的利益超於一切，有了國家，然後個人，家族，地方和黨派才有託庇的所在。大家犧牲一點個人的，家族的，地方的和黨派的利益以共救國家，然後中國才將得救的可能。總說一句，我們認為在國難臨頭的時候，全國國民應該澈底加以反省，澈底加以覺悟，澈底加以改造的處所，即在自行剷除個人自私自利主義，剷除家族自私自利主義，剷除地方自私自利主義；重新建立舍個人為國家，舍家族為國家，舍地方為國家，舍黨派為國家的精神，如此然後才可以抵抗日本以及其他一切強權國家。

不一戰。對日作戰之理由與必要，大概諸君都已很明白了。我們於軍事上，經濟上，外交上有對日作戰之可能，大概諸君也都清楚一些。今天我要把我僑居日本時對

於日本民族性上所觀察得的劣點講一講，來堅固我們對日作戰之主張，並且爲對日作戰時一個簡單的參考。

日本民族性要沒有許多愛國犧牲團結服從勇敢忍耐勤奮切實等優點，那麼一個六千萬人的小小民族不會六十年工夫弄到這麼強盛。可是日本民族性上却也有許多劣點，是日本人限制他們自己發展。運命的因子，也就是促成我們下對日作戰決心的因子。現在我舉幾個最普通的最易見的劣點來說：

日本人的第一個短處，就是沒有遠大的眼光，急於小功小利。早晨栽了樹，晚間就要牠能遮蔭。常常貪圖目前一些小便宜，所以就在不知不覺的中間種下不少大妨害的種子。因爲日本人有這種缺點，所以我們就有利用其短處的機會。

日本人的第二個短處就是狹隘。無論那一個日本人，無論在甚麼地方，在甚麼時候，總是祇覺得他們自己是「大日本」「日本」(就是日本第一)。這種觀念是牢牢的印在腦子裏的。因爲這樣所以他們就目空一切，祇曉得顧自己的體面與利益，常常嫉妬他人的好處，干犯他人的利益。我們祇要有相當的外交手腕，是很容易把這種民族引入孤立的境遇的。

日本人第三個短處就是驕傲尤其是對於中國人。從來日本的教育就是養成一種

對於中國人驕傲的精神。學校裏的教師從來就告訴他們的小學生道，中國人是怎樣卑劣，怎樣無用的下流種子。他們從來就以爲祇要到中國去，是可以如入無人之境的。不意這次果然証實了他們的理想。這種驕傲的氣焰還了得麼？然而驕則必懈。我們人懷必死之心，用哀兵抗他，利用日本人的驕傲，也是我們戰略戰術上一個重要的原則哩。

日本人還有一個短處，就是品格卑下，崇拜勢利。弱則欺凌，強則諂媚，並不獨立不屈，頑強到底的性格。因爲中國人味弱可欺，所以他們就着着進逼。若是我們抵抗到底，無利可得，他們必定知難而退的。

我不過把日本人劣性最重要的幾點來對諸君說一說。他們還有許多短處，是一時說不完的。我們應該要曉得日本人並不是那麼可怕的。我們看這一次馬占山將軍與他們周旋和江橋日本兵車墜河的粗率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我們要抗日救國，我們的精神上也須得有先決的條件。

非戰心理之分析

國人數千年來，以退讓爲美德，認偷安作南鍼，奴隸性之重，舉世民族，殆無其匹；試觀近人對於國難之態度與輿論，

第一犧牲的決心。我們先要各個人自己有了犧牲的決心，然後能捐棄一切利害意見團結一致。再進一步須得對國家有犧牲的決心，戰事一啓，沿海的破壞，商業的摧殘，以及其他種種同樣的犧牲，是免不了的。我們本知道我們爭的是國家的人格，整個民族的存亡。這樣小的犧牲，是不能顧恤的。我們要準備把多少地方給他們一個長時間的破壞。

第二耐久的決心。日本一方面，就民氣經濟兵力外交等言之，皆利在速戰。他們的戰略就是一舉而下要地，扼我咽喉，搗我心臟，快快的屈伏我們，短時間可以結束這個戰事。我們的根本策略，是避實搗虛，擴日持久，乘其驕張，利其貪欲，數數挫折之，而後再一鼓而屈伏之，至少也和他準備一個五年十年的戰鬥。

最後我們要全國人無論男女老幼分工合作各人盡力去做一部分戰爭的工作，使各人自己的熱誠和敵愾發生一種切實的力量，再把各力量組織團結起來，成功一個偉大的力量，來對付這個五年十年的中日戰爭，我相信我們必得勝利。

唐慶增

不難爲鄙說作一強有力之佐證也。溯自暴日侵佔東北以後，瞬已二月，國人論調，約可分爲二派：一派主戰，認武力解決爲

當今我國唯一之出路，另一派可稱之爲非戰派，或則主張依賴國聯，訴諸公理，或則妄冀第三國之援助，以和緩空氣，此輩對於國難之意見，雖不一致，然其畏事懼禍神情，可謂毫髮畢現，更有醉生夢死，麻木不仁，視國事爲無關痛癢者，則真屬毫無心肝者矣。按戰爭誠屬不得已之舉，然應付今日中國國難，試問除戰爭外，更有何種較妥善之方法？非戰者盍一思之。昔莊生曰，井蛙不可與語海，夏蟲不可與語冰，又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今人之所爲，得毋類此。愚固主張目前我國應即時對日斷絕邦交，以武力收回失地者，（主戰理由已見近時拙著論文及在滬錫各校演講記錄讀者請參閱）。邇來耳目所及，頗多非戰之論調，試於若輩心理，加以分析如下：

（一）懼外派 我國以地勢關係，前此與國外民族交接之機會甚少，熙來攘往者，多爲蠻野民族，故昔時對外態度，異常倨傲。自國勢衰微，外侮侵凌羣衆一變其心理爲媚外，向之稱爲夷狄者，今且奉之爲天神，搖尾乞憐，靦顏稱臣，坐令普天之下，盡成洋土，率土之濱，莫非洋奴，可勝慨哉。平日如此，國家有事可知，未見日軍蹤影，先作逃亡之計，不察國際實情，即作降服之備，坐視日人不損一兵，不折一矢，長驅入我東北，推測此輩心理

，以爲中國以武力與日本抵抗，不啻以卵投石，萬無生理；民族有此等怯弱庸懦之心理，牢不可破，即使並無國難，亦必不能倖存，一旦兵臨城下，此輩亦惟有以國土拱手讓人，別無他法，昔人云，知恥近乎勇，然此非所語於此輩懼外者也。

（二）地盤派 此派人數亦殊不少，非不知國勢之危急萬分，然所慮過慮者，厥爲一己之地盤問題，祇須牢保其地位，國家命運，社會前途，皆可不問，此種心理，造成一頑鈍無恥有私無公之國民。連年內戰，排斥異己，爲地盤也；巧語如簧，文過飾非，爲地盤也；以國事爲兒戲，誣愛國爲反動，爲地盤也；放棄國家疆土，不恤自絕於國民，爲地盤也；笑罵由他笑罵，權利不可不講，爲地盤也；外人言詞，奉若綸音，民間輿論，視等糞土，爲地盤也。此輩之病，在眼光太狹窄，盍一試思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亡後，固仍可牢守其地盤也否耶？一聞戰字，不問其理由主張如何，無不掩耳却走，其唯一之目的，在苟延殘喘，盤據其職位而不去，以自遂其私，苟能達此目的，雖作亡國奴亦所甘心，吾知他日萬一我國竟致滅亡，此輩必爭先恐後，願作李完用之續也，噫，地獄正爲此輩而設耳！

（三）附和派 我國社會人士，有一惡習，即萬事喜隨聲附和，無辨別是非之能

力，所謂人云亦云者是。昔程漢舒曰，人一身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夫不能正身，而欲求其救國，難矣。此番暴日以武力佔我東北，國勢危急異常，在上者既決不以武力爲解決糾紛之要圖，社會上一部份人，亦莫辨國際形勢，力言戰鬪之不可開，於是人民心理，以爲政府既不必興師動衆，亦何勞吾儕之劃策，此種惰性，最爲可恥，蓋小之足以使本人意志，日趨墮落，成爲社會上之廢物，大之足以阻礙他人之救國行動，使社會暮氣沉沉，至於死亡而後已。願此輩從速矯正其心理，勿爲他人似是而非之論調所誤也。

（四）鄭重派 今日國中之非戰者，以此派立場較爲公允，蓋能放開眼先，於事實上能加以注意也。鄭重穩健，爲此派態度之特點，以爲中國目前不妨含垢忍辱，略受犧牲，而力求內政與軍備上之革新，他日實力充足後，再與暴日決一死戰，目前則因國家內政之窳敗，軍備之空虛，決不能輕啓戰釁；又盛道日本軍力之強，認中國決非其敵，故認主戰之說爲唱高調云云。此輩言論，未嘗不是，惜未曾顧及中國目前之危機，已屬間不容髮，隨時有被滅亡之可能，豈能容吾人從容騰出功夫，以收生聚教訓之效耶！欲救國當自國家未亡始，處今日而言抵抗，爲時已晚，今日再不抵抗，爲害更深，日人給與吾人之創

痛，不可謂不深，此恥而可以容忍，則何種國恥，不能容忍？今日縱能倖圖存於一時，他日日本在東北根深蒂固後，吾國雖欲與抗，恐在勢亦有所未能矣。竊以為主戰非倡高調，惟夢想未來黃金時代，希冀他日圖存於一隅，再圖振作者，乃真倡高調耳。此輩動輒以甲午之戰引為前車之鑒，初不知今昔時勢不同，不能強為比擬，甲午我國之敗，在當時無強有力之民氣以為後盾，今者國人已洞悉亡國之慘痛，

咸抱與日偕亡之決心，謂不能與日本決一死戰者，吾不信也。且甲午之役，彼逸我勞，此番我與日宣戰，則情勢相反，此又一今昔不同之處也。應付國難，且應出之以審慎，若變為拘泥，貽禍更深，生死關頭，願國人一致作武力對外之準備，勿再因循自誤也。

論經濟絕交足以本日之死命（一）

楊偉

日本對外貿易之入超在過去為額若彼之鉅，其國家之日臻貧困自不待言，但日本對各列強之貿易其總額是入超，然而對我國之貿易額總是出超的趨勢，祇自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年）算至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止，其間二十二年，沒有一年日本對我國之貿易不是出超，試看下表即明白了：

日本二十年間對我之輸出入貿易表

| 年次 | 輸出 | 輸入 |
|--------------|----------|----------|
| 明治四〇年（一九〇七年） | 八五、六一九千元 | 五九、一八二千元 |
| 明治四一年（一九〇八年） | 六〇、五〇七 | 五〇、九六七 |
| 明治四二年（一九〇九年） | 七三、〇八八 | 四六、八八七 |
| 明治四三年（一九一〇年） | 九〇、〇三七 | 六八、五九〇 |
| 明治四四年（一九一一年） | 八八、一五三 | 六二、〇〇〇 |
| 大正一年（一九一二年） | 一一四、八二四 | 五四、八〇七 |
| 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 | 一五四、六六〇 | 六一、二二三 |
|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 | 一六二、三七一 | 五八、三〇六 |
| 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 | 一四一、一二六 | 八五、八四八 |
| 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 | 一九二、七二三 | 一〇八、六三九 |
| 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 | 三一八、三八一 | 一三三、二七一 |
| 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 | 三五九、一五一 | 二八一、七〇七 |
|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 | 四四七、〇四九 | 三二二、一〇一 |
| 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 | 四一〇、二七〇 | 二一八、〇九一 |
| 大正一〇年（一九二一年） | 二八七、二二七 | 一九一、六七八 |
| 大正一一年（一九二二年） | 三三三、五二〇 | 一八六、三四四 |



| | | | |
|-------|---------|---------|---------|
| 大正一二年 | (一九二三年) | 二七二、一九一 | 二〇四、六七九 |
| 大正一三年 | (一九二四年) | 三四八、三九八 | 二三七、五四三 |
| 大正一四年 | (一九二五年) | 四六八、四三八 | 二一四、六五七 |
| 昭和元年 | (一九二六年) | 四二一、八六一 | 二三九、四一〇 |
| 昭和二年 | (一九二七年) | 三三四、一八四 | 二二六、〇三四 |
| 昭和三年 | (一九二八年) | 三七三、一四二 | 二三四、五四七 |

(註一) 表見日本貿易協會經濟調查會之日貨排斥及其對策一書中

我們從此表可知日本在最近二十二年間對我之總輸出為五十五億一千六百九十一萬圓，總輸入為三十萬四千六百四十九萬二千零四十一萬九千元之鉅，計每年平均我國要給日本幾有一萬萬元的現金，但是我國對外貿易不獨對日是入超，即對世界各國都是入超的，其入超之勢如下：(單位千海關兩)

| 年 代 | 輸 入 | 輸 出 | 相抵入超 |
|------|-----------|---------|---------|
| 一九二四 | 一、〇一八、二一一 | 七七一、七八四 | 二四六、四二六 |
| 一九二五 | 九四七、八六五 | 七七六、三五三 | 一七一、五二二 |
| 一九二六 | 一、一二四、二二一 | 八六四、二九五 | 九五九、九二六 |

從上表雖然知道我國對外貿易總是入超，不過日本在我對外貿易總入超中，其地位殊不可忽視，即以一九二六年為例便知道了，在該年我國對外總入超有二億五千九百九十二萬六千元(見前表)，而該年日本對我之輸出為四億二千一百八十六萬一千元(見前表)輸入為二億三千九百四十一萬元，結算起來，該年日本對我即侵略了一億八千二百四十五萬一千元現金以去了，而我對外總入超中幾佔該年總額三分之二以上，我們看了這個數目要如何的可驚！即是日本每年吸我膏血比起一切的帝國主有其二倍以上的威力！我們此即可知道日本對我經濟侵略比任何一國都要利害，那我國對於日本要特別注意才好！再

以一九二六年為例，把我國對各國之貿易分為輸入輸出列表於下，亦可見日本在我對外貿易上之地位！

我國對外輸出輸入國別表(見日本國民年鑑)

| 國 別 | 輸 入 | 輸 出 |
|-----|---------|--------|
| 英國 | 一一六、二六九 | 五五、八三六 |
| 香港 | 一二四、四七三 | 九三、八〇二 |
| 印度 | 七九、一九一 | 一五、九二二 |
| 俄 國 | 五、五七一 | 五七五 |
| 法 國 | 一七、〇一六 | 六八、一四六 |
| 新加坡 | 一一、三四〇 | 三〇、〇六〇 |

意 九、一五〇 一三〇、二六六
美 一八七六、四七 一五〇、一一三
日 三三六、九〇九 二二一、七四一
德 四五、六七八 一七、七六〇
其他共計 一、二三四、三三 八六四、二九五

(註)此表不包含朝鮮台灣

我們從此表可知日本在我對外總貿易中佔着第一把交椅，即英國也祇有牠三分之一的地位，而這年賺我的錢就有一億二千五百十六萬八千元，在上表(日本六十年間輸出入貿易表)日本在這年對外貿易被各帝國主義賺去三億二千七百萬之數看來，日本雖被他人侵略去一大批款子，然而在我國取得的補償約佔其全額三分之一

以上，從此可知我國如何的是日本賠貼損失的一個大奴隸！並且我國對日之入超額還有繼續增長的趨勢，其增長之數，亦是驚人，試觀下表：

中國對日貿易之入超

| 年份 | 入超額 (元) |
|-------|-------------|
| 一九〇〇年 | 八、八八四、六四一 |
| 一九一〇年 | 一五、一四九、六九五 |
| 一九二〇年 | 八七、二〇七、九六四 |
| 一九三〇年 | 一一〇、六一〇、〇〇〇 |

可見日本對我之入超額大有幾何級數增加的形勢，何況我國對各國貿易總額之增加率，日本又佔着超特的地位，其倍增率大有壓倒各國之勢，試觀下表：

日英美對我貿易競爭表 (單位千海關兩)

日本

英國

香港

美國

| 年份 | 日本 總輸出 入額 | 日本 增加率 | 英國 總輸出 入額 | 英國 增加率 | 香港 總輸出 入額 | 香港 增加率 | 美國 總輸出 入額 | 美國 增加率 |
|-------|-----------------|-----------|-----------------|-----------|-----------------|-----------|-----------------|-----------|
| 一八七〇年 | 三、七六六 | 100.0 | 五、二〇七 | 100.0 | 二九、三三六 | 100.0 | 七、九七二 | 100.0 |
| 一八八〇年 | 五、七〇四 | 一五二、五 | 四九、七〇五 | 九三、四 | 一五九、七 | 一〇、三三一 | 二九、三 | |
| 一八九〇年 | 二、三三二 | 三三四、五 | 三七、七〇三 | 七〇、九 | 一〇四、九七 | 三五七、九 | 一一、八四〇 | 一四八、五 |
| 一九〇〇年 | 四、六九〇 | 一二三、六 | 五四、八三 | 一〇三、〇 | 一五七、八八 | 五三七、九 | 三二、七六 | 三九四、八 |
| 一九一〇年 | 一三、三六一 | 三、六七三、九 | 八九、六二 | 一六八、五 | 二八〇、一八 | 九五一、一 | 五七、〇八 | 七二六、六 |
| 一九二〇年 | 三七、〇六三 | 九、八五五、八 | 一七五、五四 | 三三三、六 | 二九五、七五 | 一、〇〇〇、二 | 二二〇、三〇 | 二、六三七、五 |
| 一九二一年 | 三二、四四九 | 一〇、一五、八 | 一八、八四九 | 三三九、九 | 三三四、〇二 | 一、三三九、〇 | 二六五、三三 | 三、三三八、三 |
| 一九二二年 | 三一、一八三 | 一〇、三六、八 | 一八三、八〇〇 | 三四五、四 | 四〇九、三三三 | 一、三九五、四 | 二六六、五八 | 三、三六三、六 |
| 一九二三年 | 四〇九、四二 | 一〇、八七四、一 | 一七三、六〇四 | 三三七、五 | 四三三、八七九 | 一、四四四、九 | 二八一、二五 | 三、五〇〇、一 |
| 一九二四年 | 四四五、九三七 | 一一、五五五、五 | 一七六、二六 | 三三一、二 | 四二七、〇八二 | 一、四二二、七 | 二九一、二 | 三、六五九、一 |
| 一九二五年 | 四六六、〇九二 | 一二、九〇七、四 | 一四〇、七六〇 | 二六四、五 | 二九一、〇三六 | 九二二、〇 | 二八五、六六 | 三、五八三、三 |
| 一九二六年 | 五四六、六五 | 一四、五八、三 | 二七二、一〇五 | 三三三、四 | 二八、二七四 | 七四四、〇 | 三三七、七六〇 | 四、二六六、八 |

這表告訴我們，美國對我之貿易額從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二六 其中五十六年間增加四倍，在英國勢力範圍下的香港增加七倍其中在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二四年竟增加到十四倍以上，但因五三三慘案以後，中英關係惡化，遂有逐年低下的趨勢。英國僅增加三倍，惟有日本在這表看來是逐年

增加，以至增加到一百四十五倍以上，這種騰飛突進的事實，誠令人驚奇不置！在個種使人不可思議的驚奇中，我們必定要問日本到底賺了我多少錢去呢？其賺去的錢在上面的表中已經明白的告訴了，不過日本所賺我國的錢在日本歷年來所抵補其對外入超額究佔着什麼地位？在前面雖已

舉了一九二六年為例，不過尚嫌過少，恐有掛一漏萬之虞，茲為求其數比較正確起見，再將舊幾年日本對外國出超入超之國別表列之，一觀我國之數，即可知在日本總數中所佔之地位。

| 年 代 | 全貿易 | 對 華 | 對東三省 | 對香港 | 對印度 | 對 美 |
|-------|---------|---------|---------|-------|--------|---------|
| 大正十三年 | △六四、三六七 | ×二〇、八五 | △二〇、二四三 | ×七、九三 | △二二、四九 | 七七二、九三 |
| 大正十四年 | △二六、〇九八 | ×二五、七六一 | △四、九八 | ×七、一五 | △四〇、二五 | 七四二、二六一 |
| 大正十五年 | △三三、七六 | ×二二、四七 | △五、四七 | ×五、四七 | △三三、二八 | 七三〇、六五 |
| 昭和二年 | △二六、八三六 | ×二〇、一四 | △四、一七 | ×四、九三 | △二〇、〇三 | 七六〇、一二 |
| 四年平均 | △三六、二五七 | ×二六、八〇九 | △六、二四 | ×六、八八 | △二四、六七 | 七二〇、五三 |

日本對外貿易之出超入超表(單位千元)表示入超 ×表示出超

我們看看這表，總覺得日本人將東三省劃出於我國範圍之外，其對於我東北之早具野心，於此亦可見一般。然其貿易入超額可以其對香港之出超額填補之，但以對我之出超去填補其全貿易入超若大正十三年可填之補而有餘，於大正十四年亦差可相抵，即以上表四年平均之數算來，我國每年可代日本貼補其對外入超額約百分之四十五〇由面看來日本是要受各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的，但日本又拚命向我國施行其經濟侵略以補償其被各先進帝國主義侵略的損失，我們明白了日本與各國貿易的關係和我國在日本經濟上所佔的地位，那我若是堅決對日經濟絕交，日本年年要損失我國一萬萬元以上的出超是毫無疑問的，即是日本一面還是不能掙扎脫各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而他一面却失掉了貼補牠損失的奴隸若是這樣，在日本整個對外貿易上要發生若何的慘狀！日本本國的經濟狀況更要掀起若何不可思議的凶濤！

這一週的國難形勢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九日

本週形勢有二事，為吾國人最堪注意的：一為吾人所信任之國聯的真面目，很猙獰的在我們面前暴露出了，它的意思是說，你們如果相信我，我可以把你們喫下去；你們已經是相信我了，而且是永久的相信我，我把你們喫下去，正是你們自願，所以國聯敢抹煞公理，求袒暴壓弱，我們在這種局面之下，真是危急萬分！政府似乎還是相信國聯，調查團雖不利於我國，其勢又非接受不可了。二為天津日本暴動擴大，與日攻錦之積極，但是當如何抵抗，似是一種空氣，而無具體方法，甚至一再退讓，大有不惜江山拱手讓人之概，可為痛心！

茲將一週形勢，分類編述如後：

國聯之二十三日晨十時行政會同意
狎狎面於決議案，已確切根據日本
目已現之提議，而契合行政會關於

該問題之意見後，即於午後十二時散會。聞該調查團權力甚大，不但調查滿洲，兼及中國各省已該草案已茲交中日二國徵求同意，此種袒暴抑弱之議決案，聞白里安不惜行回曲拆，將力促其成。令人奮慨萬分。昨芳澤建議調查團宜以法國一人英國一人美國一人，共三人組織之，須先往中國各省。調查團不得監視日軍行動，及干涉中日接談判，堅持甚力。而東京今日(二十三日)訓令芳澤，如行政會不能勸令中國放棄其所要求停戰與撤兵二點，則甯使調查團計劃失敗，不撤自己掠人土地之兵，反欲撤我捍衛疆土之兵，可謂奇異希求矣。現南京方面，訓令施代表堅日本必先裁兵，要求大會應同盟約十六條採制裁辦法，最近又訓令施氏三點(一)國聯必須立刻議決最有效的方法，制止日軍之侵略行為；(二)日本必須自國聯決議之日起，二星期內撤兵；(三)日本撤兵，必須在中立國

人監視之下。既已向國聯要求用制裁方法，則堅持制裁方法到底，方是，為什麼又有最後三點提出？若以為制裁方法，國聯不為通過，則我們退出國聯，又何所惜呢？似此堅持不定之外交方策非一苟同。

二十四日午前十一時，曾開會四十五分，亦無結果。調查團草案，內容七項，詞意極含混，白里安勸施肇基勿反對，（此老可謂日本之唯一忠臣了！）但英西二國，代表贊同中國建議，西門與勒樂俱贊成在所擬議案內添入一句，聲明派遣委員團赴遠東之舉，必不可用作展緩撤兵之藉口，聞國聯皆為之一驚，由此可見國聯居心巨測了。豈知二十五日理事會秘密會決定，在考慮中日二國復文後，再修改決議案，送交中日政府，如仍不得贊同，則理事會今將宣告中日東北事件之爭執，理事會今根據會章第十一款，未有先例可援，系屬特殊性質，（？）非國聯所能處理，（？）另由美召華盛頓會議，根據九國公約處理。並欲將國聯不克公斷之責任，謾諸中國，聞此為白里安建議，可謂拙拙逼人；而其他理事，則盡力勸施氏，轉勸中國接受調查團議案，而不堅持日本撤兵。這一幕怪劇，竟演演之於文明的巴黎，誠為最黑暗中的最黑暗了！須知中國雖弱，豈能以被侵略而自甘屈服？國聯之組織，其目的在維持公理，其手段在調查事實，其結果在解決爭端，其目的在維持公理，其手段在調查事實，其結果在解決爭端，其目的在維持公理，其手段在調查事實，其結果在解決爭端。

以來，最醜惡之一頁；獨不知執政諸公，以何姻緣，竟忍心視東北淪亡，而用種種交歡方法，以結好此豺獠面目之國聯？請問？問問？

中國復文約有七點，已於二十五日到巴黎，施氏決公布，聞已獲得較小國家如南斯拉夫，波蘭，西班牙，委內瑞拉，與祕魯等之同情聯合贊成中國認諸大國行動，將開一不良先例。現聞施氏提議劃出一中立區域，由中立國監視撤兵，至今晚（二十日）祕書處設理事會已有新計劃，即雙方同時撤兵，日軍撤退南滿區域，中國則退至關內，則調查團即可出發。聞此新計劃，係白里安在密室中下鍵長談三小時，而得，其若心孤詣可知。但不知東者，何人之東北也？賊杖刃入室今僅令賊退出房門外，而反令主人退出大門外，則是房門以外，大門以內，賊皆得自由，而所謂主人則呼飢號寒於戶外，揆之人情，安有此理？此謂新計劃亦無非為壓迫中國之總計劃而已！二十六日舉行非公開會議，指英法西三國代表組起草委員會，再度修正調查團決議草案，施肇基請將監視撤兵一項加入，現施氏有接受之意，但須俟雙方政府回訓，即投票表決，但聞決議案所修正者，甚少，至撤兵問題，恐仍如九月間中日會議時，日方不允撤兵，對不答。

議決案字句稍留可作曲解，中國現事事讓步，而國聯則事事仰於日旨，即如施氏欲規定日軍撤盡之一定時期，國聯即認若議案有此規定，則不能為日本接受。其餘可知，若再倚國聯，則中國將來不知怎樣結果。

東北暴日騎兵三千餘，自三十二日行日益犯克山，中伏敗退死百餘人，加甚，現不欲驟進。但在新民方面，自二十三日起實行擾亂，日軍鈴木旅六千餘人及英國新式輕便甲車四十餘輛，輕便轟炸飛機六架，均已先後開赴新大營口駐紮。即逼縣長獨立。勾匪放鎗，並派飛機擲彈，認車站埋放地雷，聲震全城傷人頗多。此復陰謀攻錦，二十二日起，飛機在饒陽河一帶極活動。即吉省府行署所在地之賓縣，亦被日機轟炸。聞本莊攻錦之意甚堅，宣傳中國軍隊集中錦州，意欲攻錦，無非為攻錦之張本而已。現日軍已於榆關山海關增加甚多。

馬占山自退海倫後，積極補充，準備反攻，若不得援助，恐難實現。但甚得民心，黑農民投軍者有二萬人，而駐哈軍有憤長官不援黑，殺長官而投馬部者，現日人極力蠱惑馬，馬置不理，并在克山方面布防，胡匪大小段，皆聽馬指揮，馬部已於日大軍攻佔，現攻佔。

計劃益露骨。錦州準備自衛。盤山廿五日
夜十時許復陷，日軍將攻溝帮子取錦，近
來在東北大增兵，除弘前閣去動外，現仙
台軍又將出動，此外飛機大隊，有無數架
奉令動員，用心可知。廿七日日軍即已進
佔白旗堡在饒陽河開戰，聞饒陽距錦州僅
八十里，現鈴木旅已調新民，遼河日軍已
動員，綏中縣已到有日艦，形勢危急，我
軍在錦堅守。日參謀已決心不問國聯，決
攻錦，將來難免浩劫也。所可幸者，英美
武官視察錦州，知我軍無進攻準備，而美
政府亦有向日提抗議，制止日軍之意，他
日責有攸歸，恐怕日本很難誣我吧。

廿八日忽有奇異之變動，聞本莊司令
已令日軍一律退鐵路區域，據蔣作賓電告
，係幣原考慮日本之信用喪失，故在日皇
前，以去就力爭撤兵，故有此結果，又一
消息，認美國有表示對日行為不滿，故不
得不撤，但史汀生業已聲明未發表詆日言
論。而且軍事當局仍揚言至必要時，仍採
相當行動。

天津及聞日浪人收買淮海一帶土匪
其他發難，自二十二日起，贛榆
二地，被匪攻陷高揭日旗，海洲博望亦被
匪佔，均日人指使。二十七日塘沽方面日
軍即挑釁，危在旦夕。二十八日漢口僑有
發難勢，而山東即墨等處，日人正在陰謀
擾亂。尤最可觀者，厥維天津之再度大暴

動是。

天津方面自二次暴動後，已略見平靜
，誰知土匪再度秘密來津赴平後，自二
十六日起，日軍徹夜放炮，砲係十二生的
過山砲，及七生五溜散彈二種，後又用迫
擊砲轟擊，形勢嚴重，已超過上次。二十
七日晨日方要求五條，要求華警撤退二十
里外，王樹常業已駁覆。二十七日夜炮聲
不絕，市府令警察無抵抗，即遇匪亦不開
槍。現各領開緊急會議，決武裝調停。又
聞塘沽等處日艦紛紛載兵抵津。南開甯家
大橋砲台莊，楊家花園等，二十八日晚，
均被日軍佔領，日租界凡屬三層樓以上之
方屋均架機槍及鋼砲。二十八日上午，日
房又要求保安隊續退三百米，當局有允意
，但日方反加倍進攻，河南九所載大批軍

火，已到津，其勢非佔領天津決不罷手。
聞日方意確以占北平為最後目的，迫和議
不得已時，再退平津，實行滿蒙合併，果
國聯干涉，則關東軍軍即聲明獨立，偽為
自由行動，以謀生路，其計策狡極，但不
知看不起江山的執政們，怎樣對付，還是
裝聾呢，還是做呆呢？

國賊起二十三日日人公佈消息，溥
儀現在營口，但日方已實行
監禁，恐皇帝將成空想。東京二十二日消
息，設藩偽府不久改共和國，可知溥儀從
此休矣。

黑省委趙仲仁寶連芳龐屏等及萬國賓
均來哈，未隨馬行，黑垣治安會，日方擬
以于驥興為會長，尚在推挽中。

對日作戰

陳啓天著

本書對與日本作戰的種種理由

，發揮極其透澈，讀此即知抗

日救國只有對日作戰。定價連

郵費一角。由本報發行。

一致抗日問題

諸青來著

本書於一致抗日必須取消黨治

之理由發揮盡致只須郵票一分

由本報代贈。

民聲週報

第十一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年十二月三日出版

第十一期目錄

國民救亡運動

國民黨自行違背黨義

日本人眼中之張學良與馬占山

戰與死是青年的出路

敬告新聞記者

經濟絕交的澈底辦法

抵制日貨的經濟意義

日本在東三省的文化侵略

這一週的國難形勢

韓光第之死(三幕悲劇)

陳啓天

諸青來

夏雨時

謝承平

袁青華

諸青來

張恪惟

楊正宇

江聲

侯曜

本刊緊要啓事

本刊特別歡迎投稿與訂閱，爲免失郵起見，最好將稿件或報費託人轉交本社；如無友人可託則請於付郵時書明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汪彬收即可，不必寫刊名爲要。

國民救亡運動

自九月十八日以來，日本着着進逼，已用武力完全占領我東北三省，並且用陰謀擾亂華北，使我中華民國有全部淪亡的危險。我政府當局在軍事上採取不抵抗主義，坐視馬占山戰敗而不救，在外交上屈意求和，劃錦州爲中立區而不問錦州以東，準備直接交涉，接受亡國條件，未知是何居心！一般國民既痛心於日本的橫暴，又憤恨於當局的誤國，不得不自動起來實行救亡運動。所以全國各地救亡的團體紛紛創立，救亡的主張紛紛發表，救亡的運動紛紛進行。進行到現在，全國各學校竟總罷課了，說不定還有全國的總罷市和總罷工；全國學生前前後後「到南京去」請願示威，說不定還有學生以外的民衆要到南京去援助。這樣大規模的國民運動在中國

歷史上是罕見的。我們親逢這次運動，必得將他的意義認識清楚，而以最大的決心求其貫徹。

翻開近代中國史，我們得知每逢一次外交失敗，必引起一次國民運動而具有他的特殊意義。甲午對日戰爭失敗，引起維新運動，主張「變法維新」。庚子對八國聯軍戰爭失敗，引起革命運動，主張排滿革命。民國八年對日外交失敗，引起「五四運動」，主張懲辦國賊，抵抗強權。這次對日問題以不抵抗主義失敗於前，以辱國外交失敗於後，幾致不能挽回。我們國民眼對日問題如果再失敗下去，不但有亡國的危險，並且有滅種的危險。在理在勢均不容不有這一次的國民救亡運動。此次國民救亡運動的特殊意義：簡單點說，是

陳啓天

求中國的最後生存，求國民的最後的生存；詳細點說，則含有以下二種：

第一表示國民對於所謂「以黨治國」到了再不能容忍的時候。四五年來以黨治國的成績，不過是以黨亂國，以黨禍國，在稍有血性的國民早已不能容忍了。如今所謂以黨治國竟變成「以黨亡國」，「以黨賣國」，任何國民再也不能容忍了。這是對內的重大意義。

第二表示國民對於暴日已成為不可妥協的敵國。為求國家的生存，為求國民的生存，不得不與暴日拚一死命。甯可戰而亡國，不可和而滅種。誰個願與暴日戰，全體國民便擁護誰，例如各地捐款援助馬占山。誰個願與暴日和，全體國民便以為公敵，不與同中國。因為不如此，便不能抗日救亡。最近全國學生到南京請願示威種種表示，即含有這種對外同時對內的重重大意義。

國民救亡運動的兩種重大意義，已於全國反對辱國外交聲中，使多數國民都認清了。如果現政府對外交仍舊屈服，則必對內更加壓迫；對內更加壓迫，則必使國民越發認清國民救亡運動的意義重大，非出於最後的決鬥不止。就我們推測，這次國民救亡運動進行的方向不出兩途：

第一現政府受人民的監視督促，不得不屈服於民意，一面取消黨治，一面對日

作戰，與全國人民共為國家爭最後的生存。如現政府能走這一途，則全國國民必樂於效命，共赴國難。不過就過去兩三月間，現政府的表示，實無一足以使人民滿意，很少走這一途的可能。滿清政府經過一二十年的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始終不覺悟，便是一個前例。

第二現政府完全不顧民意，激起人民

國民黨自行違背黨義

國民黨執政，強迫全國人民服從其黨義；教育黨化；團體黨化，校課必授黨義，開會必行黨國儀式。青年志士中對其黨義有持懷疑態度者，即目為反動，斥為頑民，竭力驅除之戮辱之而後快。黨外人受其脅迫，陷於黨的籠罩之中，自由意志毫無存在餘地是固然已。彼黨中堅分子號稱忠實信徒，一切行動殆無違背黨義之處耶？然而按諸事實，竟有大謬不然者，彼黨風標打倒帝國主義；赤俄壟斷外蒙，從未宣言抗爭，不啻予以默認。此次暴日侵占東北，二月有餘，拱手奉讓於先，擬劃中立區於後。大好河山，甘心斷送，所謂打倒帝國主義者，乃投降帝國主義之別名。此其顯悖黨義者一；民國十三年春彼黨決議聯俄容共，遺囑中亦有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等語，所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實指蘇俄而言。民生主義第二講中

革命的決心，不得不出於劇烈鬥爭的一途。由此劇烈鬥爭中，改造政局，再與日本決戰。我們主張對日作戰的國防政府如不能由第一途實現，則必由第二途實現。這樣一來，國民對於救亡的責任越發重大，大家必得趕快有所準備，並且切實進行，才有達到目的的可能。

諸青來

更反復聲明「共產黨是國民黨好友」；「彼黨中堅始則贊助黨魁力主聯俄容共，繼則絕俄反共。設認今昔時勢不同，便應正式修正黨義；若以黨義為歷久不磨，便不應前後反覆如出兩人。此其顯悖黨義者二。彼黨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集會於廣州公決政綱二十二條，其對外政策第一條載明「一切不平等條約皆當取消」，遺囑中亦有「廢除不平等條約須在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等語。廢除與取消用語雖有不同，意義尚屬一致。國民黨既取南京，建立政府，應首先宣告廢約，一面準備強制執行，方與黨義相合。乃竟一味退讓，不敢明言廢除，僅僅哀懇列強，以修改舊約為了事，租界租借地不能收回；領事裁判權依然存在，此次日寇深入，更軼出條約範圍，乃竟坐視三省淪亡，不發一兵一卒。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者，乃求保持不平等條約而不可得。

此其顯違黨義者三；其對內政策第六條『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中華全國自受國民黨統治以來，自由權剝奪殆盡，人民身受壓迫之苦痛；較在舊軍閥時代爲尤甚。所謂完全自由權者，非純屬欺人之譚耶？此其顯悖黨義者四；又其對內政策第二條載明『各省人民得自定憲法自舉省長』。今各省委員均由政府任命，並未開民選之例。曩在舊軍閥時代，各省人民匪特倡議制憲，且有實行省憲者；今在黨治之下，斷不許有

制憲運動。此其違背黨義者五。以上五端，僅其犖犖大者而已，瑣事姑置不論。其黨義中萬不可取者，既存主奴之見，不容黨外人糾正。其較爲可取者，又自行違背，不能實踐其言。黨義非天經地義可比，黨外人無遵守義務；何況此種自相矛盾之黨義耶？吾敢敬告全國有志青年曰：從今以後，上學決不聽黨義之課；開會決不行黨國儀式。欲抗暴日，必先恢復國民人格，欲復國民人格，必自脫離黨化始。

日本人眼中之張學良與馬占山

夏雨時

九月十八日事變發生，擁有數十萬大軍并戴赫赫陸海空軍副總司令頭銜的張學良，在不抵抗主義之下，兩三日內將遼吉兩省完全讓於日本人，照理，張學良實在是日本的一位大大的功人，日本人應如何愛好他。而馬占山將軍提一旅之衆，在餉彈兩缺之中，竟與日本軍鏖兩星期之久，并且大大的敗挫日本軍，雖因絕塞無援，結果亦被逼得退出黑龍江省垣；但抗日之志，并不稍挫，將省政府移至海倫之後，更招集民團，訓練士卒，以期大舉反攻。故馬占山實爲日本人最大的仇敵，照理日本人應如何的恨他。

然而事實竟不然。

日本人對於張學良并不姑息，日本政府及軍事長官屢次表明決不容張學良再回關外，并不許張學良設立遼甯省政府於錦州。而對於馬占山却反表示好感。多門師團長致馬占山的通牒，竟有以下幾條件：（一）馬占山如確定回省日期，可先通知新井顧問，即林少佐親往迎至泰安亦可。（二）馬占山生命，林少佐担保絕無意外情事。（三）馬占山准許帶衛隊八十名入城。日本人何以這樣的厭惡張學良，而優待馬占山呢？在一般人看來，或者有些莫明其妙。其實這理由是很顯然的。

因爲日本人——其實外國人都如此——最看不起懦弱無抵抗民族和個人；而最愛

其致重的，却是百戰不撓的好漢。譬如一個日本人與中國人私人爭鬥，假若這個中國人，毫不抵抗，就自行承認是輸了，他對於這位中國人一定只有踐踏與鄙視。假若這位中國人，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結果或是將日本人打倒了，或是力量雖不如人，而仍有不屈不撓的氣概，他對於這位中國人一定加以欽佩與尊敬。個人爭鬥是如此，國家爭鬥也是如此。日本之所以鄙視張學良而重視馬占山者，就是這個理由。

這種精神，不但外國人有，我們中國古時也者。從前司馬懿伐蜀，軍至孔明墓時，司馬懿親往致祭，并下令五十步以內不准樵採，這不是別的理由，也就是在司馬懿看來，孔明確乎是他的一個勁敵，是一個值得欽敬的敵人。所以雖在他死後，一看見他的墳墓，仍不免起十分的敬意！不過中國民族現在墮落了，這種精神漸漸的喪失掉。現在我們對於敵人，不以抵抗爲當然，而以「鎮靜」「忍耐」「不抵抗」爲美德，所以結果只有受到敵人的鄙視。馬占山將軍，成爲一個例外的人了！

然而黨國要人，畢竟眼光不同，對於此事，却另有解釋。某中央委員會說，「敵人之所恨者，吾必愛之」這話雖是爲張學良當選爲監察委員的辯護，但足見在他們的心目中，張學良的不抵抗是十二萬分

的正當。竟他的意思再補足一句，「敵人

戰與死是青年的出路

謝承平

日本節節進攻，而我政府當局抱無抵抗主義，以致國際間很懷疑中國是一個國家，同時我們從此在人類的世界裏也就夠不上是一個人。中華民國爲人類開了這一頁無恥之尤的歷史，凡我國民，尤其是青年，莫不悲憤萬分。近來救亡運動愈趨緊張，那是自然的表現。

不過，不幸得很，政府既不出兵，一面使許多熱血青年煩悶到了萬分；一面也有一部分青年——我敢大膽地說，尤其是一部分大學教師和大學學生——仍然抱着個人享樂主義，以爲這還是人生之路。其實，青年們大家認真看看事實，就該知道，無論消極也罷，積極也罷，無論你要的是國家生存，或是個人的享樂，只有戰，只有死，是青年的出路！

有位先生說，近年來少有人爲國難作一番轟轟烈烈的犧牲，而貪生怕死者，由於五四運動以後，大家認識了『自我』，看穿了社會，所謂最後的決心，在一剎那間，常是把握不住。這種觀察確當明切。可是歐美的『自我』意識發現後，其個人主義的發展是向前的也是利他的，並不如我國之自私自利。他們的個人主義和我們的

罪該萬死了。嗚呼，我們尙有何說！

自私自利之差異，簡單說來，前者要人人『用自己的力氣，享自己的福』，後者却是人家用力，我來享福。所以前者富有生存競爭的精神，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爭自由，求平等，爲此而作流血的犧牲亦在所不惜。而後者則苟且偷生，靠天吃飯，依人作嫁，連獨立求生的動物也不如，只是寄生蟲之類而已。

抱個人享樂主義的人們，該覺悟了，縱然你們不顧國家的危亡，不顧民族的恥辱，爲了你們的自身福利，不能不走向戰與死的路徑。只要你還是有點血性，只要你們不甘做洋奴，走狗，就明白自私自利的路也走不通了。如果不相信此說，請從政治，經濟，教育，家庭各方面看看罷。

升官發財是中國享樂主義的結晶。處今之世，這條路也困難了。青年們所想像的政治生活在事實上是沒有那回事。打開民國和黨國的政治史，恰好是一幅升官圖。宦海升沈的主動力不是什麼主席官長，而是洋大人，太上皇。帝國主義者供養這些所謂大人物，不過爲他們侵略中國的走狗而已。如果今後的政治局面不用對外作戰的方法改變一下，那我們以及子子孫孫

的政治生涯只有賣國求榮。現在直接受日人指揮在趙欣伯袁金凱之流固是漢奸國賊，至於在其他的政府之下的工作人員雖有救國之心，但其結果還是不明顯慢性的賣國。因爲現在官場中的人物那一個能做一點事業，更談不上什麼政治建設，只是以外債民脂供其吃飯做官而已。

做小官的不夠養家活口。做大官的搜括成千成萬，最後也享不到福，到後來仍是做亡國奴窮光蛋。例如張氏父子以及東三省大官員的產業，統都被日本沒收了。

其次，有人以爲做官不是出路，做生意該是真正的國計民生了。其實，青年們所想像的經濟生活，在事實上，也沒有那回事。國營的大企業多半在外國管理監視之下，一切的剩餘和利益不是給了貪官污吏，就是貢給洋大人算是還債。我們忙了一輩子，只是爲他們當奴隸。至於商辦的事業，似乎是民間的生產事業，並且年來大有進展。其實，放遠些看來，終必破產。外國大規模的推銷貨物，叫我們所謂大富之家也比賽不過。中富之流不過。做洋行買辦，公司經理。我們的血汗只換得溫飽而已，連子孫享福也談不到。至於小有錢的人們在鄉市中買田開店，那經得起土匪，官廳，軍隊，劣紳接二連三的榨取呢？如果不打戰，照現存的經濟狀況活下去，不特無理想的經濟生活可言，連一碗飯

也保不穩。

第三，升官發財既不清高，智識青年於是乎以文化建設爲他們的責任。這種高超的理想自然值得大家敬佩，然而他的基礎還是放在沙灘上。在古紙堆中整理中國文化已經不爲一班青年所狂熱工作了，反過來看，洋八股還是該扔在茅廁坑裏去。近年所謂新文化的介紹，不過是轉運東西洋的學說，既談不上什麼發明創造，連忠實的介紹也生問題，如片斷的錯誤的翻譯就是一例。至於最高學府的工作似乎對於文化大有貢獻，可是大多是一種商業機關，並且最好的研究成績不過是把外國某種學說加以簡明的講述，對於中國古籍加以系統的整理而已，對於實際生活之幫助實是茫然。其壞的影響更多，個人享樂主義之發達至少是大學教育的功效。我曾主張把現在所有大學除少數外都關門，因爲目前把經費既如此困難，而其成績又如此之不好，如果對外作戰時，一切學校都停，並不是可憂之事。就假定我們這班教師都打死了，復興後的文化事業也不是沒有辦法，只需對已有一千個中學畢業生，加以十年的嚴格訓練，對於我們現在的介紹工作滿可以勝任，而且也許比我們做得快而忠實。

中學生打戰去，他們倒沒有多少顧慮，因爲他們畢業後的生活也不過平平。至

於大學生，至少有一部份，則不然。他們以爲畢業後的地位當在中等以上。如果有錢再出國，那更好了，我敬愛的大學青年，請勿作此想！此刻所謂中上的待遇，物質上也不夠用，實在不如你們在大學時代那樣舒服。就是到外國三年五載，得了什麼碩士博士，回國來，生活也成問題。在政治上不過做走狗之走狗，在經濟上至多不過做洋奴買辦，在文化上不過做賣稿爲生者或是做拿不到薪水，幹不起興味的教授而已。

澈底說來，現在努力於文化建設的人們，肯不顧私利，而熱心創辦學校，工廠，書報業研究所等，種種切實的遠大的工作實遠非升官發財之輩所能比。但是東三省多年的經營，不夠日本人幾天的毀滅和沒收，我們在這兒明白了，要建設文化，必先得國家的生存，必先爲國家生存而戰而死！

最後，升官發財文化事業都不管，只想找愛人，成家就就好了。青年們所理想的美滿家庭在事實上也沒有那回事。你這種理想愈高，愈使你卑鄙，愈使你煩悶。在整個的國家破產之時，要想保持小單位的享樂，那是不得善終的。已有了家庭的青年們，不用說，老是埋怨他們的命運不佳。其實，升官發財既不通，文化理想也不行，請問那一個青年不該煩悶？費用不

夠，生活前途飄搖，請問那一個家庭不該煩悶？家庭的生活多少是要在安定的狀態中求發展；尤其是前途的打算和安排之不可定，更引起婦女方面的身心紛擾。至於還在求愛的青年，也是摸捉不定。近來很多人謾罵「摩登」青年之戀愛的墮落，尤其是攻擊所謂勢利的女子。其實根本認錯了這種傾向的社會背景。戀愛的趨勢自然走到伴侶的結合，家庭的基礎也當然要有金錢地位生理心理等等條件。在今日之中國，要想求美滿之愛和理想的家庭是很困難的，國難的嚴重，使有感覺有血性的青年心身不甯，政治經濟的破產使物質生活少了出路。

我一向不承認神祕的戀愛觀。就假使說戀愛神聖，其神聖在創造發展理想的人生。現在祖國危亡了，家庭不久也要破碎了，若是青年男女不顧同胞之慘死，不以亡國爲耻，而一味只是昏迷的度日，一味不捨愛人爲國犧牲，乃是最無聊的行爲，那是人生的污辱。

總之，我們青年的出路，在這個國破家亡的時候，當然生了問題。如果我們同現政府一樣的麻木自私，走一條鑽狗洞的出路，那只有在政治上做列強的走狗之走狗，在經濟上做洋商的買辦之奴隸，在文化上做本洋八股的工作者，在家庭生活上做無恥不仁的伴侶。果爾還算得是富於情感

富於理想的青年嗎？我們還算得是中華的國民嗎？我們還算得是人類嗎？不！決不！我們要起來，對日作戰，爲國而死！只有戰，只有死，是青年的出路，是中國的出路。經過了大無畏的戰和死，我們纔能

敬告新聞記者

袁青華

中國確是缺乏現代國家立國的條件。

而南京政府的顛覆庸愚更確是現代國家任何政府之尤。本來政府的基礎是建築於人民之上，沒有人民，便沒有政府，而政府的措置苟不適應民衆的願望，便無以自存。此理至爲明顯。乃自東北事件發生以來，政府不用民氣，以爲外交的後盾，反隨時隨地離開民衆，壓迫民衆運動，以討好仇敵日本，便於直接交涉。而暴日見我政府軟化屈服，不僅未和緩其強暴政策，反而得寸進尺，愈來愈凶。政府既無作戰之勇氣，而又非此不足以壓人民之望，於是爲延長其苟安的壽命計，使用種種方法，蒙蔽人民，以期緩和人心，完成其賣國的勾當。而其最善用的手段，便是收買無恥的新聞記者或報館經理，要求他們不登載不利於政府賣國外交的新聞及刺激民衆的激烈的愛國語詞等等。

新聞記者同居於國民的地位，亡國的時候還是和我們一塊兒做亡國奴。不過以中國社會情形的特殊，國人智識之麻木及

擺脫列強的拘禁，求得獨立自由的政治生活，我們纔能排除洋商的侵略，求得國民福的經濟生活，我們纔能脫洋八股的窠臼，創造有人格的教育，新進的文化；我們纔能掃除煩悶，求得熱烈向上的伴侶！

幼稚，所以需一言論公正的機關以指導他們。這種機關自然是報紙。而報紙的靈魂自然寄託在新聞記者的上面。爲新聞記者者應如何拿出天良，發揮公平之言論及披露確實的新聞，以盡其天職而激發民衆的愛國情懷。乃有些新聞記者及報館經理寡廉鮮恥，受人收買，甘作賣國政府的走狗。於是政府捏造以欺瞞人民的電文必登載，不利於賣國外交政策實施之新聞必拒登。政府以唯恐國亡之不速而出此麻痺人民之手段，猶謂別有所圖，而新聞記者及報館經理何用其喪盡良心，必欲愚民亡國而後快。使今日無激奮的愛國民氣以監督政府

經濟絕交的澈底辦法

諸青來

本題可分以下四點：（一）抵抗外國壓迫之方法；（二）中日經濟關係之大概；（三）歷來抵貨運動失敗之原因；（四）此後如何持久。試逐一詳論如下：

（一）抵抗外國壓迫之方法：抵抗外國壓迫之方法有二：一用武力；一用非武

之對日屈服，怕中國早已簽城下之盟而亡於人丁。試問如國已亡，爲新聞記者的諸先生更有何記者之職可供呢？

其次，他們多半都痛感到南京政府壓迫言論之苦。至私人談話中，我們時常聽見他們長呼短嘆，感覺言論的不自由。如言論受壓迫而不自由，他們更應保全其人格與尊嚴，努力奮鬥以謀獲自由。乃他們接受壓迫言論自由之政府之金錢及條件，而自限制其自由，這不是作繭自縛嗎？又問更有何資格向壓迫者要求言論自由呢？

我虔誠地敬告已被收買的新聞記者或報館經理：國家危態，已迫至眉睫，是眼前的事實。唯一的救星是愛民氣。此民氣一日不息，中國便一日不亡。而民氣之由來，在因其深切了解國家的危態。諸公服務報館，此時此境，責任重大，應將事變真相盡量披示國人，以盡天職而激發人民的愛國情感。不然國亡之日，就是諸公棄絕於國人之時。

力。武力方法不談，僅就非武力之方法討論，非武力之方法有三種：一爲不合作主義；一爲經濟絕交；一爲抵貨運動。抵貨運動又謂之杯葛，此由 Boycott 譯音而得。此三種方法名稱不同，內容亦相異，今分別說明其內容：

不合作主義；是乃印度甘地首倡，範圍較經濟絕交及抵貨運動爲廣。甘地主張印度對英不合作，即不買英貨；不替英人作工；不做官吏；不受英人主辦之教育；不納稅等等。包括經濟政治文化，故範圍極廣，範圍既廣，不易持久，但亦有相當成效。因甘地有感人精神，不強制人信從，而用感化手段；又備一手搖紡紗機，自己織布，爲羣衆倡。堅忍刻苦，迥異尋常，故雖不能長久，而英國甚懼，印度將來總有自治希望。

經濟絕交；經濟絕交範圍較狹，僅指經濟上有關係者，如不買日貨；不賣土貨與日人；不爲日人作工；不用日人作工；不坐日輪；不存款於日本銀行等。經濟關係以外，則不斷絕。譬如日本報章及日本書籍不可不讀。因欲與之對抗，不可不明瞭其國內情形，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是也。

抵制運動；抵貨運動範圍更狹，僅指不買日貨而抵制之，餘如賣土貨於日，爲日人作工等，仍可如昔。

此三種方法，在中國方面，不合作主義不必仿行。因印度爲英國所統治，情形與我國不同。我國以前多取抵貨運動，以抗外人之侵略。現在較前更進一步，而採用經濟絕交矣。

(二)中日經濟關係之大概；中日經濟關係甚複雜，其詳細情形，因時間局促，不能陳述。茲特將貿易，投資，航業，借款數項，分別言其崖略。

(甲)貿易 往往有人說中國若不與則日本貿易，日本即難立足。但究竟若何，必先知貿易之數目，然後始有所根據。

近年來日本對外貿易總額，有四十餘萬萬日金。其中輸出約二十萬萬左右，對華輸出約占全數四分之一，此四分之一中，對我東三省約占半數弱。茲列表如左。

十五年至十九年日本對華輸出平均表

(以百萬日金爲單位)

| | | | |
|-------|-----|-------|-----|
| 對滿洲輸出 | 一八五 | 由滿洲輸入 | 二五〇 |
| 對本部輸出 | 三七五 | 由本部輸入 | 二一〇 |
| 合計 | 五六〇 | 合計 | 四六〇 |

由此觀之，日對東三省之輸出，在對華輸出量中占百分之四十弱。僅就對中國本部之輸出言，在其輸出總額中均占百分之十五強。所以須如此分開者，因東三省現在日本勢力範圍之下，而實在關係當以本部爲重，故須確知其數目也。

日本之進口華貨總額，四萬六千萬日金。由我國本部輸入者占二分之一弱，由東三省輸入者過半數。此足徵東三省與日本之關係更爲密切。

(乙)投資 日本在我國投資總額，達二十餘萬萬日金之多。在東三省約占十分

之六七，東北以外工商事業亦不少。工業以紡紗業爲重要，共有二萬萬以上之投資。

(丙)航業 航業方面，中日英三國中，日占第一。而沿海及長江航行噸位占百分之三十強。其餘三分之一屬英。又三分之一方爲我國及他國所有。

(丁)借款： 欠款數目，除庚子賠款及善後借款日本部份兩共一萬萬餘日金外，無担保借款又有二萬萬餘金之多。傳聞濟南案了結時，政府雖允整理舊債，此不在本題範圍，姑不討論，至民間借款亦屬不少，若民國五年，交通銀行因鈔票擠兌，曾一時停業，迫借得日金一千萬，方告復業。又如漢冶萍公司，亦有二三千萬債務，均未償還。

故講到中日經濟關係極爲密切，現今所以須與日經濟絕交者，乃不得已之辦法。此事有無效果，亦視其能否持久耳。

(三)歷來抵貨運動失敗之原因；吾國向來抵貨運動，自光緒三十四年二辰九案始，至今年九一八瀋陽事變止，共有九次之多。最近第九次失敗成功，現在尙不能決定。但以往八次，則無不失敗。以歷次抵貨運動後之日貨進口數，與其前三年進口之數相比較，增減多少，即可證明

年份原因

清光緒三十四年 二辰九案
清宣統元年 安奉鐵路案
民國四年 二十條案
民國八年 收回青島問題
民國十二年 收回旅大問題
民國十四年 五月三十日案

上述各次以第六次為最可異。民國十四年即五卅慘案的年份，日貨進口數二萬萬九千餘萬，前三年僅二萬萬二千餘萬，抵制之結果，反增至七千餘萬。第七第八兩次，同為濟南出兵事，因日本出兵兩次，故抵貨運動亦有兩次，大概亦無效果。

何以屢次抵制而屢次均失敗，此種原因，吾儕必須認清。或有人以為失敗無庸談，因此乃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其實不然。診病處方，必知病之所由，方能補救，知失敗之原因，乃可想方法糾正。若不問以前如何失敗，而欲求將來有所成功，是真緣木而求魚。有人說中國人是五分鐘熱血，我不承認。因熱度之久暫，全在有無方法持久，有方法持久，則熱度可高，否則便低。

歷次失敗，因無根本解決方法。即就不用日貨一層而論，若為不必要的貨，不用不成問題。在平時就可不用，非但日貨

對華進口價值

海關兩

五二、五〇〇、九六〇
五九、九七五、一八七
一二〇、二四九、五一四
二四六、九四〇、九九七
二一一、〇二四、二九七
二九九、七五五、六一一

前三年進口平均價值

五九、九四三、〇〇四
五七、〇〇九、九〇八
一一二、四九四、四三三
二〇七、〇〇五、三九六
二二三、六四一、三二九
二二六、〇七一、六八一

比較

略減
略增
增
增
減
大增

不用，別國貨也可不用。如奢侈品類，不必要者均宜不用。中國年年輸出少輸入多，近兩年來生計更苦，匯票飛漲，洋貨理應少用，但就海關上調查，進口仍超過出口。我個人意見，覺得不必要的貨，均宜不用。若為必要貨，僅以一時感情而不用之，稍隔時日，依然要用。既為必需，或因國貨缺少，或因別國貨貴，時過境遷，不得不不用。此無根本辦法，為當然結果。因無根本辦法，每使此種抵制不能持久。久茲舉數端事實，即可見其一斑。

近年日本貨進口，以布疋為最多，約一萬萬餘兩。棉紗約五六千萬。糖及煤均有二三千萬。紙亦有千餘萬。此大宗貨品也。茲先就煤言之，海上一隅，年須用三百六十餘萬噸。此三百多萬噸中，日煤占十分之四強。其餘乃英商所辦開灤煤，或本國他處所產。五卅案發生，吾國抵制日煤之結果，一時釀成煤荒問題。因上海居全國工業第一位，工業上所用原動力如汽

力電力，均須用煤。其他煤爐需用亦非少數。上海之日煤來源有二：一為日本直接運來，一為中國煤礦由日人開採者如撫順煤礦是。五卅案起，均在抵制之列。裝煤之輪船雖可進口，因小工罷工，不能卸煤。其時供給電力者為工部局所辦之電廠。忽對華商各工廠宣稱不供電力，因存煤不足，無以繼續故也。此時英日工廠均罷工，華商工廠理須加工；但因無電力而停工者頗多。各廠無法乃與工部局交涉，工部局答以無煤之理由，並謂若有工人扛運煤料，即可發電。工人不得已依舊復工，因即使各廠自己發電，亦需新裝電機，在此時期中不得不仍仰求於工部局也。此種不能持久，即由於無根本辦法。此次上海儲煤亦屬不多，自應預籌補救。

針織業布廠絲光廠等，現聞有大部份停工。其原料紗線，日貨居多。中國紗廠出細紗甚少，共總數十之七用日廠所製及由日運來者，因抵制日貨之故，缺乏原料

，只少須停工一部份。五卅時即受此種影響，當時濟南案起後，絲光業雖想一辦法，謂刻下中國既少細紗，不得不用日貨，暫時對每件日貨徵銀十兩，由絲光廠墊繳，作自辦此種工廠之資本，其實此項徵款，仍由用戶分担，因貨價可增高故也。結果共收五六十萬兩，即在楊樹浦買地，並定購機器。然其後並未成立，因缺乏流動資本，股東意見亦欠一致，致此計劃中止。現自製品不多，抵制日貨，只得以其貨替代。

紙張為重要需用品。國難中必須宣傳，宣傳尤靠紙張。現在各日報所用之紙，均為日貨。每年日紙進口都二千餘萬，照理前有歷次抵貨，早已竭力宣傳，報紙既為必需，如何可依然暢用日紙耶？漢口造紙廠，為財政部設立，規模甚大，曾向日商借款百餘萬。然停止有數年之久，已設者不能進行，未設者更不必論矣。

日糖在中國銷數至巨。民國十年前馬玉山等發起在吳淞設立國民製糖公司，以與日糖抗。認股者甚為踴躍，資本共集三四百萬。政府特許該廠出品一律免稅，原料進口亦減稅。日商在上海所開明華糖廠知國民製糖公司得有特權，由其公使根據中日商約，向北京外交部抗議，要求享受同等權利。當經外交部駁復。國民公司既有此便利，理應多量出品，營業發達；孰

知事實相反，廠雖告成，迄未開工。前年工商部雖派專家研究，頗擬接辦，數年籌議，一無結果。欲招商辦，亦未成功。山東溥益糖廠，亦有優待之例，乃開廠不久，亦即停辦。凡此種種。不勝殫述。

(四)此後如何持久 此次情形，較以前八次為嚴重。抵制辦法亦較前嚴厲。以前分必要與不必要，原料與熟貨，現均不分，一律抵制。不但新進之貨色絕對禁止，即在九月十八以前之貨，亦不准銷。餘如日廠工人罷工，日輪華員退出，買辦辭退，日銀行華經理亦告辭，中國工廠所用之日技師，亦均退職。凡此種種，可稱澈底，但現須設法補救的幾種問題如下：

1. 九一八以前舊存日貨，處置分兩種主張；一主張銷售；一主張久封。此為甚重要之問題，自應即日解決。此後倘能持久，銷售與否，無關重要。

2. 上海日商紗廠有十幾家，紗錠一百三十餘萬；布機有九千餘架；華工有六萬

。對方決心停工後，失業如何處置，聞華廠可吸收萬餘人，其他四萬餘人，又如何安插。

3. 煤業如何救濟。若無救濟辦法，則難免不蹈五卅案時之覆轍。

4. 貨物代替須研究妥善辦法。然後可持久。否則表面嚴厲，毫無用處。防範雖密，作偽亦二。設係必需品，而外貨或中貨缺乏不敷替代者，改頭換面的日貨，不能免。用戶不知，依然購用，因此影響日貨仍在銷售。前次曾有華商工廠，見市面需用某貨多，而本廠出品不足，乃將日貨改牌充數。又如日貨不直接進口，先經香港換別國牌號，再行輸入。用戶亦不能知其為日貨。凡此種種應如何設法防備。

此次日人因我國抵貨及取消定單所受損失，據云達一萬萬元日金以上。茲僅就輸出入上比較列表如下：

| 時期 | 對華輸出(單位日金萬元) | 由華輸入 |
|-----------|--------------|------|
| 十九年上半年 | 二〇七 | 一八九 |
| 二十年上半年 | 一四〇 | 一四二 |
| 十九年八九十三個月 | 一〇四 | 四二 |
| 廿年八九十三個月 | 六五 | 四三 |

由上表觀之，在未抵制以前，日貨進口日本已減少。因近年民生愈艱，購買力減少。本年六月以後，各省永災，需用更少，最近三個月較去年同時輸入日貨，減十分之四，抵制僅其一原因。土貨對日輸出，在最近三箇月中，反見增加。此可見經濟絕

交，不過做一面工夫耳。又據最近紙告，英一貨輪華替代日貨，其數頗巨。列表如左：

去年 十月 月份

今年 十月 月份

(紗) 十八萬噸

五十一萬七千噸

(布) 一百四十二萬一千碼

五百八十二萬六千元

由此表觀之，紗增三倍，布增四倍，此替代之結果，英國受利。故以他們僅代日貨，暫時則可，永久則不行。希望能積極設法，增加生產為要。

此後解決方法，不外二種：一為節制消費；一為積極自求生存。茲分述之；

(甲)節制消費 此種方法行之亦有效力。當以甘地之精神，力求生活之簡單，減少慾望。或以為照經濟原則，慾望增高，方可力求進步，若言減少，似為開倒車，不求進步。實則不然，在生產尚未臻發達之時，消費除必要者外，均宜節制。若不酌量節制，如何增加生產。候生產發達後，再提高消費慾望，亦不為遲。否則生產減少，消費反增，是亡國滅種之兆。

(乙)積極自求生存 積極自求生存，即生產增加。生產增加有許多條件須履行者；一屬於政治上的；一屬於社會上的。其先決問題之須解決者，為稅制，運輸，金融，法律保障，勞工問題及社會信用等。茲分別言之。

(1)稅制 中國一部份人恭維政府，以為關稅自主成功。予則不為然，最近予曾草一文，顏曰「關稅自主之目的何在」

，發表於東方雜誌，即論此事。關稅自主，固為數十年來所希望，現能發達目的，並非政府成功，乃由於輿論促成。不過結果不良，徒為政府增加收入而已。有人說中國無保護政策，以致實業不振，此乃大錯。從經濟上講，一方面須為生產者設想，一方面須顧及消費者。關稅協定固然失權，但徵稅百分之五，尚於民生無害。現在不問日用品或原料，一律提高稅率，使國貨成本加重。內地苛稅依然保留，裁厘一節徒成空話，實與摧殘國貨無異。此後關稅政策，對於日用必需品及工業原料，正應減稅或免稅，以體恤商艱，以減輕國貨成本。洋貨中必需品甚多，不能不用，均比以前大貴，此雖內外匯漲價，但加稅亦有關係，試舉一例言之，煤油貴則咸感苦痛，此即提高關稅壓迫民生之一證。此後對於本國工業，應免除各稅，厘金當然均實裁去，五品統稅中如麵粉棉紗火柴水泥四種均宜免稅。如此方可與外貨競爭。否當保留內地惡稅，一面提高關稅，於實業匪特無益，反有大害。

(2)運輸 運輸至為重要，如救濟煤荒，不先改良運輸，減輕運費，即無辦

法。日煤運費輕，故其價較廉，用者愈多。中國因交通不便，甚多阻碍。其在鐵路未通之處無論已，即在鐵路已築之處，車輛缺乏，運費又貴，更須納運動費於當局。諸如此類，弊端不一而足，運輸既不良，竟開新礦，投資者都不願。按現各鐵路運煤定價不一，每公里每噸最高二分五厘最低六厘。此後宜照最低價徵費，以減輕煤的成本，方可對外競爭。其他類是者甚多。茲不詳論。

(3)金融 資本缺乏，興業甚難，流動資本，更須賴他方面接濟。現本國金融業，多賣買公債，不肯放款於工業。號稱農工銀行實業銀行，亦與工業漠不相關。此後對於工業金融，應特別設法。

(4)勞工問題 勞工問題亦甚重要。勞資關係糾紛甚多，若無妥善辦法，解除糾紛，集資頗覺不易。現在工廠法頒布實施尚極困難。或有人以為許多工業，可歸國營，但勞資關係依然存在。且目前政象如此不良，大興官業，不過多添幾個衙門已。故仍希望民間集資，勞工固應保護，亦須使投資者安心，方合兩利之道。

(5)法律保障 法律保障自屬重要。設使民間事業可隨便沒收，或任意強制收買，均於事業發展大有妨害。

(6)社會信用 此屬道德問題，現資本不易籌集，雖有種種原因，創業當局喪

失信用，亦其一端。亞丹新密謂人人有利己心，我則謂人人存心，須求人已兩利，若只圖私利，總是不行。無論公家或私人辦，主持者必須取予不苟，保持信用，方可有永久發達希望。

抵抗日貨的經濟意義

我國抵制日貨，過去已有七次，此次算是第八次了。過去七次的成績，實在不敢恭維，過去每次抵制運動的結果是日貨輸入劇增，因為抵制時期都很短（最長的時期只有四月），徒造成一時的饑荒，「饑者易為食」，一經開放，那能不大吞大咽，銷場劇增呢？這樣，是過去抵制運動的成績，僅算得一種民意的表示，稍有政治的意義，——因為並沒有促成日本的反省，所以只微有政治的意義。在經濟方面，並沒有大的影響，固然，在消極方面，對日本無甚損害的影響；同時在積極方面，對我國本身，更無利益的影響。

抵貨運動，在經濟立場上是一種強制的行為，當然含有犧牲的性質，已經買來的日貨，封存不賣已經購置的貨品，擱置不用，甚至拿來焚燬，豈不是犧牲嗎？不過抵貨運動，另有積極方面，另有國民經濟的意義可算經濟政策的一種。

我國的國民經濟，自海通以來，有顯著的變動，我們的消費習慣，衣食住各

若不能積極生產；又不肯節制消費，惟以他國貨替代日貨；失業工人又無安插方法，此種經濟絕交，恐難持久的。欲謀持久，非積極生產或節制消費不可。（完）

張恪惟

方面，通有重大的改換，我們的生產方法，舊的多半淘汰了，新的還在那兒勉強的學習，至於流通方面，交通比較發達，各地交換比較來得快，而且交換的範圍也比較大，所以變動的地方，較數十年以前，是非常的多。這種變動的結果，試從對外貿易方面看，輸入與輸出，均有大量的增加，那末，我們可以講，我國比從前要富。不過現在各界（軍閥大官吏除外）均覺比從前困難，從前雖無輪船、火車電氣業務之類，不如今日這樣便捷，但大家食飽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家過這種自然的生活，並且是十分快樂的。現在則農工商同聲哭艱難，更加上許多知識份子，多無業可操，絕少解決生活的途徑，國民經濟，到了萬難的地步，舉國充滿了破產的呼聲，這用經濟眼光，應當怎個解釋呢？

我國從前的經濟生活是自給自足的，我們所消費的，通是我們自己生產的，所以我們雖然貧乏，並不艱難，雖然簡單，

一樣舒適。還在井田制度時代，一夫授田百畝，當然如是，即到後來，人口增加，國民生計，仍能使之無什麼恐慌，因為自給自足，那是沒有「不平衡」的。但從海通以還，我們所消費的，漸非用新式貨品不可。這類新式貨品，我們又不能自行製造，我們的舊式生產方法，多被淘汰，因之有許多生產途徑，都被棄置，而新的生產，又不能與外人競爭，結果我國的消費大於生產，形成一切經濟危機的總根源。照這樣說來要挽救我國經濟的危機就是要改正消費與生產畸形的局面，固然，在增加與改良新式貨品的生產方面，我們要特別努力，不過限於資本與技藝，很難如願以償，所以在消費方面，也要特別注意，就是要使全國的國民，來多多的消費國產的貨品。

一個人站在經濟立場，是以個人利益為前提的，在要消費的時候，決定購買某項貨品，普通是以三個標準為轉移：（一）廉；（二）適；（三）美。甲乙二種貨品，價格相同，甲合式（即適）而且美麗，乙則不合用或且粗糙，消費者定捨甲而取乙，此外，市面貨品，羅列萬千，消費者不能舉擇，所以廣告的作用甚大，平素使用的習慣，更有很大的關係。

我國國民的消費習慣，自被外貨轉移以來，本國的土產，既受淘汰，本國的新

式製造品，又多以技藝未精，或雖合於廉的條件，但不合於「適」與「美」的條件，以致不能擴大市場，而外貨以喧賓奪主，充斥民間。苟有抵制運動，則係自由競爭，而為強制排斥，對於其他貨品，自予以絕好的機會，很容易取而代之。然而前此抵制日本貨時間過短，人民用日貨的習慣仍然未經變更，未代用其他貨品，故對於日貨，僅有一時的影響，而無根本的妨礙。所以要使抵制日貨運動，有經濟的意義就要澈底，而且時間較為長久，使國民用日貨的習慣，不得不變更，就是向來所用的日貨，不能不改用他種貨品，在此金貴銀

日本在東三省的文化侵略（續第六期）

楊正宇

已經在第六期裏面談了日本在我們東三省裏面如何辦他們的日本教育。現在第二點我們再來談到日本怎樣在東三省替中國人辦教育，和替我國人辦教育養成日本的順民。

除了日本人的學校兼收中國人而外，專教中國人的學校而受日本人支配的約有三種；第一種是日本人公辦的，第二種是中日人私辦而受日本津貼干涉的，第三種是中國人的私塾受日本人干涉的。

日本專為中國人辦的學校以小學為多。這種小學的制度大概參照中日兩國的制度。一種完全的叫做公學堂，乃合初等科

的期間，歐洲貨品，大都價昂，大家尋找代替品，或不能顧及「適」與「美」，而須以國貨來代替日貨。這樣，抵制日貨，才有經濟的利益。近來有人主張發賣封存的日貨，以挽救金融的恐慌，這有很大的危險，這可以使此次兩月以來抵制日貨的運動，完全等於徒勞，我們甯另外設法，以救濟商民，不能任日貨再到市場上來活躍，回復國民用日貨的習慣，再要改換他，不知又要費多少工夫。我們抵制日貨為的是要剷除國民用日貨的習慣，為的是要乘此時機養成國民用國貨的習慣意義十分重大，不能顧惜些小犧牲。

高等科補習科而成。初等科修業年限四年，高等科修業年限二年，補習科一年。一種叫做普通學堂，專收六歲以上之中國兒童而施以簡易之小學教育，其修業年限四年。應地方情形之需要，有時也加設補習科一年。民國四年六月日本關東州都督府的命令着所有該地方的私塾都遵照普通學堂的規則加以改善。所辦的中等校大概是職業的或專科的。如農業商業鑛山日語等類專科學校是。普通的中學校甚少。中等教育的制度是以日本制度為主。現在再把日本所辦的中國人學校及中國人學校與日本有關係的舉一個大概的統計于下。

一、關東所經營的

I. 公學堂州內……大連旅順普蘭店貔子窩等外十所計教職員二百三十八人學生八千七百

六十七人

州外……開原蓋平熊岳城四平街公主嶺長春撫順等

處十所職教員九十七人學生三千三百五十二人

2. 普通學堂……一百一十所學生二萬二千七百八十八人

3. 私塾……一百六十所教員一百七十四人學生三千

一百五十一人

4. 中學校……一所

5. 商業學堂……一所

9. 農業學堂……一所

7. 師範學堂……一所

二、滿鐵會社所經營的

I. 公學堂……十所

補助經營者……四所

2. 日語學堂……一所

補助經營者……五所

2. 中學堂……一所

4. 商業學堂……二所

5. 農業學堂……二所

鑛山學校……一所

6. 鑛山學校……一所

日本人替朝鮮人辦的學校，其主管機關或為朝鮮總監府，或由總監府委託滿鐵會社，或為所在地之領事館。其經費則除大多數為總督府滿鐵會社領事館等之公費外，其餘或由日本人私人經營，或由日本人私自組織之團體補助。朝鮮人的子弟除少數入教會辦的或中國人的學校以外，大多數是進上面這幾種日本人的學校。現在我再把日本人所辦的朝鮮人學校及所教育的子弟兩種統計列舉于下。

(一) 關東州內的學校

此處所有之朝鮮人為一千二百二十五人。(民國十七年統計)因人數較少，故其子弟多係入日本人學校受課。

(二) 鐵道附近區域內

安東鐵嶺奉天哈爾濱撫順長春開原等處，共設七校。學生共一千七百九十八人。朝鮮人直接入日本人學校與日本人共學在小學三百一十二人，中學及女學共六十一名。

(三) 各日本領十館所管轄的學校

哈爾濱……四校學生共二百三十八人

人

長春……六校共五百八十五人

安東……十校共九百八十三人

奉天……二十一校共一千四百七十

一人(尚有通化分館所轄九校無統計數目)

鐵嶺……五校共五百一十八人

鄭家屯……四校共二百零六人

吉林……二十一校人數不詳

牛莊……二校共七十六人

齊齊哈爾……四校共一百六十五人

(四) 間島日人所辦者

延吉和龍汪清琿春四縣共有朝鮮人四十萬日本所辦朝鮮人學校共六十校，所以朝鮮學校共五千二百九十三人。

日本關於俄國人的學校則有哈爾濱日露協會所辦的日露協會學校等，其詳尚待調查。

以上把日本人所辦的學校都講了一個大概情形。現在第三點我再來談談日本人如何收買走狗如何養成走狗。他們收買中國人所費代價也較他國為廉，也就更了當。他們第一法門就是在小學生中選擇家境貧寒的學生，在發誓具結永遠幫助日本帝國一切利益的條件下，而給以少數的津貼或很小的工作。中國很老實可靠不致反覆無常的，他們也間常把他送到東京西京大阪等處再學專門應用的學術。這種被收

這一週的國難形勢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六日——
我們寫這一週的國難，我們要加十萬

買的學生我在日本時也常常遇見。中間也還有些是為經濟壓迫，無可如何，表示上雖不得不順從日本人，心裏依舊念念不忘祖國的。講到這裏我頗有點感想。近年來國內的偉人名士頗以收買青年為最時髦。然而他們收買青年，祇是為的在國內搗亂，專門搶地盤們搶飯碗，甚至無聊在一個小小學校內也個個勾結一部分天真坦白的青年，教他們鬼鬼祟祟來幫助自己爭小飯碗，互相攻擊各各此傾軋。這種事在北京等處固然很多就是上海我也就親眼看得不少。從沒有看見那一位偉人名士領導着一班青年來對外，就是有時對外，也祇是做對內的一個手段。至于講到收買敵國的青來和敵國搗亂，那更談不到了。真是可為痛哭。

現在我再總結一下。我們要知道，假使我們能解決政治上經濟上的難題不單是這班被收買的青年可以復還祖國，就是亡國的朝鮮青年也可效順。若是不趕快覺悟改革，那麼賣國賊一定繁殖未已，日本不待遣有形的兵來，已經早直搗我們的心腹了。

(末)

江聲

倍的痛心，我們不痛心日本的炮擊，我們不痛心國聯的抑弱，我們痛心的是南京政

府的外國外交。

看吧！這一週，最痛心的一週：

國聯的扶強仰弱，和
南京政府的辱國外交

十一月二十

，下午四時理事會開會所討論問題，

第一點爲：調查團人數，以三人爲限，此外復有專家數人，建議委員會人數須增加，但卒爲日本反對而取消；第二點爲：日本要求日本在東省應有警務權，利剿匪工作之進行，此點已得理事會同意；第三點爲錦州設立中立區問題，芳澤對此點，突向理事會提出覺書，堅持中國非撤至關內不可。三十日，晨十一時又聚會議，白理安提出日政府正式牒文，對於理事會在錦州設立中立區域之提案，表示拒絕，理事會因此失望，中立區之設置，前已經中國容納，今日驟變，此後解決希望，則益形減少。而芳澤尤重要之牒文，則爲重新宣言日本不願第三者干涉中日兩國間糾紛。查二十九三十兩日，顯然的爲國聯對日本之讓步，而同情於日本，最爲令人驚異的國聯竟同意日本有警務權，這真是開國際公法未有之怪例，所謂公道和平竟抹殺淨盡，吾人一息尚存，自必誓死力爭，甚至退出國聯，亦所不惜；至於中立區域，和直接交涉，則簡直是亡我中國的初步，從上週以來，各方面情形，誠極迷離恍惚之能事，外交上壓迫，和列國協力以

謀我，無處不用其極，而南京政府的外交，也好像立在列強地位，來壓迫我國家一樣，我們真不知這些大人先生何所用心？不信嗎？請看二十九日夜，中代表聲明書稱『日本撤退開錦州軍隊有確實報告，則中國在此環境下，將準備贊同理事會目下不特別規定日兵撤盡期限之決議案之大部份。』這不是辱國行爲嗎？所以日本着着進逼的日本，當然有要求剿匪行動自由之規定。據芳澤告訴白理安說，『中國若得國聯會保證，即不要求中立國觀察員襄助，而允將軍隊撤至長城以南，所謂國聯會保證在顧維鈞之意，祇須日本簽訂協定，承認在中立區域內各不相犯，於是已云云』究竟南京政府幹的什麼把戲，我們真有些疑惑重光葵在南京連日鬼鬼祟祟，據云是『希望直接交涉』，又說要等什麼日政府覆訓，再定期與顧接洽，這些蛛絲馬迹，局外人恐怕也會明白吧！

十二月一日秘密議會對警務一項要求中日同意後再表決，現南美諸國反對甚烈，原因由剿匪條款爲違反國際公約，開國際惡例，決不能容許一國享有藉口剿匪實行武力侵略特權之原則由此足證承認日本警務權利，完全是白里安贊同日本侵略中國的把戲。南美諸國尚不肯爲國際開一惡例而反對，不知道南京政府作何感想？今日會議中有調查團增至五人之計劃，意德荷多要求加入。但巴黎日誌報批評此事謂、

意國既堅決欲自爲調查委員，遂發生嚴重困難，（第一）因意國公然主張修改條約，（第二）意國既要求加入，德國或將效法，德國固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也。由此可見法人心理之可怕國聯尚可靠嗎？還不肯退出嗎？又今日巴黎尤一痛心的記載，即：『中代表今日將中國答覆十月二十七日日本關於津事要求之要點，通知國聯秘書長，中國復文略謂，前已迭次聲明中國僅採行預防便衣隊之戒備計劃，絕對非仇視日本，想日本定可完全了解中國始終友好之態度，希望雙方停止可引起誤會之行動，華兵現已撤至距城二十里之處，地方警察負責維持治安，如依日本要求，撤退警察，則中外人生命財產，保護無人，故希望日本了解此種困難，但若因各友邦地方當道之聯合努力若定維持治安之有效辦法，則中國準備考慮撤退之，中國當道已發命令，禁止民衆仇日行動云。（一日路透社電）』這種搖尾乞憐狀態，真是羞恥已極！如果你始終願爲友好之態度，最好把中國全部獻給日本，那才表示你誠心擁日啊！二日行政會午後四時覆議，爲討論中立區域問題，現擬中日間有一協定，庶華兵可退入關內，雙方約定，不得派兵越境。但日方尙刁難，至調查委員人選，迄未確定。由本日形勢看，似乎國聯已不承認東北爲我所有，不然『華兵可退入關內，雙方約定，不得派兵

越境』，立是由何說起來呢？國民我親愛將做亡國奴的國民：你何所感於心？南京政府嗎？他還以為不足呢？不信，請看本日會議代表居然提出國際委員會應接收天持行政之建議，說什麼『中國政府準備以最可恃的華兵五百人至一千人，交國際委員會遣用呢？』這不是南京政府的意思嗎？這種辱國外交政策，真可痛心。至國聯行政會草案內容共有六段，規定中日間避免鬥爭行為，及調查團不得干預直接交涉等項，並附有白里安導言，導言純為日本張目，最觸目驚心者承認日本在東北有充分剿匪匪之自由。國民，我們現在同日本殊死戰而外，還有什麼辦法？

四日國聯未開會。因中日政府對於議案的訓令，尚未達到的原因。但今日所得息，日覆已已到巴黎，頗反對視察員監察剿匪。五日聞東京訓令要求修改二要點，即第五段中『調查員抵東省時，中日二當事國據九月三十日理事會決議之約猶未實行，則該委員會須從速報告理事會』一節，全部消除；草案第二項 A 部全改，應為『日本為保護日僑生命財產起見對於匪賊及不逞份子活動，實行之軍事行動，不在此例。』聞施氏在起草會表示意動見改中立區域自錦州東為起，不以長城為起。五日午後四時行政會聚議聞已決定對於日本之意見與議案第五段文字有關者

，予以滿意，現有人建議，既避免行政會若干會員之反對，承認日本有自由剿匪權，但日代表得發表宣言，保留於需要時剿匪行動之權，行政會可記錄此種宣言，而不作正式投票，此種辦法，正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其祖日之用心，亦可謂至矣盡矣！現理事會對於錦州附近設立區域問題頗有堅決之主張，理事會並已通知日方謂倘芳澤能於下次全體大會開會時，發表宣言，對剿匪事項，加以解釋，並允許其他各代表加以公開之批評者，則由白里安所擬定之宣言中關於剿匪事件之節，亦可取消。由此看來，我們可以確定白里安將悍然不顧一切，唯日本之命是從，置中國於死地而不顧。國民：在此尚未亡國之時，趕快掙扎吧！

東北的新血痕

日本欲得而甘心的錦州在十一月三十日，形勢似緩和，北甯綫日軍似分三三段撤去，據天津日副領語人，乃因重光與顧維鈞極接近有直接談判意，故撤退但遼日軍於十二月一日，續回克山趨進，即營口日軍亦起活動。日軍多門師團長，竟向馬占山提出妥協條項，馬置不覆。二日新民日軍，又有西進計劃，榆關方面，日軍增加忽多，遼西各地，均有日機偵探，三日，柳河溝日兵開到，遼源方面，亦增不少日軍，同日鈴木旅團已到齊齊哈爾，似急欲消滅海倫形勢，似

此西進北進，吾人早知日內必有大舉動，果然，四日晚，日軍突用大炮轟擊營口，至十時尚未停止，同日遼河東岸，日軍戒備亦極森嚴，而巨流河新民二站，日人均派站長，五日，溝幫子亦有日機視察聞日軍必欲我軍撤退錦州，故五日東京消息有遼河東岸日軍出發剿匪，與我軍有衝突，我信傳說，遲至六日北甯綫日軍竟西進，藉口剿匪，搜索鄉村，而日飛關又投擲炸彈，日本莊又警告張學良撤退錦州駐軍，否則用武力強迫，其形勢咄咄逼人。五日日軍又復佔營口，向北甯路局提五條件，車站要件，均被運走，又將路軌毀破一里許，以上為其西攻之形勢，在至北面者，則五日日軍沿齊克路攻泰安鎮，雲集黑垣，想下週當可分曉。

進行不止的暴日劫持

三十日天津保安隊撤退後，但日兵仍開槍尋釁，又闖入華界搜保安隊，大批日軍，隨帶火一千五百餘箱已於十二月一日抵津，日租界華商亦迫懸日旗，居心巨測可知。二日日軍又復入華街搜查，塘沽方面日軍續到甚多，四日晚十時日輪到塘沽者載軍火三九九〇，聞將轉津，津日租界雖五日晚戒嚴，但日軍非至華街搜索保安隊，擾亂各村莊，在下週，必定可觀，看吧！

國賊起居注

十一月三十日張景惠所派之接收黑政權委員長英順等一行，已

抵黑，定一日掛事。現趙仲仁數以電話制馬，囑交印信於張景惠，可謂喪心已極。二日呼倫貝爾都統貴福，竟秘密向溥儀通款由華部到海拉爾，不知何所用意。二日熙洽防各軍潰退，竟壓迫士兵，可謂日本之忠臣也。

韓光第之死（二幕悲劇）

（幕急，）

第三幕

時間：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晚。

地點：札蘭諾爾。

佈景：

煤察附近天主堂後方之戰場。此時已是深夜，殘月放出慘淡的光輝，照着半倒的房屋，全焦的樹木，呻吟的傷兵，於黃沙白雪之中。

人物

（以登場先後爲序）參謀長，韓

光第，張季英，何雙奇，張副官長，傳令兵六人，護兵甲乙二人，俄軍官一人，俄兵六人。

（開幕時，在綠慘淡之中，救護隊抬着傷兵，紛紛從左邊上場右邊下場，傷兵呻吟之聲哀不忍聞，傷兵過盡，一號兵上場吹召集團長號，何雙奇，張季英，參謀長，副官長，匆匆上場，最後韓光第左臂纏一白布，帶傷登場。

滿陽溥儀方面，運動復辟，仍在進行中，現溥儀已製定勳位，于沖漢封公爵，治安維持會，除袁金凱謝絕外，皆獲尊位，這般國賊，直是白日夢哩。又六日所獲消息貴福有密謀呼倫爾獨立說，我們也留在下一週看他怎樣吧！

侯曜

彼此爲禮。

參謀長

（何韓光第報告）報告旅長！總計今天的戰爭，敵人兵力約有兩師。飛機三十一架，野砲重砲五十多門，坦克車十七輛，發砲一萬多響，分三路向我們攻擊。本旅官兵傷亡過半，陣地全毀，子彈缺乏，交通斷絕。現在在敵人包圍之中，請示旅長，我們今後作戰的計畫怎樣？

韓光第

現在惟一的方法就是一面派人到海拉爾，滿州里去請援。一面誓死抵抗。今天的血戰，本旅雖然傷亡過半，但是敵人的傷亡較我們更多一倍。本旅雖然處在危險的包圍之中，但是沒有退後一步，沒有失了一寸土地。本旅長雖然受了傷，但是看見本旅官兵那種爲國犧牲的忠勇精神，心裏非常安慰，我剛纔到鐵路醫院去看

參謀長

我們的傷兵，他們都以受傷爲光榮，我們的士氣還是很壯的，我們趕緊修理陣地，防備他們第二次來攻。我們甯可全軍覆沒，決不讓敵人前進一步！

報告旅長！今天的戰鬪，敵人用主力向我第十四團陣地進攻。先以騎兵包圍禿尾巴山和三十里小站，我十四團第一，第三兩營盡力抵抗，最後實行白刃戰，殺死敵人二千多人。我兩營官兵一千二百人也全數陣亡。車站方面，敵人用飛機二十一架向我們射擊。敵人的步兵分十多人爲一組，每組抬機關槍一架，其用一百餘門的機關槍向我陣地進攻。敵人的砲火愈猛，我們的士氣愈壯。敵人的砲火愈密，我們愈向前進。林團長選青在那裏奮不顧身的指揮作戰，身上傷了七處，還不肯退後，最的五分鐘把敵人打退了，林團長也就因重傷而陣亡了。

張季英

報告旅長，今天的戰鬪，敵人用坦克車十七輛，向本團陣地進攻，到離本團陣地五百米處，被外壕所阻，不能前進，就魚貫的向鐵道方面順鐵路前進，被我重砲

何雙奇

兵猛烈的射退，不久又來敵人騎兵一旅，向我砲台和煤窯街市衝鋒，又被我山炮兵擊退，總計本團傷亡人數約三分之一。我第五連連長湯海泉冒險跳上敵人坦克車車頂，用手槍從頂部之小孔處，擊斃開車的敵人，截獲敵人坦克身一架，湯連長亦因此陣亡。報告旅長！今天的戰鬪，敵人砲兵陣約有七八處，密集野炮重炮約五十餘門向我陣地射擊，把滅赤山最堅固的工事完全毀壞，魏副旅長長林中炮彈，炸成粉碎，本衛官兵因此更勇氣百倍，上刺刀向前衝鋒奪獲敵人重砲兩門，總計本團傷亡人數約二分之一。

張副官長

報告旅長！我騎兵拿獲爲俄國作間諜的中國共產黨二人供稱，敵人準備用毒瓦斯向我攻擊，今晚正刮着西南風，我們要防備敵人用毒瓦斯！

韓光第

（衆人報告畢，用極沉着的態度對衆人說）我們現在雖在敵人包圍之中，但是敵人的兵力並十分雄厚。他們惟一的方法就是利用砲火猛力的破壞。敵人的砲火，只能破壞我們的陣地，絕對破壞不了我們的精神，敵人的砲

火有限，我們的精神無窮。我們只要再能支持到明天晚上，就可以解圍了！你們明白嗎？

衆人

（極興奮的齊聲答道：）明白！

韓光第

在這生死關頭的時候，我們的官兵，都應作這樣想，把自己看作是一個萬家生佛。我們在這裏受難受苦，是替我們四萬萬的同胞受的。我們犧牲了個人的生命，就是延長了國家的生命，國家的生命萬歲，我們的生命也就萬歲！國家的生命萬萬歲，我們的生命也就萬萬歲；你們願意中華民國萬萬歲嗎？

衆人

（極興奮的舉手）中華民國萬萬歲！

韓光第

俄國向來是中國的大敵，那些主張聯俄容共的人，實在是認賊作父。我們應該盡力的把那些赤色魔鬼打倒。我們把他們多殺一個，就是替國家多除一個害，我們每一個官兵，能殺死十個敵人，我們雖敗也算打勝了！你們能以一當十嗎？

衆人

（極興奮的）能！

韓光第

（此時遠處有稀疏的槍聲）我料定敵人今晚必來襲擊，你們趕快回各陣地指揮！不勝，誓不生還，我們的子彈即便用完了，

也要拿我們的頭顱來作炮彈！

（此時槍炮聲大作，張，何，與參謀長急下。韓與張副官長及護兵號兵等急躲在掩蔽物後指揮作戰，槍炮密如連珠）

傳令兵甲

（匆忙上報告）報告旅長！車站着火了。（下）

韓光第

（對張副官說）你到車站去指揮！無論如何死守車站！

（張急從右下方下場。）

傳令兵乙

（匆忙上報告）報告旅長！十三團請求補充子彈（下）

（此時槍炮聲益烈）

傳令兵丙

（匆忙上報告）報告旅長！我軍左翼，前進增加隊伍！（下）

（此時槍炮聲較興又烈）

傳令兵丁

（匆忙上報告）報告旅長！敵人用毒瓦斯向我左翼攻擊！

（下）（此時鎗砲聲較前又烈）

傳令兵戊

（匆忙上報告）報告旅長！敵人坦克車向我煤窯街市衝過來了！（下）

（此時槍炮聲又較前烈）

傳令兵己

（匆忙上報告）報告旅長！我西山陣地決不能支持了（下）

韓光第

（對號兵說）吹衝鋒號。

號兵（吹衝鋒號）

張季英（匆忙上報告）敵人愈近了，旅長

韓光第

有無其他計劃？

我們守在這裏，死在這裏，你快到西山方面指揮！

是！(下)

韓光第

(持手槍，離開掩蔽物，領護兵

張團長

護兵甲
張團長

（身受重傷一歪一倒的上，對旅長的護兵說）快保護旅長退後！敵人已完全佔領札蘭諾爾了！旅長受重傷了！

唉！唉！旅長重傷，全軍覆沒，

我……我還有什麼面目見我的同胞！我非死不可了！我死後，你把我衣蓋了我的眼睛，我不願見敵人整隊經過我們的國土！（說

韓光第

護兵甲

韓光第

護兵乙

韓光第

哈哈！殺退了！殺退敵人了！哈哈！我韓光第總算沒有丟了國家的體面！哈哈！國家！國家！！（此時已是神經錯亂）
旅長！我們打勝了！我扶你回家去罷！太太在那裏歡迎旅長呢。（注視護兵乙）起了錯覺什麼？太太？你是我太太嗎？唉！太太！沒我有打勝啊！唉！敗了！敗

護兵甲

護兵乙

護兵乙

護兵甲

護兵甲

護兵乙

護兵甲

韓光第

護兵田

韓光第

護兵田

了我！沒有面目見你。可惜！可惜！你沒有替我生下男孩子，只有幾個女孩子，不能替我報仇啊！（此有時神經錯亂完全將乙誤認爲他的太太。）

（對乙說）旅長已經神經錯亂了，你不應該向他提起太太，和老太太啊！

（聽見老太太三字又想起母親來，又將甲誤認爲母親）老太太！老太太！媽！媽！你怎麼會來到這裏啊？

旅長！你受了重傷不要多說話了，靜靜的定神罷！

媽！我沒有受傷啊！我不會死的！請你老人家放心罷！我能活一千歲，一萬歲，萬萬歲，萬萬歲……（聲者念低，漸漸的昏倒死去）

（罵乙）你不應該在旅長面前提起太太啊。

（罵甲）你也不應該在旅長面前歲起老太太啊！

我是一片好心，想安慰旋長的。可不是，我也是一片好意啊！

得了，咱們別說了，本旅八千人只死剩我們倆，我在此地看守旅長的尸，你回去報告罷！

你回去得了，我要在此地！

你去罷！讓我在這裏得了。

不行！旅長說的，我們就是剩一個人，也要和敵人拚命！

讓我一人在這裏拚了！你去報告，讓咱們的人知道旅長的尸首在什麼地方也是很要緊的。（此時聽見敵人脚步声）敵人來了，你快走！（推乙下急將韓的肩章摘下，將韓尸拖至掩蔽部下以身蔽之）

（此時一俄國軍官與四俄人搜索上塲，見台上尸首，格格大笑）

護兵甲

並以槍把打那些已死的尸首。護兵甲出其不意，自後拔槍射擊，將四俄兵擊斃。俄軍官上前奪甲之槍，二人扭作一團，在尸體上亂滾，最後甲仍將槍搶在手中站起來，槍指俄軍官。

我是本旅最後所剩的一個人，一個人也要和你們拚命！（一槍將俄軍官打死。忽又來二俄兵上前奪甲之槍，三人作一團，打倒最激烈時候，幕急閉。）

金律聲作曲

鼓勵士氣歌

Allegro Militare

國事千鈞重，頭顱一擲輕，昂藏七尺漢，怕死不當兵。
馬衝鋒去，踏破敵人營，笑卧沙場上，千秋萬歲名。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聲週報

第二十期

地址：

上海赫德路福德

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

每期三分全年連

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

二十年十二月九日出版

第十二期目錄

國民救亡運動的三大目標

蔣介石下野以後

國民黨以後應有的認識

請顧維鈞小心點

評風起雲湧的請願潮

中國的解放與對日根本方針

我們怎樣實行對日作戰

遼吉黑獨立政府與九國聯約

黑軍抗日雜記

這一週的國難形勢

哀國難

亡國哀曲

壯哉馬將軍

陳啓天

劉仲平

楊正予

著良

劉天予

常乃惠

朱世龍

張子敬

王德崇

江聲

侯曜

侯曜

侯曜

本刊緊要啓事

本刊特別歡迎投稿與訂閱，爲免失郵起見，最好將稿件或報費託人轉交本社；如無友人可託則請於付郵時書明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汪彬收即可，不必寫刊名爲要。

國民救亡運動的三大目標

陳啓天

我在本報前一期將這次因東北問題引起的種種運動，替他取了一個總名稱叫做「國民救亡運動」；並且說明這次國民救亡運動的意義對內與對外均非常重大，有不得不勃發的趨勢。我們要使這次國民救亡運動得到較好的效果，必須認清他的三大目標，以爲一切言論和行動的集中點。所謂三大目標是什麼呢？

第一個目標是堅決抗日。日本不顧一切傾全國的力量強佔我東北，搗亂我華北，已使我中國有整個亡國滅種的危險，不僅是一個局部領土或少數利權的問題。我們要保我們的國家固不得不堅決反抗日本，要保我們的種族也不得不堅決反抗日本。堅決反抗日本，唯一方法只有作戰。對日作戰在一面必須督促政府出兵，

在又一面必須國民從速準備軍事訓練以爲政府對日作戰的後盾。然東北事變發生以來已有三月，政府在軍事上既不出兵抵抗日本，在外交上又節節退讓與日本妥協。我們這次運動爲貫徹堅決抗日的目標必得加以反對；反對與日本妥協，反對辱國外交；同時還須堅決督促政府立即以武力抵抗日本，收復失地。

第二個目標是繼續剿共。剿共與抗日同樣重要，必須同時兼顧。因爲共黨是俄國侵略中國的便衣隊。共黨的勢力如再擴大，也足以使中國亡國滅種。我們要反抗日本是爲的保護中國，不是爲的「擁護蘇聯」。如果在這次國民救亡運動中放任共黨籍反抗日本來擁護蘇聯，那不但失却這次運動的真實意義，並且足以使這次運動

發生無窮的阻礙。一個大阻礙，是予政府以壓迫的口實，又一個大阻礙是予日本以侵略的口實。因此我們要保持這次國民救亡運動的真實意義，必得在一切言論和行動上勿予共黨以利用的機會。我們要減少運動的種種阻礙，又必得使共黨的言論和行動不得攪雜在一切運動之中。抗日既須兼顧剿共，自然不免加上一重困難。我們又不可因有困難，放任共黨操縱抗日工作。

第三個目標是反對黨治。黨治就是一黨專政。一黨專政就是一黨專利。一黨專利既壟斷政權又壓迫民權，這是四五年來國民黨實行黨治的綱領。我們且不談黨治在理論上的不當，只就黨治的實際成績說，也無絲毫存在的理由。共禍固是黨治的結果，日禍也是黨治的結果。實行黨治的國民黨已不能辭其責。現在國民迫於共禍與日禍相繼發作足以危及國本，不得不起來抗日同時剿共；然而處處又感覺黨治是抗日的障礙，也是剿共的障礙。使國民無法澈底抗日，澈底剿共。因為在黨治之下，政權既為國民黨所壟斷，國民無法直接負擔抗日與剿共的責任；民權又為國民黨所剝削，國民抗日剿共的言論要受黨部的檢查，國民抗日剿共的行動要受黨部的干涉。像這種情形，安得不使國民對於黨治發生惡感，又安得不使國民集矢於黨部。最

近上海南京和杭州等處，學生羣衆相繼起來搗毀黨部便是一個見端。如果國民黨還要堅持黨治，不許人民自由抗日剿共，恐怕此種事變之來，非任何壓力所能奏效了。堅決抗日，繼續剿共和反對黨治是這

蔣介石下野以後

時局的轉變，經過了千迴百折，卒不能不有蔣介石下野的一幕。

抱樂觀的人，以為最近對內對外之無辦法，完全以蔣之故；只要蔣一走，辦法便可層出不窮，這種看法，實在是過於幼稚。

說一句平心靜氣的話，假如在一種良好的制度之下，蔣汪胡諸君均不失為國家有用的人才，如果仍然要繼續所謂「一黨專政」，繼續所謂「訓政」，則無論換湯不換藥，或換藥不換湯，汪胡之決無辦法，也與蔣之決無辦法是一樣，或者更為無辦法也說不定。

別人說國民黨不好，或者是反動派，不足為據；乃至國民黨人也把國民黨罵得不值半文，則天下事可知矣。

但我的觀察，仍然與這班罵國民黨的國民黨人不同，我覺得這個四五年來國民黨之毫無成績，其各并不完全在國民黨的本身，最大的原因還是在全國國民一般的政治能力過於薄弱。即以汪胡兩位而論，

次國民救亡運動的三個主要目標。我們希望一切國民尤其是愛國學生的一切言論和行動，都集中在這三個目標上以救我國家。

劉仲平

總算是國民黨中的長衫領袖，但他們的政治常識之平凡，已經是令人可驚；至於汪胡以下更是一些令人一想到便覺得可笑的人物。

話雖如此，我並不是說國民黨外的人才便如何的特別高明，但阿斗之一定可以打倒諸葛亮，我們却是早有把握的。

自入民國以來，國民黨前半段的歷史，失敗在一個「亂」字，後半段的歷史，失敗在一個「驕」字。自中山死後，汪精衛剛剛代表了「亂」，胡漢民剛剛代表「驕」。汪胡分離，非「驕」即「亂」；汪胡合作，既「亂」且「驕」。如此時局，如此人才，如果說靠國民黨一黨能夠把這個嚴重的局面打得像，我是絕對不相信的。

是以「一黨專政」之應打倒，乃是毫無疑義的。

可是現在國民黨的精神雖已摧毀無餘而國民黨的僵屍依然存在，蔣既去職，胡仍不來，汪精衛及其他人等，其勢非連袂登台不止。

登台以後有什麼辦法呢？汪精衛主張的『國民救國會議』，或『國民代表會』，大概是他們要排演的第一幕，可是這一幕之不能叫座，我們可以豫言：因為汪精衛口中的所謂『民治』，所謂『民權』，所謂『人民代表』，自來都是假東西，這一次當然也不外臨時雜湊若干所謂民衆團體的代表，插入多數『改組同志會』的同志，同時拉上若干職業團體的分子，再加上一批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從而指導之，胡鬧三兩個星期，積極的作用是等於一個賣國公司，藉此來對日實行讓步；消極的作用，則爲國民黨『分謗』，爲國民黨『分打』，一言以蔽之，『亂』而已矣。

然則怎樣辦呢？

第一，國民黨黨部已爲全國仇視的目標，在最近兩星期內，凡省市縣區各黨部，不問南北，有全部被搗毀的危險，爲避免黨與人民的衝突起見，應由國民黨自動一律停止活動，俟將來劃清權限，另行改組，再謀恢復。

第二，明令取消一黨專政，明白承認全國人民因政見之不同，有公開組黨之自由。

第三，凡從前由國民黨改組的民衆團體或職業團體如教育會商會工會農會等等，應由人民自動恢復後，國民黨絕對不得操縱，更無須指導。

第四，南京的當局，無論任何人來幹，只應該積極負責，以武力收回失地，全國民衆，此時並不須要一假造的民意機關；如果要設立，必得真能代表民意。

國民黨以後應有的認識

我做這篇文章是竭力平心靜氣做的，誠恐所說的話稍帶意氣，使讀者生出反感，反足遺誤國家，所以我也希望看這篇文章的人，也平心靜氣的看。

這次蔣介石下野，雖說稍遲，誤事不少；但是因此大局前途還有進展的希望，我們也就不求全責備了，但願繼蔣氏之後者，十分慎重努力，以處理此危局，就好了。我們要根本認識這次蔣氏之下野，並不是單因爲粵方的反對，更不是單因爲胡展堂的反對；實實在在是因受全國國民的責備無法以謝國民，我們更要徹底認識國民這次的愛國運動，決不單祇反對蔣介石而止；實實在在是反對這幾年來自私自利辱國誤國的國民黨，也不單祇是反對國民黨實實在在反對以後肩着革命救國的招牌，依然自私自利辱國誤國的其他一切黨派。所以此後無論那一黨派，假使不能公忠爲國，團結全國國民，和衷共濟，抗日救國；都是要被打倒的，不單祇國民黨，更不單祇國民黨內那一派，所以我希望這次繼蔣氏之後的諸公要澈底認識此點，不要投機

總而言之，汪精衛如果真有勇氣登台，我們惟一的希望，便是請他不要又來多造『亂』子。

楊正宇

思逞，遺誤事機。

國民黨的領袖和黨員還有一種錯誤的心理：就是覺得我們國民黨有數十萬黨員，並且擁有百萬大兵。我們來制裁幾個反動派算甚麼一回事，我希望國民黨須把這種心理糾正一下，一、反動派的意義怎樣解釋，二、這百萬大兵是不是實在爲國民黨所有，我們要知道反動這個名辭，共產黨用來有共產黨的意義，因爲共產黨是不愛國家的，他們所稱的反動，是指有反於黨之利益的行動。國民黨以及其他政黨多是用黨做工具來救國的，反動的解釋那就與共產黨大不相同了，所謂反動是指有反於國家的利益的行爲，假使後繼諸公依然投機思逞；貪戀權位；搜括金錢；和不能和；戰不能戰；自私自利；誤國賣國。那麼諸公自身就是大大的反動了。這樣解釋反動的意義素來就深伏在國民的心中，中間經共產黨以紫亂朱的宣傳，所以才弄糊塗了，甚至對於個人自己的飯碗利益有妨害時，也喚人家做反動。這次暴日的壓迫，這種意義又清楚了，所以以後反動這兩個字

，是有一定公共的解釋，不可再拿來自騙騙人了，假使諸公一旦不幸而自私誤國，那麼在國民的心中，就很明顯的認識諸公是反動派，以誤國賣國的反動派而欲利用愛國的軍隊，來壓迫愛國的國民，諸公能確有把握麼？滿清三百年的經營竟崩於武昌革命的一夜，袁慰廷從小站練兵到身為總統，勢力可謂不小；而倒于蔡鐸之振臂一呼，最近蔣介石直接身統重兵，仍不能不翩然下野，雖一半出於有自知之明，不欲堅持多誤國事；一半仍出於知道國民愛國救國之熱潮不可抗，所以國民黨統有百萬大兵就可橫行無阻的心理，非糾正不行的。

又國民黨自恃以為有數十萬黨員的見解也是錯誤的，我們要知道人家加入國民黨原為立志革命救國，假使國民黨的行動是誤國賣國的，與他們志願違反，他們可以毅然脫離，就是剩下幾個為衣食充走狗寡廉鮮恥之輩，然而理不直，氣不壯，也就無勇可賈了，國民黨自恃有數十萬黨員的錯誤心理，也非糾正不可的。

國民黨最後須有的認識：就是非對日作戰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非誠意的公開政權，團結國內一切擁護國家之統一獨立自由的黨派，不能對日作戰，這個道理諸公自己明白，不用再說了，我希望國民黨當道諸公將連日報紙上所披露的意見誠意的迅速的具體實現起來，舉國上下，團結一

致，對日決一死戰，切不可投機思逞，敷衍了事，弄得結局徒然誤了國家大事，自己依然得不着好處。

請顧維鈞小心點

數十年來我國的外交，幾乎無一次不是因循敷衍，也幾乎無一次不是喪權辱國推原其故，由於弱國沒有武力為後盾者半，由於缺乏折衝樽俎的人才者亦半。且失敗既成為外交上司空見慣的事體，故所謂外交也，公使也，也就易從此種含垢忍辱的常軌中，養成了畏惠的，委曲的，與仰承帝國主義者鼻息的心習。奴性的外交政策造成今日任人宰割的奴性地位：這是人事不能逃脫因果律的鐵腕所致。何必怨天尤人，只須痛自悔責！

一向外交既糟糕到如此這般，當然談不上什麼外交人才。然而降格說來，過去顧維鈞與王正廷之周旋於歐洲和會，陳友仁之主持武漢政府外交，以及現在施肇基孤軍苦戰日本第一流外交人才團於國聯，不能不算是我國外交中略較出色的能手。可惜王正廷既泄泄沓沓，受了愛國學生痛擊而下台，陳友仁又不能釋去國人對其赴日勾結的疑團，故現在為國人所屬望的外交人才，只餘施顧二人。施之任務未改，顧則於數年投閑置散之後，一躍而為當今之外交總長；一則搏戰於巴黎，一則運

我再忠實的告訴國民黨諸公，以後無論誰上臺，假使不能履行所言，公忠救國，我們非拚命打倒他不可的。

劉天予

等於國內最高機關，顧之關係外交全局，較施尤為重要。我們為擁護國家權益計，為愛惜外交人才計，對於顧維鈞——當今的外交總長——均不能不略進其心所謂危的忠告。

(一)此次日寇進兵東三省，是其六十年來目注心營的侵略政策之大爆發，之總成績，之孤注一擲。它如失敗，則歷年大陸進取政策即受嚴重之挫折；我如失敗，則必招致亡國滅種的慘禍而莫由倖免。故此對日交涉，較之以前任何交涉都嚴重得多，實為雙方的生死戰，只有一勝一敗，一死一活，決非我國畏惠的、委曲的、與仰承帝國主義者鼻息的傳統外交政策所能應付得了，這是要請注意者一。

(二)此欲中日交涉既特具嚴重性，所以國難中愛國民眾之集中視線於此點，並欲各竭其最大能力以監督政府之軟化者，也為空前所未有。弱國外交既要以民意為準繩，民氣為後盾，那嗎，現在民意的昭然若揭，與夫民氣的澎湃可用，當為主持外交者所一刻不能忘

懷。如果。在。萬。目。睽。睽。之。下。運。用。其。數。衍。掩。飾。的。政。策。圖。政。府。目。前。的。苟。安。而。民。族。淪。亡。的。惡。因。步。步。退。讓。着。着。徘徊。則。今。之。人。民。非。昔。之。人。民。可。比。曹。陸。章。與。王。正。廷。的。覆。轍。不。難。再。蹈。這。是。要。請。注。意。者。二。

我們鑒於施肇基秉承政府意旨向國聯做中立區的荒謬提議，實在不敢相信今之政府，今之外交總長真能了然於上述的兩

評風起雲湧的請願潮

『學生應當埋頭讀書，勿問國事』：

這話如就一個像樣的國家言，誰也不能否認它所含的真理，然而當茲國難的年頭，我國的青年學生，偏偏不讀書，要問事，並且形成了一番風起雲湧的請願潮，由這潮尖中更呈露出一些可敬，可憐，可恥，可哭的事象，來與日寇的凶殘掩映。我們眼見着當前的實際，不容輕輕放過，也不容不一求其癥結的所在。

就近頃報紙上所載的消息看來，這潮流的結果真是光怪陸離，令人心痛，約略舉之到如下：

(一)國難加緊一分，青年的熱度便加高一分，反之日寇暫時少向同胞開了幾炮，青年的心弦也少震盪了幾次，終極的結果也只是共以向政府請願發洩悲憤的出路。

事。現在鑒於國人反對之烈，與日寇存心之貪，雖有訓令施使堅絕反對之事，但不顧民意，輕舉妄動，一誤再誤，究竟誰尸其責！總而言之，我們希望顧維鈞要採取大無畏的，不為瓦全的，貫徹主張的革命外交政策，不希望顧維鈞承襲曹陸章與王正廷的衣鉢而自誤誤國！

劉天予

(二)政府始則通令制止，繼則嚴禁掛車，終乃所謂首都的要人輪流招待之不足，復由主席親口致慰勞嘉勉之詞，親筆書接受請願之字，於是皆大歡喜，認為如願以償。

(三)學校教職員們始而仍舊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傳統態度，對於請願運動的阻止與打銷，可謂盡心焉而已，等到狂瀾無可挽回，只有一面聽其自然，一面引咎辭職。

(四)同學意見不同，則打得頭破血流，相互發宣言，打電報，詆毀對方的不合法；路局不敢掛車，則硬的是痛毆站長，軟的是橫臥軌道，終則有志竟成，得一瞻首都的興國氣象。

(五)北京更有一二，由哀求的請願變為強硬的示威；由捧場而變為打倒；由

抗日救國而變為歧途另趨；於是要人們，軍警們也就由溫語的殷勤而變為不客氣的干涉。

(六)初首途時，因為剛在校中掙扎勝利之後，個個悲憤填膺，抱着無窮熱望，既到南京，則除恭聽主席準即北上的刻板式講演與謁了一次什麼陵外，帶回學校的只是滿腹冷氣與一腔悵惘。

如此這般的事情，不勝枚舉，總而言之，學生是空跑一輪，政府是應接不暇，社會大多數民衆是不知究竟怎麼一回事。幸運的，真幸運的，却是一部分對國難作壁上觀的教職員們。因為學生去，則樂得多在安樂椅上舒服舒服，好歹薪金是一文不致扣除；學生回，則更可在課堂上唱些涕笑俱非的高調，發點冷熱雜陳的諷刺，使得他們愛國心情上所受的創痛更深地劃上一條傷痕。我敢斷言青年學生們沸騰的赤血、必不免有隨着在請願前前後後所受的森寒之氣而冷，而冷到冰點以下者。嗚呼，誰實為之，我不禁要為今之青年處境哀，更不禁而為此後國家前途哭！

○ ○ ○ ○ ○

應讀的書不去讀，不應問的事偏要問：這並不中國學生好做軌外的行動，乃是中國學生偏偏生不逢辰，偏偏遇着了不能埋頭與不忍契然的情境。目前謀國者不能謀國，守土者不能守土。領導者不能領導，

這如能安然免於禍患，實爲因果律所不許。幸而青年的血還未盡冷，心還未盡死，他們雖作無甚效果的呼籲，較之一般能呼籲與應呼籲的那般袖手冷視的達官貴人文士學者們總要對得住社會些。你們自己不各盡其謀國、守土、與領導的責任，便不該說青年學生不盡讀書的責任。青年這樣越俎，豈是得已而巳嗎？青年這樣犧牲，豈不是你們放棄責任有以使之然嗎？你們不能收回已失的國土，澄清國內的政治，並積極領導着青年走上救國有效的途軌，究有何顏來論列他們救國的是非呢！

至於青年以赴京請願爲抗日救國的二法門，實在不是個辦法。要曉得今日政府是怎樣的一個政府，與其向它請願去堅決抗日，不如先向自己請願，先向一般睡在鼓裏的民衆請願，請他們快快醒來同你們一道力爭民族的生存。國家危險到這個地步，統治階級與智識階級多半麻木到失了人性，青年學生們實有起來担任非常的艱鉅之必要。不過方法的着手處，第一是目己下個爲國犧牲的決心，第二是要喚醒一般民衆也同你們一樣地下個爲國犧牲的決心，能如此，則政府如想生存，便自然要爲一般青年與民衆的馬首是瞻；不能如此，那嗎，你們責它不努力抗日，它便責你們幻癡可笑，出位胡說。所以我現在覺得青年學生們應在請願之外另尋可靠的，

踏實的救國途徑。茲就管見所及，略舉數端於下：

(一)一致要求學校當局每日將正課酌量減少，加增軍事訓練三小時。如果真正愛國，就得死心踏地吃這種苦，先鍛鍊出殺賊的好身手，那才佩說殺賊。不然便是沒有救國誠意。

(二)組織經濟絕交監視團：這須帶着秘密性質。除普通公開講演宣傳外，如果調查到偷賣日貨的好商，重則秘密置之死地，輕則予以身體上重創。因爲奸商固愛錢，尤怕死，這種組織如果普遍起來，則經濟絕交才能持久而有效。一旦事洩，不妨坦然受法律的裁判。

(三)組織國賊懲戒團：這也要由有志者

中國的解放與對日根本方針

常乃惠

十二月七日寫

秘密組織起來，對於甘心賣國與泄密誤國的人，先以函件警告，警告無效，則相機執行最後的制裁，徐錫麟的往事，虛無黨的精神，難道不是青年救國的一途嗎？

(四)組織民衆宣傳團：這要持之以恆，每日走向學校所在地的附近民間，逢人便說，只要有人聽就夠了，不必一定集合甚多的民衆來看熱鬧。

其他如實行投軍文字宣傳等，均是抗日救國的好方法，如果自己舍此等切實難做的事不幹，而去請什麼願，避難就易，棄實驚虛，不能埋頭幹救國的工作，那便是放空炮，要曉得空炮是不能嚇退日寇，不能懲創內奸的啊。

十六年前，日本對我國提出二十一條的嚴重要求的時候，梁任公先生在大中華雜誌上做了一篇文章，名叫『中國何敢望土耳其』意思是說中國與土耳其共同稱爲無獨有偶的病夫國，中國人也常拿這話頭來替自己解嘲，但是中國實際上又何敢望土耳其？人家土耳其是一戰再戰敗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俯首就範的，決不是像中國這樣受人家直接打到臉上來，還以和平王道自豪的無恥舉動。梁先生這種意見，到現在

完全應驗了，土耳其自歐戰失敗以後，受綏佛爾條約的壓迫，已經完全亡國，但是他們的國民以不怕戰爭的精神，爲最後的誓死奮鬥，終於一九二二年戰敗希臘，恢復了祖國的獨立自由。土耳其的病夫徽號到如今是完全消滅了。至於我們遠東病夫的中國，則在二十一條簽字後的第十六年，東北三省完全被敵人拿去，天津無故被敵人一再炮擊以後，號稱革命外交的黨國當局，還在高唱和平，鎮靜，無抵抗，還

在自行提議劃自己國土爲中立區域，歡迎國際來駐兵代管。相形之下，我們還夠得上配稱是一個要臉的民族嗎？

土耳其自十八世紀以後，就與俄國成爲生死的對頭冤家，單就十九世紀的百年間而論，自一九二一年希臘受俄國的德惠起而爲獨立之戰始，中經六年的波折，至一八二七年英俄三國聯合援助希臘，強迫土耳其退讓。然而土耳其并不因此屈服，一八二七年十月二十日，土耳其海軍與英俄法三國艦隊血戰於納窪洛（Navarino），完全覆沒。但土國政府并不因此喪胆，隨即對三國宣告神聖戰爭。從一八二七年十二月到一八二九年九月，土耳其人經兩年半以上的抵抗，最後筋疲力竭，君士但丁堡有爲俄人陷落的危險，始忍痛求和，締定亞得里亞諾堡和約（Peace of Adrianople），承認希臘的獨立。土耳其的屈服，是戰到最後一滴血才屈服的，并不是臨事不發一彈，將疆土和平讓人者可比。

一八五三年俄國又假借保護耶蘇墳基的名義，向土耳其挑釁，土耳其得英法兩國的帮助，於一八五三年十月對俄宣戰。這個戰爭延長了兩年，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克里米戰爭。到一八五六年俄國戰敗求和，開和會於法京巴黎，列強承認土耳其帝國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與歐洲列國處於平等的地位，這都是一戰之前。

一八七四年以後，土耳其所屬的各斯拉夫系異民族起而叛亂，俄國乘機以大斯拉夫主義號召，加以援助。一八七七年俄土開戰，土軍主將奧斯曼帕夏（Osman Paşa）堅守普列窪那（Plevna）抵抗俄國與羅馬尼亞聯軍至五個月之久，卒因衆寡不敵失敗。嗣後結聖士提反條約，土耳其大受宰割，但未幾以外交形勢之轉變，列強開會議於柏林，重訂柏林條約，使土耳其又恢復一部分領土。

在十九世紀百年之間，土耳其以積弱的國家，凡對列強開始三次的大戰，雖然結果勝負不同，但沒有一次不是抵抗到最後才屈伏的，決不是像我們中華民族那樣永遠保持和平鎮靜的態度。土耳其人有這種精神，所以才能有斯麥拿最後的戰勝。

二十世紀以後，土耳其人的對外政策仍然是取積極抵抗的態度。一九〇八年土耳其青年黨人革命之後，隨即有一九一一年意大利突然進兵佔領土耳其的北非洲屬地突利坡里，對土宣戰。意大利這種對土的暴舉正與今日日本人對我國所採的手段完全相似，但是當時青年黨執政的土耳其政府却不像今日國民黨執政的我國政府這樣和平。鎮靜，無抵抗。他們立即對意大利應戰，頑強抵抗將近一年，意大利已無勝利的希望，不幸因巴爾幹戰事爆發，使土國無力對意，才不得已割讓突利坡里以和。

嗣後第一次，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土耳其都參加戰團。到歐洲大戰爆發，土耳其更加入德奧方面，對協約國抗戰四年之久，終至敗衄，而受綏佛爾條約的宰割。一般批評的人，莫不以爲土耳其以好戰而亡國，從此將不敢再談戰爭了。不料好戰成性的土耳其民族，雖至國破家亡也不肯放棄爲國家獨立生存的戰爭的權利。從一九一九年五月，希臘軍隊佔領小亞細亞的新麥拿起，土耳其的國民領袖凱馬爾起兵東部，與希臘軍隊漸次接觸。嗣後血戰三年，卒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將希臘總司令俘獲，攻下希軍最後的根據地斯麥拿，土耳其的獨立自由是經這樣苦戰才得來的。土耳其人的屢次對外宣戰，並不是因爲有戰勝的把握才來宣戰，只是不甘心自己的國土國權無抵抗讓別人拿去而已。凱馬爾對希臘的抗爭，最初也並不是有什麼戰勝的把握，也祇是敢戰，不怕戰而已。這種精神是思深慮遠的老大民族所絕對辦不到的。但是土耳其的復興就是靠着還有這點精神。在這一點上，中國「何敢望土耳其」？

豈止土耳其是這樣，世界上那一個弱小民族的獨立自由運動，不是由苦戰得來的？十六世紀荷蘭人因反抗西班牙而有五年的獨立戰爭，十七世紀普魯士腓特烈克大王與奧法俄瑞四國爲敵，而有七年的中歐戰爭；美利堅因反抗英國的壓迫而有七

年的獨立戰爭；十八世紀西班牙人因反抗拿破侖而有五年的半島戰爭；德意志爲求統一而有普丹，普奧，普法三次戰爭；意大利爲求獨立而有參加克里米戰役，及聯法抗奧的戰爭。以上這些都是歷史上彰明較著的事實，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靠武力而能恢復自由者，實在不可多見。因爲正義，和平，人道等好聽名詞是嚇不退野心的帝國主義的，要打倒帝國主義，外抗強權，祇有靠着鐵和血。

中國現在站在一種次殖民地的地位，一切不平等條約壓在中國民族的身上，如同五行山鎮壓了孫行者一樣。中國的問題不是很單純的對國內的問題，國家的統一，強盛，必須待諸國際壓迫解放以後，這是很顯明的事實。舉一個例來說：譬如中國要求強盛，必須要先求經濟的復興，產業的發達，但是在關稅協定的桎梏之下，產業如何能夠發達？經濟如何能夠復興？可見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有不可分解的連帶性。尤其是與我國疆土相接，利害相反，時時野心在抱的日本帝國，對於中國的統一強盛最抱不安之感。中國強盛之日，即日本國家的獨立與發展感受威脅之時，至少在日本當國的人物裏是同抱這種感想。所以日本對於中國復興必定處處加以破壞壓迫，務使不能達到目的而後止，在這種強烈的障礙之下，中國若想恢復國家

獨立自由，不先求國際間的解放，有什麼辦法？這個問題確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

對於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中國人士間無形中分爲兩種意見。一種意見以爲中國的解放可以用單純外交的手段，乞憐於強國之前，獲得國際的同情哀憫，然後才可以逐漸修改不平等條約，恢復一切主權，另外一種意見，則以爲中國的解放，最後非訴之鐵與血不可。前一種意見是爲自北洋派政府以至現在的黨國當局所繼續採用的政策，後一種則是一部分有革命性的國民所主張的。

假如國際同情真可以幫助中國恢復獨立自由的地方，我們也歡迎這個辦法，可以使中國國民少犧牲一點，然而這個意見的無效是顯然的。自北洋系時代的關稅會議，法權會議，以及最近幾年來的修改條約的交涉，成績如何，不難覆按。希望列強將到口的肥肉，和平吐出，這種樂觀的幻想，比任何幻想都要渺茫些。在一般自命通達實際情形的穩健派人士而有這種幻想的主張，實在有點不可思議。

現在日本的佔領東三省，就是倚靠國際同情來解放中國主張以一種事實的教訓，國際同情，甚至於有組織的國際聯盟，對於日本暴行的制裁，和中國國權的保持究竟有多大的幫助，從這一次事件中表現得清清楚楚。兩次撤兵的決議，不能禁止

日本人不炮擊天津的中國土地，這就是國際同情所給予我們援助，這次東三省的問題若不得適當的解決，則以後日本干涉中國內政的機會更多，更容易了。怎樣對付日本，就成爲中國解放運動中第一先決的問題了。

對於日本是不是可以用外交親善的手段，獲得他們的同情，使不爲中國復興的障礙呢？這種主張在現在中日衝突最激烈的時候，自然都不敢講出口來，但是我相信有一部分中國人確持此見解，并且見之於實行。最近廣州政府的外交部長陳友仁，因秘密赴日，受國人攻擊，特發出辨護的通電說：

『……友仁以爲過去南京政府之對日外交，仍不免承襲北京官僚政府時代因循苟且之習慣。我弱日強，而外交上之應付如此，其前途之不利與失望，可斷言也。在此種情況之下，欲轉變外交之失望，而別謀永久和平，則惟有依照中山先生之遺教，中日兩國間應力謀親善共存之道，而排除一切仇視與不諒解之障礙，德國與法國親善之結果，保持歐洲之和平與秩序，至東亞和平之保證，有待於中國與日本之互相提攜也。……』

陳氏這種主張，據他自己所說，是『中山先生之遺教』，可見是國民黨全黨的

外交方針，也就是現在中國的統治勢力所支持的外交方針。我們姑且撇去一切感情衝動的論調不談，承認陳氏這種『中日共存共榮』的主張，是出於謀國的誠意；而非勾結日本以盜取政權的手段，則這個主張，我們也值得加以仔細考慮的。

國家與國家之間，并不是不能成立親善的關係，但是重要的關係是在兩國之間無絕對不相容的利害衝突，而有當前共同一致的敵人。沒有這兩種條件。而欲成立特別親善的關係，是不可能的。陳氏舉戰後德法的親交以與中日國交為例，不知德法的情形與中日的情形有許多重要不同之點。第一，法國現在為歐戰大陸國家的領袖，欲望已足，方在持盈保泰，不欲多所進取，但求德國不圖復讎即足；而日人則方視滿蒙為其國家生命之所繫，非盡得之不足餒望，故親善共存可以感動法國而不能感動日本。第二，德國因歐戰的關係，變為列強的公敵，其一舉一動願為困難，故不得不曲意與法親交，以圖釋去國際疑慮，中國雖受國際壓迫，外交上尚未至完全孤立，不必一定非與正面的敵人親善不可。第三，德國雖敗，內部仍然統一，不予法以侵略機會，故兩國和平得以暫保，中國則方在內部紛爭之中，時時授日人以侵略機會，雖欲日人之不生進步的野心而不可得。第四，德法親善不過感情恢復，

除凡爾塞條約外，並無其他繼續的權利損失，中日的親善，則須以承認吉會路敷設權，及商租權等條件為交換之具，這些條件雖在日本以為有條約的根據，但不是如凡爾塞條約一樣，由戰敗之後，全國國民代表通過，堂堂正正簽字承認的，不過是一時串騙之所得。以上幾點都可證明中日關係和德法關係，並不盡同。在德國，斯託拉斯曼的親法政策，雖為協約方面所歡迎，然尚遭激烈的國權黨人所反對。并且也幸而法國有眼光遠大的外交家白里安，主持法德親善的政策，才能相互苟安一時。中國現在所受日本的侮辱，百倍於德法的關係，而日本又沒有遠大眼光的政治家外交家，一味追隨於軍閥的後面，對我步步侵略。這樣的態度，如何能使中國與之親善？如何能給與中國以安定復興之機會？所以希望從中日親善的關係上以解決中國者，即從最後的動機來講，也還是不明白日人對華的根本觀念之凶險。要想騙得日人一时的用情，以徐圖改造中國，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中國的解放既然與對日問題有密切的關係，而想以中日共存共榮的口頭話，騙取日本人置身於中國事件之外，讓中國人有自行徐徐統一改造的機會，又是絕對不可能的。那麼，中國的解放，除了對日一戰之外，更有何法？日本經過此次侵略

之後，在東三省的基礎穩固，必定更進一步來侵略黃河流域，是中日衝突之機會愈多，戰爭更不能免。中日之必出於一戰，除了少數迷信國際同情和中日親善政策的人以外，大多數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事實上絕難避免。但是戰爭時間的遲早問題，却各人意見不同。普通的意見以為中國此時決無對日戰勝之能力，故不如稍緩須臾，待國內完全統一，政治修明，整軍經武之後，再對日一戰以求收回國權。這種主張，是效法俾斯麥勝法的政策，固然計出萬全，但是事實上日本人能否容許我們有這樣從容準備的時間呢？拿這一次的事變來證明，就可以曉得日本決不能這樣愚蠢。中國的復興只要稍有希望，日本必定要以全力來破壞的。所以必勝而後戰，在中國只能當作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希望而已，我們的環境，只容許我們下最後犧牲的決心，隨時隨地準備對日的戰爭。最上能如意大利之聯法戰奧，土耳其之聯英法抗俄，已算很大的成功。萬一外交不利，我亦當以孤軍血戰的精神，效法荷蘭之抗西班牙，美利堅之抗英，為乾坤一擲之壯舉。甚至如普魯士在九年戰爭中之往事，雖以一敵八亦在所不畏。有這樣最後犧牲的決心，才可以獲得最後的獨立自由。否則，敵人得寸進尺，東北失陷，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至全中國都有失陷的可能。

。田中內閣的祕密奏章，已將日本傳統的大陸政策的野心昭示給我國人，我們還可

我們怎樣實行對日作戰

朱世龍

以一讓再讓，聽敵人從容建設大陸的根據地嗎？

「作戰！」對日作戰！一般人聽到這種呼聲，總不免有些惘然自失的說道：「

以積弱的國家來抵禦強頑的暴寇，恐不免有亡國的危險罷！」這完全是皮相的見解，卑怯的心理。我們在今日須要澈底認清下面兩個前提：

第一，中國對日戰固亡，不戰亦亡；不戰而將大好山河拱手送人，亡得更快，戰則可以激起國民的同仇敵愾，由抵抗中求堅持，由堅持中求改進，運用整個的國力以抗孤立無援的日本，尚可免於滅亡的一線希望。

第二，中國如不想謀整個民族的生存則已，如欲求生存，則今日因循畏縮不出於戰，將來形勢所迫亦終非出於一戰不可；與其待到着失敗噬臍無及，何如今日準備作戰尚可挽回危局。

在這兩種前提下我們來談對日作戰是有深切意義的，其義有三：

一、雪積恥 日本在甲午之戰 割我台灣及澎湖列島，日俄之役奪我旅順大連，民四以哀的美頓書致我強迫承認二十一條，民十七進兵濟南大肆屠殺 及至今年先之以萬寶山事件，繼之以朝鮮慘殺華僑

，更繼以之東北佔領，國恥公仇積案累累，此而不報，直可謂毫瀟人氣。

二、爭人格 中國近百年來一誤再誤，外國人早把我們不當人看待。日本人提到「支那」二字，其聲音特別拖長，其態度特別輕薄，以示其侮蔑之意。我曾見一圖畫，上繪一日本兵，荷鎗實彈作奮擊狀，旁立一中國兵士垂頭喪氣作逃匿狀：這便是日本人眼中的中國人。中國人若是有點自尊心，都不能不起來與日本拚個你死我活。狗尚有反噬之能，何況人乎？

三、全生存 縱別的話不說，現在人家傾全國之師來攻我城市，佔我土地，擄我玉帛，殺我子女，東北同胞已先做了亡國奴了，看看亡國奴三字也要臨到我們頭上，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尚諱言作戰引頸待斃，準備作朝鮮第二嗎？

從前美國大總統羅斯福有幾句很沉痛告誡他國人的話：

「諸君相信無武裝的和平嗎？請看中國以其四萬萬人口，因為棄了所有武力組織和戰爭思想，到頭來落得在外國列強手裏，精神和物質上的東西慘遭蹂躪！地被侵佔，城彼砲轟，人

民被屠殺，宮室被焚毀，甚至侵凌及於父母祖宗的墳墓。」

羅氏所言，指庚子八國聯軍而言。在強盛的國家尚不能拋棄武力組織和戰爭思想，在被侵略的國家則更有只有作戰以國存的一條道路了。且縱覽歷史，被壓迫的民族反抗強敵而成功的事情，實不絕書。美國當十三州倡言獨立時代，因為反抗英國無理的壓迫，於一七六五年以反抗印花稅條例為中心而開始之暴動，至一七六七年英國更發布城市條例以困美人，次年遂有波士頓流血的慘劇，最後因反抗茶稅，乃準備對英獨立的作戰行動。開戰的第一槍於一七七五年放出了。英國兵突攻美自治軍軍實所在地康科特(Concord)，乃引起美洲的舉國興師。英軍圍攻波士頓，更遭了美人強頑的抵抗。於是正式戰爭開始了，美軍乃舉華盛頓為元帥，於波士頓大敗英軍，但其後紐約失利，民意稍挫，而華盛頓始終不屈不撓堅持到底，血戰數年，卒因此而佛蘭克林在外交上獲得法國的援助，乃達戰勝的目的，光輝燦爛的美國即於此發軔了。

再看意大利，當十九世紀初年，國內四分五裂，奧相梅特涅於宰割之下竟公然對世宣稱：「意大利不過一地理上的名詞而已！」這是何等的污辱。然而意大利愛國志士感於外族壓迫的痛苦，必思驅除之

以爲快，乃有秘密的燒炭黨的結合，自一八二〇年後屢起革命而無成。至一八三一年，馬志尼起而組織意大利青年黨，民族精神爲之一變。馬氏所採取的方法爲教育與暴動兩項，對內則用教育，對外則用暴動。斯時更有一位愛國男兒神勇將軍加里波的，屢起屢仆，加氏所到之處，人民箠食壺漿迎勞，而大學學生更組織軍隊以權戰，聲威所播，舉世驚佩，卒之北意大利由加富爾運用外交手段收復，南意大利則由加里波的率師勘定，意大利統一與國大業，乃告成功。

最近土耳其與國更可取法。土耳其號爲近東病夫，與遠東病夫互相輝映，國勢積弱不振，十九世紀以來西歐諸國屢屢干涉其內政。歐戰結束，土耳其更以戰敗國須受處分。當時協約國召集所謂列強最高會議，結有處分戰敗國的條約四種：（一）處分德國的凡爾賽條約，（二）處分奧國的聖日耳曼條約，處分匈牙利的特立阿龍條約（四）處分土耳其的賽爾維亞條約，前三種條約都經德奧匈三國代表先後簽字承認，獨最後一種條約，土耳其極端的反對，於是英國乃助希臘以攻佔土耳其的土地，土國國民大憤，青年黨乘時崛起，其首領凱馬爾，有才略，有勇氣，自領一軍建新政府於安哥拉，與希臘軍血戰數年，卒戰勝希臘，直搗君士坦丁，歐洲人大駭，復運

用其外交政策，以聯俄法美諸國，使英國陷於孤立，志不得逞，乃召集洛桑會議與土議和，會議期中，各國不允土耳其的要求，土國代表立即退會，宣言再戰，此時英美以爭煤油利益衝突，法亦不願英人獨霸近東，英人無可如何，又召集第二次會議，允許土代表所謂，收回君士坦丁與治外法權，撤退外軍，裁撤客郵，並收回教育權，及其他從前所喪失的一切權利，土耳其從此轉敗爲勝，轉弱爲強，獨立自由，何等光榮！

即以今日我國的馬占山將軍，領一旅孤軍盡其守土愛民之責，與暴日抵抗，先後血戰共歷一月之久，摧毀敵人無算，軍威大振，不獨出日人意料之外，亦且令世界各國大爲驚訝，羣相歌頌。目前雖敗，猶爲我中華民國爭得不少光榮。勿謂日本不可抗！勿謂中華便無人！敢信如果真是對日作戰，在野英雄崛起，爲祖國殺賊安危定亂的又何止馬將軍一人！

以上四層事實，均是證明在暴力壓迫下的國家，對外敵作戰，以弱抗強，以少禦衆，以熱血洒炮火，以編練之兵戰正式軍隊的絕妙的例子。

處在壓迫下的民族，於忍無可忍中實行對外作戰，常發生絕大的效力，因爲：（一）易生同仇敵愾之心，共同意志的所向，超於私利，超於苦痛，超於生死，

語云：「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戰爭的終局決於心戰，心堅意一，勝券可操。

（二）易於利用時機，利用人力，利用物力，於無可如何中人人奮戰，不分公私，不問待遇，不怕艱阻，破斧沈舟，毀家紓難，物質的戰鬥力亦可增強。而且戰爭期中，如能持久，還可激勵發明，足以破敵。

（三）易得國外的同情和援助，外國人心理是怕狼而欺軟的，越是畏懼，他越是看得你該打該殺，越是強硬，他越是看得我可怕可敬。而且久處在層層壓迫下的民族，除開當面直接的敵人以外，其他各國旁觀亦都不平，能有自家佔得起來的機會，他們亦樂於幫助的。

以此之故，我們今日說是實行對日作戰，決不是毫無把握，毫無根據的。但是我國要想對日作戰，有其必須先要排除的障礙，即是：

（一）在政治上須開放黨禁，聯合各黨各派人才會同組織國防政府，處理國家軍政大計，力排一黨包辦國事，以黨內的私見私爭來誤國亡國；并不容在一黨專政殘局之下，產生出非驢非馬不三不四的組織，藉着抗日救國之名以苟延權位。如是，然後大局才得穩定。

（二）在思想上須開放黨禁，容許國民

自由發抒意見，批評得失，對於輿論的制裁，應絕對的尊重，應絕對的承受，不容再有所檢查，有所取締，有所禁止。如是，然後民意才得發揚。

(二)在教育上須開放黨禁，尊重國家教育的神聖和尊嚴，使其地位獨立鞏固，使其內容充實活潑，極力提倡國民捐資興學，期於功效普及社會，不容再有什麼黨化教育，做形似死灰的紀念過，及黨官包辦訓練種種無理不良的制度。如是，然後人材才可產生。

(四)在軍事上須革除私軍制，任何軍人均須將其兵士的統治權交出於國防政府受國家作戰的編制，極力革除私軍隊的制度，并實行徵兵制及義勇民兵制，以代替不良的募兵制，若有軍人不盡守土之責者交付人民所組織的公共裁判機關懲戒，若有軍人稱兵禍國者亦須交付懲戒。如是，然後民力才可充實。

辦到以上四層，國家根基可算穩定，國家氣象可算振刷，然後努力於社會各方面之設備和布置，則庶幾堪與日本一戰。這種可叫做全國總動員式的作戰。戰將起來，國防政府可設在中部軍隊分成數道防綫，持之以久，守之以堅，最後勝利定可獲得。

然而現在昏瞶無能的政府，不可希望他能有決心辦到這一層。於是我們國民不

可不另闢途徑，採取「國民自衛的革命對外作戰方略」，其法有二：

(一)「野戰法」，

(二)「聯戰法」。

什麼叫做「野戰法」呢？就是團結一種秘密的組織以懲創暴寇的辦法，質言之，就是一羣死黨專門以手槍炸彈對付施壓迫者的警兵的辦法。行這個辦法而見實效者為愛爾蘭的新芬黨。

什麼叫做「聯戰法」呢？就是以有組織的革命軍聯合多數民衆以與外寇決戰的辦法。行這種辦法一戰而勝，大報國仇的為土耳其的青年黨。請把他們的經過略加申述，以明這兩種的戰法及其標準的工作。

新芬黨在宗旨上是要求愛爾蘭純粹脫離英國而獨立，在手段上專以自衛的武力襲擊英國駐愛爾蘭的警兵。我們知道愛爾蘭的問題，是十九世紀英國政治上一個最棘手的问题。愛爾蘭人看見英國人終無誠意，便有秘密黨的組織。在一八八二年五月暗殺了英國的駐愛大臣。從此以後，英政府便利用警兵四處鎮壓愛爾蘭，動輒便向羣衆開鎗射擊，不准聚衆集會。但是愛爾蘭人那像我們中國人這樣懦怯！英國

警兵愈壓迫，他們秘密的活動愈利害，今天忽來幾個炸彈，明天忽來幾枝手槍，英國警局打得粉碎，把英國警兵嚇得非結大隊不敢出巡！到歐戰後，英國所許給愛爾蘭的條件又未履行。於是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一這四年中，簡直是新芬黨人和英國巡警短兵決鬥的時期。歐洲報紙上幾無一天不報新芬黨人與英國警察狹路相逢互相槍殺的事情。最有名的事件是愛爾蘭要求完全獨立的一個首領都卜林市長被英政府捉去關起，叫他罷手，他自甘餓死，終不屈服。這件事名聞世界，同時給愛爾蘭要求獨立的印象也很深；一直奮鬥下去，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得着了一個愛爾蘭自由邦。這是愛爾蘭人奮鬥殺賊的結果。我們也應詳學愛爾蘭的辦法，弄得日本人應付不暇，使他所占領的地方無法施其統治然後才行，但絕不是發幾個宣言，打幾個通電可以濟事的。他打死我，我不打死他，便算是自家倒霉；他以武力占領我們的土地，我們不能以武力收復，便算是折本！如果是專靠公理人道與他相爭，我們簡直在做夢。日本人那一次在中國講過公理，談過人道？

遼吉黑獨立政府與九國協約

張子敬

東北事變，發生已將九十日，而日本軍隊仍盤駐各地，我國行政機關，被其佔

領後，在日軍指揮下，成立獨立政府，日本在軍隊壓迫下，沒收我國財產，管理我國鐵路，奪取我國農田礦區，不一而足，此一切行動，日軍皆將取得新成立的獨立政府的合同或允許狀，以爲推卸責任的地步。其中最關重要的，即吉會長大兩鐵路的建築，據傳，已得吉林省政府的承認，實行開工。吉會鐵路待修築的，只有敦化到天寶山的一段，約計一百有零公里。前據報章登載，早已動工，今又有刻正開始的消息，竊以爲前已動工的消息，並非虛傳。

惟東三省目前真象，皆在日軍遮蔽之下，一切消息，日軍皆可操縱，此次方動工的消息，當然製於日人，因爲取得吉林省政府承認狀，而後動工，在日人看起來，可算得到中國方面的同意，而有法律的根據。但無論前已動工或近方動工，吉會路的建築，已成事實，長大路的建築，亦在勢必行，其理由與根據，則爲日本與治熙吉林省政府的合同，當無疑問。

日本與遼吉黑獨立政府所訂合同，所得允許狀，不知尚有若干，這些合同與允許狀果能有効力嗎？在日軍未撤退以前，東北爲日軍之天下，即無合同與允許狀，誰也不干涉日軍的行爲；倘日軍有能力久佔東三省，把東三省變成他的領土，更無任何合同與任何允許狀的必要，不過如果我們有能力，使日軍撤退，東北仍爲中國的領土，那就任何合同任何允許狀，通係廢紙。日本人在這些地方做工夫，可見做賊的究竟心虛。

日本在九國協約裏面，明白與英美各國約定「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遼吉黑原有政府，係中國政府正式任命的官吏，假定地方官吏可與日本解決吉會長大兩路建築及其一切給予日本特權的事務的話也應與原有政府辦理。今日本將原有地方政府佔領，官吏捕者捕，逐者逐，另行設立新政府，受日軍指揮與監督，再與這個政府訂約，奪取權利，而猶信其有效，有法律的根據，豈非滑盡天下之大稽？

黑軍抗日雜記

記者最近從黑龍江脫險抵滬，甚願將見聞的事實拉雜記出來，一方面補充各報之不及，一方面作決策對日的參考，不過有兩點須得聲明一下：第一本篇的標題，不說中日戰爭，而說「抗日」，並不是說黑龍江與中國沒有關係，實在是因爲這次和日本作主力殊死戰的，祇有黑龍江的軍隊，其他軍隊很少幫忙，記者據實記載罷了，第二本篇的內容，雖然好像是明日黃花，可是有些尚未經人道及，正不妨記載出來，一新耳目，以後有暇，當再作有系統的報告。

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訂成九國協約，大家既約定尊重領土與行政之完整，日本這樣的破壞我國行政的完整，還要強認他有効力，恐怕各國也不能爲日本說話罷！

國際聯盟會的約章，對我國固然有些保障，不過國聯的能力，我們已看見，國聯始終只能調解，而不敢干涉。我國政府既然全恃外交爲解決東北問題的方法，國聯能力試過以後，就是國聯的無能力暴露以後，政府還可試一試九國協約的効力。我國的領土與行政既被日本打破，我國自可根據牠來掀起一個外交風波，促世界注意日本的暴行。

王德崇

馬占山爲國爭光 馬氏在黑，位不過一旅長，本無赫赫名，就是本省人也不甚曉得他的名字，後來因爲他能實行抗日，名遂大噪，當遼吉相繼潰陷黑省要人主戰主降主走議紛紛的時候，若非馬氏蒞臨省城（十月二十日到黑龍江），主戰到底，則黑省久已成日本囊中之物，整個東北久已在倭寇鐵蹄之下，而我國的面子也久已踐踏淨盡了，後來江橋之戰正在緊急的當兒，日關東軍司令本莊繁派代表見馬氏說道：「你如服從我們大日本，你仍可在黑省做主席，否則限你十天之內，退出齊齊哈

補(即龍江)，不然我們就打你」，馬氏即乾脆而冷淡的答道：「你們來打吧，你們趕得我走我方走」，日代表無可如何，喪氣而同，自此以後日本飛機幾乎每日必來齊齊哈爾上空盤旋，馬氏一見飛機，不管飛的高低，即令各處開砲射擊，因此日機不敢低度飛行，遂不易投彈，而齊齊哈爾乃毫無損失，馬氏之功，誠不可沒，而中國惟一抗日的「馬占山將軍」遂亦名聞中外了。

黑省軍隊的可愛 當黑軍和日軍作戰的時候，尙欠餉三四個月不等，但是士氣極為奮發，無不異口同聲道：「咱們沒有餉不要緊，只要子彈，就可以和日本人拚命」，他們聽到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均頓足痛哭，及至馬占山決心作戰，又皆狂喜，無不競赴前綫云。

屯墾軍疊建奇功 屯墾軍即鄒作華部下駐興安(地名，在洮南附近)屯墾者，因以得名，共約六千餘人，以大砲著名，戰鬥力頗強。以前奉馮南口之後，得力於此軍不小，遼吉事變後，該軍不願附和張海鵬，以作日本的走狗，但因環境關係，無法脫身，遂與日軍委蛇，領取餉械，靜待時機，可巧日軍大舉攻江橋(日軍約五千人，張海鵬匪軍萬餘人)，屯墾軍旅長乘機自告奮勇，向日軍司令多門說道：「黑軍正面兵力甚厚，不易進攻，我願率部

從西側面之景星(縣名)抄其後路，敵軍必望風而潰」，多門信以為真，允之，遂率全軍脫險，時日張軍已進攻，利用飛機七架，輪流在天空擲彈，共約二百餘枚，黑軍頗受損傷，幾乎退却，正在危急萬分之際，恰巧屯墾軍從側面抄到，即施其拿手好戲，一陣大炮，差不多每發必中，立時日軍擊退，死傷頗鉅，黑軍遂轉危為安，假使沒有這一陣大炮，也許齊齊哈爾即已於此時失守，不待十一月十九日了，事後日軍疑為俄軍所助，兩國幾起糾紛，因為日軍的見解：第一萬不料屯墾軍倒戈；第二發砲地點靠近中東路，而砲又極準，似乎中國沒有這樣的好砲手，此後屯墾軍遂正式加入前綫作戰，日軍恨之刺骨，不數日日機又來黑軍陣地投彈，屯軍墾崔營長即用大砲仰射，擊落日機三架，二損一傷一架落在黑軍陣地，當被俘獲，日軍驚駭

這一週國難的形勢

——十二月七日至十二月十三日——

在這一週，保障日本在我東北進兵的決議成立了以後，似乎我們除了受日本宰割外，再沒有什麼說了。我們奔走呼號的結果呢？一切都付之泡影！政府已經不是我們的政府了，他現在很願意同國聯日本合作來宰割我們了。老實說吧，如果我要救國，除了自決而外，再沒有什麼方法

萬狀，認為是中國向俄國借來的高射砲打的，並且開砲的也是俄國人，日政府曾因此質問俄政府，俄政府予以反駁，轟傳一時，其實俄國不但絲毫未幫助中國，就是中國也始終不曾向俄國求助，不過日軍每逢敗仗，都向俄國身上一推，以圖遮蓋面子罷了，後來哈爾濱有個美國新聞記者，為好奇心所衝動——怎麼大炮能打飛機？——親到黑軍前綫調查，當經崔營長詳為解說，略謂，我們的大砲能打多少米達遠，日飛機的高度，正在我們的炮力之內，於是我們將日機仰射打下來了……講的非常清楚，美國記者對於砲術，據說也有點懂得，一聽崔營長的話覺得對的，這樣使用大砲，很有打下飛機的可能，於是他回到哈爾濱發表文章說：打落日機中國人用大炮的，並沒有俄國人，也沒有高射砲，日軍至此乃啞口無言。

江聲

！好威嚴的國民黨，竟用綁匪的手段來，架我愛國的學生，真極天下之奇聞，他們願靠得住吧！他們領導政府，還靠得住吧！自決吧！國民！

保障日本在我東北
進兵的決議案成立

七日晨十一時

起草委員會重行開會，以聽取施肇基氏意見。施氏與委員會僅談及議決草案及行政

院主席宣言。但施氏雖受愛國份子重大壓迫，據其今日語起草委員會仍可承認議決案，惟將提出若干保留，此項保留，與其設為注重實際，毋甯設為偏重法理，決議案之成立，可謂問題，此真為痛心之至。又據東京消息，日本亦可接受，但須另行聲明，以保留其剿匪權之建議。下午行政院會議，已決定放棄中立區計劃，主張維持錦州現狀。其原因由於芳澤與白里安談話之結果，芳澤所主張之中立區：一方以長城為界，一方以錦州西方七公里地點一小河為界，照此情形，則錦州似將包括在日本區域以內，英代表薛西爾對於此種解釋，立即提出反對，認為「不能接受，應即速予聲明，藉非然者，兩日以後恐將無及矣」白里安雖竭力說明日本態度，未便認其牢不可破，但行政院仍以薛西爾所見為是，決定拒絕日本要求，日本之志求得錦州，由此可見一般了。日本之意，係欲劃界事，由中日直接談判，不願國聯干涉，居心可知了。

十日國聯理事會下午四時召集最後公開會議，所提決議案者，不幸施肇基已接受了，雖然施氏曾有請將若干見解與保留登了記事錄，試問有何補於實際？茲錄施氏所保留者如左：——

有條約與國際公約所應有者。

(一)此議案與白里安宣言所有之目前辦法，可視為一種實際計畫，包抱互相維繫的四種要質，(甲)立即停止敵對行為，(乙)在可能的最短時期結束日軍在滿之佔據，(丙)中立觀察員報告今後之各種發展，(丁)由行政會遣派之委員會，輪於滿洲全部局勢，就地作詳密之調查。

(二)中國主張並期望議案所規定之委員會如他日抵滿洲時，日軍猶未撤盡，將以調查日本撤軍事，及向行政會報告並條陳撤兵辦法，為其第一職務。

(三)中國以為現擬之辦法，不直接的或牽涉的碍及中國與其人民因滿洲近事而受損失之賠償問題。

(四)中國在接受此議案時，感激行政會勸告中國避免可再引起戰爭的任何發動，或避免可增時局嚴重的任何行為，以期阻止此後戰事與流血之努力，現有必須說明者，此種勸告，不應藉口擾亂而破壞之，今之擾亂，乃此議案本旨所欲消除之事態所造成，滿洲之多擾亂，乃日軍侵入所致，故恢復尋常生活之唯一方法，在催促日軍之撤退，中國不能容忍任何外國之軍需侵佔其土地，亦不能容許客軍強奪中國當道之警權。

(五)中國記取繼續改善中立國觀察員現有制度，及他們代表報告事之旨趣，表示滿意。

(七)中國依允規定日軍撤入鐵路區域之議案，並非放棄其素所採取對於鐵路區域內兵額維持事之地位。

(八)中國將視日本造成政治糾紛，損及中國土地與行政完整之任何舉動，(如唆使獨立運動，及利用搗亂分子以達此目的等是)，為公共破壞担任之行為。

而決議草案之條文，亦屬空泛已極，茲轉錄如左，以備參考：——

(一)重行確定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行政會一致通過之決議案，依此議案，雙方聲明受其莊嚴拘束，故現請中日兩政府採行為確使此議案見諸實施所必要之各種方法，庶日兵之撤入鐵路區域，於該議案所規定之條款下儘速實現。

(二)行政會念及十月二十四日行政會集議以來，時事有更嚴重之景象，乃紀錄雙方採行各種必要計畫，以避免使時局愈臻嚴重，及不作可引起此後戰爭及生命喪失的任何發動之担任。

(三)行政會請雙方繼續將時局之發展情形告知行政會。

(四)行政會請行政會其他會員，將所接其當地代表之任何情報供給行政會。

(五)行政會鑒於此案之特殊情形，欲促成兩國對於其所爭問題作最後與根本上之解決，而無礙於上述計畫之實行，乃決

定指派五人委員會就地考察，而向行政會報告妨及國際關係及危害中日間和平或兩國間和平所賴的良好諒解之任何情形，中日政府各有權指定一陪員襄助此委不欲就棄之，西門又稱，現有英法德意美員團廢兩政府對此委員會將予以各種便利，俾就地獲取其所需要之任何情報，現所了解者，如雙方發動任何談判，則此談判不歸入此委員會職權範圍之內，而委員會亦無干涉任何一方軍事佈置之資格，此委員會之指派與考量，毫不礙及日政府在九月三十日議案中所給關於日軍撤回鐵路區域之諒解。

(六)行政會始終注意此事，在目前與明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屆尋常會期之時期，請議長留意此問題，而於必要時再召集之。

至主席宣言，則對於決議案逐款加以說明，關於第一款則聲明理事會認九月三十日議案，有最大之重要，第二款則說明日政府自認有保護日僑之權利不僅在滿鐵沿綫附近，且在口僑目下僑居地方之附近一帶，但一俟日兵撤回南滿附屬地，此項保護權利當然終止，第四款則說明中立視察員將與雙方接觸，第五款則說明調查團職權無地限制，但不從事於軍事行動或中日直接交涉。

此種決議案最重要之點：(一)決議案第五節，因日本表示希望結果，已移入說

明文內，此節原文「調查團達滿洲之際，若撤兵一事尚未完成，該團應即提出報告云云」當被刪去，而說明第一節原文，「外國軍隊駐在中國領土，實造成一種反常局勢云云」亦已刪去，(二)宣言第二節原文，關於勦匪問題「但有一點必須辨明者云云」一段，全被刪去。

芳澤在接受決議案時，再三聲明，不能阻止日軍之勦匪行動，可見我們所倚賴國聯者，而國聯所努力，還是一張廢紙。從此以後，日本長槍大炮，向我進攻，簡直成了一種當然權利，而且這張廢紙還做了他的保障。在日本是如何的滿志，我們中國呢，可憐，亡國滅種，更是指顧間了！此案自通過後，扶強抑弱之政策，明眼人皆能知之，故小國代表數人尤其是南美洲各國代表，對於解決辦法，認為一種先例，足使強大國他日據為理由，而在我武力佔據施之弱小國家，乃以各小國名義提出保留案若干項，其最重要者係秘魯代表巴達所提，而由巴拿馬及瓜達瑪拉兩國代表全力贊助，此三國所作議論，可於巴達氏演說詞中見其概要，而各小國種種憂慮紀念，亦由此表出之，巴整氏之言曰，「此次爭端，余欲和平解決，絕不加以妨碍，爰乃贊成此項條文，但弱小國家非依賴若干原則，則其生存與其權利，鮮有安全可言，此種安全不尚武力

，且為國聯會最大目的，自有待於上項原則所賦予之保障，行政院所制條文，對於此項原則必不能加以妨害，此項原則中有應特別注意者，(一)無論何國均無武力佔據之權利，(二)無論何國若用兵刀將他國領土加以侵犯，其對於兩國間原有條約之意義，暨在法理上之價值，不得強使舉行直接交涉，實亦無此權利，(三)各國均有保護所屬人民生命財產之權利，此項權利之行使，當以尊重他國之主權為範圍，無論何國不能因此項保護事宜，而遣派軍隊前往他國，用以採取警察行動，實亦無此權利，(四)一國因債權或因在經濟上獲有讓予等權，對於債務國或讓予國並無武力佔據或扣押其財產之權利，凡強制償還債款之事，按之一千九百零七年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所認可之原則，實無執行之餘地，此次雙方當事國所承認之處置辦法，吾人因欲立即防止戰爭，亦予以贊可，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拋棄國際上各項法理原則，蓋以此項原則有關於弱小國權利利益之保護，而其獨立生活，亦於此得一主要保障故也。

我們但看以上的言論，我們也可以知道，我們這次在國聯所得的一種什麼結果了。

十一日下午起草委員會討論調查團之組織及人選，但料人選之決定恐在數星期

後，下次再看吧！

日本在我東北——日本在我東北之兇橫，兇橫之新記錄，從未間斷一日，吾人之傷痕，亦一加甚，茲簡單述於後；

(一)七日日軍以肅清土匪爲由，分頭擾害我農村，向新民左近飛行隊施行轟炸，同時昌圖方面亦有戰爭。東平等處，日本亦施猛攻，又助蒙匪佔洮索路，我屯墾軍退突泉。又滿鐵派員測量長大路線，預來年四月興築，此不可不注意。

(二)八日新民以西，日軍運輸甚忙，日機到營溝視察。日外省業已正式聲明，以排除我東軍爲要務。齊克路日軍已到林家店。

(三)九日日機轟炸我營溝沿線，毀路六段。日軍在哈設飛機場，本莊有密令攻錦說，騎兵有西進模樣。

(四)十日，日機盤州役彈，法庫鐵嶺發現日軍指使之大批股匪。藩官銀號被日軍提款八十萬犒日軍。

十一日日機到鄭家屯林甸鄭彈。又匪錦飛翔。

(五)十三日自國聯通過決議案後，日軍更爲積極的攻我，如今日折毀新民電報局，十三日新民日軍西進，榆關日軍備戰，皆其最著者，下週必有新成績發現，我們等着吧！

注意——日難方興未艾，而十三日之消蘇俄息，又有蘇俄掘起之勢，吾人萬不能不予以重大之注意。

聞十三日各北東地俄領。均奉令到哈聚議，認日方有挑釁意味，不能再思，密謀對付，而駐嚴軍隊，亦有準備出發意。現哈俄領已抗議日軍在哈建築飛行場，聞日已停止工作。我想下週內，必有不可思議之事發生願我國一致留心監視。

哀國難

(一)江淮洪水正滔滔，

又驚聞遼東噩耗！

強權兇似虎，

公理等鴻毛。

國運如斯，

渾似西山日暮！

(二)鐘鼓頻敲，

國魂；國魂！何日覺？

廈傾巢倒，

同胞！同胞！何處逃？

禍福無門人自招，

興亡成敗非天數。

慢悲嘆！

挽狂瀾責在吾曹！

(三)皇姑屯，毒計昭昭！

萬寶山，碧血未消！

往事何堪回首，

國賊起——(二)趙仲仁有密謀賣齊昂路，居注——與日本，改爲寬軌；(二)熙洽派之遊說常堯臣助日，被拒；(三)張景惠派英順組黑省府，聞馬占山約，各不相犯。

本週的事件很多，因爲篇幅的關係，我只得省略了好多，如果我們不會健忘，我想也用不着再多寫了，徒徒的痛心而已！

侯曜

密約二十一條！

口蜜腹劍笑藏刀，

徒高唱，共存共榮口號！

前車鑑，古朝鮮，

婉轉哀鳴鳴綠潮！

(四)提起了亡國禍，

人人曉。

到如今，

禍來了！

錦綉山河已半焦！

傷心血淚如潮！

淒風苦雨瀟瀟！

(五)問江山，底事苦笑？

生人酣睡，

好夢方遙！

黃梁一覺，

富貴烟消！

剩水殘山，

益付與暮鴉斜照一

(六)遙望遼東半島，

憤火中燒，

看不見國旗飄飄，

聽不見國歌嘹嘹，

只剩得哀鴻悲叫！

漫天彈雨烟硝，

遍地屍山血沼！

那黑灰，埋葬精華多小？

(七)江河浩蕩望崑崙高，

亡國哀曲

(一) 吊朝鮮。

鴨綠江頭，

昔日朝鮮古國！

底事江山非舊？

榮枯盡似堤邊柳？

否！否！否！

江潮嗚咽，

流不盡萬古悲愁！

鴨綠江頭，

鳴咽潮聲吼！

不堪回首，

亡國日八月念九！

曾記當年，

日韓合併條約發表時候，

太陽旗到處飛揚，
太極旗無地藏收。
劇可憐，王侯宅第歸新主，
請看他，文武衣冠盡楚囚！

中華自古多英豪，

路見不平尚拔刀，

何堪故土，

一任豺狼咆哮！

報國難！

忍惜頭顱一擲拋！

赴國難！

恥死在美人懷抱！

人奴百歲生猶死！

鬼雄千古入憑弔！

侯曜

說什麼富貴，

覆巢之下，

盡作了他人魚肉！

祖宗九泉痛哭，

子孫百代悲愁！

昔日朝鮮古國，

到如今只剩得，

安重根萬古流芬，

李完用千秋遺臭。

鴨綠江頭，

鳴咽潮聲吼！

昔本朝鮮古國，

今已江山非舊！

說不盡的興亡，

訴不盡的悲羞，
恰似江水滾滾萬古長流！

壯哉馬將軍

侯曜

黑水殷！

壯哉！馬將軍！

孤軍懸絕域，

殺敵不顧身！

一息尚存，

誓不將國土讓人！

振民氣！

醒國魂！

氣吞河嶽，

勇撼乾坤！

會記江橋苦戰，

天日為昏！

殫盡兮肉搏，

糧絕兮雪吞！

敵人多少？不問！

援軍有無？不聞！

寸心只存軍人以衛國守土為本！

振臂一呼，

三軍勇憤！

彈如雨，烟如雲

殺敵殲仇！殺敵殲仇！

不教國土損毫分！

(二)

苦戰兼旬！

苦戰兼旬！

三面包圍！

孤軍受困！

砲已炸，槍已鈍，

氣已竭，力已盡，

揮軍後退，

五內如焚！

含悲南望，

滬濱和議正紛紛！

崑崙山下，望不見黃帝子孫！

揚子江頭，看不盡衣冠衰！

不怨天，不尤人，

且從頭招集愛國健兒向敵人前進！前進！前進！

民聲週報

第三十期

地址：

上海赫德路福德

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

每期三分全年連

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

二十年三月廿六日出版

第十三期目錄

國民自動抗日

對外與對內

誰應爲國難中學潮之負責人

我們怎樣應付國際調查團

黨政府如此訓導青年

打倒待亡主義

禦侮與自反

東北關係那個國家的生存

對日經濟絕交究竟有無效力？

這一週的國難形勢

左舜生

陳啓天

劉天予

袁青華

謝承平

余家菊

唐劍平

張子敬

楊偉

江聲

國民自動抗日

一切都絕望了！

我們不必叫口號，不必發傳單，不必貼標語，不必打通電，不必再向國聯說話，更不必再向政府請願，最要緊是國民自動的起來抗日！讓他們去幹他們的，我們要來幹我們的。

清風兩袖，空手一雙，我們去做岳武穆，政府却來做秦檜，所謂自動，究竟要如何才能動得起來呢？

第一、我們要有最大的決心。我們要認清楚，今後的中國，還是要繼續的亂，亂到何種程度，簡直不是我們所能推測，總而言之，經濟破產，教育破產，社會一切的組織破產……在這種總破產之後，凡稍有知識的人，大家必陷於極端的苦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既不能以鴆酒婦人

左舜生

爲慢性的自殺，又不能誦經唸佛作出世的逃禪，與其將來弄到這種景象，何如早自引決，作最後的掙扎，以與醜魔拚一日之命呢？古人說：『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這兩句話決不是一班懦夫所得假借，我們要曉得真有『慷慨赴死』的精神的人，才配講『從容就義』，當國家完全到了一個危亡的緊要關頭，那裏容得許多人來『從容』呢？所以我們所謂自動抗日，係以個人爲單位，而個人須具必死的決心。第二、我們要懂得組織萬能。抱了必死的決心，多數人固然是幹，少數人也還是幹，可是組織終於是不可少的。三百個有組織的人，力量大於一千個沒有組織的。但是組織要自然，不要勉強；要以行爲結合的連鎖，不要以空言爲結合的聯

本刊緊要啓事

本刊特別歡迎投稿與訂閱，爲免失郵起見，最好將稿件或報費託人轉交本社；如無友人可託則請於付郵時書明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汪彬收即可，不必寫刊名爲要。

。一個人找十個人，十個人可以變成一百，百個人可以變成一萬，一萬，十萬，百萬，法蘭西強，真正能有一個十萬人的組織，便不怕沒有抗日的辦法。

第三、要懂得餉械是不成問題的。所謂國民自動的抗日，是求死的成分多，求生的成分少，一天可以死，一月也可以死，凡平日可以穿衣吃飯的人，要籌備半年一年的衣食費，不見得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衣食僅僅是未死以前一種不可少的東西，一死萬事都了，在平日還要為父母打算，為妻子打算，一死乃可以大得解脫，這是何等的簡單明了；至於械，則今日全國多的，是鎗，多的是子彈，手鎗炸彈也應有盡有，有三五萬人的集團而怕沒有鎗械，簡直是我所不能想像的事。何況既有一部分人拼命，一定有整批整批的人或聞風響應，或慕義來歸，他們一定是攜械而來，用不着我們為他們籌備。如果說到我們的械不如敵人的好，這當然是事實，但現代的戰爭，一面固然靠器械，一面也還是靠決心，我們的鎗雖鈍，並不是打不死人的，一個拼一個便算不失本，十個拚一個，也還不算輸；我們志在與敵人同歸於盡，志在『打濫仗』，多打死一個敵人我們在精神上便多減一分痛苦，除死以外，除殺敵以外，我們找不出免除痛苦更好的方法。

第四、我們不必憂慮訓練的不充足。

我們男懂得，只有戰場是我們最良好的訓練所，學校的操場便要訓練一個下士也決不會成功，今日學校的強勇軍，百分之九十是兒戲。并且我所謂國民自動的抗日，不是專指一班未受軍事訓練的青年學生，凡今日全國若干萬的失業軍人也全部的包括在內，全國各部隊中願意自動參加的軍

對外與對內

自暴日進逼以來，全國上下有一致對外的呼聲。不錯，暴日以整個的國家來侵略中國，中國自須一致對外，才能抵抗暴日。然全國上下究竟能否一致對外，其樞紐全在政府。政府不能對外，要人民對外是極困難的，縱人民願對外不對內也是少實效的。

何以說全國一致對外的樞紐全在政府呢？因為對日是要用武力的，武力在政府手裏，政府不肯用武力對外，偏用武力對內——屠殺愛國學生，這樣那能使人民一致對外？對日是要用外交的，外交也在政府手裏，政府不用外交抗日，而用外交和日——節節讓步，準備直接交涉，這樣那能使人民一致對外？對日是要用民氣的，一切民氣的表示如抗日會議勇軍以及其他種種救國運動，不受政府的壓迫，便受黨部的干涉，這樣那能使人民一致對外？由此可知站在人民的地位，要對外有辦法，

人也包括在內，有這樣多的正式軍人參加，還怕未受訓練的沒有受訓練的機會嗎？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國際是這樣一個國際，政府是這樣一個政府，今日全國的國民如不願坐以待亡，惟有起來自動抗日之一法，敵人已經近在山海關，我們還不去打等到什麼時候打呢？

陳啓天

必先對內有辦法。反過去說，站在政府的地位要對內有辦法，必先對外有辦法。

政府要對內有辦法，必先對外有辦法，這是對外問題正緊急時政府應切記着的金科玉律。近幾月來，日本着着進逼，先取遼甯，次取吉林，又取龍江，最近又大舉侵犯錦州，所謂政府對此嚴重局面既不能戰，又不能和，更不能守，對外可稱全無辦法，而一般要人們所疲精憊神的，還不是對外的問題，而是對內的問題。他們以為「只要對內有辦法，對外就有辦法」。其實他們所謂對內有辦法，不過是大家分贓，一百六十個羅漢各得其所而已，現在他們都已到南京彈冠相慶了，究竟他們對外的辦法在那里呢？或者他們已內定辦法，即是坐待東北淪亡，再與日本直接交涉，這種辦法，我們國民能承認嗎？我們國民要求的對外辦法，是武力收回失地，不是和平出賣東北。現在正是錦州危急的時候

所謂政府究竟怎樣應付呢？如果實行武力抵抗，誰個國民也不願與政府多為難；如果坐待亡國，凡國民必羣起而攻擊之。從前滿清之所以滅亡，即由於他外無辦法，現在國民黨政府是否立即滅亡也看他對外有無辦法。大家仔細看看，究竟他的對外辦法在那裏？

人民要對外有辦法，必先求對內有辦法。這是對外問題正緊急時人民應切記着的。金科玉律。人民本是國家的主人翁，然而現在主人翁已被人認作阿斗，完全無權過問國家大事了。阿斗不才，却不能坐視亡國，更不能坐視政府賣國，起來有所主張，有所動作；然而黨政府以及黨部竟指目為反動或指目為被反動派所利用。在黨政府以及黨部的心目中，差不多凡是愛國的，都是反動派至少也是被反動派所利用，不問青紅皂白一律加以壓迫摧殘。像這樣的政府，像這樣的黨部，如何可使人民一致對外呢？本來人民的一切言論和行動都由對外問題而起，並且着重對外問題，然而黨政府以及黨部對外全無辦法，又不照人民所主張的辦法對外，更不許人民自由的自動對外。所以人民要對外有辦法，必先對內有辦法。怎樣才算人民對內有辦法呢？第一要人民有救國的自由權，凡一切救國的言論和行動，不受任何人的干涉；第二要人民有監督政府的法定機關，使政府

不能賣國；第三要人民有盡力國事的參政權，而不為一黨一派所壟斷。總而言之，便是要取消黨治，實行憲政，讓個個人都有權盡力國事，然後人民對外才有辦法。黨治一天不取消，人民即一天無法對外，於是不得不先行對內，從事反黨救國運動。

誰應為國難中學潮之負責人

劉天予

國難未紓，學潮蠶起，青年熱烈抗日之壯舉，一變而為憤慨對內之宣洩，嗚呼，誰實致之？曰苟全偷安之政府有以致之；曰泄沓因循之師長有以致之；曰頭腦擁統之作者有以致之。吾哀青年之所遇，吾尤哀國運之連遭！

兩月餘來，政府步驟凌亂，了無明確方針，則當局負責之信用失；師長冷視旁觀，不事積極指導，則師長之信用失；作者忽於時空，漫為高調非難，則學人名流負責之信用失。一旦社會運動形成僵局，老成則積羞成怒，惟太息於越軌之盲動；青年則四顧茫然，愈益增其情感之橫決；相激相盪，其不益陷國家於斷港絕潢者，未之有也。

始焉拱手讓地，誇示不抵抗之主義；繼焉錦州危，則求畫中立之區；天津危，則擬開共管之漸；宣言立即北上，而主席

目前政府對外的惟一辦法，只要對日作戰。在對日作戰的辦法之下，政府才能使人一致對外。目前人民對內的惟一辦法，只有取消黨治，實行憲政。在取消黨治實行憲政辦法之下，人民才有機會一致對外。

之行期遙遙；標榜統一和平，而甯粵之對峙如故。言行相違，至於此極，猶冀其號於衆曰，信任政府，擁護政府，安心讀書，勿問國事，嗚呼，青年雖愚，其不甘長此受給而置危亡於度外也，必矣。

尊為師長，在學術既多極盡敷衍之能事，在行動尤鮮廉頑立懦之人格，國難發生，又時時流露其漠然無睹之態度，蓋已喪失公民之資格矣。故數月以來，全國學校未有學生不動，而教職員能事先導之以動者；亦未有學生既動，而教職員能誠意與之共動者。平素所獲之信仰既微，臨時又惟知運用消極遏抑之方略，此非學生之棄其師長，實師長之自絕於學生也。縱能言之諄諄，聽者亦將藐藐，況言行態度之未盡諄諄耶！

所貴握管為文，主持風會之學者，在能剖解當前國難，精測前途所屆，示社會

以救亡圖存之具體方案也。數月以來，所謂論壇大師，或顧左右而言他，或昧時空之性質。蓋今日國難之危迫，決非勾踐之得舍垢忍辱從容圖治者可比，亦迥異於國防鞏固如歐戰諸國青年之得及時讀書者，執此以勗青年保持靜態，讀書救國，又安得不為熱血沸騰與感覺敏銳之青年之所唾棄耶？

夫羣衆無領袖，則不能動，動亦易趨於軌外。青年亦羣衆也，今之盡其領導之

我們怎樣應付國際調查團

袁青華

爲着調解東北事件在九一八日後第一

次開會討論時，國際聯盟理事會便有組織國際調查團，派赴東北調查真相的意思，乃終以暴日反對未果。後來想將調查團改爲監視團也遭了同樣的失敗。在十月二十四日的決議案中調查團之議暫息，國聯祇招請我國贊同他遣派委員，助理在日軍撤退後我國保護日僑之設施。其實此項規定之用意還是在監視日軍是否撤退，不過假助理我國之名，免遭日本之阻難而已。二十四日的決議案以日本一票之反對，已失其法律方面之效力，故未實行。於是接着又有十二月十日的決議案，其第五條明白規定指派五人委員會「就地」考察東北情形。我們現在所欲討論的就是這個國際調查團。

責者，政府乎，師長乎，學者名流乎，孰能當之而無愧耶？羣衆失其領導而越軌，其情可原；有領導責任者之不盡責，其行難恕。與其嚴責青年，不如深自反省；與其故態依然，不如改弦易轍；與其消極破壞，不如積極利導；與其冷眼旁觀，不如熱心參加！夫如是，則可以徐徐恢復自身之信仰，靜其心，平其憤，青年既非好亂性成，自可祛其疑慮，樂受忠言，解決學潮之根本要圖，其在是乎！

調查團的任務是「就地」考察及報告妨及國際關係及危害中日間和平或兩國間和平所賴的良好諒解之任何情形。她不參與中日雙方發動之任何談判及干涉任何一方之軍事佈置。中日兩政府得各有權指定一陪員襄助此調查團。依白里安的說明，中日各有權將其願得調查委員會研究之任何問題，請她考慮。調查團有完全自行斟酌權以決定其向理事會報告之問題並有權於需要時繕發臨時報告。如雙方在九月三十日議案下所產生之義務在調查團到時尚未履行，調查團應即將此時局報告理事會云云。

此次調查團的派遣及其職權範圍之狹小曾引起我國一般輿論的抨擊。其最不爲我國人所滿者，厥爲調查團無權干涉任何

一方之軍事佈置。其實，調查團無權干涉中日的軍事佈置，正與國聯本身無力制止暴日侵略我國互相映照。國聯既無力制止暴日的侵犯行爲，即決議案中明文規定調查團有權干涉日方的軍事佈置，究於事奚補？試問調查團以五人之力能否當本莊繁數師旅團的大軍？所以這點缺陷不足以因此而詬誶調查團，並且我國爲抵抗暴日而積極取軍事的佈置，她亦不得干涉。調查團「就地」所考察及報告者爲妨及國際關係及危害中日間和平或兩國間和平所賴的良好諒解之任何情形。有些人以爲我國抵制日貨也屬妨及國際關係等等的形態，這確是一種誤解：要知調查團所考察的範圍僅限於東北三省及日本在三省的種種暴行，所以條文所規定者爲「就地」考察，並非考察中國全部。況且抵制日貨並非東北事件發生之原因，乃是暴日侵凌東北之結果，爲一個國家的人民應採的最低限制之自衛手段，原不違及國際公法。如日本欲恢復中日間和平所賴的良好諒解，當先自消滅激起抵制日貨之原因始。此外調查團之派遣並不妨礙九月三十日之決議案下所產生之義務，如此義務之調查團到時尚未履行，她應即將此時局情形報告理事會。此項說明當然完全是理論，因日軍未曾撤退乃是眼前的事實，但亦未嘗不含有些許監視的性質。總而言之，調查團的派遣雖爲時已遲

，應於事件發生時立刻指派前往東北考察，然今日出之，我人亦難有反對之理由。即反對之，亦無法阻止其前往。不過欲使調查團有益於我方，須全恃調查團是否能憑考察所得，作公平之報告及我國當局應付之方法得當否耳。

欲靠同列於強國平行線上所組織之調查團憑考察所得，作公平之報告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不過起先倡議由英法德意五國組成，或許比較能出持平態度以考察日本的暴行及其他情形，亦未可知。原因在五國中除法絕對偏袒日本，及美國的態度曖昧外，英德意三國或與日利害衝突或與東北事件無重要關係，能本良心，將日在東北暴行之真相具陳國聯。不過為達此目的，最重要的條件還是我們應如何用外交手腕聯絡與法交惡的德意及與法情感頗為冷淡之英美，要明白這次日本在外交方面能得佔勝利，實有賴於法國從旁贊助者限多。

一面固要聯絡德英意美諸國，但別方面也不要忘記作充分的準備以接待調查團。

第一須預備關於東北的經濟，鐵道，政治的外國文字的書籍以備她作參考之資。這些書籍既需簡單，復需明瞭，因為調查委員多非專家，抑且無多閒工夫來研究。第二我國指派襄助調查團之陪員須深知中日在東北的種種關係，能說英法文，及具

愛國的勇毅精神，不要因在日軍勢力範圍之下稍被威脅或利誘而畏葸不前，終止其考察工作或對調查團說明日本的橫行情形致委員完全為日人所包圍及矇蔽。所以指派的陪員要得其人，至關重要。（同時陪員可輔以專家）第三，依白里安的說明指中日雙方得提出問題，要求調查團考慮。我們應好好準備這些問題。第四，調查團『就地』考察及報告危及國際關係的……情形等語，在日人的解釋以為『就地』是涉及我國全部，但是我們無論如何須堅持『就地』二字的意義，僅限於產生事件的東北。這四個條件在調查團未到之前，我們便須充分準備好的。

不過日本一向來反對調查團之派遣，何以此次竟接受調查團呢？是否英法德意日已商同派此調查團以作瓜分或共管我國的準備呢？抑日本在此方面願作讓步之表示呢？這些疑難無需解答。總之，我們

黨政府如此訓導青年

在今日之中國，青年運動是革命的前驅，是救國的先鋒。在近年來國民黨黨政府之盛衰起伏的波浪中，青年運動，尤其令人注目。北伐軍的勝利，由於一般民衆多方贊助，尤其是青年的犧牲更大，青年軍人在火線上奮鬥，青年學生宣傳隊作內應的工作，全國無數青年的頭顱被北洋軍

可推論到的事實：就是日本並不怕調查團實地考察，因為她當調查團到時必四處煽惑土匪，擾亂秩序，以作她不撤兵之口實，乃是日人勢所必做的陰狡行為。所以在此時候，假如一般土匪深明大義不為日人所利用，於我國是很好處處的。

除此而外，我國應利用調查團而在國際聯盟提出第十五條。這是在政府不願與日作戰以前應該做的事件。要曉得實行第十五條的最先要着是派員前往實地調查真相。現國聯已決定派員調查，我們還不乘此時機更進一步，援用第十五條而提訴國聯嗎？那空泛不實的第十一條不是已經宣告無效了嗎？

以上所述都是我們對於調查團應有之應付方法。當然我們千萬不要妄想調查團能解決中日問題，因為中日問題除出於一戰外無解決之可能。

十二月二十一日

謝承平

閱殺了，結果完成了『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慘局。這樣還不算，黨政府定都南京之後，自以為『吾家天下』是國民黨一手造成，黨外的民衆和青年一切的犧牲才只算是一種臣屬的進貢，黨內的青年一切的犧牲只算是對高高在上的同志們一種孝敬。江山打定了之後，後生小子們也就完事了

，黨國大計非『蠢如鹿豕』的青年所應聞問，如果好管閒事，不安分守己，就是反動，再敢漫罵『昏庸老朽』那更是反動。因此有『停止青年運動』的明令。青年運動是救國的自覺的運動，除非青年自身懶惰，誰配叫青年停止運動呢？黨政府所以有此命令者因為認定青年已經把他們捧上了台，就無所用了。根據這種『利用青年』的心理，以及輕視青年的心理，養成黨政府幾年來與青年處反對地位的趨勢。這並不是我隨意評批，只消把幾年來政府訓令和黨國要人的訓話，無處不發現他們對青年態度之不當，和訓導之無方。較遠的暫不追述，請看最近黨政府對青年形形色色之花樣，也許可以說是他們訓導青年的方式。這次全國青年學生晉京請願，舉國一致要求出兵抗日，可是政府徒有『最後決心』之空言，而無實行作戰之誠意，以致使學生運動激烈化，先是請願，繼而示威，更進而毀黨流血，甚至要做走頭無路的工夫——即報上所說的『哭陵園』。全國青年如此悲憤，而黨政府仍然視為胡鬧，充分地施用他們全套的應付辦法。黨政府最大的錯誤，就是輕視赤手空拳的青年運動，他們不像北洋軍閥那樣怕輿論民意，更不怕丘九老爺，因為他們自身很多人是做過民意的代表和學生運動的領袖。他們看穿了青年運動最後的力量，認為這不過

是小孩子的把戲所以他們採用下列恐嚇詐騙的手段：

軟化政策——這可分三種：比較好的軟化政策就是招待週到。學生請願團如果已經到了南京，首先就派黨部的人去招待，有人說這是變象地監視代表團。最滑稽的就是照政府指定的地方去住宿的學生，被條，床舖，麵飯，飲水都預備得齊全，否則，在別的學校裏住，或是露天立着兩天一夜，也無人管；更談不上食宿了。照例休息了一夜之後，就聽訓話『甚為滿意』，於是又領導着去參拜中山陵然後預備了專車——與來時被勸阻大不同了——有時特派專人，送出下關。我還聽說上海學生第二次晉京，大家不到中央黨部請願，黨部認為很掃面子，於是特留學生多玩一天，定要大家到黨部吃一頓，可是大家拒其所請，結果只是送發飯券於各人在外面吃去。

比較壞的軟化政策，就是『收買政策』。看到那些學生是最會搗亂的份子，特別請他們吃酒席，送禮品，或誘之以利，或餌之以官位。青年墮入這個圈套的，是極少數的敗類，但確有一二精幹分子從此由救國而升官發財了。

比較最壞的軟化政策，就是臨時欺騙，而且這種欺騙關乎全國的內政外交，理應絕對不得兒戲的。黨政府看到學生源源

而來，於是想了一條妙計，就是當面把學生恭維一番，再把一切請願的要求盡量的接受，可是這樣的把戲只能玩一次，上一回當學一回乖。學生再次請願，就示威了。要求『兌現』不成，於是鬧成了『毀黨慘案』——搗毀黨部的慘案。

硬化政策——因程度不同，方法各異，硬化政策可分為數層：

第一是口頭的訓戒，最有趣的就是口頭訓戒又因人因地而異，對大學生和中學生說話固然不同，而且在中學生面前罵大學生，更妙者在甲地學生面前罵乙地學生，至於罵得輕重又看在什麼地點，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發訓話固異，在國民政府和軍官學校又大大不同了。

第二是文字的訓戒。官樣文章冠冕堂皇，所勸的無非是外交內政自有辦法，不用青年費神，最好安心向學，勿為人所利用，更不許反動而已。這種『勸世文貼在人家牆上』的辦法，不過多招讀者的反感而已。

第三是武力對待。此種辦法當然於不得已而後為之。也許有時為着『自衛』。不過像這次上海市黨部與公安局勾結起來，用綁匪的手段，以對待徒手學生，便不免令人痛恨，最近政府又命令各地負責長官嚴格監視學生行動，結果當然無效。

第四事後報復。黨國要人當不想如此

、可是一班小嘍嘍受不了氣，當時無力壓制青年運動，事後又高呼反動份子。不是呈請他們的中央施行懲戒，就是私自圖謀報復。事後的對付非常不公正，不是冤枉了許多純潔青年，就是只欺負了無聲援的弱者，因為真正有計劃的搗亂者早已逃之夭夭，萬一不幸被害，如果有錢有勢還可求救於大人先生，給他寬恕。

分化政策——分化政策在黨政府看來稱是最得意的一着棋。

第一，內部分化。叫政府方面的學生和教師對反政府方面的和無黨無派學生施用離間手腕，如硬壓壓不下去，就收買勢利份子。這在緊急時期如此，在平時則使各地各校學生團體糾紛不已，失去大多數中立者的同情，因而使青年活動無形停頓了。

第二，提早放假。青年運動以學校為中心，罷課已久，宣傳似已過了五分鐘熱度，同時政府坐視東省淪亡於不顧，使一般青年萬分的失望，上課無心，罷課無事，打戰又不行，只得「不如歸去。」前不久政府當局已非正式的暗示提早放假。有的學校已公布學期結束了。

第三，警告保姆。黨政府既以學生為小孩，在孩子胡鬧時，當然訴諸保姆，召集各中學校長訓話，稍收安民的成效，可是大學校長會議就不靈了。大學校長自身幾有

被驅逐之勢。於是又轉一個方向，勸告生的家長，要他們拖兒帶女回去。少數怕管閒事的小姐少爺們因此回家過年，不問錦州失守與否了。至於熱心救國，同時真心向學的青年因政府之警告而受家庭之壓迫，甚至短期失學。其實有作為的大學生那能就一味為守舊的家庭所拘束，何況現時的父兄管不了許多。

黨政府幾年來運用上述的政策，似乎着着勝利，無力的青年終被征服了。但是我敢斷言，如果黨政府長及以往，終非辦法，只要青年男女還繼續訴之而奮鬥，不甘墮落，不忍國亡，對黨則國如此措置，必不能心悅誠服的。日本，

今後黨政府當局和自且日青年指導者，至少應該認識：青年運動而坦向救國和自覺的途徑，雖然有些共人甘小政客從中擾亂。青年運動的領導者多半是大學學生。現時大學生已經不是如大人先生們所想像的那樣幼稚簡單，決不輕易被人利用，富於政治興味的青年思想多半比較複雜，不是有一定的政見，就是有一番理論想的抱負，那能被三言兩語鼓動？至於大多數好好先生，也不會受人利用，他們未嘗不願為國犧牲，從事救亡運動，可是為政爭所煩擾，只得暫時消極，等待效死的時機。

目前的青年在極悲悶煩惱的環境中活

着，幾乎找不到前途的光明。戰與死是他們的出路，望政府當局積極方面努力救亡，對日作戰，使青年運動得着有生氣的發展；在消極方面寄與同情，誠意指導，千萬不再一味兒戲，輕視青年，逼着青年走入歧途。

新的政府又在組織中了，該不致再演老把戲吧？我敢為我青年界警告你們：

如果黨政府還是怕死不戰，一面坐令日人吞併東北，一面只顧黨內分肥。那我們過去的請願示威都算白費力氣，你們過去的面允簽約都算自欺欺人。縱然在表面上青年運動消沈了壓下了，可是我們救國的自覺的運動還是繼續不斷的。你們這種只知有黨不知有國，只顧私利不顧公利的行動，必引起我們萬分的痛憤。我們不能如鹿豕一般的安分守己，我們不能坐在課堂上靜待亡國奴的生活！

如果黨政府能捨棄把持地盤的惡念，奮不顧身的對日作戰，那我全國青年都願在你們領導之下效死疆場，把我們流在國府黨部前的血流到東北去，把我們除國賊的力氣用去打日本人；這樣纔能完成我們青年上進的使命，這樣纔能完成青年運動的使命——自救救國！

打倒待亡主義

余英菊

張學良因爲不抵抗主義失去了三省，受盡國人的唾罵。其實張學良處在內外夾攻之中，又在中俄戰役中嘗了一點獨力支持的辣子，這一次乖了，想躲在「服從中央」這一面大旗之下，那曉得中央也回答說「我並沒有教你不抵抗拉」，於是張學良又祇落得獨當其謗了。在天津事變錦州衝突之中，便不敢再持無抵抗主義，國民的意志總算收得了些微的效果。不過現在又流行着一種比較不抵抗主義還危險萬倍的思想。這種思想，我稱之爲待亡主義，表現在「鎮靜忍耐」，「訴諸國聯」，「力不能戰」諸種言論和行動之中。主張這種主義的人，第一是執掌政權的人。他們恐怕一經宣戰，自己一面遭受日本的攻擊，站不住腳，一面爲蓬勃的民氣所乘，馬上便得下台。於是實行「甯可亡給友邦，不可亡給家奴」的主義。第二是沿海口岸置有財產的人們。他們怕一經宣戰，立刻便遭受日本的轟擊，財產馬上化爲烏有。所以祇要有利私人，喪權辱國，非其所計。第三是與日本早有勾結的某派。他們想利用日本倒甯府。甯府和日本勢不兩立，是他們所願意的，全國人民與甯府一致抗日，是他們所不願意的。所以他們一面出些外交的難題，使甯府無法自全，一面又向

日本獻地圖，以取得日本的歡心。由這種同床異夢的人發出一種同樣的亡國思想，便是待亡主義。這般人所持的議論，大意不外乎中國的實力不能和日本相比，若人民強迫政府一戰，結果必然是敗。勝敗的預測，姑且不談，我們祇須反詰一句，「不戰又如何？」不戰又怎麼辦。國聯能幫我們拿回東三省嗎？或者拿不回便不拿完了嗎？再且，即令我們不要東三省了，日本便可以撒手嗎？依我的見解，（一）「不戰絕無辦法」，（二）「國聯決不能幫我們拿回三省」，（三）「即令我們不要東三省日本人還是不肯甘休的」。（一）（二）兩點，有許多人都談過去；我今祇一談第三點。日本這次，不僅是要在東北取得種種權利，而是要使東北脫離中國，直接或間接放在日本政府控制之下，自從他攻打齊齊哈爾，便可以加以絕對的論斷。再加以挾溥儀出津，逼我軍入關，這種企圖，便絲毫無復懷疑的餘地了。日本拿去東三省，我們便可以讓他拿去嗎？即令我們忍心讓他拿去或者用些什麼「長期奮鬥」，什麼「春秋報九世之仇」，乃至「將欲取之必先與之」這一類的話以自慰，然而蘇俄是否便從此放棄其東進主義，英美是否從此便承認日本的獨霸東方，乃至日本是否從此便心

滿意得不再和中國搗亂，或者從此便覺得日本已經得到了金城湯池之固，不必再拓展日本所謂的國防線了。略一觀察對於這三四個問題，便一概可斷然答以一個「不」字。蘇俄雖說是俄羅斯革命後的產物，但是他的對外政策，依然是秉承着彼得大帝以來的東進政策。東方有一個病夫中華，本來已經具備了上等侵略對象的資格。又加以英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又都以東方（尤其是中國）做他們經濟發展的尾閘，祇要控制甚或搗亂了中國，便不愁西歐的強權在經濟上不受重大的打擊，經濟上一遭打擊，社會上歸於蕭條，便不愁無產階級的革命不迅即爆發。中國一糟糕，無產革命一爆發，那時，西自英國的倫敦，東至日本的東京。那些國家的治者和被治者便必然自顧不暇，而蘇俄便可以爲所欲爲了。這是俄國人的百年大計，決不至因爲遭受挫折而中途變更的。日俄一戰俄雖然敗了，而北滿的權利依然不肯放棄。共產黨當國以後，日日以甜密的言語誘惑東方弱小民族，然而爲了中東路的權利問題，竟然調集大兵，將中國打得落花流水，自己暴露其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這一次，日本既已佔領了齊齊哈爾，掌握了哈爾濱，東北可說是整個的已經在日本支配之下了。日本的勢力圈內，國防線內，豈肯讓俄人掌有一條鐵路直貫於其腹心。縱然

暫時開口頭上可以承認尊重蘇俄的權利，而骨子內必然正在忙碌於對俄的準備。況且蘇俄的東進政策不被打倒，則日俄的衝突，終久不可避免，俄人報仇之戰，遲早是必然發現的。又加以共產黨的宣傳，第三國際的策動，使得日本思想界惡化，朝野爲之不甯。一旦俄國軍備完成，大軍東進以擊於外，共產黨徒蠢起以應於內，則日本命運不難馬上陷入滅亡之境。故日本對俄，不但想剝奪其在北滿所佔有的權利，便是海參威烏蘇拉里，乃至於貝加爾湖畔，也都是日本進攻的目標。因爲不如此，日本人便覺得日本的國防線不會鞏固了。所以我們敢以斷言，便是中國甘心放棄東北，日本人也不敢坦，然無事的接收東北，他必然準備去和俄國死拚一下。拚完俄國，東北這塊肥肉，他才吞得下咽。至於英美對於中國，本來發展經濟的動機最強，祇要日本承認他們在中國既得權，莫說東三省，便是西三省被日本拿去了，他們也可以無所動心。不過經濟的發展不能離開政治的勢力以獨行。在中國統治之下，他們本着均勢主義，各自圖謀其經濟的發展，原極便利。一旦爲日本勢力所支配，日本人事事佔得優先權，固不必論，便是他們的既有地位，不久也必爲日本所打倒。況且日本的企圖，決不祇限於「滿」，而且及於「蒙」，甚或及於「燕」，「魯」，「蘇」，

「浙」，「閩」，「粵」，「皖」，「贛」，「鄂」，「湘」，凡沿海通江之地，莫不在日本人的「假想國境」之內。這些地方，一入日本的版圖，英法在東方的商業更從何處發展。而且這些地方一入日本的版圖，日本便是如虎傅翼，豈獨逞霸東方，便是香港，斐力濱，印度，安南，也遲早必爲日本所有。日本得到了東北，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後，英美真無可如日本何了。我們懸想倫敦華盛頓的當國者，聞及日本人的侵佔東北，當是如何的焦慮。訴之外交，則日本蠻不講理。訴之武力，則國力凋弊。正是忍氣吞聲，莫可如何。日本人看透此點，所以才敢於奪取東北。而且日本人也是看破此點，才不敢奪取東北而坦然無所忌畏。所以我們敢於斷言，中國人甘心放棄東北，日本必然準備和英美惡戰一番。不將英美在東洋的野心遏制住，中國這塊肥肉，日本吞不下的。從日本的對俄關係和英美關係各方面看起來，我們敢斷言第二次世界戰爭是必不可免的。第二次世界戰爭，日本當然是其中主角之一。日本孤懸於東方海上，除對俄作戰，需要陸軍而外，對英對美，都是海上戰。英美的海軍合起來，確然比日本強大，然而勞師襲遠，犯兵家大忌。況且戰爭一開，日本可以立刻採取攻勢，將香港斐力濱一齊佔住，英美海軍來到東方，更失其給養的來源，其艱

危將不可名狀。所以日本對英美的海軍無所畏忌，惟一的顧忌便是海上封鎖，使日本在戰時失其物質的來源；從經濟上和軍需上予以致命傷，使其蹈歐戰時德國的覆轍。日本看破此點，其唯一的對策，便是佔據中國沿江沿海的部份，以作其戰爭時物質的來源。第一步，佔據東北樹立一親日新政權。第二步，進取東北及熱河完成其滿蒙政策。第三步，利用東北新政權或培植一親日勢力大舉入關，建設整個的中華親日政府同時又採取波浪式的戰略，將中國的軍權中心，和兵器中心整個的破壞乾淨。軍事勢力既經擊毀，親日政府又經成，日本人用十萬兵力便可以控制沿海沿江各地，而以其餘的陸軍整個的對付俄國，全部海軍整個的對付英美，而絲毫不至於感受中國牽掣於其旁的痛苦了。我認爲這就是日本的戰略，強取遼吉，祇是實現其戰略的初步而已。所以便是拱手讓掉東三省，日本人依然不肯甘休。所以除了採取「待亡主義」而外，便祇有決心和日本爲最後的掙扎，決心毀壞沿江沿海的通商要點，決心促進世界大戰決心與日本同歸於盡。祇須有權無權的人，拋棄苟安的心，拋棄僥倖心，拋棄自私心，辦法是有的。勝利之數，並不一定歸諸日本。辦法的詳細討論，另待他日，茲僅記出幾條項目。

一，將全國分爲北方長江粵桂三個作戰區域，分別集中相當的兵力武器，各置一作戰首腦部，使其具有獨立作戰的能力，以免交通爲日本人所阻斷致生首尾不能相顧之弊。

二，依照作戰區域，各置一金融總機關，使其負擔各該區域內金融鞏固的責任，以維持國民經濟的於不紊。

三，依照作戰區域，各置一野戰指揮局。担任大軍敗退時及敵人區域內之一切破壞工作，以及制裁國家叛徒等項事務。

四，依照作戰區域各設難民收容局，掌理收容安插域內避難及奉令遷移之諸色人民。

五，依照作戰區域各置一國防物器研究局將現有理工科大學，完全分別遷移改組。

六，依照作戰區域，各設民衛局。担任派遣人員組織村鎮民衆清除各地匪黨以維社會之秩序。

七，將中等以上的學校，除撥入國防物器研究局管轄或撥入海陸空軍直接管轄者以外，一併改爲民衛訓練學院。授以政治，法律，及軍事上的切要知識，使其具有相負民間工作的能力。

八，取消一黨專政，使各派人士免除黨錮之禍，得以安心從事於救國工作，而不至因反動之名遭逮捕殺。九，取消黨權高於一切的理論，直接使黨部不干涉政治，間接使人民與官廳有合作之可能。

禦侮與自反

這次日本乘我內部天災人禍鬧無得可如何的時候，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強暴手段，公然不客氣的把東三省佔領了。日本這種行爲只要是明瞭日本情形的人，當知道這決不是偶然的，這是有計劃的。所以世界的公理國際的條約與所謂東亞和平破壞者的罪名，他都毫不顧忌。我們認爲這是日本的野蠻行爲自然不是錯，但是日本爲甚麼竟敢大胆的這樣幹？老實說，這種機會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爲他造成！

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中國自從甲午到成立民國以來無論政府以至於國民究竟對於自身的自衛自強上做了一些甚麼功夫？一個朋友對我說虎門要塞的大炮還是李鴻章時代買的廢物，一方面國內軍閥們少數人的私鬥破壞民族及國家元氣的戰爭可以說無一天甯息。再由國民身上說吧，一般社會人羣可以說是死氣沉沉污濁萬分早已把甚麼民族國家的觀念拋到九霄雲外，向着自私自利的深淵墜落下去。譬如在

以上略言辦法之大概，但是當然不可忘却其大前提，即全國上下的我們，必須具備摒私見除怯懦有真心報國一致拚命之決心也。此而不具，其他一切，自然無從談起。亡中國者，乃私心怯態。私心怯態不去，待亡主義不倒。

唐劍平

上海社會裏，我們耳所聞目所見的一切，除了把人們引到暗黑污濁的世界裏去之外，我們究竟找得着一點甚麼能激發我們民族精神向上的事物？不但如此就是本來具有良好意志的青年們到了這種惡劣的環境裏，也要被其誘惑腐化。我們試問究竟在這種現象之下，而不遭到外侮，是可能的嗎？反過來說外人看見你這種墜落現象爲他們造了侵略的絕好機會，他們能不因此而動其野心？譬如一個家裏的人們對於自己已經破壞的壁障不加修整一任其荒廢，一方面子孫不務正業，弟兄互相殘殺，家裏放着莫大的財產不去管理，你要使強盜不來佔侵掠奪那是太無天理了。所謂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

總之，自從日本侵我東三省以後國民可以說是有了相當覺悟，但我認爲這種覺悟還不算徹底的覺悟。徹底的覺悟是在自克，沒有自省自克的功夫便沒有責人的資格。就以中國的現狀來說，外患到了如

此地步，私鬥的還是私鬥，享樂的還是享樂，一方面對外沒有堅實的決心確切的辦法，只是一味口頭上狂叫不在事實上做功夫，甚且認為這是奪取自己利益的良好機會，只要能得到利益賣國求榮的勾當，在所不計，無怪乎日本人的手段愈來愈凶，愈逼愈緊，如此情況，我們還要說對外侮還要說雪國恥，真是掩耳盜鈴欺人欺自的夢想！

中國自從甲午庚子之後已經數十年了，但在這數十年的過程中究竟比較從前相差多遠？從前受了外國人侮辱的時候誰也思在數十年後，一吐不平之氣一雪被辱之恥，但是現在這種更大的辱恥更大禍患又來到目前了，我們這數十年的成績在那裏：小鬼來的時候還不是抱頭鼠竄或是求洋大人們的同情援助，結果反遭人一番教訓，民族辱恥莫此如甚。要是數十年前我們的血性。先輩還活着，看着這一般不肖子孫，這種醜態真要活活的氣死！

人們說中國是一個睡獅，但這獅子自從甲午以後已經睡了數十年了。這睡的時間真也不短，休息也不算不足。假如這一次日本人拿了長矛來刺他的咽喉尚是不醒那麼這個獅子便要從此成為死獅子。因此我認這一次的國難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假如中國民族還要想在世界上得到一個自由生存的地位，應該徹底的覺悟行臥薪嘗膽的刻苦功夫，打破依賴外國可恥之行

為，拋棄個人的一切利害，放棄妄想，為我們的祖國爭光為我們的民族吐氣，為我

們的同胞雪恥用我們的中華民族魂去與日就作決死戰！

東北關係那個國家的生存？

張子敬

日本對於侵略東北，能夠上下一心，前既不惜以小敵大，與俄國決一死戰，繼則一再排斥英美各國資本的侵入，及阻止我國的自行開發，近且不顧國際和平與條約義務，調兵遣將，佔領三省領土，是必有一理論為之中心，使日人全體，由「信」而至於「迷」。日本歷來的越軌行動，以及此次的破壞國聯約章，非戰公約與九國協約，國際輿論，並不加以嚴重責難，亦必受一理論的影響，使國際輿論了解他的苦衷，而能原恕其犯法的行為。

這個中心理論，即所謂「人口食糧問題」，一般日人的論調，謂日本所有各種困難中，以人口與食糧問題，最為嚴重，欲解決這個問題，必求之於我東北（滿蒙），所以認定我東北之日本生命為「源泉」(Source of life, A. Kinouske 譯)。日本人口增加甚速，每年已達一百萬，然而食糧中米麥兩項，每年缺少之數，共計七百五十萬石。是日本人口的過剩，與食糧的不足，誠不失為日本國家和人民生存上兩大重要問題。

但是日本人的存在，已不是一年，何以到最近幾年十年，日本的國土，吞併臺

灣朝鮮及其他各地，膨脹一倍而有餘，日本的國富，開發了一切富源，發展了各種工業，增加了幾十倍，反會感覺「人口食糧問題」的嚴重，而非要向外盡力擴張殖民地不可呢？英人奧渥瑞(Duncan O. O'Neil)氏曾發表有一統計，證明最近四十年來，日本的人口，固然增加了，但是日本食糧及財富也同時增加，而且食糧與財富所增加的數目，比較入口大得多，所以日本國民，在物質上實在不應當感受特別缺乏和威脅。不過日本人尚趕不上美國人與法國人那樣的富，那樣的舒服罷了！試觀日本當局，在日俄戰爭結束後，曾經宣佈他的移殖東三省政策，決定每年二十萬人，於是百端設法，並組織東方拓殖社以利進行，然而積二十五年的苦心力行，日人現在東三省的總數，乃不過二十萬人，而且其中一部份為南滿鐵路職員，或為日本官吏，其餘的亦間接與滿鐵會社所辦事業有關，幾全部寄居於所謂鐵路附屬地及關東洲。因日本人移不過去，近年來乃改變政策，先移殖朝鮮人於東三省，而以日人移殖於朝鮮，日本政治家到此回想當日每年二十萬人的計劃，不勝一場春夢之惡感

，然日本政府如是積極講求移民，結果落得一場空，這不是政策的失敗，乃是日本尚未到真正人滿為患的境地，日本的人口食糧問題，並不緊迫的鐵証。

東北與內地的經濟關係，素為一般人所忽略，實則密切萬分，關係重大，簡直為中國人的生死問題。我國沒有絕對可靠的人口統計，人口的密度，究竟多大，每年究竟增加多少人，都弄不清楚，但內地的人口，已到過密的程度，已非中國的經濟力所能負擔，這是用演繹方法，可以說得理由萬分充足的。近幾年來，華北人民往東北就食的，年逾百萬，這百萬多難民通是自動的冒險的前去，我國沒有設東方拓殖社一類的機關，做他們的領導與援助，許多難民，還是步行而去的，所以東北對他們的關係，真是生死問題。這些難民，都是壯丁，一人至少有父母妻兒，大約四口的負擔，那末，東北對於內地的關係，在人口方面，照過去幾年的情形看，乃是五百萬難民的生死關係。日本用盡政策，移殖終歸失敗，我國不須策動，人民自己迫於生計，接踵而往，這樣看來，東北關係那個國家的生存呢？數年來我國長江一帶，共黨大為活躍，北方秩序，則較安靜，論者多以為，係北方民性較醜之故，實則北方民性，較南方強萬倍，北方非禍較少的原因，即因有東北可以宣洩。

次就食糧問題而論，我國十九年度，輸入的米，值海關兩一萬二千萬兩，輸入的麥值一千三百萬兩，合佔輸入價值百分之十，我國以農業為經濟重心，而自己生產的，竟不夠吃，還要向外國購買，其他貨品，自更不待論，所以對外貿易，每年皆係輸入大於輸出，數十年來，不但未稍改善，而且與日加甚，以致國民經濟，困難萬分，十九年度入超價值，計為四萬萬兩，以四萬萬人口計算，即平均每人消費外貨的價值，較供給外人貨品的價值，超過一海關兩，以國民的困苦狀況，此數目不能忽視。然而細細分析國內各埠的交換狀況，則東北與內地的交換情形，東北各口岸多為出超，總計東三省各口岸（環琿，濱江區，琿春，延吉，安東，大連，牛莊等），十九年輸送內地的貨物，計值三萬七千萬兩，而自內地輸入的僅值七千二百萬兩，那末，東北各口岸與內地貿易的結算，計東北有三萬萬兩的出超，即使東

北各口岸對本國各口岸的輸出數額中，不乏仍係輸入於東北其他口岸的，亦係很小的數目，大約東北對內地的出超，至少有二萬萬兩，就是中國內地的經濟，所依賴於東北的，佔依賴於世界各國的一半。假使東北任日本人佔住，變為日本的領土，中國的對外貿易，入超數額，要陡加原有的二分之一，而況東三省對日本貿易，亦係出超，每年約計六十五百萬日金，果然東三省為日本佔去，這個數目，也要加到中國入超數目上面去，就共計為三萬萬兩之譜。那末，簡單的講，東北的存亡，關係中國對外貿易三萬萬兩的出超。中國的金融，因對外貿易出超的關係，已乏挽救的途徑，再加上三萬萬兩，幾及一倍，中國經濟前途，尚堪設想嗎？無論就人口而論，或就食糧以及貿易而論，東三省對內地的關係，乃存亡與共的關係，所以我們為自己的吃飯問題，也不能不誓死爭回東三省。

對日經濟絕交究竟有無效力？

楊偉

一、過去對日經濟絕交的致察
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已於上述，或有人說，中日經濟絕交對於日本實在沒有影響，所謂經濟絕交祇是中國當被日本壓迫得無路可走的時候，纔用來報復一下，因為用武力去反抗牠罷，自己又祇有吃敗

仗，所以經濟絕交是中國對日本壓迫的最後反抗的呻吟，實際上是無多效果的，今將歷來經濟絕交的歷史和經濟絕交的實質來檢討一下，即足證明此說之不謬：

（A）從歷史方面來看，我國對日經濟絕交並不是現在纔發明的反抗日本的利器

，也不是受了什麼馬克司唯物史觀的影響，纔知道經濟的重要而絕交是殖民地民族對付帝國主義的唯一方法，須知經濟絕交祇是兩國間發生問題而起的一種必然現象，好比二個人當感情破裂，而彼此不通往

來是同一的道理，試看中國對日經濟絕交的歷史即明白了，中國對日經濟絕交自明治四十一年起到現在已經實行了七次，今將其年代起因及地點列表於下：

由此我們知道中國對日經濟絕交遠在三十年前，其中我們最要注意的就是經濟絕交之起因，幾乎都是由於日本侵略我國而起，但日本每次無理侵略我國一次，我國即用經濟絕交去抵抗一下，結果上到底給了日本多大的打擊呢？現在看日本貿易協會經濟調查會（見日貨排斥卜其對策一書中）的調查表其數字都可明白。

| 年 | 代 | 起 | 因 | 地 | 點（即經濟絕交之中心地） |
|------|----------|----------|---|----------|--------------|
| 一九〇八 | （明治四十一年） | 辰九事件 | | 南部一帶 | |
| 一九〇九 | （明治四十二年） | 安奉鐵路改築問題 | | 東北一帶 | |
| 一九一五 | （大正四年） | 二十一條件問題 | | 中國全部 | |
| 一九一九 | （大正八年） | 山東問題 | | 中國全部及南洋 | |
| 一九二三 | （大正十二年） | 收回旅大問題 | | 北部及中部 | |
| 一九二七 | （昭和二年） | 山東出兵問題 | | 中部及南部 | |
| 一九三一 | （昭和六年） | 出兵東北問題 | | 中部及南部最激烈 | 尚在進行中 |

| 年 | 次 | 輸 出 | 輸 入 |
|-------|---------|---------|----------|
| 一九〇七年 | （明治四〇年） | 八五、六一九 | 五九、一八二 |
| 一九〇八年 | （明治四一年） | 六〇、五〇七 | 五〇、九六七× |
| 一九〇九年 | （明治四二年） | 七三、〇八八 | 四六、八八七× |
| 一九一〇年 | （明治四三年） | 九〇、〇三七 | 六八、五七〇 |
| 一九一四年 | （大正三年） | 一六二、三七一 | 五八、三〇六 |
| 一九一五年 | （大正四年） | 一四一、一二六 | 八五、八四八× |
| 一九一六年 | （大正五年） | 一九二、七二三 | 一〇八、六三九 |
| 一九一八年 | （大正七年） | 三五九、一五一 | 二八一、七〇七 |
| 一九一九年 | （大正八年） | 四四七、〇四九 | 三三二、一〇一× |
| 一九二〇年 | （大正九年） | 四一〇、二七〇 | 二一八、〇九一 |
| 一九二二年 | （大正一一年） | 三三三、五二〇 | 一八六、三四四 |
| 一九二三年 | （大正一二年） | 二七二、一九一 | 二〇四、六七九× |
| 一九二四年 | （大正一三年） | 三四八、三九八 | 二三七、五四三 |

千圓

一九二六年(昭和一年)
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
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

四二一、八六一
三三四、一八四
三七三、一四二

二三九、四一〇
二二六、〇三四×
二三四、五四七×

註(有×者係經濟絕交之年)

我今再將此表中其經濟絕交之年與其年之上年下年作個輸入輸出的增減表，即可知其損失的確數。

| 年次 | 增減之關係 | 輸 出 | 輸 入 |
|-------|----------------------|--------------------|---------------------|
| 一九〇八年 | 此年比上年增減數 下年比上年增減數 | 二五、一一二減 一二、五八一增 | 八、二一五減 四、〇八〇減 |
| 一九〇九年 | 此年比上年增減數 下年比上年增減數 | 一二、五八一增 一六、九四九增 | 四、〇八〇減 二一、六八三增 |
| 一九一五年 | 此年比上年增減數 下年比上年增減數 | 二一、二四五減 五一、五八七增 | 二七、五四二增 二二、七九一增 |
| 一九一九年 | 此年比上年增減數 下年比上年增減數 | 八六、八九八增 三六、七七九減 | 四〇、三九四增 一〇四、〇一〇減 |
| 一九二三年 | 此年比上年增減數 下年比上年增減數 | 六一、三二九減 七六、二〇七增 | 一六、三三五增 三二、八六四增 |
| 一九二七年 | 此年比上年增減數 下年比上年增減數 | 八七、六七七減 三八、九五八增 | 一三、三七六減 八、五一三增 |

由此表看來，我國屢次對日經濟絕交，日本對我國輸出之損失，實在有限得很，最多的也不過給日本失八千七百六十萬元之數，這個數目還是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排日貨運動可謂是空前的一次，而結果也不過於此，何況即此等損失還包括銀價低落等等問題在裏面呢！其中還有幾次當特別注意的就是當一九〇九年及一九一九

年就在排斥日貨之年而日本對我國之輸出不獨不見減少反有驚人的增加——若一九一九年以至增加到八千七百八十萬元以上之譜，比起排日最盛及日本輸出損失最高之一九二七年之數還要超出二十萬元以上，排日貨及經濟絕交的效果，果有若何效果在那裏？並且從此表中可以看出我國當對日經濟交三年、日本輸出比上年，其中有

幾年雖略有損失，但到明年則其增加之數恆超出與上年損失之數以上，即日本在經濟絕交之年所受之損失，在經濟狀態恢復後之下年所增加之數，可以抵補而有餘，這樣看來，我國對日經濟絕交在過去實在沒有一點效果可說。

(B)從兩國之貿易上來看 兩國之貿易總額在上面已說了一些，但是單看兩國之貿易額，是不能知道彼此對外貿易總額的全部的，即是不能知道兩國間之貿易到底在其對外貿易總額中佔着個什麼地位，若是彼此間其貿易額在其對外貿易總額中佔着個很大的地位，那彼此間一旦實行經濟絕交，在其經濟上要蒙着很大損失是不待說的，我們且來看中日之貿易額在彼此間之對外總貿易額上究竟是個怎樣的情形。

a. 日本商工省商務局貿易課在其日支貿易概狀中有對外貿易總額中對華所佔之百分表如下：

| 年次 | 總輸出額 所佔之比例 | 總輸入額 所佔之比例 |
|--------|---------------|---------------|
| 明治四十一年 | 一六、〇 | 一一、七 |
| 大正七年 | 一八、三 | 一六、九 |

| | | | | | |
|------|------|------|------|------|------|
| 四十二年 | 一七、七 | 一、九 | 八年 | 二一、三 | 一四、八 |
| 四十三年 | 一八、六 | 一四、八 | 九年 | 二一、一 | 九、三 |
| 四十四年 | 一九、七 | 一二、一 | 十年 | 二二、九 | 一一、九 |
| 大正元年 | 二一、八 | 八、九 | 十一年 | 二〇、四 | 九、九 |
| 二年 | 二四、五 | 八、四 | 十二年 | 一八、八 | 一〇、三 |
| 三年 | 二七、五 | 九、八 | 十三年 | 一九、三 | 九、七 |
| 四年 | 一九、九 | 一六、一 | 十四年 | 二〇、三 | 八、三 |
| 五年 | 一七、一 | 一、四 | 昭和元年 | 二〇、六 | 一〇、一 |
| 六年 | 一九、九 | 一二、九 | 二年 | 一六、八 | 一〇、四 |

在此可知日本對華貿易，其輸出在其對外總輸出額中約佔二割內外，其輸入在其對外總輸入額中約佔一割上下；日本商工省在其昭和二年度本邦外國貿易狀況中說日本對外貿易輸入額第一為美約佔三割九厘，第二位為印度約佔一割二分四厘，第三位為中華約佔一割四厘；其輸出第一位為北美合衆國約佔四割一分九厘，第二位乃我國約佔一割六分八厘此乃昭和二年之情形，至於以前之情形，大概與此不相上下，其概狀在日本大正十一年輸出總額為十六億三千七百萬，輸入總額為十八億九千

萬，合計三十六億二千七百萬，其與我國貿易之比率於下：

(一)輸出 大正十一年二〇%，同十二年一八%，同十三年一九%，同十四年二〇%，同十五年二〇%。

(二)輸入 大正十一年九%，同十二年一〇%，同十三年九%，同十四年八%，同十五年一〇%。

(三)貿易總額 大正十一年一四%，同十二年及十三年各一三%，同十四年及十五年各一四%。即輸出最高二〇%，最低一六%，每年平均一八，八三%，輸入

最高一〇%，最低八%，每年平均九，三三%，貿易總額最高一四%，最低一三%，每年平均一三，五%。由此看來日本對華之貿易額在其對外總貿易額中所佔之地位，實在也不十分重要。

b. 日本對華貿易在其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之地位已於%中知道其詳，反轉來日本對華貿易在中華對外總貿易額中又是佔着個什麼地位？我也引着日本商工省商務局貿易課在其日支貿易概狀中所載之中華貿易總額一表即可知日本所佔之地位，表如下；

| 國別 | 比 | 年代 | 國別 | 比 | 年代 |
|------|----|-------|----|----|-------|
| 香港 | 二九 | 一九二三年 | 荷 | 二% | 一九二三年 |
| 英吉利 | 一二 | 一九二四 | 德 | 一五 | 一九二四 |
| 英領諸國 | 一〇 | 一九二五 | 意 | 一三 | 一九二五 |
| 合計 | 四八 | 一九二六 | | 一三 | 一九二六 |
| | 三八 | | | 四 | |
| | 三〇 | | | 四 | |
| | 五 | | | 四 | |
| | 八 | | | 四 | |

| 日本及韓 美及美領諸國 法 | 二〇 六 | 二六 一六 三 | 三〇 一六 五 | 三〇 一七 八 | 比 其他 共計 | 二 二 一〇〇 | 一 五 一〇〇 | 一 七 一〇〇 | 一 四 一〇〇 |
|---------------------|---------|---------------|---------------|---------------|---------------|---------------|---------------|---------------|---------------|
|---------------------|---------|---------------|---------------|---------------|---------------|---------------|---------------|---------------|---------------|

在此表可知英國在我貿易總額中以前比日美佔着絕對的重要地位，但不幸漸漸衰落。美反而蒸蒸日上，尤以日本在一九二六年已凌駕英而上之，其與我貿易之地位已佔着第一把交椅了。

我們在 a. b. 二項中可以得着一個結論——即是我國對日本之貿易在其對外總貿易額中每年平均祇佔着其一二，五%之地位，反之日本對我之貿易在我對外總貿易額中佔着三〇%之地位，這樣比較起來，我國對日本之貿易還沒有日本對我貿易，在其對外貿易總額上佔着一半之位地，若是我國對日經濟絕交起來，即是我國自己所受之損失還沒有日本所損失的一半，如此，我國對日經濟絕交不是作繭自縛嗎？從這裏研究起來，我國對日經濟絕交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我們在此綜合上面來看對日經濟絕交，從歷來絕交之歷史上看是失敗了，從中日兩國之貿易地位來看恰恰是損人未成先損己了，並且日本對我之貿易其仰給於我國之原料若棉華豆粕等其數目也極有限，若是與日經濟絕交中國祇有害處而無益處的，所以日本貿易協會福島愛三助在其

日貨排斥卜其對策一書中大聲肯定說：

吾欲問中華朝野，所謂對日經濟絕交與我國究竟有何不利，第一，不能脅迫我國重要產業之基礎及陷我國民生活於危殆之效果。等二即退一步言，有其效果，但花油粕卵等之禁止輸出，不知此乃佔中國農民八九割之收入，若然，必要招來農民經濟的窮迫而減少其購買力，終至一般商工業之不振。第三，禁止對日輸出，其輸出品勢必求其他之銷路，銷路梗塞，即足破需給之均衡而有生產過剩之虞，如此，必不免市價之低落……所謂對日經濟絕交運動，殆癡人說夢之暴舉！由上看來，福島愛之助氏之大膽放言，並不是無根據的論調，但所謂中華對日之經濟絕交，果如福島氏所言是癡人說夢之暴舉嗎？若然，那我國抵抗日本的侵略，可從今起轉變方想我別的有效方法好了，為什麼現在當日兵進攻東北時，國人惟一抵抗日本的利器，還是注意於經濟絕交一方面呢？難道國人是在作「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無聊勾當嗎？誠然如此，那我們也須得喚醒他們的迷夢才是，反之，若不是迷夢那我們也得要知道個清白而應努力着鞭以加緊其工

作才是，

(二)對日經濟絕交之有效力

經濟絕交的定義本來是「我貨不賣」「彼貨不買」，在政治上的作用祇是殖民地的國家對帝國主義方能顯其特別作用，好像印度甘地為謀印度獨立的對英不合作主義，直使英國不得不心低首向甘地妥協而謀圓桌會議來解決再若當北伐軍纔出伐時對英香港的經濟絕交直使繁華的香港，幾返為荒涼的孤島，及至北伐軍勢力抵鄂時，為要收回漢口英租界，英國也不得不將吞在肚裏的肥肉，重行哇吐出來，這都是經濟絕交的效果，我國今當日軍無理侵略東北時，惟一有效的抵抗方法，也只有厲行對日經濟絕交，或者可以收復已失的主權，或者可以促醒暴日的覺悟，為什麼經濟絕交對日本也可發生這麼大的力量，究竟是什麼道理？其根本原因也就是我國經濟運命在殖民地的地位，是日帝國主義經濟的靠山，所以一旦與之絕交是可以制日本之死命的，日本為要救其自身的滅亡，對我國的無理侵略，也要有所顧忌及退讓，是不待說的，我們既然說到這裏謂對日經濟絕交是可制其死命，但是在前

面不說根本無效果嗎？到底何所據而云然？因要說明這個根本問題，請先將其無效果的根據來檢討一下，究竟他的錯誤之點在那裏，或者我國以前運用這方法的缺點又在那裏，就足以解答這問題，現在來說明過去對日經濟絕交的失敗罷。

(A) 駁經濟絕交無效力之非

| 絕交年次 | 輸 出 | 輸 入 |
|--------------|----------|---------|
| 一九〇八年(明治四一年) | 六〇、五〇七 | 五〇、九六七 |
| 一九〇九年(明治四二年) | 七三、〇八八 | 四六、八八七 |
| 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 | 一四一、一二六 | 八五、八四八 |
| 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 | 四四七、〇四九 | 三三二、一〇一 |
| 一九二三年(大正一二年) | 二、七二、一九一 | 二〇四、六七九 |
| 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 | 三三四、一八四 | 二二六、〇三四 |

我們在前面所說的過去對日經濟絕交失敗的事實，當然是千真萬確的，但是過去的失敗到底是經濟絕交本身的無効呢？還是有其他原因攪雜其中致其效果沒有充分發揮呢？現在我們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下表：(撮錄前表)

| 絕交年次 | 起訖時間 | 輸 出 | 輸 入 |
|-------|--------|----------|---------|
| 一九〇八年 | 三月至十月 | 六〇、五〇七 | 五〇、九六七 |
| 一九〇九年 | 八月至十月 | 七三、〇八八 | 四六、八八七 |
| 一九一五年 | 五月至十月 | 一四一、一二六 | 八五、八四八 |
| 一九一九年 | 五月至十二月 | 四四七、〇四九 | 三三二、一〇一 |
| 一九二三年 | 四月至八月 | 二、七二、一九一 | 二〇四、六七九 |
| 一九二七年 | 六月至十月 | 三三四、一八四 | 二二六、〇三四 |

我們從此可知歷來絕交之時間最多不過八個月，最少還祇有三個月，這麼短的一個時間，即使在這絕交時間中，真的斷絕了經濟關係，人家所蒙的損失又有幾何呢？何況即此一個短短的時期中絕交還不澈底，人家那又不罵我國國民祇有五分鐘熱度呢？我們在此可知過去絕交之失敗，其原因就在這裏，但這並不是沒有方法可想的(見後)，這實在沒有宣布絕交本身的死刑，這樣，以過去失敗為絕交無效果之

論證是不確定的，不待多說了。

我們再來看中日貿易額上，到底一旦彼此絕交是中國所受的影響大呢？還是日本所受的影響大呢？我們在上面(第三節裏)已將中日兩國之貿易額在其各自之對外貿易額上作了個結論，即是日本對我國之貿易額在其對外貿易額上佔着一三，五%之地位，我國對日之貿易額在我對外總貿易額上佔着三〇%之地位，所得的經濟絕交之斷案，即是我國所受的損失，還

由此表看來，既然都是經濟絕交之年，為什麼還有這麼大的一批輸出輸入額呢？經濟絕交者 (Boycott) 本來是彼此斷絕一切經濟的往來，兩國間之無有輸出輸入的貿易那是當然的，而現在從過去的事實看來，中日的經濟關係並沒有絕交，其貿易額比起常年縱然有少許低減，但也不能承認彼此間的經濟關係是澈底的絕了家，由此可知過去經濟絕交之失敗，是失敗於不絕交，是失敗於沒有澈底的絕交，如此，那能說是經濟絕交的本身宣告正寢呢？再則下面的事實也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沒有日本所受的一半，然而這個斷案到底可靠嗎？在表面上，自然是對的，但若加以進一步的分析，即發現有大謬不然之所在——為要回答這問題：

我們要看日本對我之輸入，一旦絕交是否即可影響我國之經濟基礎及國計民生。

我們現在最先來研究這個問題，研究這項，最先要知道日本對我之輸出，究竟是什麼商品，今列日本對我之重要輸出

品表於下：

| 品名 | 年次 | 大正十三年 | 大正十四年 | 大正十五年 |
|--------|----|---------|---------|---------|
| 水產物 | 千担 | 五二二 | 六〇〇 | 九三七 |
| 精糖 | 千元 | 一〇、〇三一 | 一一、九一六 | 一三、四一七 |
| 綿織絲 | 千元 | 二八、七八四 | 三一、九五三 | 三三、二四一 |
| 綿織物 | 千元 | 一六三、四〇九 | 二二三、〇九五 | 一九六、一〇〇 |
| 紙類 | 千元 | 一〇、二八七 | 一五、一七三 | 一四、六一八 |
| 石炭 | 千元 | 一二、三二八 | 二二、六九五 | 二〇、〇五二 |
| 鐵製器 | 千元 | 九九二 | 一、八九七 | 一、七七四 |
| 機械及附屬器 | 千元 | 五、四五一 | 五、七二三 | 五、一五六 |
| 木材 | 千元 | 七、六八九 | 八、二九八 | 八、二一六 |
| | 千元 | 五、四四八 | 七、六五一 | 五、九八三 |

計日本對我之輸出品共七十五種，輸出額有四億一千七百萬元，我國人口以四萬萬計算每人每年平均要買日本貨一元以上之數，但要買的日本貨是不是切關我國的國計民生呢？因為若是日本對我之輸出品，在我國經濟上的地位是莫可須臾離的，如此若是絕交，那無異自尋末路，否則無關重要，我們現在來看日本對我之輸出品，是否在我國之國計民生上極關重要，前面已經說了日本對我之總輸出數為四億一千七百萬元，再將上表之重要輸入品一加計算則已佔其總數中三億七千二百萬元，約佔總額百分之八十九以上？我們再將其重要輸出品之性質歸納為下面四項且

將其所佔之百分比記之，即可知何者佔地位之重要了。

- a. 食料品值四千六百萬元，約佔一四，四％
- b. 原料品值二千五百八十萬元約佔八％
- d. 原料用製品值二千六百三萬元約佔八・三％
- c. 全製品值二億二千四百萬元約佔六九・三％

其總額全製品佔第一位，食料品第二位，原料用製品次之，原料品更次之，我們從經濟學原理上來看，全製品和食料品是最終消費品，用了就完了，原料用製品

雖已經人之一次製造，祇不過用來作為生產的工具而已；至原料品是生產之必需品，加以製造是可以生利的，所以原料品之輸入，對於國家是有利的，是生產的，或者是國家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然而我國仰給於日本者為數幾何？祇不過佔其輸入總額中百分之八而已，並且即此少數之原料輸入品，在表內是屬木材石炭等項，但日本在其本國真有木料石炭輸出嗎？我們都知道即日本本國石炭尚須仰給於東北之撫順等鑛山，木材亦須仰給於我東北之大森林，其所以有少量輸入於我國者，祇因我國東北之鑛山及森林被日人侵佔，在其供給自己用夠後所剩餘之數賣與我國而已，

一旦經濟真的絕交，無疑問的是要將此已失的鑛山森林收回，日本還說到有什麼原料品輸入我國嗎？此日本原料品輸入我國之關係如此。再說原料用製品，其所有之數亦極有限，若鐵製品若機械等，西洋科學發達國之製品恐不讓於日本，一旦絕交也不患無從西洋輸入之地；至食料品有人或以爲日本輸入我國之食料品，可關係國民之日常生活，但日本對我之食料輸入品決不若米麥之重要，若己國無之而不從他國輸入則國民在餓莩之虞者之可比，而日本之食料輸入品則否，因日本對我之食料輸入品祇屬水產物精糖等而已，水產物精糖在我國且多爲富有階級之消耗品，一班平民實少有享用之者，若一旦與日絕交，無此物品輸入在一班平民之生活固毫無影響，而富有階級當亦不致發生生活上之恐慌，因此種物品，可有可無，真可列入奢侈品之一類可也。其後最重要者乃屬全製品，因其所佔之百分比特別的大，若綿織絲若綿織物等幾充斥我國之市場，這樣看來，一旦與日經濟絕交，我國不是有凍餒之虞嗎？但是不然，我國社會尚在農村經濟時代，大多數的人民還是自種自食，自紡絲織，自製衣裳而衣者，舶來品的需要也祇屬少數都市之民富有之民而已，然都市之民富有之民在我國近年來亦曾經歷過舶來品來源斷絕的風潮，若歐洲大戰發生

後，歐美棉織絲棉織物沒有輸入我國，我國也未發生過凍死的慘狀，反之，倒促進我國紡織業空前的發達，這樣看來，若日本全製品的輸入斷絕，其不影響我國的經濟基礎是不待說的。反之日本輸出我國的商品，若是我國和牠經濟絕交了，在牠倒要發生莫大的損害，關於這一點，我已說

這一週的國難形勢

——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

在這一週，日方自日內閣更換後，將積極侵略中國爲目的，在理，身爲執政者，應當如何準備以贖前愆，但是不然，他們正在權利熱，地位的支配，是他們目前再緊急沒有，很從容的開四屆一中全會，簡直是沒有想到日本的行爲，甚至於自歌自誦，說從此告一段落，可以樂觀了，甚至施用大無畏的精神對待那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真是勇敢啊！我們除了頂禮膜拜而外，一句屁也不敢放了。請再看這一週的國難吧！

變本加厲之日本暴行

自上述國聯理事會閉幕後，暴日更肆無忌憚的大舉進攻，這是我們上一週就料到了，就上次草案本身看來，這一週暴日橫行，毫無足怪，而且此後有更不堪設想者在。我們不妨取鎮靜主義，和不抵抗主義以待之。

自十四日情勢觀之，日本圖錦，已漸呈暴露，如新民方面架設軍用電線，在營口招匪千餘，榆關掘壕，皆其最著者。十五日外人息，日方竟藉口中國暴動，向國內調艦七十餘艘出護僑，軍隊多攜毒瓦斯煙霧彈，一方又向國聯抗議我國抗日宣

明在下面(b)段內(IV)項中，此處從略。由上觀之，日本對我輸入之各種物品，無一是我國民非此不可的必需品，如此，若實行對日經濟絕交，我國沒有日本的貨品輸入，我敢肯定說是與我國國民的經濟生活沒有動搖的。

江聲

傳。十六日日本駐要求本國增兵華北。又在遼西一帶虛張聲勢，此其情皆可見也。十九日軍六十名開抵白旗堡，準備大舉進攻錦州，已有一致而下之概。二十日日政府最後準備已完畢，黑垣駐軍開始移動，平壤編成派遣部隊，昌圖八面城已被占。駐營日軍亦開動，英武官詰問本莊，本莊認攻錦不誤，下週當不堪設想也。以上所言者，錦州方面情形，請再將黑江一帶情形略述大概：五日十四日騎隊繞攻林甸縣城，被軍襲退，十六日飛機到通遼擲彈，通遼因之陷於混亂狀態中，十八日又派飛機轟炸通遼，並出使蒙匪進擾，同日黑垣日軍南移攻錦。至二十日黑垣日軍南移攻錦。犬養毅組閣之命下，閣的新猷，我們就判斷了有不抵抗美德之中國將更遭不幸。而田中政策，亦必澈底施行無疑，我東北必不復爲我有無疑。我們但看犬養內閣最近的措置，就可明白了。最初，日政府即在十六日授意東北日僑，電請勿變對華政策，同日哈日領即宣稱內閣決不變對華政策，及滿蒙問題。十八日日本陸軍省發表一文，詳述滿兵匪肆擾情形，並謂滿洲之騷亂，張學良實尸

爲熱烈，最可慷慨悲歌者，亦可稱爲民族意識運動在歷史上有價值之真也。而南京政府對此可敬可愛之青年，不聞有愛護之事實，竟出人意料之外的用卑鄙惡毒的手段，施行其刺刀政策，甯不令人痛心之至！對外如綿羊，對內如猛虎，此誠爲四千餘國難中青年愛國運動，本週最

國聯調查團的組織進行，
注意國
際間 非常緩滯，據說是要等日兵
完成他的計劃後再出發，還不算遲，但最
近有二件事不能不注意者，即法俄二國的
把戲。
連日所喧傳的法日密約（華盛頓方面
所傳，我們方在坐鼓。）十七日法日二方
均加以否認，但我們不能不予以注意。
自東北事起後，日方即與蘇俄眉來眼去，
蘇俄是否為所動，我們無由知道，但是這
一次芳澤由法繞道蘇俄返日，據說與蘇俄
有不少的諒解，十九日英國每日電聞外交
記者謂俄日間關於滿洲時局有一種了解之
存在，此種了解，非純粹默喻，但係一種
實在了解，俄國欲在其所認為日本切實佔
據南滿之事件中，積極利用，以固其實力
、蓋日人之佔據南滿，將使中國本部與北
滿俄國勢力圈相隔，蘇俄以為俄國掌屋中
東鐵路之權利，將因日本佔據南滿而臻鞏
固，並不因此削弱換言之，蘇俄欲佔據中
東鐵路所經之中國土地，如日本之佔據南
滿也，俄國對於日本目前在滿洲南方之舉
動，絕未有嚴重抗議，其故殆在此歟云。
十九日路透）
此種驚人消息，我們尤不可不深切的
留意。
國賊赴 十五日熙洽令長春縣長就
居注 地解決萬案。同日午後三時
臧式毅就奉天省長。
十六日熙洽委于深澈任吉剿匪司令，
十七日袁金凱召集暗中由日本主持之獨立
政府會議，將採取（一）請日軍消滅在榆關
外之中國勢力；（二）日軍攻錦後，組全滿
獨立政府。
十八日趙欣伯在藩組文化委員會，趙
氏將欲使中國文化俱亡，其甘心媚日，無
恥萬分！而十九日竟上書日司令請剿我軍
，真無奇不有矣。

民聲週報

第四十期

地址：

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

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

二十一年一月二日出版

第十四期目錄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自由如何保障

保障

黨國要人將如何共赴國難？

民權與國府組織法

陳調元禍皖與安徽人的恥辱

國民黨的負責人物原來如此

非戰公約與民族自決

對日作戰就是救國教育

黑軍抗日雜記(續完)

華僑代表毆傷施肇基的經過

這一週的國難

時論一斑

諸青來

左舜生

袁青華

劉天予

袁青華

施莉俠女士

謝承平

王德崇

章其武

江聲

本刊緊要啓事

本刊特別歡迎投稿與訂閱，爲免失郵起見，最好將稿件或報費託人轉交本社；如無友人可託則請於付郵時書明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汪彬收即可，不必寫刊名爲要。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自由如何保障

諸青來

自東北事件發生以後，要求自由之呼聲大起，此本由於人民之自覺，吾儕極端贊同。惟所謂自由者，其意義若何，範圍又若何，不可不明白提出；若不明白提出，則國民黨政綱中早有空洞條文，(即對內政策第六項)確定人民有完全自由權矣：所謂『訓政時期約法』，亦在第二章中列舉人民應享種種權利矣；然而人民之被壓迫如故，人權之被剝奪如故，不自由之痛苦亦依然如故，其原因果安在耶？曰今日人民所以深感被壓迫之痛苦，不能回復人權，因有最大之障礙在；此最大障礙一日不除，即人民一日不脫離奴隸地位，享受真正自由，永久無望矣。茲列舉各種障礙如左：

(一) 言論出版之障礙

按照『訓政時期約法』第十五條云：

『人民有發表言論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而在約法未頒時，先有出版法；(十九年十二月公布)對於一切出版品加以種種限制，如報紙之須聲請登記；有關政治之傳單標語須經警察機關許可等。其有最大障礙者，爲該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其條文如左：

第十九條 出版品不得爲左列各款之記載：

記載：

(一) 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三民主義者。

又十八年六月六日第三屆中央常務會議通過各項原則，其關於統一黨的理論之第三項載明：『確定新聞政策，在法律範圍內人民得享有言論之自由權，但須嚴厲

取締反動宣傳。』所謂反動宣傳，不僅指違背三民主義者而言；即在三民主義範圍以內，苟有礙統一理論者，亦可認作反動矣。吾儕主張真正自由，人民言論出版，不問其在黨義範圍內與否，應許其自由發布。出版法應立即廢止。

(二) 集會結社之障礙

十八年六月十七日第三屆中央執委會議通過『人民團體組織方案』；其中規定：凡欲組織職業團體者，須先向黨部申請許可，經許可後，再擬訂章程呈請核准，核准後方可進行組織；其組成之團體必須遵守左列事項：

一 不得有違反三民主義之言論及行為；

二 接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

十五年一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工人運動決議案』；其第四款中載明：『黨對於工會在政治上立於指導地位。工會中之黨員，應做成工會之中心。』又婦女團體組織大綱第五條（據十九年七月國民政府訓令）載明：『婦女團體不得於三民主義以外為政治運動。』文化團體組織大綱施行細則（二十年二月第三屆中央常務會議通過）第十三條載明：『如有違背法令或三民主義情事，得依法解散之』。凡屬人民團體選舉職員，須先呈報黨部，其選舉時須有黨部所派指導員監選員出席，方

可舉行。（二十年二月國民政府公布人民團體職員選舉通則）人民團體選出理事監事就職，須依據特定規則宣誓。（十九年九月第三屆中央常務會議通過此項規則）其誓詞如下：

『余謹以至誠實行三民主義，（中略）如違背誓言，願受嚴厲制裁。』

觀以上所述，可知一切人民團體，莫不受國民黨之層層束縛，重重箝制，意志自由完全喪失，集會結社自由完全剝奪矣。匪特此也，據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民國二十年一月公布）第六條載明：『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而組織團體或集會，或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者，處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人民組織團體或集會，不問其主義若何，苟非挾持武力或蓄暴動陰謀，安能目其有危害民國之企圖乎？以上所述各項法令，均應立即廢止。對於人民集會結社僅須有消極的限制，參照德憲第二百二十三及二百二十四兩條用意可矣。

德憲第二百二十三條 凡德人平和的不攜武裝，有集會權利，無庸聲明，並不必得特別許可

又第二百二十四條 凡德人不背刑法上之目的，有結社權利。且此項權利，不得以其團體所抱為政治上社會政策上宗教上之目的，從而拒絕之。

(三) 信仰之障礙

信仰有二；一為宗教上之信仰，一為政治上之信仰。國民黨特定新儀式，勒令人民服膺黨義，不啻以其黨義為教義，以其黨魁為教主矣；此為信仰自由之最大障礙。茲列舉各項不合理之條文如左：

(甲) 紀念週條例 紀念週以每週之月曜行之。其秩序如（一）全體肅立，（二）向遺像行三鞠躬禮，

(三) 主席宣讀遺囑。（此條例係十五年二月第二屆中執會決議公布）

(乙) 規定恭讀遺囑之範圍令 凡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及民衆團體一切正式集會行之。（十八年十二月國民政府訓令）

(丙) 宣誓令 文官就職應宣誓曰：余恪遵遺囑，服從黨義，（中略）如背誓言，願受最嚴處罰。武官就職應宣誓曰：余以至誠實行三民主義，（中略）此誓。（十四年十一月國民政府公布）

(丁) 鄉鎮自治施行法，凡年滿二十歲，無論男女，居住該鄉鎮區域一年，或有住所達二年以上，經宣誓登記後即為鄉鎮公民。其宣誓文曰：（上略）實行三民主義，採用五權憲法，（下略）此誓。（十

八年九月國民政府公布)

(戊) 國民會議組織法 國民會議代

表於舉行開會式時，應宣誓。其

誓詞曰：(上略) 實行三民主義

，五權憲法，謹誓。(二十年四

月國民政府公布)

(己) 訓政時期約法第四十七條 三

民主義為中華民國教育之根本原

則。(二十年六月一日國民政府

黨國要人將如何共赴國難？

左舜生

(完)

公布)

以上各項條文均應立即廢止，若不廢

止，所謂信仰自由，根本即不能成立。聞

第四屆一中全會近日通過一議案云：『切

實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信仰之

自由權。』(係中委李烈鈞等提案之第一

項) 苟非將以上所述種種障礙，摧陷而廓

清之，吾不知各項自由將何以切實保障耶

機四伏，險象環生，更不勝枚舉。

然則黨國要人真正要共赴國難要如何

才算得誠意的表示呢？

第一，要把自來妨害國民出版，言論

，集會，結社，信仰自由的一切法令，全

數取銷。(參看本期諸青來先生的一篇)

第二，要黨國要人將最近四五年來所

積蓄的私產，自動的捐出五分之四，以爲

全國國民毀家紓難之倡，我想至少可得三

萬萬元至五萬萬元之鉅數，如此，然後財

政與軍備才有辦法；

第三，立刻成立民意機關，政府一切

行動，應對此民意機關負責，萬萬不可又

來狗搶骨頭，仍舊不許國民容喙；

第四，所謂黨國要人的自身，要充分

的承認事實，不可以國事爲兒戲，仍舊是

你排斥我，我排斥你。

我承認上面所說的話，現在便說還嫌

太早，可是等到一月以後，國民黨已經沒

有自救的機會，我爲希望國民黨自救救國

的良心所驅使，所以仍舊作這樣一個簡單

的陳述。

袁青華

民權與國府組織法

我們一班阿斗受國民黨的訓政迄今已達五年了。老實說，以這樣千瘡百孔的國

自東北事變發生以後，黨國要人說『共赴國難』，『共赴國難』，已經有了三個月以上，我們決不願以不肖之心度人，說國民黨人只知道如何支配權位，凡他們所說救國救國云云，通通是騙人的。可是寧粵兩方紛紛擾擾鬧了這幾個月，『共赴國難』雖是高唱入雲，而始終無共赴國難的具體辦法，却是事實。又豈僅沒有具體辦法而已，照最近四屆一中全會這種結果，我相信不出一月又要出大亂了。第一，軍攻錦，坐視不援，北方民情憤激，軍心也不安，在最近期內，必起變化；第二，汪胡蔣三人決無法可到南京，而行政院長的要職，乃委諸一素來辦法不多的孫科，在這種狂風驟浪的當口，萬萬鎮定不了；第三，江西政局變更，而中央又驟換局面

九一八以來，國民黨已自己塌台，而『國民自決』之呼聲遂如風起雲湧蓬勃而起，即彼前日在野之廣東朋友為迎合民意計，也主張民衆應有參政的權利。當時一般人聽此如得福音即奔走呼告曰如蔣氏下野，汪孫上台，則民權可有伸張之希望矣。然而今日蔣氏已辭職了，孫科已上台了。孫科輩賜給我們的民權在那兒呢？

二十八日國民黨一中全會的決議案第五條，有國民救國會議之組織與召集。惟此會議組織怎樣，職權如何，我人尙不可得而知。但是以南京政府的組織法觀之，則可預知國民救國會議必無實權參與國務，這乃是必然的事實。這不過是國民黨人又來一次朝三暮四的手段而已，所謂伸張民權，豈非笑話。

如果要伸張民權，則一黨專政的招牌應該拋棄，人民機關應該永久設立。乃依二十八日的決議案，則國民黨訓政的原則既未廢止而國民救國會議的設立似乎也是一臨時救急的會議，並無制憲之權力。在此種情況之下，當然夠不上談伸張民權。然難者謂現在頒佈國府組織法不是已規定人民代表得有過半數的立法員和監察員嗎？人民不是已由其代表實際參與政權嗎？這也是國民黨人愚弄民衆的一種技巧。第一，真正代表民意的立法員和監察員能否產生，須全視社會上的職業團體是否不受

國民黨地方黨部的指導和監督。乃今日之職業團體多半猶為國民黨所操縱。第二，立法院和監察院能否施行其職權，又要賴其人員是否全由人民代表所組織。如人民代表僅居半數，則其他黨員之半數當然得佔勝利。因為人民代表在國民黨的槍桿之下，國民黨的空氣之中，自易軟化而唯立法院或監察院中的黨員代表之命是聽。所以現在的國府組織法猶未恢復全部的民權。甚至南京政府的主席院長及部長並非對

陳調元禍皖與安徽人的恥辱

劉天予

自從安徽受了黨治的蹂躪以來，我雖然常回家鄉，從未一度久住，每在去來的匆匆中，心靈上總不免浮動着無限的哀感與絕大的恥辱！

陳調元是什麼？是黨政府的要人，是安徽省的主席，是北洋軍閥中最善投機與諂媚的軍痞，也是如某君告我：只能算個要家，做軍閥與武人也實在不夠格。他數度禍皖：兵是縱其一變再變，匪是聽其日多日廣，公開煙禁，助銷紅丸，增加政費，豢養走狗，漠視災民，摧殘教育，以及強徵苛捐雜稅，優容污吏貪官，罪狀實在數不勝數。總而言之，凡屬黨國治下軍閥殃民之事實，他無不一一實現於安徽，而更加淋漓盡致！

立法院或人民機關負責，乃是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可見一切的組織還不脫離久為人所厭惡之一黨專政。

這次我們國民奔走呼號，要求恢復民權的努力，現在又不幸而失敗了。由過去的經驗看來，若徒然赤手空拳來謀獲民權，是絕對不會成功的。我們做阿斗的人就此干休嗎？阿斗們啊！快醒罷！！快起來力謀自救，恢復我們的民權！！

最近安徽旅外同鄉團體揭發陳調元禍國殃民的十大罪狀，可算是安徽人帶着羞憤、和着血淚寫成的哀告，事實是千真萬確，不容陳氏與陳氏靠山黨政府來洗刷與迴護。不過罪狀後面說：

『在此青天白日三民主義黨治之下，有一於此，皆應早日撤懲，置諸重典，何況身兼衆惡。不知調元何功於黨國而若此寬縱！』

實則政府的要人們何嘗不可以說：『在此暗無天日奴民主義無治之下，有一於此，皆應早日嘉獎，置諸要津，何況身兼衆功。不知調元何辜於黨國而不加寬縱』呢！

至於從老百姓眼光中看來，陳調元雖

無功於黨國，却有功於蔣前主席。據云蔣軍前為馮軍追到礪山附近時，若非陳部加入救援，則蔣氏早已下野。何況不久粵方要求蔣氏下野，陳調元即首發通電擁蔣，意在重玩一套督軍團的舊把戲，將反動的長衫同志嚇得個抱頭鼠竄。只要一看蔣氏臨去，蘇浙贛省政府突發改組命令，而罪孽深重的陳調元獨能安然無恙，則其為蔣氏功臣可知矣。

陳調元是否有私功於國民黨與蔣前主席，是否應受黨政府的優容寬縱來禍皖；這要問南京政府的衰衰諸公。然陳調元無私功於三千萬安徽人，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何以安徽民衆竟一任其蹂躪，一任其搜括，一任其濫作威福至數年之久：這却不能不問安徽人自己了。安徽人性格雖不及湖南的硬，廣東的狠，但也不能算是最劣等的中華民族，何以在數年黨治下獨應享受最劣等軍閥陳調元的宰制糟踏，真不能不令人懷疑於安徽民心的已死與安徽省格的喪失！

陳調元的靠山似已一時失去，安徽人如果再不乘機恢復省格，競求生存，將他驅逐出皖，實無面目與他省人相見。至於驅逐的辦法，專靠文字的宣傳與哭訴的請願是不大可靠，可靠的只是安徽民衆的力量。以我想來，這種步驟似宜如下：

(一) 質問黨政府是否願因庇護一惡劣

胡鬧的軍痞，而棄去安徽三千萬人民？如果願意這樣，則如此政府便有應否擁護的問題發生；如果不願這樣，則惟有立即罷免陳氏以解除安徽民衆的苦痛。

(二) 警告本省少數甘為陳氏走狗的黨人，劣紳，商人，與士大夫，叫他們立即參加到反陳的大戰線，與陳氏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如不聽命，則宣布其賣省的罪狀，誓必在陳氏去皖之先後相機剷除之。

(三) 第一步求政治的解決方式，如果無效，則惟有以全省罷學，罷工，罷市，罷稅的直接行動驅逐他出皖。

國民黨的負責人物原來如此

袁青華

在狂風暴雨中，一個國家能否不受其激盪而沉沒，全賴於平日負責人物是否有非常的胆識與堅決的奮鬥精神。他們既不應因責任的艱鉅而畏縮，更不應因反對者的反對而遠颺。一個人的偉大就要由這樣的環境纔能表現得出來。沒有歐戰時法國的垂危情境那能表現克烈蒙梭的虎威呢？沒有當日意大利國內之擾攘不安，又那能表現慕沙利尼的英勇卓絕呢？古云：『疾

(四) 陳氏既去，繼主皖政者，無論為本省人抑為外省人，總要合乎下面的幾個條件：

- (甲) 政聲素佳或軍紀素嚴者；
- (乙) 決心剷除陳氏一切苛政者；
- (丙) 尊重全皖人民公意者；
- (丁) 能注全力於剿匪及積極建設的事業者。

當此國難方殷的時候，安徽人就局部言既應救省，就全部言又應救國，雙管齊下，實為責無旁貸。吾三千萬安徽民衆，究竟有無為自身求解放，為一省爭省格的決心與能力，均可於此次驅陳運動的成敗中見之。安徽同胞其速起！其速起而洗去亡省的恥辱！

風知勁草，亂世識英雄！正此之謂也。

外國的人物很願意在國難時期出來担任艱鉅，以顯其身手，然而在我國的政客軍人却正相反。平素他們都政躬健康，為爭權奪利，鬧個不休。我們祇見彼等東奔西走，非常起勁，從未聞其疲憊的呻吟。比方國民黨的主要份子如汪蔣胡輩要把國事集中於黨，所以實行一黨專政，以迄今茲。論理國民黨的重要份子以及小同志平

日對於國利既先國民而享受，則當國家危難時，爲解倒懸，也應當先國民而犧牲。然自暴日入寇以來，或託詞患病，或託詞勞瘁，均逃之夭夭，遠引休養，或藉讀書以自遣，或藉逍遊山林以度日。當此國運千鈞一髮之際，他們何等的安閒啊！

居此時境，以一普通的國民來講，尙不許其發揮閒逸情，以逍遙度日。彼汪

非戰公約與民族自決

(巴黎通信)

施莉俠女士

我東北大好的河山，在倭奴窮凶極惡，炮擊躡蹂的鐵蹄下；我東北千萬的同胞，在侏儒的砲殺擄掠，任意肆虐的惡行中，彈指已三月餘了；在這兩月中，我全國的愛國同胞也曾泣血呼天主張：對日宣戰，以中華民族自身的碧血保我祖先遺留下來的光榮的領土，救我痛苦呻吟的東北同胞；然而卒以南京軍政當局的信任國聯，怯於抗日，既不懲罰坐失國土的東北國防首領，更以『忍辱鎮靜』號令我愛國國民衆：『我愛國同胞狂呼急喊，軍政當局給我們的敷衍只是個『政府自有辦法』。然而所謂辦法除了信任國聯外，未聞有什麼別的辦法；我們小百姓天天提心吊胆的等辦法，等來等去只等出個黨爭都解決不下來的『和平會議』，老天爺！照這樣中國亡了，和平會議還在爭持黨見！而最近『開祖國寄來的報紙，使我們失望的是：宣戰的呼聲

蔣胡輩平日既以權利自喜，此時也應以全力服務國家。然而彼等大反所爲，足見他們對於國家毫無誠意，國家不過爲其達到私人目的之工具而已。同時又可以見得他們實無掌持國事的才識。不然，此時正是其顯示不凡的才識之日，何所用其畏縮？更何所用其推諉呢？國民黨的負責人物原來如此，此國事之所以有待於國民自決也。

沉靜了，小百姓們迫於政府的無誠意備戰，也只好暫時信任國聯，尤其是非戰公約的首倡者美國又派 DAVIS 將軍出席十一月十六日的巴黎國聯會議；小百姓們在絕望中也只好希望美國本非戰公約的精神出而主張公道，制裁日本，實現撤兵。現在我們在不研究國聯的權力是否能使中國不屈不辱地解決滿洲事件，命令日本撤兵之先，我們先把非戰公約來簡要地研究一下：

(一)非戰公約的制裁問題：

一般研究非戰公約的人大都以爲該約既沒有制裁規定，幾乎是等於一紙空文，所謂『瞎子帶眼鏡多餘的圓圈』無補於實的多餘之舉，然而我們不能說是非戰公約全然沒有制裁規定，該約第三條說：

『假使締約國中有一國違反本條約之時，其他各國對於該國就解除本條約上之約定』

意思就是說：假使締約國間有一國違反條約，其餘的條約國對於該國就不再遵守條約，完全自由，回復無條約前的狀態，該約第四條又說：

『本條約的條項並不防害從前各締約國已訂的國際條約』

良以現在假使締約國中有一國違反條約，其他締約國對於該違約國便恢復無條約前的狀態，假使是聯盟加入國，便照聯盟的制裁規約決定制裁方略，若不是聯盟加入國，也可有聯絡聯盟加入國或用其他適當方法制裁違約國之自由。所以非戰公約雖然沒有制裁規定，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然而這次倭奴借口『中村事件』，既未本聯盟規約和非戰公約『一切國際紛爭付諸和平解決』的主旨，先與我國交涉，不能解決再提出國際法庭，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於廿四小時之間，強佔我遼吉兩省，誰能否認他這種行爲不是侵略的行爲？不是違反聯盟公約和非戰公約的行爲？然而聯盟公約與非戰公約的簽字國不講制裁而單求和解，已經是不負責任屈於強暴，何況國聯的和解方案不外是命令時撤兵，中國保障日僑生命財產，然後中日政府間再直接交涉一切懸案，但是國聯兩次命令日本撤兵，日本實行了沒有？日本既不實行撤兵，其餘的和解方案都不能發生效力，在這情形下各聯盟加入國與非戰公約的

簽字國已處在不能不制裁日本的狀況下，然而大家還是絕口不提制裁，尤其是非戰公約的首倡者美國，除了幾次警告中日兩政府尊重非戰公約，維持和平外，雖然派 Davis 再度參加國際會議也絕口不提制裁，傾向和解方面。美國何以不聯絡聯盟加入國制裁日本？原因不外以下幾種：研究聯盟規約的所謂制裁分經濟制裁與武力制裁兩種，假使各國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出諸封鎖絕交的手段，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日本貨物的大市場在中國而不在于歐洲，歐洲各國根本同日本沒有多大經濟上的往來，所以實行這種制裁對日本是不關痛癢的。雖然中日的交通在太平洋上，但不得其他公約簽字國的同意，美國也不能獨自對日本實行經濟封鎖，關於武力制裁因為日本是個強國，若以武力制裁，一動幾國兵力，經年屢月才可以宣告休戰，當此世界大戰後各國元氣未復，而且又值各國經濟大恐慌而特恐慌的時候，中國又是世界的市場，遠東戰事一爆發，必給各國以一個經濟上的重大打擊，所以各國力避武力制裁之不暇，那里還能用武力制裁日本？國聯既不能制裁日本，只有竭力希圖和解，而所謂和解無異是叫中國忍辱一點，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事因為要和解成功日本撤兵只有承認日本在東北的土地商租權，償還日本在中國的鐵道借款並廿一條約。（

這都是日本向國際聯盟會提出的撤兵條件）假使我們答應這條條件，東三省便名存實亡，而且國聯既不能制裁日本，如日本人所謂『日本是個強國在國聯有相當地位』所謂和解又不能成功，國聯已到了走頭無路，信用破產的時候，沒有法子只有提議派遣調查團來做一種沒奈何的牽延時日的辦法，試問調查團從歐洲到我東北要多少時日？等到調查完了要多少時日？再回到歐洲來要多少時日？國聯再度開會議決要多少時日？至少還要五六個月，日本若從事把握實權，完成吉會路，收買貪官王族煽動獨立，這五六個月的時間於他是多多有餘；將來縱使撤兵東北也是名存實亡。況且現在日本雖然答應派調查團，但要求不只單調查『滿洲』並要求調查中國全境（因現對滿洲有排日運動）並東北的胡匪散兵的騷動，昨日巴黎 *Excelsior* 載日本對國聯派遣調查委員會要求該委員會的調查手續須要普遍全中國，要求該委會不要調查任何在滿的日本軍事行動，並不要對中日直接交涉作無謂的干涉。同胞們！我們做夢希望美國本非戰公約的精神協助國聯替我們無能自衛的可憐蟲出氣的結果也不過如此，美國以太平洋上的利害關係，或者想主持公道幫助我們，但中國若不取自衛的態度，向日宣戰，美國是非戰公約的首倡之一，安能自動破壞和平向日本宣戰？同

胞們！我們的迷夢應當醒了罷！我們應當知道國聯既不可信任，非戰公約也不可靠！我們要救國，我們要保衛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領土，我們要在暴日的鐵蹄下救出我們痛苦呻吟的三千萬同胞，我們只有本民族自決的精神，以我中華民族自身的碧血，洒向我們的敵人，保我光榮的國土！以我中華民族自身的鐵力，誓死作抗日運動，救我東北的同胞！愛國的志士們！憂國的青年們！我們應當反省：歐洲諸國既不能以經濟制裁日本，又不能以武力制裁日本已如上所說，而中國是日本貨唯一的大市場，我們何必取決於外人，我們不能自動的實行經濟制裁嗎？我們為什麼不能取決於自己？本百折不回的精神，與日本實行經濟絕交！狗雖大貓數倍，而貓見狗尚有自衛的意勇，伸爪張牙向狗示威，而我們做人的遇到敵人侵國時難道甘心連走獸都不如，束手不動，向人乞憐，任人宰割嗎？我們自己有血可流，為什麼不用自己的碧血保我們自己的領土？救我們自己的同胞？同胞們！請你們快從希圖非戰公約國際聯盟的迷夢中醒來，快走回民族自決的大道，快研究怎樣對日作戰！我們應當知道向人乞憐，不自衛是最恥辱的事！我們若不忍坐視日本把握東北實權，摧殘東北國土，我們便應當對日宣戰，用我們自身的血力，為中華民國雪恥，為中華

民族爭自由!!!

(二)非戰公約與自衛戰爭

一九二八年訂立非戰公約時，白里安 Briand 曾與凱樂格 Kellogg 爭持保留自衛的戰爭，並據同年四月廿八日凱樂格在華府美國國際法協會的演說：我們明白非戰公約不唯不妨止自衛的戰爭，而且還特許正當『防衛戰』(Leg time defense)再明白一點說，非戰公約是為防止侵略的戰爭，使國際一切糾紛，都趨向和平的解決，以下三項的戰爭是為非戰公約所特許

- (1) 國策的戰爭(自衛戰之一種)，
- (2) 基於自衛的戰爭，
- (3) 根據國際公約並其他中立保障條約的制裁戰爭，

(4) 英國方面關於擁護海外領土並印度之領土利益之戰爭。

綜觀以上所述，我們應當明白非戰公約給我們一種權利：自衛的權利！而這次日本蔑視國際公約，強佔我領土，殘殺我同胞，干涉我內政(煽動獨立，任命地方官吏)其屬侵略的行爲，是萬人共見孺子同知，而我方無抵抗，軍政當局開口鎮靜，閉口忍辱，是為放棄自衛的權利，自取其辱！凡人損人利己，侵犯他人是一種罪惡，而放棄權利不知享受也是一種罪惡！同時還是一種恥辱，絕大的恥辱！同胞們！起！！我們不惟要雪恥才對，本宣戰，

我們還要為擁護我們的自衛權而宣戰，而向日本宣戰!!!

現在我再來申說一次，我們要救國不能靠向人乞憐的卑懦的手段，假使我們要做人，要做個有自衛的義勇的人，我們便不能不高呼民族自決！主張我們自己的事要我們自己來解決；愛國的同胞們，愛國的志士們！來！！我們一齊高呼：民族自決！！我們目下要怎樣建築民族自決的階梯。

(甲)

我們要用我們自己沸騰的熱血，督促軍政當局停止黨爭，團結軍事將領，立即備戰；趁此東北嚴寒於我東北軍有利，於日本軍不利的时候，(因為日本氣候較東北暖)從速對日本宣戰！一方面致電國聯並歐洲各國：『我中華民國為維持遠東和平，對於日本的侵略我國土，殘殺我同胞，毫不抵抗，只訴諸國際，希望和平解決，永保東亞和平！不意國聯既不能對日本的侵略行爲加以何種制裁，又不能使中國不屈辱的命令日本撤兵！所以我中華民國為保護國土，救護國民起見，不能不根據自衛的權利，向日本宣戰！這在中華是實行自衛的戰爭，希望友邦各國查照』，一方面我們應當要求政府『集中全國人材』，『組織國防政府』以扶助人民實行經濟絕交，並辦理一切內政外交……合力禦侮。

(乙)

對日宣戰實現不實現，我們都需要注意以後『長治久安』的國策，處在此弱肉強食的國際競爭場裏的中國，若不急起直追，力圖自強自救，終有一天受人的宰割瓜分，然而我們要圖自強自救，所應做的是些什麼：

(1) 要求現政府容許國民黨以外的愛國政黨對人民公開宣傳政見，然後開國民會議(當然不是一黨包辦的國民會議)使人民選舉，以票數最多的政黨執政，其他的政黨以一野黨的態度監督該黨。

(2) 鞏固海陸空軍，充實國防，並多派留學生往外國學機械以便能自造軍用品，不需求於人，並要實行政權高於軍權，軍權在政權支配下，各軍將領若沒有接到政府的命令，不能亂動兵戈，政府並應當常發告兵士書或常派人對兵士演說，說明軍士的職責是在保土衛國，是在打欺侮我們的外國人，不是打自己的人，凡是將領的命令，在保土衛國的範圍內應當絕對服從，否則照軍法處裁，反之若在保土衛國外的命令，(自相殘殺的命令)各兵士不惟不應當服從，而且有反對的權利。

(3) 增加五族間的親善，以防止日本的陰謀，並應由政府派專門人員與自願的民衆合組東北宣傳團，向東三省並內外蒙的同胞不斷地揭破日本的陰謀，講究五族

接近的辦法。

以上的話都不過是幾行言不盡意的救國芻議，希望別的愛國志士來作一種更深更詳的討究，末了，在百忙中不能不停筆的時候，讓我再來要求同胞們一齊高呼

對日作戰就是救國教育(上)

謝承平

反對向人乞憐!!!
主張民族自決!!!

自從日本武力吞併我東北以來，全國人士對於中國的前途增加一番深切的認識，尤其是教育界很明白地承認三十年來的所謂新教育整個失敗，把中國的第二代國民引向錯誤的路徑。於是有許多很熱心而很精專的教育家，大聲疾呼，要謀中國教育之根本的改造，他們並且認為中國目前不宜對日作戰，最好還是學越王勾踐的故事，臥薪嘗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然後收教育救國的實效。

關於改造教育的方案很多，我不是內行，不敢妄加批評，並且本文也不着重在這層。我所要說的，就是目前依舊流行的教育救國的論調實在很生問題。從中華民族性的墮落和教育環境的惡劣看來，這種漸進的主張，不特無以救垂亡的祖國，同時也不能發展什麼救國教育。為求中華民族的生存，為掃除我們生存和發展的一切障礙，尤其是惡劣的教育環境，最好是對日作戰。對日作戰是救中國最後的一條

生路；對日作戰是救國教育起死回生的出路；對日作戰就是救國教育。

首先從教育本身的目的來講。『教育即是生活』，既說到生活，至少要有繼續不斷的向上發展，方有活潑潑的生氣；既說到生活，最低要求生存着，如果生命不保，那根本談不上什麼生活什麼教育了。現在請看我們中國人的生活怎樣？不僅是如平常所說生活糟糕到萬分，簡直不成人的生活，尤其是我們不懂得發展生活。我敢大胆地說全國同胞大多在無意義地活受罪！不會受過所謂教育的人們如此，曾經受過所謂教育的人們又何嘗不如此？我們極大多數的人在為饑寒交迫而掙扎，在為高一等的物欲而爭奪，最多不過在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地活着。我們同類意識是異常地不發達，我們國家意識同樣的淺薄，我們倒是充分地發揮了生物傳種的本領，我們身而子，子而孫，一代傳一代地生生不已，多福多壽多男子是我們傳統的幸福觀，

我們這樣人生幸福最高不過造成了「蠶人多福」。我們大多是蠶人，我們產生無數的蠶子蠶孫，為我祖先丟臉，為現代人類開無恥之尤的局面！請大家睜眼看，看我們同胞是這樣一羣一羣的生活着：災民乞丐流離失所，他們拖兒帶女地討飯為生。土匪流氓打家劫舍，他們聚引徒子徒孫。做這勾當。富翁名士花天酒地，他們在演妻妾子孫滿堂行樂圖。奸商買辦肥已媚外，他們做列強經濟侵略的走狗。高官顯爵不顧國難他們還是爭權奪利。所謂有高等智識者既歌且舞，他們力求美滿家庭的實現。

我們各界人士既是大多如此，飢寒者痛不欲生，溫飽者糊塗混世，我們對於生活的意義實在太模糊了。我們自己活得不知所云，對於人與人的關係更該茫然了。像這樣的人羣能與現代其他民族生存競爭嗎？決不能。我們既不知何須生存，那曉得爭生存，求生活的發展呢？無怪乎日本少數士兵殺到東北，我們的最高長官就抱不抵抗主義。不抵抗有什麼好處？在想保存自己的實力，在想保持個己的生存。不抵抗有什麼壞處？壞處只不過喪權失地，只要於他們私利無害，什麼國計民生還在計較之列嗎？

熱心救國的教育家！我們想想像這樣的一盤散沙，像這樣自私的人們請問能緩緩改進嗎？不說日本人不允許我們從容準

備，就是允許的話，這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所能奏效的嗎？今後不求中華的生存則已，不要教育則已，如果要求中華生存如果要求教育救國，那只有教我們人人先求生存，求有發展的生活，那只有教我們抵禦外侮，作戰自衛。現在日本的進攻，要實行吞併中國，我們的生存已經危險了。可是我們的同胞還是這樣的不管閒事，這該是教育的責任了。該教我們全國動員對日作戰！反之坐視國亡種滅，只叫『教育救國』，安心求學，那是無恥的教育，那是不仁的教育。請大家不要以為鼓吹戰爭是罪惡，須知道為自衛而戰，為求生存而戰是動物之生活的必需。反之，那就不能生活，更不能教育。最近生活週刊上有一篇『戰爭心理』，其結論是說，我們對日不抵抗，不特是無恥之人，連動物也不如。這篇作者張耀翔先生是一位教育心理專家。他所說的與我們一向主張相同。有他這番科學的論證，更使我們對日作戰的決心堅定。

為貫徹教育的本旨，要求生存，為實行救國教育，我們要教全國對日作戰，我們要從對日作戰中得救國的教育。戰場上的軍號炮彈發出的悲壯聲聲驚醒我全國迷夢的人們。教我們離開家族部落的囚籠跑到國家的生死之爭的場所，教我們離開親戚姑舅妻子兒女走到無數同胞和敵人的面前，教我們離開苟延殘喘的蠶人生活接觸這個存生競爭的世界，教我們脫離古代的白窠走向現代的大道。

我們中華的生存和發展不在有這四萬萬自私的個人，而在具有現代生存能力和國家意識的社會份子。我們的教育不是教這四萬萬萬自私的個人享蠶人多福，而是教育能爭求生存而發展而造成現代國家的國民。為達到這兩重目的，只有對日作戰。對日作戰，不論勝敗，都是為我中華生存和救國打下一種極堅固的基礎。對日作戰淘汰了許多多自私自利的苟安份子，喚醒了許多無所為而活着的人們；對日作戰自動地和被動地掃除了許多軍閥官僚，漢奸國賊，留下了為國而戰的志士，為民族生存而戰。

黑軍抗日雜記（續十二期）

王德崇

戰的健兒，這些志士健兒就是救國教育的模範人物，也就是救國教育的創立者。他們自身以及子子孫孫從此明瞭過去生活的錯誤，明瞭今後生活的方針。基於這樣澈底的覺悟和認識，那文字的和學校的教育纔有發展的可能。

教育即是生活。我們的生活不是野蠻的原始的下等生物的生活，而是文明的，近代的高等人的生活。要有教育尤其要有新中國的教育，那必須用對日自衛的戰爭，使我們第一步走到近代人的世界，在努力競爭以免淘汰，使我們形成共同的民族性，走向近代國家的地位，那纔有真正的人生教育那纔有真正的救國教育。

老來好智敗日軍 老來好姓張，不詳其名，本通遼車站一夫役，聞日軍侵入遼吉，中國竟無抵抗，當時為義憤所激，乃招集綠林約二千，作抗日的準備。惟餉械不充足，正在設法籌措的時候，可巧日軍派人接洽，略謂如彼聽日方指揮，日方當充分供給餉械。老來好將計就計，滿口應承，要求日方發給步槍二千枝，子彈二十萬粒，機關槍及大砲各若干，每人先發金票（即日本在東北行使之老頭票，每元約合國幣二元。）二十元……日方當即照辦，令其擾通遼一帶。老來好既得餉械之後，乃思懲創日軍，以為國家吐氣。却巧江橋正在激戰，日軍鐵甲車一列，內載武裝日軍六十八人，從四平街開向通遼遼遼巡。老來好探悉之後，認為時不可失，即令所部於通遼站附近，將鐵軌枕木掘起，在地掘洞六七十個，每個約深四尺，寬長亦如之，相距甚近。掘妥之後，仍將鐵軌枕木放上，以虛土鋪好，與未掘時無異。工

作既畢，隨將部下盡埋伏於附近隱秘處，準備射擊。未幾日本鐵甲車開來，前有壓道車探路。原來日軍亦極狡猾，深恐受人暗算，凡鐵甲車前總有壓道車探路，以防不測。但壓道車輕，安然於掘洞的鐵軌上通過，鐵甲車見壓道車無事，遂亦急行前進，誰知該車分量太重，只聽花喇一聲，鐵軌立時下陷，枕木立時橫飛，該鐵甲車遂亦一時出軌，斜陷洞內，車頭向上，炮口朝天，無法開放。老來好的部下，立以機關槍對準掃射，日兵欲出不得，大炮又不好使用，束手待斃，結果竟被擊死五十人，祇有二人幸免，一時人心大快。後日軍大隊來復仇，老來好預率部退走，日軍地理不熟，不敢遠進。現聞老來好已投順國軍，被任為團長，率部在通遼一帶，頗能掣日軍之肘。彼嘗對人言，彼無論如何，誓與日軍拚命云。

日軍的笑談 這次黑軍戰事件，日軍方面有許多笑談，現在舉兩件事做例子：（一）當江橋之戰正激烈的時候，日軍二百餘人，被黑軍包圍繳械。馬占山寬大為懷，傳令免其一死，放彼等回去，該日軍深感不殺之恩，臨行時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數聲而去。（二）日軍前線上有敢死隊若干人，俱頭戴拿破崙式之銅帽，嘗對張海鵬部下共同作戰的兵士說：『假若黑軍的子彈，打在我們的銅帽上，那子彈只望後一穿，

我們是絲毫不會損傷的，你道好不好？』張部俏皮的兵士當即反問說：『假若黑軍的子彈，打在你們的咽喉上，那怎麼辦呢？』日軍連忙搖手道：『不要這樣說』，從這兩件笑談看起來，也可見日軍是怕死的了。

日軍戰鬥力的觀測 國人多以為日軍的戰鬥力是非常的強，器械是非常的好的。不錯，日軍的器械，似乎比我國的好些，但是日軍的戰鬥力，是不是非常的強呢？以記者的觀察，日軍的戰鬥力，就陸軍方面說，不一定比我國陸軍強。這不是記者的憑空臆斷，有這次戰爭的事實作証。這次黑軍和日軍作戰，雙方人數相當，死傷也相仿：黑軍在前線的，共約一萬六千人；日軍在前線的，約五千人，另加張海鵬部約一萬一千人。從陽歷十月二十日起正式接觸，至十一月十九日，黑軍因彈盡援絕退却，戰事時期約一月，黑軍共約傷亡四千人左右；日軍傷亡約一千五百人左右，張海鵬部傷亡三千人以上，然而黑軍和日軍作戰的，並不是黑龍江頭等的軍隊，乃是一等的軍隊。這怎麼說呢？因為黑省的軍隊，向分兩種：一為國防軍，共二旅，每旅約萬人，器械亦較好。一為省防軍，約四旅，每旅最多不過五千人，器械亦較差。黑省國防軍（旅長為王永盛與于兆麟）自入關打石友三後，即駐河北未回。

所以與日軍作戰的，完全是省防軍。省防軍乃黑省二等的軍隊，若以國防軍與日軍作戰，成績當更可觀。況且平時嘗有人說，東北軍的力量，以遼甯為第一，吉林為第二，黑龍江為第三，那末黑省二等的軍隊，也就是東北四等的軍隊了。以東北四等的軍隊，人數相當，器械缺乏——沒有飛機，坦克車，高射炮……——而能與強暴的日軍相持一月，互有勝負。互有死傷，後因彈盡援絕，始不得已而整軍退却，日軍還不敢追趕，也可想見日軍戰鬥力的一斑了。國人懼怕日軍的，當作何感想？以上所說的六點，雖然很簡略，不過借此也可以明瞭這次黑日戰爭的概况了。當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東北人士，多主張極力抵抗，記者也曾有同樣的主張，無奈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袁當局諸公，都說有困難，不肯即行抵抗。但是何以馬占山身處絕地，兵不滿二萬，餉械兩缺，毅然決然，與暴日抵抗，並不會說有困難呢？現在暴日已實行政攻擊錦州了，我袁當局諸公，勿再為暴日虛聲所攝伏，務須立即下大決心，速作亡羊補牢之計，以自贖於國人。

華僑代表毆傷施肇基之經過(巴黎通信)

章其武

奉南京政府命令。接近自請列強共管。卒被迫向甯辭職演

上月二十五日，國聯發出通告云：「

接中國代表施肇基提案，謂奉政府要電聲明：日軍集中錦州，難免不與我軍發生衝突，中國為維持世界和平計，願將中日軍隊所駐紮之地帶，劃為中立區，請英法意及其他各國派兵駐紮其間，受國聯行政院節制，在此條件之下，我國軍隊願完全撤入關內。(大意如此)」旅歐華僑觀南京政府將東北拱手讓與日寇復觀施氏自請列強共管，異常憤慨，各地均派代表來巴黎，參加旅法抗日救國運動。昨日晚十二月四號旅歐華僑救國大會召集開會，(地點：Peace de la Sorbonne 拉丁區)到會者數百人，莫不悲痛填胸！當場推舉龍大均吳增誠朱馨邵鶴亭張丞介五名為主席團旋即報告施氏秉承南京政府命令，共謀賣國，應速籌對付之策。次請陳耀東報告最近監督施氏詳情畢，當場推舉朱馨蕭涵恩陳令儀顏繼金蔡汝林五代表，銜大會使命，往見施氏，促其(一)停止出席國聯，(二)中國退出國聯。朱馨起立，謂施氏所宿之大陸旅館(Hôtel Pont Royal 七區)法政府派有大批武裝及便衣警察嚴密保護禁止會客，茲有吳秀峯君臨場開會，查吳君係國聯

中國部之書記，請其引見施氏，方能達到目的。吳即藉故推諉，經衆痛斥其為施氏走狗，甘心作日賊之亡國奴，彼始則允與五代表行，迨抵施氏旅館門口，果為法警所阻，聲稱時已十點一刻，不得會客。代表等答以吳君為施氏書記，因有特別事故，故借我等見施代表云云，遂經便衣警察請施命令，費半點鐘之周折，始允上樓與施氏會面。初由顏繼金述明來意，次由蕭涵恩詢問施代表提出請列強共管祖國一案是否自己的意思？施答係奉政府命令，政府命我怎樣幹，我便怎樣幹，本人想藉外交手腕收回東三省。旋由朱馨斥駁施氏，謂南京政府完全是賣國政府，蔣張擁有二百餘萬海陸空軍，只知殺戮同胞，而不敢向日賊發一彈，試問是否代表民衆的政府？日賊在國聯席上，詭計百出，絕口不談退兵問題一味誣賴我國連年排外，危言聳聽，卒引起各國代表同情日本，謀害我國，未聞施代表反駁一辭，試問外交手腕在那裏？列強不敢明目張胆瓜分我國，而南京政府竟敢公然請列強共管，試問是不是賣國政府？說得施氏良心發現，承認朱君之議論，甚有理由惜乎南京當局今晚不在

座。至本人願辭職退出國聯，但照法律講須在二年以上，請華僑大會方面電政府撤消本人代表職務。五代表同聲痛斥施氏糊說，非違華僑大會之議決案簽字承認，吾人不出門，施氏老奸巨猾，謂時間不早，鐘已十二點三刻，應往睡覺，遂起立離席。經五代表擋住，揮以老拳，將施氏左眼毆傷，金絲眼鏡打碎，施氏子某及其走狗楊某，意想抵抗，復經朱蕭兩代表，迎頭欲擊，該二人退却數步，轉將施氏擁出一廳外，施氏發出哀聲：謂我眼睛受傷眼鏡破碎，明日不好再見外賓：五代表答稱原不准你前往賣國故要打傷你，如不簽字承認上列二條件，必再動武。施氏觀情勢更趨嚴重，又恐外報譏刺，一面命秘書處起草辭職電，一面遣其書記胡某請五表不必向外人宣傳其挨打事，茲覓得電稿如下「外交部鑒，華僑代表面來要求兩項，一停止出席行政院，二中國退出國聯，經答以如有政府訓示，即當遵行，自愧庸愚，不孚衆望，應另簡賢能，准予辭職並盼電覆。五日施肇基簽字蓋印」五代表攜此電稿，回拉丁區大會覆命時鐘已三下矣。各代表即將經過之概況報告大會，聞旅歐華僑救國總會分別致書嘉獎五代表，又電祖國民衆響應，打倒賣國外交：「四日華僑大會推舉代表見施，要求退出國聯，施不允，被毆傷眼，始電政府辭職，希全國民

衆即起武裝驅逐日寇，打倒賣國外交，以救危亡」云。

記者按：我國外交官多屬媚外鮮恥之流，倘南京政府來電挽留，施氏仍繼續出席國聯望吾旅歐愛國華僑一面應以最後手

這一週的國難

——自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

這一週，爲蘊釀多時之日軍攻錦，已完全實現了。一樣的日本之長驅而進如破竹一般。我們以爲這一般誤國的執政們，無論如何，對於這一塊乾淨的錦州，總要保全吧，總要有些須的佈置吧，那裏曉得他們還是不關心，日軍一發動，錦州即成岌岌可危之勢，此真令人痛心了！

看吧，這一週！

日軍攻錦已至

萬弩齊發時期

日司令本莊現經日

政府決定，據以在

東三省絕對自由行動之故，握有軍事獨裁權力，故更悍然無忌的，以攻取錦州爲目的，二十一日起圍攻昌圖法庫門及新民一帶，鐵甲車步隊炮隊及飛機隊，一齊出發，四平街連山關大石橋等處日軍現悉集中開原，第二次之總攻擊令已下，其理由則以爲中國軍隊態度強硬，不願自動退入關內故也，此真爲拙拙怪事，即前陸相南氏現已赴瀋，擬留滿洲二星期，南氏稱日軍

段（手鎗炸彈）嚴防施氏再赴國聯開會，一面應電請全國民衆起而打倒賣國政府及其爪牙，以除禍根，庶能一致抗日以挽危亡也。

江聲

占滿，係彼任內之事，故彼個人應負其全責，必須前往親加視察云。南氏發此狂言，足徵其得意已極。

至二十二日日軍已逼近錦州，大隊日軍渡遼西，多門赴遼陽指揮部隊，法門庫通江口皆被佔據，駐營口方面之日軍，亦向田莊台前進。下午四時與護路隊孫德荃旅開火。似此大規模的日本進攻，又值甯粵開所謂一中全會之際，除每日所開的地盤問題而外，全不聞有若何計劃，而二十二日顧維鈞所發表對外宣言，僅言滿洲事件非僅中國問題，九國公約須嚴重試驗，如此空空洞洞，令人心痛萬分！

二十三日日軍大隊渡遼河進擊，已占田莊台村市，我鐵甲車在抵抗中，戰事甚烈，查土匪無鐵甲車，日人知之甚稔，故此舉決不能以剿匪論，又聞海城西北牛莊亦被日軍攻擊；而黑山方面亦以步騎炮兵三千名猛攻，正在相持中，秦皇島方面，日軍百餘名運軍火赴榆關，可謂萬弩齊發矣。迄二十四日田莊台已被日軍佔領，我

鐵甲車退大窪站，日機又到盤山等處偵察，魏家溝站鐵橋已被轟燬，又聞天津方面，日兵決增千餘，香椎正向路局借車，天津亦於一十四日戒備。

日方大肆兇橫之中，而本莊之聲明，亦於二十三日出現，措詞荒謬已極，茲錄於後：

『南滿境內之非正式軍隊與土匪，近殊活動，其範圍與勢力，日見擴大，在遼河之西者，數較遼河之東爲多。日本帝國陸軍前曾停止西攻，俾得和平解決匪患，不意東北邊防軍警備隊土匪，連錦州軍隊，數共十萬人，滿佈遼河西南廣大之區域，並逐漸東移，擾及日軍之交通綫，各地點現皆有被攻之虞，日軍固持忍耐態度，但此種有害之活動，如任令其長此進行，則南滿之和平秩序，將被破壞，故日軍決計從事，除遼河以西面此種不願有之隊衆。如任何方面希圖阻撓剿匪，則吾人必不願負責者爲誰何，排除此種阻力，決不遲疑云云』

像如此的荒謬聲明，豈能瞞過事實，想一手遮天，恐怕不容易吧！

至二十六日止，由佐世保出發之日兵，前後計一千七百人，軍火及軍用品千五百箱。二批三批千餘名亦於二十七日陸續開到，軍用品計九蓬車，其聲勢浩大，市民惶恐異常，但天津當局似若無事然，

我們真不曉得張少帥等將安排什麼妙計，以應付此嚴重局面呢？

我軍自退至本窪站後，二十六日飛機即至大窪站轟炸擲下重磅炸彈多枚，火車一輛受損，而日軍在此掩護之下，急向大窪站進攻，共發七十餘炮，廿七日晨日平射炮隊一連，向大窪站進攻，我鉄甲車應戰，旋又棄車站伴退，日兵盡擁佔領車站，我鉄甲車向車站猛攻，日兵始敗退。刻我陣地仍在大窪站。但溝幫子及義縣天空時有日機偵察，形勢嚴重萬分。他如彭武之投彈，鳳凰城站被攻，日軍之活動，可謂無孔不入。

所可幸者，在錦州日軍目空一切之時，而我馬占山將軍於二十六日令苑崇毅程志遠吳松林各旅向齊克路推進，以牽制日軍在錦州之進行，現電張學良請命反攻。黑軍徐寶貞團已進駐林家店，日鉄甲車已於二十六日開抵塔哈爾，與我軍對峙。二十六晚齊克路林家店已有衝突。二十七日午黑垣日軍即向城外移動，聞偽自治軍王殿忠等匪軍千五百與日軍合力，防馬反攻，是真無耻之尤了！而被日軍收買之黑垣股匪編爲便衣隊，潛入海倫拜泉尤多，聞海倫已戒嚴。聞日軍此次對我之方針，約是以下之數項：

一、利誘土匪，化零爲整，接濟槍械，使西進爲前驅，如不聽命即痛剿，

二、預定明年一月十日前，將關外駐軍及股匪，一律壓迫入關；

三、分三路西進：（一）自營口遮斷溝幫子後西進；（二）沿北甯路長驅入錦；（三）佔法庫通平時，再進佔通遼彭武，直取義縣，屆時并令山海關日軍將北甯路破壞，使關內外交通阻絕。其計劃可謂周密已至矣，但不知爭權奪利的政府作如何計劃？不然在此緊迫之中，國民亦不得不自動入於最後之一途也。

二十七日內閣決議，核准從朝鮮再調一混成旅前往滿州，以增厚滿州日軍實力，從此以後，日本將欲以傾國之師而來，其滅我之心，已堅決已極，獨不聞南京政府一兵一卒，而前次宣傳一時張發奎援黑，現已成爲泡影，加入於奪利團，此等誤國賣國亡國之國民黨，其心目中尙復有何國家之足云，是可忍，孰不可忍！使我國民苟有救國之心者，必破此誤國之障，方可以言救國；非然者，惟有靜爲亡國之勢耳？然吾人無時無地無不以忠厚之心待人，苟國民黨有覺悟之份子，起而救國，則吾人亦當歡迎之不暇，爲善爲惡，誤國救國，在此一舉，願國民注意及之！

國際態度
和東京

二十一日英武官由錦州到瀋，質問本莊二事：

（一）日軍有否最後通牒致華，令撤退錦州

駐軍；（二）日軍有攻錦計劃否？本莊答通牒即發出，日來中國軍隊調動頻繁，故先制止。英武官望日軍勿將事擴大，本莊不答。同日倫敦每日驛報言日軍攻錦事，如其三十五年前在滿州之所爲，今日所謂滿州獨立，亦猶朝鮮獨立，不過爲兼併之先聲耳，可謂洞若觀火。二十二日倫敦每日彙聞痛斥日本，即認戰爭，謂筆未染墨而劍已決之，日本之剿匪，爲取朝鮮之故智。至如美國態度，二十一日史汀生言論，竟同情日軍活動，以爲日軍志在清匪，我不知道假使美國國境內有匪，可否容認日軍自由剿滅？

東京以滿州事件告一段落，現將入於建設時期擬派員游說歐美，說明滿州與日本之關係，及日本對滿州新政權之方針，是則日本已認滿州爲滅亡矣，不知誤國賣國的政府，何以對國人？又不知國人何以對此賣國政府？自決吧！國民！

東京方面，鬼計多端，語言百出，前此宣傳蘇俄出讓路權，二十四日蘇俄已正式否認。但我們對於中東路。無論如果，決不可忘懷，使日本果由鬼計得之，則此後更不堪設想了。

風雲緊急，砲彈橫飛，中國人固可欺，然欲欺世，則徒見作僞者日拙了，所以二十四日英美法三國公使謁犬養，送該國政府照會，對日表示警告之意，聞美大使

福斯請注意軍事觀察員之報告，英法備忘錄，皆請注意十二月十日之議決案。據外務省將於二十六日送達三國答文，內容如下：

「……遼案發生後，（一）中國在東省之行政權完全破壞，失其機能，因此日本信東省治安，由日本政府負責維持。（二）十二月十日國聯理事會之決議，已確認日本關於討匪權之主張，日軍軍事行動為係自衛上必要之最少限度處置，並無向錦州進攻之意圖。（三）討伐被中國正式軍統制之匪賊，為極困難之事，但若匪軍聚集錦州，投入正式軍中，則日軍不能避免攻擊錦州。（四）日本鑑於此種事實，欲防止該方面之事態惡化，則除要求錦州華軍全數撤退外，別無方策，日本政府對於列強之友誼的勸告，極願諒解，然同時希望列強正察滿州現狀，信賴日本政府並對日本政府現正進行之一般的處置，始終採取傍觀的態度。……」

其態度之強硬，由此可見。聞此項復文已於二十七日送出。並於午後三時發表聲明書，其要點如下：……

「（一）對於中國側之攻擊，帝國為維持公共之安甯與保護住民之利益起見，決採自衛行動。（二）自滿州事變發生後，鑑於既存統治機關破壞之結果，匪賊跳梁，愈感不安，而於十一月以後，鐵道附屬地

帶尤為顯著，而其所以致之者，皆因錦州軍憲組織的策畫，近時錦州軍將卒之改編，增大其活動之規模，此等馬賊兵匪之擾亂事件，已達一五二九件，然日軍避免與中國正式軍隊之衝突，故未追擊遼西地方之兵匪。（三）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顧維鈞，已允將錦州軍隊撤退至山海關以西，即張學良亦自動的迭次聲明，然至今仍無撤兵之形勢。（四）錦州軍之關內撤退交涉，已達一個月，迄今仍無效果，而最近日軍將開始勵行大規模之匪賊討伐，因此不得不向遼西地方進出，以肅清其根據地。況聯盟理事會決議時，我芳澤代表，已留保匪賊討伐之警察權，而在現今之情勢，匪賊與正式軍隊又不易分別，故我軍為採自衛上適當之措置，其責任應由中國負擔。（五）帝國政府遵守聯盟規約與非戰公約，已忍耐至一個月之久，故對於帝國出動之誠意，當為世界輿論所共認。」

所謂匪賊跳梁，非日本人收買的嗎？

為日軍攻錦事敬告全國青年

（錄抗日急進會會刊）

素來以侵略中國為國是的倭寇，自從九一八以來，一步一步的殺進中國來了！倭兵倭將一個個如虎如狼，他們殺到瀋陽，還不夠，再殺到吉林，還不夠，再殺到黑龍江，還是不夠！好！現在又大舉攻錦

大舉侵略錦州難道說也是自衛行動嗎？東北為我版圖，何處不許我駐兵？我軍為什麼要撤關內？如果美國現在要駐軍日本東京，使日本東京駐軍，退至北海道，否則，也就武力侵伐，不為侵略，不知道日軍是否容受？似此強硬，我們只有同他們一戰。

鼠竊狗偷的
國賊行為

二十一日臧式毅訪駐
瀋各領，各領以私交

待之，拒絕參加省政府開幕典禮，二十二日，臧就省長典禮，本莊派坂垣致訓。臧現與趙欣伯深相結納，否認錦州省府，可謂喪心病狂。

穆陵金鑛，聞現已被熙洽盜賣，改為中日合辦，聞此為東北最大產鑛。哈晨光報因反日被張景惠接收，東北日報又為趙仲仁收賣，從此東北輿論休矣。

二十五日昌圖消息，聞張景惠派王建中匪千八百，即運下奎為日軍出力，轉攻錦州，其結好日人之心，無微不至。

慎廬

州了！再進一步，山海關，天津，北平，乃至於全國都保不住了！我們到了這步田地，還不應當起來積極抵抗以救危亡嗎？但是我們先要明白以下幾點！一，此次倭兵大舉來犯，是有整個的計劃的。他們不但有堅強的決心，並且有

作持久戰的準備。其目的決不是只佔東三省！

二，有強權無公理是歷史上一條鐵律。什麼國際公約，什麼國際聯盟，都是狗屁！

三，抗日救國是要幹的，是要流我們的血的，決不是空言所能了！

現在我們要問！誰能幹？誰配幹？誰願流血？不客氣的說，只有青年能幹，只有青年配幹，也只有青年願流血！因為只有青年們捨得幹，捨得犧牲！他們的血是熱的，心是純潔的，精神是健旺的！當我們的守土大員正在笙歌豔舞的時候，手持竹筒三五成羣，在馬路上沿門募化的是誰？當黨國顯要正在鈎心鬥角，研究如何分贓的時候，大批赴京請願，露宿街頭，倒臥在黨部國府門前血泊中的是誰？各地紛紛組織義勇軍敢死隊的又是誰？不都是我們可愛的青年們嗎？

有許多忍心害理的人們，國難當前，自己不肯幹，還罵青年多事罵青年幼稚，罵青年頭腦簡單，受人利用。唉！這真不知是何居心！本來國家不純然屬於青年人的，比他們更成熟的中年以上的人們，更應該多負些責任。但是不幸在中國，中年以上的人，尤其是在台上執政的人，有希望的分，實在太少了！在這國難千鈞一髮的時候，倘使沒有青年學子，到處吶喊。

我恐怕日兵早已進山海關，正如同中國軍人中沒有一位馬占山將軍一樣。至於幼稚和簡單，誠然是青年時期的特徵，但是惟其幼稚，前途的希望愈大；惟其簡單，纔能幹出轟轟烈烈的事業來。天地間的大事決不是計較利害得失的人所能做出來的！說到利用一層，在過去，中國青年，確實做過許多野心家的犧牲。共產黨毀了一大批，國民黨又毀了一大批。從民十三到現在，拿主義來騙人的騙子很多，我們純潔而簡單的青年們，受了麻醉，不知不覺的連整個的生命都交給這一羣騙子，幫他們宣傳，幫他們衝鋒陷陣，結果青年們上了斷頭臺，沙場上到處是青年們的碧血和白骨，而這班野心家，却當了主席委員總司令部長了，擁有嬌妻美妾，而且團團作富家翁了！就是在野的共產黨領袖們，也居然在湘鄂贛大過其官癮，大發其財了！——這難道是青年們的罪過嗎？至於這一次的抗日救國運動，據我留心的觀察，大多數青年，實在是發於一片愛國熱誠沒有那一個個人可以利用的到的，除非你也跟着青年走！你跟着青年走，你不能不受青年們的感動，你腐敗而又懷着鬼胎的腦筋，也不能不清醒清醒！

又有人以為青年的本分是在讀書，不應該把寶貴的光陰，耗廢在奔走救國方面。而青年們的回答是：「讀書為的什麼？國亡了還要當學者嗎？『讀書的成嗎？』我們試平心靜氣，評判這兩方面的理由，究竟誰對？誰不對？」

青年們！倭寇打到錦州來了！事急矣！國危矣！我們眼看國內無一論台上下，類若輩之輩，我們能不起來幹嗎？這國家是我們的國家，青年們不肯幹便沒有人肯幹！全國純潔的青年們聯合起來！把書包擱起，把小姐少爺的架子收起，本着精忠報國的精神，殺上前線去！

民治協會電李烈鈞等請堅持

原案

民治協會致李協和電云，協和先生及諸位先生均鑒，公等在中山全會提案四項，為人民主張根本權利，忠誠之忱，極為欽仰。查提案四項中之第一項，僅為空洞原則，其最重要者，實為原案中之第二項，即容許人民自由組織團體或政黨。蓋組織自由，為民主政治之最重要要素，否則黨國以內，只許有一黨存在，獨行獨斷，從發其其不能收他山之效。人民亦無聰明，此其一。當此抗戰時期，民氣激昂，現此其一。通力合作，人民自由組織團體，達此目的，惟有大結合同，方能集眾流，小結合同，此其二。黨外無黨，在事實上，國難，共產黨第三黨，儼然存在，不易打破，共產黨，僭立政府，或操縱工會，或占據僻壤，此等結社，既無法使其消滅，於用和平手段，為合理組織者，反百計摧殘，迫其不能立足，是不啻為淵驅魚，雀張，言念前途，不寒而慄，此其三。公等主張無論為國為黨，均屬至當不易之道，務請再為堅持，再為堅持，再為堅持，均屬至當不易之道，均願為公等後盾。再本會組織，以商學兩界為中堅，主張用和平方法，合併奉聞，幸垂察焉，上海民治協會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聲週報

第十五期

地址：

上海赫德路福德

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

每期三分全年連

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

二十一年一月九日出版

舜生

第十五期目錄

問題在內而不在外

國難中的報紙停版

幸運的陳友仁

錦州陷落以後

中國國家總動員的我見

從中日事件觀察今後革命戰線的新

分判

一二一七首都慘案目擊記

國難的新形勢

辛未旅燕雜感

舜生

青華

雷聲

夏葵如

韓續初

揚偉

德文

江聲

彭雲生

本刊緊要啓事

本刊特別歡迎投稿與訂閱，爲免失郵起見，最好將稿件或報費託人轉交本社；如無友人可託則請於付郵時書明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汪彬收即可，不必寫刊名爲要。

問題在內而不在外

今日中國的問題，在內而不在外。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如果沒有國民黨這幾年來的胡鬧，不僅這一次的東北事變不會有，便是國內目前若干的險象也不會發生。

所以要度過目前對內對外的難關，第一要問國民黨自身有不有辦法；假如國民黨自身已經絕對沒有辦法，第二便要問國民有不有對付國民黨的辦法；這是一件簡單明了的事實。

日本人對於中國的了解，比中國人自己還了解得透澈，凡中國人所有的毛病，日本人一一明白，所以我們看見日本人應付中國的巧妙，我們愈覺得把國家的生命付託於今日這班當局者，實在是一件再危險沒有的事。

中國人最大的毛病，第一是怕死，第二是要錢，第三是因為要錢，便連死也不怕。

日本人對症下藥，其對付中國的方法，第一是威迫，第二是利誘，第三便是恩威并用，以濟威迫利誘之窮。

大概在山海關以外，日本人完全用威迫，至少是威迫多於利誘；在山海關以內，完全是利誘，至少是利誘多於威迫。更痛快言之，大概在關外適用武力政策，在關內適用浪人政策。

錦州既下，日本進逼山海關，東三省佔領統一漸告成功，日本浪人也紛紛西渡。

一部分的日本浪人，在富有浪人氣息的犬養內閣的指導之下，憑藉過去與同盟

定○期○晤○面○說○；○有○向○日○本○進○行○大○借○款○說○；○更○
巧○妙○的○，○還○有○以○居○正○等○代○袁○金○鎧○熙○洽○收○復○

國難中的報紙停刊

報界的喪心病狂至今日而極了！我們以上海報界數日來停刊行爲，不僅能加以誤國的罪名，即加以賣國的罪名，也毫不爲過。在這國難當前，暴日正在派遣大軍，佔領錦州，逼近山海關之日，平素祇知泥守成規節省經費的報館經理，藉元旦爲詞，停止出版報紙達五日之久，致使國人茫然於錦州之失陷，山海關之告警及政府之一切賣國設施。而人民以與東北事變完全隔閡，消息不通，所以即欲振起精神，力謀禦侮及監督政府也莫由興奮。唉！這數日來報界的誤國愚民，豈不浮於蔣張一輩人嗎？

元旦日報紙停刊祇有在這快亡的中國纔有這麼一回事。在歐美各國，除非是倒閉，報紙藉節期而停刊是稀罕的。就是在上海的英法文報也沒有這停刊數天的怪現

府！

莫士夫起說：王氏覆轍，歷查無實益，正
事出有因，日本自來的對華外交，照例以
利誘濟威迫之窮，在過去段祺瑞的時代，
利誘的色采更爲濃厚。現在南京政府之窮
，已窮到無以爲炊說他們能夠不爲利動，
我們實在不能擔保。

中國問題在內而不在外，在這個嚴重
的時期，全國國民應一致起來監視南京政

袁青華

象。尤其在此國家命運千鈞一髮之秋，報紙以有報告消息之責，不僅不能停刊，抑且不應停刊。如其無端停刊，以國民的立場言，即懲報館經理以誤國通敵罪，亦不爲過。他們平日祇知牟利，曾未絲毫顧及社會公益，而到國家危亡時也還繼續其惡劣傳習，不願稍事犧牲，圖報國家。我們看歐美各國的報紙如遇某種嚴重問題發生時，總是特闢篇幅，或特出號外，將事實盡量批露以引起讀者注意。乃上海的報界不此之爲，或猶可恕，而爲幾個錢停版數日，置國亡於不顧，社會實應有起而制裁之必要。

老實說，過去三個月民氣的憤慨及輿論的激昂，全恃報紙傳播的消息爲之推動。設使當日無報紙敘述日人至東北的種種暴行，我相信抗日的空氣必無若是之緊張，

正憂國愛國的情感亦必無不都是人所公認的事實。此時報任非常重大，不可一日稍輟。而刊在對外方面固是完完全全替日本謀，在對內方面也可說是爲賣國當局朦蔽國人。如果錦州失陷之日有報紙傳播這悲痛消息，國人必有一番轟轟烈烈之表示以喚醒民衆，作更澈底之抗日及督責當道，殆可斷言。而已呈衰竭之抗日運動或能因此而重振。我們都知道現在暴日稍爲顧忌者並非那毫無信望之政府，乃是國人的抗日民氣。所以在她屢次提出的交涉原則上總有取締華人排日運動之一條。由此可證實暴日對於中國民氣之深切注意。而上海的報界竟反消滅激起民氣的原動力，致使國人不知錦州之陷落，莫由奮起以積極抗日。這可不是報界爲謀日本利益的賣國誤國行爲嗎？這也難怪日軍進佔錦州不出於舊年而必出於新年報紙停刊之日。

再就對內方面言，最近幾天陳友仁時常有接待日本負責外交人員之舉。其會晤究否爲直接交涉之序幕，我人固不得而知。但據西報載新政府在謀對日借債之消息觀之，則孫陳輩之行動不無有令國人致疑之處。而國人除能讀西文報者外，對於新政府之言行，一切茫然。設使當日政府利用此時機而與日訂立賣國條約，國人亦無從得知，起而嚴厲監督。如果此次事件竟

不幸而發生，則報界的誤國賣國之罪將與政府同等，且或過之。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以新聞界的立場，報紙停刊數天，在平時已屬不應該，在國難當時更不應該。現在東北事變愈演愈惡劣，而國際態度亦隨時變易。但這最近五天內的事變真相及國際輿論，到今日報紙以碍於篇幅，不能補載，則必棄而不登，無待贅言。而關心時局的國人因此數日來事變情形之隔閡，更不能追溯前因

幸運的陳友仁

以「共赴國難」的「四屆一中全會」，產生了一個所謂「統一政府」。其中權位的分配，真是好比「陳平分肉」，可謂極盡分贓之能事了！這個黨的新政府履新之日正值民國二十一年的元旦，上海各大報照例停刊五天，於是新任外交部長陳友仁上台的時候，既沒有報紙來發表那一種「沒有輿論」的輿論。最湊巧的是上海各學校都放假了，三月以來的學生抗日救國運動，現又無形的停頓了。所以錦州失陷，日寇入關，這位「有辦法的」陳友仁，除劾王顧拍電國聯告急以外，仍是毫無辦法。但可

錦州陷落以後

遼甯臨時省政府所在地，山海關以外的最後堡壘之錦州，也在「不抵抗主義」之

而預測後果，或喚起人心，對於日匪之進逼早為防範，據深知報業者言，元旦日後報紙停刊並非無法使編輯及工人等繼續其常任工作，實緣報館經理見利忘公，不欲報紙照常出版。可知富者的愛國情懷連工人也不及。他們真是做亡國奴的材料。他們豈曾思及如國已亡，外人尚許有中國報紙之存在嗎？我們對於這般祇謀私利，不圖公益的報界，以居此國亡的時境，不能不竭盡愚誠，予以斥責並促其猛省！！

雷聲

使人注意的就是他們「國父」的日本老友現在侵華的首將犬養毅派來的代表萱野長知等來華與陳友仁商「東北問題」，南京方面雖再三否認，然我們老百姓總是不能無疑的。可是陳友仁上台就沒有人向他請願，質問他，包圍他，乃至於毆打他。陳友仁對日交涉，聽說是除繼續去年八月赴日與幣原暗中成立（？）的諒解以外，也並沒有一個「錦囊妙計」來收回失地，不過他的機會好罷了！在這兒我真要為王正廷呼冤，為顧維鈞叫屈！陳友仁不特是一個幸運兒，還是一個時代的驕子咧！

夏葵如

下於一月二日陷落了！在政府與地方當局看來，錦州的陷落，是沒有什麼重要的關

係的。因為他們覺得既以不抵抗於前，送給日本以瀋陽吉林及其他重要城市與鐵路，現在若在錦州抵抗，豈不是破壞了不抵抗的一貫政策嗎？而且錦州不過是一個縣城，那有瀋陽吉林等地的重要，那些重要地方既都能送給日本，再加上一個錦州又有什麼要緊？雖然錦州是遼甯政府所在地，但是中國地方大得很，我們再遷到灤州或其他的他地方不是一樣麼？這種慷慨的態度，確乎是中國政府及地方當局獨有的美德，恐怕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找不到的！不過這只是中國政府和地方當局的想法；在我看來，錦州的陷落，關係實在大極了！不但關係東三省的存在，並且關係全中國的生死！現在我們從各方面來說明這一點。

（一）從國際方面看。錦州是山海關以外中國最後的堡壘，其地位與歐戰時的凡爾登有同樣的重要。法國能不能轉危為安，全視其當時能否堅守凡爾登。現在中國能否收復東三省，也全視我們能不能保守錦州。法國能抵死堅守凡爾登，歐戰形勢及國際精神為之一變；中國現在自棄錦州，各國的態度也定會改變的。當日本向國際宣傳中國錦州駐軍有企圖攻擊日本軍時，各國都會派武官到錦州視察。視察的結果，日本的宣傳完全是捏造的，不過想作為攻擊錦州的藉口，所以當各國武官報告各國

政府時，各國政府都直接的或間接的表示不滿於日本的行爲，日本於是又將攻錦的日軍撤回。國際聯盟對於錦州也很重視，所以在決議派調查團來華時，也希望兩國政府採取必要之措置，不要再增加嚴重形勢。而這次日本企圖攻擊錦州時，英法美三國政府更聯合警告日本政府。所以中國保守錦州，不但是自衛上的必要手段，也是對於國際間應有的義務！那知道各國政府對於錦州雖如此的關心，而我們偏又不抵抗的將錦州送給日本。各國政府看了，也不免要啞然失笑，覺得他們從前是多事了。中國既是這樣「爛泥糊不上壁」的東西，對於國際間這點義務都不能盡到，我恐怕各國對中國的態度因此更要一變了！因為在國際間看來，日本攻擊錦州固然是不當；而中國毫無抵抗的放棄，其過反要由中國擔負了！他們所以警告日本，無非是說他此舉爲不當，顯示中國有正當的抵抗權利；然而中國現在竟拋棄這種權利，使日本不攻而得錦州，那末，他還有什麼錯過呢？這樣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國家與民族，還值得別人的同情麼？試問各國爲什麼要扶持這樣「爛泥糊不上壁」的東西？所以我敢斷然的說，中國棄錦州的這一天，也就是在國際上自己宣告死刑的一天！這具僵屍，此後只好任人宰割了！

(一)從日本方面看。日本這次置國際

聯盟的議決和各國的警告於不顧，斷然的攻取錦州，僅僅的是爲着取得錦州這一塊地麼？我們當然知道是不是的！他實在爲着剿匪而攻取錦州麼？我們知道也不是的！他真是怕錦州軍隊攻擊他而爲先發制人之計麼？我們知道更不是的？依我們的看法，他這次奪取錦州，至少含有兩層重大的意義：一是完成吞併東三省的政策，一是準備征服全中國的步驟。東三省，在日本看來，早已是他的囊中物了。遼甯，吉林，黑龍江省城雖早爲他佔據，已樹立了所謂統治權。但是錦州若一日尚在中國手中，他的統治東三省的夢，即一日未完全實現。所以非將山海關以外中國的最後壁壘掃除不可。錦州既取得了，東三省全部就都在他的掌握中了。雖然各地尙有不少的民團和義勇軍乘機抵抗，但都是零星得很，此後不難剿撫兼施。至於黑東的馬占山將軍，那更是孤軍無援，不敢再有所動作了。先一步或者是利誘，如若不成，再移兵東向，將他完全撲滅。從此吞併東三省的政策，算完全成功了！然而日本奪取錦州，其目的只是吞併東三省麼？我們更敢斷然的說道不是。田中奏策不明明說過：「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洲。」所以征服滿洲，只是征服中國的初步。錦州的攻取，是征服滿洲的最後階段，也就是征服全中國的準備。因爲日本得到錦州後，山海關

以外固然無險可守，就是山海關也不能再保，華北門戶算完全洞開了！他從此退而可以經營東三省，進而可以征服中國。至於何時他才作這第二步的侵略呢？那就看機會了。這種機會是不難來到的，且在下段去說明罷。

(二)就中國方面看。張學良這次對日本抱不抵抗主義，不但是違反中國人的心理，也是違反了他部下的要求。瀋陽和吉林的斷送，已是他部下所不能甘心；所以當前次日本砲擊天津，張學良下令撤兵時，兵士沒有不痛哭流涕的，并且有十一個旅長聯名要求要與日本拚命，其軍心之憤激可以想見。現在他又不抵抗的將錦州放棄了，此後的張學良實在難以維持他部下的軍心！而且數十萬的東北軍，現在都就食於河北一省，更無以自存。這數十萬憤激的饑軍，一旦爆發，其勢必至不可收拾。何況尙有別人在那裏虎視眈眈！所以今後的華北治安，時時有破壞的危險。華北治安破壞時，也就是日本第二步侵略中國的機會。那時日本以保護華北治安爲名，一面由山海關進兵，一面海軍可以由天津登陸，華北數省，也就要作東三省的第二天了！再就中國一般情形言，政府這次對日本的屈服，已失却了全體國民的信心。一個政府對外不能自衛，對內也就沒有壓制亂的能力。古今中外的許多革命，多半

是對外失敗所引起的。我們只要看看辛亥革命的歷史和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就可以瞭然，不必多所引例。現在江西的共匪，已成不可撲滅之勢，最近的剿匪軍，又有許多叛變倒入共匪裏去了。所以他們實在有隨時衝出長江之可能。恐怕華北治安破壞時，也就是他們蠢蠢活動的時候。日本出兵華北時，也就是英美各列強出兵長江的時候。他們爲保持他們的商業利益，固然要出兵；他們爲防止日本獨吞中國，

中國國家總動員的我見

自東北淪陷，全國震動，凡屬國民莫不氣憤填胸，磨掌切齒，抱必死的決心，欲與暴日一戰，以雪二十年來之奇恥大辱！兩月以來，全國之輿論，莫不集中於對日宣戰！即販夫，走卒，山農，野叟亦欲毀家抒難，與倭奴一賭勝負！青年學生，更成羣結隊跋涉數千里，風餐露宿，齊集首都，向政府請願，督促當局，即日與倭寇宣戰，以收回失地，殲滅倭奴；全國民氣之激昂，亦可謂達於極點，以此攻敵，何敵弗克！雖中國之戰爭器械，遠不如日本，以四萬萬同胞之肉搏，亦且驅暴日而有餘也。中國號稱東亞之病夫，人民深患麻症木，自鴉片之戰，中法中日之戰，均屬局部問題，甚至邊疆喪失，受城下之盟，而人民尙無所感覺，患相與其次外之此

也。必要出兵。那時他們或者與日本妥協，實現共管和瓜分中國的計劃了！中國的壽命，就要終於正寢！

所以從各方面看來，這次錦州的陷落，實在是中國一個最大的危險！然而危險將要來了，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辦法？我以為我們唯一的出路，只有人民自動的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與暴日作最後的拚命去！關於這一點，我在下一期再與讀者諸君細談罷。

韓續初

較，即以民氣而言，可謂相差遠甚；全國同胞，愛國熱潮之表現，足徵中國年來，有猛烈之近步，當局實不應再以懼外心理，乞憐求存，演滿清末世之故技。然考諸今世之戰，非僅前線，荷戈帶鎗之戰士，所能取勝，乃全國人民之智力，財力，體力，團結力，技能，資源之總決算，有一項缺乏，即可斷送國家之運命，歐戰時，帝俄之崩潰，德國之失敗，均爲前車之鑒；日本目下，經濟恐慌，資源之缺乏，思想之搖動，固不足以勝人；然中國民衆，素無組織，無訓練，儼若一盤散沙，何以運赴前線，使與倭寇撕殺？且中國數年以來，天災人患，百業凋弊，資源破產，將如何整理補充，以不誤軍用，均屬問題！所以同胞，既當必死之決心，與倭

寇賭一勝負，非憑一時之義氣，所能濟事，非詳慎計劃，使前線後防，均秩然有序，不足與方張之倭寇，作持久戰，歐戰時參戰各國，莫不感受前後凌亂，社會動搖之苦；故歐戰方停，和平聲浪，高唱入雲之際，各國咸作全國總動員之準備，蓋深感戰期之慘痛，欲圖存競爭劇烈之今世，非將全國人民，加以訓練，一齊緊張起來，使平時戰期化，戰期平時化不足以應付今後漫無止期之世界大戰也。自歐戰後，十數年來，舉凡教育，實業，建設，無一不作戰期總動員之準備；吾國民衆，被世界之和平空氣所麻醉，舉國上下，曾幾何時之準備，一旦國難當頭，激於情，憤於義，奔走呼號，競言宣戰，將何恃而操必勝之左券耶？不佞鑒於歐戰後，列強國家總動員準備之猛烈，曾於十六七年間先後介紹國家總動員之意義，及列強國家總動員之實況，於各雜誌報張，希望國人注意！不幸四五年來，國家之紛擾更甚強權之相逼日緊；終至倭寇披猖，以二十餘小時之短期，奪我遼吉兩省駐軍鼠散，平津震動，而全國民衆除憤怒呼號而外，別無良策；政府方面，一則曰，處之鎮靜，再則曰，靜待國聯，而今國聯之面目，已露；欲收回失地驅逐倭奴，非中國自己拚命撕殺，由死中求活不可，已爲國人所深知；然戰端既開，非短期間，所可解決，茲謹將中國全國總

之動員準備，路抒己見，以供國人之採擇，所摘不敢謂是，不過希望拋磚引玉，以促同胞之注意耳！國家總動員，概分之，可分為四項，曰人員總動員，交通總動員，經濟總動員，資源總動員，茲依據吾國之實況，概述之如下：

(一) 人員總動員之籌備

中國人口，號稱四萬萬，占全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一，以與擁有七千萬人的倭奴相較，勝負之分，不難明判，然中國人口，所謂四萬萬者係沿襲許久之傳述，自民國迄今，二十年間生殖多少，死亡多少，比年來，天災人患，死於非命的又多少？毫無統計，僅漫稱曰四萬萬而已！今欲便四萬萬之人口，一齊緊張起來，與倭奴較一生死，非有詳細之統計編制使人人各得運其所長，以爲國用不可；故爲今之計，除首先將分布中國現有之軍隊，以備出發前線外：即應當努力，作戶口清查，確實調查中國各省市戶口，壯丁共有若干；並詳誌其體格技能程度，以及其家庭狀況，從速編制，以備就其所長，使爲國効力；庶一旦開戰，前線戰士之補充，軍用之運輸，後防之生產，資源之供給，方不至紊亂也，中國數年來之內亂，常有雙方開戰抓入拉夫之舉，若對外作戰，一睹國家之生存時，決非東拉西湊所可濟事故應此非常之變，中央政府方面：應設一人員總動員委員會，各

省市設立分會，以專司人員之調遣，分配，在戰期內，所有國民，須絕對服從總動員委員會之調遣，但同時對人員之運用亦須顧及其家庭內最低限度之生活；又以此次作戰，中國方面，以海軍之缺乏，沿海各省，難免不被倭寇占領，吾方如認爲絕對不能守之區域，即下令全體撤退，淹蓋水源焚燬房舍，使倭寇無法存留；但爲安置撤退居民計，又不能不預爲籌劃收容之所，故人員總動員委員會，應先派人調查陝甘川綏遠寧夏青海等西部奧地，最低限度，能容若干人之生活，以備遷居戰地之老弱，並爲預籌交通之孔道，人員之運輸，使全國一家，雖在血肉橫飛的戰期，仍能生養孳息，以保存元氣，誠能如是，即戰事延長三五十年，又何足畏！

(二) 交通總動員之準備

戰爭期內，交通之利器，當屬火車輪船，汽車飛機等然以交通設備落後的中國，各項極感缺乏以鐵路而論，國有鐵路，只有北甯平漢平綏津浦隴海，京滬滬杭，以及粵漢之兩端，東北方面，雖尙有不少之新築鐵路，但落於外人之手，飛機可供運輸者，幾等於零，船舶方面，長江以及濱海，除招商局所有之輪船外，其餘多係英日所經營，故一旦開戰，交通方面將感絕大之困難，觀於近年來數次之內戰期內，交通之難，可想而知！故不能不詳爲籌劃

，以免戰期，陷於死路，故政府方面，應有首都設一交通總動員委員會，各省市設立分會，以司戰爭期內，全國之交通事業，茲按各項，分述如左：

(A) 鐵路方面 應詳細統計全國各鐵路之運輸能力，機車數目，車輛數目，加以編制；一旦開戰，按預定之計劃，以免凌亂。北甯路關外之車輛，應全數運回關內，到必要時北甯鐵路預備放棄；津浦膠濟等路以距海岸線近，難免受敵人之襲擊，到必要時，亦可預備放棄，而集中於平漢路，以爲南北交通之要道，如再有危險，到萬不得已時，亦將用品運走，絕不資敵人，以方便；關於鐵路工廠，認爲危險地帶者，均當從速遷移，並可在安全地帶，建築輕便鐵路，以利後防之運輸；至鐵路之服務人員，工人等亦當作一詳細之統計登錄，並加以嚴密之訓練。

(B) 汽車腳踏車等 各地交通總動員委員會，應詳細調查各地之自用汽車，或商用汽車，以及各汽車之能力，機件之優劣，載重力等，加以編制，誌以番號，以備戰期之徵發；至腳踏車，亦係軍用不可缺少者，亦應詳細調查編制並時訓練乘車之人，以爲服務戰場之準備，在德國方面，凡所有民用之汽車腳踏車等，皆屬軍用品車意大利，更由國家出半價，補助購買汽脚，德軍者，以供軍用爲條件；以交通困

難之中國，更不能不深為注意也。

(G)大車騾馬等 在交通建設，落後的中國，一旦開戰，除鐵路線外，仍不能不用大車騾馬等為運輸之利器；此次倭寇犯黑時，曾由四平街一帶，向我農民，徵發大車五百餘輛。歷來之內戰，亦莫不徵車馬駱駝等，以供軍用；可知在中國內地作戰，大車騾馬等，為不可缺少之物；然此項運輸出品，皆農民之命脈，更不能濫徵，以破壞農家生產，故須事先將各地農民之大車騾馬等，詳加調查，加以編制，在其農事可能之範圍內，隨時可以應徵，供戰事之運輸。

(D)一切船舶等 在海軍缺乏，門戶洞開之中國，一旦與倭寇戰，沿海各地，均恐難保，濱海航線，當被其封鎖，長江航運，能否保持，均屬問題，將來水路之運輸，似較陸地，不甚重要；然亦不能不預為之籌，事前亦應將近海內河，所有之輪船民船等，加以詳細之調查編制，編以番號，以候調遣，在危險地帶之船舶，均在安全地帶集中，以防資敵人之盜用，一切水運，亦應歸交通總動員委員會支配。

(三)經濟總動員的籌備

中國的經濟，早已破產，在平時政府方面，不依賴外債，即依賴公債，專恃借貸，以苟延殘喘；人民方面，早已山窮水盡，無論任何階級，莫不喊窮，在平時已

難支持，一到戰期，則更不堪設想矣。況中國之生產落後，重要機械，均來自外洋，軍火之供給補充，亦大半賴諸歐美，彼時經濟之窘狀，當有甚於今日；故目下談對外作戰者，莫不感覺經濟之恐慌；然國難當頭，存亡在即，無論經濟如何困難，亦不能不與日本一戰，東西各國，時作國勢調查，對所有國民之經濟，加以核算，吾國素持放任主義，只知苛斂民財，而不肯加以攷慮，以致國家本身之實況，尙不能了解，將何以作持久之戰？故目下宜積極作國勢調查，舉凡各都市城鎮農村，均詳加調查，加以登記，各銀行之公私存款，亦加以整理，除留最低限度之生活費外，均可備為戰費，即借外債，亦當事前預籌，用外交政策，聯合友邦，以備到必要時源源接濟；關於經濟之籌劃，其責任，固在財政部，然戰爭是舉國存亡之總決鬥，中央財政機關之外，宜集全國之經濟家，及對於理財擅長之士紳聯合，在首都組織全國財政總動員委員會，各省市設立分會，以司戰期財政之運籌支配。

(四)資產總動員的籌備

所謂資產總動員者，即舉全國之資產，除維持人民最低限度之生活外，悉充作戰期之軍用也，歐戰後德國，以凡爾賽條約之限制，廢棄其著名世界之兵工廠，代以方法，即將全國之大工場，劃一管理，

任何工場內，均立時，即可改作軍用；關於青年職工，選精幹分子，按時訓練，以增高其軍用品製造的技術；美國方面，不但各大工場，可供戰期之軍用，即輪船浮橋起重機等，均有詳密的統計編制；現德國所造各種物品，均由國家規定一律之型式尺寸度，以便戰期之軍用；吾國之工業，素不發達，工場既少，而工場可供軍用者，亦毫無統計，故為救急計，宜在首都速設資產總動員委員會，各地方設立分會，詳細調查中國現有之資產，分門別類，加以登記，確實統計中國各地之大工場，可供軍用者，共有若干；戰期內銅鐵，為軍用品補充之主要原料，吾國銅鐵之蘊藏雖富，然均掩埋地下，唯漢陽鐵場，可出一部分，其餘率皆購買外洋之成品，龍烟鐵礦，雖粗具規模，惜停工已久，亦應從速整理，其他之軍用原料，亦當詳細攷察，如棉花之產量，羊毛硝磺銅鉛等，均應統盤籌劃，指派專用機關，以資採購，其他最主要者，即食糧問題，中國地大物博，以農立國，固無須顧及食糧問題，然以年來，水旱交加，農產歉收，沿用舊法，耕作不知改良，數年來已告糧荒，每年輸入暹羅日本之米，麗國之麵，按海關之登記，其數目令人驚駭；戰期內海口如被封鎖，海外之供給停止，當亦發生糧荒問題也。故應詳查全國，農產豐富，運輸便利之區，限

制其種植(只許種主要農產物)增加其產量、以拓糧源；對於消耗方面，亦嚴加限制，以節浪費之舉。凡一切之消費，均依本國資源為原則，用有系統之組織，運用全國之資產，庶不至在戰期內，受物質缺乏之威脅，而蹈德奧之覆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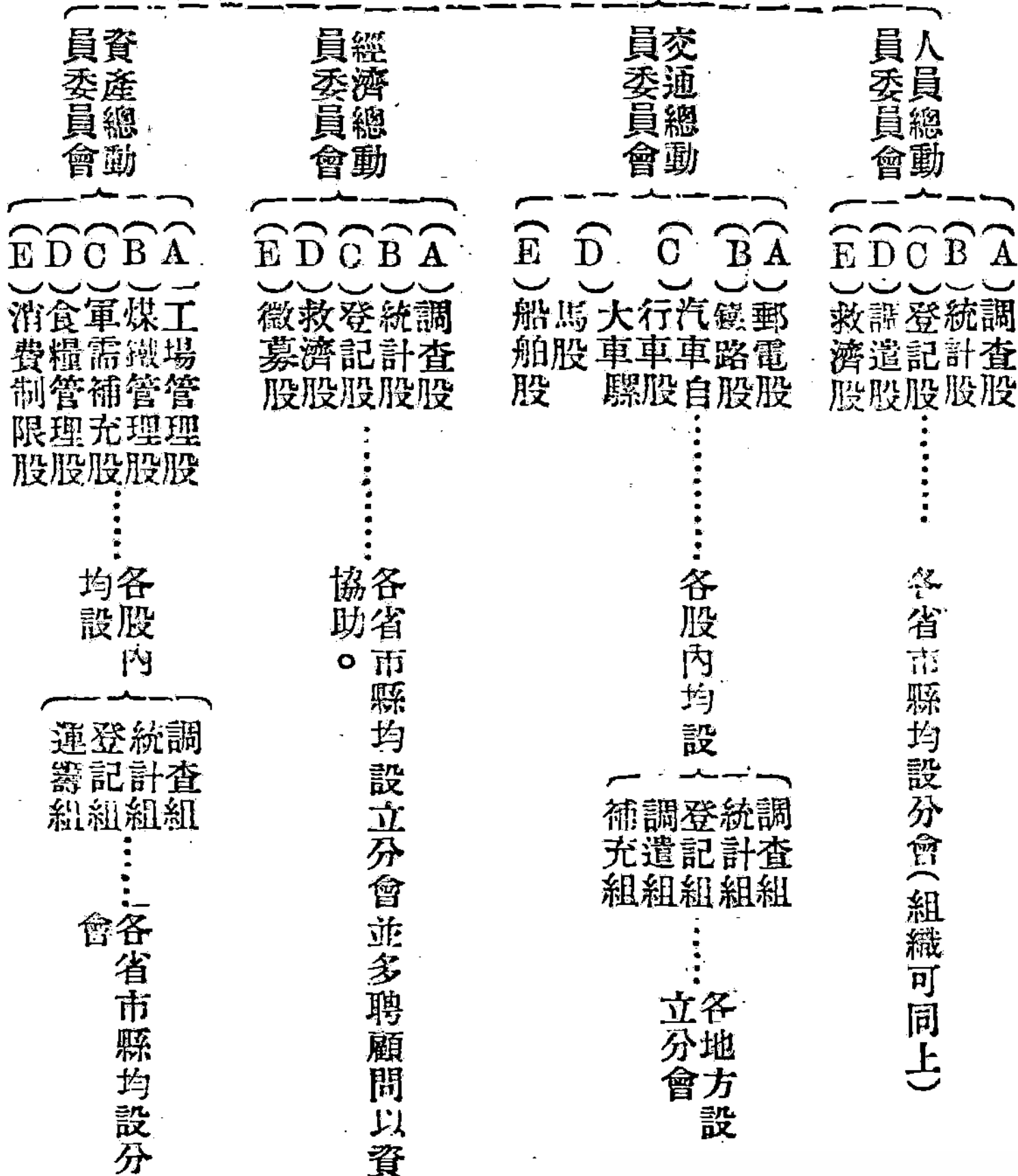
(五)、中國國家總動員機關之組織

(甲)國防委員會 在首都宜設立國防委員會，由國府主席，陸軍，財政，交通，外交，鐵道，教育，海軍等各部長，及國內各政黨各團體之代表，及富有軍事，政治，外交，工業，經濟，教育等學識之專家，共同組織之，設常務委員，及普通委員各若干人；並聘國內之專家為顧問，以統籌全國總動員之事項，為戰期之最高行政機關。

(乙)各項動員委員會 隸屬於國防委員會之下，專司各種動員之統計編制分配調遣等事項，委員由政府與民衆團體，共同組織，按各項委員會之性質，網羅國內專家，共同負擔；並按目之類別，分股分組，以便各項事務之專門化；其下各省市縣，均設分會如網在綱，有條不紊，茲將其組織列表如下；

在歐美各國，平時之最高國防會議，以及各動員組織，係政府之輔佐機關；致諸吾國之實在情形，外患日急，存亡不保，而政府與人民，意見又互相紛歧，非另有一和衷共濟之機關，實難當此重任；國防委員會，以及各動員組織，實全國協力，一心一意，共禦外侮之代表結晶也，當道諸公，最近雖有國難會議之提倡，以期

國防委員會



容納全國意見，然外患日急，今日和平會議，明日國難會議，後日再有某某會議，恐和議未成，而金兵渡河之痛史，復演於今日，以亡於會議也，甚望全國同胞，從速努力，將全國組織起來，共赴國難，空言清談，決無補益。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寫於岳口

從中日事件觀望今後革命戰綫的新分判

楊偉

自從日本這次無理佔領我東北，殺戮我同胞以來，我國完全陷入於亡國的狀態，無南無北，無東無西，無貧無富，無貴無賤，以日本最近又繼續侵入黑龍江及奪取錦州看來，誰能敢擔保日軍橫暴的鐵蹄不馬上就要踏遍我整個的版圖呢！在目前這個風雨飄搖的局面下，恐怕我們全國的同胞心中惟一懸念的。祇有悲國運之將亡的一個念頭了！怕祇有各自要如何去貢獻國民一份子的力量以求挽救將傾的大廈一念了！

在目前祖國這種危急的狀況下，從國際上及國內各方面明白的昭示了我們，即日本是以全國整個的力量，拚命在向我進攻，以求發皇牠興隆的國運，而其國內平日一般唱社會主義的學者們及高叫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的日本人，都偃旗息鼓，不聞聲響了！甚至他們反而直接的或間接的已參加了進攻中國的戰綫了！（若日本大眾勞農黨就是一例）再看國際聯盟的無能，更足證明世界原無所謂公理正義之存在，那個組織，祇是各列強國家為要保持其自家的安甯而有的，一個分割弱小國家的機關罷了！這次日本侵佔我國東北，原沒有損及各列強國家的利益，牠們又怎樣不抱吹皺一池春水，干我底事的態度呢？我們再來看

平日號稱以扶助弱小民族為號召的蘇俄，對於這次事件，也是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即是日本進佔北滿，祇要日軍申明不損害俄國中東路的利益，牠亦寂然無聲了。我們說到這裏立刻得個確定的結論，即被侵略者祇是我整個的國家和我全體的國民來忍受着亡國慘痛！而日本之侵我者是日本整個國家和其全體國民得着了榮譽和福利！國際聯盟之不顧仗義執言者，以其沒有損及各聯盟國家的利益，即聯盟紙老虎的假面具，被人看穿亦所不惜。再蘇俄之不願實踐其高調者，以其日本沒有損害其在北滿的利益，牠的買空賣空的欺騙手段即自己揭破亦無所傷。如此看來，世界目前的趨勢，還是國家思想膨漲的時代，各國的外交重心，還是以國家利益為前提的世紀，誰敢說目前我國所受的亡國慘痛，祇是某階級受着呢？誰又敢說日本因侵佔我東北而解決了其國家的經濟國難，祇是其某階級有益呢？不然的話，為什麼日本無產階級不起來反對其帝國主義者之向外侵略政策呢？從此也可知通現在世界的局面還是縱斷的而不是橫斷的，換句話道即是現在世界利益及團結的分判是國家與國家的對立，或者是民族與民族的對立，而決不是某階級某階級對峙呵！但是到了某時

候或者發生階級利益的衝突，然而到了國家和民族間有利益衝突的時候，人們常常是自願犧牲國家和民族間的階級爭奮而共同攜手同赴國家和民族間的爭鬥，這種例証，在過去以歐洲大戰時歐美各社會主義者之贊成戰爭，即可知道，以近言則當此次日本侵略我國的時候，以自號代表被壓迫階級利益的蘇俄之無聲無息，也即足以證明此說之不謬了。

這種國家間和民族間的爭鬥，我看不僅可以超越一切利益之上，並且牠的發展和進行，至少還可支配廿世紀的新時代，試看國際間各種局勢的變動，都是循着國家和民族的自強一條軌道上進行，我試將現在的國家（或民族）分為下面五個階段，再來觀察各階段的國家（或民族）的動靜，即是瞭然現代世界究竟是個什麼舞台。

- (一) 強國（英美等屬之）
- (二) 次強國（日意俄等屬之）
- (三) 弱國（土、瑞、比等屬之）
- (四) 次弱國（中國、波斯、芬蘭等屬之）
- (五) 亡國（朝鮮、安南、印度等屬之）

上面所分的五個國家的階段，幾可包括現代所有各國的等次，而各等級的國家又都是向着自強的軌道前進，若屬強國家，則其國家為要維持其固有的光榮，還是努力向前以發揮牠的國運；屬於次強的國

家，亦舉國在極力創造極力吸收強等國家的文化，以求躋於平等之列，至弱國雖其國家之主權完整，既不侵略人，又不被人侵略，但求其國家進一步的向上心理，亦是無時或息的念念的在胸；說到次弱等的國家，其向上心理當尤為熱烈，因其國力不充，主權被人侵佔，而國運常在風雨飄搖之中，那其人民之要求獨立自強的運動，當然是風起雲湧，再說一班亡國等級的國家，那更無疑問的是日在回憶着牠國家失去光榮的歷史，和憤慨着牠目前被人統治的亡國慘痛，其要求自主的獨立運動，是必與日高漲起來，總之，從上看來，你當然了然於今日的世界，還是國家觀念蓬勃的時代，且各國家為要求其向上，則各等次的國家，都在這個目標之下，共同活動起來，試看目前紛紛擾擾的世界，幾乎沒有一件事實，不是各國家要求向上的心理為其原動力的，至於國家這個社會方式是如何適合人類生存的最好模型，此處且不去多論，但依目前國際的潮流看來，國家確實是能支配這個時代的一切的。

我們從這次中日事變，可了然於目前國際的大勢，我們已身受其苦知道自己國家被難，還祇有自己去忍受，自己去振作，徒然希望人家大發慈悲來憐惜來援助，真是望梅止渴，不僅如此，且徒增人家的鄙視罷了，歸納起來，我們祇有團結在國

家組織之下，以求自拔自強，但是，目前我國頗有少數落伍之徒，昧於世界大勢，或狂唱階級鬥爭的謬論，以分散我國一般團結的國家戰綫，或簡直否定國家的存在，自撤藩籬，以便於他國的侵略，這種

一二一七首都慘案目擊記（南京通訊）

德文

自從一二一七首都慘案爆發之後，我才發現了盲詩人愛羅克珂氏所說的「夜之國」！在夜之國裏，祇有武力萬能，祇有強權神聖，無所謂人道正義，無所謂是非善惡！夜之國裏的輿論界自然也不免漆黑一團，不能盡輿論界所負的使命，不能主持公道！因之使一二一七首都慘案的被難和受傷以及一般虎口餘生的同學們都蒙了不白之冤！個個都變做了「冒充學生的暴徒」，個個都成為死有餘辜的「共產黨」了！唉！同胞！整個的中國不是已經變為「夜之國」了嗎？中國不亡，尚待何時！

我為此次慘案，心裏沉痛悲憤到萬分！唉！這凶殘狠毒慘無人道的一幕大悲劇，幾時才能從我的腦海中泯滅呢。我三番四次想提筆來寫一點當時的真相，宣示給國人，可是終於提不起來。現在，現在再不能緩了！我再不能不敘述幾許當時目擊的慘況，讓大家來判個是非了！生活啊！權把你當一面鏡子吧，反映出事實的真面目來，死難和受傷的同學們雪下不白之冤吧！為

為敵人造機會而弱自己團結的理論，都值得要一概廓清，庶乎我國整個國家纔可團結起來，以應付這千鈞一髮的國難！凡我國要國家愛國家的同胞團結起來！

事實是如此！在十二月十六日晚七時

各地代表會議決議：總示威分十七十八兩天舉行。十七日上午十時，在中大的操場上已經立滿了各地的學生，等候出發去示威。可是到十一時半才成行，上海第一，北平第二，蘇州第三，南京殿後（報載南京第二，誤，）。濟南安慶都臨時退出了，他們打算到明天再去。

示威的大隊約三千餘人，浩浩蕩蕩，依照原定路線，經中山路，過外交部，到中央黨部。我因為跟在後面，所以前面情形，全不明瞭。但是到我們隊伍走近中央黨部大門時，鐵做的兩扇大門已經用鐵鍊鎖住了。門內有許多徒手的兵士們防衛着，也有穿着長衫的職員們在逡巡。大門兩旁的守衛室和傳達處的玻璃窗大抵都打破了，公告欄也搗壞了。但到底是十六日北平示威團做的呢，還是十七日總示威時幹的，我可不明白，少數同學們因為吃了閉門羹於是怒從心上，有叫打倒中央黨部者，但記者始終沒有聽到「打倒中國國民黨」和「打倒國民政府」這些口號；至於「中國共產黨萬歲」這個口號，更是全屬子虛

，斷斷沒有的！試問在三千餘示威同學中，可曾有一個人聽到這個口號嗎？沒有，而報上硬要說是有，這真未免太冤屈人了！要知客觀的事實還歷歷在人耳目，誰能捏造呢？

走過中央黨部大門約四五十步踏光景，上海同學的一部和蘇州北平同學的全部回來了，於是重返至中央黨部門前。各校代表集議結果，決定每校派遣代表一人，進內去交涉。他們走近大門和兵士及職員面商，要求入內交涉，化了半點多鐘，終於不何要領。於是羣衆都憤憤不平了！有的拿起地上石塊向大門兩旁和門上的玻璃黨徽電燈打去，有的把公布欄推倒分拆了。不到幾分鐘，羣衆便離中央黨部向東走了。報載「彼輩猛衝數次，未得衝入」，也是無中生有的話！在離中央黨部前後，黨部的圍牆上確被羣衆用石子寫了些「打倒殘殺國運動的中央黨部」，「打倒賣國的國民政府」，「打倒吃民脂民膏的中央黨部」，「反對賣國外交」等激烈的口號，這是記者所親見的。報載「彼此攜帶手槍火油木柴等凶器」，記者不敢胡說，當時實在沒有看見。

既離中央黨部，來到珍珠橋畔的中央日報館。羣衆把報館的大門搗開了，於是一擁而入，大約歷三刻鐘工夫，把館內什物大部搗毀了。待衛戍司令部的衛戍團衛士

趕到，這耳不忍聞且不忍見的一二一七首都慘案便爆發了！這些兵士們個個像見羊羣的餓虎，凶狠得使人喪胆。他們分爲好幾批，第一批拿着槍，鎗上有雪亮的刺刀，第二批拿着又粗又大的木棍，第三批第一批同，第四批是拿毛竹扁担的……，正是當日下午四時許，他們跳下汽車，便向着向敵人衝鋒時的喊聲和步伐，朝着學生羣衆猛衝。珍珠橋一帶，頓時天翻地覆，鬼哭神號，非復人間世界了！可憐啊！那些赤手空拳的二千餘青年學生，在剎那間都變成爲刺刀木棍扁担淫威下的牛馬豬狗了！他們那能與殺氣騰騰的兵士們抵抗呢？他們除了沒命地躲避和逃之外，再也沒有第二條生路了！那些逃得慢的，被兵士們追上，免不了刀戳和棍擊。重則致命，輕則受傷。他們不問長幼，也不管男女，凡在珍珠橋一帶的學生個個都是他們的標的物。館外尚且如此，館內自然不用說得，最慘痛的是已經落水（河邊水深及胸）的同學們還免不了遭如虎似狼的兵士們的毒手，他們用大石塊木棍扁担照準同學們的頭上打去，因此文生氏英專的楊同恆等便死於難了！（據報載法院驗屍結果。楊君頭部傷六處，可見並非由於淹斃。）更無人道的是用木棍刺刀驅逐下水營救的民衆們，眼看學生淹死；有的被船夫救起了，他們還要用粗麻繩反綁兩手。直到現在，死

難同學尙無確數，但我敢斷言：當日斃命的決不至楊君一人！我友某君從報館中逃出，親見一同學因躲入報館的地洞裏，被一兵士用刺刀猛戳，穿了左右太陽穴；一同學被兵士用扁担敲出腦漿，當即死於館前。但現在已經人證兩亡了！其他同學如何被難，死在何處，埋於何地，均須待上海各大學代表詳細調查後，真相才能大白於世。因此我聯想起五三慘案爆發時蔡公時和其隨從的死，怪不得至今還不能覓得遺骸呢！至受傷和失蹤的同學們究有若干，除上海外，其他各地迄今亦無確數。據滬報所載，多數是彼刺刀戳傷的，數在百人左右。中大位於示威大隊最末，亦傷數人。最重者爲打斷手臂之蔣君和戳傷肩部之盧君，現均在鼓樓醫院中。當場被捕者共計六十三人，用粗麻繩反縛兩手，押解至孝陵衛。除上海被捕同學三十八人次日幸得釋放外，其餘至今仍幽禁於衛戍司令部的圍牆中。

當日不幸消息傳至中大後，上海的救護隊立刻整隊出發，到肇事地點去營救受傷的同學，幾經交涉，不得通過成賢街；結果槍聲數響，抱恨而去。

當夜平安無事。死難的楊君則雙目未瞑，橫臥於南高院大門內，住觀者莫不淚下。唉！這不是人世之至慘嗎？這不是一夜之國裏的現象嗎？我真欲哭無淚！

次晨，中大已在軍警重圍中了。各地來京示威的學生終被軍隊押送到下關或浦口，分歸各地去了！祇留個淒涼慘淡的中大，還在軍隊的威力之下，沒法恢復自由！

最後，還有一要事應當順便提及的：

就是據京滬衛戍司令部參謀長鄧世增談話，謂：『本日（按即十七日）學生羣衆在中央黨部中央報搗亂時，竟發現共產黨標語數種，如『革命的青年學生團結起』『打倒中國國民黨』等，署名爲中國共產黨江蘇省青年團；『建立中國蘇維埃政府』『厲行革命外交』，署名爲中國共產黨上海執行委員會；『青年學生運動萬歲』『民衆運動成功萬歲』『蘇維埃政府成功萬歲』，署名爲中國共產黨上海執行委員會；『中國蘇維埃政府成功萬歲』，署名爲中國蘇埃維臨時政府』云。如果真有這些共產黨標語，爲何不鑄成一二銅板，刊布在京滬各報上，以作此次純潔的愛國運動爲赤化運動之鐵據證明呢？我很奇怪。作者隨在大隊後面，亦曾入報館察訪，敢說無論在中央黨部門前和路上或在中央日報館門外門內，確未曾發見上述的標語半張。哈哈！事實俱在，當日示威者猶未全死，這頂『紅帽子』，我們純潔的愛國學生無論如何是戴不下去的啊！

二十，十二，二十三，於中央大學

國難的新形勢

江聲

——十二月二十八日至卅一日——

一切完了！我永久受辱的國民！否則，你……！

我不但健忘，而且有些糊塗；我好像記得甯粵合作最大的目標，是在如何『救國』？當時民衆熱烈的盼望大概也是在此。然而現在呢？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日本的砲聲隆隆，而南京新政府竟裝做不聽見，張學良不但不守，反大撤其兵；更有萱野長知的征塵僕僕；據說是代表犬養毅看其國民黨的老友，大譚其共存共榮的高調，他的國民黨老友立有些將然有動於胸了。犬郎的妙計，畢竟可人！我們謹以十二萬分的熱情，敬祝犬養毅成功！同時又不禁大呼一聲『日本萬歲』！咳被拍賣的國民啊！你們是永久受辱了。

張學良貫徹不抵抗主義下之錦州危勢

二十八日日軍從數方面進逼，已將大窪站佔領我鐵甲車退磐山，日飛機即往錦州視察，現溝帮子危急萬分。日司令本莊已令第二師團司令多門於今晨開始在遼西區域總攻擊。聞日方計劃擬三道攻錦，一循營溝支綫，一循北甯路綫，一循打通支綫，再以秦皇島榆關駐軍截斷錦州後路。多門司令部現已移田莊台，自總攻

擊令下後多門已往前方督戰。至二十九日下午一時三十分磐山即失守，溝帮子已聞炮聲，北甯路柳河溝以東電報話不通，此當是新民日北犯結果。

我民軍以激於義奮之故，在槍林彈雨之下，曾於前日攻佔田莊台，二十九日晨多門第二師團以全力反攻，并派飛機十餘架向我田莊台陣地轟炸，圍攻我鐵甲車三小時，機鎗掃射尤猛烈，我義勇軍死傷枕藉，此一役我義勇軍雖不利，然而亦可歌可泣矣。又聞海城殷惠民吳國池于春閣等前糾集同志千人，組反日救國軍，將日軍六七百名，圍攻牛莊城附近，激得日軍迫砲機槍多架，並獲日軍給養彈藥七車，遂克牛莊，旋日軍大部開始退去，二十五日晨又擊退日軍，克復牛莊，族奪旋失，應戰三晝夜，該救國軍正集中兵力，將進攻海城大石橋等處。可謂壯矣，孰謂我無人哉？我國民聞此豪壯之事，自當摩拳擦掌，以與禽獸行爲的日本，作最後一戰，我國必定有回蘇之望。

世界上最無恥的人莫過於張學良和南京政府的一般人了吧，這是我極其中心靜氣說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是普遍人所承認的。你看當此日軍大舉進攻錦州之時，我軍是節節退卻，也沒有聽見了張

學良是如何抵抗的計劃，更沒有聽見南京政府爲此事怎樣焦心，怎樣的調兵去救，只剩下我們一般小百姓乾着急。最近更有人意料之外的張學良竟然貫徹其不抵抗主義，二十九日晚張學良已諭令錦州附近軍隊撤回關內，這當然是千真萬確的事啊！因此，我們不免起了些疑問，這是不是甯粵合作的南京新政府的授意呢？如果不是的，那末南京政府應該如何處置這個因誤國而亡國的張學良？然而事實上，南京政府竟和不知道這回事一樣，這不是同張學良一樣的無恥嗎？

張學良爲什麼要撤退錦州駐軍呢？請看張學良的一篇大道理吧！

『張學良以日本違背國聯決議案，逐步向錦錦進攻，自衛之法，除實力抵抗外，別無他策。我方向以信賴國際公理免使事態擴大及絕對遵守國聯命令爲宗旨，日本悍然不顧，甘心破壞世界和平，有各國調查武官爲見證。我不抵抗、破壞和平之責任，惟日本獨負之！同時我仍可要求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伸展其效力，期待最後之評判。故已自動將錦州軍隊向長城以內撤退，以避免衝突。』

哦！原來張學良還在那裏相信國聯，這當然是同南京新政府一貫的政策啊！國聯如何，實事俱在，這一篇淺薄的大道理實無一駁的價值，我們只覺得無恥！無恥！

！一萬二千個無恥！

張學良自諭華軍撤退後，二十九夜即有兵車六列退入關內，三十日即有七列車，不日當可撤盡，用兵神速之至；真不愧爲學「良」也。

然而日軍並不因爲華軍撤退，即停止進攻，三十日日騎兵，即已攻佔打虎山白旗堡，向溝幫子前進，日機並到溝幫子轟炸到三十一日午溝幫子即失守，羊圈子大凌河仍在爭奪戰中。我軍現扼守大凌河岸，掩護駐錦軍撤退。日軍現距錦州不過四十里。聞本莊現已商取錦州之策，此時日軍雖占有溝幫子，打虎山磐山田莊台等要地，而後路交通，時有被義勇軍截斷之虞，即此時各地小戰不絕，故一時未敢輕進，現預定一月三日入錦州城云。

瘋犬猛噬下
之國際態度

華整頓二十八日接到日政府所發錦州方面軍事行動將繼續進行之通告，美政府方面默無一言，但仍望中日爭端早日解決而已！

自日軍攻陷大窪站後，各國調查武官，分電各國使館，報告錦溝現狀，日軍界頗表示不滿，刻方考慮向各國抗議云。

我方於：十八日向國聯報告甚詳，然而國聯中人以日軍向錦州西進，卅一夜已坦然承認理事會十二月十日決議案，顯已證明失效。該案宗旨在防免再有敵對行爲

，致引起戰事危險。但仍堅稱，據國聯已往經驗，常見一般人視爲不適宜之決議案，卒能證明爲最有力，此間現信張學良正撤回其錦州軍隊，以免引致中日公開宣戰，國聯中人現希望日軍此次行動，能爲國聯調查委員會團抵遼以前之最後一次，因信將來調查團抵遼後，日人在其監督之下，當不致再有新軍事行動也。此真可謂解嘲之語了。即令國聯所希望者不虛，然而調查團之組織，因英國前任印督李頓勳爵不願担任調查委員職，復發生頓挫，因一時不易得相當英代表以代之也。調查委員之已定者：爲法國克勞勞台將軍，德國希尼博士，及意國白甫第尼伯爵。現悉歐戰時曾任法國美軍鐵路監督之海恩士，將不爲美代表，大約美代表將以軍官任之，惟其名尚未宣佈，僅聞其人並非駐英美大使道威斯將軍耳。國聯中代表，吳君現催促從速派出調查團，吳君近曾向國聯行政會主席白里安交涉此事，白里安聲稱，「渠與吳君意見相同，惟英政府被請推舉委員一人後，迄未答覆。吳君後又至外部訪問外部國聯股主任馬錫格里，告以滿洲日軍現又活動，國聯宜即設法。吳君又致書白里安陳述此意，白里安當將來書分送行政會各會員，但現無召集行政會特別會議之氣象。可見國聯漠視之一般，我們再不自決，還等何時？

南京與東京

當此錦州岌岌之時，又適值一中全會，這些袞袞諸公，應該有一個辦法，然而事實如何呢？且請看薛篤弼所說的：

薛篤弼談：『錦州為華北門戶，門戶一失，則平津綏晉各省，即無所屏障，無論日軍如何兇暴，應死力防守。即使損失重大，亦所不惜。如此方足以表示我國尚有軍人，並非垂手待斃之國家。余在大會席上，曾提出對日犯錦州應抵抗一案，討論結果：僅交國府嚴重辦理，究竟國府如何辦理，迄未聞下文，而出席諸公，既為外交問題，精神團結，共赴國難，日軍攻錦，禍在眉睫，竟有人主張此案不討論，不知是何心理』。言下不勝欷歔！

真的，不但只薛氏言下不勝欷歔，是我們聽見，也是不勝痛哭流涕之至！

然而新政府是成立了，新政府的外交態度如何？！據說是與前政府方針，不稍變更，一，信賴國際公理防止事態擴大。二，正當防衛，如遇侵犯，則抵拒之。三，將東三省版圖，確實置於國民政府管理之下，任何困難，不得變更。結果拍電張學良查照。這樣，我們更是欲哭無從了，嗟呼！我們所希望的粵甯合作的結果！

三十晚特外委會特論錦州事件，各委意思，多願抵抗，一面促國聯注意日軍行動；然而其奈張軍良不抵抗何！國聯不注

意何！

有人以外電有張學良軍隊退出錦州係奉政府命令之傳說，特往鐵部官舍晤新外長陳友仁，詢以究竟，陳答，完全不確，並表示錦州事件，在今日以前，尚為過渡政府負責，本人不負何種責任，必自明日政府對錦州事件，迭令張堅守，昨仍有電令張，無論如何犧牲，必須堅守。新政府成立後亦必繼續此旨，令張堅守。此何時也，凡屬國民，均應注意，身當執政之衝者，尤不待言，還說什麼今日負責，明日負責？這不是打官話嗎？既一再令張堅守，為什麼張反迅速撤兵呢？我們真再糊塗不過了，實在沒有法子解其所以然。

因為我們愈陷於權利之爭，日本則愈躊躇滿志了。犬養的精神，也益加倍，『老當益壯，甯知白首之心，』我不勝為此老賀。

據二十八日日相犬養毅語新聞記者：

『縱以滿洲為禮物送與日本，日本亦不欲接受之，因滿洲邊界甚廣，防守經費極鉅也。日本在滿所欲者，在保護其條約權利耳。許多歐美人似抱一種誤會，瀋陽以西日軍行動之目的，頗屬可憾。彼等不知中國兵匪常混合莫辨，且亦兵可為匪，而匪亦可為兵也云。』又路透社探悉日政府不久將發表一文：重行聲明滿洲開放門戶與

均等機會之政策。此文係答覆性質，因二月二十四日駐日美大使曾晤犬養毅，責備瀋陽日軍當道不應干涉外人商業也。聞犬養毅當時答稱：『日政府以同情接此抗議。但請美大使加以諒解者，以前非常情形，勢不得不暫時干涉貿易。日相依允兩事：（一）日本無據有滿洲之意。（二）日本守開放門戶政策，歡迎外人於常狀恢復時參與滿洲事業。日相又謂和平與秩序恢復後，日人與外人定有視前更大之機會云』。聞美大使前曾因抗議滿洲開放門戶事，往見幣原外相，但因內閣改組，故此問題暫時停擱。又聞瀋陽日總領事已向外國領事聲明：『日本願負責使瀋陽臨時政府於穩固成立後，照償張學良所欠之外債，日本自己亦準備償付因日人行為而受之任何損失云。』

『縱以滿洲為禮物送給日本，日本亦不欲接受』。何其大氣也！妙哉日相，令人解頤。但是這些話，只好欺騙我們濃重做官心理的官僚、老實說我們四萬萬人除了少數做官熟的而外，無不摩拳擦掌以雪此奇恥！門戶開戶，這是多好聽的名辭，拿此話來欺騙世界，也是笑話。日美親善（？）難道說可以壽比南山嗎？干戈相見之日，也不在遠啊！妙哉日相，令人解頤。

二十九日消息，聞犬養氏決以八萬萬

金元投資東三省熱河，歡迎外資之日方基金，預定一年內，開有滿熱河金鉅鑛十四個，炭礦六個，設木材糧食托辣斯，隸於南滿鐵社，似此帝國主義，令人可畏！

當此日本傾全力以完成滿蒙計劃時：

而南京政府久不可決之達官貴老，亦一榜及第之日。突有一種驚人的消息發現，吾人更不能不注意也。二十六日犬養氏派萱野長知到南京訪問老友，雖有不少談話，據說絕非交涉性質，似為先來試探新執政者之口氣，二十九日離京赴滬，同行者有國民黨老友多人或有相當接洽。而另一日人，仍留南京與當局商談東省事件，據晚報載，『犬養毅代表萱野長知二針。曾晤謝科等，表示犬養為總理老友，對總理大亞細亞主義，甚表欽佩。今後中日關係，應謀根本改善，以期共存共榮等語。聞我方意似稍動，故今後中日問題，將入於一新局面。并聞我方對日方針，仍將依據陳友仁在滬所宣言之政策進行。萱野已於前晚赴滬，與陳友仁一度晤談，日內即趕回來京覆命。至現傳之錦州撤兵與萱野此次來

京有無聯帶關係，則尚未知云。

好一個『共存共榮』，大炮轟炸我數十萬同胞，捲我三省土地，我不知南京政府有何所動於心而『意似稍動』？所謂『將入於一新局面』，究竟是何新局面？國民啊！當心被人拍賣了！

辛未旅燕雜感

五古八十四首

黃葉辭故枝，颯颯鳴前庭，秋風聲悲酸，那更客中聽！思欲歸故鄉，恨無雙飛鳥，徘徊空宇中，遠望蜀山青。

北風刮地來，稍覺衣裳單，兀坐展書讀，古意生肺肝，霜筠有勁柯，松柏厲嚴寒，參也實我師，貧賤彌貞堅。

士重國乃重，士亡國亦亡，元氣須扶植，戒之在伐傷，不見東漢時，俊廚皆賢良，哀哀誅戮盡，漢室遂不張。

師儒道義樞，實乃國之幹，上以戢神姦，下以繫離渙，師尊國乃崇，儒賤國亦亂，三復蔚宗言，低回有餘歎。

安石喜謀國，執拗自天生，善人一網盡，

鼠竊狗偷的
國賊行為

聞臧式毅省長，此時不過過渡，將來要屬

趙欣伯，然而臧式毅則依然廉恥喪盡，聞其就省長時，有聯合東北四省成一獨立國，及希望日本設立一滿洲都督府之語，臧氏之肉，其足食乎？

彭雲生

大錯遂鑄成。如何紹聖時，又復侈紛更，章蔡何足責，永痛五國城。

黨禍促明亡，明亡禍未已，國都已顛覆，金陵旦暮耳，可憐馬阮輩，猶日事傾毀，耿耿史可法，棄之如敝屣。

小雅日以廢，中國日以微，舉世不悅學，寧知是與非。在學戀彼姝，在官侈輕肥，滔滔斯世風，厥咎將誰歸。

干戈習春夏，射御在成童，誰知文教國，翻重武夫風。此義失千載，斯世誰能同，願作司馬篇，一以警憤聾。

我聞戰克語，乃出文宣王，瞿圃言猶在，童汪死勿殤，國門力可拓，夾谷意何強，卓哉春秋中，大義在撻張。

宋廷議未決，金兵已渡河，侂冑計非得，
檜議寧足多，國本不能固，和戰皆由他，
寄言當道者，知戰乃能和。

捐之棄珠崖，公賈遷岐山，我軍亦能讓
全師西入關，豈知今昔殊，國競真險艱，
天津烽又至，遼瀋何時還。

晉陽城已陷，尙欲更從禽，將軍妾被執，
棄關忽西侵。土地一何惜，美人良足欽，
不見蝶衣輕，一宿三萬金。

司農嗟仰屋，錙銖罄水衡，公私既交竭，
轉望只春耕；側聞遼師歸，寄食徧蚩氓，
如何江米巷，日夜數錢聲。

平生讀宋史，頗怪張邦昌，以彼中朝官，
反爲虎作倂，乃知利慾薰，甚喪心病狂，
大義苟不明，千載踵相望。

箕滿靈何在，朝鮮非舊藩，哀歌金澤榮，
喋血安重根，如何未三紀，遽爾忘其源，
祖邦成仇讐，敵國乃爲恩。

遜清揖壇時，彬彬多禮讓，干戈雖有稱，
玉帛迄相向，津門豈南巢，間居非逐放，
嗟爾狡獪徒，復辟構癡妄。

吳楚果澤國，巨浸稽天流，漁鼈入市驕，

禾黍安可收，嗷嗷還雁哀，積骨成高邱，

所賴鄰國善，萬里肯泛舟，

洪水已爲災，疫癘乘時起，秦普及豫南，

延蔓數千里。吾聞盛明時，民無天札死，

豈盡天數然，實由人致耳。

國際今何若，依然從復橫，公理徒虛飾，

強權各力爭，俄土既相結，德意亦同盟，

弭兵徒有約，武力保和平。

有口向內宣，有力向內爭，有威向民用，

有財向外存，誰作百年計，心力爲蒼生，

寒裳往從之，哲夫終成城。

關東司令誰，答云本莊繁，瀋陽市長誰，

答云土肥原，市中何有所，日旗與町番，

爾何株式微，欲辯已無言。

歷歷金元事，外族主中華，可憐幽薊民，

長陷在胡沙，往事不須悲，五族已一家，

但恐日兵至，終作順民邪。

魯連恥帝秦，夫差終報越，壯志挾霜冰，

肝膽照日月，拔劍出門去，寒風砭肌骨，

生爲國士雄，死向沙場沒。

嫠緯傷宗周，漆女亦泣魯，以彼弱婦人，

憂國心猶苦，男兒志四方，平生修威武，

願共攜頭顱，前敵死倭虜。

誰謂虎狼凶，平生稱射虎；誰謂胡虜驕，

將軍號破虜；攻敵須攻堅，折屋先折柱，

叢爾一島邦，我視之如鼠。

樂莫從軍樂，苦莫亡國苦，軍勝父母歡，

國亡爲奴虜，奔騰殺敵魁，奮擊如雷雨，

捷書夜歸來，凱歌震寰宇。

寶刀日摩挲，駿馬日馳逐，我軍東出關，

已過遼河曲，敵騎不敢驕，敵酋已懾服，

從此東倭兵，不敢窺鴨綠。

回紇拜令公，朔方思李牧，卽署老馮唐，

其言可採選，廉頗尙健飯，三百欣踴躍，

莫聽郭開纔，蒼生齊拭目。

錦州城欲陷，榆關慎勿疏，人民紛竄奔，

踉蹌集燕都；萬頭車站攢，哭聲騰路隅，

哀哉錦州人，其爲亡國奴。

廣寧營閭山，實爲幽州鎮，神祠禮秩崇，

肇封自虞舜，卓卓賀克恭，江門同體認，

崇廬居山中，誠信化鋒刃。

甯遠孤竹墟，錦州亦秦縣，秋水織迴文，

春花明野甸，筆峯插三山，海霞流彩綸，

獨喜孫承宗，佳句擅蔥蘢。

（未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聲週報

第十六期

地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一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第十六期目錄

- 壯烈的東北義勇軍 仲平
援助東北義勇軍 夏葵如
內戰與外戰 胡哲敷
國民自動救國 青華
外長人選與抗日救國 秦兆基
如何救亡 張公表
中國是否能適用甘地主義 壯夫
最近十日中國難形勢 江聲
辛未旅燕雜感 彭雲生
時論一斑

本刊緊要啓事

本刊特別歡迎投稿與訂閱，爲免失郵起見，最好將稿件或報費託人轉交本社；如無友人可託則請於付郵時書明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汪彬收即可，不必寫刊名爲要。

壯烈的東北義勇軍

『成則爲一旅之興，敗則爲五百之殉。』此蔡松坡先生討袁檄文中之警句也。

自本月三日錦州失陷，我沃野萬里之東北三省，乃完全入於暴日之手，開門揖盜之張學良，至今猶是一兵不調，一彈不發；汪胡稱病於滬港，蔣氏逍遙於湖上，所謂黨國要人，實乃國之姦賊，民之公敵！

我東北民衆忍無可忍，於是有義勇軍之奮起，所謂義勇軍者，非『匪』非『胡』，實我堂堂中華民國之優秀國民，亦即國民黨所視爲阿斗之阿斗者也。

半月以來，該義勇軍等，轉戰於新民，白旗堡，饒陽河，田莊台，新立屯，盤山，打虎山，溝帮子，錦州，虹螺山，錦

西一帶，人不多，器不精，與數萬方張之寇，相持於水天火燄之中，血肉橫飛，而氣撼山岳；彈盡援絕，而屢敗屢戰；舉張學良輩所應盡不盡之責，毅然負之，不忍辭；舉蔣介石馮玉祥輩所託諸空言者，死生以之而無悔，凡此均吾民族精神不死之証，國事實猶有可爲也。

夫馬占山之孤軍抗日，猶曰守土之責則然耳，此輩既無職守，復無權責，徒以不忍亡其祖國之故，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血肉與強敵之毒彈巨砲相拚，其忠義之氣，蓋較我龍江健兒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前此全國人士，既對援馬一役有所盡力矣，今對此待援孔亟之東北義勇軍，寧獨忍坐視而不爲之所乎？

且今日之倭患，固不獨東北然也，榆關

仲平

危急，平津震動，青島以倭人暴動聞，福州又以水戶事件見告矣。敵之侵我如封豕長蛇，我之待敵乃急弦緩應，苟今日全國國民不亟起自救自決，則真國亡種滅無

援助東北義勇軍

夏葵如

自錦州撤兵以後，東三省算全部斷送了。在這萬分失望萬分悲痛之中，突然得到了一點意外的安慰。這安慰是什麼？就是東三省各地的義勇軍突起，奮勇抗日，在最近數日中，於打虎山，新立屯，錦西各地大敗日本軍。這實在是一件最值得注意最可喜的消息！與馬占山將軍孤軍抗日有同樣的重要，與嫩江橋之戰先後比美，這實在有重大的意義！

一，可以表示中國人民的抵抗力。

此次暴日侵佔東北，中國政府及地方當局，以不抵抗爲名，實行斷送國土而不惜，致三省錦繡河山，不數月間，全淪於暴日的鐵蹄之下，實在是將中國國格喪盡了，中國人民亦蒙莫大之羞！不過這種不抵抗主義，并非人民所甘願，全國國民，莫有不要求積極抗日的。只因沒有激烈的事實以表現，未惹起世人之注意。所以國際間——尤其是我們的敵人日本皆以爲中國人民抵抗力薄弱，而毫無同情與畏懼。現在東北各地義勇軍紛起抗日，這足以表示中國人民尚未盡死，中國人民尚有抗禦暴敵

日矣。夫保東北即所以保平津，保平津即所以固全國，國民黨無望矣，國民黨之政府更無望矣，成敗利鈍，興夏殉田，一待我全國國民好自爲之而已。

的能力與勇氣。可以使世界人士——尤其是日本知道中國人民并不易與，可以任他們宰割！給他們併吞中國的野心一個大打擊！

二，可以證明日軍并不足畏。

日本自僥倖戰勝中國俄國而後，自以爲天之驕子，世界無敵，大有普魯士戰勝丹麥奧國和法國以後的氣概，睥睨世界，我國一班近視眼光的人們，也以爲日本如狼如虎，實在可畏，故一提到對日本作戰，他們就胆戰心悸，自認不敵「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現在日本久經訓練之師，竟被我們臨時興起的義勇軍打得落花流水，狼狽萬狀！由此可以證明日本軍并不足畏，他們并不是天兵天將，所向無敵！他們也是血肉之軀，只要我們決心與之拚命，是可以戰勝他們的！

三，證明國民自動抗日是可能的。

因爲中國當局甘心賣國，甘心在不抵抗主義下將國土斷送敵人，我們早就主張，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人民起而自救——自動起來武裝抗日，收復失地！但總有人以

爲我們這是空疎之論，不易實現。現在好了！事實給我們證明了！東北義勇軍屢次大敗日本軍，這不是人民自動抗日的實例嗎？我們尚有何躊躇與畏懼，而不積極起來與暴日拚命，驅逐日本匪軍於國土之外？我們只是東三省的一部份的義勇軍，已足寒敵人之胆，我們全國國民若實行總動員，何敵不摧！何攻不克！

四，證明只有積極抗日，才可以戢日本的野心，收復失地。在這弱肉強食的世界，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否生存，全視其有無抵抗外侮的能力。乃我國政府侈說公理正義，一部份人民也妄想和平，而東三省的國土就在這種侈談與妄想中斷送了！暴日佔領錦州後，本擬即要直搗山海關進犯熱河，現在因東北義勇軍奮抵抗，此種計劃遂因之受挫。我敢說，假使沒有東三省的義勇衆，山海關和熱河也早已被暴日佔領了！由此可見只有積極抵抗，才能保衛國家，收復失地！而空談公理與正義，只是坐以待斃！

東三省義勇軍抗日的意義，既如此的重要，而其忠肝義胆，又如此可風！我們全國國民，能不亟起援助嗎？固然，他們忠勇抗日，是他們對於國家應盡的天職，他們那視死如歸的精神，并不是有所爲而爲之。但是以少數義勇軍與暴日抗戰，子彈既是缺乏，糧餉毫無所出，終久是要失敗

的。在他們，失敗固絲毫不畏！在我們，能坐視他們失敗而忍心嗎？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趕快起來予以積極的援助！

我們援助的方法有三種：

一，經濟上的援助——我們知道：這些義勇軍都是因抗日而臨時興起的，他們的糧餉毫無所出，枵腹是不能作戰的。我們全國國民應該踴躍輸將，捐助金錢，去作他們的餉項！這事在上海已經有生活週報社提倡，我們各人趕快就能力之所及，盡量輸捐，「集腋成裘，衆擎易舉。」在我們所費無幾，而東北義勇軍得之，就可以維持他們的生活，購買他們的鎗彈，增加他們的作戰能力了！

二，實力上的援助——我們全國各地不都是有義勇軍嗎？這正是你們顯身手的時候！你們空言抗日是不夠的，現在趕快取得你們的武裝，到關外加入東北義勇軍裏去，與暴日作殊死戰！尤其是我們全國的兵士，一旅，一團，一營，甚至於一連一排，趕快自動起來，背着你們的鎗，帶着你們的子彈，到東北義勇軍裏去！這是你們衛國的時候了！東北義勇軍既做了好榜樣，你們何不趕快的自動起來呢？

三，輿論上的援助——東北義勇軍與暴日作戰，已經是好多時候了。我們全國輿論，對此好像很淡然。這實在是不對的。今天申報記者已經見到這一點了，這可

算是空谷足音！我希望我們全國報紙，趕快將目光注意到這一點：對於這些忠勇衛國的義勇軍，極力鼓吹，極力表揚，促起全國國民的注意，引起世界人士的重視！使他們抗日更有勇敢，作戰更為奮發！並

內戰與外戰

據說從前李鴻章出使德國，在俾士麥面前盛誇自己平粵平捻的大功；俾士麥告訴他道：我們國家是不以殺自己同胞為功的，若云立功，必須對外。李鴻章很有點過不去。其實自今日視之，當時的李鴻章，很可以坦然的告訴他，這是我們民族性如此。自古道：江山好改，本性難移，我們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主張內戰，而不主張外戰的。遠者不必說，就看元清兩朝的入主中國，難道真是他們的力量以可征服中國嗎？或者他們的文化超過中國嗎？他們不但是談不到此，恐怕做夢也不敢與我們相比呢！然而他們却是安安穩穩的坐在中國朝廷之上，中國臣民規規矩矩的向他三跪九叩首，此中原因雖很複雜，總括一句，即是中國只知內戰不知外戰的結果。

當宋之將亡，岳飛何嘗不是勇將？當明之將亡，袁崇煥熊廷弼等何嘗不是一時名將？但都因為宵小內訌，使不能竟恢復大功，而敵人得乘虛而入。撫今思昔，真

使他們知道全國國民都在作他們的後盾了！
全國國民們！我們趕快起來援助東北義勇軍！

胡哲敷

是「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以日本與中國比，牠那一層配與中國為難？然而他不僅為難，且雄心勃勃，要併吞中國呢！中國土地雖廣，人口雖多，物產雖盛，除準備亡國外，還有什麼用處！中國陸軍數目，幾乎佔世界各國之冠，但除了殘殺同胞的用處外，對外人只會不抵抗與鎮靜。老實說，日本要不是西方那些高鼻子綠眼睛的洋鬼子們有些阻碍，他很有到中國來做一任皇帝的資格。不信請翻開宋明兩朝亡國史與現在情形對照對照。

民國以來，能幹人亦不能算少，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吳佩孚馮玉祥蔣介石何應欽李宗仁談到內戰，那一個不是頂呱呱的朋友，然而這一般人生平夢寐之間，還曾有一念想到與外國人背城借一嗎？最近蔣介石先生到是有一段壯語，同胞若不健忘，或者還能記得。他說：政府對這次暴日事變，早具最後決心，然而所以遲遲不能者，一以試驗吾民氣是否真能一致，一以試驗國際聯盟是否還有公理正誼。嗣後他又

在報上發表過兩回，他要率師北上去做岳飛，現在呢，國民抗日決心，總算是一致了吧？國際聯盟中十三票對一票的議決案，都毫無效用，公理正誼總算是早送到古物保存所裏去了吧？岳飛那裏去了，大概是八百年前吃秦檜的虧吃得太厲害了，所以現在抱定明哲保身的人生觀，入山歸田，靜待時機。有人說：中國軍人所學的軍事學，都是對內作戰的方略，對外作戰，他們還未學到，那就不能怪他們無抵抗與鎮靜啦！

這幾天國內空氣，好象又不大高明，偉人們生病的一天多似一天，新政府嘉猷嘉謨，一樣不曾發表，而謠言四起，人心惶惶，神經過敏的人，更謂恐怕又要內戰了，不過細讀張學良的電報，和北方將領的電報，確是有些可慮。如此大好機會，日本不取錦州，除非是瘋子。不但錦州，照此下去，我真不忍言了。這好像富貴人家，生了幾個敗家之子，長子敗了一宗產業，次子也拚着敗一宗產業以洩憤，三子四子：都照樣蕩送產業，表示對抗。這次日本不費一兵，而得東三省，就是敗子們對抗的結果。日本正要利用我們內戰，才好實行併吞，我們偏偏就酣暢淋漓的一戰再戰以至於無窮戰，大概不到國土喪盡，是不會停止的吧！

不要爭權奪利了，人生上壽不過百年

，在此百年之中，為民衆造些幸福，比什麼權利都來得永久，假如要有什麼主張，有什麼意氣，非得爭勝不可，那麼我可以貢獻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率領民衆，對日本拼一死戰，一戰而勝，莫說什麼主席，就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我想國民也是

國民自動救國

一切都絕望了！

在內政方面，政治舞台上的演員雖然換過了一班，但是劇本還是同樣的劇本。抑且後來的伶人的嗓子怕比前班的伶人唱得更響亮呢！前時沒有上台表演的時候，孫太子科一輩人每次談話或演講，必高唱以武力收回東北失地。那時他們唱得多麼響亮啊！現在他們上台了，他們不僅不敢言以武力收回失地，就是連收回失地四字都畏而不言。至於外交，他們和蔣政府一樣的手足無措，一籌莫展。陳友仁的本領也不過如斯而已。希求孫太子政府對日有何新設施，在一這方面，我人已絕望了！

在國際方面，什麼是國聯公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一切都是廢紙。喜作幻想的中國人，已由此大中日事變，得了事實的教訓。現在美國國務卿史汀生雖援用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照會日本，不承認有違機會均等，門戶開放，與非戰公約之條

願意雙手奉獻的。如其不然，一味想用武力奪取政權，不但未必能安穩穩的奪到，縱奪到了，亦決不會安穩穩的保守得住。民國以來的偉人們，其成功與失敗，路徑都像差不多，何不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呢！

青華

約及事實，但是按其實質，還不過是為維護其本國利益或向日本要索代價。對於暴日的行動並無制裁之決心。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也已絕望了！

政府自私自利，不知衛國？國際麻木不仁，不伸正義；因為有此慘痛，所以使我們由失望而絕望。絕望！絕望！難道就此絕望而坐以待亡嗎？不！不！不！待亡是劣等民族及不中用的賤民族幹的。我們如稍帶有中華民族的血液，應該不顧政府之政策何若，國際之態度何若，自動起來，以武力恢復失地。公理，正義這些夢寐難求的美名，讓他們好作幻想的人去談罷。我們要牢記着菲希特說的話：『在國際關係間，無法律，也無公理，只有強權。』所以我們此後祇有採以目還目，以牙還牙的方法來對付倭匪！

假如政府是一個愛國政府，假如政府人員稍帶幾分廉恥，那末，這次日本對我們整個民族的侮辱應當用武力來洗刷一番

歷史上國民自動起來救國之事實很多。例如一八〇七年西班牙人民以不甘受拿破崙之蹂躪，自動起而打退法軍。一八四〇年比利時人民起而革命，戰敗荷蘭，謀得獨立。到了廿世紀人民自動起來救國或建國的先例更多了。例如波蘭之復興，捷克斯洛伐基，愛沙尼亞及立陶宛之建國等。被亡於英已達七百餘年之愛爾蘭也幾完全解除了英國的束縛，建立了自由邦。至於土耳其，她的復興更是一個好模樣。戰後土耳其帝國敗了，住在君士坦丁堡的蘇丹已接受了喪權辱國的條約。那時凱末爾將軍不願爲此條約下之寄生蟲，所以由反對條約進而否認蘇丹政府，自己領率了健兒在安哥拉設立新政府及召集國民大會，冀與希臘抗。不久把希臘打敗了。而垂亡

現在印度人民也不是自動起來，在力圖抗英嗎？甘地所取的方式雖然不同，但是其反抗壓迫的精神則一。如果印人能再接再厲，堅持到底，則印度的復興是不成問題的。

外長人選與抗日救國

此次南京政府改組之後，粵方委員加入，陳友仁膺外長一席，甚引起全國人士之注意，深覺此後我國外交形勢必生急劇之變化，而致莫大危險。蓋陳氏外交政策，從來爲吾人所知者，一卽排英，一卽親日，一卽聯俄也。今請先就親日論之，此次日本初出兵略我東北之時，外間卽紛紛相傳，謂粵方聯日，日本舉動，粵方必有

秦兆基

以促之。繼而張學良之電文，乃明明指摘矣。繼而新政府對日五千萬元借款之傳說，乃滿城風雨矣。果如是，則賣國之責粵方不得辭之。但吾人準情而論，蔣氏之獨裁政治，爲舉國同憤，因反蔣而忽略外患，或者有之；謂其爲內爭而引狼入室，或爲神經過敏之談。因怯弱而妥協，或者有之，謂其爲內爭而甯肯賣國，或不致如是之甚也。但粵方當局，苟不澈底識破日本全國所久蓄之併吞中國的陰謀，及日本軍閥最近所下兩年滅亡中國之決心，而拋棄其對日妥協之策，下對日作戰之決心，則必遷延誤國。粵方當局，雖無賣國之心，亦必演成賣國之舉，日本對我國已形成勢不兩立絕對無妥協轉圜之局，所謂轉圜，所謂妥協，亦不過疎我防禦，懈我民氣，暫

時緩兵之計耳。陳氏素來親日之政策，至是不復能行矣，新政府宜詳察之。

次請就聯俄一點言之，對日既不能不下作戰決心，則外交上不能不聯與國，於是投機分子乃以聯俄一說進，此說或為粵方一部分改組派及陳氏等所嘉納也。今請申論聯俄之可能與否及其利害，俄國一方挾第三國際之空名，一方驅使中國共產黨員，思攫取中國納入其蘇維埃聯邦之下，以造成其偉大的赤色帝國，已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其狼心毒手，超日本而上之。故我國如聯俄，則俄國第一條件，即容共，容共救國，即無異於飲鳩止渴，其破壞中國，傷害中國愛國志士，必百倍於國民黨清黨以前。是蔣胡汪三系之立於國民黨立場，曾經致力清共，擁護中國者，無論何人皆無異自置其首於斷頭機之下靡有孑遺矣。自外交方面觀之，中國既聯俄容共，則歐美諸國，因防俄制共，不能不袒日而共同壓迫中國，俄縱能出兵相助。亦勞師遠征，以一敵八，況不能乎？結果祇有趨於滅亡共管之一途。綜上以言，無論對內對外，聯俄實有百害無一利，而絕對不可能也。

陳氏以前之外交為排英而聯日，實不為錯，素為余所贊同，且其策略亦獲相當之成績。但現在日既與我立於生死相拚之地位，實不能再繼續排英。蓋敵一日本已

無能力，何能再增一英國，矧英日利害衝突，英尚可引為與國乎？然陳氏素為排英之巨頭，故伊一長外交，英國乃立變其向所助我之態度而袒日矣。推新政府所以任人失當之原因，實由於對日問題之認識不真，尚不肯拋棄其對日妥協或聯俄容共之

如何救亡

中國今日的問題不是專政與訓政的問題，也不是共產與社會主義的問題，中國今日的問題乃是救亡的問題，因為中國早已名存實亡。自東北陷落以來，國勢已經到了名實均亡之境，今者日兵已節節進逼，大舉來攻，犯熱河，越山海關，京津震動，所以不但東北四省從此完了，就是華北之首府京津兩地，也有旦夕入於日人手中之可慮。若軍政當局始終抱不抵抗主義到底，若全國國民始終讓糊塗之軍政當局抱不抵抗主義到底，則日軍便有直抵南京之可能。到那時專政訓政共產與社會主義等均將被日軍之鉄甲車飛機炮彈等一掃而空，到那時國民黨也無地去專政與訓政了，到那時共產黨人也無地去共產與開社主義了。

所以中國今日的問題是救亡的問題，專政與訓政是不能救中國之危亡的，共產與社會主義更不能救中國之危亡的。這種種辦法不但不能救中國之危亡反而會促

錯誤的企圖。對於此種錯誤，苟不立即覺悟終必至於自誤誤國，自亡亡國而後已。大政治家不以身之進退而誤邦家，更不拘一定之成見而亡國滅種，陳氏以幹濟之才，報國大有其道，胡必丁此艱險，當外交之衝以誤國乎？

張公表

成中國之速亡。國事之所以弄得到現在這種外寇深入，亡國之禍迫在眉睫而無辦法者，皆是由於數年以來國人們不開專政訓政便開共產社會主義之過有以造成之也。時至今日，若再執迷不悟，若再這樣繼續的始終一直糊塗到底，則便是死路一條。

因為今日中國只有一條出路，要救中國之危亡只有一個辦法，這個惟一無二起死回生的方法便是要真正的去實行民主政治，除此而外是別無他法可以救中國之危亡的。南京政府雖然口口聲聲的在向民衆說要實行民治而却處處仍舊像蔣政府一樣的在專政訓政，仍舊不開黨禁，仍舊不給人民以組黨的自由，像這樣一個建築在黨的身上而不建築在全體國民身上的政府，像這樣一個仍舊為一黨的少數人所把持着的政府，像這樣一個掛民治的招牌而仍行專治的政府，是不能夠救中國之危亡的。今日全國民衆一致所要求的乃是一個真正的民治政府，乃是一個為真正的人民代

表機關所產出的合法政府，方才能夠負起責任起來拯救目前國家之危亡。

全中國的民衆們！現在我們已經是到了國家的生死關頭，亡國滅種之境了。我們爲了已的生存起見，難道都不起來設

中國是否能適用甘地主義？

壯夫

法以自救麼？如果現在的政府是能救亡的，則我們便應該盡全力以擁護之，否則我們便應該起來推翻之以圖建立一個真正能夠救亡的政府然後中國之事才有辦法。

這回東三省的問題爆發以後，給與國民的刺激的確是很大，但是刺激后的反響怎樣？我們由許多事實上看來，不能不令人由懷疑而至悲觀，而中間最使我們注意的有一種消極——或者在他們認爲是積極——空氣散佈到社會的一部分，假如這種空氣果然擴大，我認爲是更足以增加我們的悲觀。這種空氣是甚麼呢？就是甘地主義！

就我個人的思想上說，我對甘地的思想，並非不表同情，我對甘地主義，在印度特殊環境之下，也並不非難，不過在中國自身上打算，則我認爲甘地主義，確有詳加考慮的必要，我們現在且就各方面的情形加以探討！

我認爲甘地主義，假使是換一個環境，必定早已不成問題，不惟其主義不能傳播到世界，而與英國巨大的打擊，恐怕甘主義之生命亦已早早送到枉死城中；因爲英日情形看是法制的國家，其行爲任是如何的，但總還有一個法律爲其節制，如像

甘地這種革命家的生命，總還不致斷送在暴力之下，質言之，我以為甘地主義就環境上說，她是單純的，她僅僅受英帝國主義者的一層壓迫，而且他的支配者比較尚講法理，所以甘地的主義得以收到相當的效果，假如甘地是生在其他任何國家，我相信絕對沒有發揚其精神意志的可能！

我們就中國自身的環境觀察，內有無數擁有暴力的軍閥們隨時可以用他們無約束的暴力權威，壓迫民衆運動，隨便加你一種反動的罪名，立刻可以置你於死地，除非你願做他們少數人或某個人的功狗，才得以免延殘喘，不然你任有多大的抱負結果仍是不能免其暴力的壓迫而被犧牲，就如這一次學生請願絕食，當局們對於他們有了甚麼影響呢？你絕食罷，他們還不是珍肴海味的在大嚼，到了可以賣國的時候，誰來管你絕食不絕食！試問我們對於這一羣麻木不仁的腐敗權力者用甘地的精神可以感動麼？再由一方面看，共產黨擁有數十萬武裝暴民，在狂叫暴力革命，他們的

心目中，凡是不合乎他們要求的一切都要用他們的暴力徹底破壞，尤其是對於含有宗教性的任何運動，絕無妥協的餘地，我們對於這種發狂一般的集團，能用甘地主義去制止他們不要暴動，或感動他們來取一致的步驟嗎？這都可以說是夢想！

更看暴日的侵略東三省，把他們數十年積蓄好事的武器準備好的暴力，不顧一切的衝到你的面前，甚麼公理是非一切他們都沒有放在眼下，假如你動一動手腳，他立刻說你反抗，他的槍彈，立刻替你穿一個洞，我們看見自己的土地權利，被他們用強暴的手段拿去，我們可以用甘地主義去收了回來嗎？我們對於這一般沒有理智的野獸，可以用甘地主義去感化他們嗎？所以就中國的環境上設想，在這種數重暴力壓迫之下我們要想用甘地主義去收到效果，可以說絕對的不可可能！

假如有人懷疑我的意見，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去討論一下。

甘地主義的精神，是在以非暴力去感化暴力，是在以不合作的手段去促帝國主義者的覺悟，但這是有條件條件纔能成功收效，就是對方要有相當的理智，同不能非法的加以暴力壓迫，不然在你運動尚未成熟以前便受了摧殘，還能收什麼成效？而這個條件在中國現時的情況是得不到的。再由另一方面看甘地主義，必得有一

在共同目標之下的集團，協同一致的。我以為中國現在就不容易辦到，以外說，對外可以說是能夠成為國民共同的目標，但是，事實上却不如此，有的人，不獨不以爲對外應該共同努力，他們反覺得對外是損失他們個人——或少數人——利益的行爲，他們不惟不來參加，而且更要加以破壞，加之共產黨土匪軍閥們的幾重混亂，差不多，早已把這一致的目標破壞完了，目標既是不能號召精神自然不能統一，試問還有什麼力量？況且中國人的個性根本上就沒有協作的精神，沒有相當的利益你要他來跟你吃苦，真是比殺他還苦，他那裏肯幹？

總上而言，我以為以中國內外的現狀，及中國特殊的個性，甘地主義是不能在中國收到效果的，我認為要解決中國目前的危難應該組織適應中國的環境，國民性的團體，對內對外，都用正義的武力，去反抗非正義的暴力，我們不要單單羨慕人家已經建築成功的高塔，我們應該下刻苦功夫來爲自己的高塔立基礎！

末了，我要說，我并非反對甘地主義，尤其是他的精神，我對甘地的偉大人格，是極崇敬，並且他那種百折不撓，如鐵一般的意志——尤爲我們所應當則效，不過甘地主義整個的方法手段我認為不能適用於中國，尤其是目前的中國，所以假

如我們崇拜甘地的人格精神，那麼我們應該以甘地的精神人格作基礎，再就中國的實際情形，去建立我們奮鬥的目標并確定其方法！

現在日人一天一天的逼進到我們的面

最近十日中國難形勢

——二十一年一月一日至十日——

可賀，在二十一年開始，日本的東北計劃完成；而我中國呢！醉生夢死，毫不覺悟，可爲痛心之至！

敬以十二萬分的熱情敬告全國國民，國民黨統率下的政府，現已經是絕望了，目下二條路，擺在我們面前；一是黑暗之路，一是光明之路，我們走那條路呢？如果我們願意走黑暗之路，我們只有擁護南京政府到底；否則，只有自決！

看吧！二十一年元旦開始後的血痕：

錦州失守了
日軍還是
往前進！
旬日間以來，吾人真
欲哭無淚，除錦州於
三日失守外，而日軍

之西進，更不稍懈，我們將做亡國奴之日不遠了。我們但看這幾天情形，就知我這不是危言。

一日晨間，日海軍在連山附近登岸，經連山灣鮑團擊退。又日軍向大凌河推進，並衝入豐樂鎮，經熊飛部擊退。大凌河雙羊店錦州，均被胡匪搶劫，各站站員及

前來了，有甘地精神的朋友們，此時還不起來努力，結果，我們的一切理想，將必變了一場迷夢！大家不要再沉迷於理論，應該環顧事實，犧牲成見，大家聯合起來，去應付這一次空前的國難！

江聲

路警均退去。錦州並有日機拋擲炸彈傳單，軍民傷亡七人，羊圈子被日軍佔領，下午大隊日兵進抵大凌河，督工修橋。榮臻將總指揮部移駐大凌河站，張廷樞常經武兩旅，在錦添築防禦工事；黑省方面馬占山決定反攻計劃，同時長春日軍千餘開黑垣。二日下午，日修復大凌河橋，向西推進，晚七時抵錦州車站。義勇軍與之抵抗，日軍以砲猛轟，城外起火，消息隔斷。哈埠白俄鼓噪，遮斷交通，警察驅逐無效；開槍傷四人。福州日領及艦長（均穿便衣）與我學生衝突。三日清晨，錦州義勇軍不支，退守城中，日軍遂佔車站；圍攻錦城，並用飛機亂擲炸彈，義勇軍知不能守，遂由北門西門撤退。省府及東北邊防公署已先退灤州，三日上午八時許，錦州失陷；日軍入城，迫商民懸旗歡迎。我軍退走時將女兒河橋炸毀，午刻日軍即開始修理該橋，義縣方面，到日機多架轟炸。由打通線退下之我騎兵，死傷馬百餘匹，嗣即退錦西集合。四日日軍由女兒河進至陳家

屯，北甯路機務段長等向日軍交涉，勿再西進，但無效果。我入關軍隊，分駐灤州唐山昌黎一帶，義勇軍退興城綏中。日軍繼續西進；預定五日晨到興城；哈埠白俄復暴動，襲攻警署，拘獲五名，搜出日領館支領單據，對何人主使不肯吐露。五日日軍仍西進，上午十時到韓家溝，十一時到興城，下午二時到白廟子，晚六時佔綏中，預定六日佔山海關。迨至六日日兵車三列已抵綏中，現榆關山海關車站，已高懸日旗，而關外我軍已被截斷日軍正沿錦朝線推進。山海關內外日軍已聯成一氣。敵之目標，已趨重熱河，七日日軍由錦州開往錦朝支路兵車十餘列，嘉村旅團已由上齊台向北票推進，九日黑垣日軍大隊南下，十日錦朝綫日鐵甲車隊已進迫大窩溝，並派大批飛機隊，赴熱河邊境偵察，朝陽一帶十日晨已發現日機兩架，偵察多時。現日空軍已在錦州設立飛機場，其勢必直下熱河，克平津爲不止也。張豎子急促撤兵以爲平津可保，而南京要人酣於權利，誤國賣國亡國之罪，難道說我們聽憑他們嗎？

美國態度之突變及其他

當此日軍大舉西進之時，可以說已侵入了其他帝國主義的利益，帝國

主義之不甘，我們也可預料得到的。據五日情形看來美史汀生已與英美法協商對滿

合作問題，官場文告雖未發表，但暫時尙可一致辦理。六日則聞諸華盛頓消息，列強對日，將用單獨交涉之形式，美國擬發表重要文告，英法將予以贊助，此文告已於七日決定，照會中日兩政府，其內容約略如左：

「……自錦州一帶軍事行動後，中政府在南滿之所有政權，如九月十八日以前所有者，即已銷滅。

繼謂美政府確信不久將遣往滿州之國聯行政會調查團，將使中日間之困難，易於謀取一種解決辦法。但美政府覺有不得不照會中日兩國者，凡事實上任何情勢，美政府不能承認其合法。美政府亦不欲承認中日及中日代表間所立可損及美國或其在華人民之條約權利，而此權利凡與所謂門戶開放政策，與中國主權獨立及中國土地與行政完整有關者，亦包括在內云。」

美國照會未段，切實聲明凡用與巴黎公約相反的方法造成之任何形勢，或條約，或協定，美國將不承認之云。

此文除送中日兩國外，並分送九國公約之簽字國，此文發出，未附議論。

八日國務又發表一文補充美國致日牒文之意，謂（一）美國絕不欲干涉日本在滿洲之合法條約權利，（二）美國不欲與聞日本所可爲之任何解決，惟附以任何解決不得損及美國權利或破壞凱洛格和平公約之

條件。接近數星期來。美國大部份人民紛紛指摘史汀生，對於遼案未能提出非戰公約或九國公約或兼提二約，各報主筆亦競請美國按照條約行事，否則明白承認國際非戰等條約爲廢紙，故美政府與英法意大使晤商後，卒有此照會，而其措辭據此間觀察時事者稱，更比預料者爲強硬。現簽約各國或須召集一度會議亦未可知。此消息之傳來，無獨立人格之中國人民，必定覺得高興，我們一索其內容，此不過爲帝國主義戰罷了，我們若要圓滿解決，自己不振作，又有什麼辦法呢？

自美文告發出後，八日美官場對路透社訪員談話，謂目前國務院之態度，與一九一五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時美國對日警告之態度適同，但美國所行者，並不爲不復與國聯合作之表示云。

至英法意比四國之態度如何。據八日美聯社從意外部探悉，意國現擬不日正式表示加入美國所致中日之照會，據稱，意國在遠東利益集中天津一隅，意政府於滿洲問題，認能維持均勢，於願已足，惟意國視保護在華天主教士，比商務利益更形重要，日前曾有天主教士數人爲匪戕害，故意國極願見中國之安靖與和平云云。至法國對於美牒態度，今日據巴黎消息，法外務人員聲稱，法國不步美國後塵，致日文中提出非戰九國兩公約，當美政府通知法

政府將發該照會時，法國即已決定聽任美國單獨行動云云。此外英國態度尚未決定，比國則業已表示贊助。故迄今明白表示與美國同調，僅有意比兩國，英國則不久諒有定議。又日內瓦消息，國聯中人此時對於中國政府決定提出國聯會章第十六款之訊，尚未願有所評論，并謂在中國未再有其他正式舉動以前，美國此次照會，實為遼案發生以來最強硬之行動，故國聯中人欲靜待其結果。至若中國在一月二十五日國聯理事會開會後提出會章第十六款，其結果如何，理事會當能有迅速決議。至於德國則頗重視美國態度云。

總之我們一看各國的態度而後，可知列強之門智，是否為公理所衝動，至為明顯，所以美之重要文告，我們不要以為福音，我們還只靠我們自己努力！

國聯方面，自錦州失陷後，並未有若何表示，不過所謂調查團也者，似已略有端倪。九日消息，聞英代表李頓將任調查團主席，不日可開一預備會議，然後取道美國前往中國。故預料該團當至三四月間將開始工作，此姍姍來遲之國聯調查團，將來不但無益於中國，而且有害，我們也可以知道，我們當誓死反對。

南京與東京

錦州失陷，舉國震動，我們再來檢討南京如何應付？我們可以說一句，南京

新政府除了爭利權而外，可以說依舊無辦法，我們若靠南京政府，無異於坐以待斃。各報記者七日赴外部謁陳友仁，詢外交方針，陳派常次甘介侯負責答復如下：一，陳外長對外交主旨，在消滅戰禍，保護主權，並於最短期間，務達收復失地之目的。關於收復失地方策，一，用外交方式將暴日最近侵華情形訴諸各國代表，用最有力行動以壓制之。二，用消極的武力抵抗。三，喚起民衆為外交後盾。國聯行政院規定二十五開會，斯時當可達到相當目的，以副國民期望。二，昨載外交當局已與日本私訂秘約，允許日本在華所有既得權，並謂日當局不日即將秘約宣布之說，決無此事。三，重光因病在滬休養，未聞有到京與陳外長晤面消息，野萱長知是總理老友，並在我國舊友甚多。此次到京，原為訪問舊友，但與陳外長並未晤及。

我們且看陳氏最短期間收復失地之方策，可謂絕妙已極，不愧為革命外交。第一所謂外交方式，我們不知什麼外交方式，各國是否聽其調遣？這當就是魔術啊！第二用消極的武力，大概張學良急撤兵是南京的消極武力吧！第三喚起民衆，老實說，若要做到這一點，你們只有憑良心來取消一黨專政，組織國防政府，那時候才有辦法呢！至於他的辯誣，我們不要多說了，欲蓋彌彰，這是一篇很好的自供詞，

誰人不知道。

大概現在南京政府以為美國發言了，很可以放心來倚靠美國了。這真是可喜可賀，我們且待下一週來祝他成功。

轉過頭來看看東京，躊躇滿志的東京

六日東京由負責方面之表示，聞日政府現亟欲與中國政府開始直接交涉，以解決滿洲事件。現南滿之全部已在日軍佔領之中，倘南京政府能承認下列之五點為交涉之原則，則直接談判將有速開之望。其五點為：（一）日本要求中國反日運動及經濟絕交之取締。（二）日本人民在滿洲應有旅行居住經商及購置土地之自由權。（三）中國應承認現行條約為有效。（四）日本要求中國停止其反日教育。（五）重新互相承認兩國領土之安全。以上列五點，倘中國在交涉中不予明白承認者，日本即不能同意於滿洲問題之解決云。

觀此，可知日人之心理必欲迫吾為城下之盟，舉種種亡國之條件以加我明矣，其態度之頑強，甚於硬鉄，豈騙人之陳友仁外交方策所能輓化耶？

東北為日本所有，在日人業已認定，故七日之消息日本擬在東三省設一中央統馭機關，以調整文武官吏活動之計劃，現悉迅將實現，陸軍省與外務省已商定改組關東軍司令部，添設行政實業與交通等處

，此項新位置，將大半任支那人，而南滿鐵路關東長官及瀋陽日總領事亦可薦員充任，作為臨時應急辦法。按向來日本在滿活動，由關東長官，瀋陽總領事，滿鐵總裁，與關東軍司令四方面各自進行，此次則擬將四方面之活動合置一領袖之下，俾其侵略東北益易圖功。不但此也，而且所謂之滿洲新政府成立後之幣制問題，已由各方面研究，朝鮮銀行當局業於去年十月派色部理事等赴瀋陽及其他及地，作為官銀號顧問，以便準備改革幣制，日本某有力者對於本問題之計劃如次：（一）滿洲貿易之七成，以金幣結算，故滿洲幣制決定金單位。（二）瀋陽官銀號發行兌換券，以金為準備金。（三）統一各種鈔票。廢除正金銀行鈔票。嗚呼！可憐之中國！聽人宰制，而莫敢奈何，是可忍，孰不可忍！

自美公告到達東京後，八日據日本東京政府發言人評論美國援用九國公約之牒時，謂美國或以為日軍在滿之行爲，破壞中國行政完整，但實則南京除名義外，並無行政權及於滿洲也。發言人指此次美牒與一九一五年中日立約時美國來牒，措詞相同，發言人謂日本決不能改變其在滿之行爲，因日本所行者，乃為維持其合法權利所必要之最小限度也。日本不欲覓取權利，超過其依照現有條約所應有者之外，故為此理由，日本僅可重行聲明其嚴格遵守

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之政策，日本為現狀所迫，暫據中國土地，但不欲久據之云。此種措詞巧辯，可謂荒謬已極！內亂之事，何國蔑有，若據內亂，遽謂中國政府行政權未能及於滿洲，遂得聽其版圖為人支配，為人宰割，此誠荒天下之大唐！然而我國軍閥其聽此巧辯，亦有動於中乎，哀哉，國民！我們再不可聽軍閥擅權了，我們趕快自決吧！

十日據日外務省傳出消息，覆美照會，日內可發出，其內容聲明日軍行動并不破壞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云云。我們真不曉得在日人心目中怎樣才算破壞非戰公約呢：

鼠竊狗偷
的國賊行
為

聞張景惠一日發通電，謂龍江省府移海倫後，省政無人主持，黑省官

紳迭來環請，要求前往主持一切，茲由本日起，實行就黑龍江省主席職，一切照吉林省長官署奉天省長官署組織。該通電係一日晚十二時送電局，二日早二時取回，

辛未旅燕雜感

五古八十四首（續）

探篋長白山，養茸山中道，直履冬復溫，更有烏拉草。關東殊產多，實為國之寶，惜哉虞人疏，相看入三島。黑龍江之東，本為中國地，不見廟廟碑，

云不發，三時許又送到請發，計發致熙洽臧式毅及特區各官廳一通，關內無一份。發臧式毅者，因無法拍達，又撤回，聞此電係日方所逼發，令張確實表明態度。三日張電英順等進行省府組織，並增編警備隊二千名任于鏡清為旅長。六日午後五時二十五分，張即專車赴黑，專車共十節，載現款及日人甚多。聞張先恢復民政財政實業三廳及警務處，其用心如何，不問可知了。七日午前十時就黑省主席職，午時八時即返哈，聞因馬占山不滿其舉動，在齊克綏黑軍向龍江移進，故不敢逗留。張回哈後八日午後四時即召會議，宣佈一月一日起，即兼黑省最高政權，三日正式就省長職，委吉祥代理，并任日人村田懿磨為顧問。宋文化負責恢復財廳及官銀號，章啓槐恢復民廳，李維周恢復實廳，並委匪軍王殿忠為第一警備旅長，駐黑垣。賣國賊醉心利祿，可為浩歎！

六日熙洽派員來哈，提出鹽款百六十萬，轉給吉日軍，發十一二月軍費，此真謂齎盜賊以糧了。

彭雲生

猶有永樂字。王者大無外，藩籬任捐棄，豈若歐洲邦，海空亦分治。日軍遼河東，我軍遼河西，遼水不可禦，旋師趁馬蹄。道旁新骨多，白日無行人，曠野天雲低，惟有禿鳥啼，

秦慾豈易填，薪盡火不止，寸土如寸金，得之亦難矣。自從黃帝來，拚戰惟一死，頭顱高積天，今日乃有此。富弼外交才，一字不苟與，況乃財力艱，豈可肆相許，庚子患實深，創痍今未愈，吾民膏血枯，歲幣安所取。素月爲我悲，滄海爲我淚，海枯月落時，悲淚終無既。萬物盡虛僞，天地亦猶戲，安得傾千鍾，瞑然一長醉。公儀拔葵根，宏羊可就烹，此義不可見，轉日計虧贏，豈惟廣田宅，亦復鷹犬橫，哀哀誅求盡，千家有哭聲。鵲巢本鳩居，局鑰爲盜積，慨昔人愚，如何有錢癖，人生如流波，百年無遺跡，白骨委蓬蒿，多藏竟何益。國家乃大器，肉食豈能謀，武侯有薄田，齊相僅敝裘，淡食神能清，聚斂行堪羞，高位何足恃，布衣寡所尤。古道在鄉村，好義出貧士，區區藜藿羹，欲以奉君子，蘋藻羞神明，玄酒亦清水，微物雖不豐，感之入肝肺，接物須以誠，報國須以忠，忠誠不見信，當反求諸躬。誠至石可格，忠盡天亦通，巧詐雖有獲，久之道自窮。世道交相喪，甯無究厥根，漢家尙黃老，爲政豈多言，欲令民歸樸，須求補御繁，政平天下理，誰爲體元元。國亡不足憂，種亡實可畏，冠劍一世雄，

亦復闔然媚，不見湘綺翁，鬚眉有霸氣，奈何今之人，風骨獨柔脆。操莽既盜國，師昭尤欺衆，舉世日昏昏，視天亦夢夢。樓崩僑將壓，巢傾雛亦凍，阮公有心人，途窮能無慟。鶉首賜秦人，天胡爲而醉，被髮祭伊川，感召非我類，飛鳥失平林，走獸號無地，謂我亦何求，潛焉有深淚。繫頸蠻夷邸，懸首藁街頭，漢威騰朔漠，漢德東西流，衛霍勳名貴，張騫亦列侯，史臣有班固，著筆垂千秋。蘇武老丁零，班超坐西域，丈夫各有志，萬里任追逐。生飲匈奴頭，死葬鳶鳥腹，一死爲國家，終勝老茅屋。三戶可亡秦，一夫能死敵，蕭蕭午夜風，神龍欲破壁，古來俠士心，豈徒逞一擊，荆軻與子房，忠憤千載激。秦用韓非策，漢用董賈言，董賈終見棄，

時論一斑——

國難救濟會請政府決大計電

▲收復失地

▲歸政全民

國難救濟會分電各方云：南京國民政府林主席，孫院長，陳副院長，何部長，奉化蔣介石先生，上海汪精衛先生，馮煥章先生，李德鄰先生，太原閻百川先生，廣

非死尤含冤。天道不可知，蒼蒼訴無門，欲持一卷書，歸臥舊邱樊。三代法已衰，秦俗尤凋敝，漢家返純樸，端賴有良吏，牛犢勵歸耕，雞豚勞撫字，凜凜垂明詔，力田與孝弟。唐俗濁以卑，其政則恢廓，宋俗清以淳，其政則迫弱，偉哉漢代模，政俗兩寬綽，救文須以忠，百世可斟酌。

吾讀後漢書，緬焉思林宗，一言成孟敏，二簋食茅容，偉哉太學生，感發及村農，詩書道可貴，千載想遺蹤。做人匪識字，樵牧皆吾徒，象山與心齋，其言良非誣，鐫名恥石工，嗟來死餓夫，大義苟能明，豈在多讀書。吾過積水潭，烈烈風聲勁，吾遊昆明湖，淼淼寒波定，王梁雖愚忠，有恥實可敬，百讀其遺編，斯人乃先正。（未完）

州胡展堂先生，陳伯南先生，白健生先生，北平張漢卿先生均鑒，最近暴日犯錦，長驅深入，關外義勇軍紛起殺敵美國且嚴重抗議，而我守土大軍不戰先撤，全國將領，猜貳自私，所謂中央政府，更若有若無，諸公均稱黨國首領，乃亦散處雍容，視同秦越，亡國險象，一時齊現，夫復何言。然我國民爲急公救國，仍不能不進最誠懇之

忠告於諸公者，國爲四萬萬人民公器，國民黨標榜黨治，決非自甘亡國，事至今日，諸公倘猶認救國全責可由一黨負之，則諸公應捐除一切，立集首都負起國防責任，聯合全民總動員，收復失地以延國命，如其尚有難言之隱，形格勢禁，無可如何，則黨已顯然破產，亦應即日歸政全民，召集國民會議，產生救國政府，俾全民共同奮鬥，大難臨頭，萬無猶豫餘地，究竟如何決大計以謝天下，請立即以事實表明。否則全民悲憤，不甘坐斃，恐有採取非常手段以謀自救救國者，臨電迫切，無任待命。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熊希齡，馬相伯，章炳麟，張一麐，朱慶瀾，趙鳳昌，溫宗堯，李根源，趙恆惕，程子楷，陶家瑤，彭允彝，張耀曾，徐元誥，郭椿森，沈鈞儒，王允恭，羅家衡，李爲綸，諸青來，蔣羣，張恪惟，許克誠，陳則民，江恆源，吳山，裴汾齡，章士釗，王紹鑒，周輝浦，朱維岳，黃文中，沈田莘，朱鐸民，李玉昆，游志，趙叔雍，魏伯楨，張嘈，蕭見賓，王甯度，胡祖舜，李維城，譚道南，張肇通，陳定遠，楊春若，張嘯岑，劉毅，王建高，丘琮，熊仁，王舉孫，郭之江，左舜生，余楠秋，李祚輝，宋允惠，徐溪，朱紹文，樊德光，趙正平，黃炎培，褚輔成，等元

民治協會力主撤消剝奪自由

之法令

全國農會商會工會大中學教職員學生聯合會國難救濟會及各團體各黨部均鑒，此次一中全會開會期間甚短，通過一極重要之決議案，即切實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自由，凡屬國民，同深慶幸，果能遵照實行，恢復人民自由，向之呻吟於黑暗勢力下者，今後可漸向光明之路。惟欲得切實之保障，不必另頒條款，只須將現行法令爲自由障礙者一律撤廢之足矣。試逐項說明之：（一）按照出版法各項規定，對於書籍報紙及其他印刷品取締甚嚴，如發行報紙須先登記，刊印書籍須請審核，傳單標語須得警察機關許可，以及其他種種限制，足以妨害文化之發展，抑遏民情之宣洩，剝奪自由，莫此爲甚，應請即日廢止。（二）集會結社，苟非蓄意暴動妨害公安，不得加以限制，歐戰後各國新憲，其規定大抵如此。乃在我國今日有所謂人民團體組織方案，施行業已有年，不論職業文化慈善等各團體，當其組織之始，須請黨部許可，及其成立以後，時時受黨部指導，不得有違反黨義之言論及行爲，箝制之嚴，可想而知。其有政治性質之結社，當然不許存在，所謂黨外無黨是也。然而全國人民思想複雜，安能盡納諸一種政見之中，公開結社既不自由，勢必秘密進行，軼出常軌。以目前事實論之，黨會林

立，名號繁多，雖有萬鈞壓力，不能消滅淨盡，與其沿襲舊章，遮掩耳目，莫若明開黨禁，將人民團體組織方案以及類此之法令一律廢止，集會結社自由，方有切實保障，人民可自納於軌道之中，不至有潰敗橫決之患。（三）所謂信仰自由者，宗教上之信仰，不妨各異，政治上之信仰，奚必從同？近數年來，特設種種禁令，限制政治之上信仰，可謂極嚴，如鄉鎮居民須宣誓登記，始有公民資格，文武官吏及人民團體職員就職時，必須宣誓，甚至號稱國民代表，而必依式宣誓，其誓詞中莫不有服從黨義字樣。又如學校勵行黨化，人民集會必須舉行類似宗教之儀式，種種限制，重重束縛，莫不與信仰自由之原理大相違背。今一中全會既有此重要決議，應將上述各項法令即日廢止，信仰自由，方有切實保障。以上所陳，固爲恢復人民權利計，亦所以維持黨義之專嚴，務請全國公私團體不論黨內黨外，一致主張，俾得早復自由，促成民治，四億同胞，幸甚幸甚。

上海民治協會

美國照會真是與暴日反目的序幕

嗎？

袁道豐

當東北事變發生之初，作者以我國國際關係非常複雜，即斷言日本必不敢於此時貿然併吞東北三省，將她劃入日本帝國版圖；充其極，她將利用華人組織傀儡政府，建立保護國而已。這種政策並非顯示暴日無絕對併吞三省之能力，實在在外交技巧方面不得不採此政策，庶免引起國際的干涉。因為在國際法的立場，併吞與保護有其截然之分界。如果日本不顧一切，併吞東北，則東北將成為日本帝國土地之一部份，而此後東北在國際上之關係將全受日本對外締結之條約所支配。換句話說，中國前時與列強締結之平等條約將在東北全失其效力。反之，設使日本加諸三省者僅係保護制度，則前此中國與列強簽訂之平等條約仍繼續生效，而今日美英意比等平素在東北所享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及領事裁判權……亦不致因三省更換主權而被損害。狡諂的日人有見及此，所

以他們祇採緩進的策略。同時在最近兩月來，日外務省所以再三聲明日本不觸犯機會均等及門戶開放之原則，冀謀消滅國際間的阻難。這就是三個月來我人未聞國際起而對日責難的一因。

但不料日人正在歡欣欲狂，慶祝錦洲之佔領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忽然於月之八日致一照會給中日兩國及華盛頓條約的其他簽字國。此項照會雖送致中日兩國，但其內容却完全是為對日而發。照會原文開始便聲稱自錦州一帶軍事行動後，中國政府在南滿之所有政權，如九月十八日以前所有者即已銷滅。繼謂美政府確信不久將遣往滿洲之國際調查團將使中日間之困難，易於謀取一種解決辦法。但美政府覺有不得不照會中日兩國者，即凡事實上任何情勢，美政府不能承認其合法。美政府亦不欲承認中日及中日代表間所立可損及美國或其在華人民之條約權利。而此權利凡與所謂門戶開放政策，與中國主權獨立及中國土地與行政完整有關者亦包括在內。

末後，該照會又切實聲明凡用與巴黎公約相反的方法造成之任何形勢，或條約，或協定，美國將不承認之云云。

當此照會送致日本之後，美國國務院隨又發表一文，以補充美國致日照會之意，謂（一）美國絕不欲干涉日本至滿洲之合法條約權利；（二）美國不欲與聞日本所可為之任何解決，惟附以任何解決不得損及美國權利或破壞凱洛克和平公約之條件。

三個月來麻木與沉悶的國際，一經美國照會之宣布，忽呈活躍之象。而國人許多便以為福音降了，奔走相告曰：『美國終於說話了。到底還是美國和我們好。我國藉美國之力，怕有收復東北之望呢！』像此類的幻想我們應當避免：當此功利主義甚盛時代，沒有一個國家不為本國利益而願為人作嫁的。

據作者的觀察，美國所以有此照會之發出，而其文中措詞又頗為強硬者殆有數因。第一，輿論不滿政府對中日事件之政策。美國輿論責難政府不早援用九國公約

及非戰公約，以制裁日本之橫行，尤於駐
滿美領事被日兵毆打後爲甚。現此事雖以
日本對美道歉了事，然於美人之自尊心却
頗難堪。而在野之民主黨人以總統選舉在
即，故藉此以爲攻擊共和黨政府之工具。
使胡佛而欲在本年得重選爲總統，則對此
人民之責難宜予以相當之滿足。這是在民
主國家內，爲候補總統者不應疎忽的事。

第二，日本玩弄美國儼若孩童。這次
中日事件中，因美國態度曖昧不可捉摸，
所以人多以爲日美間必有協定之締結。據
我的推想，日美間必無書面協定之締結，
或祇有口頭的諒解。這在日本外交的運用
方面說來，必如此方得規避約定之義務。
所以日軍在滿每次進據重要城市，駐美日
使必以自衛之措置爲詞，向史汀生表示歉
憾一次。同時以史汀生之質問，又必約許
日軍此後將不使時局愈臻嚴重，或攻佔其
他要地等。日使出淵如此而對史汀生許諾
者自三個月來，已有數次。但毫無信實之
日人反汗已有慣習，故對於每次之許諾均

曾食言，致前週復有錦州之佔領。這種矛
盾之行爲固足表示日本之兩重外交。然於
堂堂大國外臣之史汀生却不勝難堪。因爲
他已被日本欺騙玩弄，有若孩童，所以爲
保全美國外交之尊嚴及爲雪此恥辱計，不
得不對日有鄭重之表示。

第三，歐美互爭世界支配權。當東北
事件發生時，以中國政府即訴諸歐洲列強
支配下之國際聯盟，所以美國最初不願置
喙，僅靜觀日內瓦之措置。因爲如國聯得
而解決中日糾紛，則美亦得坐受其賜、否
則，如國聯調解失敗，則足暴露她的無能
與虛弱。而顯示歐洲列強無力支配世界和
平。但今日美以有其發起之非戰公約與九
國公約可供援用，出而干涉中日事件，名
正言順，振振有詞。而同時世人的視線將
由日內瓦而轉移到華盛頓，換言之，支配
世界和平的重心將由歐洲而移到美洲。此
項領導世界和平的尊榮，美人希求已久而
今方得實現。此美所以樂於援用上述兩公
約，而法英以恐危及國聯之存在，躊躇不

敢贊同也。

第四，自南京政府改組，陳友仁執掌
外交後，外報盛傳陳氏必與日無條件的開
始直接交涉。苟中日條約或協定秘密訂立
，則美將毫無所得。而美以日本在滿勢力
之擴張已破壞列強在華與日美在太平洋之
均勢，故今欲迫使日本對美作相當之讓步
。——至少在滿的投資方面，以便輸出美
國之充富資本——不然，何以美國之嚴重
照會必遲至今日纔發出？至謂日本之軍事
行動有違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原則，則暴
日違犯公約，不自佔領錦州之日始。而美
念念不忘之機會均等及門戶開放，日亦曾
再三聲明，決定維持其原狀。可見美國照
會別有其索取代償之用意。不然，史汀生
決不願爲中國而開罪於日本。

美國致日照會的起因殆不外上述四點

而其着眼亦全在維護美國之利益。其所謂維持中國主權獨立，土地及行政完整等語，於我人雖娓娓動聽，但要亦不過為列強用以維持在華勢力之工具。所以東北事件的解決還要靠我們自己的力量。美國態度之表示至多能予我們以『以夷制夷』之機會。我們不應作絲毫其他過分之幻想。

此外，我們須注意者就是美國照會已因國務院所發表之文告而失其嚴重性。這也足以表示美國無繼續對日取積極行動之決心。惟美之所以不能對日取積極行動者亦有其原因：在內政方面：（一）經濟恐慌異常嚴重，失業人數日見增多；（二）總統選舉在即，胡佛政府不能有所行動，致危及其復選。且足以左右美國外交之上院議員波拉已一再宣言美國不應干涉中日事件。在外交方面：（一）裁軍會議召集在即

，美願樂觀其成。但如與日戰，則此項會議必更無絲毫成功之望；（二）苟與日戰，美未必有取勝之希望。且戰爭之爆發將予蘇俄以漁利之隙。故以美今日之優越地位，宜避免戰爭，以保持其優勢。因此，美國照會不過是其鮮明態度與索取代價之表示。至謂此舉為與暴日反目之先聲，則恐未到此嚴重程度。

現在美國照會的發出已達數日了。而國際間的贊同應聲尚寂無所聞，僅願見國聯場合——因國聯幾全為法國所操縱——的德意兩國有贊成之表示。而英法兩國以顧慮國聯之存在，迄不敢輕予贊同。由此，我們可以推知美國照會必不能獲得她所預料的結果。惟其不能獲此結果，所以美或將與日終出於秘密妥協之一途，以謀得其代價。即進一步言，如美必堅持援用九國

公約，召集九國會議，以討論東北事件，則法英諸國是否願意參與會議固一問題，而此會議的結果能否得到九一八前的滿洲狀況尤屬疑問。

總而言之，日人在滿之行動因已下萬分的決心，美國照會所以絕對不能影響暴日在滿之軍事進展。即其下月在太平洋之海軍演習亦不過是對日索取代價之威脅，並非對日取軍事行動之準備。惟美國照會至少消滅了她三月來不可捉摸的態度而鮮明表示了。所以此後的問題要看我們如何運用美國。同時我們國民也不應因此而存倚賴美國之心理，應該自動起來準備與日作戰。因為中日問題祇有一戰纔得解決。（錄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會刊）

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

民聲週報

第十八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

第十八期目錄

告上海民衆 余家菊
汪精衛之外交政策 陳逸民
對日的軍事與外交根本方針 陳啓天
中日戰爭的擴大與國際局面之開展 周天冲
國防軍建立計劃大綱草案 余天冲
對於抗日救國運動之四大建議 周家菊
提倡第六倫道德 袁道豐
對日作戰就是救國教育（下） 何永信
求人不如求己 謝承平
辛亥旅燕雜感 彭雲生

本刊特別啓事

自去年九一八暴日佔領瀋陽以來，本刊即堅決主張對日作戰，以救危亡，奈執政者久持無抵抗主義，致東北全失，上海亦危，亡國滅種，禍到眼前，本刊因之延期。幸我愛國軍人自動抗日，主戰張勳，漸次實現。本刊同人以對日作戰，繼續出版，而以言論贊助實際抗日運動，聊盡國民之天職云爾。

告上海民衆

黨政府對日的妥協企圖，完全是單相思式的活動。以日本人之蠻橫達於極點，非與以軍事上經濟上的嚴重打擊，要想他即早收場，而無損於中國的領土主權，是萬萬做不到的。英美的自身問題甚多，對日的態度，極端軟弱，要想他們在目前出來爲中國仗義執言，也是欺騙自己的。中國人要救國，唯有以堅忍的大無畏精神實行徹底的抵抗——大規模的抵抗到底。

在這次上海的血戰中，上海民衆紛紛起而對於十九路軍予以物質上或精神上的援助。其自動救國的精神，實足以表現中國人之並非劣等民族，實足以證明中國人之優越於其政府當局，使外國人恍然於中國祇是政府墮落了，人民並未墮落。這是全國民衆對於上海民衆應該致敬的。

不過，以上海在全國經濟交通人文上的地位看來，上海民衆決不當僅以上海一隅的責任加諸己身，應該將全國的抗日責任擔負起來。第一當認識對日抗戰是一種長期的奮鬥，必須籌劃如何長久的援助抗日的一切軍隊。第二當認識抗日必須全國有呼應的同時作戰，對於各地的抗日軍，如東北義勇軍，黑龍江馬占山等，當通盤籌劃，出以有系統的援助，切忌顧此失彼。第三當認識軍家勝敗無常，當堅忍的援助抗日軍到底，軍人抗日一天，即援助一天，勿以戰事上或有的挫折，而頓灰其援助之心。

二月十六日夜

余家菊

汪精衛之外交政策

逸民

二月十三日南京電稱汪精衛演說外交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我們有點很懷疑的，不能不提出質問汪先生。第一，正在黃浦江滾中日血戰猛烈之時，在國聯公約九國協約非戰條約均已變成「廢紙」之時，而汪精衛仍在南京對岸大談對日外交方針，顯然有與日繼續妥協之姿勢。這是我們所不解的一。第二，現在如果談外交，也只有「軍事的外交」而無「政治的外交」。現在中國需要使日艦不在黃浦江中砲轟吳淞的外交，現在中國需要使日本飛機不拋炸彈屠殺和平民衆搗毀文化教育機關的外交，現在需要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所放棄部分之外交，免給日人得有一強有力之根據地以優勢戰勝我們，一言以蔽之，中國現在所需要的外交是謀軍事的勝利與結束的外交。第三，汪先生講只要中國之內人人皆抵抗，處處皆抵抗，縱使一二城鎮落在日人手中亦無關重要。大概汪氏所指之一城即「瀋陽城」，所指之鎮即「上海鎮」，而這兩個地方實在關係全國的存亡，非「洛陽」一二村莊不毛之地可比，無論唇亡齒寒，邊陲失堂奧危，海防江防要塞失則內地危矣，經濟中心之上海與天富之區之東三省失則全國經濟將麻木不仁了。上海與東三省的存亡實在是整個中國存亡的問題，豈可以洛陽一二不毛之地的城鎮比之，前方的「錦繡山河」拱手讓人，後方的「不毛之地」爭相攘奪，中國軍人的心頭，喪心病狂，至於此極，我們真無從索解。第四，汪先生講中國有可敗之軍隊，無可亡之國民。我們真不解汪先生這句話的用意在那裏，在十九路軍屢戰皆捷的當兒，居然以行政院長之資格，講這種自甘暴棄的話，把兩週來十九路軍的頭顱血淚所換

得來的國家光榮、民族榮譽，喪失殆盡，摧毀無餘。其實汪先生的話，實在是講「中國有不戰之洛陽政府」，「無待亡之軍隊與國民」。馬占山在嫩江橋畔曾打勝仗，東北義勇軍在錦西曾經大捷，十九路軍在上海與暴日海陸空總動員軍血戰至今二十餘日還是繼續在打勝仗，可以反證汪先生的「中國軍隊必敗論」。汪精衛外交的政策就是以「失敗的軍事」為基礎的。我們希望「長期抵抗政策」，不要變成「長期妥協政策」才好。

對日的軍事與外交根本方針

陳啓天

自九一八的瀋陽事變到一二八的上海事變，我國政府當局的對日方針，在軍事上是採取的不抵抗主義，在外交上是採取的妥協政策。這種對日方針——軍事的不抵抗主義與外交的妥協政策實行了四個月零十天之久，所得的結果，只有東三省繼續全部淪亡，日本還不許黨政府妥協，而以暴力壓迫上海駐軍。不意上海駐軍激於義憤，自動抵抗，支持到二十餘日，於是中國對日的軍事不抵抗主義轉變為抵抗主義，稍洗中華民族的恥辱，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從此中國對日的根本方針是繼續抵抗呢，還是仍舊不抵抗呢？這個重大問題是目前急待確切決定的。

在上海戰事發生後，黨政府迫於全國的輿情，曾經宣言對日方針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在實際上真正與日本抵抗的似尚只有十九路軍，其餘政府的軍隊還少來上海實行抵抗的，至於遣派軍隊到東北去抵抗，更沒有看見什麼影子。而最近幾日來甚囂塵上的事件幾乎不是上海戰事問題，反是上海戰事局部議和的問題。因此我們可以斷定黨政府的對日根本方針，仍舊不重在軍事的抵抗主義而重在外交的妥協政策。黨政府的這種對日方針，獲得了國際的同情與所謂資本家的援助已經將所謂上海局部議和問題鬧得烏煙瘴氣。日本在這種烏煙瘴氣中，一面增派大批援

軍到滬，一面要求中國軍隊撤退上海，並且揚言中國軍隊，如不撤退即行攻擊。像這樣咄咄逼人的暴日，黨政府以及上海資本家縱要與日本妥協，怎樣可能呢？

我們姑且退一步說，解決中日問題，外交也不失為一種方法。果真要用外交方法解決中日問題，也要能解決整個的中日問題，不只是解決局部的中日問題。換句話說，便是要用外交方法，將上海問題與東北問題同時解決，才算整個的根本解決。上海戰事之所由起，在日本固是為的東北問題，在中國也是為的東北問題。上海問題不過是東北問題的擴大，同時是中日問題的一部。要解決上海問題，必須同時解決東北問題。不同時解決東北問題，便連上海問題也未根本解決。因為上海問題如不與東北問題同時解決，則日軍仍在上海，中國的軍事抵抗不能疎懈，隨時有重新引起戰事的可能，除非黨政府投降日本，接受日本的無理要求，將軍隊撤退上海，讓日軍安然佔領上海。由此說來，中日的根本問題是東北問題，上海問題想單獨解決也是不能完全解決的。縱苟且解決，也不過有利於日本，無利於中國而已。

現在再回頭說，東北以用不抵抗主義而失了，上海以用抵抗主義得保了。我們要繼續保持上海，收復東北，只有打倒不抵抗主義，實行抵抗主義。在軍事上

固應打倒不抵抗主義，實行抵抗主義；在外交上也應打倒不抵抗主義，實行抵抗主義。換句話說，今後中國的對日根本方針，應於軍事及外交上同時實行抵抗主義；不應放棄軍事的抵抗，只講外交的妥協，更不應以妥協的外交動搖抵抗的軍事，然後才不至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依據這種對日的根本方針，在軍事和外交上應有一個整個的計劃——抵抗的軍事佈置及抵抗的外交策略。

關於對日軍事的抵抗計劃，我們以為應注意的要項有三點。第一是應堅持上海的軍事抵抗，不惜任何犧牲，求得最後的勝利。上海戰事，在日本本不利於擴大並且不利於持久，而在中國則不妨盡量擴大，盡量持久。因為擴大並持久之後，一則可使中國全國上下都下一致抵抗的決心，共求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生存，不致因外交失敗引起內爭，結束數年來的內爭；二則可使日本發生政爭，和戰不定，不易續派援軍，三則可使國際感覺本身利害關係，不敢再扶強抑弱，坐視日本橫行中國，擾亂世界和平。要擴大上海戰事，持久上海戰事，求得最後的勝利，便不能坐視十九路孤軍苦戰，更不宜以和議貽誤軍事，必須加派援軍五師，分配上海附近各地，包圍日本，漸由守勢轉取攻勢。以肅清上海的日軍，並且以武力收回公共租界中日本

的防區。上海戰事一經得到最後的勝利，東北的問題便比較容易解決了。第二在上海軍事正繼續抵抗時，應由華北遣派大軍十師經熱河進東北收復失地同時援助東北義勇軍四處擾亂日軍，使日本無法安然佔領東北，並且窮於應付。第三沿海各要地除上海外如天津，青島，甯波，廈門，福州，汕頭等處各配備相當兵力盡力防守；沿江各要地如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武漢，沙市，宜昌，重慶以加倍的兵力解決日本的駐軍使其不得擾亂腹地。並且在沿江各要塞截斷日本軍艦的來去，使其不得脫逃，亦無法增援。

關於對日外交的抵抗策略：第一須主持外交者澈底改變歷來投降式的賣國外交而為自動的抵抗外交；澈底改變歷來牽制軍事的外交，而為輔助軍事的外交。第二須立即與日本斷絕國交並將日本擾亂世界和平侵犯中國的罪狀宣佈世界使其明瞭中國不得不與日本抵抗到底的最大決心。第三須遣派得力外交人員分赴各重要國家如英美法德意等國任使節宣傳中國為保持國家而戰，為維護世界和平而戰，廣博各國同情並設法引起列強共同壓迫日本實行撤兵。第四須要求國聯立開特別大會援用盟約十六條國際一致對日經濟絕交，以動搖其國本。第五須盡力宣傳日本與蘇俄妥協夾攻中國，日本以武力由外攻，俄國以共黨

由內應，分途在中國發展對於世界前途的危險，使各國不得不以實力援助中國抵抗日本，並且抵抗蘇俄。如能運用外交策略與各大國中之一國或數國締結攻守同盟以爲中日戰爭擴大爲世界戰爭的預備亦爲必要。

總之中國對日的根本方針，須以軍事。

中日戰爭的擴大與國際局面之開展（續前期）

周天冲

二、中日戰爭擴大後之國際局面
自「一二八」以後，愁雲不展的國際局面，漸漸爲十九路軍的抵抗力所推開了。英美法同時增派海陸軍來滬，這是中日戰爭擴大後國際軍事上的一個反應。第一次第二次的「滬案調查」報告，均於中國有利，這是中日戰爭擴大後國際外交上的反應。又自「一二八」上海血戰開始以來，英法議會中時有議員提出中日糾紛問題討論請政府黨人表示態度報告消息，法國議院外交委員會中且有謂過去受日人片面宣傳，以爲中國毫無組織，以爲日本之佔東三省爲抵禦蘇俄赤化中國，現在日本吞併中國的野心才大白於世。在現在談「武裝干涉」，希望列強武裝的制止日本的侵略行爲，當然談不到。外交勝利，當然更談不上。不過自「一二八」十九路軍頑強抵抗以來，把列強對付「中日問題」的姿勢改變了。三週以來上海的國際市場完全停滯，英美的長江

爲主，外交爲輔，而以抵抗主義一以貫之。中國能否得救，全看全國上下是否照此根本方針堅持做去。我們應該反對一切苟安的心理，打倒一切妥協的企圖，使中國獲得永久的存在！

二月十八日午夜砲聲中作

貿易也大受打擊，於是最近國聯也改了一向曖昧的態度而堅決主張日本停戰並宣言由武力所奪取之領土誓不承認。這實在是「九一八」以來列強對付中國的一個新面目第一次之表現。由此我們可以得一個教訓；外交上的勝利，不在「乞憐」而在「血戰」。二月八日，正與十九路軍在滬上與暴日血戰最劇烈之時，同時法國出席裁軍會議代表泰狄歐 André Tardieu 在日內瓦提議組織國際警備軍 La Police internationale。雖然法國的意思，主要的在建築列強聯合對德的戰線，然而「痛定思痛」的法蘭西，却有可以供我們參攷借鏡者不少。但是東亞和平破裂後，一向在「國聯」樹下躲蔭的法蘭西又增了一個深刻的刺激，供她重行感覺到國聯組織的不健全而思所以完成之。泰氏演詞中有云：「國聯會章之存在，於茲十三年矣，但吾人未嘗獲得其實際上之效果。會章所保障者爲國家士領完整

及政治的自由，此簽字國共同應負之責任也……一般輿論對於無結果之會議，厭棄久矣……吾人以爲若國聯無足以保證能執行議決案之方法，則雖有議決案，又何用焉？」又云：「整個的法蘭西皆爲政府之後盾。法國的鄉人皆願法國有安全之保障，因彼等深知外患一至則犧牲不可紀計，即令在戰勝之後，所得亦不值所失。如果吾人失敗，則其結果，恐更有不堪設想者：一言以蔽之，必將陷於人生最大之悲劇。吾人當今所處之時代，乃一供犧牲之時代也。吾等後死者應將前人之遺志見諸實行……」無準備的中國就供了「非戰條約」的犧牲；和平的中國就供了侵略的日本之犧牲。十九路軍及東三省的犧牲，應由「無準備的中國」負其全責。即令法國的議案通過，那將來的世界和平還須武裝的國際軍警來維持，那不又是一個「武裝的和平」嗎？「裁軍」云乎哉？「非戰」云乎哉？醉心「和平的中國」，可以醒了。

三、最近的將來國際局面之展望
中日的戰事若擴大，國際形勢的變化亦必愈見顯明。我們東望扶桑，西向西北利亞平原眺望，中國實在是蘇俄的大亞細亞主義和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的戰場；我們近觀太平洋的西北隅，再遠眺太平洋的東北角，中國又是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和美國的「中國門戶開放主義」的戰場。如

果中日戰爭擴大，或甚至不幸而戰敗，全中國爲日本所屈服，則列強在中國的均勢局面，就爲日本所破壞，那嗎，日俄在東北，日美在太平洋接觸衝突的機會就越發多了，以中日戰爭始而以日俄日美戰爭終了，也未嘗沒有可能性。小小的日本，能夠經受那大的打擊嗎？

並且，大家都知道，中國是國際的一個大市場，各國在華的經濟利益，不容爲日本所獨佔或摧毀。我們請看一九二四年各國對華貿易之輸入額便知其大概了：

香港：二四三、九一九、〇〇〇兩（海關）
印度：三八、八二八、〇〇〇兩
英國：一二六、一一、〇〇〇兩
德國：三八、六八八、〇〇〇兩
意國：六、二七三、〇〇〇兩
俄國：一〇、〇九八、〇〇〇兩
日本：二三四、七六二、〇〇〇兩
朝鮮：一一、五〇六、〇〇〇兩
美國：一九〇、九五七、〇〇〇兩
總計一、〇一八、二一一、〇〇〇兩

在上表中，我們可以看見英日美在華利益最大，德俄次之。如果頑強的日本遇着不甘屈服的中國，結果只有兩敗俱傷的。日本如果欲以武力征服中國是自毀其商場，自摧殘其經濟的生命，而同時又催毀了歐美人的市場，到那時，列強一定不能再忍心讓日本在中國橫行了。尤其在這世

界不景氣的時代，列強的過剩物品，沒有出路，更不容日本獨佔或摧毀中國市場。

而且除了經濟的原因以外，還有其他的原因，可以供列強干涉日本帝國之擴張。因爲在世界革命的蘇俄與大陸帝國思想的日本兩極端之間，只有促民主革命的中國，在獨立自由的途程上一天更前進一天的。帝國擴張主義的日本，佔了整個太平洋的西岸，只有比民主革命的中國更可怕的。到日本席捲中國以後，「南海的巴黎」——西貢，「南洋的倫敦」——新加坡，「太平洋的華盛頓」——菲律賓，會要發生恐慌，不能高枕無憂了。所以中國之統一與強盛是列強所妒嫉，而日本之擴張與席捲東亞亦爲歐美所不容。革命的中國，興起了渤海，東海，南海的波濤以至於印度洋，造成了東方歐美殖民地的不安而促成了歐美日對華的一時聯合戰線，這是如同法國革命時代引起了各國內部的不安而促成了歐洲各國王室對法的聯合戰線一樣。不過當日歐洲的反動領袖是梅特涅，今日東方的反動領袖是日本的天皇和日本的軍閥。日本這次即令勝利，將來的結果，也必定是逃不脫「梅特涅」故事的範圍，而況日本並沒有當時歐洲聯軍的力量，並沒有制勝的把握呢？

所以我們希望這次的事件，盡量的擴大，愈擴大日本就愈沒有辦法。愈擴大，

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就愈難安穩穩的順利進行。

並且，我們知道國際間只有利害的共同，絕無所謂道義的結合。第二次大戰，絕不是隨便可以引起的，除非列強在遠東的利益根本發生動搖，除非整個的中國市場爲日本所獨佔，爲日本所摧毀，列強是不會出來武裝干涉的。歐洲給與我們的教訓是如此的。英國助法參戰，說起來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之初，然而沒有到一九一六年德國兵艦潛入愛爾蘭內河，德國飛機拋炸彈到倫敦，英國還是不肯出全力參戰，所以法國人嘗譏英國人爲「可疑的聯軍」Allie Doutraux。到了一九一六年英國感覺到在 St George Channel 航行不自由，才有出全力助法蘭西撲滅萊茵河上敵人之決心。美國在大戰中於一九一五年有數百婦孺及成人乘英船 Lusitania 爲德潛艇撞沈於大西洋中而斃命，一九一六年又發現德國在美國破壞美國兵工廠及各大工業中心地之計劃陰謀，舉國大驚，全國主張對德宣戰而美國還未參加。一直到了一九一七年美國的海上貿易完全受大戰之影響而歸於停頓，美國才決心參戰。由此我們可以證明要取得國際的幫助，先要造成利害的共同之局面。

四、我們今後應有的努力
日本想效蘇俄席捲外蒙的故技以吞併

東三省，在東北培植大陸帝國的基礎以爲將來席捲東亞之準備，東省問題就地解決，正是日本所希望的。上海的血戰在日本是想一方轉移我們全國集中東北的視線，一方是想在上海擴大範圍作爲將來東北交涉要求中國讓步的準備。如果就地解決了使日本在兩方得利，則將來日本大陸帝國建築的設計更易推行。所以我們主張擴大中日戰爭，奮鬥到底，中國政府可以遷到崑崙山去而喪權辱國的條約決不簽字，以血流成河，以骨堆成山，以抵禦敵人的侵略，使敵人寒胆，使頑懦警覺。愛爾蘭之抗英，首先并無正式之軍隊，僅手槍彈炸的野戰策略，支持兩三年，竟使大戰後奏凱旋

國防軍建立計劃大綱草案

余家菊

吾國養兵二百萬，軍費浩繁，人民之負擔難堪，度支之紊亂殊甚。對外既不能禦侮，對內復不能清匪。生產凋弊，金融机捏。險象叢生，不寒而慄。欲免兵變民潰之奇禍，必從軍隊之整理上以爲財政之整理開一生機。欲免亡國滅種之慘劇，必從財政之整理上以爲軍隊之整理樹立憑依。目前要務，莫過於禦侮勦匪。欲禦侮勦匪，必須有精練的軍隊。欲有精練的軍隊，必須軍費確實。欲軍費確實，又必須指定專款，並使人民能監督其用途

歌之英帝國不能不向殖民地之愛爾蘭告哀憐而開和議，嶄新的愛爾蘭自由邦不是血所造成的嗎？或謂愛爾蘭的民族性與中國不同，是又不然，愛爾蘭獨立運動首先並是由少數所倡導，自後民族精神一振，繼起有人，昔日之少數遂成後日之多數。我們今日正式軍隊上百萬能奮勇作戰者一定不僅一個十九路軍。苟能長期奮鬥，則我們可以斷言「東方的愛爾蘭」太大了，「亞洲的英帝國」太小了。大戰後雄視東亞的日本，一定只有向不甘屈服的中國告哀憐的。我們應當忍痛一時，奮鬥到底，求得最後勝利。

。一點一滴，皆用之於禦侮勦匪之兵。庶幾餉不虛糜，兵不虛設。人民雖肩重負而究有其相當代價。緣擬定本計劃如左。

一、建立國防軍四十師。每師將校士兵以萬二千人爲度。平時編制以師爲最大單位。各安置於國防要害。戰時最高指揮官經國防軍參議會之同意，由國防軍統帥府任命之。國防軍以禦侮勦匪爲職任，須宣誓不參加內爭，干涉政治。

（說明）我國國防，當取自衛主義，四

十師已極足用。平時編制以師爲最大單位，乃所以防止割據跋扈之弊。戰時最高指揮官須經參議會之同意而後任命者，所以重國事尊大將防獨裁也。不干內政，乃所以明軍人之本分，樹民治之始基也。

二、國防軍部隊，暫由現有部隊中選拔之，嗣後逐漸採用徵兵制。其被選條件，須素質優良，紀律嚴明，器械精利，並須宣誓絕對服從國防軍統帥府之編制整理及其一切命令。如違背誓言，即以叛國論。

（說明）爲鞏固國防消除內亂計，當然應採徵兵制。但爲銷納現有部隊計，故嚴定條件，暫由現有部隊中選拔之。且此亦爲化私人軍隊成國家軍隊之一法。

三、國防軍由國防軍統帥府管轄之。統帥府設辦事長官，下分軍政軍令兩署，分掌國防軍政令事宜。

（說明）統帥府獨立於內閣之外，所以防軍人之捲入政治漩渦並避免政爭之影響國防。至於內閣中之軍事部，則對於民意機關負擔其軍費軍略及和戰大計之責任而已。

四、設國防軍參議會，凡軍政計劃，軍令方略，以及將官之任免，須經其同意後，由國防軍統帥府執行之。統帥府

辦事長官，由參議會公推之。

(說明)參議會之設，乃以防止軍隊私有與夫個人獨裁之弊者。且軍隊行勳雖貴敏捷迅速，而軍事計劃，則貴審慎周詳。於軍權發動之本源上，設立合議的襄佐機關，其為用殊大。

五、國防軍經費在財政未循正軌以前暫時每年發行國防公債乙萬五千萬以充當之。公債基金即以逐年已還公債原有基金全作其基金。嗣後政府於國防公債以外，在正式代議機關未成立以前，不得再用他種名義發行任何公債。(說明)一萬五千萬元供四十師之尋常經費及軍用品儲置費已可足用。限制政府不得再發其他公債，乃所以釐定人民負擔額數之一種方法，稍足以防止政府之浪費。若有對外的長期戰爭或至於不得不發行戰時公債，則儘可從速召集正式代議機關以取決之。

六、國防軍經費及國防公債基金設國防軍

經費保管委員會保管之。此項委員會由民意機關推選七人組織之。在正式代議機關未成立以前，為國防軍經費最高監督機關，非依國防軍參議會議定之預算或決議所發出之支付命令應拒絕其支付。

(說明)本條用意乃所以保障國防軍經費之用途並使人民得監督其開支，使國防軍不至因軍費無着，而喪失其效率。

七、國防軍以外之部隊，應分別改編為省防軍或縣市警備隊。其經費由各省縣市分別負擔，不得支用國防軍經費。(說明)國防軍額確定以後，既將現有軍隊之精銳部隊選定為國防軍部隊。所餘軍隊，應依各省縣市之需要及其担负力，各別選拔若干部隊以為省防軍或警備隊。一面又令禁再行招募新兵，則現有的龐大軍額問題必可大體解決矣。

對於抗日救國運動之四大建議

周天沖
袁道豐

1. 建築『中日戰爭歷史博物館』
2. 建立『十九路軍血戰抗日紀功碑』
3. 建築『無名英雄墓』
4. 設立『戰士殘廢院』

(一) 建築『中日戰爭歷史博物館』

我們認定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的『中日戰爭』，是過去的一個時代的終點，是未來的一個時代的發端。這次的中日戰爭，是侵略主義的日本崩潰的前夕，是和平主義的中國復活的晨曦。他富有極偉大極豐富的意義。這種大的歷史事變，是值得我們紀念的。我們主張將所有與這次中日戰爭有關係的物件，一齊搜集，分類寶藏起來，成立一個『中日戰爭歷史博物館』，并在博物館中附設『中日戰爭圖書館』。前者的目的，是要使中日兩國民衆，受一個『直觀的教育』，後者的目的，是要廣為搜羅中日戰爭的史料，供中國及世界史學家的研究，以便窮究中日戰爭各方面的根源，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和文化的因子，作將來的借鏡。

我們要把這次十九路軍偉大的戰績：他們所『打沈的日艦』『擊落的日機』，『奪來的日本大砲』，都好好的愛護珍藏着，放在『中日戰爭博物館』中陳列起來：使日本民衆徹底覺悟，『侵略主義的飛機』，一飛渡黃河便不能飛回東京；使日本民衆徹底覺悟『做日本帝國侵略的工具』之『航空戰士』，一飛到中國便不能生還；像這樣才能根本消滅日本帝國侵略中國野心。同時我們應當把奪來的日本大砲和未開花的砲彈，吳淞開北被日本砲火摧燬的民屋，學校，偉大的文化機關如商務印書館的寫真，以及無辜死在日本砲火下的上海無武裝的和平民衆的慘死照片，和他們的『血衣』，對照陳列起來，使『和平的中國民衆』，徹底覺悟：『中國過去的和平』是『不安全的和平』，是『無保障的和平』，是『失尊嚴的和平』我們在『中日戰爭歷史博

物館』中所要陳列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獸性行爲』；我們在『中日戰爭歷史博物館』中所要表揚的是『馬占山將軍與東北義勇軍在嫩江橋畔和錦西的血戰，十九路軍在黃浦江濱和閘北的血戰，爲中國的獨立與自由而奮鬥的精神，爲東亞的和平而奮鬥的精神』，至於戰利品的陳列，不過表示『奪取日本的武器』，即所以『鞏固中國的和平』，並不是炫耀這次戰勝的聲威。根本這次中日戰爭，自九一八以迄於今，就總是在我國境內作戰，即令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也沒有什麼光榮，不過可以減少我們的恥辱而已。就是將來中國得了最後的勝利，到了中國境內最後的一個日兵撤回東京之時，我們還得『臥薪嘗胆』：特別戒備『勝利的明朝』。『中日戰爭歷史博物館』的惟一目的，就是要使『中日戰爭』永遠成爲一個『歷史的名詞』。

至於『中日戰爭圖書館』的設立，可以使『中日戰爭史料』的搜集，有一個集中的地方，以便利史學家的研究。歷史家外交家發現了『過去戰爭的根源』，政治家軍事家才有所根據以樹立『未來和平的基礎』。英美德法各國早有『大戰歷史博物館及圖書館』的設置，是值得我們效法的。中日戰爭就是一個亞洲大戰。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的衝突，不過是一個序幕，中日戰爭正本的開演，也許還在最近的將來。我們

爲過去羞恥，我們爲未來杞憂，主張『中日戰爭歷史博物館與圖書館』有早日設立的必要。

（二）建立『十九路軍血戰

抗日紀功碑』

使『半世紀以來雄視東亞的日本』第一次慘敗的是誰？是血戰抗日自『一二八』以來每戰皆捷的十九路軍！使『一世紀以來忍氣吞聲的中國』第一次抬頭的是誰？是甯爲玉碎不爲瓦全的十九路軍。就是這一點，已足在國史上和世界史上永垂不朽了。十九路軍過去的功勳，是值得我們紀念的，因爲過去的勝利，已成事實，過去的光芒，絕不是未來的雲霧所能掩蔽的。有了過去兩週的抗日血戰，十九路軍已經不朽了。十九路軍對於中國的貢獻，是提起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表現了中國軍隊的戰鬥力，使暴日與歐美列強以後再不敢輕視中國人，不敢輕於侵犯中國的獨立與自由。並且上海是全國的中心——政治的，經濟的，交通的，工業的，商業的，文化的中心，保上海即所以保中國。上海就是中國的靈魂。暴日之進攻上海，曾經彰明較著的宣言，他們所進攻的並不是『上海』而乃是『民氣發揚地』。所以十九路軍之血戰抗日，就是保全中國的『民氣發揚地』，就是保全『中國的生機』。十九路軍血戰抗日紀功碑在黃浦江濱築成之日，『民氣發揚地』

在精神方面就有一個永久的保障了。

我們在法蘭西看見到處都是大戰的紀念碑，一城之戰有紀念碑，一村之戰有紀念碑；何況上海之戰是一個『民氣發揚地』之戰，是一個民族之戰，對於中國前途，關係至鉅，當然是值得我們紀念的。同時精神上的鼓勵可以增加將士的戰鬥力和勇氣。紀功碑之議若成，則前線將士必將奮勇殺敵，視死如歸；後方援軍一定聞風興起，再接再厲。再就國際關係言之，自九一八日軍武裝佔領瀋陽以後，非戰條約與華府公約即成『廢紙』，十九路軍之對日作戰實爲世界和平而戰，爲人道而戰，爲正義而戰。我們紀念十九路軍就是紀念『愛護和平的軍隊』。

（三）建築『無名英雄墓』

我們主張再建築一個抗日救國的『無名英雄墓』，以安慰一般爲國犧牲的士兵和下級軍官而堅其決死之心。我們知道歷史上偉大的事業大部分都是由『無名英雄』造成成功的。在歐美各國『無名英雄墓』極得國人之敬仰，因爲無名英雄之犧牲不爲名不爲利，其精神之偉大更超人一等，巴黎凱旋門下『無名英雄墓』，參拜者之衆多，爲他處所罕有。名利熾心之中國，爲轉移人心計，『無名英雄墓』尤其有及早建築之必要。『黃浦江無名英雄墓』落成之日，就是『中國復活的靈魂』歸來之時了。

(四)設立「戰士殘廢院」

我們要抗日救國，首先應當救我們的戰士，安慰我們的戰士，優待我們的戰士，厚卹我們的戰士，以鼓勵戰士作戰的勇氣。這次上海血戰，我方死傷一定不少。死者為國捐軀，我們應當送葬於「無名英雄墓」，錫以哀榮；傷者為國殘廢，我們應

提倡第六倫道德

作者現任北京大學教授，對於政治富有研究。本文以公平真實為救國的道德基礎，與本報反對個人自私自利主義互相發明。茲承見寄，特為發表，讀者幸勿以為老生常談也。編者。

中國之固有道德，一大半是私德，很少是公德。論起私德來，中國人往往比外國人強，而講起公德來，則瞠乎其後矣。中國之舊道德，可以說完全是親戚朋友的家屬道德，差不多毫無社會共同的道德。我們的舊道德信條，以「孝」字為出發點，亦以「孝」字為歸宿點。孔子講「孝」，差不多把人羣道德信條，都包括在內，中國已往之社會，可以說以一「孝」字治天下。所謂「忠」者，亦無非是一放大的「孝」；因中國古來所謂「忠」，不是忠於一抽象國，而是忠於一具體的君。但君是人民的父，故忠於人民的父仍是「孝」。

這種道德在中國從前的社會亦未嘗不

當設立「戰士殘廢院」以收容之，以示優待而安戰士之心。

以上四點，是我們認為於抗日救國甚有裨益而又切實可行的事件。如果承各蒙界同情贊助希望從各方面努力鼓吹，詳商辦法，俾得早日見諸實行，中國前途幸甚。

何永佶

可維持社會的治安，因中國從前的社會，是農業的社會，而農業的社會，以父系的家庭為組織的單位，「孝」於父母便是維持家庭，維持家庭便是維持社會治安。這種家屬的道德，似乎從周朝以後，才得了一種支配中國人之勢力。周朝以前，母系的家庭，仍有遺存，而道德的信條亦有些不同的地方。周朝是從陝西以西來的遊獵民族，而此種民族的社會，大都是根據父系家庭來組織的。周朝的「多材多藝」的建國元勳，當然是周公。周公不但確立中國政治的基礎，而且是確立中國道德的基礎的人。孔子是一極崇拜周公的人，對於其道德的系統，當然是極端的尊崇，甚至作夢亦夢見周公。孔子究竟是一「述而不作」者，其舉說大都是拾周公的遺緒。

這種周公定下來的道德系統，差不多治了中國人數千年而不變，其最大原因是因中國社會之基本單位——家庭——未有

變更。

從「孝」的道德系統演出來的，是所謂「五倫」。從「倫」看來，就可以見得中國固有的道德是以家庭為基礎的。你看五倫之中，就有三個——父子，兄弟，夫婦——是完全屬於家庭的；其餘兩個——君臣，朋友——是附帶屬於家庭的，因「君」不過是擴大家庭（就是國）的父，「臣」不過是擴大家庭的子，而朋友亦不過是家庭的朋友。此種「五倫」的道德，有一很可惜的遺漏，就是第六倫，就是「人與人」的倫。中國現在內憂外患交迫之時，憂時的人當然是絞腦思索其毛病何在；而想來想去，總是覺得中國的病根，在無第六倫，而外國的強處在有第六倫。此層要詳細講。

一個中國人對於他的「君」，「父」，「兄弟」，「婦」，及「朋友」，多少都覺得有一點道德責任心；而除此五人之外，中國人差不多就毫不覺得有道德的責任。一個中國人、純粹因為另一人是一個人，而感起一點的道德責任心者，非常之少。中國人侍奉他的「君」，他的「父母」，他的「兄弟」，他的婦，他的朋友，則惟恐不力；而完全為一抽象的「人類」，為一素不相識的人而犧牲的，則絕無少見，退一步講，為父母兄弟夫婦朋友而犧牲素不相識的人，犧牲素不相識的公共社會（Public）的事實，則恆河沙數。

此種建築於家庭上之親戚朋友的道德，其趨勢是外分的(Centrifugal)而不是內合的(Centripetal)；其結果可令一羣民衆只知有家庭，而不知有社會，只知有親戚朋友，而不知有「人」。

以上完全是理論的；且看事實上是否可以證明。

中國歷史上，幾乎無完全因爲一羣素不相識的人而奮鬥的事。如林肯的解放黑奴，在中國的舊道德上是不可能的，因爲誰願意爲一羣素不相識的黑奴而犧牲？又如 Lafayette 爲美國自由而戰，Byron 爲希臘自由而戰且殉其身，在中國人必說他們是孝子，因爲誰肯爲一抽象「人」的觀念而犧牲呢？

結果是中國人能偷安一刻就偷安一刻。纏足的痛苦，數千年無人反對；八股的惡毒，數百年亦無人反對。若是在外國，早就革除無遺了。

中國之親戚朋友的道德，有令大規模的合作爲絕對不可能；因大規模的合作，要確實認定的是「人」而不是親戚朋友；其互相之待遇，亦要是因爲某某人是「人」而以「人」待他，而不是因爲某某人是親戚或朋友而以親戚朋友優待他。所以中國凡是大規模的合作無有不倒的。招商局，南洋烟草公司，廣生行等等便是些最好的例子。

中國人最著名的「面子」說，即是完全因爲某某人是親戚朋友而以親戚朋友優待之意思。外國人的所謂「不看人」(In-person)，並不是不看人，而是不看親戚朋友。凡是在中國社會住過的，都感着此種親戚朋友的道德所產生的痛苦。一中國人要辦一事時，如他認得些「熟人」，則一帆風順；如他不認得「熟人」，則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此種「面子」的社會辦法，已成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幾乎無地不遇到此種現象；甚至司法界亦被此種哲學打入，故中國之法庭，能如英國的法官的鐵面無私，只知有法不知有人的，則絕無少有。

中國有三人以上之集合，則必四分五裂；而其四分五裂也並不是因爲主義上的爭執，而是爲朋友的爭執。中國在日本打到門口時候，仍有兩個政府；仍有兩個學聯。而其所分出來的派別，又並不是「自由」「勞工」「保守」等等，而是「蔣派」，「胡派」，「汪派」，「桂系」等等，完全是因爲親戚朋友而分。

中國人因爲對於素不相識的人無道德責任心的原因，故公共的東西，即視若無人的東西，因「公共」(Public)不是親戚朋友的。中國人對於真正親戚的財產，反有時保護唯謹，惟遇有公共財物，即攫入私囊，且毫不以爲怪，毫不覺得是一種罪惡，此是舊道德之缺乏第六倫之遺毒。美國人安諾氏 (Inlean Aynold) 所云中國人缺乏「公共保管之精神」(Sense of Trust) 即指此。

中國人無論其公德如何的壞，只要他肯將他所括的錢爲他的母親做一個壽，或爲他父親起一個祠堂，人人便嘉許他爲「孝」子，他一切的罪惡，都可以原諒。民國以來的督軍，其殘暴貪苛者，實在是數不勝數，如在外國，早就有人結果了他們的性命。而在中國的回來之時候竟有人爲之歌功頌德，說他「豪氣不減當年」，問他「別來無恙」等等居然也有；此可見中國人的「公平」觀念，其軟弱實等於無；尤可見親戚朋友的道德尙戰勝社會的道德。

外國的政治家常有私德不可言狀者，然如他在公德上能絲毫不苟，就可以立足，中國的政治家則反是，往往私德甚好，而公德全無而能長久立足；公德好而私德稍缺者則必早就落台。

用親戚朋友的道德來運行一最大規模的合作——就是國——猶如燒水以運汽車，事實上絕對的不可能。無怪乎中國連年內亂不已，蓋「忠孝誼情」的道德信條，決不是運動一國的原料。如中國人到此時仍不覺得其舊道德之不合用，而思有以代之，則其結果必至於亡國滅種，極爲可怕。蓋世界上到底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中

國人牢守此種不合時宜之道德的，不適於二十世紀之世界，絕不能生存，也不配生存！

惟今之計，只有努力為一種「新道德運動」，努力提倡第六倫——即是「人與人」之倫。此第六倫應該在任何前五倫之上，並應具以下二大信條：——

(一)公平 (Justice; fair play)

(1)真實 (Truthfulness, honesty, 「信」)

第一，我們要認定「公平」並不是對待親戚朋友的公平，而是對待一般人的公平，無論誰何，只要他是一個人（外國人在內），就應當對他發生一種道德責任心。一個人無論你怎樣恨他，你都可以公平的對待他。他有長處，應該承認；他有短處或罪惡，亦應該不怕批評及更正他。

第二，我們要認定撒謊 (To lie) 是一種羞恥的事（中國人則不然，你若罵他撒謊，他最多也不過冷然一笑，毫不以為羞恥），不是男子大丈夫的事，不是公民應該作的事，此就是「真實」，亦所謂「信」。嚴格說起來，「真實」是包括在「公平」觀念內的，因「公平」是一人一物是如此便應如此待遇；(Give every man or everything his or its due)「真實」便是看一事如此便如此待遇——是如此便說如此。如遇此二大信條與別的道德信條——

例如孝，情誼，面子等等——有相衝突時，則應守此二大信條，雖至破壞其餘一切信條，亦所不惜。然後才能澈底的改革舊道德，建立一種新道德。

此二信條猶如一種遊戲規則，無此二大規則，則在社會共同生存之遊戲，無法可行，勢必至冰消瓦解，為人宰割。

中國人著名的是一盤散沙，其最大原因因是中國社會內無「公平」。蓋「公平」之於社會猶「健康」之於人身；未有人身無健康而能生存；未有社會無「公平」而能團結者。「真實」之於社會亦猶血脈之於人身，未有血脈不流通而人身能康健者；未有人人說謊而社會能康健者。

總而言之，我們要提起此包含二大信條之第六倫——人與人之倫——高於任何倫之上。中國人之大毛病，即是太注重其餘的五倫，往往為親戚朋友而整個的犧牲此第六倫，犧牲此二大信條，循至中國人只知有家庭，而不知有社會，只知親戚朋友，而不知有國。

今日鬧到此步田地，說來說去，都怪我們自己不好。我們假如稍有血氣，日本必不敢侮我如是。孟子的「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一話，到今日看來，彷彿是預言。我們也用不着說甚麼「帝國主義」，用不着罵人「殘暴」。帝國主義為甚麼不

能侵入美國？日本為甚麼不對美國人「殘暴」？退一步說，為甚麼不對丹麥那威瑞士等人殘暴？如日本是怕美國人的大炮，然丹麥那威瑞士等人並無很利害的大炮，為甚麼日本人不欺負他們，而專來欺負我們中國人？

我們更不可以為「全國武裝」及到處有「義勇軍」便是「強」，必須知一國之強，不在乎鎗炮多，而在其合作精神好。那威瑞典等十八世紀以來不主張多設軍備，而列強不以其弱侵犯他們。丹麥全國，更無一兵，而最爾小國，竟得在歐洲戰場上得完整自尊的生存，可見不是有武備而後「強」，無武備亦不是就「弱」。

甘地手無寸兵，而無人以其為「弱」，而反以其「強」。觀其能隻手赤身抵抗大英帝國，其「強」處更非徒有鎗炮者所可比擬。中國在中日戰爭時的海軍，有人說佔世界第三位，最少亦比日本的海軍強幾倍，而中國居然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循至每况越下，民將不民，國將不國，可見中國之敗不敗於鎗砲不利，而敗於人心不齊，內部腐敗！

此次滿洲事件，諒非一朝一夕所可解決，亦非國聯或第三國所可代勞；最後還要靠我們自己道德的改造。我們如能棄親戚朋友的道德如敝屣；認定「公平」「真實」為自救之二大原則，則不要說滿洲，

就是一切利權租界，都可以不收自回。蓋有此二大原則，然後有良善的政府，然後有大規模的合作運動，到其時中國民族真是一個整個的民族，而不是四萬萬的散沙，雖「殘暴」的日本不敢侮。

此全在國人之自爲。當今日之中國，

對日作戰就是救國教育（下）

謝承平

上篇從中華民族性和教育根本目的上看，要完成教育救國的使命，要創造救國的教育，必須對日作戰。現在再從教育的環境和教育的出路上看，所得的結論，也是對日作戰就是救國教育。

第一，家庭教育——教育的環境要以家庭爲最重要。目前已有許多教育家深覺中國所謂新教育之失敗，其救濟的根本方法在改造家庭教育。這一層看得很明切。但是我以爲要照按部就班的步調去改造中國的家庭教育，那是一件極困難的，雖然不是完全無望的一回事。我中華古國傳統的家族主義深刻而普遍地影響到我全民的生活。親戚姑舅包辦政治這是人人看明白的了。人人都痛罵這種「生殖器關係」的活動，殊不知我們的教育目標原來如此，教育所指示的就是嬰幼而學壯而行，行的什麼？「揚名聲，顯父母」而已矣。

我們的家庭把子女並未看作是國家的人民，只看作是家族中的人員，所以一直

真是覺得無路可走之萬分痛苦，覺得處處都是黑暗，處處都是仇敵，處處都是受包圍，但總要想法子打開一條。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的，我們是不屑爲的。

我爲中國人之一綫光明而禱告！

到現在仍有「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之勢。我們的父兄多半不注重其子弟是否能爲國效死，而注重在能否爲祖先爭光。在平時只望其「學而優則仕」。不問你如何亂刮地皮，只要能高車駟馬就是孝子順孫；反之，抱着理想在作苦悶奮鬥的就不免視爲沒出息。在戰時，只望其子女躲在家裏，千萬不要上前線去。請看此次日軍進攻，各學校組織義勇軍，於是有些家長就把子女拉回去了。甚至於首都大學的校長也迎合這種心理，以解散學生的團結。

這樣的家庭肯讓子女爲國犧牲嗎？這樣的家庭教育能救國嗎？這樣根深蒂固的家族主義能望及時打消嗎？家庭的形式易於改變，學校的模樣易於改變，可是頑固的頭腦傳統的自私自利主義是不容易改變的，更不是緩和勸導可以收效的。那末怎樣辦？只有對日作戰！青年衝到前線，脫離這種消沈的家庭。日本人殺到我們家裏，使我們兄弟妻子離散。這樣給我們家族

主義的白窟根本搗毀了，使我們不致身而子子而孫地教養無窮的自私自利的人們。這樣給我們的父老姑舅一種極痛的教訓，教訓我們說：不顧國，只顧家，必是國破家亡。把子女關在家裏養是關不住的，也是養不活的。

第二，教育行政——目前中國的教育行政可算紊亂極了。曾經爲了施行大學院制鬧得烏煙瘴氣。各地爲了學長問題打得頭破血流。這種種怪現象統由於「學校官僚化」也可以說是所謂黨化教育的成績。教育部和教育廳爲安插大小失意政客不惜隨便任命一些不像樣的人們去充當學府的領袖。結果使教育界的神聖尊嚴受莫大的侮辱，使教育行政當局也討沒趣。學生接二連三的要求換校長。校長來了打校長，教育部不收回收令，就下招牌，甚至於打部長。至於到任的校長做的工作更新奇了。在學校裏收買會搗亂的學生，在學校裏佈置便衣私人偵探以監視師生的行動，至於武裝接收，任用私人，算是老套了。學校裏一部份教職員又如何？有的是附校長，有的暗地結派，有的勾結學生，奪取主任院長等職。所以在各學校牆壁上常看見的多半是打倒，反對，擁護，歡迎這些名詞。

談到是新的教育行政，不能忘的就是所謂紀念週。大家慣於用無學術無人格這

些罪名加諸辦教育的人們，可是讀遺囑，靜默三分鐘，強迫讀黨義，這些妨害教育發展的無聊事件何以少人公開反對呢？這可以如此解釋：『官僚化教育』不特使政客可以插足於教育界，同時預備升官的也可藉此與黨國要人接近。所以從前反對讀聖經，唱讚美詩的所謂新思想家現在也恭讀遺囑了。並且有了黨的招牌可以指定某某是反動派，就是打破某某的飯盆，甚至教育部明令取消一些人的教師資格。

這樣的教育行政簡直是無聊黨人，失意政客的把戲，這樣的學校變成了爭權奪利的教養所。真是無恥之尤！『官僚主義』的子孫也還能做些衣鉢相傳的例行公事，想不到教育界的巨子是如此不要臉的搶飯盆。請問糟到這種地步的教育行政有誰能振頓就序？就是執筆的和拿槍的合起來辦也是無用的，至多不過發幾道命令而已。那末怎樣辦？只有對日作戰！國家的軍令驅使這些無恥之徒上前線去，消滅了他們已往的罪惡，消滅了他們更進一步誤人子弟的惡行。日本人的炮火亂放，炸毀這些流氓養成所。

第三，教育經費——近年來的教育經濟可算破產。因此，能籌得款的就可主持教育，不能籌款就被逼走。於是官僚校長應運而生，富而無知的人可以做大學校的校董。窮酸教師兼課為生，終日忙於坐車

跑路，上課不過東扯西拉，以博得學生一笑。官立學校欠薪不發，因之私立學校起而代之。大多數的學校，對於學生只問繳費，不問讀書。『商業化教育』可算成功了。這種教育使學生得到極壞的觀念，以為只要有錢，何必讀書。按期納費，期滿畢業，學術的興趣，教師的指導，全不在計算中。這種教育使教師感到深切的痛苦，被校長看作僱員，饑寒交迫，終日孜孜為利耳。至於私立學校公開地以辦學來賺錢，官立學校辦事人乘時局不足而吞款扣薪，更是意料中事。

這樣的教育經費能維持並發展教育嗎？這樣的教育經費能使教師安心治學，貧寒學生得以上進嗎？與其使學校一天天腐化，臭銅錢化，不如停辦了好。全國的災民在五千萬以上，失業者日見其多，大家不能生活，何以教育界能單獨要求暖衣足食呢？大家不如死裏求生，對日作戰！無情的炮火消滅了無數的腐化公子。消滅了大小軍閥，節省下每年兩萬萬元的軍費。請問辦什麼不夠了，何止學校教育而已哉。

最後，教育的出路——談到教育的出路，不特教者走頭無路，學者更是終日皇皇。近來教育為此問題不知費多大的力氣，終竟不能在文字上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因為中國的教育不特未能使國民一致救國

，同時也不曾使國民因教育而增進謀生能力，更糟糕的，就是現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陷於破產，請問一批一批的畢業生走往何處去。有人以為要注重職業教育就有辦法，殊不知在水災，共禍，煙毒，兵亂，匪擾的中國，根本職業發生動搖，縱令學會天大本能，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力。

整個的中華民國已入於危亡的境地了，教育界之沒有出路那是環境必然的產物。我們要在教育界裏求教育的出路那是不通的，我們要在教育的一切環境中打開生路。目前的生路是什麼？就是死裏求生，對日作戰！對日作戰，可以為教育造成新的環境。破壞了封鎖不進步的家族，解放了第二代國民，走出自利自私的包圍，脫離貪生怕死的境地。重新建立國民教育的發祥地。政治上了軌道，全國統一，經濟發展，軍費減低，學校的行政不再為政客官僚所把持，學校經費獨立，教師不再為乞丐，學生不再為富翁驕子，無恥的貪徒不再寄生，那中國的教育就走上了康莊大道。

對日作戰，為教育環境開新路：家族化的教育，官僚化的教育，商業化的教育，統統付諸炮火。政治經濟有了發展，那教育獨立就成功了。從此國家為教養良好的國民而辦教育，同時國民也為救國而受教育。所以我最後的結論是：

爲完成教育即生活的根本目的，爲求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我們要有救國教育，要教人人對日作戰；爲建設教育的良

好環境，爲開展教育的出路，我們要有救國教育，要教人人對日作戰。對日作戰，就是救國教育！

求人不如求己

廷標

自從暴日進佔東北以來，凡有血氣的中華國民，都不能袖手旁觀，坐待成敗。

國際聯盟和一紙空文的非戰公約。在內政上就把三民主義認爲兌現的支票把國民黨當着諸葛亮了。

於是有的人到馬占山將軍那裏去投軍，預備効死疆場。有的人放下書本向當局請願，收回失地。有的人執起筆來，揚揚萬言，鼓舞民氣。也有的人離開日本人辦的工廠，不替敵人工作，以爲消極的抵制。我們一看投軍的勇躍，請願的熱烈，出版物的增加，罷工的迭起，便知各種人物已以各種的方法，對敵人抵抗。只有手握軍權的當局，既採取無抵抗主義，又以無辦法無責任了事。國事如此，實爲中國歷史上從未有之嚴重時期，執政者的兒戲，亦爲古今中外所未見，老百姓如果再不自己打算打算，真是亡無日矣。

歷史告訴我們，國家的獨立全賴自衛，然而國民則倚靠外援。人權的保障和自由的獲得全賴自求。然而今之人民則希望統治者的開恩施與。因此整個的民族，在列強的壓迫之下，而大多數的民衆又在少數享有政治特權者的壓迫之下。外人的侵略和一黨的專政爲何不發現在英國而產生於中國，不是沒有原故的。阿斗和次殖民地的地位是一種人性的表現的兩面。要對外不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就得對內不做阿斗。這是我們要認清楚，爲解決對外的問題，同時得要注意對內的問題。

中國人靠人的心理，從個人方面到民族全體幾乎是一致的。窮人要靠富人，富人又靠天。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青年的時候靠父母的供給，年老了又靠兒子。社會上所謂的福人，他的福不是自己求來的；却是自己不勤勞，人家給他的。這種靠人的態度，在外交上就成爲求人不求己。自己不抵抗，反完全信賴無能爲力的國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中國的問題，在對內與對外的兩方面，根本的缺點是一致的。這個缺點，就是人民處事的態度不能以「求己」爲根本的精神。於是要自存而不能自立。知自危而不能自救。自強。想自治而不能自求。結果國家的獨立，有其名而無其實。人權的保障，有其文遂無其事。國家的人格和公民的資格遂同時喪失。

要救中國的危亡，專靠外援是最渺茫，而且是最可恥的事。天助自助者，誰都知道這樣的說，這雖然是一句平常的話，然而我們不應忽略她的意義。原來國際的關係，和朋友私下的關係有別。一個人可以犧牲自己，爲朋友謀幸福，但一個國家則斷不能爲他的友國，犧牲本國的利益。一個人不至於乘鄰人之難去併吞他的家產。一個鄰國則不然。於是這次日本利用國際的三不局面（英國不能戰，美國不敢戰，俄國不肯戰）和中國的三禍之下（水禍，共禍，兵禍）把我們的東北佔領了。所謂英國的不肯戰，美國的不敢戰，和俄國的不肯戰，當真是日本對英美俄宣戰時他們也不應戰嗎？自然不是，所謂不戰，是日本向我國開戰，而他們不來援罷了。無論從公理和國際法方面說起，日本的侵略中國都說不過去。然而英美俄的坐視不救，却是何故？無他，這是因爲捨己爲人的精神在國際關係中是不存在的。現代的外交，比三百年前無多進步，功利主義和利己主義，在外交上可謂是絕對的真理。日本乘着千載難逢的機口，向我進攻，我還仰看頭向列強乞援，真是可笑的事件！所以要得免於危亡，只有自救。

自救不是一句空話，一定要有具體的辦法。根據求己的精神，我有幾個提議：
（一）在軍事方面要能自衛。國際間既

無公理之可言，獨立的保障自在乎自己的軍力。國際聯盟，是一個無能為力的機關。他對於和平的破壞者，雖設有制裁，然而所謂軍事制裁並無周詳的規定。經濟的制裁，更難實現。非戰公約未設有制裁，果爾戰事發生，除被侵國家以兵力抵制外，別無保障。這是在軍事方面，我主張要能自衛的理由。

(二)在政治方面要能自治。國家是人民的國家，人民是主人。人民組織國家的目的，和組織其他社團一樣，爲了增進國民的幸福。所以國家是工具，謀人民的幸福，才是最後的目的。什麼是人民的幸福，似乎不是幾個官僚所能而知。知道各種人羣的需求，只有他們自己。所以任何非民選的代表，結果都不能滿足人民的欲望。只有根據自治的原則，產生民選的政府，才能顧全人民的利益。

(三)在經濟方面要能相當的自足。一能小的城市，不能成爲獨立的國家，一部份的理由就是經濟不能自足。不自足與不能獨立有莫大的關係。中國自海禁大開以來，市場上充滿了外貨，日常用品，非靠外國輸入不可。以至一旦要抵制日貨等於自己抵制自己。把紙張一項來說，市面上所用的紙大多數是日貨，學校裏用的講義，報館舉印的報張，多是日本紙印的。我們不用日本紙，我們能不能閱報不發講

議呢？所以積極的抵制日貨，一定要有國貨替他，否則將成自縛。這是在經濟方面須能相當的自足的，淺顯理由。

(四)在學術方面要能自立。在這一層近來很少有人談及。中國派學生到外國去留學，已有六十年的歷史，然而高尚的學術，在中國至今尚不能獨立研究。恐怕在各國的外國學生要以中國學生爲最多（在英國以印度學生爲最多，但是印度是英國的屬地不能以外國論之）現在一個國家的立國，學術自成一個很重大要素，學術不能自立，尙何自立之可言。希望國人要注意這點。

以上所舉各點都是老生常談，然而這都是根本問題，我們到今天都沒有做到，如何便不說呢？中國人只知求人，不知求己。以至外侮不能自衛，內政不能自理。在這靠人失敗的當兒，自己應該回轉頭來，把求己的原則，應用到對內與對外兩方面去。

廿八日夜

辛亥旅燕雜感

彭雲生

黃顧耿耿心，豈僅在考據，奈何乾嘉儒，老死逐末度。浙中沈與王，千載有冥悟，但恐百世下，無人發孤趣。

城西多隱居，陶廬與藏園，寂寂揚雄宅，門無衆賓喧，嫵嫵生古香，欸睡無陳言，

借問高軒客，誰知儒道尊。

明季國事非，鄒馮尙講學，宣武門東偏，首善有芳躅。心死實可哀，一陽傷已剝，救國先救心，庶幾剝可復。

步出德勝門，偶憶西巡事，踉蹌出兩宮，衣服皆布製，流離到懷來，三日未食寐，差喜小臣永，供迎遵體制。

道旁一老父，下馬親問之，海淀何所有，曾否記當時，圓明被燔燒，我及親見之，離宮四十所，瓦礫今無遺。

我喜王梅邊，生祭文丞相，今我來柴市，感鬱氣悽愴，烈哉千載心，齒髮負歸葬，百讀正氣歌，鬚眉凜以壯。

首陽今何許，乃在憫忠寺，龔生竟天亡，蘭芝同焚棄，落落卻聘書，千古想高致，獨立立寥天，梅花清到未。

昔哭故人宅，今勸故人書，故人在何所，開書與之俱，蕢齋志可傷，戴山言非迂，夫天未欲治，太息失真儒。

憶昔張口遊，煮酒炙肥肉，楊子與最豪，詩篇噴珠玉，有老忽旁歎，此昔轉萬轂，自從棄外蒙，長衢走麋鹿。

豆腐江家法，烤肉正陽樓，潘魚既清美，伊麵亦嘉羞，衣冠競南渡，食譜無人搜，獨有東來順，雅俗還相投。

江亭葭葦深，十里烟蒼蒼，疏月來西山，寒蛩鳴晚塘，陳子既奄逝，王周天一方，幾回欲重過，踟躕空斷腸。

出

迢湘水深，遠望秋雲陰，美人弄瑤瑟，蕭蕭寒葉林，楚些不可作，蘭芷款重尋，渺渺魂兮歸，千里傷余心。——

有美天一方，由來在荊渚，秋月抱孤襟，微衷寄蘭杜，織錦不成章，采芝未盈宮，江漢隔千里，脈脈意相許。

孤館愁無似，喜見菊花開，故人殊落寞，應無載酒來。詩思客中苦，征鴻天外迴，安得攜兒女，歸翦北山萊。

桃李絢春姿，菊花凝秋節，熙熙物向榮，矯矯含芬潔，萬族各懷生，殷殷思往昔，陶公豈不才，柴桑甘守拙。

峨眉山上月，萬里來燕都，清輝欣更滿，照我城南廬。獨坐東窗下，悠然讀我書，萬慮豁以清，真返天地初。

虛館寂無聲，寒月中天映，是非兩相忘，物我了無競，一得一齊得，非垢亦非淨，若無有死心，何由見本性。

布衾冷似鐵，衣服了無剩，適以謀生疏，非敢云道勝。明月入我窗，頗足發孤興，側聞讀書者，一清乃足稱。

美人天際遠，念之歲月深，贈我雙琅玕，報之以瑤琴，清月舒微波，悠悠千里心，勞思不成寐，展轉涕沾襟。

早聞楊紫峯，結廬青城顛，彈琴吟秋月，說劍倚流泉，惜未從之遊，於今三十年，寂寂蕭齋中，想念空雲煙。

我家江水頭，送江東入海，跋涉來燕山，

時序已復改，念彼幽蘭花，馥郁徑當采，如何久不歸，高秋爲誰待。

父母生我時，望我侍晨夕，年年道路中，長作他鄉客，墳塋沒蒿萊，更有未掩骼，哀哀如路人，生兒復何益。

朔風吹庭戶，颯然驚我心，時變忽已冬，

枯木有哀音，落葉積頽邱，飢鳥鳴故林，莽莽天遼廓，悽愴淚沾襟。

陽月已先至，臘梅花未開，探出幽郭門，且向籬邊來，一往無消息，生意難重迴，蕭索枯壤中，颯然使心哀。

▲本社代售

日人口中之「滿州問題」致東三省死命之吉會路

光弼譯著 價洋五角

郭紹宗著 價洋七角

朱乃一著 價洋三角

明志論著 特價九角

脫出紅俄

反俄與反共

對日作戰

陳啓天著

本書對與日本作戰的種種理由，登揮極其透澈，讀此即知抗日救國只有對日作戰，定價連郵費一角。由本報發行。

郵費加一掛號另加六分

民聲週報

第十期

社址：

上海馬路福德

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

每期三分全年連

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

二十一年三月六日出版

第十九期目錄

議和之聲與賣國之聲

擴大外交戰

美國務卿覆波拉書的解剖

武力抗日之決心

持久抗日與內政

爭取上海戰事的最後勝利

怎樣收回東北的失地

血戰抗日可和平了結嗎？

『最後一課』

陳啓天

周天冲

謝承平

楊正宇

諸青來

陳啓天

胡哲敷

謝承平

姜蘊剛

議和之聲與賣國之聲

陳啓天

自日將鹽澤及野村在上海被我十九路軍戰敗後，日本新任司令植田於其統兵到滬之初，曾提議求和，而由英美法意四國公使奔走調停，我國政府欣然與之週旋，上海的資本家以及自命爲穩健者流以爲宜「適可而止」，大都暗中贊助和議。不意植田將援軍布置妥貼之後，即提出無理的哀的美敦書，要求我軍撤退二十華里。日軍增援，反要我軍撤退，實在橫暴已極。到此時機，我政府雖欲投降求和，也不可

的。最後勝利以前，即與敵人議和者，即爲敵人緩兵，而使我軍抵抗益陷於困難，實不啻賣國也。

能。於是十九路軍不得不繼續抵抗，率領十九路軍，第五軍以及稅警特務團效死苦戰，使日軍不得大逞其野心。然而江灣，廟行和八字橋等處戰役我軍之死傷，較從前爲多者，全由接受議和，未充分增援所賜。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我軍未取得上海戰事

現在植田所統第七師團及其他軍隊已經爲我軍擊毀一大半了。日本復向各國表示可以議和，國聯以及英美公使又從而奔走和議，據說政府當局竟已接受和議，正在磋商條件云。我們從前次和議所得的教訓以及各方情形推斷此次日本表示可和的用意，不外以下數點：新任日軍總司令白川大將所統日援軍兩師團尚未全到，一切攻擊計劃至少須一週始能布置妥貼，故又藉和議緩兵，以便再總攻擊時得大逞其野心，使我軍不能不退却，這是日本要議和的一個大用意。自植田提出最後通牒，開始攻擊我軍後，國際單獨申請日本撤兵，並從

本刊特別啓事

自去年九一八暴日佔領瀋陽以來，本刊即堅決主張對日作戰以救危亡，奈執政者久持無抵抗主義，致東北全失，上海亦危。亡國滅種，禍到眼前，本刊因之延期。幸我愛國軍人自動抗日，稍挽頹勢。本刊同人以對日作戰之主張漸次實現，不得不重振旗鼓，繼續出版，而以言論贊助實際抗日運動，聊盡國民之天職云爾。

我國之請開特別大會，已大不利於日本，而美國又鄭重聲明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不容日本破壞，更不利於日本，故不得不表示可和以緩和國際空氣，並以掩蓋增兵行動。這又是日本要議和的一大用意。還有一個大用意，便是上海戰事日本對內也不利於擴大並持久，現在為維持所謂「大日本帝國」的面子起見又不得不繼續增援，將上海戰事擴大並持久了。日本軍閥以及政府黨要緩和國內民衆及反對黨的反對，也不得不用和議來掩蓋軍事行動，並得藉口和議不成，表示軍事行動的不得已。總而言之，日本仍是不過假借和議，準備軍事，以便再度攻擊，獲得勝利而已。

我們已經明了日本表示和議的最大用意，不過如此，國際雖努力促成和議也是不能實現的。我國為敷衍國際起見，固不妨虛與委延。但萬萬不可忘却以下三事：第一須知此時所謂和議不過是軍事的準備。日本既正在充實軍事的準備爭取最後的勝利，中國尤應從速增加援軍，以保持過去的勝利並取得最後的勝利。如果以和議貽誤軍事，或者以外交的周旋疎忽軍事的準備，便是等於賣國，我們應該絕對反對。

第二在虛與國際週旋和議時，中國對日的態度應一改從來軟弱的態度為強硬的態度。即萬萬不可對於任何條件，一概表

示接受。具體的說，中國外交當局固不妨表示上海戰事中國極願和平了結，但必須同時表示，必須日軍全數撤回日本，上海可無戰事。所有因戰事而受之損害，無論屬於列強或中國者，均須由日本負責賠償。我軍在我國境內，無論如何不能撤退。如果答應中國軍隊撤退，並劃什麼中立區，而容許日軍仍在中國境內，便是為日本緩兵，等於賣國，我們也應該絕對反對。

擴大外交戰

日本自「一二八」軍事屢次敗挫以還，除繼續增派援軍來滬擴大「軍事戰」(la guerre militaire)外，又努力作國際宣傳，擴大「外交戰」(la guerre diplomatique)。據大美晚報記者云，自埴田來滬以後，特別招待外國記者，極得各國記者之同情，雖素來反日之美國人，亦讚賞埴田之外交才能。上海是一個國際社會的小縮影，各國新聞記者，各國大報館的特約通訊員均集於此，各國領事均駐節於此，「外交戰」的勝利所及於國際的影響至少是與「軍事戰」的勝利之影響相同的。並且有了軍事勝利之後，如無外交手腕為之宣揚與傳播，則我軍頭顱與血淚之所得，行將為敵人

獨解決，國際也極願上海問題單獨解決，而中國則不利於上海問題與東北問題分開解決。如果政府當局順從日本及國際之意，將上海問題苟且單獨解決，近於放棄東北，也無異於賣國，我們更應該絕對反對。

總之，在上海戰事，我國未取得最後勝利以前，一切議和之聲，都是賣國之聲，我們應一律反對。中國的惟一生路，在繼續對日作戰到底，我們應不惜任何犧牲，以為最後勝利的代價。

周天冲

之反宣傳所銷滅。我們沒有錢往巴黎，倫敦，日內瓦，華盛頓，紐約，去打日本——國際新聞界中的日本，至少我們應該努力在上海與日作外交的殊死戰。日本對華的「軍事戰」開始了，我們應戰了，我們勝利了；日本對華的「外交戰」也開始了，我們至今還未曾應戰。沒有外交為後盾，我們的勝利能夠保障最後的勝利嗎？而且將來軍事一旦結果之後，外交的鬥爭，一定還要激烈。我們為「戰後外交」打基礎，現在也得及早為之備！我們應該趕快擴大「外交戰」，往上海外國記者社會中去打日本，往巴黎去打日本，往倫敦去打日本，往日內瓦去打日本，往紐約，華盛頓去

打日本!!!

美國務卿覆波拉書的解剖

謝承平

一九三二年二月半，中日問題正鬧得緊張的當兒，美國國務卿史汀生覆給參議院外交委員長波拉的信公開於世，並且特意送交各關係國的外交當局。這在美國外交上確是一件重要的文獻，可也只是美國遠東政策的繼續的申述，並非是新政見的宣布。此函敘述美國遠東政策，從一八九九年海約翰以至今日，一貫地傳統地重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及維持中國行政與領土的完整。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因軍縮問題與太平洋問題有連帶關係，因此海軍公約與九國公約同時締結。美國更因列強一致贊成此種對華政策，尤其當時英代表貝爾福及日代表幣原在會議中明白表示，美國縱放棄艦艇製造的領袖地位並打銷甘姆菲列濱繼續設防的計劃，六年之後，巴黎公約（即凱洛白里安公約）更對此加以保障。最後談到自東三省牽連到上海的中日敵對行為，更覺有對上述各約有保障而無修改的必要。美國政府不能承認中日兩國違背此項公約所造成的任何局面，與締結之任何條約或協定。

從首看到尾，美國的說法是何等官冕堂皇，好像美國的遠東政策專在保護中國

的。因此，一向以美國為靠山的人更狂歡鼓舞。但是此函的骨子裏真是如此嗎？！其實無處不為着美國自身的利益。讓我來撕去外交的面子，清除曲折的文章，解剖一下：

美國的經濟發展與勢力範圍——美國自一八六〇年後工農業有長足的進步，於是其舊的門羅主義而有新為解釋，一變而為海外發展。東方這個市場自然是逃不了他們的注意，美國先後在夏威夷和菲列濱取得海軍根據地，以作跳向東方市場的兩腳。美國在中國的面面打開了之後，列強有瓜分中國之勢。除了美國，其餘強權都各有其勢力範圍。這樣的圈子對於美國的貨物銷售是極其危險的。於是美國提出「有財大家發」的主張。自己要求列強把中國財門大開，機會均等，偏要說為保護中國和遠東和平。這時期美國主張只取得各國的同意，先進的強權佔在主位，允准其要求而已。等到歐戰以後，美國一躍而為世界富翁，海軍竟與海上王的英國平等。打破了英日同盟，結成九國公約，華盛頓的地位就成了太平洋的主宰了。在條約上明白以中國為被保護者，對於中國的內政和

工商不許任何國私獨損害！從此以後，親美外交的勢力一天天的增大，於是美國金元勢力也就一天天的深入中國。尤其在國民政府時代美國做了的生意真是又大又多。英日兩國怎能不側目呢！

現在日本既強佔了東三省——一向認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又進攻上海——長江流域原定為英國勢力範圍——日本再三向英國聲明無意於長江流域的侵佔。那就是說，如果英國能在東北方面為日幫忙，那日本在揚子江方面也特別對英國諒解，果如此，英日各保其勢力範圍，不是把美國置於圈子以外嗎？那以後美國發財的機會就不能均等了。

美國的海軍實力與英日勾結——英日勾結足使美國在太平洋大西洋前後顧慮，所以美國第一步須打破這種結合。一九二二年美國對日事事讓步，並不如史汀生函中所謂犧牲領袖地位，實在無所謂放棄，當時實在把握不住。只求能得日本同意與英解盟就好了。後來倫敦會議，英美兩國都討好於日本，因為戰後英美在海外貿易上的競爭愈烈，似乎有同室操戈之勢。一直到了今年，美國的海軍力還不能單獨對付日本或英國，而英日在東方仍有勾結之勢，所以美國也不敢過於強硬。

史汀生函中的重要表示在說明海軍公約與九國公約必須相提並論。如果九國公

約不足以維持均勢，那美國只有擴大海軍，增加太平洋上的防禦了。這一來，使以海軍為國家命脈的英國不得不於窮困之中也要加增海軍負擔，同時日本更要武力對美，而積極開展後方的實力，特別是中國東北的富源了！

美國的國際體面與日本暴行——巴黎公約是一張廢紙，在軍事上不成問題了。可是在美國的外交上還要算是一種重大的進步。因為美國既為巴黎公約的盟主，那今後的國際問題，尤其是戰爭，那美國必出而干涉了。這就根本動搖了門羅主義。美國並非不知其力不足以宰制世界，但是至少要以歐洲債主，太平洋霸王自居。這一次日本居然不顧一切，尤其是美國所領導造成的各種公約，在中國橫行。同時，不要臉的中國政府也曾再三請求美國援助。可是美國心有餘而力不足，只有高壓的呼聲，而無制止的實力。美國這個上國自居的臉子算掃盡了。人類所求者名利為重，美國受日本之害，既奪其發財機會，又掃盡國際體面，那美國怎能不說幾句硬話哩。史汀生的信上無異對世界說，現在我無力對日，但是以後我要增加海軍，維持大國的權威。

中國所得的什麼利益——美國口口聲聲為中國，這次美國務卿的信上給予中國什麼好處？最有力的地方當推「不承認兩

國政府違背此項公約所造成之任何局勢，與締結之任何條約或協定」。換句話說，日本強佔東北，或進佔上海，或強迫中國簽約，在國際上是不能承認的。但是日本不管國際承認與否，已經在加倍用武力，用經濟，用教育來侵略我國了，一旦將東北造成朝鮮的地位，國際在事實上還得承認呵。所以我們明白法律上不承認是靠不住的，另一方面，美國不承認日本在華的侵略，目前無可如何，將來訴諸武力，那

武力抗日之決心

自一月二十八日十九路軍奮起抗日以來，血戰經月，殺敵逾萬。十九路軍及憲兵團之犧牲衛國，令人欽敬，固無論已。婦孺之慷慨激勵，士民之踴躍輸將。破產者口無怨言，死亡者含笑以瞑。而近來各師旅武裝同胞爭起請纓效命。即平日目為勇於內爭之軍事領袖亦不惜率其心腹勁旅，犧牲於前方。全國同仇，誠不愧為黃帝之子孫而為民國之前途發生一綫之曙光也。惟我十九路軍雖於淞滬一隅屢獲全勝。但逆寇對於東北之陰謀方張未已，在淞滬一帶之援兵亦大在增加，淞滬之勝負尚須視最後之數分鐘方能決定。而中日之勝負尤不能完全以淞滬之勝負而決之。吾人萬不可以淞滬之勝即矜矜自喜，而懈怠最後之

我中國又成為世界戰場了。

我全國國民，尤其是掌外交的人們，該明白美國遠東外交如此。我們千萬不能奉之如阿父，我們只有靠自己的實力與暴日抗，同時以主動的地位，利用國際的利益衝突，使外交上同軍事上一樣勝利。所謂遠東問題就是中國問題，我們自己是遠東的主人，我們要排除自身受人的宰割，不能搖尾乞憐，任人爭奪使我子孫永久呻吟於列強鐵蹄蹂躪之下！

楊正宇

努力。以致前此人民生命財產之犧牲為枉費。前此所獲之勝利等於無效，而令功敗於垂成也。今敢以愚見數點奉告於全國同胞，懇求全國同胞於原有武力抗日之決心外再加以萬分之決心焉。吾人須知：

- 一、中日之勝負完全決之於兩國國民犧牲精神之大小，我同胞宜下最大決心，準備東北及沿海沿江一帶片瓦不存，以與侵我逆寇同歸於盡。
- 二、中日之勝負完全決之於兩國國民忍耐力之久暫。我同胞宜準備對日作百年戰爭以博最後之勝利。
- 三、吾人既已武力抵抗則專心武力抵抗，萬不可一方正在打仗，一方又妄想求和，首鼠兩端。終歸失敗。

四、吾人有一寸土地則守一寸土地，有一粒子彈則打一粒子彈，有一分力量則用一分力量。

五、吾人甯武裝與逆寇面對面死於炮彈之下，決不婉轉哀號於敵人便衣隊刀俎之上，吾人財產甯毀於敵人炮火之下，決不讓敵人從容佔據從容據掠從容經營。

六、逆寇如求和，須逆寇先自撤退其海陸空軍，方表示有求和之誠意。

七、列國如調停。須列國先令日本自動撤退其海陸空軍。方能證明有接受調停之誠意。

八、吾人決以鐵與血擁護全國人民領土主權之統一。我領土內之日寇吾人誓

持久抗日與內政

滬變發生以來，一月於茲，暴日屢次增兵，一再實施總攻擊；賴我將士誓死抵抗，得以保持陣綫，今後戰局殆有曠日持久之勢。於是愛國志士莫不奔走號呼曰，值此國難嚴重時期，應速停止內爭，一致合力對外。斯言也，誠屬名正言順；顧抗日之戰，非短期間所能收效，前方將士力保疆土，非賴人民通力合作，當局開誠維護，不克竟抗日全功。而欲求後方調度，悉合機宜，關於內政之一切措施，可置諸

死以鐵與血驅除洗蕩之。

九、吾人決不接受武力迫脅之外交，決不簽訂喪權辱國之條約。

十、各黨各派，軍政當道，誠心犧牲，武力抗日者，吾人擁護之。自私自利，投機思逞，嫉賢妬能，妨害抗日者，吾人打倒之。

吾國人對於以上十點有澈底之認識，堅決之信仰，方能有偉大之犧牲精神與偉大之魄力毅力，應付此空前之國難。以自救救國。同胞乎！事機已至，圖窮匕見，短兵相接之時，無再可猶豫之餘地矣。吾人前途祇有戰鬥與死亡之二途，同胞乎！其善自擇之。

諸青來

不論不義之列乎？內爭固應停止，內政問題可任當局自由處置乎？庶政之中，與戰事關係最切者，厥為軍事外交財政三端，茲依次抒其管見：

(一)軍事 軍事內容，可分為編制訓練軍需徵募任免調遣各項；在歐美先進國，軍隊之編制，大抵由議會決定；其限制最嚴者，特在國憲中明定軍額；如瑞士憲法規定各邦不得有常備兵三百以上是也。平時之教練徵募任免，在在與軍政有關；臨

時之指揮調遣，則屬於軍令範圍；不論軍政軍令，都由主管部長執行，部長為閣員之一，(此指行內閣制者而言)當然對議會負責。至對外開戰事關重大，更須得議會同意，籌措戰費，須經議會通過。如此則武力始受政治之支配，軍權方隸屬於民權之下。否則軍人擅權，黷武之禍必不能免。日本此次逞兵，橫暴已極，說者謂彼武人好大喜功以致妄開釁端，演成慘禍；實則由其政制不良，軍人處於特殊地位，有以致此耳。彼國軍權常凌駕乎政權之上；專司軍令之機關，直隸於天皇，既非內閣所能過問；關於軍政設施，雖由部長主管，該部長例以軍人兼任，屬於閣員之列，其地位與他閣員不同，彼內閣所以常受軍人之掣肘也。今我為長久抗日計，軍事一端，最關重要，欲使全國軍隊，脫離個人，或黨派之關係，悉化為對外作戰之軍隊；其權限應如何劃分，責任應如何明定，不可不參照先例擇善而從矣。

(二)外交 自九一八瀋陽起後，國際聯盟未嘗無督促日本撤兵之決議，最近更有嚴重責言；美國亦屢援非戰九國等公約，為我張目；然而空言詰責，不能抑制日本之暴行，各國遲回審慎，不肯以實力援我者，因我陷於孤立故也。我所以自安孤立，不能與他邦提攜者，則以國家組織不健全，國力不充實，在國際尙無相當地位

故也。今後欲謀外交勝利，固須在壇站之間，盡折衝之方；然亦非從內政上根本改革，恐難轉移國際觀聽耳。

(三)財政 國家財政，本已山窮水盡，戰事起後更屬難以籌措。然不窮不變，不變不通，當局苟有覺悟，與人民開誠相見，財政顧極困難，未嘗無補救之策。查在滬變發生以前，宋子文預計本年六個月(一月至六月)之中央收入除徵收費及攤還外債本息外，每月淨得二千五百萬。除去償還內債本息一千七百餘萬，僅餘八百萬元。中央軍費每月需一千八百萬，黨政等費每月需四百萬，兩共二千二百萬。每月收支兩抵，不敷一千四百萬，擬借新債以資彌補。自滬變發生，稅收減色，約僅得原估數之七成，計一千七百餘萬。軍政等費竭力緊縮，減去二分之一；內債定整理辦法，減輕利息，延期還本，亦可省支二分之一；兩共每月支一千九百餘萬，以收抵支，不敷二百萬元左右；以上係經常之預計，臨時戰費未計在內。自十九路軍對日抵抗，士民熱忱贊助，捐輸物品現金者紛紛不絕，民間經濟雖非充裕，政府苟能曲體民意，財政公開，援人民以監督之權；上下誠心合作，必能收踴躍輸將之效，持久抗日之戰費，不患不足矣。

要而言之，整軍理財，無論平時戰時，均關重要；而欲謀財政之充裕，軍民之

合作，要在全國上下同心一德。夫中華國家為四百兆人所共有，非任何個人或一黨一派所私有，值此國難期間，此理尤難磨滅；欲求全國上下同心一德，各犧牲其生

爭取上海戰事的最後勝利

陳啓天

上海戰事自「一二八」到現在，賴我十九路軍將士的忠勇抵抗，得以保持勝利的局面，開中國對外戰爭的新紀元，現暴日竟不顧一切，續派大批援軍來滬，實行暴力壓迫，業在閘北到吳淞一帶動作起來，在這種嚴重形勢之下，我全國上下，應一致以最大的決心，不惜一切犧牲，爭取上海戰事的最後勝利。

我們為甚麼必須爭取上海戰事的最後勝利呢？第一因為上海戰事是因東北問題而起，我國如果在上海戰事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不但可以稍洗東北不抵抗的恥辱，並且易於解決東北問題。第二因為上海戰事是中日戰爭的正式開始，如果始終能保持勝利的局面，則全國士氣及民氣不致因一敗即塗地，同時可使戰區不致延及各地，受上海同樣的損害。第三因為上海戰事如中國能抵抗至半年以上，則中日貿易完全斷絕，日軍來援費用浩繁，可使日本發生經濟恐慌與政治變化，致不易在中國繼續實行暴力壓迫。第四因為上海不但是中國

命財產，為長期抗日之計，蓋非以一黨一派所私有者復為共有不可。質言之，除立即取消黨治以外，無他道也。

(二月二十七日稿)

的經濟中心而且是大貿易場，在此持久對日作戰，最足以影響國際的利害，使列強不致再坐視日本橫行，破壞中國獨立，毀棄國際約章。第五因為上海民衆比較能夠供應軍隊的需要，不致因餉精缺乏影響對日作戰。第六因為十九路軍已為國家苦鬥將近一月，必須獲得最後的勝利，使其過去的功勞不致付於流水。總之，無論從任何方面說，必須爭取上海戰事的最後勝利，中國便可從此復興起來，結束國內戰爭，增進國際地位，以與世界列強相遇旋，暴日再不敢小視中國了。

依據以上種種理由，可以充分證明中國必須取得上海戰事的最後勝利，但是我們怎樣辦法才能達到這種目的呢？第一我們以為最高軍事當局應迅速調得力軍隊到滬參戰，其數與已在上海的合計起來須加倍於敵軍，現在敵已到上海的，似有五萬，而且援軍源源開來，我軍在上海的數目是否倍於日軍，恐怕是一疑問，我軍器較遜於敵人，必須有加倍兵力，始足抵抗到底，保持勝

利。故兵力如果不足十萬之數必須從速調足。而且調來的軍隊必須戰鬥力較好，始不至因少數部隊影響全局。第二我軍數目固須加倍於敵軍，而軍實也須充足，最要緊的是槍枝齊全，子彈充足，並且具有各種特種兵器，始能盡量殺敵。如果軍實方面尚有缺乏，應從速盡量補充。第三日來敵軍用飛機投炸彈，雖收效甚少，但也足以擾亂軍心，妨害調度，我國南北所有飛機應調一半來滬助戰，如不夠用，還應將商用飛機改成軍用飛機，有了多數軍用飛機既可與敵機作戰，使其不得肆行擲彈，又可在敵軍防線以內經過飛機戰以後投擲炸彈，毀其駐軍及軍艦使其不得自由行動，安定作戰。第四，我軍須立即設法封鎖吳淞江口，禁止一切船隻出入，以杜絕敵軍繼續增援，而便於徹底肅清在閘北至吳淞一帶的殘敵。第五我國須立即宣布自吳淞江口至蘇州河口之黃浦江一帶為戰爭區域，所有船隻無論商船或兵艦應於一日內開出吳淞口或集中南市及外灘江面以便中國海軍開始攻擊日艦，中國兵艦雖小，但具最大的決心，兩隻中艦拚敵艦一隻，在代價方面說，是值得的。如果海軍當局不肯去拚，那末，留着只吃飯不打仗的海軍做什麼用呢。倒不如盡量拿去拚了的好。第六中國政府須嚴重警告公共租界不得再任敵軍利用租界做作戰的根據地，如果租界當局不

肯驅逐日軍離開租界，即認為租界當局已經放棄租界，我軍可以自由進攻租界的敵軍，即虹口匯山楊樹浦一帶的敵軍所有一切損失由日方及公共租界當局負責。第七我國政府須立即對日宣告絕交，表示抵抗底的決心，同時宣告世界各國，中國為自衛而戰，為國際和平而戰不得不抵抗暴日到

怎樣收回東北失地

胡哲敏

東北數千里膏腴之地，為暴日強佔，

已經半年了；愛國志士，無日不奔走呼號以求收回失地，然至今日非但失地未能收回，並且成起偽國了。在日本的夢想中，以為偽國一經成立，由她首先承認，列國自然也才第承認，數年之後，不就可以變成今日的朝鮮了嗎？至於我們政府呢好像是已經抱定不抵抗的決心，無論如何，要貫徹主張似的；任她如何野蠻獸行，焚燒劫殺，只要不殺到自己頭上，是沒有什麼須要顧忌的。所以日本不費一兵，拱手而得數千里之地，並且虜獲數千里內的鉅量財產，並不是他們兵力雄厚威嚇得來的，並不是他們政治手腕高明，運用得宜有此成績的，乃是我們守土之官，雙手捧着數千里地圖舉以進獻，與萬死不赦的漢奸甘為傀儡，以引狼入室。這兩種原因，要算東北成為今日局勢的最大原因。至於日本

底，予國以重大懲創，使國際不能坐視而同情甚至援助中國。

我們相信實行以上種種方法，必能取得上海戰事的最後勝利，取得了上海戰事的最後勝利之後，乃可以全力武裝收回東北，以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

在東省的長期經營，有所憑藉，自然亦是原因之一，然究竟是其小焉者。

現在要討論，怎樣收回東北失地的問題，只要對這幾個原因有相當辦法，此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第一：抵抗的問題。假如政府決定要貫徹對外不抵抗，對內不妥協的主張，雖至亡國瓜分，在所不惜，則不但東北問題不必討論，即全國問題，都很尷尬；因為他們對外是中華民國的代表，人民費盡頭血淚血所換得來的些少代價，不受住他們一紙賣契的斷送。現在我們姑假定政府諸公尚存有一縷之心未曾死透，哀念人民聲淚俱盡，稍稍放棄其主張，作挽回之大計，亦並不是不可能之事，而況以前是日本強佔東省，我們政府為避免與強大衝突起見，自然撤兵惟恐不速，且惟恐不遠，現在的偽國的背後，自然仍是日本，表面上却是中

華民國的叛徒。政府很可以名正言順的下討伐令，率師進討。華北一帶，少說點百萬大兵總是有吧？分三十萬到東省去，日本就吃不住了。有人說：兵是有的，就是缺少軍餉。我說這都是所部長官想借端發財的通辭。試問現在不打仗，他們吃飯是不吃飯？現在吃飯就有錢，打仗就沒有錢，這是什麼意思？大概真正抱定爲國犧牲的，決不把要錢放在心中，念念不忘要錢，就決不會爲國犧牲的。十九路軍血戰週月，從未說過向政府要錢，向人民要錢然而人民愛護之誠，出乎尋常，送錢穀，送用具，簡直應有盡有，不須前方同志絲毫煩神。馬占山抗日的時候，全國捐送軍餉的，也是不絕於途。總之現在全國人民的受國熱忱，已達沸點，只要有人爲國犧牲，不但軍餉毫無問題，即其前此所作之種種罪惡亦可因此而自贖。收復失地，兵力財力，都不成問題，只須有個機關通盤籌畫一下！

第二：漢奸的爲虎作倀，實在是這次東省事件中，日本最得力的助手。從前中國頗倡以夷制夷的政策，孰知以夷制夷的政策，未能運用而以華制華的政策反爲他們運用得心靈手活。這真是我們最大的恥辱！這班甘爲國賊的漢奸，愛的是錢，怕的是死；故日人得以威逼利誘，他們也就樂而甘之。現在要對付他們，就要處處使

他感到死的機會，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更要使他感覺金錢雖多，也沒有什麼用處，然後才足似寒國賊們之胆。怎樣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呢？最好是組織一個鋤奸團，充滿這班國賊們的前後左右，使他們隨時隨地，得與死神相遇。且誅鋤的範圍，不必限定於國賊的本身，辦國賊的父母子，嬌妻美妾，親戚朋友，未登報聲明與國賊真正脫離關係者，均在必殺之列，如此做去，只要殺掉十個廿個之後，其他一班未受殺的國賊們，或者也要斂跡了。則我們收回失地的問題就算解決了一半。

第三：破壞他們的根據地，是收回東省釜底抽薪的辦法。他們在東省經營數十年，工廠，商店，居留地，到處皆是，我們可以就現在已有的義勇軍，作整個的嚴密的組織，然後分爲無量數之小隊，裝成工人，或韓人，日人的模樣，衝入他們的安平地帶，去做長時期的零碎破壞工作。或劫殺，或焚燒，凡能達到破壞目的者，都可以幹，務使他們居民不得安生，

血戰抗日可和平了結嗎？

我們抵抗倭奴的侵犯，已經一個月了。日本受此打擊是早先想不到的，在此炮火連天的當兒，除在前線將士認真堅持到底外，很多方面的人要問這戰事要打到那一

工商不能樂業，使他一切投資，都陷於停頓狀態，一方面造成他們的經濟恐慌，一方面使其人民，感覺種種痛苦，都是他們軍閥所賜。如此分工合作的做去不怕東北失地收不回來。

上海戰事相持一月，戰爭不爲不烈，然而我相信日本視綫終不在上海而在東北，我們替他想想，上海縱得勝利，長江權利，他還敢染指嗎？他不過夢想上海勝利，東省交涉更外容易解決。他現在雖然把東省駐兵，調至上海，這是他們上海軍事吃緊，與國內調兵不易的見徵，又可見得他很信任中國政府是不會抵抗，東省事件已無後顧之憂，故注全力於上海以完成其所謂面子問題。假如我們現在忽然出其意料之外，以三十萬大軍進攻瀋陽而鋤奸團義勇隊，復同時並進，他們必定慌張了，放鬆上海事件，折回頭去顧全省。是我出兵東省，正間爲收回東北失地，旁面且可速收上海勝利的功效。是在我們全體民衆的努力吧！

謝承平

天？所謂外交家本在「奔走和平運動」。所謂要人也說「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更有和氣求財的人們要「適可而止」種種合乎中庸之道的論調。都不免忽視了事實。要

知道這次戰事的主動者在日本，倭奴要打來，我們能得和平嗎？

回答「抗日血戰能和平了結嗎」這個問題，須從三方面看，（一）國際是否能制裁日本，（二）日本是否肯中途罷休，（三）中國是否決心作長期奮鬥。後二者已很明顯，本篇專就第一項立論。

首先看國際聯盟的實力——國際聯盟是個紙老虎，早已宣告破產。可是有些一向「信賴國聯」的人還抱着希望。並指明最近國聯單對日本致申請書。請其停戰，是國聯進一步的努力。殊不知倒因為果，國聯態度所以較為強硬者，還由於中國抵抗勝利，戰爭擴大，危及列強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出來說些硬話。何況十二理事所說的一切只是「申請」而已。他們申請日本「注意」國聯盟約第十條和九國公約中「承諾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及土地上與行政上之完整。」並且「申請日本以榮譽的高尚意思，承認其特別地位所負之義務，及列國對其維持和平團體中合作者所具之信任。」假使日本強權不准如所請，不要臉，不維持和平，請問國聯將奈之何？日本早已佔據東北四省，早已不尊重中國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國聯不特不加制裁，反而承認日本有在中國勦匪之權！現在對國聯又存一個新希望，就是說三月三日要召集特別會議，並且說要引用

盟約第十六條。我對於這種希望不能信任。因為國聯之大權操之於強國，實際上是個和平分贓會。在代表大會上，小國雖占多數，但是無實力，假定大會通過了某種議決案，而國聯大會並不是什麼立法機關，同時理事會也不是純正的執行機關，因此大會議決案可以置諸高閣的。再就理事會情形說，如果要引用第十六條，必須全體理事（中日除外）一致贊成，只要有一位不贊成就不成。請問理事會中很有力的法國一定主張制裁日本嗎？更進一步說，假定一致通過了引用第十六條對付日本，理事會也無力執行，因為國聯根本不是主權者，沒有強制執行的工具如軍隊警察等。理事會只能申請各盟員國，代為執行。可是執行與否，又要看各盟員國自身認為有無必要。

假設國聯通過引用第十六條對日，那末，各盟員國就該共同以日本為侵犯神聖的國聯約章的罪人。共同加以制裁。第十六條的嚴重性，可惜被一般人所忽視了。這裏面所說的經濟制裁，決不像我們抵制日貨那樣隨便。實行第十六條的結果是：（一）認定不尊重盟約的侵犯國是對所有盟員國發生戰爭行為，所有其他盟員國對此公敵，立即斷絕一切貿易或政治關係，斷絕其他盟員國國民與犯約國國民間的一切往來，並且制止其他盟員國或非盟

員國國民與犯約國國民間一切財政的，商業的或私人間的往來。

（二）國聯理事會為保障約章得徵求若干國家，予以海陸空軍武力的援助。

（三）所有盟員國彼此在財政上經濟上互助，以減少彼此的損失，以一致壓迫犯約國，

（四）理事會得一切其他盟員國代會之同意可票決取消犯約國之盟員資格，

照上列各條看來，如果要各國對日本斷絕經濟關係，甚至於武力對待，並且要暴日退出國聯，那是何等的重大事件。別國的國家不說。單就與中日有密切關係的諸國而論，他們也決不能輕舉妄動。蘇俄土耳其都非盟員國，前者對東省事件尚不加評論，後者對中日問題也毫未表示，法國對日態度，雖不必有密秘合作至少也不互相仇視。德國雖關心遠東，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剩下來的只有英美兩國。我們仔細看他們對中日間問題的辦法如何。

其次看英國態度——英國的外交一向是保守的孤立的，主要目的在維持均勢，而不願積極干涉。上次歐戰之造成，英國態度不明，致使德法兩國都引英為友，而敢於宣戰，修正派的史家有指英對世界大戰負第三位的罪責。我深恐此次英國仍不免重蹈覆轍。

對盟約第十六條的担任，英國一向是

不肯承認的。倫敦海軍會議時，法國只要英國重伸第十六條之保障，竟未成功。因為經濟封鎖要靠海軍，而英國是最大海軍國，如果英國承認第十六條之義務，那就是英國為別人拚命，那又何苦呢？最近勞工黨雖有對日經濟絕交之提議，那是難於實現的。請看英國軍事當局的表示更明白了。

陸軍大臣海爾珊在國會上說：『彭森壁勳爵所提出自動的實行國聯會章第十六條之厲行經濟懲戒建議，此為極危害而不適當的辦法，因此舉涉及國聯行政會所須決定之問題，此問題為何，即孰為應受此種懲戒之負責賣國也，如照彭森勳爵之建議，則不啻宣佈英國認定日本犯有對國聯其他一國開戰之罪行，此非所以限制敵對行為區域之道也，如屬必要，勢必顧慮英人之退出上海，但此事甚屬困難且極有害，許多英人願否離滬，尙屬疑問，目前渠未見有可信此舉為合於實際或正當之理由，渠希望不致有使此成為必要之情勢，英政府極不願遽下裁判，須至給予雙方以陳述之適當機會，並研究雙方證據而後可。』

倫敦外交界所觀察的更為深切，他們對中日問題說：『如國聯屈服，則終必引起對日戰爭，而首當其衝者，厥為國聯最大之海軍國，即英國是也，故英國在一非屬自己的之爭案中，將負擔新時代爭戰之人力與軍費之大部分，以與其舊日朋友與

同盟者為敵，且將處甚不利之地位，以抗有結實的及就地可徵集的大軍之敵國，衆意處此情勢中美國將起輔助英國與國聯，但美國未有此種担保，且其今日淡於戰爭為從來所未有，加以地理上亦非處於至佳之地位，可出大軍遠越太平洋與中國海洋以作戰。』

總之，英國不願輕易為中國而担负大戰全責，而得罪舊日朋友。何況美國不一定與英共同對日呢？

難道英國就不牽入漩渦嗎？那也不必然。德國在陸上衝過比利時，在海中用潛艇妨害英國航行，英國也就宣戰了。我們要英國對日激烈，除非我們與日久戰，把英美的東方市場，破壞得不堪，也許英美能一致對日，完成武裝的和平，甚或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

復次看美國的態度——對中日問題也不如我國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痛快。華盛頓方面雖有新宣言，重申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並指斥日本行動破壞九國公約及戰非公約，可是要注意，這不過是較嚴重的『外交的姿勢』而已，若說將要對日用武那還早着哩。

日本強佔東省已有時日，不是違反美國所提的公約和主義嗎？然而美國對日態度也是很好，對中國還是很冷淡，甚至在上海血戰之後的態度也不見大改。最近

雖有大學教授等之請願，主張對日經濟封鎖，可是有力份子的說法還是：『美國對於遠東爭端之態度，必俟國聯會作有決定後，始乃加以決定，封鎖日本之意，在若干團體內，雖有進步，但距實現之期尚遠，總統府非正式表示，對於封鎖日本之請願書，未便贊同，而大多數議員，自波拉氏最近發出宣言以後，亦公然表示反對，其中以共和黨首領華生之宣言，最為露骨，謂抵制日本之舉，渠必堅決反對，立爾賽和約及國聯會盟約，對於侵略者，均規定有制裁方法，倘國聯會各會員，欲援用盟約，乃係彼等之事，至美國人則欲立於遠東混沌局勢以外，而將其子弟，留在家庭，似此政界方面，除輿情切實督促政府而外，不願有何舉動，而將裁制日本一事，任由國聯會負責決定。』

美國當然不願犧牲他們子弟的血肉為中國啊，然而從此美國就不管事嗎？那也未必然。還是必須我們與日久戰，使美國的經濟發生恐慌，使其失業問題愈加嚴重，那就不容他不管了。吾友周天冲先生說得好：『美國在大戰中於一九一五年有數百婦孺及成人乘英船 Lusitania 為德潛艇撞沈於大西洋中而斃命，一九一六年又發現德國在美洲破壞美國兵工廠及各大工業中心地之計劃陰謀，舉國大驚，全國主張對德宣戰而美國還未參加。一直到了一九一

七年美國的海上貿易完全受大戰之影響而歸於停頓，美國才決心參戰。由此我們可

『最後一課』

姜蘊剛

在北平貝滿女子中學講演

諸位都讀過法國寫實派文學家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最後一課』的譯本小說嗎？我今天要來問諸位講的也就是關於『最後一課』的談話。

當錦州被日軍所攻陷的第三天早晨我到中國大學去上課了，那是一個極嚴寒而淒慘的早晨，那早晨正合『北風勁且哀』的描寫。國立大學早就未去上課了，也早就沒有上課這回事了，惟中大還在上課，學生還很齊整的聽講，我曾想過錦州失陷，國事糜爛至此，況兼新年中，學生聽講的必然零落或者年假方過也許無人聽講了，因為這一禮拜過去，中大也將正式宣布無限期的放假，那末，學生必就乘年假中回家去了。必無人聽講的，我也不必去了罷，一次，僅一次不去也沒有甚麼的，我想。但正為是僅有一次的上課了——這樣想的時候，而且責任心也逼着問我的時候，我終於冒着凜冽的晨風去上課了，即或沒有學生，我的心中也安慰了。

到教員室的時候，果然同事的人也很少，好些課堂都沒有學生，故同事的幾位

以證明要取得國際的幫助，先要造成利害的共同之局面。』

便來聚談日軍攻錦州等等事體，痛罵南京政府的也很激昂，我加入談了一些時，我想既來了就上課堂去瞧瞧罷。不必說，過了時間是有半點鐘之久了。

『哦呀，你們還來了！』我推門入課堂的時候，竟驚訝得我說出了這樣的話來。

『先生最後一課了！』有學生問我這樣的說。是惜別呢？是感時呢？是有所悲憤而發呢？我也有些眩然了，我在講台上微微的點了一點頭還不會說話。

『先生，是最後一課了，對我們談時局罷，日軍攻陷了我們的錦州，以後怎樣呢？政府是無能的，而且是賣國誤國的，怎樣呢我們對於日本？先生，最後一課了，』這很像還於呼叫的在一個學生的口中發出。地是像在誤認我們教書的是青年的指導，是救國道上的導師，我不禁有些暗暗的慚愧。而他們——純潔無疵的青年學生究竟是情熱者，要不是在講台上，也許就要使我流上激動而痛感之淚了吧？

我是講社會科學的人，平常極歡喜談時局，屢次有過不幸而中的預言，這也許便是他們所以在此『最後一課』之時有此

懇切的呼叫，但在今日不知為什麼無話可談了，要說話時便先有些哽咽在喉管間，結果，雖然談了些，恐自己也不相信了，中國，中國為甚麼到了如此地步？為甚麼到了使我們談無可談欲談不堪談的時候呢？

『西晉末年的時候，中國大亂，河洛等地方，均蹂躪於異族之下，有志之士，將中原數十代衣冠禮樂偏安江左，（即今日江蘇）過江人士，每至暇日，輒為新亭之遊，有周顒在座中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皆相視無語，流涕不止。獨王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恢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後來王導輔成帝，出將入相，果然立功不少。』

中國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事實，這個『新亭之哭，』我們今日就有點相像了，但誰是王導呢？誰來戮力恢復既喪失的國土呢？

從這天上課以後，這個『最後一課』的印象給我最深，最有力。從前讀都德的那篇小說也曾興感，然而不及事實之叫人更興感，同時也不知道讀那篇『最後一課』的時候，而我今天也要有這樣的『最後一課』！

諸位若讀過都德之『最後一課』的當記得那個小學生，到國土喪失的時候還想逃

學，敵人的兵在自家國境裏演操，他還去看着玩，甚至於將學習過之動靜詞的文法也忘在腦後了。到上課堂以後覺得一切有異，聽見先生致問自己答不來以後之感歎的話說：「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夠受了！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着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著，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此時這個小學生居然變色聽了而恨用功聽這一課。但是他，忽然禮拜堂的鐘搞了十二響，遠遠的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罷！這是「最後一課」的最後一段，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的法國慘敗與喪失領土的慘狀乃由一個小學生身上反映出來。諸位這次中日問題，我們都是「最後一課」的小學生吧？我們也都想逃過學也在看着敵人的兵在我國境上操演以為好玩吧？而我們如今呢，是不是已經變聰明而很用功了呢？東三省已經全部的亡了，我們現在還在這兒聚集講演的北京，說不定甚麼時間也要被日本

佔去，那時我們還能來一次「最後一課」嗎？我們真正的疑慮而感歎着呵？

談起普法之戰，令我們想起普魯士的兵要到圍攻法京巴黎時候，法國人還不屈服，一方面打倒誤國無能的專制君王，一方面，乃宣布共和，成立「全民的國防政」(Gouvernement de la defense nation)。那知大勢已去，終至餉盡糧絕，而不得不成立「凡爾塞條約」，就不能不暫從普國之要求而割去阿爾色及洛林兩省等地方，同時還有五十億法郎的賠款，普國以三萬大軍駐屯巴黎等處不退，法國人乃踴躍應募國債，每次應募都超過所需的額，普軍於是退了，法國政府乃得從容建立第三共和。其間雖經社會黨與共產黨之暴動與搗亂，還有復辟黨之驟起，都不能違逆全國民衆的公意，終於八七五年的二月二十五日法國的共和國憲法乃正式公布。至此法國人養精蓄銳，卒至歐戰以後，所有喪失土地乃得全部恢復。

這個史事中我們當注意的有幾點：

(一) 法國雖然是喪失領土，但并非不抵抗與依賴他國羞辱解決，終不失為光榮的犧牲，故法國人雖敗，德國人終不敢輕他，終久，法國人由法國人那裏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二) 法國之所以失敗，由於專政王室

的腐敗誤國，故法國人民立刻起來成立國防政府以謀民意之表現而建設第三共和以求自強之道，結果而有最後之勝利，得能如今日世界上之法蘭西。

(三) 法國人在國難當前的時候，一致團結援助國防政府對外，故賠款立集而使普軍撤退，始得從容刷新內政，三造共和。

(四) 共和政府還未確立之先，社會黨，共產黨，復辟黨，均曾起來妨碍政府共和之出現，但民意不可違，他們終竟皆失敗了。

觀以上數點，即可以知今日法蘭西共和國建造之不易，一造共和失敗於布爾昂(Bourbon)王朝；二造共和失敗於歐立昂(Orléon)王朝；三造共和乃於外患極點之確立；這個亡國有餘的外患乃使法國人澈底的推翻專政的根株，而自新起來有如今日，不能不感謝普魯士兵臨城下之一役。我們中國自辛亥革命不也很有些相像之處嗎？一造共和失敗於袁世凱之洪憲帝國之出現；二造共和遭張勳復辟運動之危險；三造共和又受國民黨一黨專政之蹂躪；我們在今日還該是四造共和了。四造共和正當外患甚深，日本佔去了東三省的時，普軍圍攻巴黎割去阿爾色洛林兩省等他一復相同。全民衆應該怎樣努力呢？有法國人那樣澈底的，一致的覺悟與努力嗎？一全民救國與「打倒一黨專政」的聲浪已經很高而很普遍了，如何呢？能建設起第四共和政府嗎？能將東三省的失地等都收回來嗎？我們當很熱切的希望着。諸位也很熱切的罷，我們都是最後一課中的小學生了，那末望諸位也共同在這一方面努力罷！

民聲週報

第十二期

社址：

上海德路福德

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

每期三分全年連

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

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出版

民聲第二十期目錄

對外妥協與對內革命

「和戰兩途準備」

國聯決議案所予吾人的失望
東北失地政府有收復的決心嗎？
前方的災民與後方的災民
擴大外交戰之基礎

民衆對於日本觀察之錯誤

國聯裁軍會議的前夕與明朝

最近日本貿易狀況

如何處置政府機關中日籍雇員

東北義勇軍抗日近況

國難救濟會致全國通電

陳啓天 王慎廬 袁青華 張子敬 周天冲 謝承平 楊偉 周天冲 張希爲 沈達時 江山

本刊特別啓事

自去年九一八暴日佔領瀋陽以來，本刊即堅決主張對日作戰以救危亡，奈執政者久持無抵抗主義，致東北全失，上海亦危，亡國滅種，禍到眼前，本刊因之延期。幸我愛國軍人自動抗日，稍挽頹勢。本刊同人以對日作戰，繼續出版，而以言論贊助實際抗日運動，聊盡國民之天職云爾。

對外妥協與對內革命

陳啓天

自九一八以來，黨政府的對日政策，是澈頭澈尾的妥協政策。最初暴日進攻瀋陽，黨政府命令張學良不抵抗，蔣蔣陽拱手與敵，是妥協的表示，而絕無抵抗的準備。馬占山在嫩江及龍江抵抗時，黨政府絕不予以援助，使其力竭降敵，也是妥協的表示，而仍無抵抗的準備。錦州正危急的時候，黨政府思借國際聯盟的力量劃爲中立區，而以遭國民的反對，不能成爲事實，竟又不抵抗，拱手讓敵，還是妥協的表示。暴日以黨政府既準備妥協，更加緊進攻，威脅福州，威脅天津，威脅青島，使其次第屈服，最後威脅上海也完全屈服，並且命令駐軍撤防讓日軍佔領。如果不是十九路軍自動抵抗，上海早已不成問題，暴日垂手得之了。十九路軍抵抗有一月之

多，黨政府除神速遷都洛陽外，不曾予以盡量的援助，使得堅持抵抗，反命令十九路軍於三月一日總退却，彷彿爲日本顧全面子，以便覓取妥協的路徑。到此時始終抱定妥協的黨政府，乃變成愛國民衆的革命目的，羣憤怒不可遏止了。然而黨政府又一面高唱長期抵抗以欺騙民衆，一面暗中進行妥協，以出賣國家。這種口頭抵抗，暗中妥協的把戲，明眼人業已看穿了。黨政府以爲只有妥協才能保持政權，民衆則以爲只有抵抗才能保全國家。我們可以不要政權，但我們決不能不要國家。黨政府行將出賣國家了，我們民衆將怎樣呢？我們以爲只有一面自動抗日，使黨政府不能妥協，又一面實行對內革命，使黨政府無權妥協！政府要對外妥協？民衆便對內革

命。這是歷史上告訴我們的路徑。現政府既已準備妥協，我民衆趕快準備革命罷。我們已希望現政府實行抵抗，但是到現在

「和戰兩途準備」

國聯調查團抵滬之翌日申報轉載神戶又日新報白川司令之聲明謂：「今後日本依列國之協調措置上海事件之善後，惟在解決未了期內，陸軍仍整頓隊伍，在和戰兩途準備云」。白川爲日本此次派來上海督戰之統兵大員，爲滬戰之直接負責者，其言似堪注意。此段聲明之態度，大可供吾人研究。就吾人所知，及事實之觀察，日本軍隊不僅在前綫尙繼續軍事行動，且派偵察轟炸機翱翔於蘇常杭嘉一帶，殺傷我無辜人民之事，日有記錄。是所謂和戰兩途準備，仍爲片面欺人之語耳。其決心以武力侵略我土地，實昭然若揭。質言之，日本政府之策略，以戰爲主旨，以和爲陪。以「戰」爲達到侵略目的之手段，以「和」爲和緩國際空氣之疑陣。其「戰」之準備充足，「和」之誠意薄弱，以此態度對中國，亦以此態度對國聯。

反觀我國政府之態度，則自一二八以來，表現於文電者，有下列種種：

(一)前總司令蔣中正於一月三十日發通電，「願以在野之身，抱甯爲玉

只見抵抗的聲音不見抵抗的事實，我們還甘於受騙嗎？

王愼廬

碎毋爲瓦全之決心，與破壞和平蔑棄信義之暴日相周旋」。一月三十一日申報

(二)同日國府發表遷都洛陽宣言，略謂：「政府堅持原定方針，一面督勵軍警從事自衛，決不以尺土寸地援人，一面仍運用外交方法，要求各國履行其條約上之責任」。一月三十一日申報

(三)二月十五日行政院長汪精衛，在徐州津浦警備司令部擴大紀念週席上，有一段演說，略謂：「……所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時并行，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在最低限度之下，我們不退讓，最低限度之上，我們不高唱調……」。二月二十日申報

(四)二月二十九日國民社南京電。「今日外交委員會召集會議，討論三事：一、與蘇俄復交，二、上海事件解決方法，三、討伐滿洲獨立。關於第二項者，因外長羅文幹尙在

與英法公使繼續討論之中，故未有具體方案成立。惟關於第一三兩點，據云多數會員贊成立即與蘇俄恢復邦交，并即日出師討伐東北叛逆。」三月二日申報

綜觀以上文電，政府之態度，着重在「戰」，交涉之表現爲「和」。細釋其言，亦即「和戰兩途準備」之意，與白川之聲明，實出同一態度。惟吾人細察事實，則實有大謬不然者，當十九路軍與暴日鏖戰於淞滬之頃，時閱三十有四日，除第五軍自動來滬增援外，政府未嘗派一兵一機，前來助戰。亦未嘗發一餉一彈以資十九路軍。各地將領請纓之電，多如雪片，而政府始終不令開拔，甚至有已自動出發，中途又奉令截回者。直至三月一日突下總退却之令，吳淞開北大場瀏河南翔嘉定相繼失陷。今距總退却之期，亦既半閱月矣，政府除議決以西安爲陪都準備二次三次遷都以外有何長策？以前宣言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今吳淞至嘉定之間，相距數十里之地，亦既拱手授人半閱月矣！衰衰諸公，又有何長策。汪行政院院長曾謂「在最低限度之下，我們不退讓」。今也何如，低至最低限度之下乃至不能再低之程度，堂堂行政院長又有何長策？所謂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云者，吾人徒見其口頭抵抗而實際退

讓表面交涉而暗中賣國而已！

自蔣中正被任爲軍事委員會主席之後，滬上頗有蔣氏決心抵抗之傳說，迨細細

國聯決議案所予吾人的失望

袁青華

當國聯理事會處理中日事件再三失敗之後，國人的呼聲日漸集中於第十六條之援引或代議會之召集，以打開日內瓦的沉悶局面。依據約章，第十六條的制裁規定自東北事件發生之初便已適用。乃我國代表以恐懼列強之阻梗，終示提出。及黃浦江濱戰事爆發，我國在國聯的政策略見猛進，遂即申請召集代議會和援用第十五條。

代議會以裁軍會議中各國代表廣集之故，便立即召集了。開會復開會，談判又談判，議會終於月之十一日以四十五票一致通過了一個議決案。（中日代表皆未投票）當初人多以爲代議會既多數爲小國所組成，而今又爲此嚴重事件而莊嚴召集，則其議決案必比諸理事會者更嚴峻無疑。然而日內瓦電聞傳來却有令吾人大失所望者。蓋以其對中日問題之設施與理事會的同爲一邱之貉也。

代議會的決議案重申以前通過之議案，特別是本年三月四日的議案，即請中日

追根，又屬毫無影響。於是國民至此，始澈底了解黨政府之無能，無恥而已！

兩政府立即設法實行停戰，並主張中日於中立國扶助之下，開始談判，以期切實終止戰爭並佈置日軍之撤退是。此外，該議案又申述其他各點，如注重第十條，關於盟員國互相維護土地與政治完整之條文，維持條約尊嚴，不贊成對日抵制，議會委員會從事於調停之努力，以期戰爭停止，與日軍撤退之實現。上述條件履行後，舉行圓桌會議，議會委員須與聞中日爭執問題之全部。

我們如把這個議案分析起來，可發見其內容有如前時理事會的一樣的空冷。第一，日軍何時撤退，該決議案未曾絲毫規定。第二，該決案似專着重於上海事件而將滿洲問題完全擱置一邊。其實，從最公平的立場說來，上海事件只受滿洲問題的直接反響而發生。彼此互有因果關係。故欲去其果，必先去其因。否則，即滬案得倖暫告解決，其他類似之滬案必難免接踵而生。乃國聯議決案留因去果，舍本去末，其調解方法的不透澈，於此可見一斑。

末後，該決議案復聲明維護約章第十條及凱洛格公約的尊嚴等。這些老套語，我人已聞之爛熟了。歷次的決案均莫不以此原則的申述，以敷衍世人。但縱使有美國的嚴重照會，尙不是稍斂日本之軍事行動於萬一，今代議會以一赤手空拳之機關，更有何魔力以使暴日就範？她不是已聲明不贊成對日抵制嗎？

因爲決議案不限定日軍之撤退，和將滬案與滿案完全分離，所以日代表纔默認而接受之。同時又因爲代議會聲明不贊成對日抵制，所以此後日本更可高枕無憂，毫并顧忌地向我進逼，向我侵略。從前日政府以恐代議會予以嚴峻之制裁，反對該會的召集，而今該會却反消極態度相鼓勵。這真不是日外務省所得料的了。

由此可見此次國聯決議案的價值爲如何，及其所予日人之滿意又如何。同胞們，別幻想國聯的助力了。現在以理事會及代議會調解中日事件的失策，整個國際聯盟已破產了。此後中日事件的正當解決，還須依賴我們的鐵血！

三月十四日

諸青來著

再版 建國大綱評論

本社代售

每冊三角

東北失地政府有收復的決心嗎？

張子敬

我們聽了不少政府要人「整個計劃」與「最後決心」一類的話：「即日北上」，「武力收復失地」，過去蔣主席的話，我們不必深究，上海戰事發動以後，政府遷都洛陽，且有定西安作陪都之說，我們總以為政府現在有對日作戰的決心了，東北偽國醞釀的時候，我們也聆過汪精衛的高論，偽國如果成立，政府一定討伐，汪精衛口聲聲，說他一向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上海戰事未作以前，汪精衛是否有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說法，我們也不願追問，但是政府抵抗的事在那裏？十九路是違反政府命令打的，這是誰也知道，政府不會增援十九路軍，這也是公開的事實，政府說「後援不繼」，是因為日本軍艦把住江口，調兵無路，殊不知滬戰經一月的光陰，調兵途徑，無論如何難，決不致到結果弄到「後援不濟」，滬杭路不是始終通行無阻嗎？廣東的飛機，何以飛到南京，不能來滬作戰？南京的飛機，何以不來參加作戰，難道也飛不來嗎？十九路軍到南京向何應欽請撥子彈，何以不能發給，要他們去親向蔣總司令商量？這些祕密，人民都有方法聽得出來，就是國民黨要人，也多憤憤不平，肯說出箇中真相，只有汪

精衛，自從行政院院長把他的病醫好以後，他有好位置報効他的部下，使黨員都變成黨官，才樂於為本身遮蓋並為自己辯護。

我們老百姓，以為滬戰正激，政府當令張學良，乘機收復失地，一方可使十九路軍易於堅持，一方可使東北義勇軍可引導全體民衆，與日本拚命，滬既可保持勝勢，東北偽國又無法成立，誰知到民衆代表質向張學良的時候，張學良反能很轉便的推卸責任，他說，「我候政府命令，政府命令一到，立刻可以動員」。張學良錦州不守，他要堅持「不抵抗主義」確是有「整個計劃」與「最後決心」，這是誰也明白的，他要保全實力，以保全平津地盤，保全實力，好與日本妥協，這是司馬之心，路人皆見，而政府竟不令張出兵，使張反得藉口，竟不乘機收復失地，我們以為他們別有妙用，不願動於滬戰之際，不願動於偽國未成立以前，真要等到能下討伐令時，再行大舉，於今偽國成立了，鄭孝胥且代溥儀草了討中央的檄文，行將發表了，何以還不下討伐令，還不去收復失地？一般人以為中央政府遲早是要下令的，張學良好像有許多佈置，誰知通是假的，通是

騙人的，過去說等偽國成立，便下討伐令，是和緩民氣的，張學良說要等中央命令，是明知中央決不下令的，於今十九路軍已被他們的妙算，弄得實力損失不少，雖然打得勝仗，爭得民族光榮不少，上海快無戰事了，南京可以安居了，人民的動作，快可以開始壓迫，（吳邁被打被押且解南京，即是壓迫民衆運動的開端）了，一切都無問題了，蔣介石才說出衷心實話，他十三日在南京正吃晚膳的時候，召路透社記者入室，正式聲明，政府對東三省之政策，正在慎重考慮中，政府已決定派兵討伐之說，並非事實，因東三省問題，必須於國聯調查團調查後，由國聯解決之也云云。「武力佔據，不能認為已成的事實」，美國既早聲明，日本須撤退軍隊，國聯會再三議決，人家的態度，早已表明了，能收回與否，全看我們的力，這是誰是明白的，難道蔣介石不明白嗎？他這樣的說，不過正式表明他無武力收回失地的意思與勇氣了，這是政府的「整個計劃」這是蔣汪諸先生的「最後決心」。

東省失地，事實是被日人侵佔，日人硬要假託東北民意，成立偽國，東省民衆，決不甘作亡國奴，連日民軍紛起，反對偽國，已可了然，但是武力壓迫，民衆終有懾服之一日，到偽國能維持秩序的時候，日本說，東北成立國家，脫離中國的關

係，這是東北人民自己的事，於日本何干，東北仍爲東北，日本始終無領土野心，國聯將如之何，等國聯解決，直是聽東省淪亡罷了！

庚子之亂，（一九〇〇年）俄國乘機佔住東省，英美日各國，露骨干涉，較今日之美國與國聯態度強硬萬分，俄國亦曾發「保證書」，表明俄國對中國領土完整政策，確具遵守誠意，且於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與中國簽訂「滿洲協約」承認定期分批撤兵，第一期雖撤少數兵，第二期則不履約，主重行佔據奉天及南滿各地，卒釀成一九〇四年日俄之戰，日本把俄國打敗了，才把俄國軍隊趕出遼滿，侷促於中東路沿線。南滿路沿綫，代以日本軍隊，鐵路區域以外，漸漸入於中國勢力範圍，歷史告訴我國，武力只有武力可以驅除，今欲日本撤兵，是國聯的議決案，可以有效的嗎？何況國聯重要目的，只在維持和平，免除戰爭，東省已在日人之手，再無戰爭危險，今後的議決怎樣，還不能預知呢！

一九〇〇年，東省被俄人佔領，我國無力收復，或者是不願以武力收復，卒被日人越俎代庖，趕俄人出去，自己跑進來，以致今日整個被日人拿去，我們再不肯以武力收回來嗎？我們又等趕日本的外人嗎？這樣的外人，有沒有？還是問題，即使俄人或者美人真敢拚命，來驅逐日人，

結果又是前門驅虎，後門進狼，我們仍然是被侵略的，這是何苦來呢？

不要說我們無收復失地的實力，十九路軍能屢戰屢勝，抗爭一月之久，誰也沒有料到，東北民衆有二百萬枝槍，正開始與敵撕殺，只要政府一紙命令，以鼓其氣，敵人便不易應付了，敵人畏東北民軍，較之畏十九路軍，還要利害，僅由東北民軍，與他野戰，已令他不能安享樂土，過去的事實，早經證明了，如果政府稍予以精神與物質上之援助，他們均願與日偕亡

前方的災民與後方的災民

周天冲

這次上海戰事發生以來，戰區一天擴大一天，災民就一天增多一天；戰事一天激烈一天，戰區的損失就一天加重一天。繁華的都市變成了焦土，無辜的市民，供了無情炮火的犧牲。有一天和幾位朋友去慰問戰地災民，大家觸目傷懷，一時覺得非常難過。但是同時却又引起了我對於武漢水災中的災民之印象，其傷心慘目，更有十倍於上海戰地災民者。當時有一位在國民政府水災救濟會中辦事並曾與朱子橋先生親赴武漢視察過武漢水災社會者，亦同有此感。就物質方面說，武漢的災民所住的是蘆蓆棚子，而上海災民所住的是廟宇或大建築物下的層空屋。廟宇及大建

，我們固然犧牲，他們也得不到好處，大家同歸於盡，結果東省仍是我們的，這是可以斷言的，蔣先生說，「即日北上，收復失地」，現在又是時候了，汪先生說，「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你就要真抵抗呀，不要只有交涉，我們固不主張完全拋開國際，但要國際公理發皇，且有真實力量，非自己真能抵抗不可。

東省已成了新國家了，民衆已自動抵抗了，政府！政府！你們的「整個計劃」在甚麼？你們的「最後決心」究竟是什麼？

築下可以避風雨，而蘆蓆棚子下，則一到雪雨之後。即上濕下漏，等於寄居澤國，救濟等於沒有救濟，況復飢寒交逼，內外夾攻，簡直是過的非人生活。武昌方面的災民多半集中於長春觀及洪山一帶墳地，災民住所即在墳隙搭棚爲居，所以實際上講起來，是「活的墳墓」與「死的墳墓」建築在一塊。漢陽赫山的災民社會，情形亦復相同。所以武漢的水災災民社會可以一言以蔽之同是「人間地獄」再就數目而論，去水災，全國災民一萬萬，幾及全國人口四分之一。以與今年東三省及上海那地災民數量較，則談者誠不足記。而且後方的災民，與其說是天災，勿甯說是人

禍，與其說是「洪水氾濫」所致，不如說是「水利不修」所造成。湖北的千萬災民是誰造成的？是誰殺死的？後方殺了人不見血，死後還是昏迷不悟的，前方殺人有定所，死後是永遠蘇醒着的。所以就精神方面來講：前方的災民是醒覺的民衆，住在醒覺的社會裏，精佛是愉快的。後方的災

民，是酣睡的民衆，住在酣睡的社會裏，是待斃的民衆住在破落的社會裏，精神是痛苦的。我們願意要一個破碎的覺醒的社會，不願意保存一個整個的睡眠的社會！

擴大外交戰之基礎

謝承平

周天冲先生在本報曾有「擴大外交戰」之主張，無論我國在軍事上抗戰勝敗，都是極其重要，不過我以為像現政府外交當局之一味「信賴國聯」，像現時所謂民衆的外交人物之一味「奉承招待」，都談不上做此種工夫，因為他們不僅在學術上是外交的門外漢，尤其缺乏外交的根本觀念。換句話說，我國從政府到民衆都沒有建立外交戰的基礎，更無從擴大外交戰了。

等等設備更無暇及此，因為一大批的駐外使領還在那裏餓飯哩。就後項條件看，現政府只以黨國要人的利益為前提，不是聯俄，就是親美，不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就是完全信賴國際聯盟。

交戰的基礎是什麼？從原則上說要「以本國利益為前提」，「外不親善」；從活動上說，要有基於外交原則而努力的人物和工具。就後項的條件看，現政府的特別外交委員會是有名的「特別外行委員會」，是個「垃圾桶」，在國內的外交人物，多半是只會說洋話的招待員，在國外的外交人物多半是外國的歌頌者，或是軍火買辦。至於大規模的國際電訊社，外國文報章

缺乏真正外交基礎的所謂「革命外交」，其結果自必貶權辱國，見笑於友邦，自絕於國民，已往的失敗，不是無可挽回。當此國難萬分危急的時候，我們對於磕頭外交不必有所厚望，我們今後要努力於立國外交，平凡外交，國民外交，尤其要努力對日的外交戰。先決的要件要確立外交戰的基礎。本篇要貢獻的重在外交的根本原則或基本觀念之養成，普及，和確立。

「外不親善」一切以國家利益為前提」這是我們幾年來繼續主張的有的人以為這是某一黨一派的論調不免偏激，因而不能置信。殊不知這兩句話確是立國外交的基

礎，只要這個世界是由列國組成的，只要國際政治和外交是列國間相互的活動，這種基礎是絲毫不會動搖的。國際研究的學者泡特（Pittman B. Potter）近著「這個萬國的世界」一書，在他自序裏說，他對國際問題，尤其是外交政策，不偏不倚，重在事實的分析。從事實上他得着一種一貫的基本原則。

這個假定就是列國行動以自身利益為動機，而非以博愛主義為動機。『國際合作這個名詞似乎引起一種情緒或情機的概念，引起一種含意以為列國的活動其動機在彼此服務，至少是互相服務。這完全不是作者的意思。兩個國家所以彼此合作者，由於各自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這確不是兩國「合作」，而是各國單為自利而應付他們的行動。

我們明白了所謂國際合作，實是互相利用，各自為謀，那我們外交戰的基礎，就該建築在這種動機上了。日本的政府和人民明白這個道理，他們對付遠東問題的戰策就是喚起國際的注意，設法使列強在遠東的利益與日本的發生密切關係。請看日本侵略中國的外交戰略是這樣的。

自甲午之戰以來，日本對國際宣傳說：中國不成其為國家，祇是各自為政的部落。至於滿蒙更非支那領土，而日本以無數量的犧牲換得在滿蒙的特殊地位，在這

個日本勢力範圍內不容第三者的干涉，中國軍閥橫行，土匪遍地，政治上軍事上毫無紀律，毫無有力的組織，像這樣混亂的局面，不特促成中國的自殺，而且擾亂東亞的和平，尤其危害列強在華的經濟利益及其他權利。日本與中國同文同色，有共存共榮的連帶關係，這種歷史的民族的關係之深切，遠非歐美異族所能及，歐美各國實難瞭解東方的社會生活，爲了以上種種理由，祇有日本這個強有力的東方霸主能行大亞細亞主義，一面厲行東方門羅主義，以穩定遠東的和平，負文化的帝國主義之使命，以使支那及滿蒙的政治軍事經濟等走上正道，一面厲行門戶開放主義，使列強得於和平秩序之中取得機會均等的發展。總之，日本的對華政策，不僅爲其帝國自身的利害，尤其努力於國際和平與列強利益的保障。所以列強對遠東外交對於日本加以信託，並助其最高目的之實現。

日本數十年爲一日的普遍宣傳已經得了很好的結果，列強多半受其蒙混。加之日本的軍力異常增大，更使列強不得不聽從日本在中國橫行。至於我國以往的外交，根本沒有什麼政策。「以夷制夷」和「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只供給日本煽惑列強與日本一致壓迫中國的材料。對日本屢次的脅迫和屠殺，祇是消極地乞憐於第

三者。想像中國一幅磕頭外交圖：現在某某在打我了，是他先動手，我並沒有侵犯他；我是酷愛和平，在被打之後還是循規蹈矩（例如尊重國際條約等）可是他還打我呀。你們大國，尤其與我們一向親善的朋友，快來救救我呀！這樣卑怯的行爲，這樣孤弱的哀號，那是什麼獨立國家的外交態度，實在太令人輕視，並且我們所說的與列強本身的利害漠不相干，他們那會爲了弱者的哀痛。而去冒犯強者的尊嚴。我們今後要掃去以往的汚辱，要發揮我們立國的外交政策，尤其喚起世界的注意，使他們明白中國之受倭寇蹂躪，直接或間接危及列強在華的利益。我們的外交戰略應該是：

我們老實承認中國在政治上尚未走入完美的近代國家之境地，以往我們對外說話每易浮誇，致失國際的信任，所以日本代表在國聯會議中公然說中國代表撒謊。——其實這樣的境地，其他國家，所謂世界第一等國的日本也在內，很多尚未能達到。一國內政的騷擾，在平常時，尤其在變革時期，並不是很奇特的一回事。何況中國一旦從數千年的專制政治，翻過身來，締造艱難，百年大計，當然非三五年十數年所能一蹴即成的。這樣的發展中之紛擾，已得友邦的諒解和同情，我們十二分希望列強能切實履行九國公約的承諾，尤

其厲行限制不利於中國的軍火運輸和不生產的借款。

中華民國的種族，語言，宗教，習俗可以說是全國一致的，決不像歐洲各國那樣的複雜。近年來所謂內亂，祇是少數無知軍閥的亂動，毫無民族間的糾紛。至於滿蒙與中國其他部份原屬一家，近來所謂自治獨立運動，完全由於日俄的煽動，在此可以提及中華的軍閥土匪之亂，一部份也由於野心的侵略者所助成，例如日本之利用安福系，俄國之利用共產黨即其明證。

在經濟上我們承認許多富源都待開發。不僅爲中國自身的國計民生，同時爲救今日之世界的經濟恐慌，我們歡迎國際投資。祇要友邦能純粹從事的經濟的商業的投資，而不加以往之涉及中國政治和軍事的糾紛，那東方的市場必日漸繁榮。

可是日本的對華政策恰與中國的和國際的利益相反。日本的民族性兇猛狹隘。日本造成的近代文明，除了軍國主義而外，實在沒有其他特色。日本的野心，完全暴露於田中的滿蒙積極政策。日本要「先征服滿蒙，而後征服支那，而後征服世界」。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在擴大領土，增多富源，爲軍事上取得險要充實軍力。至於說純爲經濟發展，那是騙人的話。日本現在斷了東北的經濟，封鎖了世界景巴

沃的區域，不特危及我中華民族數萬萬人民的生存，同時也危及世界經濟的發展。上海的炮火，完全暴露了野蠻的本面目，不僅對我中華民族大加屠殺，且對世界各國武力示威了。國聯的決議，一切的公約，列強的調停，全不在日本的腦海中。東亞和平的破壞，征服世界的氣焰，已經很明顯了，如果列強對此暴寇不加以制裁，那是人類幸福的害物。各國不願戰爭，我們也以為然，但是對日本愈加姑息容忍，終有最危險的一日！

為國際的和平，為遠東經濟的發展，為抑制暴獸的抬頭，列強對華的政策要根本改變，對中華民族的認識要重新審視消滅的要不再受日本的欺蒙，更不能把遠東門

民衆對於日本觀察之錯誤

楊偉

我國正和暴戾的日軍在上海一帶交戰，這是我整個國家和日本在賭最後的命運，意義何等偉大問題何等嚴重！須知我國戰士是迫於世界已無公理正義之存在而戰，是懲戒國際強盜而戰，也是為我整個國家的生存而戰！

我國民衆在目前戰局嚴重之下，大家不獨不感覺戰爭的苦痛，反而眉飛色舞盡力援助，這正是我國民衆以前被暴日壓迫得忍氣吞聲而今得了發洩機會的象徵。由

戶的鎖鑰完全交給強盜代管。積極的要切實尊重中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使中國人民自身完成其近代國家之建立。不再利用軍閥的紛擾單為野心的軍火家謀利。要撤消關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阻礙。使我中國近年在教育上政治組織上長足進步得以普遍於深入各方面，而使整個的社會入於安定的狀態。民治勢力的伸張促成軍閥專橫的消滅。世界上有四萬萬人安居樂業，對於本地生產事業和外貨的消費是何等的影響，國際的經濟失調當然得着有力的救濟。東亞上有四萬萬人酷好和平，反對暴力，對於東方和平，和世界的罪人是何等的影響，不顧國際和平的暴寇當然得着有力的制裁。

此，我們可以認識這次戰爭的神聖！

我們民衆雖然認識了這次戰爭的價值，但在社會上往往浮着一般對日認識錯誤的觀念，推至其極，實足以鬆懈我國所負使命的推進，今就鄙人在東留學所得的經驗，枚舉數端，略為說明，俾民衆明瞭得以專心一意奮鬥到底而不致紊亂我抗日的陣壘！

(A)目前對日不足與言外交。外交之為用祇是國際情勢在和平狀態下有相當

効力，一旦成了交戰的局勢那所謂折衝樽俎，公文往來直是無聊工作，惟一有效的辦法，祇有在疆場拚個你死我活！且當今倭兵佔我疆土，深入腹地，即與牠尚有交涉之餘地，試問在人威脅之下，不訂城下之盟，又有何其他善法？所以與牠交涉之時除了驅逐日兵於我領土以外之後。這是在目前局面所謂「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為不合時宜的諒調，反之，若在前綫的戰士，已知惟有抵抗方可求得生存，而後防高談闊論的當局者號召於衆說，抵抗有效，交涉亦有效，不是使上了戰綫的士卒以為還有一條交涉道路可以致勝嗎？但其效果，本等於零，這不無形地分散了惟一求生存抵抗——的力量嗎？所以在今日日軍以為武力可以壓倒一切的信念沒有給牠一個挫折以後，那牠決不得貿然中途捨之不用而取交涉方式來解決的。此祇就目前各種情形泛泛而言與日交涉之不宜，而斷定這直是一種長人威風自己力量的勾當！

我們再從日本本身來看，目前與日交涉，不僅是不可能，且直是一種上當的舉動，我們祇看下面幾點理由就知道了：

(一)日本政府組織言，目前與日不可與言外交。日本政府組織，究其權力主體在其憲法上第四條雖然規定「天皇為一國之元首，依憲法之規條而行使統治權」。據此，那日本之權力主體當屬之天皇無疑

不過在其憲法第四章第五十五條又規定「國務各大臣輔弼天皇而任其責。」至此，那日本權力主體又似乎在其國務各大臣，依此說來，日本政府到底誰爲其負責者呢？誰爲其對外交涉對象呢？並且日本國務各大臣對外所負責辦理之條約，依其憲法第五十六條之規定其樞密院又有審議之權。若前年軍縮會議濱口內閣所負責在倫敦簽定之條約後在樞密院險有被推翻的情勢，卒至內閣與樞密院發生激烈之鬥爭，依此，日本在外表上是唱的所謂憲政常道——即責任內閣制——然而牠到是個什麼組織呢？由上面說來，日本既然是個一國三公的國家，那我們何從與之交涉，即交涉成功，又誰爲其負責遵守者呢？

(二)以日本政府之習慣言，目前不可與言外交。日本政治上能發生最大能力者，我們在外表上以爲是其人民所選出的政黨議會內閣，但其換政治之實權者恆不在其政黨，而在其軍閥之手，其所以然之故，因日本的繁榮是建立在其軍閥的槍尖之上，過去經過了幾次大戰，日本方有今日國勢昌隆的地位，所以其國家對於軍閥非常崇拜而信念，而軍閥亦悍然不顧橫行於其政治界中。(2)日本之內閣閣員推薦慣例，是超脫政黨的色彩，所以歷任內閣的海相陸相多是沒有黨籍的武人充任。依這裏看來在日本內閣中又露個至高無上兒頑

橫的主權其存在，所以政黨的政策，恆因軍閥主張而變更，若日本前民政黨內閣，在其外交政策上，本是採取幣原式的對華和緩外交，但因軍閥之欲積極侵滿，內閣亦莫可如何，其軍人甚至有推翻幣原而欲建立軍人政府的意志，現在正當軍閥發狂的時候要貫徹其大陸政策，其目的未達，彼遽然肯放下屠刀和平談判解決嗎？即退一萬步言，我國和日本外務省定了諒解，而其內閣能有力量可以鎮壓其海軍有海軍省的背約嗎？並且目前日軍閥更以閑宮院親王爲其參謀長，以皇室不敢侵犯封建慣例，尤足借此傀儡可以橫行無忌而塞各方反對者之口了！

(三)以近來事實言，目前與日不可與言外交。目前與日談判外交，我國並不是沒有進行，然其結果實在令人莫解，其實多端不遑故舉，祇舉下面二例，即可知之，(1)日本侵佔東三省後，以日軍前任意在錦州擲彈，彼對國聯第二次召集會議，對日不利，而日代表芳澤即申明不攻錦州，甚至向國聯剖明此非日本政府之原意，致自供日政府不能統治其軍隊的醜劇，然而未幾而自食其諾言，將錦州霸佔了，此一事也。(2)今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市

政府因日軍佔滬，被迫而將其四條件完全承認，事後上海日領事且表示滿意，然而在當晚日軍即炮擊開北，此又一事也。其餘若於二月三日由法牧師之請求，暫時停戰四小時，將難民救出，事經日軍之承認，然而日軍在寶山路一帶甚至乘機進攻，事實具在，如此日本已全無外交信義可言，與之談判外交即訂了堂皇條件，不仍然是白紙上寫黑字，其効力等於具文嗎？

我們從上面綜結起來，我國目前已與日本在交戰狀態，交涉是不足與言，再據上面日本本身上之三點而言，即知由第一點，日本是個無明確負責及無組織的國家，我國不能與言外交。由第二點，可知日本的軍閥勢力支配了一切，我們是不能坐而與虎謀皮，且軍閥是祇知道侵略進攻，而不什麼談判的。由第三點，可知即與日本外交當局有了談判結果，但日本並無遵守的義務，反之，倒因談判，延長時間而鬆懈了我軍事的便利，及予敵人以充分準備的時間，由此觀之，我國目前惟有拚命抵抗，要一直將日寇趕出了我領土以後，待其武力之迷夢已醒時，方可與言外交！

國際裁軍會議的前夕與明朝

周天冲

「國際風雲愈緊，斯和平聲浪愈高。此歐洲之常態也。」這是墨索里尼對於歐洲和平運動的詮釋。我們拿歷史的事實來應証，這句話也有他的註脚。在大戰將要爆發之前，一定有和平運動，在大戰既經終了之後，也一定有和平運動，在大戰進行之中，也有和平運動，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但是墨子「非攻」，向成「弭兵」，遠倡於春秋戰國時代，何嘗能夠消弭民國二十年來「軍閥兄弟」的閭牆；耶蘇的「平等博愛」之教育，在西方訓練民衆，將及兩千年，又何嘗能夠消弭「歐洲兄弟」的格鬥。「史實」Le fait historique 昭示我們，叫我們不易反証「歷史重演論」。

一九三二年二月在日內瓦開幕的國際裁軍會議，是什麼意義？當然不用說是一種「和平運動」，是大戰後的和平運動，歐洲大戰後的和平運動，是大戰中的和平運動，亞洲大戰，中日大戰，中的和平運動，是大戰前的和平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和平運動。

我們看看這次日內瓦裁軍會議前夕，不能不令我們擔憂世界和平的明朝。在極東戰雲瀰漫了太平洋，鮮血染赤了黑龍江，吳淞開北成焦土，黃浦江滾熱血紅。朝鮮的革命高潮，一天升漲一天，日皇被刺未中；印度獨立運動，一天猛進一天，甘地被捕，黨人下獄，使喬治第五(George V)

不能安枕於英倫；安南的革命運動，也一天進展一天，東京的暴動，河內的流血，西貢的炸彈，使杜美耳 Paul Doumer 不能高臥於巴黎。總而言之，在日內瓦裁軍會議的前夕，「東京的不安」，是達於極點了。

在極西則革命波濤，澎湃於愛爾蘭海，最近愛爾蘭的選舉是「愛爾蘭和英國同盟會」的勝利，同盟會的領袖，一九一九年愛爾蘭共和國臨時大總統 De Valera 及其黨人主張此後不復對英皇宣誓了。愛爾蘭要宣佈，而並不是要求，整個的獨立，愛爾蘭問題的復活，會要使西門爵士 Sir Simon 手脚忙亂。

在大陸方面，則萊茵河上的風雲，日益緊急，鐵甲團會操示威，勃魯甯 Berlin 運動修約，凡爾賽條約之修改與賠款計畫之註銷所形成的今日德意志的獨立自由運動，是武裝的與和平的同時並進。白里安 Briand 已經束手無策了。我們單就英法德言，「西方的不安」，也是達於的極點。

由此我們便可了解這次日內瓦會議的意義了。殖民地及戰敗國不甘屈服與不安於現狀，使列強發生了恐慌，不得不急謀列強間的妥協以維持列強間的和平。以便集中精力，鞏固內部，去壓迫「殖民地」的反抗，去制止「戰敗國」的抬頭。然而列

強間之彼此互相妒嫉與仇視，爲「列強間的和平」又添了不少暗礁，爲「殖民地之解放」與「戰敗國之抬頭」留了不少的機會。只要「殖民地」與「戰敗國」知「準備」與「等待」，將來總是有希望的。

法國這次在裁軍會中提議組織「國際軍」，中歐受法國保護的諸小國均表贊成而英德意不同意，美國大不願轉入歐洲漩渦。德國始終要求「平等的武裝」，「萊茵武裝權」之恢復。那是戰勝的法蘭西所深懼而不得容許的。至於美國，在裁軍聲中，還繼續開造新加坡的新軍港，從前反對新加坡築港之工黨，上台以後也不復反對了。英法的兵艦，還是下永的一天多一天，並沒有看見那一國裁一個兵，減一隻艦，因爲他們所裁的「非已有的實力」，而乃是未來的計畫；所以爲正名計，「裁軍會議」，應該叫做「軍備擴張計畫縮減會議」。並且現在英國海軍當日內瓦裁軍會議開幕之日，在馬爾他 Malta 會操示威，向 Tunis 示威，向巴拉斯坦 Palestine 示威，與法國海軍當倫敦海軍會議之時，在地中海示威，向亞爾幾里 Algérie 主戰一樣。列強間的妥協多一次，殖民地的壓迫就重一次。至於法意在地中海的海軍競爭，至今也尚未完全解決。意大利之擴充空軍也不亞於法蘭西。美國近來對於海陸空軍之擴張，亦不遺餘力，最近又有新坦克車之發明。

其速度打破世界已往之紀錄。

現在美國的海軍，也在太平洋會操，向菲律賓示威，向太平洋西岸的「門戶開放政策之敵人」示威。而英國之「東方的直布羅陀」，新加坡，亦在太平洋戰雲瀾漫之際，從新繼續開工築港。客觀的事實，證明了太平洋的和平，需要軍艦來保障。沒有兵艦的弱小民族，只有任人宰割，「望洋興歎」罷了。

蘇俄，主張總裁兵的蘇俄，主張「徹底的裁兵」，「整個的裁兵」Disarmement D'ensemble et total 的蘇俄，現在有已對於紅軍之擴張，增設坦克隊，化學戰術隊，女子軍，一切反較裁兵不徹底的國家為急進。最近在紅軍十四周年紀念當中，蘇俄又宣言：「過去蘇俄之得以安然無恙不為敵人所欺凌者，端賴有強有力之紅軍為之保障，並謂今後將不惜犧牲一切以與蘇俄之敵人相周旋」。其實蘇俄的敵人，英美，並沒有去打紅軍，倒是中國的外蒙和東路及湘鄂贛受了紅軍的恩惠。

至於日本的和平運動是更不用說了，田中上日皇奏章中有一段把日本對華和平親善政策的假面具洩露無餘了：「滿蒙者為極東之比利時。歐洲大戰

德國蹂躪比利時以成功。未來之日俄美戰爭，我國非蹂躪滿蒙不為功。且我國欲實行新大陸計，不得不破壞滿洲之中立地為戰場。」

現在日本是不僅蹂躪一個「滿蒙」了，吳淞開北供日本炮火的犧牲，已變成了焦土，全國經濟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之上海已經蹂躪到不堪設想了。現在是整個的中國，在武裝的日本蹂躪之下。而高唱「非戰」之華盛頓，鼓吹「總裁兵」之莫斯科，至今毫無表示，真有如秦人視越之肥脊。東省開戰整整五個月了，上海血戰也整整一個多月了，而世界一和平的司令塔，白色的華盛頓和紅色的莫斯科，有如聾啞，至今寂然無聲。客觀的事實，叫我們認識了現在的世界和平，還是一這「武裝的和平」。掩耳盜鈴的「日內瓦」，過去對我們的教訓太多了，這次的會議，又能有多少成就？裁軍之不能成功，列強之沒有誠意，我們早已洞悉了。裁軍未成的空文，中國已經供了「非戰條約」的犧牲，裁軍決裂的，明朝，國際風雲行將更急轉直下，和平的中國快點「準備後事」罷！

一九三二，二，二十六。

最近日本貿易狀況

張希為

△今年入超已達六千四百萬圓

△經濟絕交之驚人偉績

據日本大藏省發表，二月上旬之對外貿易輸出為二千五百四十萬，輸入為四千四百五十八萬三千圓。輸出入相抵計入超一千九百七十七萬九千圓。若與去年同期相比較，則輸出減少三百六十九萬五千圓，輸入增加一千五百六十五萬圓。自今年一月起至二月上旬止之入超總計達六千四百五十萬三千元（前年二月上旬止之貿易額為出超百八十一萬六千圓）又二月上旬之貿易品中，其輸入增加之最顯著者為棉花之六百八十四萬一千圓，羊毛之一百九十五萬六千圓，小麥之八十三萬八千圓，鐵類之七十六萬二千圓。又據二月十四日東京日日新聞消息，日本對我國一月份之貿易額計輸出為一千一百五十二萬，輸入為二千一百八十三萬九千圓共計三千三百三十五萬九千圓。輸出入相抵，計入超一千另三十一萬九千元。若以此數與去年同時期之貿易額相比，則輸出減少百分之三十八計一千另八十三萬四千圓，輸入則增加百分之七，計一百四十二萬六千圓。此輸出減少數額中，若以地域之區分觀察之，則南部減少百分之九十四，中部減少百分之八十七，香港減百分之六十八，北部減百分之三十二，而滿蒙則與去年相同，並無增減，旅順大連則反增百分之三十五。茲

列表如下：（以千圓為單位）

| | 輸 | | 出 | | 入 | |
|-------|--------|--------|--------|----------|----|----|
| | 本年 | 去年 | 本年 | 去年 | 本年 | 去年 |
| 滿蒙 | 六七六 | 六七九 | 四、〇六六 | 二、四七四 | | |
| 北部 | 二、七八一 | 四、一〇〇 | 四、五〇二 | 四、八九七 | | |
| 中部 | 一、二四三 | 九、七九二 | 二、六三二 | 三、七七二 | | |
| 南部 | 二五 | 四二八 | 五三二 | 八四六 | | |
| 旅大 | 五、八二〇 | 四、三二四 | 一〇、〇二二 | 八、四一六 | | |
| 香港 | 九七五 | 三、〇三一 | 八五 | 五三 | | |
| 合計 | 一一、五二〇 | 二二、三五四 | 二一、八三九 | 二〇、四一三 | | |
| 超過（入） | 一〇、三一九 | | | （出）一、九四一 | | |

右列統計顯示吾人以下列各種事實：

（一）日本輸入激增其財政將益感困難，然對我作戰經費之籌措必益形棘手（二）日人謀在中國以政治軍事各種勢力掩護其經濟之發展，故貿易額之增減與「勢力之消長成正比例，旅大為日本在華之勢力根據地，故貿易額有增無減，反呈優勢。北方當局因抱無抵抗主義之態度，故抵貨成績

遠不如南方。（三）吾人倘能抵貨到底，則日人武力侵略必歸失敗。上列統計顯示日本受抵貨影響之嚴深重切，故欲在抵貨運動中心點之上海，施以武力壓迫，而達暢銷日貨之目的。

日人圖佔吳淞之原因，此統計正可作一種明白之解答。

如何處置政府機關之日籍雇員

沈達時

在現今炮火連天，日軍着着進逼之際，我國政府機關中，如海關如郵局如鹽務稽核所尚有二百餘日本雇員，安居高位坐領厚薪。自瀋變而津亂，而滬戰，凡五閱月中迄未聞我政府當局對於此等日本雇員作若何相當之處置。查中國政府雇用日本客

卿，除考試院等業已辭退外，在海關者計二百五十人月薪自關銀五百兩至二三千兩不等，在郵務管理局者計十五人月薪自國幣三百元至一千元不等，在鹽務稽核所者計五人月薪自國幣三百元至一千元不等。國家以如此厚薪，豈養如許日本雇員，究

于我國有若何利益，姑不具論。此輩客卿分佈沿海沿江以及內地，對於社會民情地方要隘無不秘密調查瞭如指掌。當此中日國交尚未斷絕，日本對華侵略已具決心之時，正若輩繕作報告效勞本國之機會。觀于近來海關中日雇員突然辭職或請假回國者頗不乏人，可以益信。我國民衆際此國難關頭宜如何督促政府，對於各機關之日本雇員，應作緊急之處置茲不揣陋略述管見如下：

（一）下令停職 自瀋陽失陷後考試院軍政部二機關已將日本顧問及教練官等辭去。今者滬案發生應請中央政府令飭其他機關將所雇日本雇員一律停職。

（二）緩發養老金 政府機關之有養老金制度者為海關郵政鹽務等。遇員司解職時即將養老金發給。此次停職之日本雇員防其回國幫助政府侵略中國起見，應將養老金暫緩發給，一俟將來調查確無幫同侵略之事實始行補發。

（三）永不復用 凡因此次日本無故侵略中國而經中央政府明令停職之日本雇員此後不特在各該原機關不得復用，即任何中國機關均不得復用。

其次從日本方面看——關於國際方面，因國為人尚有信賴外國者，不能不詳加說明，至於日本和我國兩方對血戰與和平了結的關係，大家較為明瞭，且為篇

幅所限，我只能簡單說。

日本對華的壓迫與我們的抗戰是成正比的，可是長期奮鬥，就消滅了壓迫的力量。日本近來派到少將不成，再派中將，中將不成又派大將；用兵五千大敗，再來兩萬，兩萬又敗，再來五萬十萬，由此足見日本決不輕易罷休。照這樣打下去，日本軍隊補充復補充只叫他們被徵集的國民日見漸寒心，同時日本的經濟日漸窘困，終至於破產，那時這個倭奴暴發戶就宣告死刑了。

日本明白看到上海血戰是中日的生死關頭。如果最後中國勝利，那日本的國際地位一落萬丈，同時強鄰美利堅的海軍之威脅就隨之而來了，日本所以拚命要攻上海，如果吳淞和閘北為日軍所佔，也許日本可告一段落，就站在這地來與中國談判。因為日本最注重在東北之優勝。

如果在半個月內日本還是在上海敗，那日本的軍閥為貫徹其野心，日本政府為顧全其面子，勢成騎虎，亦必搗亂到底，那時海軍的運用乃必取之道。同時我們曉得日本外交異常險惡。倭奴可借重法國，使美國在大陸方面不顧忌。再利用英國的曖昧態度，使美國不敢獨斷。那武力的壓迫就減輕了。同時日本如再對門戶開放予英美以進一步的利益，那列強為經濟所誘，也就和緩了。這對失業問題很大的英美

是很可能的成功。

在日本方面決不敗而退休，除非我們與之久戰，那纔有崩潰之可能，反之，日本只要在上海佔勝一步，他就會從國際共同對華的利害上做功夫，結果能在此所謂和平中取得東北的利益。

最後從中國方面看——從上面看，我們在上海一隅的勝敗不能作為最後的決定。我們要在軍事上抱抗戰到底之真決心和切實佈置。萬一上海為日軍大軍所敗，那也算不得失敗，我們沿江沿海起血戰。尤關重要者，即出兵東北，收復失地。使偽獨立國不能成立，使日本不得在安甯中吸取東省的血汗。

我們與日本決不能和平了結這是很明白了，因為假若我們求和，倭奴也是要殺來的。這一層，我請辦外交的人們格外注意。最近上海所謂和平運動，確是中國外交當局和少數大人先生所做的工夫，可惜

東北義勇軍抗日近況

——實心救國會幹事之談話——

暴日無理侵凌，我國民為生存自衛起抵抗。我東北受禍最深，故東北方義勇軍之抗日行動，更趨日烈，其愛國之心純潔及殺敵力之偉大，致日人疲于奔命，畏之如虎。記者昨遇實心救國會幹事某

日本不允許他們磕頭求免，我們要知道，除非我們甘心放棄吳淞閘北，甘心自殺，那倭奴是不放鬆一步的。除非我們甘心劃租界外的國土為中立區，以使列強經濟發展英美各國暫時是不會用力調和的。

我們能自辱嗎？不能，我們能為上海我時的苟安而不顧全國的生命嗎？不能！一們能求國際聯盟以及英美來代為制裁日本，嗎？不能！我們的抗日血戰能一和平了結嗎？——不能！

我們只有全國動員與倭奴血戰！這樣纔能使日本無法割據東北，使日本疲於奔命，使日本全國破產。這樣纔能使英美以及其他強權深受痛苦，不得不出而裁判公敵。這樣纔能降服了東方的惡魔，保障世界的和平。

抗日血戰不能暫時和平了結；沒有長期的血戰，沒有了結的和平；只有長期的抗日血戰，纔有真正的和平。

江山

君（姓名不便宣佈）新從東北視察義勇軍近況歸來，因詢其東北義勇軍抗日近況某君乃告記者如下：

千里跋涉 予（某君自稱）奉實心救國會之命視察東北義勇軍之近況于一月三十日由津出發，次日抵大連，備受日警盤查

當日抵海城，在海城遼陽一帶盤桓五日，視察李純華于明甲老北風趙濟時各部，七日回津。于二月九日又出發，十日晨抵榆關。出關時萬感交集，口吟『忍令河山淪異族，回教豪傑起關東』句聯以自慰。十一日到綏中縣石柱子，次日到水口視察石安全部之義勇軍。十四日拂曉倭寇來襲，與抗四小時，石部即退往熱河邊境凌南縣之大屯鎮與耿繼周部之孫國儒股銜接，共同抗敵，敵不敢深入，即返綏中。十五日與金德暄石安全孫國儒等會晤於大屯鎮之破屋中，共商殺賊之計劃。十六日復徒步奔賀勝坊冒雨過大河嶺於雪片霏霏之中，睹沿路鄉民之恐怖生活，不禁雪與淚咽也。是晚於饑寒交侵之下宿于黃土台子，十八日雪愈重，仍冒雪抵小窩溝換小火車至秦皇島。

義勇軍近況 余所担任視察之義勇軍共計五部其近況如下：

(一) 李純華于明申部與老北風合計二十餘人，李爲軍長，于爲副軍長，老北風一路司令兼前敵總指揮，步槍機關槍騎兵均全，住牛莊北海城西一帶，老北風名張天，外傳陣亡或與日妥協，皆係謠言。住劉二堡之三勝部態度模稜，則屬事實也。

(二) 趙濟時部在遼陽南部自稱鐵血救國團，約千人能自製炸彈手榴彈現與于

李張部合作，李委爲二路司令。

(三) 金德暄部約一千二百餘人，騎兵佔十分之八，最近之將來可擴充一倍在熱河邊境一帶俟機殺賊。

(四) 石安全部約五百餘人，皆屬步兵，現遊擊於大屯鎮一帶。

(五) 孫國儒部約六百餘人，皆屬步兵，青年援馬團在該部任宣傳工作，(內有女團員二人) 零有救護隊五人，担任一切救護事務遊擊於大屯一帶。

義軍戰略 東北義勇軍殺倭之戰略完全採飄忽無定避堅攻虛，黑夜襲擊，以少制多之遊擊方法。倭大隊至則略抗而退，小隊至則利用地形誘而殲之。毀鐵道，剪電綫，襲車站，攻縣城，截倭糧，殺漢奸等等方法隨時制宜而用。此種戰略收效極大，故倭寇聞義勇軍名，則必悻胆落。

殺倭快聞 余所目睹及其他各地視察幹事之報告關於義勇軍近來抗日作戰經過，略爲君言之如下：

(一) 馬子丹部於陰歷年左右佔領義縣將倭全數逐出。

(二) 于百恩張海濤部於歲暮襲擊倭寇於北鎮殺倭百餘倭千人之大隊來援，乃退匿巫闔山，倭不敢入，只以飛機擲彈轟炸，現在相持中。

(三) 趙大中部近日襲擊打道入虎山壕之倭寇死傷數十人後被倭大隊壓迫退匿

巫闔山現在收容整頓中。

(四) 耿繼周龍家啓部於陰歷年底曾攻入新民縣旋因倭大隊來援乃退出，現駐於熱河邊境及黑山縣一帶整頓中。

(五) 鄭桂林與涼山部於二月約在興城與倭接觸斃倭百餘。

(六) 石安全與孫國儒部在二月中旬與倭在水口及大屯鎮一帶交戰，倭死傷數十人。

(七) 遼南抗日義勇軍李純華老北風于明甲部十二月初與倭三路大戰於沙嶺附近先將倭之東北兩路擊隊，並將倭之八百餘人圍困於沙嶺，支持二時餘，倭突圍潰退向海城奔逃，計斃倭步兵三十，聯隊長一名，將校七名士兵九十三名俘虜八十餘名，獲手射炮一門機關鎗三挺，步槍二千餘枝乘勝攻克牛莊後，倭大隊來援復退出。

義軍優點 我義勇軍之能殺敵致果，其優點有六：(一)士氣極盛，(二)熟於地理，(三)善用地形，(四)人自爲戰，(五)勇敢耐勞，(六)善用遊擊，(七)射擊準確。

倭寇弱點 倭寇之所以時爲我軍所圍，因爲弱點有七：(一)無戰鬥經驗，(二)舉動遲鈍，(三)地理不熟，(四)不善利用地形地物，(五)警戒顧慮太多，(六)不長於人自爲戰，(七)自視過驕，往往輕敵。

義軍槍械

我義勇軍之槍械，以步槍爲多，手槍次之。機槍及大炮不多，有之則奪自倭寇者也。子彈甚感缺乏，補充亦不易，故皆視子彈如珠寶，不敢浪費，非至以一彈能殺一倭時，決不輕易開放。義勇軍咸于子彈之不足，乃以玻璃瓶成炸藥，作手榴彈，其殺傷力雖不如真手榴彈，與亦可使倭寇爲此項玻璃瓶式之手榴彈所傷。

倭賊醜態

義勇軍爲民團愛國青年在野軍人及改邪歸正之綠林豪傑等份子所混合組織而成，故倭賊對於義勇軍更爲喪胆。倭賊爲義勇軍所困時，醜態百出，茲略述數端如下：

(一) 東北日僑居留民被徵當兵者甚衆，此輩未往戰陣，胆小如鼠，一聞槍聲，即面如死灰。自九一八以來此輩爲我義勇軍所倭滅者甚夥。因此東北日居留民中之婦女多有傷夫痛子哭兄叫弟而自殺者，日軍閥造孽；而其國民自受其報，是亦天道好還也。

(二)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當義軍克牛莊時，未及退出之日軍數十人，皆棄槍立道旁，向我義軍作九十度之鞠躬，表示歡迎之意，乞我饒命，其怕死與無恥之狀，非筆墨所能形容。

(三) 當我義年老北風克復沙嶺時，我以五人繳倭二十人之械於一小屋中，倭

被繳械後抱頭痛哭，跑地哀告者甚衆，其衣袋中皆寫有老北風三字，其所以如此者，一則以懼，一則以防也。

(四) 倭賊每於被圍危急時，輒以金票財物等擲向我軍，冀作買命之資，然我軍以其罪惡滔天，非金錢財物所能贖，故彼愈求買命，我則愈索其命。

(五) 在沙嶺之倭賊，爲我國急攻時，有奔入該地關帝廟向關帝像前禱告求佑者，想我忠勇貫日之關公，當其求作漢奸以佑之之時，關公有靈，必怒髮衝冠喝令周倉取青龍偃月刀斬其狗頭也。

歸後雜感 余於視察之餘深有所感，亦爲子陳：

(一) 義軍雖忠勇善戰，然而經濟困難，糧秣不足，槍彈缺乏，倘海內人士不予救濟，則難收久之功。

(二) 各路義軍無相當聯絡，故行動不能一致，固曾使暴日疲於奔命，但不能

浩大之聲勢，一舉而奪回失地倘能加以指導，聯絡各路，則還我河山，不必待素餐之軍隊也。

(三) 義軍因經濟困難，有時不得不借用民食，遂至引起反感，倘能設法救濟軍隊，曉諭民衆，便軍民合作，則與城復地之功可計日而待也。

(四) 義軍無衛生之組織，缺乏醫藥，故受傷者往往至死，實爲可痛，故吾人於義軍醫藥之接濟當與糧秣並重。

總上所言余願國人知義軍之功績及其辛苦，蓋自暴日寇滬以來，國人目光多注意於東南，慰勞也，捐款也，紛紛不絕，似漸忽視於東北。其實滬濱作戰，均係正式軍隊，餉械有所自出，不若義軍純爲愛國民衆之組織，其需要接濟救助也自較切。就上各條所言如能予以相接經濟濟使衣食無缺軍器充足，則困難自解，使長期抵抗暴日，必能收驚人之功也。

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致全國各界通電

全國各報館各團體並轉國民公鑒：頃致洛陽國民政府中央黨部元電文曰：洛陽國民政府中央黨部均鑒：日寇內犯，備極兇頑。我當局平時空言對外，徒啓戎心，時事倉皇推，諉莫展一籌，坐令三省淪亡

京滬被擾，誰實爲之禍至此極！國人皆謂專政有黨，吾民何與？然五年以來一致奮起赴援紆難，謁盡精誠，已犧牲一切，舉全民合作之實。誠以中國爲全國人之中國，存亡與共，莫能自外。乃中央諸公猶守

統治成見，剝奪人民政權。各地方黨部不
有救亡工作，反於人民救國各種集會結
干涉無所不至。似此歧視民衆，拒絕合
作，何以集全力而濟大難？本會痛國亡無
日，敢請惕然反省，立行五事：（一）宣布

廢止一黨專政，（二）文告不用黨國字樣
（三）禁止各級黨部干涉人民集會結社，
（四）禁由公帑支結黨費，（五）限期召集國
民代表大會制憲，俾昭天下爲之實，庶收
舉國同仇之功。迫切陳詞，跼蹐英斷。中華

民國國難救濟會元等語。救亡圖存，此其
樞紐，乞一致奮起，堅毅主張，務底於成
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寒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本社代售

日人口中之「滿州問題」致東三省死命之吉會路

光弼著 價洋五角

日美戰爭之預測

郭紹宗著 價洋七角

脫出紅俄

朱乃一著 價洋三角

反俄與反共

明志論著 特價九角

對日作戰

陳啓天著

本書對與日本作戰的種種理由，登揮極其透澈，讀此即知抗日救
國只有對日作戰，定價連郵費一角。由本報發行。

郵費加一掛號另加六分

民聲週報

第十二期

社址：

上海赫德路福德

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

每期三分全年連

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

二十一年四月一日出版

第二十一期目錄

- 由「保障佔領」到「上海會議」……………周天冲
黨治的前途……………左舜生
國難與黨治……………陳啓天
上海血戰後的太平洋……………周天冲
東省與華北難民生計的關係……………張恪惟
更正

本刊特別啓事

自去年九一八暴日佔領瀋陽以來，本刊即堅決主張對日作戰，以救危亡，奈執政者久持無抵抗主義，致東北全失，上海亦危，亡國滅種，禍到眼前，本刊因之延期。幸我愛國軍人自動抗日，稍挽頹勢。本刊同人以對日作戰，之主義漸次實現，不得不重振旗鼓，繼續出版，而以言論贊助實際抗日運動，聊盡國民之天職云爾。

由「保障佔領」到「上海會議」

周天冲

由「九一八」到「三三三」，由日軍佔領瀋陽到上海和會，日本有一個一貫的政策，就是所謂「保障佔領」，使中國受軍事失敗之打擊，而爲「城下之盟」。我們反對「上海和會」是如同反對「九一八」之「保障佔領」一樣。「九一八」日軍入瀋陽實行其對滿蒙利益之保障佔領以後，中國不甘屈服，所以日本才進一步而出兵上海，欲擴大其「保障佔領之計畫」以佔領上海，南京，威脅南京政府簽賣國之約，賴十九路軍之忠勇奮鬥精神及海內外同胞之熱心救國，上海血戰月餘使日本之野心不得逞。於是乃有英艦上之中日談判。日本不能以武力勝我，乃以外交手腕騙南京政府以制十九路軍之死命。我軍如約退軍，而日軍違約前進。現在吳淞開北落於日人手中而和議之聲，又甚囂塵上，且見諸事實。我們反對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和平」。我們反對這種「失尊嚴的和平」。在東三省日軍不撤退，在東三省日本傀儡政府不停止活動以前，我們在上海應該與日本作戰到底。作戰到最後之一彈。因爲「擴大上海戰爭」即所以「解東北義勇軍之圍」。「犧牲上海」即所以「救滿洲」。東省不撤兵，整個中國應該與日本作戰。我們不需要「上海的和平」，我們只要日本還我「東北的錦繡河山」。

黨治的前途

左舜生

黨治非結束不可，除掉國民黨中絕少一部分別有懷抱的人以外，大概莫不一致贊同。黨外的人一致贊同不稀奇，何以國民黨中的大多數對這件事也無異議呢？細細分析起來，大多數國民黨人之不贊成黨治，原因頗多，但其最主要者不外下舉三種：

(一)一部分的老同志，他們最初加入同盟會從事革命，完全是爲的愛國，他們看見滿清政府對外屢次失敗，割地喪權，不一而足，因此他們覺得非把滿清推倒不可，因此他們不顧身家性命，毅然參加革命。他們的動機很純潔，目的很單純，一言以蔽之，不外想把國家弄好而已。民國這個二十年來的一切動亂，無論任何一役，國民黨莫不直接間接負有重大的責任，在一班老同志眼中，本來早已覺得與他們最初革命的宗旨相違，再加上最近五年專政的結果，更釀成空前的國難，這是這班老同志所痛心痛恨，深覺得國民黨對不起全國國民的。他們最初革命的宗旨本在救國，現在不僅國救不了，還把國家的景象弄得遠不如滿清的末年，在老同志們看來，這個時候在勢在理，國民黨都應引咎自責，還政全民，那裏還能夠厚着臉皮高呼訓政呢？這一派人好像沒有多大力量，但

他們的潛勢力却不小，因爲他們的主張正大，動機純潔，所以容易引起全國國民的同情，因而形成結束黨治的一個最大力量。

(二)民十三以後加入國民黨的一班青年同志，他們是爲着國民黨所標榜的一塊『革命外交』的招牌而來的，是爲着一塊『打倒帝國主義』的招牌而來的，是爲着一塊『打倒軍閥』的招牌而來的，是爲着一塊『打倒軍閥』的招牌而來的。但是最近幾年國民黨少數領袖的所行所爲，乃完全與他們平日所標榜的相反，至最近國難發生，國民黨中的在朝一派，更是醜態畢露——不僅對日始終妥協與他們所標榜的『革命外交』和『打倒帝國主義』相去一萬八千里，甚至一個喪權辱國發明不抵抗主義的軍閥小子張學良，汪精衛陳公博之流乃不敢不奉之如神明，尊之若帝天，於是乎國民黨幾年來所用以號召青年的工具，乃完全拋棄無餘，而一班有爲的青年乃不能不毅然決然的離開國民黨而別謀組織，國民黨的分化運動愈劇烈，所謂一黨專政乃愈無以自存，這種趨勢是很顯然的。

(三)國民黨中的一部分實力派，換言之即一部分的高級軍人，他們的目的也是很單純的，他們的勢力完全建築在他們的軍隊和地盤上，對於黨本來是無可無不可

的。假如黨爲民衆所愛戴，當然他們也樂得戴上黨的帽子，如果黨爲民衆所厭惡，當然他們是甯要民衆而不必要黨，因爲他們並不是離開了黨就不能生存的。現在全國反對黨治的空氣甚囂塵上，而軍人們似乎無所容心於其間，這也是黨治最後破產的必然現象。

上面三點，都是說明黨治不能自存而原因屬於國民黨自身的。照上面分析的結果，可見今日國民黨主張保留黨治的只是絕少一部分的人，我們再分析這一部分人的性質，大概他們有三種特點：

(一)他們是久渴而新近登台的在朝派，深恐黨治動搖，他們的地位不保；

(二)他們只擁護一二頭腦混沌意志薄弱的老同志以爲傀儡，其餘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與國民黨素少關係的投機派；

(三)他們是除黨以外別無可以依附的『光桿桿』，所以他們只好以黨治作鞏固他們飯碗的工具。

這一派人能夠翻然覺悟贊成取消黨治固然是國家之福，這一派人能夠堅決的擁護黨治也未必是國家之禍，因爲反對黨治已成了舉國一致的潮流，他們如果敢於逆潮流而趨，他們這幾年來胡鬧的政治生命，也就可以從早結束，所以我對於汪精衛等之不肯放棄黨治，與其說是失望，毋甯說是歡迎的。

國難與黨治

陳啓天

一、國難已經到了何種地步？

現在全國人民大都注意到國難的問題，但是國難究竟已經到了何種地步，恐怕還有許多人不甚明瞭。有人以為國難只在暴日侵略中國，而不甚知道暴日侵略對於中國的根本危險，更不甚知道國難除日本侵略外尚有種種也同樣足以致中國的死命。直截了當的說，便是除日禍外，還有水災與匪亂。這三重國難，同時加到我們國

民的身上，使中國有家破，國亡，種滅三重大危險。我們如若不信，可拿證據來說。

(一)先說水災——水災雖是一種天災，却也是一種人禍。由去年這種人禍所表現出的國難，實為六十年來所罕見。據中國銀行調查，全國災情如下：（見該行廿年年報）

| 省別 | 被災田畝 | 被災農戶 | 損失金額 |
|----|--------------|-------------|----------|
| 湖北 | 二四·五二三·〇〇〇畝 | 二·一二五·〇〇〇戶 | 一〇〇·〇〇〇元 |
| 安徽 | 一三·八五〇·〇〇〇畝 | 二·一五五·〇〇〇戶 | 四〇·〇〇〇元 |
| 江蘇 | 六一·四三〇·〇〇〇畝 | 三·六二七·〇〇〇戶 | 一〇〇·〇〇〇元 |
| 湖南 | 一三·九五〇·〇〇〇畝 | 一·一〇〇·〇〇〇戶 | 一〇〇·〇〇〇元 |
| 河南 | 三四·六九五·〇〇〇畝 | 一·三八八·〇〇〇戶 | 六〇·〇〇〇元 |
| 江西 | 一四·二四八·〇〇〇畝 | 一·〇三五·〇〇〇戶 | 一〇〇·〇〇〇元 |
| 山東 | 三〇·一三五·〇〇〇畝 | 一·五九一·〇〇〇戶 | 一〇〇·〇〇〇元 |
| 浙江 | 一五·七三六·〇〇〇畝 | 九三二·〇〇〇戶 | 三〇·〇〇〇元 |
| 共計 | 二一一·六六八·〇〇〇畝 | 一四·四一〇·〇〇〇戶 | 四一〇·〇〇〇元 |

這個調查的損失估計，似乎只算了農產的損失已有四萬萬五千萬之鉅。若再加上農具的損失，農村的損失以及被難的損失，當在六萬萬元以上。這是國富的純損失，永遠無法抵補。被災農戶共一千四百零九萬一千戶，每戶平均以五口計算，則被災農民共有七千零卅五萬五千人。照通

四個人當中約有一人。這多因水災沒飯吃，人民要由去年夏季忍饑忍寒到今年秋季，家如何不破，種如何不滅！古話說得好，「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這彷彿就是災民的呼聲！而一般災民僥倖逃出災區，不遇着匪區，就遇着戰區，又到何處去避難呢？災民苦到這種田地，可證水災的國難之嚴重了！

(二)再說匪亂——中國的匪亂可分為兩種：一為舊式匪亂，即土匪所釀成者；二為新式匪亂，即共匪所釀成者。舊式匪亂為害較小暫且不提，本篇專談新式匪亂。共匪在中國已有十二年的歷史：自民十年至十二年為共匪的萌芽時期，勢力極小；自十三年國民黨聯俄容共到十六年武漢政府為共匪的發展時期；自十六年南昌暴動到十九年七月長沙暴動為共匪的暴動時期；自長沙暴動到現在為共匪的猖獗時期。共匪以俄國做後台，以主義做幌子，在第一時期中毒於青年界。到第二時期頂着國民黨的帽子把持黨部以分化國民黨，把持政治部以赤化軍隊，把持民衆團體以操縱民衆運動，全國的赤色恐怖幾達於極點，而以兩湖受禍為最烈。在這個時期全國因赤禍所受的損失無從統計，而其最大的損失，要算青年中毒和工人失業。到了第三時期，共匪實行暴動，受損害的都市，以南昌，廣州，長沙三處為最利害。長沙一處

的總損失如下表：

長沙暴動損失統計（見劉共半月刊第七期長沙共禍調查報告）

| 類別 | 被燬店戶數 | 被殺人數 | 被傷人數 | 財物損失數 |
|-------|-------|------|------|----------------|
| 政府機關 | 八一處 | 九九 | 八 | 一二，三五九，五七七·〇〇元 |
| 公共團體 | 二一處 | | | 五三九，五六四·〇〇 |
| 學校 | 五七校 | | | 三九六，一五一·四六 |
| 商店 | 七九二店 | 三四 | 二一 | 一，七六一，四四四·〇〇 |
| 居民及旅客 | 一一八二名 | 九三 | 四 | 一，六四九，四八〇·四七 |
| 外僑 | 四八處 | 四 | | 六〇〇，九二〇·〇〇 |
| 總計 | | 二三五 | 三三 | 一七，三〇〇，七三八·八三 |

單長沙一處暴動的損失已有一千七百卅萬元之多。如果將南昌廣州兩處暴動的損失合算起來，約計當在三千萬以上，惜該兩處尚無統計可作依據，未便斷言。至此期共匪在城鎮及鄉村的暴動則普遍於湘鄂贛閩西南，皖西豫南江北等地，所受損失，更無從完全估計。這些地方多屬農村，農產最多，至少被共匪破壞了一半。而受害最烈的地方，要推湘贛兩省。自馬日事變到長沙暴動以前，湖南全省共禍損失如下：（見全前）

| | |
|-------|------------|
| 慘殺人數 | 一二九，八五一 |
| 流亡人數 | 三八五，〇〇〇 |
| 焚燬棟數 | 一〇四，五八三 |
| 財產損失數 | 二二，一八〇，〇〇〇 |

贛省在此期所受的損害，實不下於湘省，惜無可攷。就共匪自己的估計，自十六年夏至十八年夏因暴動所死的共匪和附匪的民衆數目如下表：（見白色恐怖政策的解剖）

| | |
|-----|----------|
| 十六年 | 二三七，九八五人 |
| 十七年 | 一九三，〇〇六人 |
| 十八年 | 四七，五二二人 |
| 總計 | 四七五，五一三人 |

這個死亡數目，是共匪表明死亡於白色恐怖的有如此之多。在這個死亡數目中青年學生不少。他們未死以前，厲行殺人放火的暴動政策，死亡於赤色恐怖的當較死亡於白色恐怖的至少要加一倍。總計因共匪暴動死亡的人數連反正兩方面在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上下。共禍之烈，可算空前了。然自長沙暴動到現在，共禍更有加無已，稍加分解，便足令人驚心動魄！

一、匪區擴大為八大特區——在前一

時期，所謂赤色區域尙是零星散布，沒有打通聯絡起來。但到了近兩年全國匪區竟擴大為八大特區：第一贛西南特區即其所謂「中央蘇區」包括贛西南卅一縣，除定南龍南虔南三縣外都在內，而共匪可以全部控制的區域為自贛縣至永豐縱約四百里，自萬安至瑞金橫約三百里。共匪所謂中央政府設此，主要軍隊亦駐此，去年十一月曾在石城開偽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舉毛澤東為偽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第二鄂豫皖特區，包括鄂東北各縣豫南各縣及皖西各縣共二十餘縣，業已逼近武漢相去不過數十里。第三湘鄂邊特區原包括湘北各縣及鄂西南各縣近竟推廣到了鄂西及鄂西北各縣，也已逼近武漢，幾與鄂豫皖特區可以聯絡。第四湘鄂贛特區，包括湘東北各縣贛西北各縣及鄂東南各縣。第五閩粵贛特區包括閩西南，贛西及粵北各縣。第六贛東北特區包括贛東北各縣。第七右江特區包括廣西左江屬各縣。第八海南特區包括廣東海南島屬各縣。前五區勢力最大，後三區次之。統合起來說，江西全省八十一縣除三南，南昌，九江五縣外幾全成匪區，即有駐軍的縣分，也不過保守一個孤城而已。湖北除水陸交通的大城鎮外，全省六十九縣幾全行匪化，至好不過保有一個縣城。湖南原有匪勢不少，以何健劉共較為得力，現只有平江，瀏陽，南縣，安鄉，華容等五六

縣尙爲匪區。福建以兵變有閩南及閩西十餘縣成爲匪區。安徽有而部及西北部六七縣爲匪區。河南有南部五六縣爲匪區。兩廣匪區尙只有游擊行動，無大發展。總計所有匪區，共約一百四十縣上下，至少已有兩省大的地盤。每個匪區且有偽政府的組織，聯成一個系統。

二、匪軍增至十六萬槍——長沙暴動以前，匪軍雖號稱十四軍，然所有實力，不過四萬支槍。長沙暴動以後，以勦匪軍隊迭次失敗，爲其補充槍械不少。統計爲匪覆沒及叛變的師旅如下：

甲、在江西的：張輝鑽師，胡祖玉師，公秉藩師，上官雲相師，郭華宗師全部覆沒孫連仲部叛變九團，共爲匪增槍四萬以上。其他各部零星損失在外。

乙、在湖北的：岳維峻師，徐德佐旅全部覆沒，爲共匪增槍一萬以上，其他各部損失至少又在一萬支以上。

丙、在湖南的：戴斗垣旅全部覆沒，爲其增槍四千連其他各部損失約有一萬。

丁、在廣西：李明瑞師叛變，爲匪增槍四千。

戊、在河南安徽福建勦匪軍隊的損失至少共有槍一萬。目前匪軍所有實力，連原有的，官軍

送與的和民團被繳的一併在內共約十六萬槍支，而且各種特種兵器也備有。匪軍所在地以江西湖北爲最多，湘閩皖豫次之，兩廣最少。

由上說來，匪區既一天大一天，匪軍也一天多一天，爲禍之烈，實無其比。兩年來所有因匪亂的損失連勦匪軍費在內無從全部調查，只就十九年五月至八月四個月中江西六十七縣的損失說也有如下列之數。（詳見創共半月刊第十期）

財產損失約數三八六，九四九，九〇〇元
房屋焚燬數 八七，二二四座
被殺人民數 一二八，〇七五人
難民數 一，六一五，一〇〇人

依此做比例，估計全國損失：財產損失當在十萬萬元以上，人口損失當在百萬以上，連戰死者在此內，難民當在五百萬以上。匪亂的結果不過如此，匪亂的究竟，是在破壞中國，擁護蘇聯。如果再任其猖獗下去，不是家破，國亡，種滅的危險就在眼前嗎？所以我說匪亂乃是一個嚴重的國難問題。

（三）最後說日禍——去年九一八後，暴日以數萬兵力，將擁有卅萬大兵東北三省完全佔領，近更以溥儀爲傀儡組織滿蒙偽國，而成朝鮮第二。如果政府仍抱無恥的不抵抗主義，不將東北收回，則中國的領土有三十六萬五千方哩變了紅色，人

口一千五百萬做了亡國奴。農產大豆高粱黍粟麥最多的東北，森林最盛取之不竭的東北，煤礦二百一十三處，鐵礦二十六處，金礦二百卅四處出產最富的東北，自辦鐵路最多的東北，出口超過入口的東北，每年消納關內移民數百萬的東北，中原屏蔽的東北，通通都失了！東北本身的重要估計。單就官方財產一部分的損失統計已達十七萬萬元以上。據南京統計處初步統計（吉黑尙未全入統計數內）如下：

民政機關損失 三六，八五三，四六二元
軍政機關損失 四六九，〇〇三，六五三元
官辦鐵路損失 六三〇，七四一，二一六元
官辦電台損失 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官辦銀行損失 五八八，九八六，一三一
官辦礦業損失 不全 九，六五三，一五〇
官辦林場損失 一六〇，〇〇〇元
東北大學損失 一一，八八一，八八〇
國稅收入損失 一五，一八五，三三〇
總計 一，七八五，三六四，八二二元

若能將官方及民間的全部損失合計起來，更不知爲若干萬萬了。然而暴日還以爲未足，野心不止，他不但已經實行了田中義一所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的積極政策，並且又實行「欲征服滿蒙必同時威脅中原」的新政策。威脅了天津，威脅了青島，威脅了福州，威脅了上海，更

要威脅長江一帶。就目前的形勢看來，以黨政府的不抵抗，幾乎他想將中國全部征服。上海和議，日本絕無誠意撤兵，並且分兵長江一帶，就是一個證據。單就上海戰事的損失說，上海全市損失逾十五萬萬元，人民損害十八萬戶，死傷失蹤一萬八千人，軍隊方面的損失尚在外。其詳見南京統計處初步調查如下：

上海全市損失初步統計

(一)全市損失可以數字形容者，達一五六〇〇四九八七一元。

(二)全市被侵佔之面積，約四七四方里，受直接損害人民，達一八〇八一六戶、八一四〇八四人，佔全市人口之半數（四五%）其中死亡者，六〇八〇人，受傷者，二〇〇〇人，失蹤者，一〇四〇〇人。

(三)財產被侵佔區內，住戶財產價值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損失十分之七，房屋價值，二四〇〇〇〇〇〇元，損失十分之八，五，全市財產，受直接與間接損失之價值，達七八八一七三四九二元，計住戶財產五八四一〇四〇五四元，房屋二〇四〇六九四三八元。

(四)學校被侵佔區內，停頓之學校，計大學及專門一〇，中學三一，小學一二，失學之學生三九七三五人，佔全市學生四分之一，計大學及專門六二八六八人，中學六二八二人，小學二七一六七人，輟

業之教職員三一〇七人，佔全市教職員三分之一，計大學及專門一一六六八人、中學七五一一人，小學一一九〇人，被焚炸或駐軍之學校，計大學及專門一〇，中學一七，小學四九，被焚炸之資產，達一六八二三九〇元，佔全市學校資產三分之一，計大學及專門一二二九四七三六元，中學九五七二一一元，小學四三三四五三元，本市教育機關團體因滬變而全部停頓，亦受損失，尚未計入。

(五)工業被侵佔區內，有工廠五九七家，佔全市工廠四分之一，其中受損失者超過半數，計六七九一八七四元全市工廠受直接與間接損失之價值達九七一五二八七元，此數僅就已有報告者計算，全數必不如此，全市工人，因事變而失業者，達十分之八，僅紗棉廠失業者，已達二五〇〇〇〇人，其因失業而損失之工資，每月三七五〇〇〇元，如半年後復工，則損失二二五〇〇〇〇元。

(六)商業被侵佔區內，有商店一二九一五家，受損失者達十分之七，全市商店受直接與間接損失之價值，為五九八一三六〇七四元。

(七)金融全市銀行與錢莊之營業，因事變而減少十分之八五。

(八)交通被侵佔區內鐵路損失之價值達一六八九三三一七元，計佔全路資產

十分之四，計路軌與建築，損失一九三五五〇〇元，機車與車輛損失九八九〇三元，器具與設備，損失一〇九七四九一三元，材料損失一七九一四一八元，營業損失一二〇二四五六元，被侵佔區內道路損失達一二〇〇〇〇元，橋梁損失二〇〇〇〇元，全市輪船堆棧與轉運公司之營業損失達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九)公用事業被侵佔區內公用事業之損失，達一七四二〇二五元，計水電損失一〇二二二〇〇元，電氣損失一五〇〇〇元，電話損失二三八〇〇元，長途汽車損失一二六二二五元，被侵佔區域以外，公用事業之營業損失，達六一〇〇〇元，計電氣損失四三〇〇〇元自來水損失一八〇〇〇元。

(十)治安設備被侵佔區內公安設備，因事變損失者，達五四〇〇〇元。

(十一)財政市府收入因事變而減少十分之四強，實減二二二八六元，計田賦減少二一%，契稅減少二四%，房捐減少八一%，車捐減少五三%。

東北和上海因日禍有偌大的損失，已經使我們痛心了。但是暴日仍舊進逼，我全國國民除準備更大的犧牲，從事長期的抵抗外，是決不能恢復東北及東南失地的，也決不能保持尚未喪失的領土。那末，就只有做亡國奴了！這是我們所甘心的嗎？

總說起來，國難已經到了何種地步？已經到了整個國家和整個民族最後生死存亡的地步！水災，我們餓飯，使我們破家；匪亂，不但使我們餓飯破家，並且使我們亡國滅種；日禍與匪亂異曲同工，相得益彰，更加速使我們亡國滅種。我們要救國保種，只有用最大的決心，從這三重國難牛犢門出來，死中求生！

二、國難的主要根源在什麼地方？

國難既如上節所說那樣嚴重危險，不容不急切法設救治了。不過在未決定救治的方法以前，我們必須將國難的主要根源加以診斷，明瞭了致病之由，才好實施醫病之方。如果不問痛由，亂開藥方，是決不能救治病狀的。國難的病由，在什麼地方呢？在天上嗎？不是。在外國嗎？不是。天上和外國的原因只是一種外感，不能算做國難的主要根源。國難的真正主要根源，不在天上而在地下，不在外國而在本國。本國的一切惡因，都足以招致國難，然而他們大多都是次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只在控制國家一切的政治太不良。政治是一個國家的樞紐。樞紐一壞，一切都隨之俱壞，不可救藥。歷史上告訴我們：從來沒有一個政治修明的國家有嚴重的國難，反之從來也沒有一個政治敗壞的國家不發生國難，國難嚴重的程度與政治敗壞的程度成正比，即是政治愈敗壞，國難愈

嚴重。現在中國國難總算嚴重到了極點，由此可知現在中國政治也敗壞到了極點。如果有人還不相信現在中國政治已經敗壞到了極點，我們無妨申說一番。

現在中國政治的特殊情形，是一黨專政，是國民黨一黨專政。在國民黨一黨專政之下，政治上發生以下幾種奇特現象：

(一)有黨國無民國——中國雖然仍舊掛着民國的招牌，但是國家完全與國民無份，而變成了國民黨一黨的國家。通常流行的「黨國」字樣，就是表明這種奇特現象。從前一人專政的時代，「朕即國家」一般國民對於國家無份，現在一黨專政的時代，「黨即國家」，一般國民也對於國家無份，可算是無獨有偶！中國原有四萬萬人民，國民黨號稱一百萬黨員，一百萬國民黨員在四萬萬人民中，不過佔四分之一，是極少數。以一百萬黨員的黨國將四萬萬人民的民國推翻了，結果有三萬萬九千九百萬人民等於沒有國家。這多等於沒有國家的人民，在國難前無份去預防，在國難後又無份去挽救，以一百萬黨員壟斷偌大一個國家，國難安得不發生？既發生後又安能不一天嚴重一天？

(二)有黨權無民權——自國民黨專政以來，有幾個荒謬絕倫的口號：什麼一切權力歸於黨，什麼黨權高於一切，什麼黨外無黨，應有盡有，貼在通衢，強其實現

。照所謂一切權力歸於黨，不但國家的一切權力如政權，財權，軍權，外交權，教育權，司法權和立法權歸了國民黨，連國民的參政權自由權甚至生存權也被國民黨剝奪去了。所以結果變成有黨權無民權的國家。民權既被剝奪了，在一方面政治上沒有民意的監督，不易走上軌道，在又一方面不甘屈服的人民，勢必出於反抗，使政治更無由穩定。國民黨似乎知道一黨專政的不穩定，又用黨權高於一切的口號壓倒一切。黨權高於一切，無異就是說黨部高於一切。因此黨部的決議，可以等於法律，甚至高於法律，可以隨便變更法律，只要有利於黨。黨部既操有無上權，對於人民自可任意生殺予奪，每每人民犯了罪，還不知道他自己究竟犯了什麼法。這還成什麼世界！像這樣無法無天的黨治世界，人民只求苟且偷安，尚不易得，那有勇氣去問國難？像這樣沒有民權的黨國，人民惟望早日塌台，那有熱誠在黨治下去問國難？縱令人民還有熱誠去問國難，但是又那裏有機會讓你去問呢？所以不廢黨權，不復民權，國難將永無已。

(三)有黨員無國民——在一黨專政之下，國民黨黨員構成一個特權階級，而人民反落在奴隸的地位，變成政治上的被統治階級，同時又變成經濟上的被剝削階級。一切權利，黨員獨享，一切義務國民獨

負。「用人先儘黨員用，裁員先儘非黨員裁，政務官心須爲黨員」，這是國民黨政府用人的標準，好像黨員個個萬能，國民個個無能，這是黨員在政治上的特權。校長須黨員充任，留學須黨員應徵，這是黨員在教育上的特權。黨費須由國幣供給，黨員貪贓可不治罪，這是黨員在經濟上的特權。民衆團體須由黨員把握，公開集會須由黨員指導，這是黨員在社會上的特權。此外政權只有黨員可以過問，更不消說了。黨員既有這樣種種特權，所以他能作福作威，欺壓人民而毫無所顧忌。在從前帝政時代只有皇帝以及皇室才有這種種特權。如今黨治時代，只要是黨員便有這種種特權，彷彿每個黨員就是皇帝，這種黨皇帝散佈全國，由中央到地方由都市到鄉村，都可以獨享權利不盡義務，而且還可壓迫人民。一切國民則只盡義務，不享權利：納稅要人民，募債要人民，抽捐要人民，當兵要人民，拉夫要人民，此外則不要人民，可謂悉天下以奉一黨。請看今日之中國竟是一黨之天下！與國民何干？與國民無干的黨國，怎能不發生急難？現在國家的急難已到十二萬分危險了，而黨政府還是只許人民盡義務，不許人民享權利。黨政府告人民說：你們可以來救災，可以來禦侮，可以來勦匪，但是此外連討論也不必。像這樣將人民當做奴隸一般的看待，

人民那能共赴國難呢？

(四)有黨爭無國政——自國民黨厲行黨治以來，我人民固已深受了黨治的千辛萬苦，而不見黨治有絲毫的成績。我們所屢見不一見的只有黨爭，只有國民黨黨內之爭，而不見有什麼國政可以敘述。在國民黨人以爲他能取得政權乃由辛苦得來，不能拱手讓之阿斗，阿斗固曾一時無法；然國民黨因此一面失去國民的監督，趨於腐化，又一面增加了黨內之爭，個個國民黨黨員都想取得最高的黨權同時取得最要的政權。彷彿他們都把政權當做戰利品，一律不許國民染指，同時又自行爭奪，鬧個不休。十六年甯漢之爭主要的原因固是國共之爭，次要的原因不過是汪蔣互爭黨權與政權。十八年蔣桂之戰即純爲黨內互爭政權。十九年中原大戰，蔣與閻馮拚個你死我活，也純爲黨內互爭政權。二十年甯粵對峙更純爲汪陳與蔣互爭政權，雖國難臨頭，東北淪陷，猶互爭不已，到現在還沒有真正團結的可能。上次黨爭尚未完結，下次黨爭又已開始。爭去爭來，都是爲的獨攬政權獨取戰利品。如果黨治的惡制仍舊，我可斷定國民黨黨內之爭將層出不窮，至於亡國滅種而後已。有人說，「中國不亡於滿清，不亡於袁世凱，不亡於軍閥，而亡於國民黨之統治」。何以必亡於國民黨之統治，即以國民黨厲行黨治，不許人民過問國

事，又自行努力黨爭，不暇過問國事。像這樣的政治，如何可以防止國難又如何救濟國難呢？所以我說黨治存在一天，國難必定嚴重一天。要救國難，必先取消黨治。以上不過汎論國難起於黨治，黨治不取消即無法共赴國難。現在更進而就三大國難與黨治的因果分別加以說明。

水災雖號爲天災，但由黨治釀成，又由黨治無法根本救治。這種說法，並非牽強附會，也非迷信天神，乃根據黨治的事實。在黨治下，人民全失自由，自無緣或不願注意地方水利，而黨國要人又疲精憊神於黨內之爭無暇注意全國水利。水災的預防工作既因黨治使政府與人民均未注意，難怪上天示警，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水災之後救濟災民疏通河流，既須充足的經費又須整個的辦法更須安定的政局與全國的努力，然在黨治之下人民無法用整個的計畫救災疏河，政府也無法安定政局使全國樂於一致努力。所以要救災，必須明瞭災的原因在黨治，不廢黨治即無由澈底救災，不但無法澈底救濟全國難民，並且無法澈底振興全國水利使以後再有像去年的大水災。

匪亂由於黨治造成，又以黨治無法澈底肅清，更有明顯的事實做證據。第一黨治之下，違反黨義便是反革命，然三民主義中明明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即

是國民黨的主義與匪黨的主義混淆，易使青年走入歧途，增加匪徒。這在十六年以前國民黨以黨義積極的助長共匪，固不消說得。即反共以後，共匪仍可以灰色的謬論流行民間，國民黨未加以澈底的禁止也積極助長了共匪。但是對於國民黨以外堅決反共的主張，則壓迫惟恐不力，又消極的助長共匪。第二清黨以前共匪把持黨部，清黨以後共匪仍可以種種關係隱藏黨部，因此共匪可假借黨部的權威一面搗亂國民黨部，一面壓迫黨外民衆。社會上的反共勢力遂爲所摧殘，共匪也隨之發展。所以我說黨治是壓迫良民助長共匪的工具。第三在黨治上人民既連反共的自由也沒有，而國民黨壟斷政權以後，努力黨爭，又使人民不能安居樂業，挺而走險，增加匪勢。以上均是黨治造成共匪的事實。以後要澈底剿匪，只有取消黨治，才可使人民有反共的完全自由，並可使真正反共的人們有直接担任剿共工作的機會，然後全國人民一致剿共的計畫及其工作乃能實現。不然匪亂決無法肅清，反要愈勦愈衆呢！

日禍由黨治招致，又以黨治無法抵抗，也有極顯明的事實。日本謀我固然很久，但是何以恰在現時不顧一切以暴力壓迫呢？第一由於日本知道國民黨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將列強完全得罪，致中國在國際處於孤立，乃名以爲打倒國民黨實

爲征服中國的暴行，使列強中立，不肯實際援助。第二由於日本知道一般國民深苦黨治，已與國民黨勢不兩立，用暴力壓迫來，黨政府有內顧之憂，必不敢抵抗。第三由於國民黨內互爭政權，各派的暗通日本求助以讓與滿蒙利益爲交換條件，用暴力奪取，黨政府更不敢抵抗。因爲以上三種原因招致日禍。現在日禍尙一天利害一天，幾乎無法挽救的原因，也由於黨治存在，一方面全國人民固無法共赴國難，又一方面黨國要人也無法精誠團結了。黨國要人的心理中好像以爲只有對日妥協才可保持政權。國家無妨出賣，政權不能放手，既

上海血戰後的太平洋

周天冲

「未來之日俄日美戰爭，我國非蹂躪滿蒙不爲功。且我國欲實行新大陸計，不得不破壞滿洲之中立地爲戰場。」這是田中上日皇奏章中與「滿蒙非支那領土」並駕齊驅的謬論！我們讀了這段話，便可以證明日本之對華政策，是「從世界着眼」，「從滿蒙着手」。日本欲實行其「新大陸政策」非肅清中國不可。而太平洋沿岸之國際關係，又非常複雜，一國之行動，動關全局。而尤以北美之「遠東政策」與蘇俄之「東方政策」，時與日本之「新大陸政策」互相逕庭。美俄如不袖手或屈服，則日本終難行其「狄克推多」制於中國。但是日本帝

不能放手於黨外的國民，又不能放手於黨內的政敵，這就是黨治的真精神！從前一姓專政時代，曾有「甯可送與外人，不可送與家奴」的謬說，不料現在一黨專政時代，也有「甯可送與日本，不可送與黨奴」的怪狀，執政者猶執迷不悟如此中國何所恃，而不亡？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國難的主要根源在什麼地方？不在國難的本身，而在造成國難的黨治。救災，禦侮，勦匪無論那一環，不先取消黨治，即根本沒有辦法。我們要澈底救濟國難，必須取消黨治！

國擴張的欲望，一天一天的發展，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不時在敲打美洲的「門戶開放政策」和蘇俄的「東方赤化計畫」。以中國爲中心的這個太平洋三角競爭，在上海血戰之後，更日趨於激烈而具體化。我們看二月二十五日華盛頓電：「美國在遠東之正式態度可以史汀生國務卿致上議員波拉氏函中之語總括之：『吾人堅決的擁護門戶開放主義及九國公約。』」

史汀生函中又云「九國公約之訂立，乃正當中國企圖發展自由的政治制度之時」。換言之，就是中國國民黨廣東政府正在蘇俄指導扶助之下進行革命的時代。北美

合衆國之所以於彼時宣布其「對華無野心」主義者，亦無非欲轉移中國民衆之視線，使太平洋西岸一偉大民族之同情心不盡爲蘇俄所奪去耳。而這次史汀生之宣言，又適在中俄邦交醞釀恢復之會。兩兩相應，令我們更可明瞭的認識太平洋上的重重戰爭局面。在東三省，在上海，表面是中日之戰，在太平洋上是日美之戰，在沿海濱省是日俄之戰，在太平洋的外交風雲中，又掩蔽着「美俄之戰」——「美俄爭奪中國民衆同情心之戰」。中日之戰，顯而易見，美俄的鬥爭是隱而難知的。但是自甘暴棄的中國，任何國的同情在此時均是無用的。二月廿五日正當上海血戰猛烈之時美國宣言堅決擁護門戶開放主義及九國公約，同時又調集海軍主力於太平洋向日示威，現在上海和會（？）開幕以後，美海軍部又下令調回各軍艦回美洲了。因爲中國政府舉棋不定，和戰兩端，美國又何苦去自尋煩惱。

美國之「遠東政策」——「中國門戶開放主義」乃站在美國的立場而決定者。我們再讀史汀生致波拉氏的信中所云就知道了：「自我犧牲之條件所形成之九國公約，並包含美國放棄其主力艦建築之領袖地位而同意不在甘姆（Guthrie）及菲律賓羣島建築新海軍根據地。如欲修改九國公約而不顧及此項條件則實爲不可能之事。」由此可

以知道美國在太平洋中所執心者不過是「美國在太平洋中諸屬島的安全」而已。太平洋西岸如果完全爲日本所獨佔，會要危及菲律賓的安全，中國的安危，於美國何與？

我們再看看蘇俄的態度。在九一八事變，日俄大使在東京在莫斯科不斷的交涉，信使往還以滿蒙利益爲交換妥協之條件，所以蘇俄緘默無言至於今日。自馬占山與日本妥協哈爾濱爲日軍佔領以後，東北日俄均勢之局爲之打破，現在俄國才派軍增防滿韓邊界，在沿海濱建築飛機場。二十一日哈爾濱電且謂日機一架赴俄境偵探俄軍行動爲俄機九架包圍擄去。號以平等待我之蘇俄並不放棄在滿蒙之利益，能夠妥協則以和平手段奪取分贓利益，不能和平取得則雖備戰亦所不惜。此前近俄報之所承認對日備戰也。其主要原因據俄報所云乃爲沿海漁權及中東路爲日軍所逼迫。總而言之，是日俄利益在中國東北的衝突。俄國心中又何嘗有中國的獨立與自由。不然，何以不在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後，即時對日備戰，而僅在中東路被日軍威迫及哈爾濱被日軍佔領以後，才有備戰的準備呢？

但是自甘暴棄的中國自己總應該愧死了。日本並尚未將中國捲入囊中，而美國就慮其菲律賓囊中之安全，日本並尚未將中東路及沿海濱省捲入囊中，而蘇俄便

憂慮其遠東利益的動搖。華盛頓政府「憂國」的結果，馬上集中海軍主力於太平洋，莫斯科政府「憂國」的結果，馬上集中軍隊於滿韓邊境並趕建新飛機站於滿邊。

人之憂國與「謀我」，是如彼其急，而我國上自政府下至民衆，還在同床異夢，努力酣睡！

我們再看英國。二月二十九日英國名記者Mr. Wickham Steed在倫敦國聯協會演說謂「英國現在目前所遭遇者爲自一九一四年以來最嚴重之國際危機。」又謂「現在最重要之問題爲日本如果對美國宣戰則澳洲必難袖手，英國殖民地之安全將發生危險云」。三月二十日倫敦電稱現在英海軍大將已受命草擬鞏固新加坡軍港之計畫，各閣員將於赴帝國會議之前，討論此項議案並擬請各自治領屬地捐款增加新加坡軍港防禦工程云。英國在上海血戰後對於其在太平洋中諸屬島之安全的憂慮又如此。

我們看，西洋人都似乎好似神經過敏，只有中國政府最取「鎮靜」。十九路軍在滬上血流如注，而中央的海陸空軍反向洛陽集中。江海防之重鎮的吳淞，居然任十九路軍孤軍無援讓給與日本人去佔領。中國的國防，現在實際上是託手於外人，真是古今中外所稀聞。

法國最近又由 General Mettinger 郵船運到水兵數百人，抵滬後即時分派入長江，分駐漢口重慶等處。上海血戰後，在中國利益最少的法蘭西也不忘記他在漢口的法租界及垂涎已久的川滇。

我們應該認識「上海血戰」後的「太平

洋」，是列強爭先恐後的集中實力鞏固其在太平洋之勢力。只有中國政府始終準備妥協，讓步，放棄太平洋的地位，出賣中華民族的生存權。太平洋的將來是誰的？十九路軍和海內外熱血民衆的血淚空流了。我們只有痛哭！！

東省與華北難民的生計關係

張恪惟

日本奪去東省，我國失去了二十餘萬方里的領土，即使牠是不毛之地，也是絕大的損失，何況土地肥沃，礦產豐富，森林茂盛，交通便利，一經開發，便成天堂呢？在國防方面講，如果東三省非我所有，我國東北的國防綫，便由外興安嶺，黑龍江，圖們江與鴨綠江，移到了山海關，喜峯口舊都北京，商業中心的天津，均危如累卵關係何等的大，這些問題：一般人都明瞭，不用多贅，現在來就所關係于華北難民生計的，伸述一下。

河北河南山東諸省，人口甚密，連年天災人禍，農村經濟，殆半破產，又以地方不靖，資本缺乏，工業無從發達，人民生計，困苦到了萬分。幸有東省，人口尚稀，地多荒蕪，於是相率東去就食，近五年以來，每年均約有百萬之多，去者皆壯丁，每人工作所得，維持其家屬的生計大約平均有四口之多（父母妻兒），即華北

難民，靠東省以爲活的，每年計有五百萬人，東去求食的，以山東人爲最多，由煙台威海衛各口岸渡海過大連以行者，固不乏人，而因缺乏資斧徒步出關的，亦數見不解，彼輩中半屬受人傭工，春去冬旋，而佃得土地，長久居留的約在半數以上，五年以內，東省容納華北難民，計在三百萬左右，有餘積者概寄款項回家，以養活家屬，仍以四口計，則賴以爲活的，竟達一千五百萬之多，再加上每年五十萬流動的苦工，以及其所養活的難民，共近三百萬，則到九一八事變止，以「民移」最盛的近五年計之，東三省代華北數省，所解決的人民生計問題，乃有一千八百萬之多，此何等嚴重的事實，雖經天災人禍，而華北地方秩序，仍能維持，未必不純由於此罷！

華北的難民，紛紛向東省求工覓食，純由於自然的推演，並非我國政府行過何項移民政策，人民之去，政府並不給以資斧，及到東省內地，政府無安插的方法，及絲毫的資助，所以作者在上面稱之曰「民移」，因係人民自由移動，而非政府移之。

自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告終以後，日本大施移民政策，拓殖公司一類的組織，不知凡幾，拋出去的金錢，也不知有多少，原擬每年移民二十萬，那知二十六年以來，結果竟落得一場空，現在我東北的日本人，共不過二十餘萬，而且大半係官吏軍隊及鐵路職工或鐵路有關的事業的職工，概住在鐵路沿線，深入鄉間的，寥若晨星。日本政府，大失所望，以爲係牠的政策還多有未到的地方於是力移鮮人於我東省內地，並力爭土地商租權，實則商租權雖經我正式撤銷，日本仍自行適用，日本政府徒抱侵略野心，日本人民並無此需求，他們的北海道地方，尚未完全開發，如果故鄉求生不易，儘多解決生活的途徑，離鄉背井，所求乃在物質的特殊享受，苟較故土的享受還不如，誰能深明政府的原意，甘作無謂的先鋒？真是生計所關，即使有許多危險，以及要歷盡艱辛，也不能避，這是支配人類的一個鐵律，日本人民，用政策也移不到東省，我華北的同胞，却不避千辛萬苦，紛紛自移，這個事實，大家不要忽略，這是我們誓死要爭回東省的最大原因與最充足的理由。

這個事實，尤其是國際政治家，不能不詳加顧盼與考慮，中國的政治問題，當離不了經濟原因，人口的調劑，尤為其中的要着，如果東省讓日本奪去，華北難民，將何以爲生，華北的秩序，是否用武力所能維持？中國整個的赤化，將何以防止？所以我們爭東省，完全迫於本身的生存，日本說東省是他們的生存綫，無事實可以證明，一切說法，都是騙術！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東省人民逃到關裏來的，絡繹不絕，近已到了春天，去者甚少，最近東省偽國家成立，且有禁止華北難民入口的傳說，而日本的集團移民計劃，則進行甚力，將來壓迫我們同胞的方法，自然除政治手段以外，還有經濟手段（如出口貿易之由日人獨占，華人以生活程度較低，出產較廉，日人本乏競爭力，但彼如不允華人經營出口貿易，一切須經日人之手，則較廉之價，徒資日人之盈利，華人之低等生活，徒爲日人之享樂而犧牲，再或製定差別出口稅，如華人直接與外人交易，則加重其稅率，使華人不能與日人競爭，諸如此類，尙多壓迫之妙計），除政府的力以外，還有日人民直接的摧殘，總使我們同胞逃亡以盡，若非如是，而任日本人民自由競爭，則日本人民，過去既移不來，今後又安能迫之使去，所以要集團移民，就是要用集團力量，以便壓迫我們的同胞，這是顯而易見，今日在朝鮮的朝鮮人是何等光景，殷鑒並不遠呵！

更正

本報第二十期周天冲先生所撰「國際裁軍會議之前夕與明朝」一文，因校對匆促，致有數處未及校正。茲特補行更正於后。希讀者注意：（一）第十頁第二格第五行「東京的不安」應作「東方的不安」。（二）同上第八行「愛爾蘭和英國同盟會」應作「愛爾蘭共和國同盟會」。（三）第十頁第三格第十一行「至於美國，在裁軍聲中，還繼續開新加坡新軍港」美國係「英國」之誤。（四）同上倒數第六行「向亞爾幾里主戰」應作「向亞爾幾里示威」。（五）第十一頁第二格第二行「美戰爭」應作「日美戰爭」。（六）同上倒數第三行「裁軍未成的空文」應作「裁軍未成的前夕」。

新日本軍備論

每冊實價二角
本社代售

國難臨頭，個人腦海中時時刻刻難於解決的問題，要算中日開戰後中國勝敗問題了。刻有精通日本政治、軍事、經濟、政治、學士、譯者、近日本出版日本政治、軍事、經濟、政治、學士、譯者、見每冊取洋兩角，此書未經出版，大批定閱者，即應接不暇，誠以該書系統剖日本陸軍實力與此，對我國之計劃甚有系統，故也。讀者均稱此書較田中奏章一書，尚有價值，凡關心時局者，凡欲解決自己身家性命利害者，不可不讀。

第一章 東三省現狀與聯邦之現狀（一）東三省之現狀（二）蘇俄聯邦之現狀（三）中國之現狀（四）美國之現狀（五）帝國陸軍之使命（二）軍備之形式（三）軍備之恆久性（四）日本軍備之現狀

第二章 陸軍之兵力與設備（一）日本戰時所須之兵力與平時現有的兵力（二）日本平時兵額之過去與現在（三）日本陸軍設備之現狀（四）歐美列強陸軍之實例

第四章 結論

本社代售各書

再版 建國大綱評論 諸青來著 每冊實價三角

版四 反俄與反共 明志著 每冊實價九角

對日作戰 陳啓天著 每冊實價一角

政黨與政治運動 陳啓天著 每冊實價一角半

黃皮小叢書第二種 國家主義運動史 啓天燕生合著 每冊實價三角

黃皮小叢書第三種 三民主義批判 燕生著 每冊實價五角

黃皮小叢書第四種 國家存在論 李璜著 每冊實價二角半

黃皮小叢書第五種 共匪的解剖 明志著 每冊實價三角

黃皮小叢書第六種 建國政策發端 陳啓天著 每冊實價五角

黃皮小叢書尚有李璜譯何謂國家？鄧孝情著職業代表制論叢李璜著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及其他尙有多種正在印刷中（外埠郵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再加六分）

民聲週報

第三十二期

社址

上海林德路福德

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

每期三分全年連

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

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第二十二期目錄

和與戰的十字街頭

永絕內爭與廢除黨治

所謂由訓政到憲政

昨日的反動與今日的反動

制度與人才

取消黨治是取消什麼？

中國民主憲法議

不出席國難會議會員之兩要電

國民自動抗日救國會成立的意義

時修 孫平 仲華 青瑣 李璜 陳啓天 徐漢豪

本刊特別啓事

自去年九一八暴日佔領瀋陽以來，本刊即堅決主張對日作戰以救危亡，奈執政者久持無抵抗主義，致東北全失，上海亦危，亡國滅種，禍到眼前，本刊因之延期。幸我愛國軍人自動抗日，稍挽頹勢。本刊同人以對日作戰之主張漸次實現，不得不重振旗鼓，繼續出版，而以言論贊助實際抗日運動，聊盡國民之天職云爾。

和與戰的十字街頭

軍閥內爭

明瞭世界現勢，遠東問題以及日本帝國主義一貫的大陸侵略政策的人們，對於這次中日的事件——因日本無理武力佔據東北三省及淞滬一帶而引起的一切的糾紛——很容易有一個明瞭簡單的觀察和意見，如其中國還沒有失掉獨立國家的資格和自圖生存的能力勇氣，那末對於這一次嚴重的事實，唯一的對付的方法，便是以全中國的武力對付全日本的武力！武力收復東北！武力收復淞滬！固無論勝敗如何，總之這是一個獨立國家對於侵略者的唯一的方法，根本就用不着國際調查，根本就用不着中立者的調解，如其要調查，也只有調查中國因日本侵略所受的一切的損失，爲責令日本賠償的準備，如其要調解，也只有責成日本限期撤退在中國境內的一

時修

切的軍隊。否則就根本用不着他們的從容擺布！因爲這不是一件是非難明的事實，更不是中日邊境上偶然發生的一次衝突。然而，因爲中國政府的因循畏縮，自事件發生以至於今日，根本的態度，就不曾尊重自己神聖的主權，不曾試試自己保衛疆土的能力。以至事件的進展到了這個時候，國聯調查團已在中國朝野上下歡迎歌頌之聲中優遊杭州漢口之餘從容北上，因此一度高唱的武力收復東北失地的聲浪又銷聲匿跡不知道沈淪到什麼海底去了。上海的和平會議不絕如縷地開着正式會和小組會，中國的公報每日只有「漸有進展」的字樣，然而事實告訴我們，所謂進展只是日本勝利的進展，中國是漸漸地屈服而遷就日方的範圍，撤兵地點固一一如日方

之所願，撤兵日期又將允日方滑頭的一紙聲明而了事，所謂進展，真不知所指的是些什麼，怕只有向着亡國的路上進展而已！嗚呼，吾國軍事外交之失敗，有史以來未有若是之痛心者也！

果戰而敗，那末一切屈服，是戰敗國逃不了的末運，那又復何言，如鴉片戰爭，英兵已入廣州，且擄葉名琛而去，八國聯軍已佔了京都，中日戰爭已燬了北洋艦隊，事已至此，夫復何言，雖然清庭顛覆，後之讀史者無不髮指，但戰敗尙是事實，則城下之盟，割地賠款，也是勢所必然，至於這次的事情，東北三省不戰而亡，淞滬則戰一月而失，若非十九路軍之自動作戰則淞滬亦早已步東北之後塵而亡矣，但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養兵之多又復甲於各國，難道十九路軍退守二道防線之後中國便沒有作戰的能力了嗎？日本繼續增兵，和會視同兒戲，那末繼續抵抗，當然不成問題，不料政府竟於數十萬大兵雲集之時，對日乃一意遷就其毫無人理的要求，這是多麼令我們痛心！

事實是很顯明地擺在面前：日本是抱了中國不完全屈服不停戰的決心，中國政府是抱了甯可屈服不再作戰的亡國奴的態度，上海事件遷就日人，東北則一切付諸國聯之手，至於中國人民呢，他們的態度怎樣，少數的不說，大多數是站在「十字街頭」，和呢還是戰呢？是在躊躇，是在傍

徨！

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了事，這本是一般人的心理，在個人的紛爭上，這態度誠不失爲禮讓之邦的人民的態度，在國際的紛爭上，也確是國際上謙遜的美德，誠能退一步想，由大變小，由小變無，非生性好事，誰不願意，然而這個態度有一個很清楚的界線，就是謙讓固屬美德，但以不損害自己獨立的尊嚴和主權的聖神爲不可越的限度！然而中國目前的謙退已經超越這個限度很遠了，即使達到和平的目的（照情形看，退讓者儘管退讓，侵迫者

永絕內爭與廢除黨治

中國不能再發生內爭，再經一度兩度的內爭，中國真要亡國，這是我們可以承認的。

今日要結合全國的人民，發起一個防止內爭的組織，我想也是無人不贊成，一定可以形成相當的力量。

但我們要認識明白，最近幾年來的內爭完全是國民黨製造成的。胡漢民上台，汪精衛便要製造內爭；汪精衛上台，胡漢民又要製造內爭；同時反蔣或擁蔣的國民黨人，也還是形成對壘的局面，永遠在那裏明爭暗鬥。

國民黨何以成了一個內爭的製造所？其最大的原因，便由於一黨專政，請言其

仍然侵迫！我們也十二萬分的反對！

對於武力，只有以武力對付，我們誓以全國的武力而繼之以全國的熱血以保守祖國領土的完整，一切犧牲，在所不惜，這是我們應有的決心！

萬一作最大的讓步，也應限日軍於一定時限之內撤退至一月廿八日以前的原防，才有和平商量的餘地，至於東北則日兵不撤，只有武力收回！我國政府應有這種堅決明白的態度，我全國的民衆應有這種甯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決心！

舜生

故：

第一、因爲一黨專政，無論任何荒謬的軍閥，非依附於國民黨便無以自存，但是軍閥各有其歷史，各有其關係；其依附國民黨又非出自本心，只是一時的利用；再加上國民黨幾個領袖從而操縱之，無人不思收軍閥以爲己用，於是軍閥成爲奇貨，氣餒因以黨天，慾望因以大熾，表面上是效忠於國民黨的某一領袖，實際上只是鞏固或擴張自己的地盤，這是屢次內爭的根本原因。

第二、因爲一黨專政，無論任何荒謬的政客，非依附於國民黨也別無活動餘地，但是政客是惟恐天下不亂的，并且是要

乘天下大亂之際，將以求吾所大欲的。國民黨幾位領袖，表面上好像很利害，其實都老實，政客們要從而播弄之，并不是無隙可乘，例如胡漢民之被排而去，何嘗不是由於一二政客的詭計！可是政客要在一黨專政的局面下討生活，便除掉這種縱橫捍闔的手段以外無辦法。我敢豫言，汪精衛如果不及早覺悟，也一樣要做這種犧牲的候補者，這是歷屆內爭的另一原因。

所謂由『訓政』到『憲政』

今日國民黨中最少一部分的人，仍堅持着黨治的主張，認為非循序漸進由『訓政』直到『憲政』不可。汪精衛有兩句最得意的話，叫做『厲行黨治，扶植民權』，便是這種由『訓政』到『憲政』主張的堅決表示。

其實說起來，由訓政到憲政，已由最近幾年來的訓政成績證明為不可能；而要在黨治下來扶植民權，更為理論上所不許。老實說，我們在今日只看見若干的三民主

因。在。朝。在。野。的。地。位。不。同。而。異。言。論。與。態。度。便。是。多。數。國。民。這。種。民。主。的。傾。向。在。那。裏。無。形。中。左。右。他。們。國。民。黨。領。袖。之。高。唱。民。主，儘管是掛羊頭賣狗肉，可是領袖們借着這塊招牌造內亂，國民也未嘗不受着一時期的欺騙，這也是內爭循環不斷的原因之一。

要取消一黨專政，才有公開的政治可言，政治公開，真正愛護國家，熱心民治的國民，才有發揮他們才能的餘地。狡猾的政客固無所施其技，跋扈的軍閥也才可以加以最後的制裁，所以永絕內爭，除從取消一黨專政做起，決無第二個辦法。

仲平

義派，而絕看不見有一個整個信仰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我們只看見若干頂着三民主義的招牌以度其軍閥官僚舊生活的人，而絕少看見有為三民主義去奮鬥的主義信仰者。國民黨在主義上的立場已暴露如此的弱點，而因過去歷史的關係，私人恩怨的關係，以及政策錯誤的關係，以致黨內不能不發生各派的鬥爭；因鬥爭而形成多次的內戰，因多次內戰而招致空前的外侮，於是國民對於國民黨的信任乃喪失無餘。

過去的內戰且不去管他，當前的外侮

，國民黨有什麼方法去抵禦？未來的內戰有什麼方法去防止？騷擾多年而勢力日見膨脹的共匪，國民黨又有什麼方法去收拾？國民黨的無能力一至如此，治黨且不能，還說什麼黨治呢？還配說什麼訓政呢？

並且所謂訓政者，居高臨下之謂，指導他人之謂，要居高臨下，要指導他人，即令能力薄弱，至少人格總不能不健全，然而國民黨人不論那一派，不登台則已，一旦登台，幾於無人不貪污，無人不胡鬧；甚至於像戴季陶這種人：未做官以前未嘗不明白，一旦做了官，便要風作邪，大發神經病，弄得無人不討厭，無人不覺得無聊。以這種人來假冒諸葛亮，甯不令四萬萬阿斗為之齒冷！

還有一層，要實行憲政，當然不能不有政黨，但國民黨在所謂訓政時期，乃絕不許其他的政黨存在，連這種極淺近『寓學於做』的道理且不懂，還要自欺欺人說如何如何厲行訓政以達到憲政的目的，這還不是白晝見鬼嗎？

總而言之，汪精衛這班人，不僅對憲政無誠意，即對訓政也無誠意，一言以蔽之，不過要借着一種幌子以騙取政權，政權騙到手以後，便倒行逆施以把持之，雖亡國敗家亦在所不惜，平日儘管是巧言如簧，而衷心的懷抱不過如是而已。

昨日的反動與今日的反動

青華

反動！反動！多少的人因為你的名詞而遭殺戮與拘禁！！

反動這兩個字似乎是由蘇俄傳來的，初則共產黨採用之，繼則國民黨襲用之，以加諸於反對國民黨的政治組織或個人。在昔黨匪黨棍橫行之時，我們祇須有半字的不是，反動的罪名就加在我們的頭上來了。不遭殺戮，即遭囚禁。就在我們的友朋中罹此禍難者便不知凡幾。但是我們所以被誣為反動，並非我們有叛國之罪，原因是為我們始終主張民權，發揮民權。法國人權宣言中第三條說：『一切主權基於全國人民，任何人或任何團體不能行使非全國人民授與的威權。』根據此旨，我們可以不惜犧牲，抨擊此未經全國人民授與而壟斷政權的國民黨政府。既非『反動』罪名所能稍減我們的無畏精神，更非殺戮囚禁所能抑制我們的奮鬥勇氣。數年如一日，曾未絲毫餒志。自古從未有擁護民權的團體，遭受失敗者，也更未有擁護全國人民的權利的團體而得被證為反動的。揆諸邏

輯，違反國民大多數的利益，而獨攬大數的組織，纔真正是反動。

物極必反，理有固然。昔日以反動罪名加諸於我們的國民黨，今日自身已陷於反動。現在反對國民黨專政而主張歸政於民的首領，時至今日也不得不高聲擁護民權的旗幟。國民黨的一般黨匪黨棍，也知輿論的制裁之可畏，已漸銷聲匿跡，不敢如前日的跋扈橫行，也不敢再唱其一黨專政的論調。而在人民中，主張與贊同一黨專政者更絕無僅有。是可知民治已成全國人者一般的意志。反此而為者纔是反動。今日我們如說國民黨的專政是反動政治，誰敢否認呢？

所以昨日被誣為反動的人們是擁護民權的我們，今日真正的反動者是猶在實施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我們國民應在此時聯合起來，努力奮鬥，以消滅這種反動勢力的存在，而促進民權的伸張。

制度與人才

李璜

人治法治，這個幾千年交訟不完的問題，我們在這里不願意去討論他。但是我

們不贊成『有治人無治法』那句老話，因為這句話多少含着思古的情緒，容易把我們

引到柏那圖的理想國中，或者令人想像到堯舜禹湯，而反忽略了眼前的現狀。眼前的社會，是人口已大繁殖，民智已大開化，機器工業已大進步，政治和社會的問題已不是『茅茨土階』時代的那樣簡單了。無論那一種建設，從政治的建國事業到工業的建廠計畫，都不能只靠一兩個賢人君子便可一手完事；樹立基礎便要一代人兩代人按着程序的去用工夫，而且對於這些龐大繁雜的工作，其維繫與乎發展，都要靠多數人循行一個軌道者分功前進，有時合力行之百年或至少三數十年，而後効乃大顯，功乃畢集。

所以談到現今的政治和社會等問題，必得要首先留意制度——一個大家共循，相成而不相背的途軌，——然後纔能論到人才。換句話說，是要先立定環境所需要，多數所要求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然後拿人才去將就制度，不要用制度去將就人才。譬如建築房屋，先就地方的形勢和主人的要求，去研究圖案，造就模型，然後將就模型去選擇材料，有時材料雖大，大而無當，則須闢而小之，有時材料雖小，適得其用，則亦異常可貴。大木固可以作中樑棟柱，然而工程師不能將就大木之長不忍削棄，而使根本改變模型，使全屋與地勢不相稱，而有背主人之意也。

民國成立已二十一年共和的初基早定，

民憲的模型早成，然而蹉跎復蹉跎，以至今日，一事無成，或成而不類。神經過敏者便欲并此艱難締造之模型而去之，而不知道這是工程師將就大木，主人亦太附和，所以即使造成，亦與原形相左。

共和制度下的人才是不是有英雄的思想，獨手遮天的辦法。雖有過人本領，也須謹守範圍。否則制度與人才必至互不相入，結果兩敗俱傷。袁世凱的往事便是一例。袁世凱不能不算是一個人才，但是非共和制度下所宜有的人才。然而民元南京諸人不惜以創造的共和初基舉手付之，欲以制度將就人才，其結果，制度為人才所犧牲，以致今日，憲政制度反為淺識者所譏議，野心者所藉口，豈不大可痛心！

時至今日，專政已成弩末，民憲運動再起，憲政之實現豈不在遠。我們在此刻不能不特別留意人才的問題了。我們以為首先須根本改變中國舊日所謂人才的心理，其次須研究如何纔是適合共和制度的人才，復次我們須用種種方法——特別是輿論的監督——去使有才者能謹守範圍，而又能盡其所長。

中國自來所謂人才，是含有全知全能的意思，故「通天地人之謂儒」。而所謂儒者并不求學有專長，但是事事都可以去做。於是總攬包辦之舉便自然成為慣例，才小點的至少把持鄉里，遇事生風，才大點

的便大半有「慨然澄清天下之志」，居然「眼底無餘子」了！這種風概的人物在君主制度下，聖君要求，賢相來變理陰陽，統治百姓，或者用得着，但在民主制度之下，這種人便是不安本份，該當「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了。

一個民主國家內的人才，是要學有所專長，職有所專供，盡其本份，而且要能與人合作。不但做小事應如此，就做大事也如此。因為就做到內閣總理，在立憲政治之下，也有一定的權責和事務，誇大妄為，越權包辦，都是非法，都要債事，都與立憲政治相違背，而必遭失敗的。民主政治所要求的，不是英雄主義，而是平凡主義。愈有本事，愈該當常自命平凡。

取消黨治是取消什麼？

黨治是造成國難的主要根源，要救國難必須先行取消黨治，已在前期將此種理由詳細說明了。現在要進而談談怎樣取消黨治。在未談怎樣取消以前，我們必須確切明瞭所謂黨治究竟是一種什麼制度。黨治與民治對立，不是政黨政治，而是一黨專政。我們要取消黨治，不是取消政黨，也不是取消政黨政治，更不是取消國民黨，只是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制度，讓全國人民都有共赴國難的同等機會。自十五年

從學問的眼光看來，政治不過是一種科學，人人可以學得會；從經驗的眼光看來，政治也不過是一種技術，人人可練習得到，並沒有甚麼稀罕，而非所謂「天才家」莫辦。並且立憲政治。要循着軌道，平實的一步一步向前發展；在這里，用不着甚麼「旋乾轉坤」的手段，因此大家也就不必再去自命不凡！

話雖是這樣說，幾千年來中國讀書人的習慣，却是不容易一下便改革了的。今日自命領袖的人太多，而埋頭做實在事者太少，實是大可憂慮。我們如果要民憲政治有希望，我們便須趕快一面在教育上陶養，一面在輿論上監督，以求適合民主政治的人才。

陳啓天

一黨專政的原則而設立。取消黨治，便是取消為一黨專政而設立的種種制度。扼要說來，即須取消以下幾種制度：

一、須取消政府由一黨產生的制度——近代民主國家的政府須由人民代表機關產生，而現在中國則由黨的機關產生，既違背民國的原則，又違背所謂「國民政府」的名義，實在萬分不合理！據所謂訓政時期約法第卅條說：

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

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

爲什麼一定要訓政？訓政又何以必由國民黨擔任？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何以能代表國民大會，更何以能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我們阿斗，都真不懂！國民黨會同時有兩個代表大會，又會同時有兩個中央執行委員會，互爭政權，我們阿斗又不知何所適從！

又據該法說：

第廿二條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權由國民政府行使之。

第七十二條國民政府設主席一人委員若干人，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

國民政府主席及委員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即是政府由一黨產生的制度。又據政治全議條例說：

第一條政治全議爲全國實行訓政之最高指導機關，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負其責任。

第二條政治全議委員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就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推定之。

第五條政治會議討論及決議之事項以左列者爲限：戊項國民政府委員各院院長副院長及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委員長各省政府委員主席及廳長各特別市市長駐外大使特使公使及特任特派官吏之人選。

由上規定可知政治會議是中央黨部與

國民政府的銜接機關。由全國代表大會到政治會議有兩層組織，即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常務委員會由政治會議到中央各部又有兩層組織即國民政府及各院廳處，誤事不淺。我們要取消一黨產生的政治制度，即是取消政治會議選任政府人員的職權，取消國民黨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的職權，取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國民大會的職權，取消國民黨的所謂訓政。此種產生政府的方法不變更，便不能算做取消了黨治。

二、須取消政府由一黨監督的制度——政治要走上民治的軌道，不但政府不應由一黨產生，而且也不應由一黨監督。但照國民黨所謂訓政綱領第五條說：

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議決行之。

又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第四條說：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在決定訓政大計，指導政府上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國民政府在實施訓政計劃與方案上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負責。

由以上兩條規定，我們知道執行政權的最高機關在國民政府，監督政權的最高機關在中央黨部，兩種最高機關的過渡機

關是政治會議。政府由黨產生，又由黨監督，即無異乎黨監督黨，自己監督自己等於沒有監督，在理論上實在不通！而在實際上中央委員是那般人，政治會議委員是那般人，國民政府委員又是那般人，更無監督可言。結果自己不負責任，也無機關可課以責任，而自己還要將責任完全推到他人身上。汪兆銘說這是蔣中正的責任，胡漢民說這是汪兆銘的責任。汪蔣胡三派紛爭，離合不定，弄成誰個也不負責任，這還成什麼政體！所以可以說黨治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政治。在黨治之下，既獨攬政權，又不負責任，怎能不使國家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境地？我們要取消黨治，即是要取消這種以黨監督政府而不以人民監督政府，實際等於不負責任的政治制度。即是要取消國民黨最高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政治會議監督政府的職權，而代以人民代表機關監督政府，使執政者的責任完全分明，無所推諉，也難於專擅。

三、須取消一黨對人民的特殊壓迫——在黨治之下，黨對於政治既無法課以責任，又利用權力重重壓迫國民，使國民爲一種只盡義務不享權利的黨奴。自國民黨執政以來，對於國民的特殊壓迫，計有種種：第一是黨對於言論出版特殊的壓迫。十八年六月中央黨部常務會議曾有「確定新聞政策，嚴厲取締反動宣傳」的決議。

所謂反動宣傳，解釋至廣，凡非三民主義者均屬之，是無在不可構成反動罪名。十九年公布的出版法，有「出版品不得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三民主義」的規定（該法第十九條）。十七年公佈的暫行反革命治罪法，有「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及不利於國民革命之主張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的規定，竟因黨對於人民言論出版之壓迫，構成一種特殊刑事犯。三民主義不過是一種難採的政治主張，國民黨不過是一個政團，為何能強全國人民都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這種禁閉言論，限制出版的特殊壓迫，自非立即取消不可。第二是黨對於人民團體的特殊壓迫。十八年六月第三屆中執委會所通過人民團體組織方案有以下各條規定：

「本黨對於依法組織之人民團體應盡力扶植，加以指導，對於違反三民主義之行爲應加以嚴厲之糾正，對於非法之團體，本黨應盡力檢舉由政府制裁之。」

「凡欲組織職業團體者須向當地高級黨部申請許可。」

「接受申請之黨部應即派員視察黨部認為合格即發許可證書並派員指導」
「許可證書內須載明：（一）不得有違反三民主義之言論及行爲，（二）接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
以上各種規定都是黨對於人民團體的

特殊壓迫，扼要點說，即人民團體非經黨部許可不得設立，非經黨部指導不得進行。這樣一來人民團體完全成了黨部的工具，並且完全由黨部包辦，尙有何種集會結社自由可言？這種黨對人民團體的特殊壓迫也非立即取消不可！第三是黨對異黨的特殊壓迫。國民黨厲行一黨專政，不許任何異黨存在，彷彿像從前帝制時代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今是國無二黨，黨外無黨。十八年六月國民黨中央黨部曾雖下列決議：

中國國民黨根據以黨治國之原則，不許其他政黨在中國境內有所活動，如發現有此組織及反動言論與行動應以政治的力量立予制裁並消滅之。

在訓政時期各級政務官之人選應以中國國民黨員爲限，凡與其他政黨發生關係者，絕對摒除之。

嚴厲處置反革命份子，即共產黨，第三黨，國家主義派中國青年黨，及一切違反三民主義之份子。

因政治主張的不同而產生多黨，是任何國家的必然現象，也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而過去數年間國民黨厲行專政，消滅異黨，制裁異黨，摒除異黨，嚴厲處置異黨，異黨中無論是那一黨並不因此而消滅。反因此而發展，可見國民黨對於異黨的特殊壓迫完全失其效力，我們要取消

黨治，也必須首先取消這種壓迫異黨的特殊制度。

四、須取消黨對於教育的禁網。對於教育的所謂黨化教育政策。簡言之，就是以三民主義強姦受教育者的心靈，封鎖施教育者的思想，使他們一致成爲國民黨施政的工具，至於這種如意算盤有否成功的可能則是另一問題。現在取消黨治的呼聲已在國難中普遍的喊出，我教育界同人縱然不願多管政治，但由黨治孳乳而出的黨化教育政策，顧名思義，爲本身着想，也應一致起來做一番分所應爲的清除運動，不然，便是甘蒙爛污而不爲恥，便是甘爲黨治下奴隸而不求解放。

國民黨實施黨化教育的結果，就黨言，不但不能使孫中山與三民主義爲教育界所崇拜服膺，反使之在青年學生與學校教師的心理上，失去了相當的估價，生出許多反感。就教育界言，充其量也只能養成極少數學生的盲目迷信與成見形成一部分寡廉恥投機逢迎的無行文人。黨政府只知責成學校做紀念週，而不知道這紀念週的成績，遠不如男女信徒藉以傳情的教堂祈禱；只知責成學校將黨義二字排上功課表，而不知黨義成了學生最厭棄的功課，黨義教師成了學生最輕視的人物，只知責成學校設立教職員黨義研究會，而不知除了長方木牌一塊大小棹椅幾張外，簡直會是

照例不開，義無一次去究。求榮反而取辱，求進反而招損，國民黨最失教育界同情的政策恐怕沒有比黨化教育再蠢的了。

黨化教育雖然大失敗而特失敗，但黨政府與黨的教育部，未必有此勇氣與聰敏，毅然下個取消的命令。我教育界諸公如果不忍心教無數天真爛漫的孩子們在那兒莫明其妙地朗讀什麼總理遺囑，強記什麼三民五權，便當起來打倒這爛污的黨化教育政策；如果不忍心強迫知解漸開的青年破題兒就套上什麼主義成見的鐐鎖，也當起來打倒這爛污的黨化教育政策；如果不忍心使自己思想與人格的永被奸污，永受蹂躪，也當起來打倒這爛污的黨化教育政策。要知國家高於黨派，我們只能為國家努力培養愛國的公民，不能為一黨製造盲目的奴隸「士可殺而不可辱」，我們萬不能因黨化教育的失敗與政府手段的愚蠢，遂不起來積極做清除黨化教育的運動。至於這個運動的目標：

- (一)是學校一律取消黨義的功課。
- (二)是學校一律取消紀念週的舉行。
- (三)是取消一切有關黨化的教育法令。

五，取消黨的特殊待遇。所謂黨的特殊待遇很多，其中須先取消的，計有兩大種：第一是「用人先儘黨員用」的特殊待遇。黨員並非全智全能，處處超人一等，一

切公共機關先儘黨員用，實無道理之至，非即取消不可。第二是黨費取自公款的特殊待遇。任何國家的政黨從無直接取公款做黨費的。然國民黨自執政以來，黨費公然列入國家支出項下，照二十年預算，竟有六百萬元之多，以維持一個中央黨部。至於地方黨費，省黨部則取之省公款縣黨部則取之於縣公款。中央及地方黨費有人估算共計七千萬之鉅。辦教育無款，辦建設無款，獨辦黨務有款，這不是悉天下以奉一黨嗎？用這多公款養着那般黨委老爺，除壓迫人民外還做了什麼事情？所以我們要防止黨委老爺的壓迫，也必得取消黨費。由公款支給。國家公款固不可再支給黨費，地方公款也不可再支給黨費。附錄下列四省預算中之黨費，以推概餘省。

江蘇 十九年度 二七六，〇〇〇元
浙江 十八年度 二五二，〇〇〇元

中國民主憲法議(一)

制定民主憲法之必要

現在民間一致的要求。一，取消一黨專政；二，實現民主政治；而實現民主政治的方法惟有制定民主憲法，民主憲法若一天沒有完成，民主政治也就一天不能實現。國民黨專政以來，我們做老百姓的只有鞠躬盡瘁地担负苛捐雜稅和一切被強迫而不應忍受的義務毫不知參與一些意見然而結果

安徽 十八年度 八一三，九二〇元
湖南 十八年度 七〇三，〇七八元
共計 二，〇四四，九九八元

總之，取消黨治是取消什麼？不一定要取消國民黨，也不一定是要取消國民黨內的那一派，更不一定要取消國民黨的那一人，而是要取消政府由國民黨產生不由人民產生的制度，取消政府由國民黨監督不由人民監督的制度，取消國民黨對於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特殊壓迫，取消黨費由公款支給。這種種不取消，便是黨治仍存在。黨治仍存在，便使國難無法挽救！

徐漢豪

呢？表現我們眼前的：外侮，內爭，災荒，匪患。這種最可痛心的事實若再繼續下去則五千年炎黃之胄即不淪亡於外來之侮亦必因內爭，災荒匪患而自幾於破滅！有人以這種罪惡誘之於一二執政當局而非為國民黨一黨專政所造成，此乃漠視過去數年間事實的遞

演，日本侵華政策之確定遠在數十年前，其處心積慮，躍躍欲試，亦非僅起因於中村之失蹤，如果我政府當局早為防範，外侮之來何至於如是其急，既來之後，更何至於三四日間取東北廣大富有之三省，拱手讓人；失淞滬一帶而坐視不救，至於國民黨內部因權利之爭，而戰亂迭起，致三江流域，頻年烽火，弄得老百姓耕輟於野，商輟於市，若災荒匪患則陝甘之易子以食，江西之廬舍為墟，事前政府若處置得當，察患未然，又何至於弄到如此地步，此所謂政府者，豈非生於黨權高於一切之國民黨？執政者又何不是國民黨中之最高領袖？汪精衛本月七日在國難會議中說：政府對於外患之責任，絕無推諉之意，夫政府對外患之責任已自承矣；我們民衆則欲請黨政府於負外患之責任外，尚需負歷年來因國民黨專政而引起的內爭，災荒，匪患及國民一切損失之責任。

時至今日，吾們不願再批評國

民黨專政的失敗，因為國民黨專政的失敗已是千古不易的事實。吾們也不敢希望國民黨專政的復興起來，因為國民黨的專政理論上事實上再不會實現良好政治。

因為理論上：

第一：國民黨專政養成黨人的貪贓跋扈，而貪贓跋扈的養成又因：第二：國民黨專政既無民意機關監視其行動又不許他黨並立致在野無輿論為監督所以國民黨專政下去是永遠不會有良好政治的實現。

因為事實上：

第一：國民黨只有一部不完全的革命理論，而沒有忠實於革命的人才，黨人的爭權奪利還勝於十六年前的北洋軍閥，因此：

第二：國民黨專政，黨人自相排擠，更各自拉攏一部分頭腦簡單的武人，反抗執政的同志，而在朝者不是終日營營為鞏固其權位，就是因為地位之動搖，而存五日京兆之心，所以國民黨專政下去是永遠不會有良好政治的實現

我們今後唯一的希望，希望國民黨立即取消一黨專政唯一的要求，要求民主政治的立刻實現，希望，要求而不能達到目的時，「我們一定要以血去求其實現，以血

去求民主政府的產生」(去年十一月七日汪精政對上海各大學代表之演說)

民主政治的實現和民主政府的產生，是先要有民主主義的憲法，民主憲法的精神，應該摒除任何一個團體處於優越地位劃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政治也以國民自決為原則，認定主權操於國民，國民不但永久有絕對約束政府的權力，而且應為政權的保護者；政府需以人民的意志為意志；政府的措施以適應於人民的要求為標準，盧梭說：「世界上有一個比政府還要好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能依照人民全體意志的政府。」民主政治正與這個條件相吻合。

目前中國的一切病態，非一黨一派專政所能改善，也非一二個領袖所能醫治，總須集中全國國民的意志與力量，始可不使中國墮入更可慘更可悲的深淵；亦且可以由民主政治劃除一切當前的弊端，造成良好政府，解決未來的國難，總之，人民在政治裏面參與極大的成分，乃為現時代最不可緩的至善政體。

但是，我們先要制定一個民主政治的基礎：「民主憲法」(待續)

不出席國難會議會員之兩要電

一、致全國電

各省市府各公團各報館及全國國民公鑒：昨電國民政府文曰：國難會議辱承敦聘，讀組織大綱集中全國意志共定救國大計等語，念匹夫之有責，雖湯火其敢辭。願同人深信凡民族爭存世界，以合作為最要條件，盛衰存亡，胥繫於此。我中華民族所以積弱至今瀕於危亡者唯一癥結確在不能合作。民國二十餘年內訌之頻繁激烈，人所共見。近數年來更立一黨專政之制杜絕多數民衆政治上合作之途，以致黨員鬥爭於內，民衆睽離於外，全國囂然，戾氣充溢。日人乘之乃有九一八以來之奇辱。此而不變，淪亡可待，遑論禦侮。同人參與國難會議方擬開陳所信，除杜絕合作之禮治，實現全民協力之憲政，對此救亡大計努力解決，以答政府相邀之雅，而副人民望治之殷。乃政府忽有限制會議議事之規條，經推代表赴京晉謁奉詢真意，復承汪院長函覆會議討論以禦侮救災綏靖為範圍等語，誦悉之下，不勝惶惑。為遵召赴會，如嚴守制限，置救亡大計不提，則對國家為不忠對政府為不誠。而政府既已嚴定制限，則此實施憲政寄案，反無提出會議餘地。思維再四與其徒勞往返，無補艱危，不如謝絕徵車，稍明素志。用特電陳不能赴會理由，幸乞諒察。至於救濟國

難，重在實際工作，不以赴會與否而有異同，憲政為救亡大計，同人天職所在，既有確見，仍當次第開陳。所願黨政諸公念國命之垂危，察癥結之所在，破除成見，與民合作，中國幸甚。臨電無任悚惶迫切之至等語。同人深信救亡大計，惟在全民合作，合作之基，惟在施行民主主義之憲政，非此不足以解除紛擾挽救危亡，因并於即日發起民憲協進會籌備會，一切進行辦法，容待續布，願我全國父老兄弟姊妹有以教之。（列名以姓氏筆畫多少次為）王造時 王雲五 尤列 史量才 左舜生 朱吟江 李時蕊 李煜堂 李銘 李璜 汪伯奇 杜鏞 谷鍾秀 狄葆賢 沈鈞儒 吳經熊 金井羊 胡孟嘉 胡筠 胡敦復 馬良 俞慶棠 唐文治 徐元誥 徐新六 孫洪伊 夏鵬 陳啓天 陳彬和 陳輝德 陳錦濤 張一鵬 張九維 張子柱 張寅 張嘉璈 張耀會 許克誠 章士釗 陶家瑤 陸伯鴻 黃一歐 黃炎培 黃金榮 曹惠羣 馮少山 馮自由 溫宗堯 程子楷 彭充彝 虞和德 趙叔雍 趙恆惕 趙鳳昌 榮宗敬 劉天予 劉鴻生 歐元懷 蔣羣 盧學溥 穆湘瑛 顏福慶 同啓

二、復洛陽電

洛陽分送國民政府國難會議公鑒：患電

敬悉，同人不赴會議之理由，已於歌電陳明，諒蒙察及。頃復仰荷電促赴會，同人自承敦聘，擬貢愚忱，對於國難根本救濟主張，對內對外，曾草有兩項提案，其概略如下：其一，同人痛憤日本非法無道之嚴重侵略，徹悟擁護民族生存國家獨立之嚴重責任，同時並顧念世界維護和平之信約及努力，主張以左列大方針，對付外患；一、中華民國領土及主權之完全無缺，為全國人民神聖不可侵犯之主張，不辭任何犧牲，必擁護到底，二、為貫徹前項主張，應以武力自衛為主，以國際折衝為輔，三、對外任何條約及協定非經臨時民選參政機關或憲法上之有權機關同意，不生效力。其二，同人深感挽救國難，非舉國一致不為功，又切念應付國難，非政府健全有力不可，更確信永久防止國難，非實行民主政治不能徹底奏效，主張在憲政未實施以前須立即實行左列各項，一、確保人民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各自由，凡限制上述各自由之黨部決議及一切法令，除普通刑事及警察法規外，均廢止之，二、承認各政黨得並立自由活動，不得再用公款支給任何一黨黨費，三、實地方自治，予人民以自由參與地方政治之機會，四、集中全國人才，組織有力政府，五、設立民選國民參政會，監督政府，限二個月內成立，六、籌備憲政，限八個月內制定民主主義之憲法宣布之等語。強寇在門，國命如樓

，倘荷會大贊同，政府採納施行，一新全國視聽，藉以固結人心，消弭大難，則同人雖不及赴會，其效與赴會無殊。道遠時迫，尚希鑒諒。張耀曾·黃炎培·史量才·張嘉璈·穆湘玥·孫洪伊·溫宗堯·狄葆賢·虞和德·李煜堂·張一麐·陶家瑤·左舜生·陳啓天·劉天予·陳輝德·李嘉新·許克誠·趙恆惕·沈鈞儒·黃金榮·徐新六·張寅·彭允彝·王造時·胡筠·錢

永銘·谷鍾秀·張子柱·陳錦濤·胡孟嘉·顏福慶·馮少山·劉鴻·趙鳳昌·盧學溥·程子楷·汪伯奇·朱吟江·杜鏞·吳經熊·蔣羣·陸伯鴻·徐元誥·榮宗敬·趙叔雍·尤烈·胡敦復·歐元懷·金井羊·王雲五·章士釗·張九維·董康·夏鵬·黃一歐·曹惠羣·俞慶棠·李時慈·楊廣笙·馮自由·蒸，

國民自動抗日救國會成立的意義

日本帝國主義，狼子野心，侵略中國，得寸進尺，初者進兵東北，再者炮轟上海，現在又更進一步企圖侵入蘇州崑山腹地了，暴日居心欲滅亡中國，實現她素日的「大陸政策」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了，祇要稍有熱血的同胞，眼見祖國危亡，衆口一聲，無不主張實力抵抗到底。

國民自動抗日救國會，是本赤誠愛國的精神，發揮民衆力量團結奮鬥以實力抗日救國爲宗旨的一個團體，但是有數多的人，還沒有明瞭她成立的意義，現在可以把她分做三段來釋明如下：

國民自動抗日救國會是——

一，國民實際施行主人翁權利的組織——辛亥革命以還，在表面講來，政體上推翻了專制，建立了共和，在人民的地位

上，由奴隸的地位超度到主人翁的地位，可是在實際上呢？人民仍然是不得自由，二十年來軍閥的專橫苛暴，簡直比之滿清帝王還增加十倍，當專制時代我們還只做了個人的奴隸，而現在却是做了多數人的奴隸了，推考其原因，可以說，完全是由於人民沒有了解他自己所處的地位，因此不懂得施行國民對於國家天賦的權利，而使一般野心家得以操縱政治，兒戲國事，以致國事弄到今天這樣地步，譬之一家人家，主人多是糊裏糊塗，不管正事，一班傭僕們見主人多是糊塗蟲，自然要喧賓奪主，橫行無忌起來了。現在外患的緊迫已達於極點，亡國的局面，已明顯地擺在我們眼前，而政治上少數軍閥政客之爭鬥依然不改向來的態度。所以我們人民從今

天起，若再不猛然覺悟，實行固有的主人翁的權利，推進國家政治，那猶之乎甘願爲亡國奴，更無異於自殺了。國民自動抗日救國會就是要團結人民的力量，實行人民主人翁的權利的一個組織，我們深深地認識，人民的企望政府解決國難，正像政府之企望國聯干涉日本暴行一樣的錯誤和愚笨，何況政府究竟不過是國家代表機關而已。實際全部的力量在於全體人民，我們希望政府實力抗日，那麼我們怎不當發揮自身力量，以作政府的後盾呢？

二，實行抗日救國工作的團體。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全國人民，無不同聲憤慨，敵愾同仇，高唱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政府一再宣佈「長期抵抗」，決不爲暴日威力所屈服，不料四月之後，東北之事未了，上海之變又生。十九路軍血戰月餘，而結果仍不免一退，看他所宣佈的撤退原因呢，完全是由「後援不繼」，這樣看來，政府口頭上的「抵抗」有否見之實行，固屬疑問；而我們人民反躬自問，又何曾做了多少有補國難的工作！現在亡國危機，已迫於眉睫，僅僅唱唱高調喊喊口號，是絕對的無補於時艱，要不做亡國奴，唯有大家憑着良心的指使，從速自動聯合起來，切切實實的起來幹抗日的工作！國民自動抗日救國會，就是不尚空談，而從實際

着手進行抗日救國工作的一個團體；是國民直接參加前線和倭奴拚命的一個先鋒隊伍。

三、屬於國民的抗日救國的組織。國難發生以來，各處的抗日救國團體，真是風起雲湧；甚至同一地方，有二個或三個以上，但這大多數的抗日救國團體中，不是黨部主辦，便是地方紳士學校學生所組織，真正普遍於民間而由國民自動起來組織的，却是很少很少。我們並不是懷疑他們的抗日救國是怎樣，但我們認為真真達到抗日救國的目的，非要全國國民醒覺起來，明白自身對於國家的責任，以及國家和國民自身的利害關係不可！進一步說，抗日救國的工作，應由全體國民自動地自主地起來幹，那才是合理的，徹底的，偉大的。真實的！國民自動抗日救國會，便是屬於全體國民的一種組織。祇要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都可以加入合作；無條件的限制，無身分階級，富貴，貧賤，和智愚種種的區別。

國難是屬於全體國民，救國的工作是需要全體國民切實地負起責任來。怎樣負起你救國的責任來呢？只有大家踴躍地來加入國民自動抗日救國會！

外患切迫了！

祖國危亡了！

不容遲疑和躊躇。

無須彷徨和懷疑。

抵有血和力的鬭爭。

國民自動團結起來！

爲人類幸福而戰！

爲世界正義而戰！

爲民族生存而戰！

爲國家自衛而戰！

國民自動抗日救國會印行

本社代售各書

反俄與反共

洋裝一厚冊——計四百面

內容極豐富——十五萬言

祇餘二百部——售完爲止

實價一元二角——特價九角

(郵費另加一成)

是書爲明志先生的精心結構，內容詳述蘇俄赤色帝國主義的陰謀，及其匪甘心賣國的原委，並搜集共匪各種秘密文件，附刊於後，普通國民固不可不讀，決心反共者，尤應入手一編，現已屆四版，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上海烽火社發行

▲上海中國書局出版▼

黃皮小叢書第一種 **政黨與政治運動**

陳啓天著 每冊實價一角半

黃皮小叢書第二種 **國家主義運動史**

啓天燕生合著 每冊實價三角

黃皮小叢書第三種 **三民主義批判**

燕生著 每冊實價五角

黃皮小叢書第四種 **國家存在論**

李璜著 每冊實價二角半

黃皮小叢書第五種 **共匪的解剖**

明志著 每冊實價三角

黃皮小叢書第六種 **建國政策發端**

陳啓天著 每冊實價五角

黃皮小叢書第七種 **我們的聯省自治**

燕生李璜合著 印刷中

黃皮小叢書第八種 **何謂國家？**

Ernest Kennan原著 李璜譯

黃皮小叢書第九種 **職業代表制論叢**

鄧孝情著 印刷中

黃皮小叢書第十種 **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

李璜著 印刷中

(外埠郵購另加郵費二成挂號再加六分)

△歡迎本外埠各書局現款批銷▽

民聲週報

第二十三期

社址：

上海赫德路福德

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

每期三分全年連

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

二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第二十三期目錄

和平與自衛戰爭

評國聯特委會的決議案

「百萬數十萬隨贈人」

南京政府對於本報的查禁

辛亥革命時代與今日的對照

廣左右辨

中國民主憲法議(續)

中國青年黨政策大綱

介紹江蘇國難救濟會的一篇文章

本報特別啓事

自去年九一八暴日佔領瀋陽以來，本刊即堅決主張對日作戰，以救危亡，奈執政者久持無抵抗主義，致東北全失，上海亦危，亡國滅種，禍到眼前，本刊因之延期。幸我愛國軍人自動抗日，稍挽頹勢。本刊同人以對日作戰，之生張漸次實現，不得不重振旗鼓，繼續出版，而以言論贊助實際抗日運動，聊盡國民之天職云爾。

和平與自衛戰爭

從去年九一八暴日入寇以來，一則據

我東北三省，繼則佔我淞滬，在這半年以上的期間，我國除十九路軍在上海作過一番英勇的抗抵，及東北義勇軍與暴日不斷的爭鬥外，而政府則始終抱不抵抗主義，并向世界宣稱道：我們是愛「和平」的民族，所以忍而又忍，讓而又讓。而那毫無實力的國際聯盟，每次議到中日問題，亦嘗以維持世界「和平」或遠東「和平」爲藉口，勸中日雙方讓步，叫中日雙方撤兵。我們真不知道中國讓步要讓到什麼地步，撤兵要撤到什麼地方？這好像說：中國要維持「和平」，就不應與日本戰；我們不與日本戰，才可以保持和平民族的頭銜。和平與戰爭，是絕對衝突的兩件東西。誠然，擾亂和破壞國際和平的，莫過

夏雨時

於戰爭；但這戰爭，是侵略的戰爭，而不是自衛的戰爭。自衛的戰爭，不但不是破壞和平，正所以維持和平。沒有自衛的戰爭，就根本沒有和平；沒有自衛能力的民族或國家，根本就不配說和平。維持和平，第一要打倒或制止和平破壞者。這次暴日冒天下大不韙，無端侵略我國，三月之內，佔領我三十餘萬方里的東北，佔領我三千萬人民的東北；到一月二十八日，又復無端的進攻我國文化中心，經濟中心，交通中心的上海而佔領之。這不但是我國的敵人，更是世界和平的破壞者，更是世界和平的敵人。假使國際聯盟真想保持維持國際和平的招牌，對此暴日，早就應該加以有效的制裁，免世界和平受此極大的威脅。假使我國政府真想維

持和平，就應該對這破壞和平的敵人，予以迎頭痛擊。我們有自衛的能力，將和平的敵人打倒了，我們才真能算得上是和平民族。現在我們任敵人長驅直入，予取予求，不但中日之間和平無望，世界和平，也隨之發生極大的動搖。這樣民族，只是奴才，只是劣等，『和平之神』永遠不會對我們加憐憫的！

和平是必須伴着正義的。甲將乙的東西搶奪了，乙不抵抗，這不是和平，而是怯懦與屈服。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甲所藉以搶奪乙物的，不是公理，而是武力；乙所以不敢與甲較，也只是恐懼與懦弱，不是心服。武力與懦弱構成的和平，是虛偽的和平，而不是真正的和平；是一時的和平，而不是長久的和平。因為搶奪者更想多得，失者也總想取回故物，時機一到，和平就馬上破裂了！試問國際聯盟諸公，你們需要這樣的和平嗎？試問我國政府當局，你們以為愛和平的民族應該保有這樣的和平嗎？所以處今日之勢，我們要想和平，只有以武力從事自衛，將日本獸軍驅逐國門之外，收回一切已失的河山，然後站在平等的條件之上，談判一切，才有和平可言，才有正義的和平可言。

和平是從爭鬥得來的。國際間本無和平可言，所謂和平，不過是各個國家能夠自衛，不受別國的侵犯，所以彼此相安罷了。

了。一個國家之能得到和平，並不是天生定的，只內在受別國侵犯時，她表現出自衛的能力，予侵犯國以重懲，使她或別國不敢再加以侵犯。歐戰時的比利時，若不表現出英勇的抵抗，現在能有和平嗎？最近復興的土耳其，若不是有長期的爭鬥，現在能得到和平嗎？所以自衛的戰爭，才是保持和平的唯一工具。軍國主義的日本，固然是世界和平的破壞者，但假使我國能盡力抵抗，她那破壞和平的目的，也終於不能達到；或者還要叫她受到長期的痛苦，結果如前德帝國一樣的崩潰，以爲破壞和平者的懲罰。爲世界和平加一層保障，給世界想破壞和平的國家多一個「股鑑」！

從上面我們所得到的結論是：要想得到世界和平，首先要打倒或制止和平破壞者；我們需要和平，我們尤其需要正義，因爲無正義，就無和平；一個國家能有自衛

評國聯特委會的決議案

上海中日停戰撤兵會議以日方態度強硬，要求甚苛，終於本月中停頓，由中國請示國聯，希望她能覓得一解決的辦法。國聯代表大會所組織的十九國特別委員會遂即集會討論。茲於月之十九日一致通過一決議案。

該決議案內容冗長，共分十二條。其重要之點如下：（一）上海日軍的撤退應於最

能力，才能得到和平。所以和平與自衛戰爭，不但不能衝突；而且是相輔而行的。只有能從事自衛戰爭的國家，才是維護和平的國家；只有能從事自衛戰爭的民族，才配稱是愛好和平的民族！反觀我國政府當局，土地任人侵佔，人民任人宰割，而始終畏葸，不敢抵抗；却想借「愛和平」的美名，爲遮羞的工具，豈不是自欺欺人的笑話嗎？

從前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當他就總統職時，曾說道：「我們希望和平；但我們希望正義的和平，公道的和平。我們希望和平，因爲我們想和平是對的，不是因爲我們畏懼任何弱的國家，只要她行爲正當，不會駭怕我們；任何強烈的國家，也不能揀我們作一個任意侵略的目標。」這是值得我們玩味的話。

青華

短期內行之；（二）特委會之宣言與三月四日的決議案，必須日軍完全撤退，始能認爲完全執行；（三）停戰草案擬設之混合委員會證明及監視雙方相互撤兵。該委會如遇一方要求時，有權宣言日軍合理完全撤退之時機已至。委會有所決定時，以全體一致的同意通過之，但按照附件所定，即以前大多數通過者亦能生效；（四）特委會敦勸

雙方當事國，將現在停頓之談判，重行開始，以期速成立協定。如此協定不能成立，則此項問題必須仍交國聯大會處理。

我們讀過這決議案後，知道特委會的主要目的，還是在要求中日兩方，在中立國襄助之下，繼續談判。上次談判失敗的焦點是在日方毫無誠意，想把政治問題和與會議完全無關的蘇州河以南我國駐兵問題，一併討論，和在撤兵的日期，他拒絕加以確定。以上種種，日本確實想拿來要脅我國讓步。至於我方，在退駐區域方面，已接受擴大其範圍，並經劃定引翔港，江灣萬國體育會，吳淞鎮至蘆藻浜，張華浜一帶及閘北日本公墓至六三花園為日軍退駐地帶。所以此後談判成敗的樞紐還要看日方是否願意變更主旨，而確定撤兵日期和放棄討論無關會議的種種問題。不然，就再開幾十次談判也怕毫無結果。

固然，按照決議案，混合委員會受中國方面要求時，有權宣言日軍合理完全撤

遠之時機已至。但是混委會並非一擁有實權的機關，至多祇能建議。我們回溯過去國聯理事會的決議案尚不能約束日本，何況區區的混委會呢？所以此條真可說是一條虛文。或許是國聯特委會用來安慰我國的畫餅。

日軍應於最短期內撤退，因為我人所盼望，但是短期二字已太過空泛了；日軍必完全撤退後，三月四日的議決案方能認為完全執行，因為我人所贊同，但是實現的方法太過虛弱了。所以國聯特委員的決議案必不易產生效果。即使協定不成立，交付國聯大會處理，若不採取嚴峻手段，恐亦不易使上海事件得個好結束。在今日情形之下，制裁暴日，舍武力外，別無良方。平和有時會被認為懦弱，平和有時也會引起輕侮。何去何從，國聯的最後命運是決於此了。

但是，難道我們中華民國的命運也要以國聯的命運為命運嗎？

『百萬數十萬隨便贈人』

仲平

洛陽汪院長精衛先生惠鑒，青電敬悉，弟養病泰山，遠勞垂念，感愧之至。外患日深一日，人民日苦一日，吾人之用度不可不特別撙節。年來國家財政之困難，已達極點，日以發公債增稅目而度日，其原因固多，而

大半原因則出於不為民生之建設，半出於百萬數十萬之隨便贈人。如是，則得款者以為來路太易，而有隨便揮霍之舉，致成今日之奢風；贈款者得來時不免錙銖必較，竭力搜刮，致成今日不堪之政治。每觀人民之痛苦，官

吏之奢侈，實為痛心萬分，先生為國難抗日，出而執政，將來有無大效，全仗努力，惟此一文錢，都是人民血汗，不准濫用之風，不可不力事提倡而實行之，以慰各同志，祥與先生為無話不說之好同志，故敢冒昧上陳，款不敢領，謹謝之至，並謝介石弟台好意，弟馮玉祥文，申。（錄四月二十一日申報）

大家讀了上面這個電報的感想怎麼？馮玉祥這個人的好壞，我們姑且不去管他，但他這個電報上所說的，實在是不錯，他個人謝絕贈款的這種態度，也很值得恭維。

他電中所說的『百萬數十萬隨便贈人』，完全是事實，不僅過去是如此，就是民窮財盡的現在，南京的所謂要人，每月以三萬五萬去敷衍一個在野的軍閥，或以五千一萬送給一個現役的軍人，還是司空見慣。甚至一個為要人所歡喜的軍人生病死

了，或者一個為要人捧場的黨員死了，賞給三千元五千元之治喪費，也是時有所聞。以老百姓的膏血，供個人拿去作人情，世界無論任何國家的政治，大概沒有再比這個更黑暗的了。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南京政府其所以能夠『拆爛污』拆上了好幾年，也就得力於這種方法不少，譬如過去幾次的內戰，何嘗真正是蔣家軍的能征慣戰，拆穿後壁說

，還不是以金錢購買幾個敵軍的將領，使之對敵軍的主將大倒一次戈，因而便造成一次的凱旋嗎？所可惜的，就是這種小智小慧，只能用之於對內，一旦遇着了不是金錢所能收買的日本軍，便只好以『不抵抗』了事了！

用這種方法施之一般的軍人，還有一個更大的危險，就是使得一班軍人都忘記了自身的地位，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帶的軍

南京政府對於本報的查禁

阿斗

嗚呼所謂言論出版自由！

頃友人某君自南昌寄來四月二十一日『南昌新聞日報』一份，內載查禁反動刊物的新聞一則，其原文云：

民政廳昨日訓令各縣縣長云，為令遵事，案奉省政府民字第一五八六號訓令內開，為令遵事，案准內政部南京辦事處，警字第二八九號咨開，案奉行政院第八五零號訓令內開，案據河南省政府呈稱，案據省會公安局局長李國盛呈稱，呈為呈報事，頃據本局郵件檢查員呈報，查獲民聲週報，暨共產黨宣言並責任之所發快郵代電數份，請予核辦等情前來。查民聲週報所載各篇論文，對於政府妄發詆詞，且文中論調多類國家主義之品，其為國家主義派之反動刊物，似無疑義

隊是屬於國家，而只是屬於某一私人，此『黨皇帝』之所以養成，亦即內戰所以不能廢止的癥結。

但要制止這種個人認妄的舉動，惟有財政公開，由民意機關監督，實行預算決算，凡此都不是黨治的局面下所能辦得到的，所以結束黨治實施民治，無論從任何方面看，都是必要的。

；又責任之快郵代電，陽假愛國之名，陰圖破壞之實，誣毀黨國領袖，淆亂人民聽聞，顯係反動派肆其漫罵攻擊之技倆；又共產黨宣言兩份，純係蠱惑反動，圖謀顛覆黨國，罪大惡極殊堪痛恨，亟應一併查禁，以清反側，而固國本。除分令各區嚴飭屬嚴密查禁並化裝緝拿外，理合檢同各項反動宣傳品，一併呈報鈞府鑒核，請予飭令所屬一體嚴禁，用杜流傳實為公便等情。附民聲週報一本，共產黨宣言兩份，快郵代電一紙，據此，查所呈各種反動刊物，內容荒謬絕倫，若不予以查禁，殊不足以遏亂萌，除指令並密飭所屬，一體嚴密查禁外，理合檢同原件，具文呈請鈞院鑒核，并賜通令各省市府，一體查禁，以杜

流傳實為公便等情，據此，合行檢發原件令仰該部，即便令行各省市府，飭屬一體查禁此令。等因，計檢發民聲週報一本，共產黨宣言兩份，快郵代電一紙。奉此，除呈復并分行外，相應咨請查照，飭屬一體查禁為荷，等由，准此，除咨復並分行外，合行令仰該廳，即便遵照並轉各所屬一體查禁此令，等因奉此，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該縣長，即便遵照並轉飭所屬，一體查禁此令。

我看了這一則新聞有幾種感想：一、南京最近還在三分五申，想以准許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以和緩反黨的空氣，現在忽然又有這種舉動，可以證明他們仍在欺騙民衆，毫無誠意。二、本報自出版以來，主張抗日最力，南京政府既對這種抗日的刊物加以禁止，可見他們具有賣國的決心。三、本報銷路，以江蘇為最多，南京城內也有好幾百份，連中央宣傳部也早有了了一份，如果要加禁止，便應該早禁，一定要等到河南的一個公安局長出來呈請，然後才『等因奉此』一番，可見行政院內政部這班災官窮極無聊，餓得發昏！

但同時我們也可以深深的覺悟：所謂自由，決不是口舌文字所能爭，而黨政府一切敷衍民衆的命令文告，根本上都無絲毫的價值。

辛亥革命時代與今日的對照

舜生

辛亥革命，去今已二十年，我們回想當時的情形，拿來和今日的種種加以對照，覺得有許多地方很可以提起我們的注意。

當時的滿清政府，誠然是腐敗，專制，可是與現在的黨政府比較起來，還是望塵莫及！

第一，當時的中央政府誠然是爲少數王公親貴所把持，也與今日爲少數黨人所把持一樣，可是養兵遠不如今日的多，地方的政權還在一般文人督撫之手，武人并不敢公然跋扈，因此當時的局面還是一個文人控制武人的局面，與今日的情形剛剛相反。

第二，清末的思想言論，實際上很自由，動輒檢查郵件，封閉報館的事，很少看見，例如當時革命派的『民報』，『民立報』，以及立憲派的『新民叢報』，『國風報』，幾乎成了一般人的普通讀物；就公然主張排滿革命的小冊子，如『革命軍』，『猛回頭』之類，在我們小學生的宿舍裏面，是隨時可以找得着的。可是不僅檢查出來不算犯罪，并且根本就沒有人來檢查，現在在火車站搜出一、鼓吹國家主義或關於青年黨組織的印刷品，可以判帶此種書籍者以『危害民國罪』，處以五年以上

的徒刑，這種地方，使我們不能不感到『黨皇帝』的威風比較『大清皇帝』的威風，還要增加一百倍。

第三，我們在清末的小學校讀書，在思想上并不感受何種的拘束，雖然有紅紙寫成的『萬世師表』四個大字要我們偶然向牠行行禮，可是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塊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紅漆牌子供在我們的禮堂裏，就是那種狗屁的龍旗，也并不是一年四季永不取去的點綴品。在我們的教科書裏面，絕少看見有什麼歌頌清朝列祖列宗的頑意見，記得有一次，一位教我們歷史的先生，講到『太平天國』一課，課文中有『國基於某月某日入金陵，焚洪逆秀全屍』云云，先生唸到此處，把教鞭重重的向桌子上一拍，高聲的說：『你們把逆字圈掉！』這個印象，我至今未忘，我現在對於這種掛遺像，讀遺囑，掛黨旗，唱黨歌

廣 左 右 辨

李 璜

前十年的言論界裏，一時有所謂新與舊之爭，主張新者大有新即是好，好即是新的意味。這樣的論辯，近幾年來沒有了，這不能不算是思想界有了進步，已經覺得這樣的論辯實太淺薄，因為新舊本無固定的標準，而且新舊有時也分不開來

，唸黨義教科書的黨化教育之所以深惡痛絕，可以說這種精神便是在清末那種自由空氣裏面養成的。

第四，清末城鎮鄉的地方自治，在光緒三十四年便頒布得有章程，地方上人士辦理自治，大概很有成績，我們在當時，很少聽見地方有什麼匪亂；而教育更辦得井井有條，回想我當時在湖南鄉下過的生活，由今觀之，簡直是唐虞三代！自從國民黨的地方黨部普遍的設立了，然後全國人民才天天感到不安；土匪才四處蠶起，教育才根本破產；鴉片，嗎啡，白面，才到處暢銷；在縣城的公正人士，因黨部的威逼逃往都會，在都會的便逃往租界，地方失了領導的中心人物，然後才全國騷亂，永無甯日！

上面所舉的幾點，不過是信手拈來，其他暗無天日的勾當，還不知道有多少，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黨治不除，國難未已，大家還是努力罷！

人類向前的演進，譬如一條不斷的長流水，新中固帶有舊，而舊中也含有新，并且是無窮的源頭，即無日新的境界而新的境界，一轉眼即又變爲舊的源泉。真所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以歷史事實而論，『文藝復興』算是新的，同時也可

算是舊的，文藝復興，大家都知道淵源於古希臘的文藝思想。但是但丁的詩歌，拉法埃爾的繪畫，却有他的特殊個性，地方色彩，即使我們如何的推重古希臘，而也無法便完全置之於古希臘的文化裏面。近代文明實有賴於文藝復興之一幕，然而中間已有了宗教改革，「啓蒙運動」，科學發明，種種事變在這永續的洪流當中。用歷史眼光去看近代文明，真所謂源遠流長，而新舊之爭也就於此看法之中，可以爽然自失了！

年來新舊之爭，或者因就歷史眼光而停息了。但是左右之辨又成爲論壇的時髦名辭。本來思想的批判固無所謂左右，而以是非爲斷，是非亦固無定評，而應以事實爲依歸。這是常識論斷（*Common Sense*）所尊崇的，也是比較的爲可以息止爭端。但是事實是些甚麼？這些事實是用什麼眼光去看？看到了全體，或只是看到了一部份？這裡的問題還很多，且留待下面再來申說。現在先考訂一下這個左右字的來源及其使用的處所。

按左右之分，初見之於政治思想，是在法國大革命時。當時民主黨人，因思想溫和與激烈而分出兩大派別，鬥爭不息，又因此兩派在議場所佔席位有左右之別（激烈派常據左席，溫和派列席於場中間或偏右席）於是左派右派之稱以起。如羅白斯

比一派，主張最激烈，而議席也最偏左。從此以後法國政府黨便多沿用此左右兩字之簡單稱謂，以代表政策之溫和激烈，或急進緩進，但初無臧否好壞命意於其中，而他國政黨史且多不用此左右兩字以爲形容辭。

至中國政黨史中有左派右派的稱謂，是起於俄國第三國際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時所規定。按民國十一年第三國際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時，命令中所規定共十九條，除「我們加入國民黨，仍保有我們共產黨固有的組織」及「我們加入國民黨，取其中央執行委員會而佔領之」等條而外，中間有一條「我們加入國民黨，取其青年優秀份子而左派化之」。於是國民黨中的左派便從此由共產黨人加工製造，而「左」，「左傾」，「革命的向左邊來」，等等名辭亦由此時加工的宣傳出來。既有宣傳作用，則「左的」說來自自然便是好的。并且左之對象爲右，如新之對象爲舊然。所以當鮑羅庭在廣州時，其演說或譚話，便稱國民黨的元老派、西山派等爲右派，所以別於青年份子之被製造爲左派也。「左的」既然被宣傳爲好的，則「右的」當然便不好了。因此廖仲凱、汪精衛一流人都趕快自命爲左派，而左派國民黨便一時全勝於廣州，到了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便盡排其黨中元老於門外，於是鮑羅庭製

造左派的政策遂大告成功，而中國政黨史中從此也有所謂左派之稱了。

左右之稱，在歐洲政黨史上雖已有一百多年了，而在中國的流行，乃在民國十三年以後，所以一時尙認爲新穎。除共產黨人在國民黨中極力應用此名辭外，國中學術界亦有時喜用之。若胡適之先生便偶用此左派右派字樣，以分別中國古來論政之急進緩進兩趨向。記得十八年春，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中卷第一二兩章初稿成時，承他狠一氣的送我一本油印的本子，請我加以批評。我一翻開書，便狠打眼的看見左派右派的字樣。適之先生稱漢文帝時那班道家講清靜「無爲」的爲右派，而稱那太息流涕要想「有爲」的賈誼爲左派。我當時對適之先生說，這種左右稱謂，如果用你們考據家的派頭來說，最好不用，如果說爲使讀者醒眼而用此簡單的稱謂，或者反轉使讀者要誤會賈長沙爲羅白斯了！這是當時隨便一閒譚。我所以有這樣的譚話，因爲我是本着近今政黨一般所有的狹義的觀點，所謂左派，是立場在社會政策（或稱經濟政策）的急進主張上的。

本來近今的各國政黨都各有他的社會政策；對於大多數貧苦民衆的生活，各個政黨的政綱，都各本其見地，而規定有救濟的辦法。所有各政黨規定的救濟辦法，中間固有緩進急進之不同，但是近今政

黨從無有不顧及大多數民衆的生活問題的。不過就在這緩急不同上，大家狠是爭訟不休，而所謂左派的分野也在此了。

左派政黨之，既始於法國，而法國現今的左派分野也最複雜，試以法國左派分野事實來譚。在法國下議院，列於左席的，有民主社會黨，社會黨，急進社會黨，統一社會黨，共產黨等都稱為左派。不過這五個左派是各不相謀，而且互相攻擊的。這五派當中，第四派的統一社會黨和第五派的共產黨是主張社會革命，而要根本推翻私有財產制度的，所以對於前三派的社會黨人認為左得不徹底，而加以攻擊。但是這第四派的統一社會黨與第五派的共產黨彼此攻擊也狠利害。因為雖然大家都主張根本取消私有財產制度，而後者是聽命於第三國際，而要仿照其辦法，前者是不以第三國際辦法為然的。所以在法國議會中，這五個左派隨時起衝突，每每打起架來。但是法國的這五個左派中，那一個左的思想，左的主張和行為算真足以代表法國大多數人民之利益呢？這是很難答覆的一個問題。如以政策的爭辯而言，則大家說來都有理由。如像法國社會黨，便說法國共產黨太注重工人利益，而忘却了農民利益，法國自耕農民人數七倍於法國工人人數，因此共產黨并未顧到大多數人民利益，所以要反對他。至於法國共產黨，

又說只有工廠工人是直接受資本家的壓榨，而自耕農反有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因此應從多數工人下手，以打倒資本家，纔算代表大多數的利益。諸如此類的思想和主張，因為法國政治已上軌道，而羣衆頭腦已比較清楚，所以無論左派右派各自宣傳出來，聽憑別人去認識，去表示反對或贊成。同時大多數也并不狠淺薄的，狠籠統的認為只要是「左的」便絕對好的或絕對不好的。

現在談到我們中國了。中國有所謂左派，本是中國共產黨加工製造出來，已如上所述。既是被製造，而又是加工製造的，所以左派的觀念頗不明瞭，而政策也變幻不定。譬如改組派，稱左派的，當國共未分，改組派在共產黨羽翼之下時，是完全以共產黨的政策為政策，共產黨的口號為口號的。及至國共分裂，改組派要想自樹旗幟，纔由陳公博著一本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說明改組派的革命是代表農工小市民的利益的。但是這本書發表以後，與陳公博在改組派中並立的顧孟餘又不贊成，公開在報上反對，後來改組派的首領汪精衛也覺得陳公博的議論過於抄襲共產黨人，汪的立論年來仍偏於全民合作的民主政治，而不贊成階級鬥爭，因在改組派中，陳公博的理論到現在便好像「查無下落」了。（并且在擴大會議時代，陳

公博為迎合講孔孟的閻錫山和趙戴文，所發表的議論已不惜自相矛盾，而完全消取向日的主張了。）所以改組派雖自號左派，而其行為絕對不類，其思想并未成熟，其主張且未成立。

此外號稱左派的，當然是中國共產黨了。中國共產黨現在分裂為無數小派，就其具主張中大不同之點而分別之，可稱為斯塔林派與託羅斯基派。斯塔林派的主張，俄國共產黨是右傾的，而託羅斯基派是左傾的。託氏反對斯氏發還農人田地，而根本否認資本。但是斯氏主張在中國用焚殺手段解決中國土地問題，這主張可以左得利害，恰與其在俄國內的主張相反。自斯氏執政以來，俄國的經濟政策已完全成為和平國家社會主義了。）而託氏則在中國仍主張國民革命，議會鬥爭。因此發生一個奇異現象，即中國殺人放火的共產黨是秉承俄國共產黨右派的命令，而不贊成焚殺的中國共產黨人反轉是秉承俄國共產黨左派的命令。中國共產黨人的行為，或左或右，其只知盲從俄國老板也如此，其中俄不一貫，內部不統一也又如此，故俄國右派所指揮的中國左派，與俄國左派所指揮的中國右派，同為共產黨，而彼此互相譏罵為投機主義者，甚至彼此互相殺戮。

至於第三黨與乎社會民主黨，亦號稱

左派，但若隱若現，似乎依違兩可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我們再三尋不着他們一個統整的，具體的政綱。這也無怪，因為國民黨與共產黨還在那裏自身矛盾，左右難分，其依違兩可於其間者更不可分矣。

中國的左派政黨的政策既如此其不定而變幻，無怪乎中國左傾的思想含糊而籠統了！在這種不定，變幻，含糊，籠統現象之下，不但是是非莫辨，而且是左右難分，在這種現象之下，那夠在事實上講到贊成與反對呢！

至於談到以中國大多數人民利益為標準，而決定贊成與反對，那麼，敢問今日中國的所謂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左派的行為，是否真是為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利益着想而去幹的？江西南部的十室九空，湖北安徽的盜匪橫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在那裏？共產黨左派所表現的成績如是如是。現在不是所謂國民黨的左派在當政嗎？大多數人民已快要被外來的日寇，內有的軍匪蹂躪完了！所謂國民黨的左派的辦法在那裏？

說到這裏來，真不能不令常識論斷者要懷疑了！本來思想的批判固無所謂左右，而以是非為歸，是非亦固無定評，而應以事實為歸。不錯的。但是中國所謂「左」的主張與行為所昭示於我們常識者，其實如此！我們雖不敢反對，但不能不懷疑了。

了。

不過主張「左」的朋友們還是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都左得不得法，左的行為乃與大多數人民利益相反。俄國共產黨的行為便不是這樣，馬克斯和列寧的書上所說也不是這樣的。因此左傾的朋友，雖然看見中國左派的行為如是如是，而他們還是認為凡是左的，即真足以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的。談到此處，我們願意向這類左的理想家提醒一下：第一，現在俄國共產黨的行為是絕對右傾的（因為在事實上，他們左不起走了，所以右傾，這是列寧在一九二一年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所自己承認的。）現在俄國所實行的經濟政

中國民主憲法議

怎樣去制定民主憲法

但是民主憲法又怎樣去制定呢？

當然由國民自己來制定，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因為憲法於規定一國政府和各機關的權限以外，尚需規定人民的根本權利與義務，這種基本權利與義務，必需由自身利害關係的國民自己或由其選出的代表出來制定的（當然不是說欽定憲法）而不是由任何第三者所能出而代庖；這又是不容疑義的問題。歐美各主要民主國的憲法，有在憲法條文篇首明文載有「我們……的人民制定此憲法」等語，以示法憲

策是承認小資產制度的，與法國統一社會黨政綱比較還和緩得多。第二，即使認為俄國共產黨有了成績，并姑且承認他為真足以代表大多數俄國人民的利益。但是我們敢問：（一）我們中國的現狀是否與俄國一樣？（二）我們中國大多數人民所要求的利益是否與俄國人民所要求的一樣？（三）至少至少，我們要問，大多數的中國人民所要求的利益究竟是什麼？如果對於這三個問題不能有實地的考察，具體的答復時，我們希望傾左的先生們不要武斷的便說，思想之左者，主張與行為之左者即真足以代表大多數人民之利益也。

（二）

徐漢豪

的制作，由於國民自己，正是說國家的最高機關屬於國民。

美國的憲法上註明：我合衆國人民更以組織完全之聯合，確立正義，保持國內之安甯，作對外之防備，增進衆庶之福利，保證此自由之慶福於我人及我人之子孫之目的，制定此亞美利加合衆國憲法。

德國的憲法上註明：德意志人民全體，聯合覺悟，決依自由正義改造國家，鞏固國本，以此憲法給其

自己。

捷克憲法上註明：我捷克斯拉夫國民，意欲鞏固我民的完全統一，在共和國內成立一個正義的統治，保障捷克斯拉夫本土的和平發達，——愛為捷克斯拉夫共和國制定下列憲法。

愛沙尼亞的憲法上註明：愛沙尼亞人民，以穩定的信仰和堅決的意志，來創造一個基於正義法律和自由的國家，為保衛國內和國外的平和，并當作社會進化公共福利自由和近世進步的保障，因由立憲會議制定憲法如下。

所以除了欽定憲法以外，民主憲法雖也有非完全為國民自己所制定的，但至少是得大多數國民或國民代表的同意的。

現在我們且看各國憲法直接制定的是那個機關：

美國自一七八三年凡爾賽媾和條約中，英國承認十三州獨立以後，即完全取得獨立的地位，惟當時各州為欲組織一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起見，於一七八七年五月十四日召集憲法會議於費城，憲法會議由各州（除Rhode Island）選派委員共六十五人組織之憲法草案成立後，交各州之國民會議通過，此即美國今日之現行憲法。

德國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戰

會議後，君主政體即告崩潰，時全德兵工會議在柏林開會議決，用普通選舉方法產生一個立憲會議，制定現行的民主憲法。

同樣，在捷克斯拉夫，愛沙尼亞，在奧國，在法國，憲法的制定無不是由於國民代表機關——制憲會議或是國民會議。

至於我國從前的制憲權，也是在用普通選舉所組織的參眾兩院。最近要求制憲的趨勢，也傾向於國民代表大會的召集，孫中山先生曾說：「一俟全國平定之後六年，各縣之已達完全自治者皆得選舉代表一人，組織國民大會以製定『憲法』。目下全國的輿論也一致主張從速召集國民會議制『憲法』，這明明是說憲法的產生需由國民大會，除了國民大會任何一黨一派或者一個私人團體皆不能代人民去制定。不過國民代表機關又怎樣產生呢？根據孫中山先生的學說是「由已經達到完全自治之各縣每縣選一代表；換言之，就是沒有達到完全自治的各縣，不得選舉代表，不得參與國民會議，這種辦法絕不公平，也絕對不妥，因為：

第一我根本不贊成縣自治的完成與否作為參與國民會議的條件；中山先生預定「一俟全國平定之後六年」，在這六年中各縣「達到完全自治」，不過照以往五年訓政中，國民黨統治的成績如再繼續下去，則莫說六年，就是六十年，甚而至於六百

年，縣自治也決不會成功，何況在過去五十年中，連全國「平定」二個字都沒有做到，根本談不上所謂「縣自治」，更莫說達到「完全」自治了，那末，豈不是因縣自治的不能成功而國民會議不能召集，憲法也就永遠不能制定嗎？

第二我認為憲法的制定與地方自治的完成是二件絕不相干的事情；美國制憲的時候，還剛在脫離英國羈絆之下，法國制憲的時候還在政治混亂之中，至於歐戰後成立的巴爾幹小國家，莫說地方自治就是文化程度也很低的，然而牠們居然都有憲法了，照中山先生的說法，「甯不過早？」且是牠們能臻於憲法之治，國內之安甯與進步，亦且因憲法之制定而日漸鞏固，所以我們如果不待各縣「完全自治」之達到而立即舉行制憲，「又何傷呢？」

第三照中山先生的說法，即使全國各縣真正已經達到完全自治了，全國有一千數百縣，每縣要選一個代表，則就有一千數百個代表的國民會議，屆時因為各省或各縣的利害不一致，免不了發生絕對衝突的意見；美憲的制定，祇有十二州代表，尚且幾費周折，始能確定，我們若有一千數百個單位的出席代表，則其困難當數十倍數百倍於美國，所以我又不主張制憲會議要每縣有代表一人。

我更以為憲法不必由國民直接創制，

而由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國民會議，不過國民會議的產生，我主張用下面二個選舉方法：

(一)地方選舉制：我所主張的地方選舉制與中山先生的稍有不同，中山先生以縣為單位，每縣選代表一人；我則以省為單位，每省選出千人。

(二)職業選舉制：事實上中國的職業團體早已組成！我們因為覺得地方選舉制常有不能洞悉農工商界

切身的利害，所以一定要有職業團體的代表以彌補這種缺點，使制出的憲法成為盡善盡美，（不過我所謂的職業團體，不是現在國民黨指導下所組成的，而應為農人工人商人自己出來組織的團體，才是真正的職業團體）。我的結論：憲法應由普遍選舉與職業選舉制並用所產生的國民會議（或名國民制憲會議）來制定。

中國青年黨政策大綱（民國十九年改訂）

一、政治 全民政治

- 第一條 擁護共和 擁護民族共和、反對一黨專政，并主張由 會或國民會議制定共和保障律，以永奠民主共和國體。
- 第二條 保障人權 保障人民政治上應享之權利及自由。
- 第三條 聯省自治 實行聯省自治，以完成統一，實行民治。
- 第四條 職業選舉 國會採兩院制，兼用職業代表制與地方代表制。
- 第五條 總統民選 主張總統民選，採用責任內閣制。
- 第六條 司法獨立 保障司法獨立，不得

以軍政勢力干涉之。

第七條 官吏考試 一切行政官吏，採用公開競爭之考試制度。

第八條 男女平等 實現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男女之平等待遇。

第九條 蒙藏自治 尊重蒙古西藏固有之宗教與文化，并保障其自治，以鞏固五族共和。

第十條 保護僑民 對海外僑民實施國家教育，發展其經濟事業，并保障其政治權利。

二、經濟 社會政策

第一條 承認私有財產權，但得依法律限制之。

第二條 保障人民在經濟上之工作權及生活權。

第三條 關於公共利益之大企業如鐵路郵電礦山水利森林之類，得以法律手續收歸國有。

第四條 保護勞工及僱主在職業上集會結社之自由。

第五條 徵收所得稅遺產稅及其他直接稅，減輕間接稅，以均衡國民之負擔。

第六條 制定勞工待遇，工作時間，薪金標準，工廠管理等法律，以增進勞工之福利。

第七條 為謀人民公共福利起見，得以法律規定并限制人民之土地享有權。

第八條 為扶助小農戶及改善佃農生活起見，由國家設立農民銀行，提倡合作事業，減輕農產稅率，并制定其他保護農民之法律。

第九條 實行保護關稅，獎勵基本工業，扶植國際貿易，以謀國民經濟之發展。

第十條 完成鐵道幹線，發展海外航業。

三、教育 國家教育

第一條 明定教育宗旨為愛護國家，發揚民治。

第二條 實行強迫教育及成人補習教育，以謀全國男女貧富之教育機會均等。

第三條 厲行教育與宗教分離。

第四條 禁絕外人在華辦理與國家教育宗旨相違反之教育事業。

第五條 確定教育為國家事業，對於私立學校厲行嚴格監督。

第六條 國辦師範教育，以貫徹國家教育之宗旨。

第七條 實施學校軍事教育，以養成衛國能力。

第八條 提高科學教育，以謀本國學術之獨立。

第九條 增加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

四、外交 平等外交

第一條 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已喪失之國權。

第二條 禁絕外人在國內之一切軍事設施。

第三條 贊助世界被侵略民族之獨立建國運動。

第四條 創設平等化之國際組織，以保障國際正義，促進世界和平。

五、國防 自衛國防

第一條 國防以自衛為原則，採陸主海從

主義。

第二條 實行徵兵制及義務民兵制，特種兵採用志願制。

第三條 統一軍權，劃一軍制，以建設國家軍隊。

第四條 建設新海軍以鞏固國防，在海軍力未充實以前，注重飛潛政策。

第五條 社會設施力求軍事化，以為全國總動員之準備。

中國青年黨北京市支部招待各界記

本月十二日下午四時中國青年黨北京市支部假座中央公園來今雨軒，招待平市各界。到八十一團體，計百餘人。由霍郁文主席，報告此次招待的意義。略謂：今日承各界惠臨，非常感謝。本黨在國民黨一黨專政之下，備受種種壓迫，直到今日始得公開向各界諸公接談，這是極堪痛心的事。現在中國成為什麼現象，東南被水，東北被兵，國民黨引狼入室，不兩月拱手送去東北三省，以不抵抗為主義，上海為世界商場，全國經濟樞紐，竟讓十九路軍孤軍奮鬥，至三十四日之久，而政府視若無睹，竟不增援。該黨日以奪位爭權為要務，視國家為私產，開支黨費，年約八千萬元之多，將民權剝奪盡盡，使人民痛苦日

六、財政 公開財政

第一條 財政公開，嚴格實行預算決算制度。

第二條 整理稅制，取消苛捐雜稅，劃分中央與地方之稅權。

第三條 統一幣制，由國家銀行發行鈔票，禁止外幣之流通。

第四條 整理內外債，以穩定社會金融，鞏固國家信用。

深。本黨本「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今日特來招待各界，藉以報告本黨九年來奮鬥之經過，及今後對國難之主張。希望各界諸公，協同努力，共赴國難，並予以指導云云。次由曾琦報告略謂：本黨以「國家主義」為宗旨，成立的原因，完全應國難而產生，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本黨在巴黎成立。因當時國內發生臨城劫車案，外人侮辱中國為「匪國」有國際共管中國鐵路之企圖，同時北洋軍閥專政，政治腐敗不堪，於是同志決定本「國家主義」之精神，以「內求統一，外求獨立」為目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為手段組黨。同時復以國民黨不擇手段聯俄容共為不當，本黨以國民黨此舉，不獨損害該黨的本身，且

將危及國本，故極力反對。首先在巴黎發行先聲週報，發刊反對中國國民黨收容共產黨與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問題專號，同時並忠告國民黨員王寵惠，蔡元培，鄭毓秀諸人，歷述聯俄容共之謬誤。王蔡鄭諸人，雖亦知其危險，而不敢有所糾正。旋有謝持之婿曹某，持本黨所發現之共黨陰謀小冊回國，交謝持向中山舉發，於是國民黨內乃有清共之運動。十三年秋，兄弟偕本黨同志聯袂回國在上海發行機關報紙「醒獅」，再作公開反對；並於孫中山過滬北上時與之面談共禍之危險。希望中山懸崖勒馬，剷除共黨。迄至十六年夏，該黨始悟前非實行清共。顧雖與共黨分離，而仍保留其一黨專政制度，黨愈專橫。試問民主國家，豈能一黨專政？共和之構成，乃以許多先烈之血換得，吾人既反對滿清，及袁氏之帝制，反對張勳之復辟，豈能贊成一黨專政？是以本黨自十六年以來，繼續不斷的反對一黨專政。試察專政以來，成績何在？公債發至十萬萬，作何用途？倘用在國防，何至此次對外兵力如此薄弱？本黨主張「全民政治」，力爭民權，國民黨恐為正義所屈，黨權搖動，十六年秋亦曾謀與本黨妥協，終以政見不同，經本黨嚴詞拒絕。迄二十年九月十八，東北變起，東省淪亡，繼而寇至上海，政府無策。本黨力主組織「國防政府」。實行「野戰抗日」，堅

持到底。國民黨要人則謂「絕交三日」，必將亡國，其畏日如此。然何以十九路軍孤軍奮鬥竟可以戰至三十四日，可見國民黨人，自始無「外抗強權」之勇氣。此亦證明一黨專政絕對不能救國！故本黨近數十日來，竭誠向各界商量，「取消一黨專政」，「組織國防政府」，國民黨人大起恐慌，因而召集「國難會議」，意圖和緩民氣。如其開誠公布，未嘗不可，一致合作，共赴國難。隨後會員發表，至一批二批三批，地點由南京而洛陽，討論範圍，由「救國大計」而改為「緩靖救災禦侮」，矛盾滑稽，毫無誠意。平津滬國難會員，公推熊秉三先生等向政府交涉，取消一黨專政，竟完全遭其拒絕。是則以前宣布之「統一全國意志，共商救國方針」已完全自行取消矣。故本黨同志，雖多被邀出席，終無一人前往。本黨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同志均參加義勇軍；東南亦從事於十九路軍之援助，天天在赴國難。今天更向諸位說明，此後本黨當以整個計劃，實行野戰抗日，仿愛爾蘭與芬黨的辦法，長期抵抗，必可把日本打退。長期抵抗之後，其結果東南商務破壞，各國因本身利害關係，必出而干涉，勝利終屬我國。土耳其之對希臘，即吾人最好之先例。國民黨的方針，不獨與本黨相反，即和全國人民意志，亦絕對懸殊。此次國際調查團之來，國民黨

應將日本的兇惡現象，充分暴露於該團之前，與以深刻之印象。不意該黨政府，竟迎合日本意旨，於調查團將到之際，實行停戰議和，此實一大錯誤。又如此次十九路軍通電徵求防毒面具，內有中央工業試驗所本有出售請各界盡力捐購之語，由此證明政府并防毒器亦不肯發給前敵將士，不知是何居心。此足證該黨至死以維持一黨的權位為目的，而置國家存亡，人民福禍於腦後。一黨專政所造成之結果如斯，迄今仍怙惡不悛，力護其短，將何以對國民？本黨始終以國家為前提，在最近期內，決無取得政權的意思，不過國民黨如簽訂辱國喪權的條約，本黨當即立時開始革命行動。今天承諸位惠臨，特鄭重說明本黨意志，請以指教。次由來賓湯鑄心丁慕韓吳劍豐等先後致詞。祝青年黨之發展。王搏沙演說略謂：「今天承貴黨招待，得悉貴黨九年來之奮鬥經過深為欽佩。兄弟在一黨專政之下，沒有聽人敢說本黨兩字，今天貴黨公然不顧一切，公開出而活動，由此可見中國人民還有伸張民權之一天。國家或不會從此斷送於國民黨之手。今天在此聽了貴黨的言論，非常高興，國民黨此次怕抵抗日本，損失了他的政權。便採用不抵抗辦法要多把幾年政權。中國如果甘心亡國，可以讓他把持政權。不過我希望大家都認清解決國難的途徑，就是遵行

汪行政院長的話「革命」去取得政權！云云。次由全民救國會代表吳劍豐致詞，略謂：「我年來看見青年黨的刊物很多，今天又得聽各位的報告。使我們同情的就是真正的要為民衆解除痛苦，不背民主國家精神；貴黨的份子，在實行的事實方面觀

介紹江蘇國難救濟會的一篇文章

編者

江蘇國難救濟會，是國難發生後的一個有力團體，他們對於應付國難會屢次發表過正當的主張。因為他們的會員，多數散居江蘇各縣，因此對各地方黨部的種種情形，更知之甚詳，請看他們最近發表的這篇文章，便知黨治之不能不結束，已成大多數民衆的迫切要求了。

全國各級政府各機關各團體均鑒，國民黨執政五載，全國民衆，無一日不在嗚呼望治之中，乃期望之心愈切，而失望之事愈多。嚴密檢舉，雷厲風行，以為貪污可以肅清，土劣可以絕跡，豈知貪官污吏，舊者未除，而新者加甚，土豪劣紳，老者猶在，而少者萌生。軍閥為人民所厭棄，而今日軍隊，是否不為禍於人民，青年為國家之命脈，而今日學子，是否不受厄於環境，此固目前顯著之事實，抑亦目前絕大之疑問。國民黨員遍布全國，居師

察，確是十分純潔。對外主戰，尤其得民衆同情。國民黨以中國作他們私產，我們怎麼能跟他合作？所以要共赴國難，非取消一黨專政不可！云云。至下午八時，賓主始盡歡而散。

立案核准，必經黨部，開會指導，必請黨員，初中尚未畢業之學生，可以攘臂登壇，厲聲叱責長老，長老唯唯聽命，噤不敢聲，此無他，國家賦予以訓政之權使之然也。一縣親民長官，例受監督於本縣黨部，而縣黨部委員，二三少年，實操其柄，依理言，凡監督者之知識能力修養，必優越於被監督者，始可舉其職，不至負其事，今日各方均感人才缺乏，司省政者：方總總然慮選任適當縣長之不易矣，夫縣長選任，已苦其難，而職司監督之縣黨委，數則三四倍於現在縣長，何以黨員自舉自圈，竟可咄嗟立辦？其中能力知識修養，不能勝監督縣政之任者，當然不乏其人。顧任雖不勝，却因年少氣盛，不甘寂寞，於是鋒鋦顯露，濫用職權，警隊可以隨便指揮，人民可以隨便逮捕，財產可以隨便沒收，民刑訴訟案，可以隨便關說，縣長懦弱，則鼻息是承，一切從命，以致笑話百出，縣長剛正，則祖語立起，終日鬥

爭，惟有棄官以去，此無他，國家賦予以監督之權使之然也。夫寄重任於不能勝任之人，此與授童子以利刃，而任其嬉游者何以異？凡此情形，在上級黨部，未嘗不知之而不肯毅然取銷，或加以糾止者，此則別具苦衷，自非黨外被訓之民，所能詳悉。顧微聞有良心之黨員，偶爾露出消息，謂黨中亦有派別，且傾軋甚烈，選舉時，且有種種醜態，既有派別，即思利用，因之各樹一幟，彼此對峙，倘或取銷，未免失所憑藉，教猱升木，當然糾正無從，證以數年來國民黨內閥迭起，甲乙對罵，盡量發揮，條件縮成，前嫌立解，是其所語，或不盡無稽。或謂國民黨只知有黨，不知有民，只知有黨員可以團結，可以利用，不知有黨外被訓之民，亦同有耳目，同有是非，如此存心，似乎不智；實則國民黨內，亦何嘗無賢明之士，平日痛心疾首於黨狀日非，並自承誤國之罪，但只能太息於私室，決不敢公言於大廷，蓋積重難返之勢，雖賢者亦不能不為所囿也。自去年洛陽禍興，以迄今年淞滬變起，人民痛國難日亟，責望政府彌切，因而不滿於國民黨也亦彌甚，平心而論，今日吾國受空前之外侮，實已多年植其病根，辛亥以前，滿清政府固無論矣，民國成立以後，有二十一條之刺激，而不知自新，有華府會議之幫助，而不能自振，泄沓相承，政綱

敗壞，此其責固於國民黨無與也。所可惜者，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奠定長江，政府告成，歷時五稔，總行公債，十萬萬元，未能利用人民望治之心，實施人民需要之政，以致黨閥於內，民睽於外，國家元氣日益傷，黨治信用日益失，迨突來非常之變，自深感應付之艱，因果相關，勢應爾也。今為救此垂危國家，仍希望黨政當局，翻然覺悟，本合作互助之精神，一洗猜疑睽離之舊習，即日集中全國人才，組成國難政府，以應目前事變，改定法令，凡人民集會結社，絕對自由，雖屬政團，亦所不禁，而立案核准，權則操之行政機關，並明令於三個月內，結束訓政，成立代表民意機關，五個月內，制定憲法，所有各縣黨部經費，一律停發。以吾江蘇論，每縣每年黨部經費，平均以一萬元計，（實際不止此）六十一縣，合計即六十一萬元，攬吾父老兄弟血汗之資，供此有損無益之用，以此訓政，詎足為訓？倘用之開辦農工等專科學校，可成十所，則於全省產量之增加為何如，用之辦理義務教育，可成初級小學二千餘級，教育兒童十餘萬人則於全省國民教育之增進為何如？目前保衛地方，在在需款，若移之練訓民團，則可成立兩團，戰區民衆，待賑孔殷，若以之救濟難民，則可維持三十萬人一月之生活。各縣黨委，苟有天良，處此環境，

似應立起自効，呈請取締，另尋工作，恢復信用，則社會需用人才正多，致用之途，固不患其不廣也。果能如是，匪僅可以保全垂危之國，抑且可以保全垂危之黨，吾黨外民衆，一本公平寬恕之心，既不刻意追求，且可竭誠擁護，此則視國民黨員能否善為處置耳。語云，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民猶水也，國民黨之誰載誰覆，固不在派別不同之七百萬黨員，而實在是非一致黨外民衆，黨政當局諸公，飽經世故，久歷艱辛，度能洞明斯義，所願全國各界驟然奮起，一致主張，促起公正之輿情，共盡國民之天職，大義所在，願為前驅，奇禍既臨，敢貽後悔，臨電迫切，不盡欲言。

本社代售各書

▲反俄與反共▼

洋裝一厚冊——計四百面

內容極豐富——十五萬言

祇餘二百部——售完為止

實價一元二角——特價九角

（郵費另加一成）

是書為明志先生的精心結構，內容詳述蘇俄赤色帝國主義的陰謀，及共匪甘心賣國的原委，並搜集共匪各種秘密文件，附刊於後，普通國民固不可不讀，決心反共者，尤應人手一編，現已屆四版，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上海烽火社發行

上海中國書局出版本社代售

黃皮小叢 政黨與政治運動

陳啓天著 每冊實價一角半

黃皮小叢 國家主義運動史

啓天燕生合著 每冊實價三角

黃皮小叢 三民主義批判

燕生著 每冊實價五角

黃皮小叢 國家存在論

李璜著 每冊實價二角半

黃皮小叢 共匪的解剖

明志著 每冊實價三角

皮小叢 建國政策發端

陳啓天著 每冊實價五角

黃皮小叢 我們的聯省自治

燕生李璜合著 印刷中

黃皮小叢 何謂國家？

Ernest Rena 原著 李璜譯

黃皮小叢 職業代表制論叢

鄧孝情著 印刷中

黃皮小叢 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

李璜著 印刷中

（外埠郵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再加六分）

△歡迎本外埠各書局現款批銷▽

民聲週報

第二十四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一年五月七日出版

第二十四期目錄

近事雜評

仲平

一、汪，胡，孫的最近談話

二、國民黨人的辦報熱

三、國民黨與中華民國

四、上海炸彈案

反對黨政府接受賣國條件

評汪精衛的相對黨治論

舊恥新仇的五月

日本軍閥的外交

日本國民的直接制裁

防空運動

中國民主憲法議(三)

福州綜合日報對黨部摧殘輿論宣言

本刊特別啓事

本報最近仍有被禁傳說，定

來函聲明以便設法照補。

近事雜評

仲平

一、汪，胡，孫的最近談話
汪胡孫，算是今日國民黨長衫同志中的三位領袖，關於結束黨治，實施民治一點，最近他們都發表了談話。

汪說：『如期結束訓政；不過這幾年訓政沒有辦妥，政府要延長訓政，也是有理由的』。這個意思是說：我做行政院長做到那一天，訓政便訓到那一天；如果我的位子穩固，超過了訓政期限，則訓政還得延長；至如我下台以後，當然仍舊是高唱民治，到那時候，各位主張民治的，仍然可以來擁護我。

胡說：『憲政不在乎遲早，而在乎真』。這意思是說：任何人來施行憲政，不可，我現在在國府香港，我可以運用我的

力，對我還在若即若離之間，究竟那一天可以重登舞台，現在還談不上，所以憲政的遲早也談不上。

孫說：『訓政可以從早結束，訓政時期未完的工作，可即在憲政開始時補足之。』他并且說：『黨費應該停止，下級黨部應該秘密化』。這些話已經有一部分人贊成。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孫科這種話是坐在上海說的，假如你們覺得國民黨領袖們在台下說的話，上台後不會改變，你們當然對孫說的話，不妨姑妄聽之。

我們知道，汪胡孫是國民黨的三個領袖，結束黨治實行憲政，總也算是今日的一件大事，可是他們三位對這件大事的態度，

度也一定與汪胡孫所談的各不相同，從這種地方嚴格的說，國民黨簡直還不是一個黨。

二、國民黨人的辦報熱

國民黨人最近在上海辦了好幾種日報，還有幾種定期刊。國民黨人願意放棄非法的行動而以言論與國人共見，這一點是值得嘉獎的。可是我們有兩點願意對國民黨人盡一盡忠告：

一、國民黨如果真要辦報，應該老老实實辦一兩種可以代表黨的『黨報』，這種以某一黨員為背景的報還是以少辦為是。因為這種以個人或小組為背景的報辦得愈多，國民黨的黨論或黨義便愈無法統一。在我們中國青年黨人視之，凡未經過最高黨部的議決，而以個人或少數人站在黨的立場，公開的亂發議論，簡直是違反黨紀。國民黨領袖們近年這種違反黨紀的行動實在太多。

二、國民黨真要辦報，最好能夠集中人才，集中經濟，無論日報或週報，每種能辦出三兩種像樣子的，不要以大批的冤枉錢發給一班小孩子去亂花。在報紙上做文章罵罵人，這本也是再尋常沒有的事，不過罵張三罵李四總要對於張三李四有相當的了解，否則牛頭不對馬嘴，甚至連幾

句白話文也還欠通，則不僅搔不着敵人的癢痛，還要令旁觀者齒冷。

三、國民黨與中華民國

最近汪精衛說：『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是有最密切關係，可以說，如果沒有國民黨，就斷斷沒有中華民國。』這種話是應該修正的：我們可以說：『清末的革命黨與中華民國，是有最密切的關係，如果沒有清末的革命黨，或許便沒有中華民國也不一定。』可是今日的國民黨與清末的革命黨并不是一樣東西，從一方面看，今日的國民黨并不能包括清末的革命黨；從另一方面看，清末的革命黨人，今日有許多還健在，他們對於國民黨和汪精衛這班人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

至於說到汪精衛個人，更沒有說這種話的資格。固然，汪精衛曾做過幾篇鼓吹革命的文章，曾放過一次沒有響的炸彈，曾坐過一年半的監獄，可是這些都是革命黨人的家常便飯，值不得丑表功。何況汪精衛危害中華民國的行動還不知道經過了若干次呢？

當辛亥革命初起的時候，清政府使大赦黨人，汪精衛出獄以後，首先與袁世凱的策士楊度勾結起來，一面擁袁出山，一面便運動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讓給袁世凱

；蔡元培等北上迎袁，同時又主張袁世凱即在北京就職，汪精衛也是其中的要角之一。可以說袁世凱後來之壓迫革命黨，解散國會，做皇帝，以及袁死以後北洋軍閥之種種跋扈，其他官僚政客所負的責任還小，而汪精衛所負的責任實在太大！

至於說到袁世凱做皇帝，更令人感喟不置，當日組織籌安會的六君子，孫少侯，胡經武，李燮和，便是同盟會的老同志！楊哲子固然是汪精衛擁袁的同調，而劉帥培也曾與革命黨有過多少的因緣，而汪精衛所指的官僚政客，反而沒有參加這一幕。並且後來打倒袁世凱的，却正是平日與國民黨立於反對地位的梁啟超，蔡鍔。即令我們讓一百步，承認汪精衛所說國民黨確與中華民國多少有些關係，難道推倒中華民國國民黨便可說毫無干係嗎？

再說到最近的幾年，汪精衛東跑西跑，時而武漢，時而上海，時而廣州，時而南京；時而與段琪瑞張作霖去組織三角同盟，時而又和閻錫山馮玉祥去開擴大會議；汪精衛休息的時候，中國還比較的平安；汪精衛跑到那裏，中國便要亂到那裏。中國鬧到今日的這種景象，汪精衛是第一個要負責任的人，不自己慚愧，自己懺悔還要仰首伸眉的矢口罵人，我真不懂得汪精衛是什麼心肝。

四、上海炸彈案

一個韓國人拋一顆炸彈，炸倒幾個日本人，這本是一件尋常的事，值不得我們加以注意，可是有兩點也還可提出來說一說：

一、韓亡以後，迄今已二十二年，但韓國人至今仍未忘其祖國，不惜犧牲身家性命，以從事獨立運動，可見愛國根於人類的天性，無所謂狹隘不狹隘。近來的濫文人，每歡喜於國家主義上冠以「狹隘的」形容詞，充這種文人的卑劣性格，遲早

反對黨政府接受賣國條件

震水

既劃定吳淞，江灣，閘北，引翔港四區爲日本駐紮地，又不規定日軍撤退日期，黨政府承認此種條件，將我淞滬的國土主權永遠斷送，我人民的生命財產一概賣絕，喪權辱國罪大惡極。我全國民應誓死反對。

所謂上海停戰會議，自始至終一切進行都是誤國殃民：第一步上海戰事與東北失地分爲兩個案件，以致證明中國是無組織的民族，淞滬血戰是地方的衝突。第二步不令日軍先行撤退即開始談判，結果造成城下之盟；同時使日軍來滬維持和平之說更形有力，使我忠勇衛國的將士於九泉之下猶受冤屈；第三步，我軍先行撤退，

都是要做趙欣伯的，不僅狗屁不通而已。

二、最近上海的停戰會議，遲遲未能解決，其惟一的癥結，便在日本不肯定期撤兵。日本不肯撤兵的藉口，便是恐怕日兵撤後，日僑的生命財產發生危險。這一次日本的三五要人，在日本重兵的環拱之下，居然發生這樣的炸彈事件，可見一國的人民走到任何地方之是否安全，只繫於其國民能否博得人類社會的好感，初不在乎武力不武力，武力即能亡人之國，也還是後患無窮的。

使日軍更進一步；不特一月二十八日以前之狀況不能恢復，反劃定吳淞，江灣，閘北，引翔四區爲日軍駐紮地，使倭寇得以封鎖我東南門戶，隨時進攻我內地。第四步日軍希望於最近之將來認爲常態恢復後自動撤退。最後兩步使日軍在時間上空間上取得法律的根據，取得行動的自由，不特第三者無法干涉，即中國自身爲條約所拘束，亦無可如何。

南京政府步步退讓，還表示有不甘心簽定辱國表權的條約之誠意，外交代表也自以爲唇焦舌爛，取得不涉政治條件之勝利。汪蔣的曲線外交，純是對內，拖延時日，緩和民氣，送交國聯辦理，轉移目標

。其實出賣淞滬的條件在南京商定之後，形式上轉請英國公使提出折衷辦法，再由國聯祕密會議通過。黨政府當局於是宣告全國，爲尊重國聯意志，爲顧全友邦感情，不得不接受條件。

查閱國聯十九委員會四月二十一日關於滬案決議十四條全文，更能証實國際方面並不願造成此種武力侵犯他國領土主權之先例，尤其各小國代表堅持主張強迫日本撤兵，恢復一二八以前之狀況。只有賣國政府甘心屈服，日英法諸強狼狽爲奸，利用其所把持之國際聯盟，完成日本的野心。該議決案第十一條原規定爲執行國聯三月四日及十一日之決議案，在停戰條件內擬設之混合委員會，得以大多數決定之方法，宣告原狀恢復，日本即應撤兵。現在經日本之反對，也可以說得中國政府之同意，將此條取消，而代以英使藍浦生之提案，只規定如遇不履行停戰條約時，混合委員會得向雙方提醒其所負之義務。至於日軍完全撤退時期亦不規定，只說於最近之將來完成之。此種祕密會議的決議，各國代表認爲危險，堅決反對，可是中國政府反而接受了。

汪精衛等一面在我軍前線做和緩工作，一面重開上海會議，其結果不特賣我國土，且進而賣我人民之政治自由及經濟發展，取消抗日運動，強迫銷行日貨。解決中

日一切懸案，正式承認割讓滿蒙，黨政府對內鎮壓，日本軍從旁監視，澈底的亡國奴生活就在目前了！

關於東北失地問題，於此不能不為我全國同胞作進一步之申述，以免再受漢奸國賊之欺蒙。賣國政府或將宣稱早日解決滬淞糾紛，一面減少人民痛苦，發展國內經濟，一面集中全國力量，以應付東北問題，此種誑語，有識者決不能置信，且其結果適得其反。日本所以願早日結束滬案，用意即在專力對付東北，賣國政府一意奉承，不問我中華民國全體之存亡，只顧三五黨要人之陞官發財。東北義勇軍現已着着進展，而黨政府不助一卒一彈，前次討伐偽國之宣言，現亦不見實行，反而對於自動抗日之民衆武力加以壓迫。其惟一辦法在靜候國聯解決。國聯調查團到北後處處受日軍干涉，顧維鈞等行動不能自由，李頓不特不實行離境之宣言，反在日本旅館內草定報告書。并與滿洲偽國作外交上的往來，同時法代表勸法人與偽國合作。日本侵佔東北，事實昭然，無須調查，即可明白。而列強爲顧全其體面，又行其拖延政策。將來其決議結果，當有承認偽國之可能，到那時賣國政府勢必同樣接受矣。

南京政府所謂最大決心，即是決心賣國。汪精衛言長期抵抗，實行當前投降。外

交當局所稱信賴國聯，意在推託責任，欺騙國人。凡此種種，吾人早已認清，且屢以其暗幕揭示國人，但黨政府利用一致對外共赴國難之口號，以苟延其賣國求榮之局面，以阻止我全民自動抗日，取消一黨專政，組織國防政府之救國運動。甚至僑胞血汗換得之金錢，寄贈抗日軍隊者，亦多入政府要人私囊。

我海內外同胞，今而後對應澈底明白自身之責任，努力行使主人翁之權能；澈底認識黨賊漢奸，喪心病狂，決不能對之存絲毫希望，加絲毫信賴。今而後一心一德，自救救國。歐戰後土耳其之國運正與今日遠東病夫同。當君士但丁堡之蘇丹政府接受割地賠款之塞佛條約時土耳其青年

黨起而領導民衆自動救國之武力，召集國民大會，通過國民公約，組織安哥拉政府，一面否認其賣國君主所訂之條約，一面與希臘軍作戰。暴君專制，喪權條約一掃而空，於是統一共和之局面成，而國際平等之地位立矣。我遠東病夫，不求生存則已，欲求生存，亦當如土耳其之走向國家主義光明之路。集中全國武力自動抗日，充實東北義勇軍，鞏固東南防禦，擴張航空設備；全國組織抗日救國團體，自動召集國民大會，制定公約，成立國防政府。循是以進，一切失地終必收回，一切辱國喪權條件終必取消，至於倭寇侵略，國賊橫行，更不難銷聲絕跡於我獨立自由之中華民國矣。

評汪精衛的相對黨治論

丁作韶

一、

我根據的材料是：

一、汪精衛最近在京中央黨部各界公

祭七十二烈士演講詞。

二、四月三日晨中央黨部集會汪精衛

與他中央多人關於黨治交換意見。

三、四月四日汪到滬後談話。

四、汪精衛二十年十一月六日對工學

界請願代表談話

五、汪精衛二十年十一月六日對各大

學請願代表談話。

六、汪精衛二十年十一月八日接見工

界請願團代表演詞。

二、

黨治現在應該廢除嗎？

民治現在應該實行嗎？

這兩個問題，叫我們普通人看起來只是一個問題。何以呢？因爲：假若現在黨治是應該廢除，那麼，民治就應該實行；反之，民治若應該實行，那麼，黨治就應該廢除。二者關係的嚴切，有如影

之隨形，響之隨聲。其故是由於他們乃一個中心問題的兩面，且只有這兩面。

上面的解答，是來得最乾脆的，也是最明白的。汪精衛則不然。他却分兩個來答復。

對於第一個問題——黨治現在應該廢除嗎？汪精衛的意思是：黨治現在不但不應該廢除，並應該作開始看，切實去實施訓政。

那麼，汪精衛第一是主張黨治的，第二是主張現在才是黨治的開始，第三是無定期的訓政。

且舉他自己的話來證實這三項。

第一汪精衛是主張黨治的。——在京中央黨部各界公祭七十二烈士演講詞中間，說了現在對於黨治兩個極端的論調，我們請看下邊的一段：

「……如果說要取消黨治，無異說要恢復十二年以前的憲政。但那時的憲政是怎麼樣呢？祇以袁世凱的簽字於廿一條和北洋軍閥的參戰借款，可證明十二年以前的憲政並不是真的憲政。憲政時期是一定要經過訓政時期然後才能達到，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樣堅決的自信力也是我們所應該具有的。」

這就等於說：現在的黨政是不賣國的，從前的憲政是賣國的。所以賣國，是因為沒有經過訓政時期就到了憲政時期。

今日何日？其情形固與十二年前無異也！倘不實行訓政，倘不經過訓政時期，一定要回復十二年前的賣國憲政！這汪先生願意嗎？請再看他四月四日抵滬的談話：

「有人謂予執政後，已放棄民主政治主張。可以檢閱余數年來之講演及著述。余之主張於黨恢復民主集權，於國扶植民主政治，固不以獨裁為然，但亦並非欲返於民國十二年以前有名無實之憲政……」

那麼，是他不願意的。

不願意就要訓政，就要經過訓政時期，就要實行並維持黨治。

要訓政，要經過訓政時期，要維持黨治，汪精衛並以決絕的口氣告誡全體黨員。

什麼：「……這是毫無疑問的，這種堅決的自信力也是我們所應該具有的！」

又什麼：「……我們要認定總理的遺教……更要自信有這種犧牲精神與自信力……尤其是在現在國家風雨飄搖的時候，我們更應該繼着先烈的犧牲精神與自信力向前奮鬥……」（見公祭七十二烈士演講詞後段）

簡直是擁護黨治的誓師詞！！

第二汪精衛是主張現在才是黨治的開始——現在的中國，照汪精衛的意思，仍舊是十二年的中國。所以他說：「如果說要取消黨政，無異說要恢復十二年以前的

憲政！」

——汪先生！我們不是已經躺在諸葛亮的懷裏，受黨治訓練有五年多了嗎？

「胡說」！汪先生回道：「南京政府一切政治的表現都是軍政」（見六日對各大學請願代表答詞）呀！「幾年來名為訓政，實則軍政」（十一月八日接見工界請願團代表演詞）呀！！

這就是說：蔣的黨治不好，還要另起爐灶，重新訓練一番！

——不如此，就有賣國的憲政實現！——阿彌陀佛！大慈大悲的汪先生……

第三汪精衛主張無定期的訓政——以「汪黨治」的意思，再要訓練多少間時呢？

「汪黨治」追隨總理數十年，是忠實的總理信徒。從前因為「蔣黨治」不好，故要求改組南京政府。現在南京政府，不但改組了，並且自己做了實施黨治的領袖。那可不能馬糊，一定要「真正實施訓政」（見六日對各大學請願代表答詞），要「按照建國大綱訓政時期的綱領，一步步做去！這個說法，即是在訓政期中，時間方面，民權一天一天擴張，空間方面，民權一天比一天增加，從一縣地方進而一省，而至國……」（六日對工學界請願代表談話）

如此從容不迫，誠不愧大政客之態度！

由此觀之，「建國大綱訓政時期」的綱領完成之日，方是憲政時期開始之時！

此時何時？遙遙無期！……

對於第二個問題——民治現在應該實行嗎？「汪黨治」口口聲聲：應該！應該！

特別是內憂外患緊迫的今日！這是惟一的出路！只有這條出路！

「……過去我們為什麼要打倒北洋軍閥？就是因為北洋軍閥的行徑，是違反民主政治。如果國民黨的人不能實現民主政治，你們也不能不努力打倒。不然，那就沒有道理了。現在所有的同志和同胞的痛苦很深。兄弟個人亦是和人民一樣的感覺到同樣的痛苦。自從日本強佔東北以來，東北民衆，一定更是痛苦，原因都是沒有民主政治。原來國家好比是一隻船，政府不過是船裏把舵的人。文明的國家，如果發見這把舵的人不能勝任，特別是當大風浪浪的時候，人民是有權可以將把舵的人換過，把舵的人沒有不聽話的，這就是民主政治的意思。」十一月八日接見工界請願團代表演詞。

「……所以談到對外的根本辦法，是在樹立真正民主化的政府，然後方能求中國永遠的和平，永遠不會內戰。如果民主化的政府不能樹立，民主政治無從實現，則內憂外患，將來恐會比現在更甚……」（六

日對各大學請願代表答詞）

痛快！痛快！針針見血！句句良言！

怪不得去年和平會議之後，南京各界在車站街上大貼：

民主政治萬歲！

一切權力屬於民！

歡迎民主政治的領袖汪先生！

二、

經了這一大段的分析以後，就可以討論汪精衛的政見了。凡能完全讀這一大段的，或者用不着我再費詞，就可以看得出汪精衛顯有兩副身手，汪精衛自己打自己：汪精衛極自相矛盾之能事！

一、極端的擁護黨治，同時極端的擁護民主！

二、認現在最須要民主，同時認現在是訓政方始！

三、要倒蔣是因為他違反民主，自己却又步上覆轍！

四、是個「汪黨治」，同時是個「汪民主」！

怎樣弄到這樣的矛盾？

據我個人的見解，大概有下列幾層原因。

一、由於他有兩個立場——一個是民衆的立場，一個是國民黨的立場。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他是個黨員，是個黨的領袖，總理遺教不能不恪遵；否則綱紀蕩

然，前途更茫茫如入五里霧中，將莫知所屆！樂得率由舊章，以建立主義的威信。舊章明明寫着訓政及訓政時期的綱領。等這一「做好了」，方可到憲政。那麼，就主張黨治。站在民衆的立場！就全變了。民衆久已澈底認識：訓政是騙人，黨治是專治。歷年來一切罪惡，都是黨治訓政爲之厲階，去年潘案發生，人民恨黨治訓政更甚，大有一舉推而翻之的情況！適值和平會議。汪精衛爲博得民衆的同情，一致向蔣壓迫，倒而代，故極力頌揚民主。

二由於先後所處之地位不同——現在是內閣式的國務總理。名義上是一人獨攬大權，實際上則處處受蔣之牽制。原因又有二：（一）軍權在蔣手裏；（二）財政在蔣手裏。欲維持其政治生命，不得不處處遷就蔣，甚至與蔣唱雙簧，更甚而任蔣玩弄。此非作者妄造謠言，有事實在前，可作證明。蔣是要專制的，故汪主張黨治以維持現在之局面。從前則不然。從前在野，言論思想一切自由，良心也清清楚楚，而且這是政治生命的敲門磚，不如此關不出一條出路，故於黨治被人厭棄之時，大吹大擂的在喊民主。

但民衆是不能騙的。民衆要求民主，已成無法遏止的怒潮。假若利用國難的期間，民衆隱忍團結爲國的時候未始不可售其計，但要知此怒潮將日益增長，恐有一

瀉千里政府與黨隨之俱去的危險。

汪先生及諸中委都應明白以民爲貴，主義次之，黨爲輕。否則膠柱鼓瑟，處於矛盾狀態之中。行見四面楚歌，徒興奈何之嘆無面目見總理於九泉之下矣！

請進一步，揭開帳幔，看汪先生如何自相矛盾！

I 什麼是民主？什麼是黨治？

汪先生說：「原來國家好比是一隻船，政府不過是船裏把舵的人。文明的國家，如果發見把舵的人不能勝任，尤其當大風危浪的時候，人民是有權可以將把舵的人換過，把舵的人沒有不聽話的，這就是民主政治的意思。」

那麼民主就是：

A、民作主人政府作用人的政治。「國家好比是一隻船，政府不過是船裏把舵的人。」

B、民可以自由更換政府的政治。「如果發見把舵的人不能勝任……人民是有權可以將把舵的人換過……」。

C、政府絕對聽人民指揮的政治。「把舵的人沒有不聽話的。」

對極！對極！汪先生並不胡塗！

黨治呢？

汪先生倒有些不敢單刀直入！總是在周圍打圈子，或放些弦外之音。看過他擁護黨治誓師詞的人，即可了然。而且黨治

的意思，大家早已心心相印，固用不着汪先生再來下一個明白的定義。只須將汪先生講民主的一段變一變就可得到了：

「……原來國家好比是一隻船，人民好比這隻船上的搭客，黨政府乃這隻船上惟一把舵的，無論遇着什麼大風危浪，搭客只有把他們的生命交給把舵的，不僅搭客有善於把舵的不得代庖，便連高呼救命也在所不許。這就是黨治的意思。」

說到這里，羅馬時代的船和隋煬帝到揚州的船，忽然湧現在我面前他們，特別是羅馬時代的船極彷彿黨治的國家。在這船上，使船的儘是奴隸。一有不好，則鞭捶之，捶之至於流血，捶之至於死亡！老板沒什麼可惜！死就死了，不死到岸上就可以賣錢。

那麼，黨治就是：

A、政府作主人人民作奴的政治——在黨治政府之下，一般大黨官，往來京滬之間，聲色嫖賭，無所不爲！中黨官小黨官，也都氣焰萬丈，開口黨權高於一切，閉口黨權高於一切！人民是老牛，斃斃終年，竭一己之血汗，尙不足以供無厭之苛求！成萬成數百萬的死於水旱，一點都沒人可惜！最近東三省的三千萬人民，又被廉價的賣把日本做奴隸了……

B、政府可以自由支配人民的政治——黨治的政府既然是奴隸人民的政府。人

民就彷彿像黑奴，政府可以送把人，政府可以出賣。任如何重要的事情，比方民衆武裝，政府「有權可以」下令停止，下令禁止，下令恢復，下令限制！任如何緊急的事情，比方武力抗日，政府「有權可以」一時說去打一時又說不去，一時又說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C、人民要絕對聽政府指揮的政治——成千成萬的青年，不避積雪沒胫，寒氣侵骨，到南京去請願出兵；大多數的農工，天天在馨香祝禱出兵抗日，政府教訓我們的是：「你們要在政府指揮之下統一起來！」「你們要信任政府！」「政府自有權衡！」「政府自有辦法！」「快回去！」「不作小乖乖，登時就是刀光劍影，槍聲砲吼，如屠殺黑奴的一般屠殺，如押解囚犯的送到車上……自今思之，猶令人痛哭……」

由此看來，民治與黨治是極端的相反的兩種政治。此之視彼，彼之視此，都是不共戴天。只有你死我活，或我死你活，中間絕無迴旋之餘地。

兩者同時擁護，是絕對不可能的。否則自相矛盾，別有用意！

我們要決定汪先生是真正擁護民主的還是真正擁護黨治的斷不能容他騎牆！

四月二日申報時評第一段說：

「記得汪精衛先生去年十一月七日在上海對各大學演說中，曾堅定決絕的說：

「我們一定要以血去求民主政治實現，以血去求民主政府之產生」。可是自從汪先生膺命行政院長以後，久已我們不聽見「民主政治」的呼聲了！」

恐怕讀者與兄弟均有同樣的感覺！

且豈止不談「民主政治」而已哉，並大吹大擂的在擁護黨治，在發揚擁護黨治的誓師詞，……

這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汪精衛是個騙民衆的政客！汪精衛是擁護黨治的！汪精衛是反民主的！從前擁護民主，是想拿到做官，現在擁護黨治是想繼續做官。「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汪先生誠小人哉！

但汪先生昭示我們：

「過去我們為什麼要打倒軍閥！就是北洋軍閥的行徑，是違反民主政治。如果國民黨的人不能實現民主政治，你們也不能不努力打倒！不然，那就沒有道理了……」

（十一月一日接見工界請願體代表演詞）

「……如認為政府不好，要起來反對政府。認為我們不好，那麼，就請你們來打倒我們！如果認為兩方都不好，那麼，就請你們把兩方都打倒……」（六日對各大學請願代表答辭）

好極！好極！

從前我們恭維汪先生，因為汪是個「

汪民主」要打倒蔣，因為蔣是個「蔣黨治」。現在既然「蔣黨治」依然存在，「汪民主」又變了「汪黨治」，為貫徹我們的主張，當然要把「你們兩方都打倒！」

——現在汪先生恐怕不敢再說「請你們……」了。實則用不着你請！你也必不來請！我們倒要來「請你們」了！

請你們還政於民？請你們下台！

不然的話，是「政府至今仍無公開政治的誠意與決心，是逼得人民不得不」以血去求民主政府的產生，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實現」（見申報四月二日時評末段）

民衆們！擁護民主政治的同人們！就預備「以血去求民主政府的產生，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實現」吧！……

四、

汪先生看到這裏，一定叫屈！所以四月四號飛滬之後，就發表了一段辯護詞。請看：

「有人謂余執政後，已放棄民主政治主張，可以檢閱余數年來之講演及著述，余之主張，於黨恢復民主集權，於國扶植民主政治，固不以獨裁為然……」

我們可以回答汪先生：

我們用不着去檢閱數年來之講演及著述，也用不着去檢查你對黨對國之主張，更用不着去問你是否以獨裁為然，這都是過去的。假若你主張民主政治，是你

想拿這作敲門磚，過你的官癮！現在你是拋棄民主政治的主張了。

假若你沒拋棄，

1. 為什麼不喊「民主政治」了？

2. 為什麼不主張取消與民治絕不相容的黨政！

3. 為什麼還鼓勵國民黨全體厲行黨治！

汪先生一定答道：「……但亦並非欲返於民國十二年以前有名無實之憲政。此主張至今無變，且正在努力求其實現。」

注意！注意！「正在努力求其實現」云云，就是「正在要重新開始真正實施訓政」（對各大學請願代表答詞）或正在要重新「按照建國大綱訓政時期的綱領，一步步做去」求訓政時期的綱領——一見諸事實，以達到憲政時期。

那麼，汪先生就是正在努力實行黨治。這是毫無疑問的！那麼，「蔣黨治」之後，繼以「汪黨治」，此之謂以暴易暴！其不同之點，只是「汪黨治」比「蔣黨治」多轉了一個圈子，「汪黨治」比「蔣黨治」多玩了一個小把戲：蔣黨治痛快的承認他是黨治，汪黨治不說他是黨治，只說是訓政。但在實際上名義上都是一種東西。蓋訓政就是黨治，黨治亦必訓政，要訓政就是要黨治。要重「新真正實施訓政」，就是要繼續「真正實施黨治」。賢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

現在逼得汪先生要說實話了！

汪先生是要民主政治的，是要訓政後民主，不是要現在民主。現在若民主，就是「恢復十二年前的憲政」，「返於民國十二年以前有名無實之憲政」，「十二年以前的所謂憲政並不是真的憲政。憲政時期是一定要經過訓政時期然後能達到。」總而言之：汪先生現在不要民主的理由是：現在還不是時候。

四月三日中委四十餘人「在中央黨部集會，商談出席國難會議問題……席間汪並提出一部分會員建議……對內結束黨治……各委交換意見甚久。認原則上雖合理，非目前惟一要圖。一部分國難會員，即謂可代表一部分國民公意。但另一部分仍信賴黨。例如前次國民會議，即通過接受三民主義與總理遺教，可為明證。故對國難會員，「提出該項問題，認尚非其時……」（益世報二十一，四，四）與汪個人的口吻，如出一轍！不過這個不是時候，尚含有一點特別的意思，即國民對國民黨的信賴問題。若全不信賴，自然應結束，但一部分仍信賴。這一部分實際占全民多少呢？露骨的說，恐怕只有吃黨飯作黨官的，混合的說，占全民極少數。幾乎全數不信賴了，怎能認尚非其時！

按照總理的建國大綱，按照人民的信

賴，現在不是民主的時候。但按照事實，是民主的時候嗎？

奇怪！汪先生不但認是時候，並認是特別須要的時候。且聽他自己道來。

「……文明的國家，如果發見把舵的人不能勝任，尤其是當大風危浪的時候，人民是有權可以把將舵的人換過……」

那麼，當現在大風危浪的時候，不行民主，明明白白是要我們人民作野蠻人民，民族作野蠻民族，國家作野蠻國家……汪先生誠不愧為大政治家！

但（重要！），聰明的汪先生，為跳出極端矛盾的圈套，又想出一個妙法。就是在黨治之下，「籌備各級民意機關」。以為如此，黨治與民治可同時並進並互相成全。在公祭七十二烈士演講中汪先生說：

「……至於一中二全會的決議，籌備各級民意機關，立法院監察院委員半由民選等等，也許有人以為是搖動黨治，其實不然。我們按照建國大綱第八條規定：「在訓政時期，政府當由會經訓練致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按照此條的意義，我們曉得所謂籌備自治，其主體是人民，而政府的任務則為協助人民的籌備自治，使人民的權利一步一步……」

讀了上一段，自然而然的有兩個問題

湧現我們面前：

1. 黨治與民主仍同時並行不悖嗎？

2. 黨治與民主能互相成全嗎？

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黨治與民主是極端相反的：是黨治就不是民主，是民主就不是黨治。

何以故呢？這是最高權問題。最高權力在民，就是民主；最高權力在黨，就是黨治。在民主之下，民操縱一切；在黨治之下，黨操縱一切。

因此，兩個極高的權力，絕不能並行不悖頭腦清楚的即可以了解。

「所謂籌備自治，其主體是人民」，我並不否認。但誰去籌備？章程誰定的？曲直誰去管？假若答是黨，這就是黨治。

「而政府任務則為協助人民籌備自治，使人民的權力一步一步……」既民主，人民自始就有最高的權力。現既云「協助」，又云「使……」，顯係一黨指揮政治，顯係黨治。

「籌備各級民意機關，立法院監察院委員半由民選等等，有人以為是搖動黨治，其實不然，」我與汪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以為搖動黨治的是沒有汪先生聰明的忠實黨員。因此，「民意機關」云云……，全是御用的機關，欺騙民衆的幌子，自然無妨於黨治。

那麼，汪先生，雖然又弄一次槍花，

結果仍是回到黨治：好一個「汪黨治！」

但騎牆總辦不到！哈哈……，

黨治與民主不能並行不悖，想大家已經看得明白，黨治與民主能互相成全嗎？

我可以答復道：萬萬不能。他兩個性質上是相斥的相消的。一個是將權漸漸集於一人，使他成為狄克推多，最厲害的狄克推多；一個是將權漸漸散於人人，使他們成為真正的統治者，最良善的統治者。既如此相反，故同時南轅而北轍。希望狄克推多的黨治發揚民權，完全是夢想！君不見意大利，法西斯的黨權，莫索里尼的個人權一天厲害一天，民權就一天減少一天，什麼這民意機關那民意機關，全是黨承黨魁之意一手包辦的！君又不見俄羅斯，黨治的結果，將民權盡行剝削。君又不見五年來的國民黨黨治，其結果民氣益發消沉，民權益發減少，任今天換個汪黨治，明天換個胡黨治絕不能發生別的結果。

所以全國的民衆要澈底堅持：

1 黨治一定要排除民主，消滅民主！

2 黨治是民主不共戴天的大仇！

3 要民主就要實行民主政治！

4 反對一切妥協折衷的主張！

折衷黨治與民主既然沒法子辦到。汪精衛的原形早晚是要露出來的。千萬莫要上他的當。

汪精衛已經遠遠的離開民衆，漸漸的

貼在軍閥懷裏了：

人民要民主，他要黨治；

人民要縮短訓政，他要再開始。

舊恥新仇的五月

多事的五月，在這空前的國難中又來了！我們數一數五月中的紀念，有「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五卅」七個之多。在這七個之中，除「五一」是世界共有的一個勞動節外，其餘六個，都是我國獨有的。而且這六個紀念日，都是日本侵略我國的表號或反響；所以我們每年一遇到五月，總是不禁悲從中來，總希望這五月的舊恥，我們能早日洗去。然而今年的五月又來了，不但舊恥還未消除，而我東北致十萬方里的河山，及全國交通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的淞滬，復在暴日的佔領之下，其新仇又為何如？！

現在且讓我們來檢查五月各種紀念的事實：

「五三」，是民國十七年國民黨北伐時，日本突出兵山東，藉保僑爲名，砲轟濟南城而佔領之，并慘殺我國交涉員蔡公時。

「五四」，是民國八年日本在巴黎和會席上，堅持繼承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已有允意

嗚呼汪精衛！嗚呼汪精衛的民主！

（四月十七日）

夏雨時

，北京大學學生聞而大憤，遂起而痛毆章宗祥，焚燬曹汝霖住宅等；并一面警告我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不得簽字，於是遂造成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

「五七」，是民國四年日本乘世界大戰，各國無暇東顧的時候，突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件，五月七日，向袁致送最後通牒，迫中國承認。

「五九」，就是袁世凱承認上述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日。

「五卅」，是民國十二年上海日本紗廠殺死工人顧正紅，學生爲援助顧案而遊行，遭巡捕房的大屠殺，遂造成有名的「五卅慘案」。

從這些事實中，我們可以知道：不但「五九」是我們的「國恥」；即「五三」、「五卅」，又何嘗不是我們的奇恥大辱！而稍可自慰的，只有一個「五四紀念」！因爲「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醒覺的第一聲，是中國民衆制止政府賣國外交的第一次：

現在上海停戰撤兵會議，中國又要在喪權辱國的條件之下簽字了！恐怕從今年五月起，我們又要加下一個國恥紀念。

上海現在岌岌可危了！正等於巴黎和會中之山東。政府既決心斷送，而能否爭回，全視我們全國人民的努力如何。我們如甘心聽新恥的增加，那就不必說；否則

日本軍閥與外交

日本軍閥，素來強橫。不獨干涉外交，亦且有支配外交之勢。外交官不得軍閥同意則交涉必生阻礙。反之軍閥若有所主張反可自由行動。九一八事變係由南陸相與金谷參謀長主動，而幣原無與焉。最近犬養欲撤換南滿總裁內田，以陸相荒末反對而終止。又以此次滬案而論，其跡更顯。鹽澤要求解除關北巡警之武裝，何以直交吳市長而不由村井乎？停戰會議，何以植田為正式代表而重光反居副末乎？一言以蔽之曰，外交官之後大有人在而已。

如斯形勢之下，日本外交之重心不在霞關之外務省，乃在三宅坂之軍部。世稱日本之外交為二重外交，蓋因此也。

吾人試一究二重外交之因果為何如乎？曰有數因在：

(一)傳統上日本軍人之外交熱

明治維新，本由各藩士(武士)取得政權。不獨西鄉隆盛山縣有明為武人，即伊藤博文，松方正義，亦為武士。故新政府成立，即以整頓軍備為事特選通才，赴歐美學習海陸軍。夫戰爭

，我們只有效法「五四」的精神，制止簽訂喪權辱國的條件！

五月一日寫。

鄧龍光

既為國際問題，則研究軍事勢必及於外交。而日人更有間諜之天才故日本參謀本部之諜報組織全世界恐無其匹。此皆陸軍之留學生，及駐在武官為之也。

(二)傳統上日本軍閥之橫暴

明治維新得力於薩長二藩之力不少。故薩長二藩，不獨握海陸軍權，且政權亦在其手。明治六年薩派之西鄉隆盛欲舉兵侵韓。為長州之大久保等反對下野。西鄉還於薩南教養青年子弟，靜待時機。明治七年，起兵欲打倒新政府，為官兵所平，西鄉自刃城山。同年台灣生蕃殺死日人事起，西鄉從道為征台都督，往侵台灣。因英國公使之干涉，大久保止西鄉出兵。西不鄉顧且曰「政府若與征台軍絕，當脫走為海賊」大久保親赴長崎阻之，西鄉已解纜矣。西鄉侵佔台灣，與清國議和後償銀五十萬兩而歸。

(三)日本人民信仰軍人信仰外交官日清日俄兩役日本國際地位陡然增高

。日本人民對軍人之犧牲為國，非常崇敬。益以歷史上武士階級之尊嚴，更深入人心。外交官則不然，當時駐外公使除西園寺而外，大都皆豪奢之貴族，及不得志之政客。故數十年之外交界，除陸奧宗光而外幾無特出之才。且也，井上馨之改正條約大失民衆同情。大隈重信欲繼其業，乃遭來島之炸彈。撲茨茅斯條約，小村全權之歸也，有懷黑旗以迎之者。懼羣衆毀擊，乃由陸軍大臣桂太郎海軍大臣山本伯挾之而出。

有上述諸因，復相習成風，故日本之外交官每仰軍閥鼻息無敢與抗爭者即有爭抗亦為軍閥佔勝利。外交有事，軍閥輒出而干涉，於是，軍閥愈強，而外交官愈弱矣。

雖然，日本之軍閥，不僅干涉外交而已。日本之內政彼亦悍然為之。如大正之政變也，西園寺內閣，與陸軍大臣上原衝突遂至總辭職去年濱口內閣，因陸海軍大臣之不在，對編成豫算頗費周折，故日本軍閥不但為日本外交之障礙且為日本憲政之障礙，今者更舉兵犯我，不惜與世界挑戰。國民黨當局，既無抗日決心。乃欲以外交手段解決一切。殊不知日本之外交已為軍閥操縱。我即承認贈送東三省於日本(其實上東三省已非我有)亦難填被輩軍閥

無窮之慾。況欲以樽俎之間與日本木偶，

日本國民的直接制裁

國民對於國家公僕的直接制裁，其發生事件之多而且熱烈，這在世界上要算日本為第一位了，並且時至今日在日本社會上顯然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好像在不久以前有日本前井上藏相之被刺，隨之而有日本財閥團塚磨亦遭同一命運，在當時確然掀動了國際的視聽，而在我國亦頗有一班不明日本國情的短見者，加以注意（如彬先生等）且認此等事件的發生，歸於日本什麼無產階級運動的發動，而在默禱日本政治之資產階級化及帝國主義化，有馬上崩潰的趨勢，今事實一一給世界證明決不是那麼一回事，而這種轟轟烈烈的運動，我們留學在東數年，不獨沒有一次看到所謂作無產階級運動者有什麼壯烈的舉動，而其領袖及份子，反祇見其偷偷摸摸閃避日本當局的注意，有時軍警一旦檢舉，即相率而為階下囚，由此可見日本帝國主義中心思想之確定及社會組織之鞏固而不是和我們中國社會之無控制力及思想之龐雜，可比，他們那種熱烈直接行動固然不是什麼赤化運動搖動國本的舉動，反而是一班極右傾份子，恐固有國運之將淪亡，憤當局者之誤國而有的一種嚴厲監督政府的行為。因舉動者皆為愛國同盟份子。可知日本極

之外交官講條件，不亦大可笑耶，

楊容偉

右傾的勢力實在要大於其極左傾的勢力。

日本民國對於國家公僕的直接制裁，從行動上表現有幾點實在值得我國國民欽佩，尤其是在我國國民有女性代化無國家觀念的性質看來（日本人對我國民族性的觀察），對於那種熱烈的舉動，亦必覺得驚異，因為其行動是（一）完全出於其國民的純真愛國舉動（二）對於其國內的誤國份子抱絕不妥協的精神。（三）以最嚴厲的手段對付其誤國份子。（四）本人實行去幹不惜犧牲（四）事後不懼罪圖逃，慷慨赴警署以自首。（六）其行動完全出於自動，而無背景。我們看了上述的行動的特點，可知其人非有純潔的最高道德修養，決不能如彼壯烈，且可知其人非對於國事有超於個人主義的認識，也不能有那麼熱烈的表現，其可歌可嘉之意義在此：並且日本這種國民對公僕的直接制裁，在其歷史上遍處皆是，其重要者若一八六〇年，幕府大僚井伊直弼之為刺客所殺，次年又有謀殺幕僚安藤信正的刺客六人被執，明治時有名的日本政治家板垣退助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亦曾為刺客所光顧，大正時則有內閣首相原敬之因傷而死，昭和時獅子首相浜口雄幸之被刺等，迄至今日更迭見不鮮，由此可知

日本的這種行動之普遍而長久，幾可認此為日本國民性的特點，也可認為日本政治世的一個莫可如何的問題！

有人謂一國國民對於公僕的刺殺事件之多是其國家政治之不上軌道無秩序所致，或者認此是其國家的政府對於人民過分壓迫，民意無由宣洩而有一種越軌的舉動，但以此種條件去批評日本國民的直接制裁，顯然是與事實不符，因為目前日本的政界在世界上總還算得相當清明，其政府也相當是根據其國民的需要而在發展其機能，法治的訓練也頗有相當歷史，故這種原因決不是其促起直接制裁的要素；再說到因政府過分壓迫民意而有的一種反抗罷，又更不然，因為在日本，民意宣洩的條件及機會實在很多，因為說到近代民意宣洩的條件及機會不外下面幾種：A.其政府是否根據民意票選而成立者，因為選舉權是民衆直接操縱政府的權力然在日本可以說是具備這種條件。B.其輿論是否在法律上可以自由，因為輿論可以直接抨擊國政之得失，但在日本輿論是可以相當發揮其效能。C.其民選的議會是否可以運用糾彈政府的使命，因為議會質問彈劾也是民衆對國政的間接監督，然在日本議會政治，今已上了相當的軌道。D.其在朝黨是否容許在野黨的存在，因政黨也是一部分國民起而組織的一種與聞國政的機關，然在日本

的政治已可算是政黨政治了。從上看來，日本國民的直接制裁，決不是其政治上客觀條件的缺憾。歸究起來，怕還是要尋根到其武士道精神的變態發達罷！

我們平心而論，日本國民的那種直接制裁，固然值得欽佩，不過其被制裁的人物，在其歷史上不一定是其罪大惡極的份

防空運動

暴日這次無端侵佔我東北三省和淞滬，她自知已引起世界列強的敵視，所以常是神經過敏的懷懼危懼。不是以爲日美戰爭殆不可避免，即以爲日俄戰爭而將爆發。而她假想的敵國，第一還是美國。因爲她知道她的空軍毀壞中國雖有餘。若以之對美，實嫌不足。故近來日本的防空運動，已達白熱化。據遠東社二十七日東京電云：

東京市政府，除奉命組織帝都防護團外，并擬擴大防空範圍，已與東京警備司令部及警視廳商，以東京市爲中心，四十里內東京之防備區域，包括東京，神奈川，埼玉，千葉各府縣，及山梨茨城，墨馬，枋木，長野，靜岡等縣之一部份在內。防空設施，分積極的與消極的兩法。積極者，爲裝設高射砲，高射機關鎗，聽音機，照明燈，警笛於高大建築物上，以防子

子，且其國內一旦真的發現了賣國的好佞，在其有完備的各種制裁組織之下，也是容易糾正的，即不用這種直接制裁亦可奏效，因爲直接制裁之使用，我們終究認定祇是在一個非常不合理的政局之下，其當局既暴戾而昏痛，其民衆又有苦莫訴，那這種制裁方法，才是值得謳歌值得提倡的。

夏雨時

機彈之直接炸毀。消極的，則製造防毒口，橡皮衣，橡皮長鞋及藥品等，以備防護時急需。此外更設防止彈火延燒物件，聞防定經費，已預定爲六千萬日元。又大阪市政府亦發起與市民會作組織「大阪市防空協會」向民委強募防空軍費，已達八十餘萬元。委託工廠製造高射砲，照空燈，聽音機等防定器具……

我們看了這一段消息，固然覺得暴日因「自家做了虧心事」，不免庸人自擾。但她因鑒於這次上海戰爭，空軍顯示出絕大的威力，所以知道防空的重要，不惜以絕大的鉅款，對於假想的敵國，作種種的防

中國民主憲法議（三）

徐漢豪

民主憲法第一個基本條件的規定一

——主權

民主憲法第一個基本條件，就是主權

空設備，其精神又實在可佩。

反視我國則如何？

我們在这次上海血戰中，最吃虧的要算空軍了。房屋聽暴日的飛機的炸毀，陣線受暴日飛機的威脅；現在雖在停戰中，而暴日的飛機，仍無日不在我領土上飛翔，作種種偵察與示威的舉動。而我們政府，則只知道遷都洛陽，以避她飛機的攻擊；江浙兩省的人民，也只有有在飛機的威嚇之下討生活。總不想去積極的籌備防定，這又是何等可恥而又可痛的事！

以這次上海血戰觀之，日本空軍的戰鬥力，我們實在領教過了，毫不足懼。海軍雖然我們一時無法建立，但建立強大的空軍，却是在短時間內可以辦到的事。在現在的中國，極積擴張空軍以鞏固國防，實爲必要而不可緩的工作。

我們的敵人已做下榜樣了。所以我希望我們全國上下積極的從事防空運動！尤其希望直接受暴日飛機威脅的蘇浙兩省人民，先來一個大規模的防空運動，以爲全國的首倡。

的規定，我現在循下面三個必要的問題，逐一論述。

第一，主權究竟是什麼東西？主權一

字在英文爲Sovereignty，法文爲Souveraineté，皆含有最高權力，最高機關的地位和有國家統治權作用的意義，主權說的起源，最先見於一五七六年法人布丹Jean Bodin所著的La République書中，他以爲「主權是在公民和臣民以上的最高權力，不受法律限制的」；而且這個權力「必要是永久的」。繼布丹以後，有一位格老秀斯Hug. Grotius說：「凡行爲不受別人的意思或法律支配的權力，就叫做主權」，依着格氏之意，所謂主權就是最高的和不受限制的政治力，白拉斯東納Blackstone也曾說：「主權是最高，無抵抗的，絕對的，無限的權力」，後來柏哲士Burke綜合前人的學說，以爲「凡行使於一切人民和一切人民的團體之上的原始的，絕對的，獨立的，無所不包的權力」，就是主權，但是這個無所不包的權力。

第二，究竟應該屬於那個人或團體？關於這個問題，有以主權應該屬於一個私人的主張，在君權時代最爲發達，他們認爲君主享有國家的權力，一國的國民隸屬於君主之下，皆應該服從其命令。有的以主權屬於某一階級，這就是貴族制度，已成爲歷史上過去的事跡。但不幸布希維克主義的發生，把國家的最高權力賦諸勞農階級，成立一個變相的貴族制度，我國自北洋軍閥崩潰以後，國民黨握有全國

的最高權力，他們自以爲是諸葛孔明，把非國民黨員當做阿斗：老百姓是沒有權的，有權的祇是國民黨；與蘇俄制度相比較，不過一個是主權屬於布爾希維克黨，一個是屬於國民黨罷了。這又是一個變相的貴族制度，除上面二種制度以外，尚有一種適於現代民主潮流的思想，主張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如盧梭霍布士洛克等無不以國民是主權的所有人，法國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來以之明白規定於憲法中，如一七八九年之人權宣言第三條云：「主權全體根本屬於國民全體……」，一七九一年之憲法云：「主權是唯一的，不可分的，不可割讓的與無期限的。主權屬於國民」，民國元年臨時約法亦有下列的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種趨勢自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以後，各國如德奧等君主政體之推翻和民主政體的成立，而愈益顯著，德憲第一條列定：「政權出自國民」。普魯士憲法也宣言：「主權存於全體人民」，芬蘭憲法第一條規定：「主權在芬蘭屬之人民」，捷克憲法也是寫着：「人民乃捷克斯拉夫共和國國權的唯一來源」，民國十二年吾國國會所議的，中華民國憲法也有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一條，總而言之，我們不談民主憲法則已，如談民主憲法，則「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是毫無異議的，主權

既屬於國民全體，那末。

第三，主權能否由一個或一個團體代表出來呢？歷來哲學家有二個不同的意見：

(一)主權不可代表，因爲主權之爲物祇是是公共意見，既是公共意見，當然不能代表。

(二)可以代表，雖然主權仍舊是於國民全體。

現在歐美大部分民主國家，皆以第二種學理爲根據，厲行選舉制度，國民選的一個代表會，在指定的時期內，受國民的委託，行使最高權力。反之若沒自得到國民的付託，就不得行使任何聽權，所以法國人權宣言第三條於「主權全體根本屬於國民全體」以外，又明白地說：「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行使國民未經賦與之職權」；這是消極的規定，至於積極的規定，如芬蘭憲法第二條於規定「主權在芬蘭之人民」以外，接着又說「以他們聚集於代議院的議員代表出來」。普魯士的憲法也規定「人民依本憲法與聯邦憲法之規定直接用國民投票。(創制複決選舉)間接用那些根據根憲法而設立的各種機關來表示他們的意思」。這種防微杜漸的規定，無論其爲消極的或是積極的，對我們現在的中國尤有需要。中國的軍閥官僚在腦筋裏只有「權」的一字，他們不但不知道「權」是應該

由國民所賦與，而且根本否認主權屬於國民，他們認為主權是由槍桿來的，誰打勝仗，主權就為誰有；所以民國十六年前國民是沒有主權的，十六年以後，表面上主權是歸之國民了，但是國民黨，不管國民是否願意請他們來代行職權，也不問國民是否願意賦與代行職權的權力，就以諸葛亮自命，不過我所不解者：託孤於諸葛亮者是劉備授權於國民黨者是誰呢？老實說我們國民的。主權早就被一般軍閥搶去國民黨不過再從軍閥手裏奪為已。有罷了，

福州綜合日報對黨部摧殘輿論宣言

在法律不敵勢力之今日，而辦理所謂新聞事業，充當所謂新聞記者，其為不識時務，固不待言。然煌煌之訓政時期約法，明白規定人民有言論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加以限制，人民有身體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或拘禁。所謂一中全會，二中全會對於保障此種自由，疊經鄭重聲明在案。最近國難會議且議決人民言論除與戰期法有抵觸外，政府一概不能干涉。政府亦為維持司法獨立精神，表示法治誠意起見，特將各種特別法令廢止。則無論當局如何專橫，如何敢於濫用職權，對此白紙黑字之條文，總不能不加以一顧。而不謂在此時期，竟有福建省黨部非法函令市公安局標封報館，市公安局亦奉令維嚴

所以事實實中國的國民祇是被治者，毫無權力；無怪「中華民國」要變成「中華黨國」了！

從過去的經驗和目前的現象看來，我們要在國民黨崩潰後，主權還我國民，防再被野心的軍閥或任何團體「搶奪」起見，在憲法裏面至少一定要有下列的規：

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任何團體或個人非經國民正式之賦與不得代為行使之

，且更進一步而拘禁及報館董事代表，如敵報最近所發生之事件，真極奇離怪異者矣。

敵報自出版以來，為自盡其職責計，所有言論，均本良心之主張，不敢稍涉阿曲，以媚權貴，當為社會所共見，而尤以對於省黨部，時進忠告，非懷挾何等成見也，蓋天下惟自命為有無上權力者，最易濫用其權力，亦最易自種其罪惡，罪惡所在，即吾輿論攻擊目標之所在，吾人但知誅伐罪惡而已，黨部非黨部固非其所計也。然因是而嘗引起黨部之所謂警告者兩次，敵社已兩次答覆之（見二月廿六廿七兩日本報）就是執非，社會自有公論，無庸敵報贅述。警告既不足以箝敵報之口，於是乃欲挾

其無上之權力，而函令市公安局標封敵報，而不知其已陷於違法，市公安局但知逢迎此無上威權之省黨部，標封報社之不足，又進而拘禁代表，而不知其亦陷於違法。以堂堂黨部及警察長官毫無法律常識至於如此，誠可為中國前途一痛哭也。

欲明省黨部及市公安局之違法，應先明敵報此次被封之情形。查本月十七日下午三時突有市公安局警探六人手持封條到社，稱奉局長面諭，來此標封，向之索閱公文，則云無有，敵報以無公文知照，擅行標封，於手續上殊欠完備，且標封原因，并未宣示，亦無以明真相，遂由董事會推舉代表四人，於翌日上午十時到公安局詢問，由科長施侃在應接室接見，代表等申述來意後，施答標封向例不用公文；且此事係由省黨部秘令辦理，亦不能正式宣示理由。代表等亦加以反駁，雙方正在討論之際，該局長郭詠榮忽入室，喝令衛警將代表拘押留所，歷八小時之久，始交保釋出，同時朝報夏君禹疇現代報宋君誠齋聞此消息，即馳赴省黨部質問。据省指委余凌雲答稱：函令公安局標封綜合日報，實有其事，但并未令其捕人。夏宋二君請示原函，則云：俟之明日，及翌日索閱，則又藉詞拒絕。故至今敵報尚未確知標封之原因何在。此為敵報此次社址被封代表被捕之經過情形也。

依上情形，則省黨部與公安局之違法

，顯然可見。按標封，即約法上之所謂查封，人民財產非依法律不得查封或沒收，為約法所明定。省黨部果欲函令公安局標封敵報，則必有其法律上之根據，公安局果欲奉行省黨部之命令，則必視所根據者之是否適法。今乃其所根據者，始終不肯宣示，而竟擅自侵犯敵報約法上所保障之權利，其為違法，夫豈待言！即退一步言，如黨部機關報民國日報所載謂黨部所根據以加罪敵報者，為出版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即所謂『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三民主義者』。姑無論，敵報有無違反該項之登載，及彼所認為違反之登載是否正確？而按之出版法，若由行政處分，則應依該法第廿三條之規定該條文如下；

『內政部認為出版品載有第十九條各項所列事項之一或違背第廿一條所定禁止或限制之事項者得指明該事項禁止出版品之出售及散布并於必要時扣押之』依此條文，則對於登載違反第十九條各款所列事項之一出版品，只能禁止其散布加以扣押而已。若此出版品為新聞紙，則其所禁止散布者，只能限於登載事項之當日報紙。此觀於該條第一項所規定而自明，該條第二項原文如下！

『依前項規定扣押之出版品如經發行之請求得於除去該事項後返還之第一項所

定其情節輕微者得由內政部予以警告及糾正。』

所扣押之出版品倘得依發行人之請求，前項所禁止散布或扣押者，僅限於登載該事項之當日報紙可以推知，若認該條所載之禁止散布與扣押為永遠停刊，則該法第四十一條之規定為輕重倒置矣。（此在法津上本毫無疑問當局方面似有此種誤解故詳及之。）故即認省黨部所根據以加罪敵報者，果為出版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亦斷無所謂標封之處分。蓋出版法中關於行政處分之處分，設鄭專章。（第五章）即自第廿二條起至廿六條止，越此範圍則不屬行政處分之內，試請省黨部及公安局細加檢閱此各條中果有一焉有所謂標封之規定否耶？若認行政處分不足，而欲依該法第三十五條或四十一條處罰，則應向法院告訴，而依其判斷，關於敵報所登報者是否果係第十九條所禁止事項，絕非省黨部所能擅自認定，其應受何種罰則，亦絕非市對當局所能任意執行，聞省黨部中的負責人寬取縮，若要認真，則該編輯人等尚應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拘役或五千元以下之罰金云云，揣其語意抑若第卅五條所規定之罰則，省黨部可以任意決定執行，否則但須函令公安局便可執行者。再不然即認司法機關亦與公安局等，省黨部可以令而使之如何如何者，此種毫無法律常識之言，竟出自黨部負責人之口，而尚靦顏日與人談黨治法治各大問題。呼嗚！其亦可休矣！

再就第二十二條加以解釋，其云『內政部認：』者，在京都為內政部所在地，則應否加在報以第二十二條之行政處分？當

然由民政廳認定之。省黨部果有意見，應先函致民政廳得其同意，再由民政廳飭令市公安局執行。今黨部逕行函令公安局，無標封之規定，其行為為違法。即令依法僅禁止某當日敵報之散布或加以扣押，亦不能不認為越權。何則該法第二十二條係以認定之民政廳，今不經民政廳之同意，而漫然為之，即是剝奪侵害法律所付與民政廳之權限，其為違法也明矣。總之標封敵報為省黨部及公安局之重大違法，實已百口莫辯，不獨破壞出版法，而且破壞根本法之約法。蓋彼既於出版法上尋不出根據，則對於約法上所謂非依法律云云，其將何以自解，省部中之代表人物如余凌雲者方且於其『政黨政治與目前中國』之論文中攻擊主張民治者為蔑視約法，而省黨部自身乃即為破壞約法之犯罪者，此實吾人所非常失望者也！

至於公安局之拘禁敵報董事代表，其為蹂躪人權，違反約法，尤顯而易見。無論董事代表並非報館負責人，而遍檢出有法全文，亦無許行政機關逮捕或拘押報館負責人規定，若謂該董事代表為妨害公務，被問應接室是否為執行職務之所？查詢誣蔑，毫無法律價值之可言，尤不足為識者一笑，固無俟吾人之費詞也。

要之敵報存亡之事小，約法出版法存亡之事大，殺一敵報而能保全法律之威靈，固同人所深願。若因敵報之故，而開破壞約法出版法之端，使此保障人權扶持言論之法律掃地以盡，推流所及，將使全省則敵報惟有引咎自責，以讓毀法者之高踞雄視睥睨稱快而已。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綜合日報社啓 四月二十二日

民聲週報

第二十五期

社址：

上海赫德路福德

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

每期三分全年連

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

二十一年五月廿一日出版

第廿五期目錄

近事雜評

仲平

一、孫科到那裏去？

二、一位老同志的話

三、敬告上海辦報的人們

四、談談『華年』

談談我們

李璜

憲政之真偽安在？

丁作韶

中國民主憲法議

徐漢豪

由江西到湖北

陳啓天

朝鮮的復國運動

鄧龍光

本刊特別啓事

查本刊最近仍有被禁傳說，定閱諸君，如有未收到者，請來函聲明以便設法照補。

黃皮小叢書之二

國家主義運動史

實價三角郵費加一本社代售

近事雜評

仲平

一、孫科到那裏去？

最近國民黨的所謂要人，一部分在南京，一部分在洛陽，一部分在廣州，一部分在香港，一部分出入於北平的順承王府，一部分在山東的泰山頂上，只有孫科等還在上海。

最近的將來孫科預備到那裏去？這是孫氏個人的自由，本來用不着我們注意，可是孫科近來代表了國民黨中的一派，發表了對於時局的主張，我們可以不注意國民黨中的某一個人，但我們對於代表國民黨中一派的主張，却不能不加以相當的尊重。

孫科認國民黨失去了領導革命的地位，已經是客觀的事實，所以他主張提前結

束黨治，實施憲政；同時他還主張黨費不得由國庫或省庫支給，下級黨部應該秘密化，不得干涉地方的行政和司法。就孫氏所發表『抗日救國綱領』的全部看，雖還有不少的漏洞，但爲國民黨的本身打算，却比汪精衛胡漢民于右任的態度已經高明得多。

可是孫科應該知道，最近的南京政府，名義上是『雙裁』，實際上還是『獨裁』，凡比較重大的事，『老總』不點頭，汪精衛是不敢亂動的。即如最近汪精衛送馮玉祥三萬塊錢，還是由汪商之於蔣，由蔣命宋子文照撥的，所以馮玉祥『却贈』的信中，才說謝謝『介石弟台』的話。

最近汪精衛一面受着全國民衆的責難一面受着同志們的妬視，同時以行政院長

的資格，連三萬元的主也不能作，所以汪院長近來的脾氣很不好，說話也語無倫次，精神上似乎并不見得十分愉快。但是雖然不愉快，可憐的行政院長還得做下去，其所以如此不外兩大原因：

第一、國民黨中的幾個領袖，大概都會訓過政，惟有汪到最近才嘗着這種滋味，像這樣訓法雖然訓一百年也絕對不會有成績，可是這個癮畢竟非過一過不可。

第二、改組派的同志們追隨汪先生多年，擴大會議時代的那種苦也吃過，既然有了這一天，所有鐵道部，實業部，內政部幾個衙門，以及各地的重要黨部，豈可不把改組派的同志們多位置幾位？

如果照孫科的說法——結束訓政提早製憲——則政府非改組不可，再要將黨費停止，所有這班改組派的同志們，更從何處去找飯碗呢？所以孫氏的主張汪精衛無論如何是不能贊成的。主張既不能實現，孫科畢竟還是到南京去不去呢？這便要看孫氏的自待如何了。

二、一位老同志的批評

最近香港有一位老同志批評汪精衛說：『從前梁卓如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頗為世所詬病；可是梁卓如的危險並沒有精衛的來得大，因為梁卓如對自己已挑戰，只是屬於思想文字的一方面，所

及於別人的影響還小，精衛則不然，他是以他今日的行爲對他昨日的行爲挑戰，所以流毒便至於無窮了。』

這個批評可謂一針見血，汪精衛在台上的行爲與在台下時判若兩人，我們不能佩服汪先生這位三十年老友之深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我相信汪精衛一定知道他這位鮑叔是誰，斷斷不會說我上面一段話是造謠惑衆。

三、敬告上海辦報的人們

中國各方面的情形，一天天趨於複雜，一個更複雜的情形就要出現在最近的將來，這是毫無疑義的。

現在在上海辦一種報紙，假如是有黨派背景的，這倒很簡單，只要抱定一種態度百變不離其宗，也就行了。并且這種黨報要看的只限於一部分的人，好影響或壞影響都有限，雖說辦這種報的人負的責任也很大，畢竟還容易對付。（這也只是就目前的情形說，真正一種黨報要辦得好，當然也不是現在的這種樣子。）

假如照從前上海的新聞報申報一樣，以營業為第一義，每天除照例做三五百個字絕對不關痛癢的短評以外，連什麼主張也不提，這也不甚難，只要編輯者對於新聞能有相當的鑑別力，便可不至於鬧出大毛病。

可是現在不然了。上海的大報，也要做做較長的社論或時評；對於一切內政外交，也要發表他們的見解；因此我們便有幾點，不能不促起上海辦報的人們注意：

一、一種報紙的社論，應該是代表一家報紙的主張，并不是以篇幅給某一個主筆去發揮他個人的獨見，因為由某種報紙的某項主張所產生的結果，其責任應由報館負之，其執筆發表某項主張的主筆，並不負何種絕對的責任。

二、在中國，一種銷數到了十萬以上的報紙，其讀者當不下一百萬，并且凡能夠閱讀報紙的人，都是全國比較的優秀，他們對於國內國外的一切重大問題，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感想或見解，因此報紙上的主張，對於他們的影響實在是非常的重大，尤其在今日問題繁多，時局艱難的中國，主持輿論的人更不能不特別的小心。

三、在今日的中國，要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比較可看的文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中國的政治問題說，可謂繁雜達於極點，對於中國近四五十年政治上的來龍去脈不弄得清清楚楚，不足以談中國的政治；對於國際政治的背景沒有充分的了解，也不足以談中國的政治；對於中國政治上的黨派與人物不有一番平心靜氣的研究和觀察，更不足以談中國的政治。推而至於經濟，外交，財政，軍事，教育，亦莫不

如此。假如現在的大報，仍然照從前一樣
的因陋就簡，隨隨便便拉一兩個人亂做
一些文章，并且無論政治，外交，軍事，
經濟，財政等等的問題，都要由一兩個人
包辦，則小言之可以笑話百出；大言之必
至流毒無窮！因為現在一切事業和一切學
問都一天天趨於專門化，這種無所不能無
所不通的天才家，已經是今日這個時代決
不會有的怪物。所以今日一家像樣子的報
館，在主筆的人物中固然不能不有一二常
識豐富的以總其成，尤其不能不有若干的
專家，以分任各種專門問題的撰述。并且
遇着國家的一種重大問題，更不能不有多
度的編輯會議，決定一個適宜的態度，否
則只是兒戲而已，健全的輿論，決沒有法
子產生！

四、外國一家重要報館的主筆，是
否容許其兼職，我不知道。但我個人的理
想，在一家大報擔任撰述或編輯的人們，
他們的責任實在是過於重大，他們每天應
該除在報館服務以外，至少有三小時或四
小時讀書或研究的時間，同時報館還不能
不供給他們以研究上種種的便利，除報館
的本職以外，還要去幹一些野雞事業，這
應該是絕對不容許的。因此乃發生了一個
新聞記者的待遇問題。以現在上海的生活
程度，以一個大報的重要記者在社會上應
有的地位，決不是每月一百元或二百元所

能應付的，一定要他們刻苦的硬幹，其結
果不是使他們不能久於其位，便難保不要
毛病百出。聽說天津的益世報，能以每月
五百元聘一位比較重要的主筆，我覺得這
是上海幾家大報值得取法的。

四·談談『華年』

『華年』週刊是新近出版的一種有價值
的刊物，我已經看見了四期，覺得一期比一
期精彩。尤其使我對這個刊物抱着無窮希
望的，便因為這個刊物的主持者，乃是一
位好學深思而又極肯負責的潘光旦先生。

據我所知道，潘先生一個絕無黨派關
係的人，『華年』是一種絕無黨派關係的報
，所以無論一個什麼問題一到潘先生手裏
，總能以學者的態度出之，例如一二兩期
的談『陶劉姦殺案』，第三期的談『建都洛

譚 譚 我們

近來許多朋友們要求了解我們——國
家主義者的主張內容，和許多新聞記者要
我們敘述中國青年黨的概況，因為發這種
問的太多了，我們無法一一的口頭或信函
詳細答復。固然譚我們黨的主張的有『國家
主義淺說』，『國家主義論文集』等書，譚
我們黨的經過的有『中國青年黨的過去與
現在』，『國家主義運動史』等書，但是我
們也一時分送不週到，這是我們很抱歉恐

陽與開發西北』，都是屬於這一類的文字
。

『華年』比較近年最流行的『生活』有一
個不同地方，便是學術的空氣要比較的濃
重一點。可是他們談學問，並沒有普通學
究的那種腐氣，就已出版的這四期而論，
幾乎每一篇文字都是很清新活潑的，所以
這個刊物除掉可供一般人的閱覽以外，尤
其是一種宜於一般青年的讀物。

最近這四期的執筆者，除掉主編的潘
先生以外，其餘大概都是上海各大學的教
授，我近來常常對大學教書的幾位朋友開
談總希望大家減少一些無謂的酬酢，損去
一些不必要的娛樂，多抽出一點時間，隨
時發表一些幫助青年的文字，據我看，『
華年』便是最宜於這般優秀園丁去散播地
們良好種子的一塊新開園地。

李璜

事。因此我在這裏來作一個簡明的敘述，
或者可以使朋友們和一般社會對於我們的
黨有一個相當的統整概念。

我們的立場和組織

大凡一個有相當組織，有一定主張的
政治集團，他的發生，絕不是偶然的事。
他是有時代變化的背景，有多數民衆的要
求在那里推動發生的。原來同着這個背景

與要求，一種傾向便先潛在的長養着；這種傾向再經事變的激動，便明白的表現出來，成功一種力量；這種力量的具體集中，便是一個有組織，有主張的政團的成立和發展。

國家主義的傾向，在中國是由於九十年間列強各種侵略，和民衆感覺着被侵略的痛苦，而要求解放，這種事實已經使他潛滋暗長着的。可以說清末的要求立憲和辛亥革命的發生，都是本着這個國家主義的潛在傾向。及至世界大戰到了民國四年，日本突然提出二十一條，中國整個的國家同時感受了很大的威脅和危殆。這個事變的激動是非常之大的。當時還以為等到大戰完了，國際正義略爲伸張，或者可以有些保障。那知巴黎和會一開，凡爾賽條約一成立，山東問題反給侵略的日本一種保障，於是全國大譁，眼見得正義無靈，四無依靠，不能不力求自衛。因此「五四」運動纔會發生，他是充分的表現出國家主義的自衛精神，這精神是由「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事實證明了的。（後來民十四的「五卅」運動，全國響應，和這回十九路軍與東北義勇軍的血戰抗日，都是這個國家主義的自衛精神在事實上的充分表現。）

在「五四」的前後，許多愛國的青年，便在集中，醞釀組織。這些組織大半已本

着國家的立場去做救國的運動。組織比較大的團體，如像「少年中國學會」，他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那時的少年中國學會和後來中國青年黨，他們一開始着眼救國運動，便感覺着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的構造都太老了，雖然全民族已經漸有了「國家的覺醒」，然而在這個將衰歇的家族制度和無組織的政治制度之下，中國國家的振興是無法成功的。所以他們特別標出少年，青年等字裏，而要去創造新的中國。新的中國是要以國家主義代替家族主義，是要以法治代替人治，是要以有紀律代替無組織，是要以科學的方法代替浪漫的方法。因此民十二，中國青年黨的產生，他的宗旨便明標出國家主義，他的內部便力尚法治，他的團體是最重紀律，他的辦事都要本着科學的方法。

至於中國青年黨何以首先在國外的歐洲成立和發展起來？這是由於民十二，臨城劫車之變，外人羣呼中國爲匪國，而主張共管中國鐵道。這件事惹起的外人譏嘲和共管主張，特別給與在外國住的僑商，青年留學生和青年華工的激勵很深，所以許多青年留學生，青年工人和僑商便本着愛國救國的熱忱，抱着創造有組織的國家志願，而立刻集合起來。中國青年黨的組織既在國外已具規模，而內在國內開始組

織時，又遇着民十四的「五卅」事變全國抗英，將國家主義的自衛精神又在事實上充分的證明出來，所以中國青年黨和他的訓練青年的組織「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便從此時突飛猛進，發展至今黨部團部遍於全國，而與國內製造混亂的種種惡勢力不斷衝突，因此一般人所呼的「國家主義派」受了無數的困苦與犧牲，而同時也得着很好的堅忍的訓練和奮鬥的方法。

我們的政策和政爭

現在來談談中國青年黨的政策。中國青年黨的宗旨是：「本國家主義之精神，採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爲宗旨」。在這宗旨上，第一點他所本的精神已在前面敘述「國家的立場」裏說明了。至於第二點所採的革命手段，是要集合全國民衆向國外國內的惡勢力去鬥爭。因爲不將國內的惡勢力打倒，國外的惡勢力驅逐，國家的一切建設都無從說起，因此中國的惡勢力一天不消滅，中國青年黨是一天不放棄革命手段的。不過說到集合全民，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左派對此皆有批評：共產黨是要聯合世界平民去打倒資本主義，所以他在階級鬥爭原則之下，是不能贊成貧富各階級的合作。國民黨左派因襲一部份共產理論，也在國

內分別階級，而有所謂革命，不革命以至反革命種種根本的辨認。但是我們認為對於國外惡勢力的侵略，以及對國內惡勢力的混亂，不是那一個階級單獨被害，是全中國被壓迫民衆共同受苦，就唯物一些來說，中國的資本家在這幾年的侵略混亂戰爭中，也快要破產完了。所以這次抗日運動，全國無論貧富是一致的，而對內的非戰運動也人同此心。我們不可以在這時來分別階級，或者武斷的說那一階級根本就不革命，去拆散這全民抗爭的聯合戰線。共產黨沒有認清中國的實際，離開全民革命而在中國實行階級鬥爭太早一些，這是共產黨在中國必定失敗的根本原因。

至於譚到建設全民福利的政治組織，我們認為需要一個民主主義的國家。民主主義在近代本含有兩種使命：（一）是政治的民主主義（Democratic polique），使全民都有參與政治的機會，以免却專制的壓迫，而能自己支配其命運。（二）是社會的民主主義（Democratic social），使全民在經濟上之工作權及生活權都有保障，而防止經濟競爭的衝突狀態及大資本之無限擴張。因此我們中國青年黨的兩大政綱：（一）政綱內容見二十三期本報）第一是全民政治，第二是社會政策；前者所要求的是有軌道的近今的民主立憲政體，所謂法治主義是也，後者所要求的是在民主憲政之下

，干涉經濟組織，以解決社會問題，所謂國家社會主義是也（詳見拙著「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我們國家主義者所以必得主張政治生活的全民均等與經濟生活的相當均等，因為國家主義者既然認定國家是全國國民所共有，而要大家出來愛國救國，則國家的政治當然應該大家過問，然後始能共獻其誠，共治其國。并且既然是共治，當然應同享；不能同享，則共治必生問題；不能共治，則同享亦必辦不到。所以國家主義不能贊成一黨專政或一階級專政，因為他認為根於全民福利的政治與經濟，非全民來自求解決不可，一黨一派或一階級的代為解決，都不免要含私心，必不得其平，結果欲解決衝突與混亂，而反加增衝突與混亂。

就因為這兩大政綱，——既是國家主義者便不能不堅持的這兩大政綱——中國青年黨人便既不見容於一黨專政的國民黨，復不見容於階級鬥爭的共產黨。但是這兩大政綱有前後一貫的系統理論，而又適合於中國國情，經我們統整的發表出來，一黨專政者和一階級專政者都沒法駁倒，於是便不講理了，便非法的壓迫起來了！從民十四起，一直到民十六，國共兩黨合作壓迫本黨，將我們的機關報十餘種封閉禁止，甚至在廣州，閱讀「醒獅週報」者罰五十元，在武漢，家藏國家主義書報者捉拿

，監禁，以至於暗中殺害。民十六，國共雖分家，但國民黨仍厲行黨治，對本黨黨人的拘禁，言論的封鎖仍與國共合作時無異。但是禁儘你去禁，捉儘你去捉，說我們還是要說。我們的宣傳既是有組織的，我們的主張既是有理由的，於是愈禁愈流行，愈捉而人愈增加，國民黨的軍警鎮壓手段，結果是整個失敗，到今天來，專政已為全國所共惡，而民憲運動乃有不可遏止之勢。

大凡一種政爭，是要以道理對道理，以組織對組織，以精力對精力，以表現對表現，萬不宜神經過敏或自己心虛，天天在那里怕被別人打倒，而便採取不正當的非法手段。這種非法的鎮壓，在政治史上不是沒有過幾十幾百次，但是沒有一次不失敗的，因為如果是真有道理，幾千年都不會磨滅，那里會一時被打倒的；即便專制淫威正盛，一時道理無法流行，但威力一衰，道理仍要抬頭。何況在今日的中國，印刷已大方便，交通也漸發達，執政者還要想學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那里能辦得到！所以一向國民黨用鎮壓手段來防止我們的說法，這種笨伯的政爭方式，我們簡直認為不是對手，全然不在意下。我們希望國民黨能嚴密他的組織，統一他的理論，訓練他的黨員，做出他的成績，平等的來與本黨或其他的黨比賽比賽。甚麼時

候有了各種政治主張的平等與和平的競賽，便甚麼時候中國政治前途有了光明出現，這是我們敢斷定的。可惜國民黨人，一握政權，便怕被人打倒，不敢走光明之路，而反向黑暗中去！說到這里，我想國民黨中明達的黨員也不免要同聲一嘆了。

尾語

用這幾千字來敘述我們中國青年黨的主張，組織和經過，未免簡略一點，我已經要向讀者告罪了，（有工夫時，請索閱我們所印行的書報）何況臨後譚到政爭一段，我又不免發了一些感慨慨辭，好像說到題外去了。其實，我們看到國家鬧到今天這個樣子，不但有亡國之痛，而且有滅種之憂，我們總希望大家都有覺悟，誰還願意去算舊賬，去謀報復。不過國民黨既在執政，總應該執政者懲前毖後，先有覺悟。只要自家能翻然改圖，自然不會被全國所非難而便打倒的。如果老是像現在這樣喪權辱國，以私害公，而又文過飾非，總想包辦，則革命之來，勢不可止。民力已經到了最後的支撐了，民怨已經到了沸騰的程度，而外患內憂紛至沓來，執政者一切都無辦法！像這樣下去，我們實在是忍無可忍了！不管革命前途是禍是福，國已將不國，民已將無民，而惡勢力還如此的伸張着，不革命又怎樣辦呢？

憲政之真偽安在？

丁作韶

——評胡漢民對於實施憲政之意見——

胡漢民先生是中山主義的忠實信徒，同時也是中山主義的發揚者。當現在憲政運動盛極一時的時候，安能緘默。故發表了十八號的一篇言論。

據他說：他的動機，是因為「最近平津滬各地，頗有一部分人士主張結束黨治，實行憲政，」那麼，對於結束黨治，胡先生是什麼意見？對於實行憲政，胡先生又是什麼意見？對於結束黨治，胡先生是不贊成的。理由是「今日之事實」，仍是十三年前的事實。十三年前「……軍閥官僚，僭竊擅權，無惡不作……藉憲法以爲文飾之具……」而民衆不能擁護憲法。因此雖有憲法，也不過是一部「白紙黑字」的東西，有何用處！

「實施憲政，不僅爲現代政府必然之歸宿，且更爲人民當然之要求。」「實現憲政，實爲我黨數十年來革命之惟一目的，故中國國民黨，不特不反對憲政，且爲推進憲政，促成憲政之唯一的集團，」我人不反對憲政，且必竭全力以實現憲政，「要求憲法而絕不顧及將何以擁護憲法，何以運用憲法，即可知其無組織，無方法，無勇氣，以真爲憲法而奮鬥，」這都是正

面或反面替國民黨佔地位的話頭。

「……孫中山建國大綱所言，實行達到真實的憲法之必要的途徑。」「……凡未忘民國以來一切歷史的事實者」，均應當深切的認識。胡先生「訂定立法方針，盡瘁立法事業，亦無不以此爲指歸。」

「……我人今後將如何運用爲建國大綱所言之途徑，以進於真實之憲政，容別論之。」

絃外之音，讀者不難明瞭：勸憲政運動的人不可立時就行憲政，要慢慢的一步的一步的一星一點的依照建國大綱所言安心做去：這是憲政之基礎。基礎打得堅固，然後「以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之主義）爲憲法之內容。」真實的憲政方可以實現。

胡先生的言論，大致同汪精衛及其他大黨員小黨員的言論沒有什麼不同，其所以然，是因為他們站的立場，都是黨的立場。站在黨的立場，不能說別的，只有一「格遵總理遺教」「實現總理主義」，不然的話，總理遺教，總理主義，就要動搖起來，而國民黨的命運，而國民黨指揮下（？）

之政府，更有不可終日之勢。

因為要恪遵總理遺教，就不能不依照建國大綱。現在雖訓政五年，而建國大綱未見實現，當然訓政不能結束，黨治不能結束。反而言之，即國民黨政府不能接受人民的要求。他們有他們的立場，固無足為怪，惟我們想着實現民治的人，向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非有進一步之表示不可。必須使他們處於不得不讓的地步，然後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這是我的第一個感覺。

以黨訓政為以黨專政，胡先生認是無根之談。梅思平在「民治與法治」（見社會與教育第三卷第七期），也是這樣主張。他說：

「一般人以為民治與訓政衝突，實則訓政的目的在實現民主政治。若謂訓政時期絕對不許人民參加政治是根本錯誤的。中山先生全部遺教裏，沒有訓政時期不准人民參政的話。故上海和會有許人民參政的議案，是合於中山先生主張的。吾人主張在訓政時，要逐漸的接納人民代表，參加政治活動。……總之，當時想立刻實現民主政治，發生了極大的流弊。」

我却是這「一般人」裏邊的一個。且不管此「談」是否有根無根，與「中山先生全部遺教裏」有「沒有訓政時期不准人民參政的話」，過去的事實在那里，中國的外國的，都在告訴我「以黨訓政」都是以「黨專

政」和民治與訓政是衝突的。

這又可分作兩層來說：

第一層——假定訓政是沒有憲法或約法根據的。訓政沒有憲法是訓政的常態。黨來施行訓政，是黨自以先知先覺自居，而黨之政府也自以「先知先覺」自居，看人民是不知不覺的，故中山在他建國方略第六章說道：

「……民國之主人者，實等於初生之嬰兒耳。革命黨者，即產此嬰兒之母也。既產之矣則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訓政時期者，為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後還之政也。」

那麼，黨與黨政府都彷彿師傅保姆，而國民則彷彿「入塾讀書」之「幼童」「不知糞尿的小兒」。

師傅保姆是不是能稱職是一個問題。能稱職去不去盡師道與保姆之道又是一個問題。

就我國五年來的歷史看，所謂師傅保姆也者，不過是一羣腐化惡化投機份子，不過是國民裏邊的渣滓，較之普通國民尚不如，那能夠稱職！

因為自己不如人，却又怕人家折穿紙老虎，露出馬腳來，遂作福作威，剝奪人的一切自由，以滿足自己的私慾。雖有煌煌遺訓，堂堂大綱，也無如他們何。「徒法不能以自行」，結果只作了他們升官發

財的護符，賣國賣民的盾牌，箝制大眾的繮綫。

胡適之先生說：「……沒有憲法或約法，則訓政只是專制，決不能訓練人民走上民主的路，」（見新月第二卷第四點我們什麼時候才有憲法？）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層——假定訓政是有憲法或約法根據的。例如民國二十年六月以後的訓政。而訓政也是專制，決不能訓練人民走上民主的路。這是我與胡適之先生分野的地方，也是比梅思平和胡漢民先生更加不同的地方。

上海時事新報四月二十四號的時評說得好：「……去年國民會議雖有臨時約法之頒布，然明載權雖在民，而民仍治於黨。政既盡出於黨門，而民無置喙餘地。則有憲無憲何所區別？煌煌文章，等於廢楮。緣是五年之中，國民黨雖大榜其門為五權憲法，其實乃為有黨而無法有權而無憲之政治。」

訓政時期，固未嘗沒有人民參政的機會。二十年的國民會議，固不用說了。最近又開了一次的國難會議。不久或並要有民選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以及什麼國民代表會。這種類似的東西與民治有什麼關係？

最好請中委李敦齋來替我答復。李中

委在對國難會議的感想（見廈門民國日報四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黨務欄）裏，忿的說道：

「這翻正沒有法律的性質。他想議什麼，隨他們議好了。議得好，政府採納；議得不好，政府不理……有人主張添設民選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這與民主政治，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因原文寄滬，恐有脫漏，大意是如此）

無他，訓政時期的參政云云，都不過一種手段。因為政在黨手，參得不合意，沒有一點用處，與民治確沒有關係。故即令民選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實現，而民之不會運用四權自若也，建國大綱不能實現亦自若也。

要民治就要推翻訓政及與訓政一切類似的東西，要民治就要有人民自訂的憲法，這是我的第二個感覺。

現在要求憲法的，當然都是要真的憲政，實的憲政，不要偽的憲政。

什麼是真的憲政？人各異其說。暫且就胡後民先生的討論討論。

胡後民先生認為真實的憲政，是經過訓政，以三民主義為憲法內容的憲政。

人開一個鋪子，總掛上「貨真價實」的招牌。「誰筐裏有爛杏！」也是這個意思。可惜一個國家，同時不只是一個憲法鋪子，往往有幾個，甚而十數個。即以中國

的現在而論，共產黨有共產黨的憲法，中國青年黨有中國青年黨的憲法，憲政黨有憲政黨的憲法……誰的貨真價實，單單自己說了不算數，還須買主來評定。

面來說。若再就實質方面來說，真的憲政是社會經濟平均分配和社會能力平均發展的憲政。這是我的第三種感覺。

何況真偽都是假定的名詞。一部憲法，並不是加上三民四民或民治民有民享就

總而言之，胡漢民先生的意見，與我們主張民治的差得太遠，即謂之完全相反，亦無不可。因此，我們求民治之實現，要堅決站在民治的立場，聯合戰線，一齊攻上去！

五月一日廈門百城三號晚稿。

中國民主憲法議（四）

徐漢豪

民主憲法第二個基本條件的規定

——平等與自由

民主憲法第二個基本條件，就是國民權利的規定，換言之就是平等與自由。當此民主思潮中，平等與自由是無可非議的個人權利。這兩項原則是一件互相關連的東西，「自由可以說是平等的目的，平等也可以說是自由的方法」。

治政體中的說法，分為四種：

（一）公民的平等——一切國民在私法上都有平等的資格，其所有的生命財產以及家族關係都有平等的被保護之權利。

主張平等的理論有二種（一）人類生而平等，如法國一七八九年人權宣言第一款說「人民生而權利平等」，（二）人民在國家

（二）政治的平等——國內全體人民或全體成年男子，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在年齡，教育及其他合理的限制之下，都有平等的作官吏之權。

未組織前的原人狀態時代，彼此本皆平等，所以在國家成立以後，就不能否認人民

（三）社會的平等——一社會內人民在法律上或習慣上無階級的差別。

在法律上之平等，這兩個理論雖各有不同，主張人民應該平等則無或稍異。

（四）自然的平等——人生而相同，所以人類皆是平等的。

平等的種類照蒲徠士 Mill 在現代民

但在外國的憲法裏，普通只是承認人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像法國一七八九年的

人權宣言第四款謂：「國家對於一切人民之保護與懲罰均應平等」；第八款規定：除規定人民智識與道德的資格以限制外皆得參與公共機關之職務與位置；就是「牠所宣示的納稅之平等，也是當時一般人認為法律平等的一種結果」。

美國的憲法規定各人有平等的地位，如聯邦憲法第一條第九節中明言「貴族之名稱，在合衆國，不可允許之；追加憲法第十四條規定：「凡出生或歸化於合衆國而服從其統治者，均為合衆國及其所住之州的公民——於其管轄區內之人民，不得拒絕法律之平等保護」；第十五條第一節且承認黑人與白人選舉權的平等，稱：「合衆國國民之投票權，合衆國或州不可因其人種體色及以前使役狀態而拒絕之」。

德意志一九一九年憲法一〇九條也說：「德意志人民在法律上均為平等」。

又如愛沙尼亞憲法第二篇第六條規定：「愛沙尼亞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得因出生，宗教，性別，身分，民族的差別而享特權或遭歧視，在愛沙尼亞並無階級的區別及官爵之稱謂」，

戰後數國的新憲法裏，還有包括許多條文，確定，人民在社會上政治上的平等，其他如比利時波蘭的憲法，差不多都有類似的規定。

至於吾國，元年的臨時約法也曾規定

「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的條文，而沒有說明所謂一律平等，是指經濟上的一律平等，還是指法律上的一律平等，到民國十二年中華民國憲法，則已明白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於法律上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均為平等」了，但同時制憲者對於承認特殊階級而與憲法衝突的清帝優待條件，從未加以廢止。

所謂法律上的平等究竟指那幾種呢？

(一)在民法上的平等：從前代法國，貴族與平民在民法上是不平等的，革命以後，則完全立於平等地位了。

(二)在刑法上的平等：我們現行的刑法，原是平等的，乃政府於平等的刑法之外，通出許多不平的特別法律，如暫行反革命治罪法，懲治土豪劣紳條例等，凡政府所謂反動分子，不論其為擁護蘇聯的共產黨，愛護祖國的中國青年黨，只要認為有犯罪行為時，就得罪加一等；犯罪的人，在刑法上，原非「殺不可殺」，但一照特別刑法，罪就一變而為「非殺不可」了，這種例子，舉不勝舉。

(三)在審判上的平等：從前歐洲的教士，犯了罪不受普通法庭的審判，那曉得十七八世紀的制度，到

了十九世紀末依然有仿行的國家：國民黨員犯了罪（他們所謂背了誓）就與我們老百姓看待不同。老百姓犯了所謂特別刑法上的罪（？）要跪着受非刑敲打而後治罪；黨員犯了罪，雖然條例上是「按刑律一等以上處罰之」但事實上，犯罪的「特權黨員」：祇要有幾個要人的說情，則不但不會加以「一等以上」的刑罰，有時連「一等以下」的刑罰都沒有。在審判上，這可以算是平等嗎？

(四)在義務上的平等：一、納稅平等：納稅的平等，非一切的人民納同樣的稅率，乃指一切的人民各按其「能力」而納稅，能力大的納稅重些，能力小的納稅輕些，但是我們現在耳目同見的，政府抽稅的標準很多。不依人民的「能力」，而依人民的「勢力」。如房捐一項，住高大洋房的闊老，有熟人，有勢力，祇要向徵收稅捐者打個招呼，就可完事，小百姓住低陋的茅屋，沒有情面，那非得五六元十數元不行，若在四川貴州雲南則稅捐的徵取，更加黑暗，我去年遊四川親眼看見有一年抽六七次的，也有抽到八九

次的，不過有權位勢力的人，一概可以免除，這又豈是平等嗎。

二、服兵役的平等，從前在外國有錢的人或貴族可以不服兵役，自後貧富是一律平等，同樣要服兵役了。

(五)官職與爵位之平等：凡屬國民除「道德才能」之限制外皆有服官任職和享有爵位的平等。我們中國現在受國民黨員才有權服官任職，雖然事實上非國民黨員已早就擠進去了。關於爵位，蒙藏世襲的王公制度，至今依然存在。

上面這幾種不平等，皆是我們所要求其平等的；不但如此，在政治上，在社會上，皆非人民一律平等不可，因為現在都是國民黨員處於優越地位，祇有國民黨員有選舉權，選舉他們的同志參與政治，祇有國民黨員有被選舉權，被選為主席或院長，人民除偷着跑到政府去任一官半職以外，是享不到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而且國民黨是成了一個特殊階級，每年可以坐享六百萬元的供養。總之，今日中國人民在法律上，政治上，社會上之不平等，不平孰甚，我們為剷除這種不平等的現象使任何人或團體不得處於特別優越地位起見，在新憲法上需要要比民國十二年憲法更明確的規定，是：

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政治上社會上均為平等，不得因種族，宗教，階級，男女辭派而有區別。

至於說到自由就聯想到「不自由，毋甯死」的一句成語，人類生而自由，自由為先法律而存在的一種權利，這是十七八世紀一般學者如浩布斯，洛克等的主張，當時認天賦人權為天經地義，絕對有價值的理論，這種理論產生的背景，莫克法森Hector Macpherson曾這樣說：

「無論工農，宗教，政治祇要有益於文明的東西都消滅完了，凡是勞動者，如果要求為自己工作的權利都要看作叛逆的農奴；凡是宗教家，如果要求脫離教會的權利，都看作異端；凡是政治家，如果反抗專制政治，都看作天逆不道」

這是法國革命以前的情形，宛然還在我們面前，我們現在又到了主張天賦人權——自由——的時候了，姑無論這種理論是否有缺點，因為我們現在如果對黨治制度稍加批評，就要被看做反動，甚而至於如新聞記者，通訊稍不留心，也有受逮捕的危險。

四月十五日申報上有一個下列的南京專電：

「某中委談蘇省委趙啓聯拘捕時報記者戴錫五一節，姑無論民會決案是否

有效，但此次國難會議方決議言論自由之際，而出此不幸事，令人益感軍人處理政務之危險，因軍人個性較強，恆藉武斷以處事，中央甚望戴君早復自由，又某法律家談，省府是機關，即有改組之傳，不是對個人妄加攻擊，充量嚴重更正足矣，若言省府改組即拘押，從前軍閥亦無此蠻舉」。時報記者因訪了一個省政府將改組的傳聞的消息，就要認為犯罪，要受拘押，某中委究竟站在政府的立場，談話來得顧慮些，只希望「戴君早復自由」，並沒有希望政府對於言論自由的首犯免職查辦，我不知道監察院究竟在做點什麼？我更不明白國民黨對內政綱第六條何以要有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之完全自由權的規定？「黨治之下，民無完膚」我們要自由，我們不得不要自由。

我們還有一個要求自由的論據，根據Hobhouse的說法，「個人權利」是「善良的社會秩序所一定要承認的原理之一」，國家的目的，在促進社會全體的進化，則國家對於個人自由，不但不應加以摧殘，而且應當加以保護，因為要使社會進化，一定先要個人優性發展，自由就是個人優性發展的一個必需的條件。

孫中山先生把自由和散沙相提並論，中國人「自由太多」了，變成「一盤散沙」，

所以要把「一盤散沙」變成「士敏土」，非得要限制人民的自由不可。這是中山先生的偏見。中國在數千年專制政治下，除了有特出個賢明君主，有賢明政治外，歷史上「偶語棄市」的前例，指不勝數，中山先生說自由太多了，我們只覺得自由是太多了，或者簡直可以說是沒有，若說中國人的「一盤散沙」，爲了自由太多，而根本把人民的自由限制起來，這又是中山先生誤解自由之過，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在他所著的，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一書中，曾有解釋自由的一段文字：

「民治的自由並非孤獨的自由，也非無政府自由，現在世界上人人所爭的自由，並不是魯濱遜飄流荒島中，渺無人跡，惟我獨尊的自由；也不是任意叛亂，毫無法律的自由；並不是強掠，壓制，主宰他人的自由，乃是彼此友愛，共同服務，互相尊重的自由；不是要避免一般社會制裁的自由，乃是要避免各種自私的個人和階級專制的自由」

我們要求的自由，既「不是孤獨的自由，也」不是無政府的自由而是「彼此友愛，共同服務，互相尊重的自由」，那末自由不但不會是「一盤散沙」而倒是「士敏土」了。這個，我們可以在崇尚個人自由的歐美國家裏找出證據。

人民的自由以成文法律爲之保障的，

英國有一二一五年英王約翰所承認的大憲章 *magna carta*，一六二八年英王查理斯密斯一世所承認的權利請願書 *Petitions of rights* 和一六八九，斗英王威廉承認之權利宣言 *Bill of rights* 法國有一七八九年議會所通過的人權宣言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美國有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的獨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自後其他各國都有視自由爲人民的權利，規定在憲法裏面。我國民元三月十一日公布的約法第二章也有人民自由權的規定，十八年以後二十日國民政府且頒布一道保障人權臨時條例，大意是：「凡在中華民國法權管轄範圍內，個人或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爲侵害即在身體，自由及財產，違者即依法嚴行懲辦」，但是自這道命令以後，人民的要求，自由及財產被個人，執政權的個人，被馬上執政權的團體以非法行爲侵害的，即落計，時報記者約被捕，不過千百分之一例而已。

我們感覺沒有自由的痛苦，我們感覺唯一的痛苦，是沒有自由；所以我們現在要求自由，爲了「避免各種自私的個人或團體和階級專制」而要求自由。

但是我們要求的自由是什麼呢？
第一身體的自由，任何團體或公共機關非依法律不得加

以限制或剝奪，人民被拘禁時，下令剝奪自由之機關應以剝奪之理由，於拘禁後之二十四小時內通知之，被拘禁人得立即提出抗辯，請求法庭審查其理由。

第二居住與遷徙自由，任何私人或官吏如不持有一種國家公共機關的正常命令，不得入人民居屋住宅，人民的遷徙，非以社會安甯與風化的原因，不得以法律禁止之。
第三工作。經商，營工業的自由，非以法律不得加以限制。
第四財產的自由，公共機關，非依法律，不得強制勒捐，個人不動產，除爲公共的必要，國家得以半價的賠償金，依法強制收用外，不許無償強令割讓。
第五信仰的自由，公共機關不得強制人民崇拜任何偶像及對任何偶像之宣誓。

第六集會結社的自由，人民可以自由組織團體，凡不妨害治安，與敗壞風俗與危害國家之目的者，不得加以限制。第七思想的自由，凡屬中華民國人民皆有發表言論，著

作，刊行，教授，學習和講願及書信祕密的自由，政府機關非依法律不得無故加以限制。這七條爲爲人所必不可少的自由，希望民主憲法裏有更嚴密與詳細的規定。

由江西到湖北

陳啓天

驚醒全國國民的上海砲聲，因黨政府準備對日妥協已停止了。全國國民愛護的十九路軍，因黨政府不肯增援，也不得已撤退了。全國一致仇恨的暴日，黨政府已與握手談判什麼上海停戰問題了！在這個時候，我這個堅決主張對日作戰的人沒有軍權在手，不能自己去作戰，又眼見黨政府賣國的勾當業已開始進行，不忍充耳不聞，乃離開了上海，跑到江西和湖北去看後方的情形究竟如何。我在江西只留了一星期，在武漢只留了兩星期，現在將這三星期中的見聞和感想寫下來，以報告讀者，或者可供愛國人們的參考。

先說在江西的見聞罷。我在江西的時期是四月十八日到二十四日，到的地方是九江和南昌。所會見的人物是軍政學界都有，所特別注意搜集的材料是匪况和剿匪狀況。因此，我所記的見聞多關於剿匪方面。

江西全省大部匪化

江西全省共八十一縣，已完全匪化的縣區計有三十縣，半匪化的縣區計有二十二縣，餘匪未清的縣區計有十九縣，尚未匪化的縣區只有南昌新建定南，龍南及虔南五縣而已。完全匪化的縣區，大部分均在贛南，贛西及贛東南方面，大約屬於共黨所謂「中央蘇區」。擁護蘇聯的偽中央政府即設於贛南的瑞金縣。又說設在石城縣。十九年共匪在江西的武力，共不過二萬支槍，但最近一年多來因官軍的潰敗竟爲共匪增槍三倍以上，目下已共有八萬支槍了。主要的匪軍首領爲彭德懷，朱德黃公略林彪等，均非江西人。去年十一月共匪曾在石城開了一次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政治決議案及紅軍問題決議案」等並成立「蘇區中央局」以統一匪區的指揮。

關於政治決議案的要點：第一是擁護

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即是三。穩進，反對左傾。據說：「階級異己分子利用立三路線的錯誤來發展反革命的政黨——A 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托洛斯基派等等的機會。這些反革命份子并且有佔據了政權及黨的領導機關來進行反革命的活動與暴動，富田事件就是這種反革命事件最顯明的表示。……反革命組織滿佈於赤區，的確使蘇維埃運動遇到極大的危機」。由此可知匪區不但有匪黨以外的反共組織，並且匪黨以內也有反共的組織。匪區內部的不安定自不待多說了。第二是指明所謂中央蘇區過去工作的錯誤：（一）「贛東南的蘇區是中央蘇區的主要根據地。這根據地應當伴着閩西蘇區，河西蘇區，湘東南蘇區而把這些蘇區打成一片，建立越更廣大的根據地。但是中央區的根據地，還是流動的。在中央根據地上從階級羣衆一直到黨的幹部對於階級及階級鬥爭的認識是不深刻不清楚的。」（二）「紅軍還沒有脫離游擊主義的傳說。這個游擊主義是表現在組織的散漫，小團體主義，自由行動，工作缺乏科學的分工，忽視陣地戰和白刃戰等，此外軍閥傾向仍舊存

在。「(三)土地問題仍舊有向地主富農讓步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而目前最嚴重的就是反對中農，破壞與中農聯盟的左傾錯誤。」(四)黨的無產階級基礎非常薄弱。在黨的工人和雇農極少。而地主子弟富農商人這些異己份子仍舊有混在黨內的。結果黨的組織非常鬆懈。黨包辦一切的制度非常普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理論與工作方式的遺毒在黨內很濃厚。」由此可知匪黨內部的問題很多，決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樣嚴整并且兇狠了。

所謂剿匪軍隊究竟怎樣？

在江西剿匪的軍隊，在贛南的有六路軍朱紹良，轄有第八師毛炳文，第二十三師李雲杰，二十四師許克祥；二十六路軍孫連仲轄有第二十五師李松昆，第二十七師高樹勳，騎兵第四師關樹人；十八路軍陳誠轄有第五十二師李明，十一師羅卓英，十四師周至柔，四十三師劉紹先，二十八師王懋德，五十師岳森，五師周澤元，五四師郝夢齡；在贛東的有五五師張彬旅，七十九師王錦文，五三師李韞珩；在贛西的有二十二軍譚道源，十八師李耀華，獨立三十二旅劉夷，五九師張英，六二師陶廣。此外南潯路尚有第五師獨立旅陳雷，江西保安旅熊式輝，憲兵第二旅張鼎銘，粵軍余漢謀

等一軍轄有三師一旅已抵贛州。總共廿一師七旅之衆，與匪軍的實力比較至少在兩倍以上，論理應可以肅清，然而實際不但不能剿匪，並且愈勦愈衆，成爲不了之局。其中的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我會仔細攷究，發現許多原因，與湖北剿匪軍隊大略相同留待後面一併再說。

最近江西匪軍的策略

在九一八以前，匪軍在江西的主要策略，是退保匪區，誘官軍深入匪區，然後再與官軍作戰。此種策略使官軍難於進剿，輕率進剿即陷於失敗。蔣介石兩度赴贛督師，完全無效，反而喪師的主要原因即在於此。九一八以後，江西剿匪軍事漸形鬆懈。紅匪最畏的十九路軍，依汪精衛的要求，由江西開到滬甯線，保護粵委到甯走馬上任。從此十九路軍的防地與國一帶，即落於匪手。其他各處剿匪部隊也因此入於退守的狀態。三月前江西綏靖主任朱紹良且以防剿俱無辦法，避職南京。在此情勢之下，匪軍的最近策略遂由防守轉入進攻。其目的在將贛南閩西及湘東南的匪區打成一片，擴大所謂中央根據地。首爲匪軍這種策略的目的地便是贛州。所以二月間匪軍彭德懷等部二萬餘人圍攻贛州。幸而贛州城三面環水，攻入不易得手，而馬現一旅防守贛州尚稱得力相持至一個多月。後得援軍

夾攻於外，馬旅反攻於內，才將匪軍擊敗，斃匪也不少，匪軍始解圍而去。此役勝敗，關係贛南全局，守軍馬現雖平素軍紀不甚良好，也以能死守博得人民的贊許。匪軍攻贛州雖經失敗，然其最近策略的主要目的尚未變更，即仍以進攻的策略擴大中央根據地。但進攻的方向略有變更，即除留守贛南的匪軍外，以一部向東進展，佔領閩南，取得閩贛的聯絡，兼謀得一海口，以便由俄國補充軍火，又以一部分向湘東南進展。最近閩南漳州的失陷，和湘南汝城桂東的告警，都是由於匪軍前一策略的實現。閩南的官軍本少，而援閩粵軍又遲遲不進，一時無從剿辦，已成顯明的事實。至於向湘東南進展的匪軍，以何健的軍隊剿共較爲得力，不久必仍退回贛西。

南潯市民的熙攘與青年思想

的轉變到南潯兩市街上走走，見市民熙來攘往，好像四境沒有匪患的樣子真所謂釜底游魚而已。但是青年思想，則已大大轉變，不似五年前的混亂，並且誤入歧途。記者於十五年曾至南潯走過一遭，見各校學生多爲匪黨所麻醉，預料大禍之必至。此次到南潯也曾見到青年學生不少，然大都親身受過共禍，具有反共救國的決心。事實的教訓勝於理論的辨駁。前一時期的青年已被犧牲，此一時期的青年自然容易走入救國的正路。這是一件比較可以慶幸

的現象。

* * * * *

再說在湖北的見聞罷。我在湖北的時期是四月二十五日到五月十一日。所到的地方只有武漢。所會見的人物比較複雜，各界都有。所特別注意搜集的材料是剿匪問題，惜乎尚未完全帶來，只能大略說說。

武漢災民鬻集

武漢現在已成了

災民的集中地。湖北有三大種災民：第一是人所共知的水災災民。去年的大水災，將各縣的災民一齊驅逐到武漢來覓食，連武漢原有的災民據說在百萬以上。官民兩方面設法救濟到現在，還有許多人沒法覓食以致餓的餓死，凍的凍死，不計其數。有些災民，靠修堤去謀生。但近以負責者捲款逃走，亦陷於饑斃的慘狀，至可痛心。第二是匪災災民。現在湖北全省幾無一處無匪。凡在匪區的人民如不肯從匪或不能從匪的只得逃難到武漢來。這些被難的災民固然有一小部分是所謂土豪劣紳，但是有大部分是「土而不豪，紳而不劣」，甚至是非土非紳的農民。他們初避難到武漢時，大概還可勉強自活。現在却成了歸家無望，謀生無路的窘境。隨便會見一個什麼人除要人外，都是叫喚不了，這真如何得了！第三是兵災災民。有些地方雖然有官軍防守，但以軍餉無着，紀律不

良。其搜括人民的手段比土匪還要利害。因此人民雖幸而不遭水災，不遭匪災，也不能在家鄉安居樂業，逼得不得不來武漢避難。現在武漢的人口大概比一年前的加了一倍。這些從各縣到武漢的人民，有的是一種災民，有的是兩種災民，甚至有的是三種災民，既遭水災又遭匪災和兵災，真正無法可想呢！究其禍根，兩三年來執政者不能不負責任。

湖北全省的匪勢和武漢的危機

機一年前湖北的匪患尚次於江西，鬧到現在，匪的實力雖不及江西，而匪的聲勢竟駕江西而上之，真令人驚心動魄！原來湖北大股匪軍，有賀龍及段德昌一大股在湘鄂西邊一帶，又有鄧繼助許繼盛一大股在鄂豫皖邊一帶，共有實力不過一萬的光景。勦辦一年多的結果，竟使匪軍實力增加到四萬枝槍以上，匪區由一小部分擴大到全省，剩下來的只有武漢三鎮，上下游沿江要鎮，平漢及湘鄂鐵路線，和一部分縣城而已。過去一年間賀段一股由鄂西南擾亂到鄂西，由鄂西擾亂到鄂西北，由鄂西北擾亂到鄂北，前後擊敗徐德佐旅，韓昌俊旅張連華旅。張旅屬第四師徐廷瑤部，器械最新最備，完全送了共匪，共匪還不多謝他，還要將張槍決。鄧許一股的主力原多在皖西及豫南，近更進展到了孝感黃陂與漢口相去不過幾十里。兩大股匪在

平漢路兩旁發展已有會合的可能。兩股會合以後，必進攻武漢，更在意中。其他小股匪軍散在各縣騷擾，致匪區一天擴大一天。合計全省所有的匪區，至少佔了四分之三以上的面積，其尚未為匪所佔的區域散在各處，幾乎沒有一個整縣。即武昌縣是省會所在地，離城三四十里已有匪擾。漢陽也亦化了一大半。現在湖北的官軍至少十萬以上，然除極少數部隊外大都紀律不好，甚至有的簡直是匪隊伍，比赤匪還害人，所以越勦越糟。最近湖北政府的當局有一部分是武漢政府時代的人物。他們因與汪精衛在武漢政府國共合作時代有共事之雅，遂得重掌省政。武漢政府代的中下層人物也得隨着回到湖北工作。他們雖然不盡是共黨，但有極少數多少與共黨仍有關係，甚至簡直還是共黨，不免無形助了共黨在湖北的進展。有人告訴我說：「新政府中的某某委員如果沒有堅決反共的表示，便不免仍有恢復武漢政府時代的傾向，湖北的共禍將更不可收拾。」我想決不會如此罷？

龍驤槍決，大快人心

湖北本是我的故鄉。每逢歸去一次，必從各方訪問一切情形。這次歸去所訪得的事實自都市到鄉村，自政治到家庭，差不多沒有一件事情令我心快，其最令我不快意的

不是我的家庭被匪毀壞，也不是我的故舊避難無所，而是一般人物很少拿出大無畏的精神，切實爲公衆辦事，以謀挽救危局。正在我萬分失望之中，却有一件事情，聊可安慰心情，即一般人也爲之大快。那件事情，便是武漢警備司令槍決綁匪龍驤。在上海住慣的人們，聽見槍決一兩個綁匪，本不算什麼希奇。不過在漢口這個地方差不多從來沒有綁案發生。這個綁匪龍驤又不是一個非同小可的人物，所以說來既希奇，又大快人心。原來綁匪龍驤不是別的人物，而是國民黨員，並且是漢口市黨部的現任幹事，照國民黨的法律，他是諸葛亮，有資格來訓我們阿斗，他却不甘於做諸葛亮，要做綁匪與上海的太保阿書齊名，這不是很希奇嗎？自從龍驤當綁匪的證據被武漢警備司令部偵得並且被押以後，漢口市黨部以爲龍驤是黨部幹事，主張交與黨部辦理，以圖陰消此案，顧全黨部的顏面，據說最高黨部中也曾有要人去函警備司令部爲龍驤緩頰。在這黨權高於一切的時代，龍驤是不能辦的。然而新任武漢警備司令的葉蓬竟能不顧一切，斷然將龍驤槍決，這又不是令人大快嗎？如果中國多有幾個這樣不畏一切認真辦事的人，我相信中國可以早一天救起來。

鄂贛剿匪軍隊沒有成績的重

要原因 剿匪本不是一個單純軍事問題。剿匪問題除軍事問題外，還包含有政治問題，財政問題，教育問題，生計問題，吏治問題，和清鄉問題，這幾個問題要有相當解決，然後剿匪的軍事才易見效。單靠軍事去剿匪是絕對無用的。共匪是幾年來的黨治造成的，黨治不取消，政治不開，根本就無法剿匪。因此可以說政治問題是剿匪沒有成績的第一個重要原因。以上政治問題外的各問題俱無辦法，是剿匪沒有成績的第二個重要原因。近兩年來的剿匪，特別着重軍事，而軍隊的本身又絕少辦法，這是剿匪沒有成績的第三個重要原因何以說剿匪軍隊的本身絕少辦法呢？讀者不要笑我是軍事外行，（雖然我曾經當過兵，並曾在軍隊中幹過差事，什麼典範令和四大教程我也曾看過，似乎算得一個假內行），也無妨讓我試試批評剿匪的軍事，以證明現有剿匪軍隊的絕少辦法。第一剿匪軍隊最要緊的條件是精神教育，特別是剿匪的精神教育。有了剿匪的精神教育才能養成將士與匪決死的攻擊精神，而不爲匪所搖惑。現有剿匪軍隊既缺乏普通精神教育，尤缺乏剿匪的精神教育，以故將士不能一致與匪決死，那能發揮攻擊精神？而匪軍既有他特殊的精神教育，又有宣傳方法足以動搖剿匪軍隊，剿匪軍隊如何有辦法呢？第二剿匪軍隊次要緊的條

件是紀律嚴明，對於人民秋毫不犯，使人民覺得兵善於匪，樂於助兵剿匪。而現有剿匪軍隊因種種原因紀律多壞，已失去民心，甚至使人反覺得兵不如匪，不爲兵用，而爲匪用，這又如何有辦法呢？第三剿匪軍隊的配備和攻守，必須依據適當的剿匪戰略，以求立於不敗之地，建樹剿匪的軍威，而兩年來的剿匪戰略多屬浪戰意圖急效，匪在某處，即調大兵前去，輕用總攻擊方法，每每陷於失敗，而尙不知改正。就全國或一省剿匪說，何處宜急，何處宜緩，何處宜進剿，何處宜防守，幾乎沒有一個通盤計劃，一步一步的切實貫徹下去。就我看來，確定剿匪戰略，須依據各處匪化的程度定先後防剿之宜。匪化最深的區域宜先防後剿，先防所以制其擴大，後剿所以免我失敗。匪化較淺的區域宜先剿後防，先剿所以利於肅清，後防所以備其復萌。依此原則以確定全國及一省的剿匪戰略，然後可以樹立軍威，漸收成效。否則必繼續失敗，不如不剿。現有軍隊不知剿匪戰略，那能有辦法呢？第四軍隊剿匪必先明瞭匪軍的戰術，並且必須明瞭應付匪軍戰術的特別戰術，即剿匪戰術。剿匪戰術又須從重新研究與實地試驗得來。例如匪軍的戰術多聚散無常，出沒無定，去來無常，不打硬戰，好用奇兵等，剿匪軍隊必須研究一種新戰術以制之，然後可以獲勝

。現有部隊究竟對於剿匪戰術有無研究和把握，實在是一個大疑問，難怪沒有成績。

總之，剿匪沒有成績的原因很多，不趕快在各種原因上同時想辦法，必仍遭失

朝鮮的復國運動

在日本重兵警衛的虹口公園，日本派遣在上海的軍事外交大員，居然為一個韓國人的炸彈光顧。總不管效果如何，韓國人的精神，我們總得佩服。

日本併吞已久，健忘的中國人，恐怕有多少已經忘記不清楚她的名字了。但事實告訴我們，韓國雖亡，精神尚在。他們勇敢的志士，總是前仆後繼的向橫暴的日本來反抗，以圖恢復他們的祖國。試檢察過去的事實韓國志士光榮的復國運動，有下列幾件，足以震驚世界，寒強暴之胆。

1. 南大門驛之炸彈 公歷一九一八年九月二日午後五時，在朝鮮京城，朝鮮總督齋藤，偕其夫人自鐵道下車，於南門大驛，剛入馬車之際，炸彈忽然飛來。當場負輕重者，達三十七名之多。彈片及齋藤腰帶而無恙。擲彈者為一老人，供稱名姜宇奎，平安道人。自日滅朝鮮，憤而移居間島。放浪於西伯利亞，及滿洲各地。聞新總督來，痛恨萬狀。乃以五十金從某俄

敗。現有軍隊的能力，大部分只可防匪。不能剿匪。真正担任剿匪的部隊，必須重新練軍，而施以剿匪的精神教育，並學習剿匪戰略與戰術。然此恐不能希望於黨政府了！

鄧龍光

人處購一炸彈。自海參威到京城，欲炸死總督報亡國之仇。後老翁被處死刑。

2. 明月館之就義 一九一九年，即日滅韓後之第十年，三月一日，朝鮮京城塔院公園。忽集學生數千，市民數萬。滿街白衣如雪，高呼韓國獨立萬歲，遍揭韓國獨立宣言書。當時警署就署名者孫秉熙等三十三人之室大搜捕，忽有電話自首云「即刻吾輩齊集明月館待縛」。結果二十九人均送獄。吾國西蜀詩人吳芳吉，有明月樓詩以紀其事。

3. 田中義一之被炸 一九二〇年朝鮮總督府有人擲炸彈。轟然一聲，幸未傷人，兇手逸去。又明年，日本軍大將田中義一視察菲律賓歸。道經上海，有人擲彈不中，其傍美國婦人致死。當場捕獲金益相，自供去年總督府之炸，亦彼所投。

華盛頓會議之遊說 華盛頓會議時

韓人李承晚等為熱烈之復國運動，要求朝鮮獨立。一方面向各國代表遞激昂的陳情書，一方向各報館為同樣之遊說，結果未能成功。

最近的驚人事業，要算去年李奉昌的炸昭和天皇，及此次尹奉吉，一炸在上海的日本要員。此等事件，均足表示韓國志士之愛國，不惜犧牲一切，為祖國奮鬥以求獨立，求自由。

在事實上說來，韓為日併以後，一切都有相當的進步。但他們的志士，還是念念不忘，的要圖恢復決不拋棄祖國去做日本的奴隸。因此，我就有點感想。第一，可以看出来愛國是根於天性，我們的祖國，我們總該愛護的。韓國為日本吞併，他們的志士都要計畫復興，菲律賓資本極自由，他們也要求獨立。可見世界大同，前途尚遠。但是我們中華國的共產黨，他們不過領了別人的盧布，便毫不惜悖叛祖國，去作歸俄運動，真是毫無心肝。

第二，暴力決不可恃，已經完全證明。日本的暴力決不可恃，已經完全證明。日本即以此次滬戰而論，我們的飛機大炮，實不如人。然而十九路軍終能血戰不屈，給與日本以莫大的損害。這完全是精神戰勝暴力質的明證。現在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敗壞國事以至於此，但他們還是要憑藉暴力，壟斷政權，壓迫民意，不肯施行憲政。多行不義必自斃，黨國的要人們，請當心一點。啊！本篇寫完了以後，彷彿聽見轟雷似的爆炸聲。

民聲週報

第二十六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一年五月廿九日出版

民聲第廿六期目錄

近事雜評

- (一) 上海協定與汪精衛彈劾案 啓天
- (二) 關於犬養毅之死 仲平
- (三) 談談德國的希特勒與我們 浩風
- (四) 建設「上海圖書館」運動 仲平
- (五) 小規模的研究團體 仲平
- 由滿清歷史說到「黨國」現狀 陳啓天
- 評孫科抗日救國綱領草案 丁作韶
- 德法選舉與國際風雲 袁道豐
- 中國民主憲法議(五) 徐漢豪
- 再談「防空運動」 夏雨時

本刊特別啓事

查本刊最近仍有被禁傳說，定閱諸君，如有未收到者，請來函聲明以便設法照補。

黃皮小叢書之二 **國家主義運動史**

實價三角郵費加一本社代售

近事雜評

(一) 上海協定與汪精衛彈劾案

啓天

五月五日南京政府與日本所議上海停戰協定簽字以後引起全國民衆的反對，並且一致否認該協定的效力。該協定之所以遭全國反對的重要理由：第一因簽字該協定，即是黨政府對日正式妥協的成立與長期抵抗的根本主張相反。第二因該協定將上海問題單獨解決，完全放棄了東北問題，好像黨政府已經默認東北現狀，並且使日本得撤調上海的軍隊到東北去撲滅我國的義勇軍。第三因該協定字面上似乎沒有提及政治問題而實際上含有政治問題在內。例如(一)指定吳淞、江灣、引翔、閘北，爲日軍駐區而不明定撤兵時期；(二)以上四地外的日軍撤退區域明定我軍不得進駐，而以特別警察維持治安；(三)所謂「停止敵對行爲」日人可以解釋爲中國不得再有軍事抵抗準備並且取消一切抗日運動；(四)所謂「常態恢復」，將來中國須另以其他具體的條件交換始能取得。第四因該協定以外，尚有諒解的祕密條件未公佈。總說一句，便是因該協定辱國喪權，不可輕易放過。

素來不監不察無懲無戒的監察院，以該協定未經立法院通過，彈劾榮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照所謂國民政府組織法的規定，凡宣戰媾和及其他重要國際事項應交立法院議決。監察院以該協定不合法定手續，彈劾負責的汪精衛本是千該萬該！然

據二十三日申報南京專電說：

「行政院方面謂戰既未宣，無和可媾，上海停戰撤兵協定業經行政院向中央政治會議報告，無異議通過。且此項協定，事先一再聲明，不附帶政治條件，完全屬於一種行政手續，故無交立法院決議之必要。」

這個專電可以認為汪精衛對彈劾的答辯，完全將喪權辱國的責任推却了。但仔細分析這個專電所答辯的理由，實不充足。所謂「戰既未宣，無和可媾」的意思無異說協定不是中日宣戰後的媾和條約用不着交立法院決議。然日本進攻上海固未宣戰，占領東北也未宣戰，而實際却有戰爭。上海戰爭不只是十九路軍與日作戰而是中國與日本作戰。東北戰爭不只是義勇軍與日作戰而是中國與日本作戰。日本為避免戰爭的責任，戰而不宣。黨政府為準備妥協的路徑，口頭抵抗實際不抵抗，而愛國的軍隊和人民却已自動抵抗了。既有戰爭行為，便有媾和條約。上海協定便是初步的媾和條約或局部的媾和條約。如果不認為是初步的或局部的媾和條約，那為什麼叫他做停戰撤兵協定？因為協定停戰撤兵，就是媾和。既是媾和，便須經過立法機關的決議。汪精衛如何能推脫違法喪權辱國的責任？即退一步說，假定上海協定不是媾和條約，至少也是國際重要事項，也必須經

過立法機關的決議。汪精衛無可抵賴又說上海協定完全屬於一種行政手續，不附帶政治條件，無交立法院決議的必要。然該協定名雖不附帶政治條件，實則包含政治條件已如首段所說，如何可以說他「完全屬於一種行政手續」？用行政手續與外國簽訂重要協定，只在君主專制國才能容許，然而汪院長又不是汪皇帝，誰個給你這大的權柄？假用行政手續即可簽訂協定，那末汪精衛於上海協定之外還可與日本再來一個滿蒙協定，這不是賣國很輕巧嗎？賣國既極輕巧，又不負責，這還成一個什麼國家！汪精衛在這點上又抵賴不過，所以又說「業經行政院向中央政治會議報告，無異議通過」。所謂中央政治會議只是一個黨的機關，曾否報告，曾否通過，是國民

(二)關於犬養毅之死

恐怖！恐怖！多數中國人的腦經裏，早已充滿着對日的恐怖。張學良自動撤兵的不抵抗，蔣介石不派援兵的不抵抗，汪精衛口頭長期抵抗的不抵抗，都是這種恐怖心理所釀成的。

現在犬養毅被刺死了！日本的政黨政治將陷於最後的崩潰了！在歐洲大陸橫行的法西斯蒂，已經光臨東土，日本的軍閥要起而專政了！恐怖！恐怖！素來恐怖日本的中國人，對於這種嚴重的形勢，當然只

黨內的事，與國家的立法機關無關係，決不能用政治會議的通過代替立法院的通過。即就政治會議說，汪精衛本人是其中的一個要脚，所通過的決議，也不能完全無責任。況且據說現在的行政院是仿行責任內閣制，將政權集中於行政院長之手。汪精衛既握有行政院長的大權，又如何對其所謂「行為手續」不負責任呢？

由上說來，上海協定是喪權辱國的勾當，汪精衛是喪權辱國的負責者。照所謂國府組織法，監察院彈劾汪精衛，本是分所應為。然其結果又是一篇官樣文章，毫無下落。請看喪權辱國之汪精衛，猶作堂哉皇哉之行政院長，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法律手段既已無效，革命手段恐將隨之。

仲平

有更加恐怖。

其實講起來，日本這一次的政變，我們固無所用其恐怖，同時也決不是一恐怖所能了事的。

中國人一談到日本的軍閥，往往要聯想到中國的軍閥，其實這是錯誤的。日本近代維新事業的完成，一方固有賴於文治派之盡瘁，一方實更有賴於武人之效死，換言之，假如沒有中日日俄兩戰，世界上決沒有如今日這樣一個日本的國家，勇於私鬥

的中國軍閥有這種對外的武功嗎？

日本的軍人，大都受過相當的教育，其高級軍官，除具有豐富的軍事知識外，往往有政治的頭腦，有世界的眼光，知道以國家爲重，偶有挫失，往往不惜自殺以見志，中國的軍閥有這種知識，懂得這種責任嗎？

今日世界政局的趨向，只有兩大主潮，其一爲共產主義，其一爲國家主義，此外都不成東西。以日本民族的性格，以日本二千六百年的歷史，以日本萬世一系的君主制度，以日本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當然沒有容許日本走上共產主義的道理，既不能走上共產主義，而日本農工羣衆的困苦，政黨的腐敗無能，財閥的專橫掠奪，又無一而非事實，然則日本軍人爲挽救其國家之頹運起見，除掉打倒政黨以奪取政權，撲滅財閥以救濟農工而外，究竟還有什麼較好的辦法呢？

今日日本有兩個不同的敵人，其一是資本主義的大國，其一是共產主義的大國，或則以人種的關係對日本加以歧視，或則以主義的宣傳動搖日本的國本，日本軍人爲自愛其國家起見，要決心與美國一戰，要決心與蘇聯爲敵，從日本國家的觀點，是無可非難的。

抑更有進者，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老成碩望，現在已經凋零殆盡，一般日本國

民的思想言動，實已多數與日本的國體不能相容。在日本的軍人社會中，雖然風習也漸漸的趨於浮動淺薄，但我們要發現日本明治以來的樸實進取之風，仍然不能不於他們的軍人社會中求之。

這一次日本的軍人，以及一部分較有遠識的政治家，爲安定他們國家的根本，爲調節他們社會的衝突，爲打倒與他們不能兩立的敵人，不惜冒世界的大不韙，以最大的決心，造成這一次日本近代政治史上所沒有的「古鐵打」，我總覺得日本民族的氣魄，日本國民的抱負，以及他們這種敢作敢爲的精神，實在可以証明他們還是一種方興的民族；中國人以幸災樂禍的心理，以爲日本要因此引起他們政治上的紊亂，要造成他們社會上的不安，甚至會要使他們的國家陷於衰落，適足以表現自己的短識與無聊而已。

看了我上面的文字，我知道一定有人要質問我：「你對日本這一次的政變表示

（二）談談德國的希特勒和我們

希特勒這個名字，凡是日常閱報的人，大都聽慣了。他的出身雖然微賤，曾做過裝飾房屋的工匠，但是我們不當以人論事，應當以事論人，所以我們對於德國的希特勒運動，表示無限的同情。

希特勒是個國家主義者，乃是無可諱

言這樣的同情，難道你不知道主持這一次政變的首領，他們是要以武力佔領滿蒙的嗎？「這種疑問決不足以動搖我根本的論點：日本人要侵略滿蒙，素來有日本人一套的理論，中國人絕對不能容許日本把滿蒙拿去，中國人有中國人更充足的理由。我們要求東北問題得一適當的解決，其關鍵完全在中國的自身，假如今日全國的軍隊，都能夠參加東北義勇軍；全國的人民，都能夠參加東北義勇軍的人民；中國的政黨，都能夠像今日主持抗日運動的政黨；則日本的軍人根本不敢作侵略滿蒙的迷夢；如果全國人民仍然袖手旁觀，聽憑國民黨一黨去胡鬧，則亡國滅種都有可能，豈止亡掉東三省所能了事！中國人處處不能求其在我，而只希望敵人有什麼不幸的事件發生，這與倚賴國聯，倚賴美國，倚賴蘇聯，同是一樣無恥的心理！其對於利害之不能分明，事實之看不清楚，都是這種無恥心理在那裏作祟。

浩風

的事。他雖反對共產主義，但並不擁護資本主義，而主張社會政策。從這兩點言，他的政綱和我們的不謀而合。希特勒運動在德國開始於歐戰數年後，和我國國家主義運動的開始幾在同一時期。假如沒有戰事的失敗，屈辱的投降，土地的割讓，和軍

備的裁減，希特勒運動是無由而生的。惟因受外力的重重壓迫，及有感於政黨政治的紛擾，所以他不惜犧牲一切，出而領導國家主義運動。時至今日，希特勒運動轟轟烈烈，已成德國的一種偉大勢力，罕有其匹，甚且逐漸傳遍歐洲。奧國的 Heine Wehren 運動即為一顯明的例証。

希特勒在內政方面主張創立「第三帝國」(III Reich) 正和我們志在創立「第四共和」一般。(按 Reich 在別國文字不易繙譯，法文把牠譯成帝國 (Empire)。其實，希特勒並不是主張恢復威廉第二的帝國者，他和德國國民黨的異點即在此。) 他在外交方面，態度非常激烈，主張對法復仇，否認凡爾賽條約，廢止揚格計劃，解除軍事束縛，和聯合德奧為整個的國家等。要而言之，他的目的是以大炮，飛機及機關槍為工具，以謀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從這二點言，希特勒運動是國家處於內憂外患中的必然反應與法在普法戰敗後有布朗喜運動 (Boulangisme)，土耳其在歐戰後有凱末爾運動，和我國在屢受列強侵略後有國家主義運動，同出一轍。

不過希特勒運動的洶潮澎湃，勢如破竹，雖給與我們一偉大的歡欣，鼓勵，和興奮，但是迴顧自身，以國勢的日趨危險，更不勝為來日而杞憂。我們從此時起，從滿洲被佔，淞滬失敗和政治腐化的時光起

，更應培養爭鬥精神，努力奮鬥，不使希特勒運動專美於西歐。「信仰，服從，爭鬪」，是我們的三大信條，我們應該要死心踏地的牢記着，實行

(四) 建設「上海圖書館」運動

上海雖然寄生在帝國主義的保護之下，然而在文化上，政治上，工商業上，都是全國一個最重要的地方。牠有三百萬的市民，牠幾乎做了全國一切新事業的領導，今後全國一切一切的開發，都不能不看上海的本身是否健全。我們一想到這種地方，便不能不感到上海在學術研究上的設備，實在過於簡陋

上海有不少的大學，但內容大體都不充實；上海也漸漸有若干研究學術的機關，但都還在萌芽時代；上海的出版界，素來是執着全國出版事業的牛耳，可是自從商

(五) 小規模的研究團體

時局顯然在那裏醞釀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次變化的到來，一定是中國首當其衝！速則隨時可以爆發，遲亦決不出三年兩年，一班「周公」「諸葛亮」都還在那裏醉生夢死，我們這些「成王」和「阿斗」，還不應該起來自作主張嗎

中國今日一切待解決的問題，既已繁

着。在物質上，「第四共和」之能否建立，國家的自由獨立能否實現，胥賴我們對於這些精神條件能否具備。

仲平

務印書館暫時停業以來，便幾乎有錢買不着書；而尤其笑話的，便是上海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大規模的適於一般人閱覽的圖書館。

聽說最近上海教育界工商界出版界的若干領袖，已有過多少次的接洽，想要發起一個大規模的「上海圖書館」，我覺得這真是停戰以來的福音，顯然適於目前急切的需要，在這一次上海文化機關被日本的暴力蹂躪以後，這個圖書館的成立，更可以表示我們不屈服的精神，同時也可以作為國難的紀念品。

仲平

難複雜達於極點，而一班魯莽滅裂亂唱高調的人又是這樣的多，真心想為國家出路的人，不應該小心謹慎就中國問題的各方面有一番審慎周詳的研究嗎？

國民黨有今日的失敗，決不是偶然的，他們「從事革命凡四十年」，在革命未成功以前，要做幾套手鎗炸彈的工作，其無

暇爲中國的問題去作詳密的研究，自然還可以原諒；可是這幾年幹什麼去了呢？就資質論，國民黨中三四十以下的青年，可以讀書，可以研究的總還不少，國民黨的領袖，不獎勵他們去做這種一個希望成功的革命黨所不可少的工作，却單知道位置他們去作官，去辦黨，這不是害死青年嗎？今日主張停止由國庫支給黨費的人，真算是有良心，假如是存心要陷害國民黨，他們不但不必主張停止黨費，他們還可以主張大大的擴充黨費，國民忍痛出一部分的膏血，養着這班黨老爺，黨少爺，讓他們去奢侈，讓他們去舒服，甚至於還可以讓他們討小老婆，抽鴉片煙，有得十年八年下來，還怕你們全部的黨員不變成知識的落伍者嗎？還怕你們不變成遊手好閒一無所能的八旗子弟嗎？

好，國民黨能不能接受我這種針針見血的忠告，我們姑且不去管他，可是我們

由滿清歷史說到「黨國」現狀

陳啓天

現在一般國民大都不滿意於所謂黨國的現狀，究竟黨國的將來怎樣，我們可從過去的歷史，加以比擬和推斷。老話說得好，「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我們處在黨國現狀下所不宜忘却的「前事」，是滿清的歷史，尤其是滿清中葉以後的歷史。滿清中葉以後的歷史可以大分爲兩個時代

呢？我們這班自命有了些覺悟的國民呢？假如我們不是對於處理中國某一問題或某一事件已經覺得有了十之七八的把握，而妄想以嘗試的意味去操刀一割，這恐怕不是忠於爲國家爲社會的人所應有的態度吧！然則我們怎樣辦呢？我們惟有抽出時間埋頭工作啊！惟有努力去認識我們的武的兩套本錢啊！惟有不怕麻煩有些技術上方法上的修養啊！惟有不怕一個人單獨去作一種研究或修養，難保不流於寡陋，或者弄得意興索然，最好五個人十個人一組，合作的設備，合作的探討，合作的監督，在全國每一個大學，每一個機關，每一個團體，能夠自動的產生無數這一類的組織，我不相信中國學術不會進步，我不相信中國的新建設永遠不會成功，我不相信一般的社會事業，不會有長足的進展。試試看吧！假如你覺得我的話也還有相當的理由的話。

：一是咸同時代，一是光宣時代。現在黨國時代彷彿是咸同和光宣兩個時代湊合的複演。黨國時代的名色花樣以及內容雖不盡與咸同或光宣時代相同，然在形勢上却有不少相似的處所。我們要斷定黨國的將來究竟如何，也不妨將咸同和光宣兩個時代的歷史與黨國現狀粗枝大葉的兩相比較看看。

較看看。

一、咸同時代與所謂黨國的比較
咸同時代與黨國現狀比較起來，相似的處所有四大點，不相似的處所只有一大點。相似的四大點是什麼呢？

第一是政體相似。咸同以前以及咸同時代滿清的政體是一姓專制，一族專制，與現在黨國的一黨專政，一派專政很相似。從前在愛新覺羅氏一姓及滿族一族專制之下，所有中央以及地方大權均操於皇族和滿族之手，不許漢人過問，以故親貴專橫，奢肆並且貪污腐敗至於極地。現在在國民黨一黨專政或其一派專政之下，所有中央及地方大權則均操於一黨一派之手，不許國民過問，以故黨員專橫奢肆並且貪污腐敗至於極地也不下於從前的親貴。從前是皇權高於一切，現在是黨權高於一切。從前是滿族居於特殊地位，現在是黨員居於特殊地位。一姓專制與一黨專政在形式上的權源雖不同，然在實質上的精神，則都是以國家當做私有物，以政權當做專利品，以國民當做奴隸，却完全一模一樣。所以說咸同時代與黨國現狀政體相似。

第二是內亂相似。在專橫腐敗的政治之下，必然造成內亂，是古今中外一致的現象。因此咸同時代造成太平天國的內亂，現在黨國時代造成共匪的內亂，均是必然的結果。太平天國以天主教做背景，共匪

以「列甯教」做背景。太平天國以共產主義故幌子，共匪也以共產主義做幌子。太平天國放火殺人，共匪也放火殺人。太平天國從兩粵擾亂到長江流域各省，共匪也是從兩粵擾亂到長江流域各省，即是隨國民黨由廣東北伐擾亂到長江。太平天國建立屬於上帝的新國，共匪也建立屬於蘇俄的偽國，即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太平天國有洪秀全李秀成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互相殘殺的內鬨，共匪也有 A B 團，托羅斯基派（陳獨秀等）斯大林派（陳紹玉等）李立三派與調和派（瞿秋白等）等劇烈的黨內鬥爭。太平天國擾亂了十多年才漸次消滅，共匪從十六年擾亂起到現在已有六年，照現在的形勢看，至少還有五年到十年的大擾亂才會消滅。以上是黨國所造成的共匪與滿清所造成的太平天國相似的處所。至於不相同的處所也不少，其最大的不同：是太平天國純屬內亂，而共匪則以俄國做後台，俄國以共匪做便衣隊，既是內亂，又是外患，所以特別難於勦辦。

第三是外患相似。當咸同時代內亂正緊急的時候，有英法聯軍由廣州打到京津；當去今兩年共匪正猖獗的時候，也有日軍由東北攻到淞滬。從前滿清政府對於英法聯軍與現在黨政府對於日本侵略的有許多處所相似。英法聯軍初攻廣州，以總督葉名琛「不戰，不和，不守，不降，不死，不走」

失陷於英法聯軍將及三年，始行收回。去年九一八後日軍侵略東北，以張學良實行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而走的無抵抗主義的完全陷落，到現在已有八個月還絕無收復的希望。張學良與葉名琛可算先後齊名了。英法聯軍與僧格林沁軍相持於塘沽，我軍先勝後敗，也與十九路軍和日軍相持於淞滬先勝後退相似。英法聯軍攻進天津以後咸豐蒙塵熱河，命奕訢留守京師，與一二八後黨政府遷都洛陽命何應欽留守南京相似。清政府對英法聯軍始終準備妥協，「要什麼給什麼」，不惜喪權辱國締成天津條約。現在黨政府對日本侵略也始終準備妥協，要什麼給什麼，業已締結上海停戰協定，還準備繼續交涉，斷送東北。政府對外的妥協精神總算是先後一轍！而且黨政府比較清政府猶後勝於先！

第四是軍隊相似。咸同時代的綠營旗兵與現在的黨軍有許多處所相似。胡林翼描寫當時的軍隊說：「驅怯戰之兵，日日浪戰，以冀幸其一勝。軍興三年無一人深入賊營，探其虛實，賊營動靜，無能知者。亦未聞設一奇策，引其入彀。……今粵西乃棄民以嘗賊。以此圖功，竊所未喻。其失一也。粵軍兵將臥耽鴆毒，即無疾病，亦半委靡。選將不精，束伍不定，以此言戰，何恃不恐？以此言兵，雖多奚為？其

失二也。（見胡文忠遺集請通飭修築碕堡啓）

胡林翼又描寫當時一個滿將軍勝保的情形說：

「勝保每戰必敗，每敗必以勝聞。」

「勝保在蔣壩，殘敗不復能軍，山東人向呼此公爲『敗保』。蓋其治軍也，如鄭公子突所謂『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輕而不整，貪而無親』者矣。」（見遺集卷六十五）

從前的綠營旗兵是如此，現在的黨軍又如何？我們將兩年來勦匪的部隊仔細考察一番，有幾個將領不是「每戰必敗，每敗必以勝聞」？不然，何以捷電頻傳而匪勢反大呢？又有幾個將領不是「敗不相救」以保存實力，「貪而無親」以剝削士兵呢？不然，軍隊何以無多死傷，將領又何能腰纏萬貫呢？現在黨軍勦匪所常用的戰略是「匪去兵來，匪來兵去」，不得已而與匪接觸，小戰則小敗，大戰則大敗，以致愈勦愈衆，無法收拾。這與從前的綠營旗兵之不能勦匪又有什麼分別呢？

黨國現狀與咸同時代的政體相似，內亂相似，外患相似，軍隊相似已如上所說，獨有一點，特別不同：

即當時滿清當局覺悟滿族自己無法撥亂反正，乃破除滿漢之禁，開放政權，起用漢人，使有

志之士得以共赴國難，同挽浩劫；而現在的黨政府却仍執迷不悟，謬說開始訓政，厲行黨治，努力壟斷政權，嚴禁反動，使愛國民衆無法共赴國難；勢必激成革命。

這點不同，值得我們大注意特注意。

咸同以前，滿清一族壟斷政權，把持兵權，幾乎絕對沒有漢人問津的機會。到咸同時代，內亂的猖獗，外患的緊迫以及綠營旗兵的腐敗無用，大足以使國本動搖，幾乎至於完全塌台，然猶從極度動搖中漸次安定而造成同治中興局面的原因，就在開放政權，起用漢人這一點上。因為咸同時代開放了政權，起用了漢人，於是曾胡左李等名將隨之而起。其中以曾國藩的名望爲最高，而其學位不過是個「賜同進士出身」，等於現在國立大學內等畢業生；官階不過是個「在籍侍郎」，等於現在卸差家居的次長。曾初應命出來督辦團練，直接上奏，其權即與督撫相將。大學士祁雋藻向咸豐譏問說：

「曾國藩以匹夫居鄉里，一呼而從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

咸豐不爲所動，仍加信用。當時內閣大學士滿人文慶且密請用人不拘滿漢藩離說：

「一。滿清一族壟斷政權，把持兵權，幾乎絕對沒有漢人問津的機會。到咸同時代，內亂的猖獗，外患的緊迫以及綠營旗兵的腐敗無用，大足以使國本動搖，幾乎至於完全塌台，然猶從極度動搖中漸次安定而造成同治中興局面的原因，就在開放政權，起用漢人這一點上。因為咸同時代開放了政權，起用了漢人，於是曾胡左李等名將隨之而起。其中以曾國藩的名望爲最高，而其學位不過是個「賜同進士出身」，等於現在國立大學內等畢業生；官階不過是個「在籍侍郎」，等於現在卸差家居的次長。曾初應命出來督辦團練，直接上奏，其權即與督撫相將。大學士祁雋藻向咸豐譏問說：

「曾國藩以匹夫居鄉里，一呼而從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

咸豐不爲所動，仍加信用。當時內閣大學士滿人文慶且密請用人不拘滿漢藩離說：

「滿族中無一人可用者，國家遇有大疑難事，非依重漢人不可。」

評孫科抗日救國綱領草案

孫科的抗日救國綱領共分三部：

(一)關於內政者；

(二)關於外交者；

(三)關於黨務者；

這三部分，以第一爲最詳細，第二爲最含混。再者外交與黨務是隨着內政變的，本篇所討論者，專限於第一部。

若是讀過從前黨國要人關於內政的言論的，現在再看看孫科的草案，不由得你有幾分滿意。實在，這個草案有很多地方是道其他要人之所未曾道，所不敢道的。最著者有下列數項：

(一)縮短訓政時期——汪精衛胡漢民都是主張必須到了總理建國大綱訓政綱領一一實現後方可結束訓政。二人的理由都

由危而安，實非偶然。而現在黨國要人中，除自私自利，把持黨治的汪精衛等外，要尋覓一個像咸同時代的人物，且不易得，可見其權令智昏，不顧國家了。黨治之所以仍舊要維持，根本徵候在此。因之黨國現狀不但與咸同時代的壞情形相似，並且又與光宣時代的壞情形也相似。看了下節的比較就可明白。

(未完)

丁作韶

是：這總理建國大綱的訓政綱領是實現真實民主政治的必要途徑。過去雖然訓政施行了五年，汪上台以後，認爲只是軍政，並沒訓政，胡漢民也認「今日之事實」仍是民十三前的事實。訓政正要開始，安有縮短之可言。國難會議的時候，有人主張即時結束訓政。「經大會一天激烈的討論，然後第二審查委員會報告自己主觀的判斷，他們贊成的是：第一：請政府如期結束訓政，召集國民大會起草憲法……當經在場五分之四會員贊成通過……通過之後，兄弟表示以行政院長的資格，固然不能答復一定可以採納，即以中央委員議案提到中央，請求中央會議採納……」見汪精衛五日二十六日在中央紀念週報告

那麼，如期結束訓政，汪精衛也沒有允意。孫科則不然，孫科主張在「如期」以前結束訓政。「於民國廿二年四月召開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議定憲法並決定頒布日期」。

(二)憲政與地方自治同時並進——其他黨國要人的主張，都是應該先地方自治然後憲政：地方自治是憲政的預備，憲政是地方自治的成績。孫科則主張憲政與地方自治同時並進，而且地方自治是按照憲法規定的進行。第四項云：「於憲法頒布後，由政府依照憲法規定之地方制度，切實施行地方自治，並完成所有訓政時期未盡工作。」

以上兩點，同現在民治派的主張均極為接近，因此，他頗能博得民治派的同情，反而言之，一般訓政派，必不能嘉納他的意見，因為他這兩點，破壞了整部建國大綱。理由特因在四月二十五日社評裏（見東方日報）講得很清楚。

「……凡謂憲政之開始，自孫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第十六條言：「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則「籌備」云者，應先使各縣皆達完全自治之謂，而孫君在關於內政之第五項，乃謂「於憲法頒布後，由政府依照憲法規定之地方

制度，切實施行地方自治。」

是先有憲政憲法，而後有地方自治矣。其理論之顛倒矛盾，已屬如此。至事實上民衆之漫無組織，所以表現其意志行動之機關尚未所自，地方自治政府尚未成立，國民代表亦無由產生，則所謂短期間開始憲政，召集國民代表大會，頒布憲法，更屬笑話！

照建國大綱十四條「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參與中央政事，」則國民代表大會之招集時期，與代表之選出方法，已明白指出，乃孫君則謂：「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由全國人民按照各省區各特別市人口之比例及各省區各特別市職業團體分別選出之代表組織之。其人數之分配，及詳細之選舉法，由立法院於本年十月制定之。」這豈非將建國大綱整部破壞！

除上例的兩項外，還有一項是很重要的，即九項的（子）款：「國民代表大會之職權爲（子）爲代表中華民國國民統治國家之最高權力機關」。這樣一來，黨治就完全推翻了。從此中華民國，不復是中華民國，我們民衆自然滿意。

不過有很多的規定，顯然與這個大原則衝突，試爲說明如下。

(一)國民代表大會既然是中華民國國

民統治國家之最高權力機關，他就有確定政體改變政體成立政府推倒政府的力量，其性質與歐西普通的國會同。什麼政制要採用？內閣式還是總統式，三權還是五權，都是他的自由。什麼官吏要選舉，什麼不要選舉，也是他的自由。這一切都規定在他所決定的憲法，現在用不着九項卯款：選舉國家元首，政務首長，最高司法官和辰款：選舉立法院監察院委員組織立法院監察院。」的規定。

有了這種規定，就含着強制的意味；要民衆承認五權憲法爲中華民國的憲法。多數的代表贊成採用，自然可以採用，惟現在則不宜規定出來。況且五權憲法尚有許多不當呢？

(二)國民代表大會既然是中華民國國民統治國家之最高權力機關，就應該有立法權監察權，而且這兩種權是不能夠委託別人代做的。一來因爲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一來因爲監察是個個代表的責任。若委託了別人，不但失去代表大會本身的作用，而被委託的人，其威力，其嚴密，均不如大會。倘把國民代表大會，比作某黨某派的代表大會，他的立法大權，也不能委託別人代理。八項所規定：「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其職權交由大會選出之立法院監察院執行之。」實不應該。

(三)國民代表大會既然是中華民國國

民統治國家之最高權力機關，其職務至爲繁重。「議決法律，預算案，決算案，議決宣戰構和案，及政治，經濟，軍國重大計劃，」固然是聲望大者，但不能說就止於此，以這樣繁重的職務，普通有八個月的工作，尙辦不了，時而還要加夜緊趕，「一個月」會期夠做什麼？「半個月」又夠什麼？否則，皇皇大會又少不了變成國民會議一類的東西。這種會而不議，議而不行的東西，要他做什麼？因此，（八）項的規定：每年召集大會一次，會期一個月，……臨時會，以半個月爲限，……」殊不妥。

（四）最不妥者，與「……國民代表大會……爲代表中華民國國民統治國家之最高權力機關」根本衝突的，莫過於第（六）項前半段的規定：「全國人民在不危害中華民國，不違反三民主義之原則下，皆得自由組織政治團體，參加政治……」

蓋大會既曰國民代表，當然是全民的代表大會。全民的利害不一樣，全民的階級不一樣，全民的思想也當然不一樣。三民主義，雖然是包羅萬象，摻雜無比，但要知道主義是要有系統有辦法的，一主義決不能包羅萬象，博大無匹；包羅萬象，博大無匹的，決不是主義。固然，三民主義，可以認爲是社會主義，可以認爲是共

產主義，但三民主義畢竟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信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者固有人在。何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外還有國家主義等，也有許多人信仰！於此規定非信仰三民主義或不違反三民主義之人，不能組織政治團體，參加政治，根本背乎民治的原則，根本黨治下的口吻，斷難存在。否則這個憲政，即是黨治的別名。絕難代表國民。實現以後，仍是十年的國民會議：某人某系的代表而已。這樣小嘍囉的會議，離民治恐不止十萬八千里：豈吾民之所望！

何況思想自由，結社自由是任何憲政的基本要件。明白講來，沒有思想自由，沒有結社自由，就沒有憲政。因此，規定「在……不違反三民主義原則之下，得……」，不啻根本推翻草案，根本不要憲政：望談民治者，千萬莫放鬆這項！

這項規定何從而來。從「國民黨要領導民衆」一念而來。在國民黨看起來，國民黨是民國的創造者，是民國的執政者，是民國的保姆，當然要負起繼承的責任執政的責任和保姆的責任。不過在憲政之下，各黨要地位平等，各黨要自由競爭，領導國民的黨，是多數人民贊成擁護的黨。人民贊成擁護是人民的自由，且不是脅迫而能的，並不是要不要的問題。

有了民衆要我來領的觀念，主人就照

我的主義，辦法就照我的辦法，是自然的結果。「集中民衆力量」云云，乃「集中民衆力量於我手」之謂也。由是，就有（二）項（三）項的規定。二項的意思爲：「今後政治……改革之一切基本原則，本年六月召集本黨三中全會決定」之。三項的意思爲：憲法草案，本年六月由立法院起草，提交國民大會議決。

這隱然把領導指揮的權仍舊拿在國民黨手裏。政治基本原則由他決定，憲法由他起草，當然又是三民主義均治分治那套把戲。而國民代表大會必將又屈服於威力之下。

我們的主張是什麼呢；

是：憲法應由國民代表大會籌備會草起，政治改革之基本原則則留待國民代表大會決定。

憲法由國民代表大會籌備會起草，方可保持憲法的尊嚴，並可以免一黨操縱的嫌疑。

立法院的現狀，我們知道。立法院的將來亦不難預測。

現在的立法院，除極少數有相當法律知識外，餘都是要人的太太朋友親戚故舊。這一般東西，根本無用，開會不是不到，就是到了只會舉手。他們都是吃黨飯的，所以開口是黨，閉口是黨。爲黨所閉，

爲黨所錮，絕不能負起草國民憲法的重大責任。否則，必是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遺訓遺教，充塞其間。再加上國民代表大會「人數之分配，及詳細之選舉法」，也由他規定，上下其手，不難操縱一切。而憲法之尊嚴，亦掃地盡矣。

來日的立法院，或要添加幾名民選的（？）委員。這委員能不能是民選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民選的（？），就不就職，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職了，能不能有爲，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恐怕要「如入鮑魚之市，久而不聞其臭」吧！結果民選的（？）委員，不過是一點綴品，內幕依然如故。憲法由他來起草，與由現在的立法院起草，毫無二致。

因此，國民代表大會之前，一定要有。個國民代表大會籌備會，聚集各黨，各派，各職業團體，各學者於一堂，切實的研討討論。如此方可示天下以大公，保持憲法草案的尊嚴。

國民代表大會籌備會還有個大用處，就是起草並決定選舉法及人數分配。同時監督選舉之執行。必如此，方可免一黨操縱之嫌，或一黨操縱之禍。

以軍運用政，以政運用黨，最後以黨操縱民衆團體，把持選舉，是國民黨的拿手好戲。非有國民代表大會籌備會爲之防範於先，並監視於後，萬難逃出。

這是談民治也要特別注意的一點。實行憲政即是還權於民。今後政治的基本原則，當然要讓他來決定。此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雖然，假若三大大會議的決定的是國民黨本黨的政治黨務：一切基本原則，自然無可非議。

最後我感覺到似乎還有一點是與「國民代表大會」爲中華民國國民統治國家之最高原則」不合的，就是（九）的（已）款。原文對政府之監督並促成全國地方自治。就這款本身，本無可非議。不過對於政府，只有空洞的「監督」與「促成」，而沒有更進一步的制裁，與普通的民意機關有何區別；這代表大會一定還要有撤換更動政府的權。因爲我們所以要求民治，並不只是在說話，還要做事，不只是供獻意見，還要執行意見。

總觀孫科草案的內容，關於國民代表大會，確有繼續將政權握在國民黨手裏實行虛偽的民治之意。我們敢鄭重的聲明：這種草案骨子裏仍是含着黨治的雜質，我們萬難承受。黨治與民治是兩種絕對不同的制度，斷難並存。一天不達到完全的純粹的民治，我們的奮鬥即一天不停止。必須有了完全的純粹的民治，我們（民衆）才能夠說話並同時做事。按之草案，我們連說話的自由都沒有，思想的自由都沒有，未免離我們的希望太遠了！

倘國民黨再沓沓泄泄的弄下去，「他日政治實有不可思議不可收拾之變亂……」

因爲今日之大問題是民衆的生活機會問題。本年的入超在五萬萬以上，而糧食占二萬萬以上，實空前所未見。現在萬萬以上的民衆，嗷口待哺，固不必說了，知識界技術界均有生活機會之恐慌。其所以致此，不客氣的講，就是現在的政治到爺是盡情搜括。所以掃蕩現在的局，爲大家找得生活機會，並消滅剝削敲詐的惡習以保存大家的原氣是很緊要很緊要的。

不如是不能謀得生活機會，不能滿足最低限度的要求。

謀得生活機會的方式，即完全的純粹的民治方式：大家的事大家來幹。達到這個目的，非修改今日之政治原則不可，非更正今日之政治制度不可。中山有言：政是大家的事情，治是管理，政治即管理大家的事情。誰去管理，黨治與民治之分野即在此。民治之下，是由代表推出專門人才來管理的，黨治則是由黨裏的人來管理，彷彿家天下的樣兒。在民治之下，才能精神上有團結，技術上無棄材。

現在「所謂憲政所謂言論思想自由等等，既不能立刻影響於人民生活機會者，可

否滿足民衆慾望，已屬極大疑問。而即此憲法，即此言論思想自由而不可得，則政治前途之危機，真令人不寒而慄耳！今日一般領袖，在朝在野，都以爲「半參政」的方式，若民選半數立監委員等辦法，即可消滅一切政治危機。另有一部分人，則以人民之要求，爲民意機關。此等於認定今日人民之惟一要求，爲說話而不在吃飯，此實大謬。」（見天津益世報四月廿五日第一張社評）

孫私草案的國民代表大會，最多不過是益世報記者所說的「民意機關」。至於他擬的省民代表會，恐怕連「民意機關」也說不上。像選舉法由立法院議定啦，會期十日啦，「選舉省參議於閉會期間代表省民參預省政」，「議決促成地方自治之實現辦法」：啦，「向監察院代表省民彈劾省行政及司法官吏」啦，「向省行政院代表省民提陳省政與革意見」啦，處處都充分的表示省民代表會權是黨政府一個粉飾太平的機關。

省民代表會的選舉及組織法應由國民代表大會籌備會產生之，立法院斷難越俎代謀。否則不免黨政府包辦選舉。我敢決定他們的種種規定是要使黨佔優地位的，這是人情之常，因爲自己送自己到墳墓裏去，社會是看不見的。

會期十日。除了開幕閉幕，不過八日

。八日能做什麼？還不是替黨政府舉手，通過他所要通過的議案！

「每屆另舉代表」，不知道根據什麼法理，除非是國民會議一樣，叫他們來替黨政府撐撐門面！

人民有罷免權。對中央可以，對省政府更當然可以。僅僅參預省政，非廿年的小國民會議而何。這樣的點綴機關究有何用！

又什麼向監察院啦，向行政院啦，豈非明示人將來之政府仍是今日之政府，將來之憲法，仍是今日的憲法？

* * *
綜合觀之，孫草案的進步僅僅在形式。

德法選舉與國際風雲

今年的四五兩個月真是國際政治史中的多事之秋。裁軍會議的擱淺，賠款問題的難關，已夠使國際風雲暗淡無光了。乃復有轟動全球的中日事件，虹口炸彈案，法國總統的慘遭狙擊和犬養毅的被殺，增進國際間的緊張空氣。德國名將魯登道夫曾預言一九三二年的五月一日歐洲必發生大混戰。雖然這大混戰沒有及時發生，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已在積極醞釀中，恐在最近時期內是不可避免的了。

將來的大戰無論是起源於歐洲或太平

方面，而實質方面，與其他黨中要人意見，並沒什麼不同：大家都從黨的立場出發，大家的目的都在鞏固黨的地位，發揚黨的主義而已。

要知這是黨指揮的憲政，而非吾民之所謂憲政。

吾人之所謂憲政，是出發點在民，歸宿仍在民，謀民之言論思想自由，謀民之生活機會，各黨平行競爭，絕無歧視的憲政。請君更上一層樓！不然的話，民衆只有以血去求其實現！

廈門大學五月六號

袁道豐

洋，以今日國際關係的密切，都是相關連的。所以我們在這亙古未有的國難當中，一面固應茹辛忍痛，思籌救國的方策，一面對於國際事變也應時時加以注意，有個確切的了解。所以最近德法選舉的結果與其給與國際政治的影響，是不容我們疎忽的。茲就將淺見所及，綜述如下：

（一）德國

在最近兩個月德國曾陸續舉行二次選舉：一是總統選舉，一是普魯士邦議會的選舉。這兩種選舉性質雖然不同，但其結

果影及整個德國的內政外交則一。當她處此經濟恐慌異常嚴重，國內政治紛擾不堪，希特勒運動洶湧澎湃之時，德國的選舉尤為世人所注意。因為希特勒荷得人民擁戴出掌政權，小則必引起內戰，大則必釀成國際戰爭。所以從重要方面言，這次選舉迴不可與前時的同日而語了。

德國的總統選舉共有四個候選人：（一）超出一切黨派的興登堡大將，（二）國

家社會黨的首領希特勒（Hitler），（三）德國國民黨和鋼盔團共同提出的杜愛斯梯貝爾（Duestenberg），（四）共產黨的首領梯爾曼（Thaelmann）。在這四個候選人中當然以興登堡和希特勒為最重要，同時也最有希望。三月十三日的選舉結果無一獲選，及四月十日複選時興登堡纔獲得大多數票，復被選任為總統。茲就各候選人兩次所得的票數列表如下：

| 候選人 | 四月十三日 | 四月十日 | 兩次比較增減的票數 |
|--------|-------------|-------------|-------------|
| 興登堡 | 一八、六五〇、七三〇、 | 一九、三六七、六八八、 | 增加七一六、九八五 |
| 希特勒 | 一一、四一七、四六〇、 | 一三、四一九、六〇三、 | 增加二、〇八〇、三 |
| 杜愛斯梯貝爾 | 二、五五七、五九〇、 | 自動取消候選資格。 | |
| 梯爾曼 | 四、九八三、一九七、 | 三、七〇五、八九八、 | 減少一、二七七、二九、 |

選舉人的總數為三六、五八八、〇〇〇

離總統選舉不到二禮拜，普魯士議會即舉行總選，改選全體議員。『誰掌握普魯士就誰掌握德意志』。所以普魯士邦議會黨別票數

| | |
|--------|-------------|
| 國家社會黨 | 八、〇〇八、二一九 |
| 社會民主黨 | 四、六七四、九四三 |
| 天主教中央黨 | 三、三七四、四一三 |
| 共產黨 | 二、八一六、九二二 |
| 德國國民黨 | 一、五二〇、九三六 |
| 人民黨 | 三三〇、八二〇 |
| 國家黨 | 三三二、四四一 |
| 基督教社會黨 | 二五五、〇六六 |
| 亞諾福利黨 | 二五五、〇六六 |
| 總票數為 | 二二、四〇二、八四四。 |

| 一九二八年 | 一九三二年 |
|-------|-------|
| 一三七七 | 一六二二 |
| 七七一 | 九三三 |
| 四八 | 六七 |
| 七二 | 五七 |
| 四二〇 | 三一 |
| 二四 | 二二 |
| 五 | 一 |

議員數目

由以上兩表觀察起來，我們所得的唯一結論，就是希特勒派勢力的雄飛猛進，有出人意料者。（一九廿八年德國下院選舉的結果，希特勒派的議員由七席驟增至一百一十二席）。假如總統選舉沒有一個功高望重的興登堡作他的對手，我們敢斷言希特勒必定當選無疑的。至於普魯士議會，以新選舉的結果推之，社會民主黨和天主教中央黨的聯合內閣已無繼續存在的可能性。雖然國家社會黨，即聯合德國國民黨及其他右派的小黨，也無單當一面，組織內閣的能力，但是牠既有如此衆多的議員，不患無操縱邦議會的機緣。所以本月普魯士議會召集時，希特勒派議員必有一番驚人的言行，以一新邦議會的形勢，乃是可以預料到的。

雖然希特勒沒有當選為總統，普魯士議會裏面也沒有得佔絕對的多數，但是他在選舉方面已得代表三分一強的德國全體人民，已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誰敢說這對於國際政局是毫無影響的呢？希特勒是一個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他在內政方面主張創立『第三帝國』，在外交方面主張對法作復仇戰爭，否認德為歐戰戎首，摧廢凡爾賽條約，廢止楊格計畫，實現德奧聯合（Anschluss），和解除軍事束縛等。他認為由磋商談判，以求實現其目的，是罔然無效的，所以他深信機關槍，大砲，飛機

和潛水艇，是謀求國家獨立自由的唯一途徑。他不是時常以此信條激奮和鼓勵『挺進隊』(Truppes d'assaut)及民衆嗎？

希特勒在選舉方面的勝利已引起世人的極端恐懼。而認為德國的一部份民衆已決心將用武力，以洗滌戰敗的恥辱，和改變歐洲的版圖。所以今後隣國以希特勒運動的勃興，對德的態度必更仇視，對裁軍的主張必更強硬，對安全的要求必更堅決。同時對德的經濟救濟亦必愈為慎重。觀諸最近法，波，比，捷諸國的輿論，已足見她們已在提心吊胆，積極充實武備了。

(二) 法國

本年五月法國本來祇有衆院選舉的，乃以杜美爾總統慘遭狙擊，所以也有總統選舉。不過法國總統坐擁虛名，實權很少，故誰為當選，對於國家的內政外交不致發生重大的影響和變化。反之，衆院選舉則不然，有更深遠的意義，和更嚴重的影響。所以我人應得特別注意。這次總選結果人引起各黨的分野大致如下：

黨別

| 黨別 | 增減數目 |
|-------------|-------|
| 保守黨五席 | 失三席 |
| 共和民主聯合黨七十六席 | 失十四席 |
| 獨立共和黨二十八席 | 增二席 |
| 人民民主黨十六席 | 失三席 |
| 共和左派七十二席 | 失廿九席 |
| 急進左派六十二席 | 失二十六席 |

| | |
|-------------|------|
| 急進社會黨一百五十九席 | 增五十席 |
| 社會共和黨三十七席 | 增五席 |
| 社會黨一百二十九席 | 增十七席 |
| 共產黨十二席 | 增二席 |

由此表看來，法國的總選結果却與德國的相反，是左派得勢，比起一九三四年得到更顯著的勝利。現在左派各黨（共產黨除外）聯合起來，就可以組成從前的『卡爾特內閣』(ministère du Cartel)。不過這又要看社會黨所採的態度如何而定。（按社會黨除在歐戰時外向不入閣，）如果牠不願入閣，或放棄牠前時的擁護政策，則赫里歐須與中央派聯合纔得組立政府。總而言之，無論政府將來如何組成，急進社會黨終能掌握內閣的重心，是毫無疑義的。

如急進社會黨，或聯合左派，或聯合中央派，出組新閣，於歐洲政局有無新發展呢？這就是我們要解答的問題。最近有許多人的說。法國的左派既已得勢，她的外交政策必將起重大的變化。（因為法國在國聯左袒日本，所以我國人均願其起變化）。其實不然。法國的左派，除共產黨外，實質上都是很愛國的，尤其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急進社會黨。我們荷翻閱法國第三共和的政治史，馬上就得發見歷來比較更愛國的，更激烈主戰的，不是中右派人，却是左派的政治家。一八七〇年主張對

普堅持到底的，不是左派的甘貝達嗎？(Gambetta)。普法戰敗後主張集中全力，以備復仇的又不是左派的克烈蒙梭嗎？一九零五年以摩洛哥事件主張與德宣戰的，又不是左派的外長笛爾卡舍嗎？(Delcassé)。所以如果把左派的得勢當作是拯救弱小民族的福音，那真是癡人說夢了。

關於這點，戰後的左派與戰前的左派是同樣的。現僅就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來說，如賠款，裁軍，和平組織，及結盟政策，急進社會黨的主張與普恩嘉賓和達迪歐一流人的是無甚殊異的。赫里歐也不是說賠款是要付的，楊格計劃是要維持完整的嗎？他也不是說裁減軍備及組織和平要以安全為條件嗎？赫里歐雖是一九三四年日內瓦議定書的創始者，但別忘記他提出該議定書時，曾援引大哲學家派斯卡的名言：『有強權而無不理，斯為暴虐，有公理而無強權，斯為虛罔，所以必使有強權者有公理，有公理者有強權。』這不正是等於說有公理的法國必須有強權為後盾嗎？議定書的三大信條『仲裁，安全，裁軍』，又不是明白表示要以謀求安全為先，裁軍為後嗎？（按第二國際的社會黨，其黨員亦多同此主張，現在裁軍會議任總代表的波爾邦古氏 (Paul-Boncour) 即為一例）。

至於結盟的外交，本是法國的傳習政

策，也是維持她的霸權的必要政策。歐洲的歷史家常說過去永不會完全過去的，無論生者是否出自本心，終必跟着過去的傳習走的，所以要左派驟變法國的結盟政策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會有的。

總而言之，六月初新國會召集時，如是赫里歐一派人上台，法國的外交勢必繼續其傳習政策和歷來的態度，無可疑議。最近兩日，在準備做內閣總理的赫氏已以此意宣示於天下。希望左派上台以變更法

中國民主憲法議（五）

國體的商榷

國體問題在我們中國，自辛亥革命一直到現在，是一個多年不決的問題，雖然民元以來，統一民主國的名義，始終在維持着，但事實上的變更，乃為衆目所共覩。

經驗告訴我們，民國廿一年中，因國體的爭論時常引起政治的鬥爭，以至於軍隊的鬥爭，也有常因政治或軍隊的鬥爭而引起國體的變化。袁世凱因為要和國民黨鬥爭，不惜把先烈熱血換來的「民國」改為「洪憲」民國十一年，一部分武人因為要反抗一二軍閥借中央名義專權肆惡之故，而產生各省省自制憲運動，以所謂統一民主國變成「聯邦國」的形態。到了民國十六年國民黨借訓政之名實行一黨專政，再拿

「國祖日」態度的國人，還不應醒悟嗎？

（三）尾語

由上所述，可見德法最近的選舉並沒有緩和國際風雲，反轉使國際風雲更加黯淡，更加緊張。而法以隣邦希特勒運動洶湧澎湃，她的對德態度亦必更加堅決和強硬。能夠轉移歐洲政治的德法關係既如此，則和平前途更可想而知。所以人類已復到大戰的前夕，一九一四年前的一九一三年了。

（五月廿四日）

徐漢豪

民國「改成中華黨國」儼然成爲一種貴族的專制國。

過去我國的國體既常隨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握有政權而變化莫測，以至於影響國家對內對外的命運，我們爲改正這種錯誤，不得不在新民主憲法裏把中國的國體有明確的規定不可。

最近世界上有三種國體不同的國家：

（一）君主國 如大不列顛帝國與日本帝國等。

（二）變態的貴族專制——一黨專政——國如蘇俄意大利中國

（三）民主國 如德，法，美，瑞士等。

在此地，我不談君主國家，因爲君主國不是本文所欲討論的，也不談一黨專政的國家，因爲一黨專政國，是我所反對的

，我所要說的是民主國家。

然而民主國家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是單一的民主國，一是組合的民主國，現在我們究竟要採其中的那一種呢？

本來，中國歷來是單一國家，不是不統一的。推翻滿清以後，無論國內戰亂的根苗如何地繼續存在，一二軍閥總要維持假統一的面子，以遂其個人「朕即天下」的大慾，到了假統一的面子一旦破裂時，則不惜用盡全國的兵力財力以追求之，段祺瑞時代是這樣，吳佩孚時代是這樣，目前國民黨時代依然沒有兩樣！

國內大部分學者，對於此種頻年互相殺伐的根本原因，差不多完全沒有深確的認識，只曉得國民黨黨治的必需取消，國民黨的黨治取消後，政治才能入軌道，國內才能太平，而沒有注意到國民黨黨治取消後，如何可以使政治入軌道，使國內太平，一般人知道民主政治，但民主政治是否即爲政治入軌道，國內太平的唯一機能？實施民主政治之外，其他是否「一仍舊貫」，不需要別的改革嗎？

國內分崩離析的現象，固然由於民主政治的沒有實施，同時也由於國體的有所疑問。

中國是單一國，在現在變態的貴族國體下，依然保持着這種假面具，殊不知就是因爲這種假面具的存在，弄得國內戰亂

不停，以至於民不聊生，我們現在應該認清楚過去二十年一切罪惡產生的源流，就在硬要求統一，硬要嘗試以一切的權力集中於中央的原故。

試問現在的中央政府，權力所及者能有幾省？廣東廣西是否依然獨立，四川雲南貴州是否能聽中央的命令？河北山西山東是否在各自爲主？所以我反對單一國體，我們甯願取組合的形式，以求達到真的政治入軌道與國內太平，不願見虛偽的統一而互相殺伐。

組合的國體，在外國有所謂聯邦與聯邦等的分別，在中國祇有省，並沒有邦，省與邦在實質上雖有不同，但皆爲地方的行政區域，則毫無歧異，我們不需要把我們的省改爲外國的邦，而後再聯成爲國，祇要把原有的省讓其各自爲治，同時對於關於全國普遍利益的事業和對外的交涉，應由中央政府處理。

這就是聯省自治制。

聯省制與聯邦制的區別，僅在一個「聯」的是「邦」，一個「聯」的是「省」而已。有人認這種制度爲政體的一種，（註一）也有人認爲是國體的一種（註二），我以爲這不是政體，而是國體。因爲國體是國家的體制，聯邦制或聯省制——是國家體制之一；美國不稱爲民主國而稱爲聯邦國 United States 蘇俄不稱蘇俄共和國而爲蘇維埃

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Union des Repabliques Socialistes Sovietistes 皆表示聯邦是一種國體而不是政體。

我主張中國的國體是個聯省共和國，理由是：

第一可以避免內戰：因爲民國二十一年的內戰，雖然不能說是完全由於一二野心軍閥武力統一迷夢，但至少可以說大部分的戰事，由此而起，所以要消滅內戰，先要消滅軍閥的野心，消滅軍閥野心的方法，惟有許各省自治，凡僅屬一省的事業，由各省自己辦理，除非與聯省民主憲法或中央法令有抵觸的地方，聯省政府——即中央政府——不得顧問。

使在職軍人，不得假借中央的名義，以遂其擴充地盤的私慾，自此若內戰而仍不息，則至少可以減少產生內戰的機會。

第二容易適合各省之風俗習慣：我國各省的風俗習慣，大有不同，進一步說，就是一省以內也有不同的風俗習慣，以江蘇的江南江北及浙江浙東浙西相比較，即爲一顯著的明例（註三）因爲各省風俗習慣等等的不同，中央的法令，有時顧此失彼，不能兩全，採取聯省自治制後，

各省可以各自依照其省內的特別情形，而爲適當的處理。

第三容易完成統一：照以往的事實看來，中國始終是省自割據，沒有統一過，聯省自治制不是國家統一的障礙，國家統一捷徑。因爲聯省自治不僅是「自治」，而且還要「聯省」，各省既因省內的事業得自治而互不侵犯，復因關係全國普遍利益的事業對外交涉的必要而互相聯絡起來，以組織强有力的聯省政府，完成國家真正的統一。

根據上面的三大理由，認爲中國有採取聯省自治制的必要況且目前各省省自爲政，既爲已成的事實，利用這種已成的事實，以求國內統一完成，可以事半功倍，不像從前用盡兵力財力以希求者，結果徒勞民傷財而已，反對聯省自治制，必以爲聯省自治制足以替「省自割據」者造理論，其實大謬不然，因爲在民主政治實行的時候，各省人民即有選舉權，選舉他們所要選的人來執省政；有罷免權，罷免他們大多數認爲不稱職的官吏；有創制權，制立他們所在省的省憲，以規定省的一切機關之運用；如此，割據者無可割據，我們實無所用其憂慮。

所以堅決主張採取聯省自治制，其辦法待諸專論。

註一：見王世杰比較憲法。

註二：見羅志希譯芮恩施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

註三：見我主張聯省自治外，又主張

再談「防空運動」

我在本刊第二十四期上，曾作個一篇短文，叫做「防空運動」，是深感到防空在現代國防上的重要，以冀促起全國民衆的注意。

我現在再將防空運動的重要說一說。不過我首先要聲明的，我這篇文章，不是專家的研究，而只是常識的判斷。若能拋磚引玉，那就是萬幸了！

原來航空發展，是二十世紀的新事業；空軍在戰爭上顯出威力，是在上次歐洲大戰才開始的。當英法聯軍和德國軍隊正在馬倫河陣綫上對敵時，巴黎和倫敦，常受到德國飛船的威嚇，自此以後，防空運動，即漸為世界各國所注意。歐戰結束後，在一九一九年之巴黎和會上，各國訂有國際航空規約。這規約的第一條說，締約各國承認各個國家對於牠的領土和領水之上的天空，有完全和絕對的主權。這是因為航空的發展，將國家的主權，擴張到天空了。因為自空軍發達後，一個國家對於牠的天空若沒有主權，國防上即無從安全。對此問題，法國已故的福煦大將，曾說

依地方之地勢，風俗，習慣，人情，語言而劃分省區，詳細可檢閱拙著的法文「中國省制論。」

夏雨時

得十分暢快。他說：「下次戰爭勢將活躍之一大要素，必為飛機隊，大規模組織之飛機的攻擊，必將飛滿天空，不計其數。而其破壞的效果，將波及國民精神，足使該國政府拋棄戰意，解除武裝，并刺激國民之輿論。」推而言之，可謂無空軍即無國防。故歐戰以後，各國對於空軍，莫不極力發展與擴張，至於今日，空軍竟有與海陸兩軍鼎立之勢。現在我們就歐戰前和現在法英美日意五國的軍用飛機數的比較，即可見一斑。

| | 一九一四年 | 一九三二年一月調查 |
|---|-------|-----------|
| 法 | 一三八 | 三、〇〇〇 |
| 美 | 二〇 | 二、六〇〇 |
| 英 | 一五〇 | 一、六〇〇 |
| 日 | 無 | 一、四〇〇 |
| 意 | 四〇 | 一、三五〇 |

根據上表所載，我們尚有三項須加以說明。（一）各國現時軍事飛機，實在尚不只此數，據世界新聞社五月十九日之訊電，法國飛機，即有四千五百架之多，較本表所列，竟多二分之一。因當現在提倡軍

縮時代，故各國皆不免以多報少。（二）法國在歐洲大戰時代，因大受德國空軍之威嚇，故擴張空軍不遺餘力，現在竟成為第一空軍國家。（三）日本空軍之建設，完全是近幾年來的事，現在竟駕意國而上之。因為空軍之重要，所以各國對於防空事業，無不加倍努力，以求在天空上決勝負。關於日本舉國上下對於防空運動之熱狂，我在前篇即已說過了，現在看看歐洲各國，則又如何？據本年五月十九日世界新聞社倫敦電訊：

「空中襲擊，為歐戰時初起之問題，故防空事業，亦以歐洲各國為發達最早者，英國在歐戰發生之次年，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五日，忽見齊柏林飛機出現於倫敦之上空，由空中蹂躪等於無防禦之倫敦市，由是英國人民對於防空，極為注意，實行澈底之防空設施。試舉其一例，如英國之防空司令部，特設防空學校，可以概見。有世界第一空軍國之稱之法國，有飛行中隊二百，飛機四千五百，并設有國家防空機關。其次俄設有國防飛行化學會，其會員實佔四五百萬人之多，由國民捐納的飛機，已達八百架，此外美意德及其他各國，均有其特具的防空設施云云。」

未完

民聲週報

第三十二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廿一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民聲週報第卅二期目錄

近事雜評

(一)反對屈辱交涉準備繼續抵抗

陳啓天

(二)廢止內戰與武力統一

左舜生

(三)從速創造平津民衆武力

徐漢豪

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

李璜

蘇俄備戰

夏雨時

希特勒之生平及其活動(續)

袁道豐

本社代售(郵費加一)(掛號六分)

△脫出紅俄

朱乃一著 價洋三角

△日美戰爭之預測

郭紹宗著 價洋七角

△日人口中之「滿洲問題」致東三省死命之吉會路

光弼著 價洋五角

近事雜評

一、反對屈辱交涉，準備繼續抵抗

陳啓天

自九一八日軍強佔東北以後，南京政府對日的態度有以下數段的變化：

第一段，由九一八到一二八南京政府

對日態度既不敢戰，又不敢和，只將東北事件送交國際聯盟去，以求「拖下去」。結果國聯一次二次的決議均不能制裁日軍的暴行，致任東北完全陷於日軍之手。這種「拖下去」不敢戰，不敢和，不負責任的責任，是南京政府所不能推脫的。

第二段由一二八到三月二日，十九路軍在淞滬自動抗日，引起全國愛國民衆的熱烈援助，竟能以孤軍鏖戰一個多月。南京政府在此時放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空話，而實際抵抗的只有十九路與民衆，並

不見南京政府有抵抗的事實表現。這種空言抵抗不加援助的責任，也是南京政府所不能推脫的。

第三段由十九路軍撤退到上海停戰協定簽字，(五月五日)南京政府允許將上海問題單獨解決，而實際並未能徹底解決，反令日本得將在上海的軍隊調赴東北，撲滅我國的義勇軍。這種初步實行直接交涉，放棄東北問題不談，也不援助東北義勇軍的責任，也是南京政府所不能推脫的。

第四段自國際調查團入關到現在，南京政府對於國聯失望，而又恐懼日本將要唆使偽國人關，華北復陷於東北一樣的亡國慘狀，急圖設法直接交涉。廬山會議，

汪精衛飛平與張學良會晤，蔣作賓使日，所謂全國學者到甯會商國事，以備政府參考，都與對日直接交涉有重大關係。據報章所傳，南京政府業已準備屈服，完全承認日本所謂五條基本原則，完全承認袁世凱所沒有完全承認的廿一條，以試探國民的意向。於是南京政府對日的根本態度就完全暴露了。

事到如今，對日究應繼續抵抗，還應即行交涉呢？在政府方面，要鞏固政權，鎮壓反動，自不惜喪權辱國，立即直接交涉。在人民方面則大多以為只有繼續抵抗，才能收復東北；只有繼續抵抗，才能促起國際注意；只有繼續抵抗，才能復興中華民國。縱萬不得已要直接交涉，也必須在繼續抵抗完全失敗以後，才能將東北問題深深打入全國人民腦中，使其永世不忘，力圖恢復，如同法國人對於亞羅兩州的故事一樣。如不繼續抵抗，而直接即行交涉，那就要請問：

一、在滿洲偽國業已被造成成功的今日，究竟有沒有立即開始直接交涉的可能路徑呢？如其目前尚沒有這種路徑，則單相思式的直接交涉，只足以一面懈怠了武力收復東北的工作，又一面予日本在東北從容佈置的機會，究於中國有何益呢？

二、縱令立即交涉，日本可以允許進

行，其結果必出於喪權辱國。就所謂五項基本原則和廿一條說，如果完全承認，則不但東北從此名存實亡，而且中原特別是魯閩兩省更要受日本的控制，這不是比東北淪亡還要危險嗎？

三、更退一步說，既不能立即繼續抵抗，無妨暫且直接交涉。那我就要問是只為承認目前事實而即行交涉，還是為準備將來抵抗而再行交涉呢？我可以武斷的說，現在堅決主張立即交涉的人們，大多出

二、廢止內戰與武力統一

中國這個二十年來的擾亂，大家都知道是誤於內戰；同時大家也知道，如果內戰無法廢止，中國的內憂外患也決沒有消弭的一天。可是內戰所以難於廢止的原因，有一點最重要而為一般人所忽略了的，便是這個二十年來少數野心家的「武力統一」之一念。

袁世凱在民國二三年之際，因二次革命已為他的武力所壓倒，在一個時候好像「武力統一」居然大告成功；可是袁氏過信了他的武力，當他的敵人被他打倒以後，他不能本着他的誓書去實行民治，却要解散國會，毀棄約法，而另造所謂行政會議和御用的參政院，等到四五年之交，乃更背叛民國，實行帝制，所以結果袁氏的武力統一雖告成功，而卒歸泡影。

於苟且解決的心理，並無將來雪恥報仇的企圖，交涉一經結束，大家就忘記了。這樣的交涉，實在比不交涉還壞。

因為立即交涉有這種種疑問所以我仍舊反對立即交涉。現政府似乎已下決心，如有可能路徑即行交涉，雖喪權辱國在所不惜。我們人民用不着巧言為現政府張目，幫同喪權辱國。我們現在所最要緊的事情，是準備繼續抵抗，實行雪恥報仇，反對屈辱交涉！

左舜生

繼袁氏而起以北洋軍閥的資格而想以武力實行統一中國的，又有段祺瑞與吳佩孚其人。段吳的政治頭腦既不能望袁氏之項背，而直皖兩系的分裂，更足以制整個北洋勢力的死命，所以他們兩位之不能有成，也是有識者前知其當然的。

護法之役興起以後，國民黨解組以還，中山亦嘗抱以武力統一中國的宏願；但孫陳分裂於南，三角同盟於北，中山意中之所謂武力武力，亦徒留後人慨歎之資而已。

蔣氏繼中山而起，力征經營，規模稍具，當青白旗高掛瀋陽以後，中國似乎統一矣；然容共惡果，致成附骨之疽；有軍無政，致小民陷於水深火熱；日人乘之，更有去年九一八之變，於是所謂武力統一

云云，又成一場春夢矣。

楊度在他去死三個月以前告人，他說他曾對吳佩孚說過：「中國非武力不能統一，然非帝制不能實行武力統一！」哲子是帝制黨人，他所學的是所謂「帝王學」，其持論自不得不爾。我們證以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凡想開基立業，要做太祖高皇帝的人們，也誠然不能不在武力一方面，多下一番工夫，可見如果有人要做皇帝，則以武力削平羣雄的工作，却實是不可少的。

現在中國既絕對沒有人敢做皇帝，然則除了武力統一的一條途徑以外，還不應該另想方法嗎？

目前河北的小張，還擁兵二十萬（合宋龐孫商等部而言），閻亦在十萬以上；馮雖隱居泰山，然潛勢力仍散布南北；韓復榘有衆七萬以上，與閻張勢成鼎足；粵之陳，桂之白，固今日南方之雄也，而十九路又已入閩；在長江中部，則蔣氏之力，僅與共黨相當，兩方正式接觸以後，尙不知鹿死誰手！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就有人再要做武力統一的迷夢，其決無好夢重圓之一日，乃成鉄一樣的事實而絲毫無可動搖了。

然則所謂武力以外的新途徑，要如何才能走得上去呢？

一、今日從事廢止內戰的諸民衆團體

，宜向各方有力者反覆陳說武力統一之不可能，而爲之製定一國內各實力派共存共榮的綱領，使其各就勢力範圍以內，裁兵節財，救民造產，減輕苛稅，安定農村，一致去服從一個足以代表民意的中央政府，而彼此不相侵越。

二、國民黨應以國家爲念，根據事實，不唱高調，以最有效的方法，改組一可以爲民意及各實力派所能擁戴的強固政府，從事實上放棄黨治。而這個強固政府的作用，只在操持大綱，側重對外，對地方上局部的事件，不必遙制。以期股胎換骨，使地方的力量增強，以造成一種切合中國今日需要的政制。

三、應以地方人民的力量，加以切實的組織，以期與地方的實力派構成一種合理而有效的合作，使全國逐漸入於休養生

三、從速創造平津民衆武力

張學良最近對東北大學的學生說，標語傳單紙上談兵的宣傳是沒有用的，言下好像他是有臥薪嘗膽，準備武力收回東北的決心；但是據我們所知道的，張學良不但沒有出兵關外的能力，就是要防止日本軍隊的侵入平津，也不容易！日本近來已放出十月佔領平津的空氣了，本莊繁在錦州正積極訓練二十萬大兵預備打進國內來了，而張學良還是酣歌高舞，似不知榆關

四、在共黨未解除其武裝以前，全國人不應有反對剿共之舉；但剿共之成敗，影響於國家者甚大，吾人不主張使蔣氏偏勞，而認爲環赤色區域的各實力派，均應通力合作，尤其爲民衆所愛護的十九路，更非挺身出來，分擔這個責任不可。倘不如此，則蔣氏剿共無論成敗，均無以杜絕「武力統一」論之復活。

總而言之二十年來，誤於「武力統一」之一念，而不知道統一國家另有其合理而有效的一途。在目前的形勢之下，無論對內對外，均非各方覺悟，放棄對內的武力不可。而國民黨服從民意，放棄黨治，尤爲今日消弭內爭的最要關鍵，這是今日主張廢止內戰的人們所不可不知的。

徐漢豪

笳鼓的響徹雲霄。所以除非日本不來入寇，不然的話，平津的陷落不過是時間問題，爲今之計，我們要救平津，在日人所指使下的偽國軍隊尙未入關以前，應從速培植民間武力，培植的方法，由社會知名之士在滬漢平津川粵各地設立華北抗日民衆武力建設會，募集款項，購買鎗械，分派給華北各地的民衆，同時要求國內熱心救國的軍事人才担任訓練工作，一旦有警，

華北民衆可以立即編成隊伍，幫助正式軍隊抵抗日寇；如果正式軍隊不抵抗，我們也可以有十萬甚至於數十萬的義勇軍，與日軍作殊死戰，雖然不一定能保持平津的

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

李璜

(一)

這個題目，是我于民國十五年夏，在南京東南大學講演我們中國青年黨的經濟主張時所用過的。（原文載在中華書局出版國家主義論文集第二卷）這篇講演的大部份是在說明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以便指示出本黨政綱，關於經濟部份，是斟酌國家現狀，而採取自 Rodbertus 以來，主張以國家權力，通盤籌劃國民經濟生活，而干涉個人資本之無限擴張的。不過國家社會主義，既然是用國家權力來推行社會改革，實現全民經濟生活當相的均等，則必得要一個健全的政府。這個健全的政府又必得要為全民所付託，始為全民所信任，然後乃有真正的權力可言；并且這個政府更必要根本取消官僚政治（Bureaucracy）的習慣，把為人為私的政治變成爲事爲公的政治，然後始能推行此項政策，而不致發生弊害。因此，橫梗于眼前的軍閥專政，一黨專政，其人，其行，與其制度，不但不爲全民所信任，而且爲全民所詬病，不但不能實現全民的經濟

不失，但也總不至於束手待亡。如果我們此時沒有這種準備，那末平津的命運終恐免不了像九一八的瀋陽一樣！

生活的相當均等，而且其自身即爲全民生活之剝奪者，壓榨者。在這種現狀之下，空譚一陣經濟改革，有何用處？所以本黨數年以來，專注精力于推翻軍閥統治與一黨專政，以求首先實現全民付託信任的民主立憲政治，然後始能達到我們的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

但是，近幾年來，因爲俄國推銷共產主義，收買共產黨徒；又因爲有每年四十萬金羅布的補助，（一九二八年七月蘇俄規定一條政策，題目叫作「動搖中國的根本思想」，在此政策下撥出每年用費四十萬金羅布，以爲譯書及開辦書店之用），于是唯經濟史觀的書籍滿坑滿谷，觸目皆是！除非你是一個老頑固，不願讀譯述的書者，如果你願意接受新知識，你去買十本新書，便要遇着八本是唯經濟史觀的。因此當今之世，你譚學問，而不是以經濟基礎爲理論，便算叫作落伍，你譚政治，而不先說到經濟主張，便算叫作不時髦！因此，近來許多表同情于國家主義的朋友常常問及我們中國青年黨的經濟政策是如

何的主張。他們或者未曾看見我們在民十五所發表的文章，所以我在這裏再來說明一下。

(二)

本來在二十世紀的今日，個人資本主義已經發現了無窮的弊害，不但在各國內生出了富者壓榨貧者的慘狀，而且在國際也因爲多量生產，經濟侵略，而造成了殘酷的戰爭和弱肉強食的世界，所以在今天來，要解決一個國家的事情，對於這個經濟上的急迫問題，無論那一個政黨，沒有不留心到了的，換句話說，現在沒有那一個政黨，沒有不顧到國家利害和大多數民衆經濟利益的；其所以有左派右派之稱謂，也無非在經濟改革上有緩急不同，而始爲此分別：用暴力沒收土地財產，實行絕對的集產主義（Collectivism absolute），如俄國共產黨初期（1918-1921）的辦法可稱之爲極左派，如果以此爲極度，而向右傾，則所謂左派主張的等差非常複雜，從今日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蘇俄共產黨數到法國的急進社會黨，英國的工黨以及德國的民主社會黨等等主張，這些所謂左派的理論與其實施，如以十分爲「左」的最高點，則程度都不過在五份上下。這個等差的標準是完全以他們「非資本主義」的程度而定，明白些說，是看他以法律限制私人財產的分際到甚麼樣子。說到限制私

產，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歐洲任何左派，在他們的經濟政策的理論上，都未有不深切的批評資本主義的弊害，為何在實施上，他們又未能完全打倒資本，盡量沒收財產呢？就像蘇俄共產黨那樣號稱徹底，到現在來為何又回頭容許一部份的私人資本呢？在這裏我們應該知道，除了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一個問題外，還有兩個事實的問題當前：一個是機器工業與原始農業，在一個國家裏，不能合軌並進，爲同等的改革，用馬克斯的話來說，就是生產的工具太不相類，而不能一樣的集中于少數之手。一個是政治解放與經濟解放，或在一國內，或在國際間，往往互爲因果，互相牽制，沒有法子去那樣痛快徹底。如果能照共產黨的想法，一拳打破國界，世界的平民公然便無祖國了，那嗎，問題便簡單了，無奈理想是理想，事實是事實，所以號稱實行共產的蘇俄，仍舊不能不回轉頭來，有了國家的抵抗，同時也要將就來一點私人資本的解放，國際資本的吸收。

這兩個事實問題——機器工業與原始農業，政治解放與經濟解放——在中國更是顯明的擺在眼前。中國是個小農制的農業國家，即使現在已有一點機器工業的影子，而在農業，每家則仍舊是兩把鋤犁一條牛，這樣幼稚的生產工具和這樣原始狀態的工作法，又怎麼樣去國家公有呢？

所以絕對的集產主義，在中國更比俄國無法實行。（俄國在革命前還有一點農業工業化的基礎，而且大地主佔農田百分之二十七，不像中國內地自耕農佔百分之四十以上，其餘半自耕農與佃農也是各自有其生產的工具，而是與田主對半分或四六分取其收穫品的。）至于說到「耕者有其田」的均產辦法，固然是最公道不過的，然而中國全體面積可耕之地，現已耕者只有十分之四，而內地農村人口甚密，平均分配，耕者每家不能得三畝地，又怎樣的生活下去呢？（年來共產黨在湘贛曾強迫實行均田制，而農民反無法生存于此公平制度之下。）所以在中國說到共產，簡直是無產可共。因此我們須用國家的力量，去（一）造產，移民開墾邊地，（二）增產，盡量的使農業工業化，（三）集產，然後必然逐漸的可以做到一大部份的土地社會化，資本國有化。在這裏，我們特別用必然逐漸四字，是表明我們一方面雖主張一定要用國家的權力去在造產和增產當中，推行一部份集產的辦法，以免資本主義乘機發展，以便調劑平民經濟生活，但是我們一方面不主張像蘇俄那樣用暴力的沒收辦法。暴力沒收，在蘇俄既已失敗，而從絕對的集產主義開倒車，第一步回到新經濟政策，第二步回到半公有半私有的集合農場，那反莫如採取逐漸政策，以免無益的破壞，而同樣可以達到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

國家社會主義：在英如工黨所主張之大工業國有（Nationalisation de grande industrie），在法如急進社會黨所主張之土地社會化（Socialisation de terre），都未能辦到，因爲他們大工業已成功私人資本的產物，而土地也成功農社自由合作的機器耕種，所以不易下手去根本推翻，而我們反轉可以在白紙去着黑字，易于從事，因爲我們的大工業，和機器農業尚未成立，可以容易在用國家權力勵行工業化之中達到了目的。這并不是我們比英國工黨，法國急進社會黨更能夠辦到徹底，這是我們後進者可以一面設法預防，一面通盤籌劃的好處。不過我們在這一點上，比之英法，雖可以說是佔便宜，而在另一點上，比之英法，却大不便宜，即我們國家的政治解放是一個大問題！如果我們不把這個政治解放得到了相當成功，我們一切經濟的改革都無從下手。這是當然很明白的事實，所以我們須設法打破這一個難關——從政治解放到經濟解放的這一個難關。

（三）

我們中國此刻的政治狀態是內成軍閥割據的局面，外成列強侵略的目標，因此內不統一，外不獨立，內受軍閥政府的苛捐雜稅，橫征暴斂的剝奪，外受列強各國政治的，經濟的，以至軍事的種種侵略。

在這種現狀之下，要實現任何合理的政策，當然都絕對的不可能，尤其是要用國家權力來實現全民經濟生活的相當均等，因為在這種現狀下的國家便根本無權力之可言。因此便非先從軍閥與列強桎梏中得到政治的解放不可！不過一樣的要求解放，國家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看法各有不同，于是立腳點也就兩樣，而辦法竟至有時相反了。共產黨認為資本帝國主義已到了沒落崩潰的最後階段，他走到這個階段，還自不小心，反來勾結軍閥，把我們中國當作半殖民地看待，所以我們只要聯合世界平民，來打倒了帝國主義，而中國的軍閥便失了靠山，我們民族因此對內對外也就得到了解放了。共產黨這個看法的最大疑問在帝國主義究於甚麼時候纔會崩潰呢？共產黨人說：「這不過是遲早時間問題」。但是國家主義者認為這個遲早的問題很大。目前世界的平民不但尚無打破國界的可能，而且強國反在那里法西斯蒂化，其勢洶洶，不可終日，轉瞬間便佔據了我們三省，我們那還有工夫去老等遙遙無期的世界革命。乖覺的蘇俄執政早看到了這點，所以趕快用國家的鼓勵，去謀國家的抵抗。國家主義者認為在此時的中國只有國家的鼓勵，可以集合全民，領導革命，只有國家的抵抗，可以內而拆割據軍閥的台，外而謀獨立自主的局面。國家主義者參

加這回武力自動抗日之役，看見全國民衆的犧牲與努力，以及對於不抵抗的軍閥及其政府之憤怒，深信用國家及愛國民衆自身的力量，可以打破這個政治解放的難關，不過鉅大的犧牲勢所難免。其實那一個民族的解放，國家的獨立，不是經過鉅大犧牲？土耳其在歐戰前的政治局勢不是比我們中國更困難嗎？何以一經戰勝希臘，而英人便收斂了野心呢？凡事天助自助，只要有了國家的抵抗，強國自然會讓步。今日政府派的只知乞憐了事，固有損國家人格，將反引起更大的侵辱，而共產派空言世界革命，只知指望蘇俄，也要誤了國家大事。

我們知道列強對於中國，除了日本有土地的野心而外，大半都重視他們的經濟利益。經濟的交換是需要合作的精神，明白言之，做買賣是要兩相情願。今日所有的經濟侵略，固然一半由于不平等條約所造成，一半也由于國家對於國際貿易太沒有相當計劃，而一任私人活動，故養成一種買辦階級，把持市場，藉外力以剝奪消費者。如果我們一面努力于不平等條約的取消，獲得了相當的關稅自主，我們一面便可于互利的原則之下，辦理通商事情，利于我者，便與交易，這種自由合作，本是近今通商的正軌，只要我能統籌全局應付得法，商業的國家又何樂而不接受

呢？不過這種辦法必須完全由國家來主持國際貿易的事，始足以調劑本國的生產與消費，不致以私利而又產生了買辦階級的弊害。

(四)

總之，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對外對內，都是主張用國家權力，去實行干涉主義與計劃主義的。其干涉的程度，是要使（一）私產無法自由擴張，（二）大工業與大農業都要國家來經理照料，或變為國家資本，（三）生產品適合需要，（四）生產者均得公平的財富分配。至其計劃主義的目的，是要使國家成為國民經濟生活的一個總樞紐，對外可以操縱，對內可以調劑。

至于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立腳點，既不同抽象的個人主義的正統派的立場，又不同于抽象的世界主義的共產派的立場，他是根于具體的國家主義的立場，其精神在於一國國民的生產創造力，與一國國民為公利而合作的力量。現在引一段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家 Lassalle 的說法，并引一段國家經濟學創始者 List 的話，可以見此精神，并用以結束此篇：

「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乃是平民觀念的，在貴族紳士眼中，國家以及其政府的目的不過為個人自由與私產的保護者。如果我們人人都一樣的有能力，一樣的聰明強幹，一樣的有學識，有資本，

這個看法到也不錯。不過在一國裏，既然人人不是一樣有能力有資本，于是乎國家的這種保護適足爲虎作倀，保護強者去安穩的剝奪弱者，這不是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國家觀。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觀另是一樣：人類歷史只是一個長期的奮鬥，去求在自然限制中，在窮苦和壓迫中，得着自由。在這長期奮鬥中間，單獨的個人是無能爲力的，非多數人同心協力合作，是不能達到目的的。國家適足以創出這種合作，因爲他的目的是爲公利。他的目的既然是爲公利，所以他要去干涉一國內人的生產與消費的經濟生活，以免他爲衝突的私利所弄亂了。」（一八六二年 Lassalle 對柏林工人演說）

蘇俄備戰

自日本強佔我國東北以來，日俄衝突俄美復交等問題，呼聲都非常之高。而我國一班近視的人們，更有以中俄復交或聯俄，爲我國外交之唯一出路，好像蘇俄爲我國唯一救星。蘇俄真能爲我而與日本戰嗎？我們只要看看自滿洲偽國成立以來，蘇俄對她竭力敷衍，及對日本之暗送秋波，就可以知道她別有用心，那裏還肯爲我國出力。但蘇俄真在準備戰爭嗎？是的，她是在竭力的備戰。但她這樣備戰，是完全以她自己

「在現今世界上，無經濟上的獨立和自由，便算不得個獨立的國家。……這種獨立和自由爲增長財富的創造能力所不可少，此種創造富的力量便叫作「生產力」，國家當不惜一切犧牲以求之……政治的組織，道德的建設，思想的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審判公平，法制公平，有監督的行政機關，有議會的民主政治，這種種都要齊備，都要弄好，然後國民纔有安全的日子，纔能盡力于工作；而他的工作的利益也纔有保障，而不會被苛捐外力及種種不公道，不道德的行爲損害了去。……因此生產力纔能發展。」（見經濟學國家的系統法譯本三〇七等頁）（完）

夏雨時譯

爲中心，并不是要幫助我們。她的假想敵國，還是歐洲的列強及諸小國，尤其是法國；她極其重視的，還是西歐的國防。換言之，她是站在赤色帝國主義的立場，準備與白色帝國主義作戰，以爭霸世界，并不是要謀那個弱小民族的解放。這篇文章，是紐約前鋒報從前駐俄記者托普金(Ellas Tobenkin)寫的，載在現代史料六月份上，將蘇俄備戰的情形及其立場說得十分詳盡，特譯于此，以供國人對於認識蘇俄的參考。譯者誌

在蘇俄聯邦中，備戰的宣傳是極其十分緊張，爲任何和平的國家所不知道的。驚人的軍事準備，是和着政府巨大的工農業計畫并行的。不論男女老幼，都參加在這些準備中，一切人民皆被強迫爲這些準備盡力。蘇俄人民的任何部份都感到困苦和貨物的缺乏，大部份是由於政府的戰爭經濟政策。

貨物的堆棧，在嚴格的軍事警備之下。工廠門口，尤其是與戰爭原料生產有關的工廠門口，都有荷槍并插上刺刀的兵士守着，參觀人必須拿出適當機關的通行證，然後才能進去。

蘇俄人民的家庭，都是站在戰爭的基點上。麵包，魚，和蔬菜都按日分定；雞蛋，牛乳，和牛油皆準備着留給兒童與殘疾者；白薯和肉是很少的；糖成了奢侈品，數月才能得到一次，而許多地方竟不能嘗到茶味。機關，工廠，和銀行裏僱員都要受戴防毒具的正式訓練。學校課程完全改造了，使學生能適應戰爭與和平。

全國在偵探的狂熱病中。人民皆受到了警告。須小心說話以防備「外國軍國主義」的偵探。更不許他們與住在蘇俄的外國人接近。那些與外人——不論他們是臨時的參觀者或政府僱用的專家——交接的俄國人，皆受到政府的訓示，當他們執行事務時，不妨十分客氣，而必須少說話。工作

時間過了，俄國人就將外國人拋在刻薄的孤獨中。俄國人民的精神。報紙。戲院，和藝術都已經向着軍事方面動員。照史塔林的口號。紅軍是「趕上并超過」歐洲諸國了。

這樣龐大的軍事構造完全建在和平主義的基礎上，看來似乎很奇怪。蘇聯的和平目的，是她政府中所繼續不斷宣傳的，她願意加入不侵犯條約，她主張全部或局部廢除軍備。史塔林說，蘇俄共和國沒有帝國主義的企圖，她不想取得外國的尺寸土地，她要全俄人民都注意到這一點，教他們贊助政府的軍事計劃。她要全俄人民參加的戰爭，只是爲保持蘇俄領土完整的戰爭，換言之，只是一種防衛戰爭。雖然政府的經濟計劃嘗遭受反對，但全國却一致的贊助政府的這種國防政策。

在蘇俄聯邦中，有一百八十種不同的民族，說着一百五十種不同的語言和方言。政府對於各民族，都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去教授這國防計劃的目的；使得各種民族都深信：世界上主要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都聯合在反蘇俄的陣線上，並準備進攻與折散俄國。全蘇俄的公告處，都張貼那標些語以說明戰爭的危險：「全世界中產階級正準備宰割布爾什維克主義——資本主義階級正在計劃着一種反蘇俄的神聖戰爭——法國正在鼓勵我們的鄰邦造成一個圍繞我們的鐵環——波蘭與羅馬尼亞已締結軍

事協定以反對無產階級的祖國——英國正在芬蘭和羅馬尼亞建築海軍港，爲了什麼？——捷克斯拉夫已加入我們敵人的連鎖了——波蘭攻擊蘇俄——國海軍可聽他調遣。」

蘇俄的這種「戰爭心理」——有人叫他做「戰爭心理作用」——，是根於社會主義理論的。在一百五十年以前，馬克斯即曾指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根本仇視」，他并主張訴諸武力以決何者可以生存於世界，爲最後的必然手段。列甯是最先以馬克斯主義爲統治國家的一種制度之試驗人，當俄國實行布爾什維克主義革命不久之後，他就警告他的黨徒道：「蘇俄共和國和帝國主義的政府能並存多久是不可知的」，共產主義的俄國和資本主義的歐洲，終不免于一戰。

在最近莫斯科共產黨的大會中，史塔林說明這種衝突尤爲明顯。他說：「許多人想到，在西歐的中產階級緊接着我們時，我們要實行一種革命的外交政策是可能的。這些人與我們的黨毫無相同之點。……我們在蘇俄聯邦中得到某些成功，這些成功將使世界發生大轉變。我們繼續存在，足以使各國的勞工階級革命化。」

蘇俄政府的領袖都相信，現在全世界衰落，是無法自行醫治的，如過去的工業恐慌一樣。他們認爲現時的經濟解體，

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崩潰明證。他們預言由於經濟的危機，將發生一種政治的危機，將「使一切中產階級的國家之階級分裂」。尖銳化他們說道，各國的中上階級將走入法西斯這條路，而勞工階級將更加革命化。這種環境，將因殖民地——如印度，中國，安南，及其他各地——的革命更加嚴重。

蘇俄政府宣稱：中產階級政府的最後企圖，是鎮壓國內的不安和平定殖民地的困難，於是發生對外戰爭，這種戰爭，不論起于何地或發于何因，不久就變爲反對蘇俄的戰爭，因爲她是世界上無產階級不安的泉源。蘇俄軍事委員瓦羅西洛夫（Clementy Voroshilov）最近警告他的國人道：「赤色莫斯科將要負這些錯誤與失敗之責，這些錯誤與失敗，是自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所堆積起來的。」

全世界的公共情緒都在動員，準備與蘇俄聯邦作戰，這可從國際中許多「事件」(Incidents)上找得證明，蘇俄政府說，這些「事件」只有視爲主要的中產階級的政府干涉蘇俄事務的預兆，才可以解釋明白。這些「事件」中，包涵着蘇俄兩位大使——瓦羅斯基（Vorovsky）和阿克夫（Voikov）——的被刺，前者是在日內瓦，後者在瓦薩，和許多想戕害蘇俄官吏生命的企圖。所謂宗教運動，在莫斯科看來，就是

對蘇俄作戰的一種號聲，依照俄國人的說法，就是教皇，英國教會，及美國教士對於蘇俄待遇宗教的反抗。白俄將軍古提布夫在巴黎的失蹤，及企圖將他的失蹤與蘇俄政府連接起，也被認為是同樣的目的！就是隨處煽動反對蘇俄的輿論。對於安徒格（Antorg）偽造事件及美國漁業委員會之活動，蘇俄政府也抱着同一見解。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一件，蘇俄認為必然引到與資本主義世界戰爭的，就是各地反對蘇俄貨物輸入的運動，認為她的貨物為強迫勞工的產品。蘇俄政府宣稱這些攻擊毫無根據，并引用畢士馬克的名言：「人之說謊從沒有戰爭爆發之前那樣多的。」

認為僅是共產黨的理論，就足以引起今日蘇俄這樣緊張的戰爭準備，此種假定，實在輕視了蘇俄政府唯實主義的意義，這唯實主義之在蘇俄，與在歐洲其他政府是同樣敏銳的。在蘇俄共和國與她的歐洲六鄰國中的四國之間，都有領土的爭執。這些爭執就是衝突的泉源。并且在俄國人看來，屢次裁軍會議的失敗，就顯然是戰爭威脅。他們認為這些會議都被主要的資本主義政府「摧殘」了。尤其是法國。

波蘭或羅馬尼亞的邊界之某個城市，將為下次東歐戰爭的薩拉熱阿（Sarajevo，即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皇子被刺地），

但是這種戰爭的責任，將直接由法國担負。蘇俄之反對法國，真是極其猛烈了。一個布爾什維克的公告上說：「法國是蘇俄最不可解的仇敵。」他們認為法國參謀部造成波蘭與羅馬尼亞的戰爭政策；法國銀行資助他們的敵人。

在帝俄時代，法國是俄國最大的債主；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結果，法國是最大的損失者。俄國的實業，鐵路，鑛山，和金屬工廠，在從前大部份為法國資本家所有。俄國的銀行也在法國的控制之下。而莫斯科與巴黎之間，現在還有許多別的糾紛。蘇俄與法國在遠東的勢力，是間接的衝突的。法國銀行對於中俄共有的中東鐵路，資助中國；這件事的處置引起極大的糾紛。

最近逝世的白里安之「歐洲聯邦」的企圖，在莫斯科看來，也只是使蘇俄孤立於歐洲的一種方策。最近達笛（M. Tardieu）計劃多腦河諸國之經濟聯盟，蘇俄政府對之也抱着同一的態度。莫斯科認為這種努力，是法國聯合歐洲諸小國結成反蘇俄同盟之另一計劃。蘇俄外交機關相信：「法國與日本的聯合為已成的事實了」，戰爭一旦開始，蘇俄共和國必須同時防衛歐亞兩洲的國界。

蘇俄與法國之間的仇視，更因法國政府待遇住在法境內的白俄而達於頂點。據

蘇俄政府的報告，自帝俄時代的官吏，軍人，和地主逃出了俄國。這些放逐者差不多有五十萬住在德國，但住在法國境內的白俄，他們都是蘇俄統治的極頑強的反對者。莫斯科政府說，在法國的白俄有四十萬，大部份都是軍人，他們還保持着可以叫作白俄國家的一種組織。他們不僅與帝俄軍隊的某些部份（他們是整個的離開俄國的）相關聯，而且還正在法國境內訓練白俄新軍。莫斯科政府料想這些白俄將會聯合蘇俄的敵人，希望去推翻共產黨的統治并另建一新政府于莫斯科。在他們的宣傳文字中，蘇俄指責法國政府對於在巴黎的帝俄官吏和從前貴族之陰謀詭計是直接的同謀者。

雖然從一九二〇年以來，蘇俄與波蘭即已言和，但在蘇俄看來，波蘭還是她的重要敵人，僅次於法。波蘭人也不否認這樣說法。最近一位波蘭的政治家說：「我們的軍隊是站在兩個世界的邊界，一邊是資本主義的世界，一邊是共產主義的世界。」而從共產黨方面，又發出下面的呼聲：「經過波蘭這死屍，才能達到全世界的大火化。」

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八年之間，波蘭創辦了二十二個兵工廠，僱用以生產軍事材料的工人總數，已超過了六十萬。

波蘭國家的預算，依照莫斯科的計算，有百分之五十至七十是用在軍費上，這些軍費一年的增加。在一九二八年，波蘭軍費預算為八千五百五十萬美金；一九二九年加到九千一百萬，一九三〇年加到九千五百萬，一九三一年則加到九千六百五十萬美金了。

在波俄邊界發生那種嘗為戰爭之先聲的「事件」，不知若干起。依照波蘭官方統計，在六月個之內，波蘭軍事法庭曾以充當蘇俄偵探的罪名，判決五十九個人的死刑。在另一方面，蘇俄政府最近宣傳：波蘭恐怖黨就藏在莫斯科的波蘭外交人員中，并在蘇俄國境中指揮陰謀。

蘇俄官場中的一般意見，認為波蘭這樣緊張的軍事準備，其動機是攻擊的而非防守的。她希望由戰爭吞併蘇俄成一個「大波蘭」，成一個「由海到海的波蘭」，這個國家的此種軍國主義之夢已經多年了。波蘭人希望有一個波蘭，從波羅的海到黑海，連同阿德薩海口，和烏克蘭達到海口的那一部份——這是歐洲最肥沃的地域之一。軍人集團想得白俄羅斯那些部份，他們希望戰勝蘇俄使蘇俄解體之後，以這些土地去報酬他們，因為他們參加這種工作。

在蘇俄與羅馬尼亞之間，還不曾締結任何條約，這兩個國家，也不曾有過商業或外交的來往。蘇俄政府仍未承認羅馬尼

亞之取得伯斯撒拉比，并且完全否認凡爾塞條約關於此事的決定。

一九三一年羅馬尼亞軍費預算，為六千五百五十萬美金，照人口的比例，尚超過波蘭的預算。僅就軍備的一端而言，空軍甚為巨大，已超出那樣一個小國家的比例。一九二三年，羅馬尼亞只有六十架軍用飛機；而現在却有二百八十架了。再者，蘇俄堅信羅馬尼亞與法國之間有一種條約，這條約規定當羅馬尼亞與蘇俄作戰時，法國政府將供給羅馬尼亞以空軍，坦克車，和化學的戰品。

波蘭與羅馬尼亞的參謀部，公開的彼此合作：而這些國家聯合的參謀部又與巴黎的法國參謀部有密切的關係。波蘭與捷克斯拉夫之間有一種條約，其中規定任法國軍火無阻礙的通過捷國而達波蘭，更由此而達蘇俄的邊界。

愛沙尼亞也是蘇俄鄰國的連鎖之一份子，在蘇俄共和國周圍造成一種「圍帶」(Cordon sanitaire)，使布爾什維克的文不能與中歐及西歐諸國發生直接關係。愛沙尼亞也有她的領土野心及邊界的不滿足。愛沙尼亞人相信他們的領土不僅要擴張到納爾瓦，而要擴張到蘇俄聯邦的納夫格勞得。愛沙尼亞的軍費預算雖然只有五百萬美金，但一旦與蘇俄聯邦作戰時，她定站着戰略上重要的地位，供別的資本主

義的國家進攻之用。

芬蘭要求取得克來里克小蘇維埃共和國，後者的人口大半是芬蘭種。但芬蘭自從一九二八年以來，她的軍費預算依然是一千四百二十萬美金，對於蘇俄的威脅，似乎并不重大。

在戰爭方面，舊俄時代從未十分成功過。由于人種及地理的情形，和外交界的一部份人物，所以都贊成俄皇的擴張政策。當十三十四兩世紀及十五世紀的一部份，俄羅斯皆進貢於韃靼人，這是一個很小而好戰并果斷的民族。可怕的伊凡 (Ivan the Terrible) 推倒了這蒙古人的威嚇，但他的後繼者又受到立陶宛和波蘭的貴族之擾亂與羞辱。彼得大帝僱用外國官吏，首次組成俄國的近代軍隊，但這又為瑞典人所敗。在十九世紀之中，英法兩國聯合起來阻止俄羅斯宰割奧特曼帝國以求擴張(指克里米亞之戰)。在二十世紀的初年，俄羅斯又敗於日本了。

在帝俄時代，每次對外戰爭的失敗，必然引起一個重大的內亂。舉例言之，俄羅斯有旅順口之敗，(指日俄之戰)所以就有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她在世界大戰中的潰敗，不但取消了尼古拉斯二世的皇位，并結果了他的生命。蘇俄的專政者十分并敏銳的注意這些重大的歷史事實。蘇俄聯邦的準備計劃，現堅決內維新：王下

次戰爭中，俄國定不會失敗的。

五年計劃的目的，是使蘇俄聯邦在原料與機器方面不依賴世界上任何國家，這是一種基礎，在這基礎上，蘇俄政府建立起勝利的計劃。另一個方向是：蘇俄政府不要求她的人民有任何帝國主義的企圖。在下次戰爭中，俄國兵士只是要為防衛他的國家而戰，並不要擴大領土與殖民地。在將來戰爭中，保證蘇俄聯邦勝利的第三個步驟，是蘇俄人民，蘇俄實業，和蘇俄心理之普遍軍事化。每個健康的人都是一個兵士，實際的或隱伏的：每個工廠都是一座兵工廠：每個農村都是一座砲台。

紅軍的數目現在是五十六萬，等於帝俄時代的俄國軍隊三分之一。與蘇俄聯邦的人口相比，每二百四十人有一個兵士：在波蘭，兵士與人口的比較是一對八十，而法國每六十個公民即有一個兵士。作者有一次在莫斯科向一位蘇俄重要官吏問道：「你們既說蘇俄聯邦的和平，繼續不斷的受到資本主義鄰邦的威嚇，而你們的常備軍如此之少，你對之作何感想呢？」他斷然的答道：「紅軍不是兵士的軍隊，而是如我們所稱的官長或指揮的軍隊。我們的兵士是俄國的全體人民。」這種回答不是一種誇張，而是事實的說明。蘇俄聯邦已經過徹底的軍事革命，等於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改革一樣。

在蘇俄聯邦中，每個公民都受着某種軍事學和戰術：有六千萬十七歲以下的青年受到與他們學校課程有關的軍事訓練：有六萬個「軍事團體」(Military circles)在阿薩芮阿根(Osoaviachim)的指導之下，這就是蘇俄聯邦的國防保障會，用以訓練工人和公務員的。每個工廠，每個農業集團，都有軍事社。一切大學都是軍事戰術學校。遊戲都軍事化了。

共產主義青年同盟(Comsomoles)有十六歲至二十三歲的會員五百萬，這些青年除已受過學校與工廠的軍事訓練外，更授以特別課程。他們的訓練差不多等於正式的兵士，他們常被稱為國家的「少年軍」(Junios-army)。

有二百萬婦女，現在正準備着：一遇戰爭她們即代替男子在田野方面，工業方面，商務方面，和城市公務員的工作。有二十五萬婦女正在受正式軍事服務的訓練；一九三〇年已允許五十位女子進高等軍事學校讀書，以備充任官員和將校的地位。

因為鐵路的缺乏，蘇俄政府遂發展航空到一個很高點。在過去一年中，費了一萬五千萬盧布(約合美金一千五百萬元)在航空事業上，到一九三二年之末，蘇俄航空路線可以希望達到六萬九千二百七十英里。

防備化學和毒瓦斯戰事的方法。并且一切用具皆普通的軍事標準化，可以用于平時，亦可以用于戰時。例如賣給農人的皮靴，就是軍隊用的形式。

蘇俄政府自己對於他的軍事力量的估計，最近卡干諾維克(J. M. Kaganovich)說得很明白，卡氏是蘇俄最高政治部的一份子，在俄國共產黨中是一個極有力的人，僅次于史塔林和莫羅托夫。他說：「對於我們國內和國外的敵人，我們想說明的是：我們的軍隊一天天的強了。牠包括工人階級，集合農村的工人，和貧苦農民。我們組織起的武力，含有一千一百萬工聯會員，九百萬志願國防會的會員，一百餘萬蘇維埃的代表，五百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的會員，和四百萬先鋒隊。這軍隊的領袖就是共產黨的二百萬黨員，牠是世界上組織最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

△附蘇俄軍備統計

日內瓦訊：據此間所搜集報告，蘇俄軍備，握無上之權威，勢將成為國際事件上最要質素之一。今年軍縮大會開會時，蘇俄代表正式報告，蘇俄常備兵共達六二〇・五九〇人，但此數是否僅包括永久性質之紅軍兵額，抑並包括其他軍隊，則該代表並未明言。據半官可靠消息，蘇俄全國有一・一七八・〇〇〇人，隨時可以召

集成軍作戰。若全國動員，則數週中便可得戰士三百六十萬人。又據國聯正式發表之各國軍備年報，蘇俄每年徵兵八十萬人，其訓練期限為五足年，其中二十萬人加入常備之紅軍中，二十萬人分發各地方軍備，尚有四十萬則分別插入各特別軍備組織。此外又有紅軍之永久軍備學校學生及半軍式之特別集團，如政治警察及紅衛隊等者，一律加入為統括之計算，則人數之衆，當為歐洲第一。而軍械庫藏之充足，亦為各國所不及。紅軍五年計畫，預定一九三五年空軍力量應有飛機五千架，分配空軍六十二團。此次軍縮大會消息，蘇俄目前共有飛機二千架，此外尚在意大利捷克及荷蘭等國大購空軍設備，價值千餘萬元。蓋依照五年軍備計畫，今年（一九三二）蘇俄空軍擴充，每月應平均添備飛機一百架也。至於紅軍戰士氣概之盛，技術之巧，歐洲各國軍事專家，無不嘖嘖稱道，而軍械之精良，亦不亞於世界任何強國。大致紅軍一團共有步槍二千八百六十七

支，機關砲五十五架，機關槍五十四架，野砲六尊，重砲六尊。兩年來蘇俄向英意兩國定造鐵甲車，已達四百二十九具，並向德國及瑞典定購飛機零件不少。又依照蘇俄徵兵法，十九歲至二十歲之健全青年，無論男女，均應受初步軍事訓練兩個月。此後正式軍隊生活，其服務於步兵砲兵騎兵或鐵甲兵中者，期限為五年，其中須有兩年為連續的，在空軍者，須有三年為連續的，在海軍者，須有四年為連續的。一九三二年莫斯科軍備預算，為一・三九六・五〇〇・〇〇〇盧布，較一九三一年增二七一・五〇〇・〇〇〇盧布。假定每盧布之購買力為美金五角，則俄美兩國之軍備支出，可相頡頏。至於海軍方面，俄國自不能與各海軍強國相比較，但蘇俄有巡洋艦四艘，主力艦五艘，毀滅艦二十四艘，潛水艇十三艘，及其他各式戰船十餘艘，均集中黑海，在該處已造成一種壓倒的勢力。（世界新聞社）

希特勒之生平及其活動（續）

袁道豐

那時德國陷於極混亂的狀態。共產黨

的勢力特別囂張，大有奪取政權之概。一九二〇年三月柏林也變成了共產黨和國家主義派的戰場。雖然卡璞（Kapp）的「古鐵打」終告失敗，但是給予希特勒的影響却

極大。

同年四月總動員的命令取消了，希特勒離開了軍隊，將全部心力用在政治方面活動。十二月創辦了一個報紙，名為（Völkische Beobachter），由羅遜貝（Rosa

Leibenstein）任編輯，他自己也很勤勉的參與工作。自這報紙出版後，國家社會黨就有了一個有力的宣傳工具，於是黨員日增，勢力日漲。在一九二一年黨員的總數達五千有餘。

當初國家社會黨的首領並不是希特勒，在一九廿一年的黨員全體大會中，希氏纔正式被任為該黨的主席。雖在名義上不過為一主席，但一到希氏的手上，這主席就很快的變為狄克推多了。

「打倒猶太人！打倒製造革命的猶太人！特別打倒共產黨人！」這就是他就任後的口號，這種口號當然是為環境所促成的。但是欲打倒威風顯赫的共產黨，非有武力不可，他於是在摩尼克組織武裝隊伍，以備與共產黨人血鬥。

雖然在各方面活動得很起勁，但是當局對於希特勒却滿不注意，認為無關重要。一九二三年正月廿八日在摩尼克舉行希特勒黨員第三次全體大會。到者甚衆，盡皆糾糾武夫，全副武裝。他們都充滿着爭鬥精神，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他們一致誓言已準備好了，要與共產黨人拚個死活，愈早愈妙。沒有多久，他們的試驗機會果真來到。在柏林，漢堡各重要工業區都有赤黨暴動。他們遂鼓着熱誠的勇氣，不顧一切的協助軍隊，與共產黨人肉搏。結果勝利，史詩般的。

這次勝利給了希特勒不少的勇氣，同時也增加了他的自信心。於是毫無忌憚的大事活動，想一舉而哄動世人，奪取政權。素來不管希特勒的當局看他忽而由東部跑到西部，忽而用演講激動民衆，野心勃勃，咄咄逼人，也有點兒恐懼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內務總長召他談話，想詢問他的真相。他是一個長於口才的人，抑且有使人篤信的魔力，所以總長聽了他的話後，都很相信，認為國家社會黨的活動是不致於危害共和的。但不到三天，希特勒就在摩尼克實行『古鐵打』，很莊嚴的宣言志在推翻魏馬憲法，創造第三帝國(Das dritte Reich)。乃因準備不週，失敗以終。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震動一時的訴訟開始了，希特勒也被傳詢。同謀者魯登道夫將軍，法庭念他在戰時有特殊的功勳，就把他開釋了。希氏和他的與謀同志被處囚禁五年。但被囚不到十個月，他就恢復了自由。

希特勒自獄中出來後，樣子也變了，神氣也變了，舉止行動也變了，簡直令人不認識他是希特勒了。他在獄中寫了一巨冊『回憶錄』，敘述他生平的經過及這次『古鐵打』的失敗。希特勒那時纔不過三十五歲，就寫『回憶錄』，頗足令人駭然，因為普通一個人不到大功告成及年近衰老時，

不撰什麼『回憶錄』的

自希特勒入獄後，國家社會黨即陷於羣龍無首之境，所以該黨的活動稍受挫折。希氏觀此狀況，心殊焦灼，於是竭全力以再造黨內組織及消弭各首領間的意見。經他的一番努力後，國家社會黨便復蘇過來。

(三) 國家社會黨的猛進

國家社會黨活動的成績真可說是隨經濟恐慌及政治局面而升降。經濟政治安定時，希特勒就無所施展其煽動的才幹。而每次選舉也多半歸於失敗。反之，如經濟恐慌愈嚴重，政治局面愈混沌，則其成功亦愈大。比方在一九二九年前司梯斯曼的時代，經濟恐慌尚未爆發，德法邦交亦日趨和緩，國家社會黨在聯邦議會僅有十二席議員。但自一九三〇年起，以經濟恐慌的蔓延，及政治混沌之日盛，斯梯斯曼之逝世，在是年九月十四日的總選，國社黨就獲得驚人的勝利，由議員十二人增至一百〇七人，一躍而為國會中的第二黨——僅次於社會民主黨——。它所得的票數達六百餘萬。像這種偉大的勝利，就連希特勒自己也是夢想不到的。

從那時起希特勒運動的狂潮就傳播了德國的全部。無論任何地方的選舉，他總是得着相當的勝利：比方在巴登(Baden)，但澤，摩尼克……等。

像這種驚人的狂潮，曾使德國的疑懼，尤其與國際和平一嚴重的威脅。於是歐美報紙皆連篇累牘，敘述希特勒運動的恐怖。其實，這種敘述正是希特勒所需要的，給他做了一個反宣傳。因為非有國外報紙雜誌的宣傳不足表現他的勢力，同時也非有國外的宣傳，不易博得民衆對該黨的信心與同情。

凡是帶有法西斯蒂性質的政黨是常要靠外力或內政的壓迫，以激動或維持黨員的爭鬥精神及服從精神。就假令沒有的話，也須虛構一些事實，以利宣傳。自一九三〇年以後，希特勒無日不以修改東邊，對法復仇，解除軍事束縛；等大聲疾呼於國人之前。德人素以富於愛國精神，著名於世，今見希特勒大胆地以解放國家的旗幟相揭櫫，當然趨之若鶩，認為德意志民族的救星。

(四) 希特勒的財政來源

宣傳是要花錢的，尤其像國社黨那樣的普遍宣傳需款更多。在一九二〇年德國全國纔有國家社會黨的日報一家，週報三種。現在可不同了，共有日報十家，週刊五十種，畫報數種。就中有些報紙受黨部的補助。可見這補助金的撥給每月就不少。何況還要作選舉運動及維持挺進隊與黨部呢？

希特勒是個有名的窮光蛋，所以在他

身上是無法想的。有人說國家社會黨的經費是取之於本國的資本家，又有人說它是完全受某國政府的津貼。假如有人把這些話問之於希特勒，他總是一笑置之。有時則以狂暴的態度否認受外國的津貼。因為從希特勒的立場看來，國家社會黨受外國津貼是一種侮辱，是失了「國家」三字的真意。

不過一般人所知道的，就是國社黨有二種收入：一為黨員所繳的月費，一為希氏演講時的入場券。我們不要看希特勒是個繪畫工匠，他走上講壇，立即就變為一個演說家。他演講就好像藝員演戲一般。必須待開場鑼鼓打好及聽眾靜坐以後，他纔前後圍以衛兵——毋寧說是保鏢——由幕後緩步登壇。他開始演講時，聲音很小，並有些顫動。然後愈說愈激烈，愈說愈起勁。他能使人笑，也能使人哭。有人說在演講堂中假如有二千個聽眾，這二千個人就變成了希特勒，有他一樣的神氣，有他一樣的姿態。所以希特勒演講時，聽眾總是很擁擠的，入場券的收入至少可達三四萬馬克。可見他誘惑的魔力，比沙士比亞的戲劇或現時的電影女明星，還來得更大。他演講時的結論往往是一樣的口號，但總是用最大的聲音發言，以激勵聽眾的情緒，他慣用的口號是：

國家！ 效忠國家！ 德意志民族醒來！ 維護國家尊榮！ 打倒猶太人

！ 打倒法國人！

(五) 國家社會黨的組織

現在我們可以說些國家社會黨的組織。希特勒就是黨，黨就是希特勒。這就是該黨的特徵。不過這狄克推多制並不是國社黨的特產，俄國的共產黨及意國的法西斯蒂黨又何嘗不是這樣呢？關於組織方面，國家社會黨與共產黨及法西斯蒂黨確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它有挺進隊廿萬人，受一萬個軍事教官的訓練，它也有希特勒青年團的組織，滿佈於各大學中學。有些大學裏面，希特勒派的學生佔百分之七十。小學生年滿十三歲，就可以有進青年團的資格。青年是「國家之花」，希氏之所以特別注重青年者，殆欲從幼年起就貫徹德人的心靈以愛國思想之故。此外，希特勒的旁邊還設有參謀部及保鏢隊。保鏢隊的人數雖祇五六十個，但盡皆勇猛善戰之士，隨首領而出入。因為希特勒既是共產黨的死對頭，而兩黨鬭禍之事又時常發生，自須有極嚴密的保護，以策萬全。

總而言之，國家社會黨的組織是軍事式的組織，希特勒也常以總帥自居，雖然他僅做過伍長。他常以軍事長官的口吻命令黨員。設若他聽得某某黨員在飯店裏賒賬吃飯，他就立即宣言這種舉動不是真正的國社黨黨員所應為的，着令他們應即付清賬目，以維護黨的尊嚴。可見希特勒對

於黨員的待遇是何等嚴格的了。

現在國社黨究有多少黨員，是沒有人知道的。該黨的幹都從來沒有宣佈。但據一般人推測，國社黨現已有黨員一百餘萬人，屬於各階級的人都有。份子複雜，利益自難免衝突，這也許是該黨前途的最大隱憂。

有人說希特勒有黨員一千餘萬人，因為在選總統時他曾獲得一千三百多萬票。其實，這是一種錯誤。選舉人並非全體都是黨員，而隨聲附和者實居多數。不過我們可以想像到的，就是擁護希特勒的人至少有如下述的幾種：

(一) 大實業家，他們供給希特勒以金錢，希望他能剷除共黨。

(二) 帝國時的退職軍官，他們離開隊伍後，無業可執，希望希特勒登台能予以執軍權的機會。

(三) 一大部份還在封建地主壓迫下的農民，他們希望希特勒許諾的土地改革能早日實現。

(四) 大學生，他們在學校畢業後往往找不到職位，於是投入國社黨，奮鬥以圖生路。

(五) 因歐戰及經濟恐慌而破產的，小資產階級，他們既不能投入共黨，當然即有投入國社黨之一途。

(六) 數百萬的失業

濟財政，使工人有工可作

(七)一般仇法的人，因為他們認法國是使德國窮困的主動者。

因為有這廣大的羣衆跟着他，所以希特勒能得着一千三百餘萬票，所以希特勒派的議員能在普魯士議會由七席增至一百六十二席。現聯邦議會的選舉轉瞬即屆，希特勒必能獲得勝利，殆可預料。最近洛桑會議的得到成功，賠款總數的居然減少，實有賴於希特勒運動的威脅。可見這種運動已得到了反響與相當的成功。設使希特勒能從此不屈不撓，再接再厲，則最後的成功定屬於他。不過成功後，他是否能實現國家社會黨的政綱及平日用來煽惑民衆的口號，又是否不致於引起國際間的險惡風雲，那就要看事實的證明了。但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復興」及「德意志民族醒來」的運動至少能博得我們深切的同情。

附錄國家社會黨政綱

一左爲德國國家社會黨綱全文，係一九二〇年二月念四日起草，於翌日慕尼克國民大會時，呈於全德民衆者，德國國家社會黨之黨綱，係永久性性質，黨綱內各項使命完成之後，黨領袖亦不得宣佈新方針，因其僅能養成民衆對於黨之不滿也。

(一)我等要求基於國家之自決，全國

民衆一致聯合起來，

(二)我等要求德國民衆，與法律平等并廢除凡爾賽及聖日耳曼條約。

(三)我們要求土地與領域(殖民地)以培養全民，并預備解決人口過剩之機會。

(四)祇有日耳曼種族，方得享受公民權，所謂日耳曼種族，即係日耳曼血統，不論其信仰何種宗教，惟猶太人不能稱日耳曼種。

(五)凡非德國公民可以居於德國而爲外僑，並須遵守管理外僑之法律。

(六)祇有公民得享國家之選舉權與發言權，我等並要求，各種公共機關，無論其爲全國的，一邦的，一市的，均須由公民掌握，我等對於議院管理黨之參予公共委派，不考慮其性質如何，表示不滿。

(七)我等要求國家，第一應負責爲全民物質上之福利，如果國家不能適當扶助全體民衆及僑民，則須以武力迫僑民離開德境。

(八)此後再有非德國民族而移殖於德國者，均應停止，又要求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以後入德境之非德國民族，立即離開德土。

(九)所有公民，享受同等權利，及履行同等義務。

(十)每個公民，均應竭身心方面之義務，個人之行動，不能違反公衆之利益，

故我等要求：

(十一)廢除不勞而獲之進款，推翻利息制。

(十二)鑒於每次戰爭人民生命財產所受損失之重大，故凡個人因戰事而致富者，須認爲全國國民之公敵，故我等要求將所有因戰事而得之利益沒收。

(十三)我等要求一切社會事業，(托辣斯)收歸國有。

(十四)我等要求享受所有公私立建築物之利益。

(十五)我等要求自由擴展古代保護法

(十六)我等要求成立頗合衛生之中產階級百貨商店以低廉之值租與小資本商人，并依照一國一邦一市所訂之合同，優待小本經營之商人。

(十七)我等爲適合全國需要起見，要求改良土地法，故法律上應訂一條文爲社會事業收用公地，無庸付價，并廢除地租，及地價市面之上落。

關於本條所載，希脫拉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刊佈以下聲明，茲爲答復黨綱十七條，爲我們敵人所誤釋起見，覺有發表下列聲明之必要。

自德國國民社會黨維持私有財產

後，關於「收用公地毋庸付價一條」，僅適用於非法獲得之地，或違反全民之利益者，可以沒收，此條法律，投機商人，尤為適用，希脫拉（簽字）。

（十）我們要求對危害全民利益者宣戰，犯罪者，重利盤剝者，無論係何種族，信仰任何宗教，均須處以死刑。

（十一）我們要求以日耳曼自治法代替羅馬法，俾目下可以維持物質世界之秩序。

（十二）為使每個刻苦自勵之德國國民，得受高深教育之利益，應將教育制度充分發展，一切教育機關課程，應採取適合於實際生活之需要，國家之觀念，由學校灌輸於學生心靈中，我等又要求貧困子弟之有特異才幹者，有受高深教育之機會，其費用勿論社會之立場如何，均須由國家擔負。

（十三）國家對於公衆衛生，須分別應用母子保護法，負改進之責任，應廢除兒童勞力，並用強迫運動及體格訓練法，提倡身驗之發展，此種計畫，由各團體盡力扶助，俾便推廣。

（十四）我等要求廢除雇兵制，並造成人均得當兵之制度。

（十五）我等要求以合法之手段，反對政治上之謊語，並由報章傳佈，為鼓勵德國國民，我們乃作下列要求。

為德籍公民。

（乙）除得國家之允許外，非德人主持之出版物，禁止出版，且不得用德文出版。

（丙）凡非德人欲參加德國出版物之經濟力量者，應受法律之禁止，我等要求凡違反此條者，必立即處罰，並將與此事有關之非德籍人驅逐出境。

（丁）凡干犯公衆福利之出版物，應即禁止，凡文學藝術之能使公衆生命受不良之影響者，應合法取締之，又娛樂場所之反背上述主義者亦予以封閉。

（戊）我等要求自由崇拜主義與黨派，惟以此種主義不危害國家之尊嚴，及日耳曼民族禮儀與道德為限。

（己）本黨以純粹基督教為立場，並不受任何確定黨派位置之約束，本黨反對猶太教內在與外形之實質精神，並堅信民族之恢復，只於「公衆利益在前私人利益在後」之主義內得之。

（庚）為求上列各條有效起見，我等要求，組織一集中力量之堅固國家，就全國言，對於政治中心之會議，有絕對的權力，就普通言對於公共機關有絕對之權力，並組織一職業的及商業的議會，以執行國家為各邦所創設之議會，黨之領袖，要求實行上述各條。

上海中國書局出版本社代售

黃皮小叢 政黨與政治運動

陳啓天著 每冊實價一角半

黃皮小叢 國家主義運動史

啓天燕生合著 每冊實價三角

黃皮小叢 三民主義批判

燕生著 每冊實價五角

黃皮小叢 國家存在論

李璜著 每冊實價二角半

黃皮小叢 共匪的解剖

明志著 每冊實價三角

黃皮小叢 建國政策發端

陳啓天著 每冊實價五角

（外埠郵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再加六分）

△歡迎本外埠各書局現款批銷▽

反俄與反共

洋裝一厚冊——計四百面
內容極豐富——十五萬言
實價一元二角——特價九角

是書為明志先生的精心結構，內容詳述蘇俄赤色帝國主義的陰謀，及共匪甘心賣國的原委，並搜集共匪各種秘密文件，附刊於後，普通國民固不可不讀，決心反共者，尤應人手一冊，現已出版，存書無多，欲購從速，本社代售。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再版

民國史料叢書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三輯 民聲週報

全一冊定價：精裝 新臺幣二八〇元 平裝 新臺幣二三〇元

發行人：瞿

編者：陳

執行校對：朱

印行者：國

史文正詔
館原茂華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話：二一七一五六八
郵撥帳號：一五一九五二一三號

承印者：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縣五股工業區五權路六十九號
電話：(〇二)二九九二〇六〇



ISBN 957-00-4795-x (精裝) : NT\$280

ISBN 957-00-4796-8 (平裝) : NT\$230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三輯：民聲週報／陳正茂

編.——再版.——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民 84.

面： 公分（民國史料叢書）

ISBN 957-00-4795-x（精裝）.—— ISBN 957-0
0-4796-8（平裝）

1.中國青年黨

576.23

84000461

封面人物：陳啟天

陳啟天，字修平，號寄園，清光緒十九年生於湖北黃陂，民國七十三年卒於臺北，享年九十二歲。

民國元年，啟天考入武昌中華大學肄業，民國八年，因王光祈介紹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旋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攻教育學。民國十三年，畢業於東南大學，即受聘上海中華書局任編輯，主編《中華教育界》月刊，提倡國家主義教育，並發起「收回教育權運動」。民國十四年，參加「中國青年黨」，從此成為中國青年黨的主要領袖之一。民國十九年發行《劇共半月刊》，積極鼓吹反共主張；民國二十年，在滬創辦《民聲週報》，宣揚抗日理念。抗戰時期為國民參政員，戰後代表中國青年黨參加政府，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濟部長。民國三十八年，取道香港來臺定居。迭任國大代表及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為民主、反共，貢獻良多。

啟天平生著述等身，計有《最近卅年中國教育史》、《新社會哲學論》、《中國政治哲學概論》、《寄園回憶錄》等書。

封面設計：朱文原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Vol. III

The People's Voice Weekly

Edited by
Cheng-mao Chen



ACADEMIA HISTORICA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95

ISBN 957-00-4795-X (精裝)

ISBN 957-00-4796-8 (平裝)

